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密苏里州的浸信会历史》

原著：R. S. DUNCAN

原著出版时间：1882 年

密苏里州的浸信会历史

1882,

W. Pope Yeaman, D. D.

前言

这卷书是一个早期愿望的成果，即更多地了解浸信会的工作。为此，整整二十五年前，作者开始收集协会和教会的记录。这些古老的记录被仔细研究，然后被仔细归档。旧文件落入他的手中，他从这些文件中了解到，浸礼会在密苏里的原始定居点是在最有趣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事实上，浸礼会从西班牙天主教徒手中夺取了密苏里地区，而且确实是第一个在大河以西传讲福音和建立教会的人群。就这样，他继续进行收集和研究，直到他完全沉浸在这个主题中，才想到“密苏里州浸礼会的历史”可能既有趣又有用。为此，大约从1865年开始，他非常认真地努力完成他的文件。

1875年，应《中央浸信会》经理的要求，他为该报准备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密苏里早期浸信会的章节。不久，这些章节被要求以书的形式长期使用。就这样，他开始实际准备现在完成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他发现有必要以名义上的工资从事另一项工作，他不得不频繁地用汇票来支付快递和邮费，而且有时文件的原始市场价值几乎每天都被添加到他积累的档案中，以至于在很多时候，那些依赖他的人不得不做出非常大的牺牲；但是通过最严格的家庭节约，以及善良朋友的慷慨援助，这项工作终于完成了。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是在他职务工作的间隙写成的，这些工作本应使他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尽管他在压力下过早地变得白发苍苍，但在此，他希望对全能的上帝表示虔诚的感谢，感谢他的丰盛恩典。

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努力，并使他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充满了艰辛，但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这不是一本传统的书。它是根据原始文件或手稿以及活生生的证人的证词编写的；也不是为了勾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而是为了寻求真理的人——那些渴望了解经过充分认证的历史事实的人。

这部作品的计划如下。第一部分分为从1796年到1810年的各个时期，构成了第一个时期，之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是另一个时期。然后，这些时期被划分为长度合适的各章。在第一时期成立的协会的简况可以在该时期找到，因此贯穿所有时期；教会的简况与它们所属的协会联系在一起；所有的简况都穿插着在建立上述机构中或多或少突出的人的传记简况。然后是杂项部，包括：第一。前面几章中没有的传记；第二. 本州的教育机构；第三。宗教期刊；第四。浸信会的出版利益；第五。密苏里州的测试誓言；第六。统计表，等等，等等。

我的目的是保存人们和机构的记忆不被遗忘；在历史的篇章中记录浸礼会情绪在密苏里的兴起、发展和结果的重要事件，密苏里曾经是灵魂自由的战场，也是美国领域内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最后一击的地方。在寻求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相信我的最高动机是上帝在推动真理方面的荣耀，以及那些“历代纯正地保存福音教义”的人们的永久存在；所有这些我都希望能够不偏不倚地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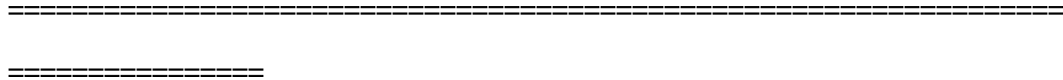
另外，作者希望在此感谢许多弟兄的著作提供的物质帮助，其中可以提到J. M. Peck、J. E. Welch、A. P. Williams、R. S. Thomas、William Polk、William Carson和Wade M. Jackson的名字，他们现在已经回天家休息；还有S. H. Ford、

J. H. Luther, E. S. Dulin, W. Pope Yeaman, Jeremiah Farmer, 和其他许多人仍然活着;作者由于担心他可能在某一情况下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信任,他采取了这种方法,同样也是为了表达他对他们宝贵的帮助的谢意。

祈祷这卷书能得到神的祝福,祈祷它能得到本教派以及其他许多教派的热烈欢迎,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好成绩,它被派去执行任务。

1882年8月。

R. S. DUNCAN.



引言

作者的生平简述。

作者: W. Pope Yeaman, D. D.

历史是宝贵的生命。聪明人从它可以汲取到很多恩惠。

历史是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的事实和力量。如果没有刻苦钻研的历史学家,每一代人就只能靠传统对前几代人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不确定的证明,而几乎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依赖于此。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每天经验的不完美和不确定的光线中摸索前进。任何民族或时期的可靠而全面的历史,任何政府或宗教机构,或任何种族或民族的礼仪和追求的作者,必然会引导聪明的

学生了解他所写的民族在其历史所包含的时期的主要思想，它向学生展现该民族生活中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是思想的产物，然后反过来，从这些事实中产生的思想。在这些思想和事实中，包含着人类生活的全部内涵和外延。

宗教史向学生展示了几乎所有更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历经沧桑，解决了人类的个人和社会进步问题。立法、法学和文学从来都是高于或独立于人类头脑中固有的宗教性的力量。从技术上讲，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制定和利用都归功于立法和文学。基督教的历史是在造物主的精神指导下的先进启示和进步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那些积极的原则，将思想从无知的枷锁和腐败的个人思想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自由的思想 and 个人的自由，基督教的精神和诫命、主张、捍卫和促进良心——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的光芒驱散了聚集在人类身上的黑暗，这是违反上帝的法则——人类生命的法则——的必然和非任意的后果。福音是那条从永恒真理的宝座上流下的河流，无论它流向何方，都能带来生命。

浸礼会历史是福音的力量、纯洁和原始简单的历史，它适用于人类的需求，是通过弥赛亚引入光明的历史，以及为维护 and 普遍传播这一纯洁的光明而进行的斗争和冲突。

浸礼会教义和实践中的主要和重要原则支撑并创造了这种精神和思想形式，这种精神和思想形式可以追溯到个人权利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了宗教自由的主张和建立，而从宗教自由中产生了最高和最好形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不需要强迫思想或折磨事实，就能使哲学史家相信，浸礼会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本身就有灵魂自由的最高类型的萌芽和主动力。因为在这种思想和实践中，承认个人的信仰和责任，因此在所有的良心和教会管理问题上都有个人权利。这些思想一旦在教会事务中得到实践，就会在国家事务中得到体现。

密苏里浸信会的历史是这个使徒团体的一个地理分部的历史，在改善和提升人类社会方面，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感受到它的光芒和力量。这段历史非常值得一写，即使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也是因为浸礼会是这里最早的反罗马天主教的人群，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种下了不受禁忌的基督教的标准。在西部人民自由、慷慨、进步和独立思想的体制和习惯中，一直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这个民族纯洁而简单的信仰的印记。

这本书的作者邓肯（R. S. DUNCAN）牧师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承担现在提供给公众的工作的一个原因。这本书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和一般事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先锋企业与在处女地上建立和训练使徒教会的条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邓肯先生现年五十岁。他于1832年4月27日出生在林肯县。他的父亲刘易斯-邓肯是弗吉尼亚州人，他的妻子哈里特-金奈德也是该州人。刘易斯-邓肯是一名浸信会牧师。他和他的家人于1828年搬到密苏里。他在那里生了八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都活到了成年并结婚。

在密苏里州，在那个早期，教育设施很少，而且不完善。一个农民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而他的时间被传教所分割，几乎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能够将孩子送到州外去接受教育。原木结构的校舍，加上冬季的几个星期的学校，就是上学的全部机会。本书的作者从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从技术上讲，他没有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然而，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自强不息、勤奋刻苦，在崇高的目标和值得称赞的雄心壮志的激励下，他在成年之初就掌握了英语教育的基本知识，以至于他后来能够在一所学校里成功地教授算术和英语语法。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进步，因为当他结婚并在生活中定居时，他的读写能力很差，而且对算术的神秘性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三角的单一规则”。1851年，他皈依了蒙哥马利县的锡安浸信会并接受了洗礼。可敬的詹

姆斯-F-史密斯（James F. Smith）仍然健在，充满生机，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他是上帝为呼召邓肯先生而选择的仆人。1855年8月，他被林肯的伯利恒教会按立为福音牧师，由沃尔特-麦奎、W-D-格兰特和他的父亲刘易斯-邓肯协助。他的服务一下子就被要求担任牧师的职责。以此身份，他曾担任过以下教堂的讲坛职务。林肯郡的伯利恒（Bethlehem）、硫磺里克（Sulphur Lick）和欢乐谷（Pleasant Grove）教会；沃伦郡的联合（Union）教会；蒙哥马利郡的欢乐山（Mount Pleasant）、卢特（Loutre）、锡安（Zion）、韦尔斯维尔（Wellsville）、霍普韦尔（Hopewell）和米德尔敦（Middletown）教会；奥德兰郡的锡安山、马丁斯堡和西奎夫尔教会；派克郡的新哈特福德教会。

在我们的作者牧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迫亲手做农活，以便养活他的家人；在其他时候，出于需要，他在学校教书。在他事奉的早期，乡下的教会没有给他们的牧师提供薪资支持，当时的传教士工作很辛苦，吃穿都很差，为福音的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在所有这些不利条件下，邓肯先生继续他的研究，从未被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所吓倒，这些困难使他的崇高努力受到影响。

在邓肯的时代，当权者颁布了那条违反自然和宪法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在没有进行宗教测试宣誓的情况下传教都是犯罪行为。许多忠诚的牧师因传讲福音而被依法起诉，邓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869年夏天，他被选为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密苏里州代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担任上述委员会的地区秘书，并在1881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在密苏里的副主席。他是一个勤奋而忠实的代理人，在提高浸信会国外传教士的兴趣方面，以及在密苏里的系统化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大约在1857年或58年，他开始收集材料，几年后，他开始构思编写密苏里浸信会的书面历史。他决定尽可能地完善他为此目的而收集的资料，随后开始准备上述工作。他的劳动是繁重的。没有哪位历史作家能更辛苦地收集可靠的事实和日期，按适当的顺序排列这些事实和日期，并说明它们对浸信会在本州的发展的影响。除了那些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或者熟悉这项特殊工作的人，没有人能够对所涉及的巨大劳动形成任何充分的概念。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致力于这样的工作，证明了该组织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值得称道的精神和目的，致力于一个明确而有价值的目标。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邓肯先生又创作了另一部作品——《浸信会主日学的历史》——这本书具有相当的价值，在主日学界获得了赞誉。

邓肯先生的研究、写作、布道和秘书工作，以及他在获得和利用知识方面的稳步发展，使他在有地位的人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在所有这些时间和工作中，他不得不承受全部的考验和苦难；但这些考验和苦难从来没有让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而是在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了更高的精神生活，那些一直以来认识他的人可以清楚地对此观察到。

邓肯夫人是我们的作者的妻子，她的娘家姓萨拉-J-埃尔文，在她丈夫的所有斗争和考验中，她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亲切的帮助者和同情者。她是密苏里州林肯县人，是大卫和奥利维亚-埃尔文的女儿，是密苏里州先驱之一马尔科姆-亨利阁下的孙女，也是1820年制定该州第一部宪法的议会成员。

这篇简短而不充分的速写是为了向一位坚强的好人致敬——他是所有聪明人都乐于给予其荣誉的那些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每项好工作的有效性，以及作为对自力更生和正直目的的回报，几乎肯定会有胜利。我为这卷书写了这个不完美的介绍，它将永远保持其作者名字的新鲜和芬芳，

愿密苏里浸信会信徒永远不会忘记拥有和阅读这部作品的责任和乐趣。

1682-1796.

早期的定居点。

1682年，法国国王正式占有了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国家，并通过这一法案要求统治几乎整个密西西比河谷，这被称为路易斯安那省。1763年，法国放弃了对密西西比河以东所有州的要求。

法国于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省割让给美国，但上路易斯安那省直到1804年3月10日才移交给美国；此后，阿肯色州南部边界以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大片领土被美国国会称为路易斯安那区。此后，又被称为密苏里地区。最后一个名字是国会在1812年赋予它的，包括现在的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勒冈州，以及堪萨斯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华盛顿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达科他州，以及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和印第安地区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这个国家有时被称为上路易斯安那，在割让给美国后的短时间内，它也被如此称呼。密苏里州-上路易斯安那地区的首府位于圣路易斯。在这个组织下，圣查尔斯县成立了，它被定义为密苏里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领土部分，西边延伸到印第安人地区，北边延伸到英国属地。这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县。

1820年，密苏里州成立，并于1821年加入联邦。这一年的11月1日之前，首都

在圣路易斯；1821年至1826年10月1日，首都在圣查尔斯；此后，首都一直在杰斐逊市。根据1836年的国会法案，西部边界被扩展到包括“普拉特购买地”，当时密苏里州（我们将努力撰写的浸信会历史）达到了目前的规模。

传统上将白人居民在现在的密苏里的第一个实际定居日期定为1735年，在斯蒂-吉纳维夫县。随后，在1763年，一些法国家庭从卡斯比亚和圣菲利普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定居。下一个定居点是在现在的圣查尔斯县。这是由Blanchette La Chasseur于1762年在现在的圣查尔斯市所在地建立的。

下一个也是所有早期定居点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在1764年在圣路易斯现在的位置上建立的。这次定居的情况是这样的。1763年，Pierre La Clede Liguist登上密西西比河，寻找合适的地方与印第安人建立永久性贸易站。他在Ste. Genevieve停了下来，但没有为他的货物和队伍找到哪怕是临时的住所。他一直向北走到密苏里河的河口；然后他重走了一遍，在圣路易斯的现址登陆。他砍了很多树，并对陪同他的年轻人奥古斯特-丘托说“明年春天你要来这里，按照我提供的计划建立我们的定居点”。因此，在1764年的初春，Auguste Chouteau带着30个挑选出来的人，来到了选定的地方，清理了土地，搭建了几间简陋的小屋。3月，Liguist先生来到这里，将村子铺开，并将其称为圣路易斯，以纪念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不知道后者已经将领土割让给他们的老对手西班牙。Liguist建造了第一座名副其实的房子。它有一个地窖和低层的石头，就在巴纳姆酒店现在所在的广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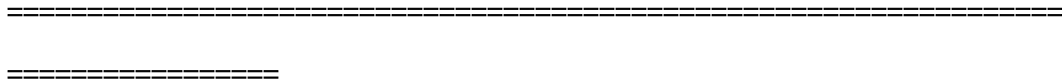
最初，密苏里州被划分为五个区。

1. 新马德里，包括该州南部边界和Tywappity Bottom之间的所有领土。
2. 吉拉多角，包括Tywappity Bottom和Apple Creek之间的所有领土。

3. Ste. Genevieve, 包括Apple Creek和Meramec河之间的领土。
4. 圣路易斯, 包括梅拉梅克河和密苏里河之间的领土。
5. 圣查尔斯, 包括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领土——也就是说, 密苏里河以北的所有地区。

在1799年, 即浸信会历史开始后的第三年, 上路易斯安那州, 或后来被称为密苏里地区的人口为6,028人。Ste. Genevieve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 圣路易斯次之; 而圣查尔斯则仅次于两者。以下是上述地方在上述日期的人口对比情况。圣吉纳维夫, 949人; 圣路易斯, 925人; 圣查尔斯, 875人。

我们现在有了密苏里州最初的鸟瞰图。



1796-1810.

第一章。

密苏里州的早期浸信会成员

在密苏里成为一个州的前几年, 当她的领土被外国国王控制时, 有几个浸礼会成员来到她的边界定居。当时, 罗马教是既定的宗教, 因此不允许有良心上的自由。那些以古老信仰的朴素方式聚会敬拜上帝的人, 竭力避免危险。

十八世纪末之前在这里的少数浸礼会成员，经常受到教皇使者的威胁；但他们“不以自己的生命为重”，继续前进，不惧怕那些能杀死身体的人，而是相信“那有能力在地狱中消灭灵魂和身体的人”。他们在教皇党的威胁面前没有畏惧，而是大声反对罗马教会的迷信、腐败和人为创新；捍卫通过对基督的个人和活生生的信仰而获得救赎的教义。这些是高贵的精神，他们首先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种下了纯正福音的标准。

我们有记载的首次踏上密苏里州土地的第一批浸礼会教徒（他们是除天主教徒以外的第一批基督徒），是托马斯-布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她的母亲李女士。他们于1796年在现在的吉拉多角县定居。布尔夫人和李夫人在第一座教堂组织起来之前就去世了。接下来来到密苏里这块地方的是伊诺斯-兰道尔先生和妻子，以及约翰-阿伯纳西先生的妻子阿伯纳西夫人，他们于1797年在现在的县城杰克逊以南几英里处的兰道尔溪定居，兰道尔溪是为了纪念该地的第一个定居者伊诺斯-兰道尔而得名。

这些家庭在森林荒野中生活了几年，完全没有普通的教会特权，尽管他们偶尔会聚在一起——不是公开的——唱歌、祈祷，在荒野中敬拜上帝。然而，他们并非注定要一直这样生活。1799年，他们受到了长老托马斯-约翰逊的鼓励。他可能是第一个来到“大河”以西的正规浸礼会传教士。

关于托马斯-约翰逊的生活，我们掌握的信息有限。毫无疑问，他是佐治亚州人，在“大河”以西传教时居住在那里。他的牧师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家乡向切罗基印第安人传教。他对密苏里的访问对这个大荒原上分散的羊群是一个巨大的祝福。虽然违背了法律，但他还是向他们传讲了受祝福的福音；不是在庄严的礼拜堂里；不是在大型的公众集会上，而是在木屋和偏僻的地方，向那些怀着诚实的目的和热情的听众组成的小团体传讲。他们的聚会没有大张旗鼓，以免被教皇的代理人打断。这位老先锋的讲道，除了给那些爱

主的人以鼓励之外，还结出了善果。在他逗留期间，最老的定居者之一的妻子巴鲁夫人在他的讲道下信了主，并在兰多溪由他施洗。这无疑是密苏里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洗礼。由于当时该地区还没有教会，约翰逊先生按照一个古老的习俗，给了巴鲁夫人一份“洗礼证书”。1805年是该地区浸信会成员的一个新时代。一年前，法国将上路易斯安那割让给了美国，这一事件带来了宗教自由的享受。另一个事实也在这一年促进了浸礼会事业的繁荣。这就是长老大卫-格林的到来。大卫-格林，上帝似乎已经选择了他作为在这片“西部荒野”永久播撒福音种子的器皿。

大卫-格林是弗吉尼亚州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度过，向穷人传讲福音。在该州早期定居期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一直居住到1805年，后来他来到了密苏里。当时有几个浸礼会家庭搬到了吉拉尔多角以南约10或12英里处的Tywappity Bottom定居。还有几个家庭也在杰克逊附近定居。格林弟兄为这些家庭讲了一段时间的道，然后回到了他在肯塔基州的家。但是他在密苏里地区的弟兄们的状况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不能继续离开他们，第二年春天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了吉拉多角县，并在那里安家。他继续在该地区的拓荒者中工作，在该地区组织了最初的两个教会，并于1809年12月9日被带回天家休息。

密苏里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是在泰沃比底成立的。

由于对这个教会的日期有一些疑问，而且作为第一个教会的荣誉已经被另一个教会所宣称，我们给出了完整的证词，这个声明就是基于此：——

“在这一带，第一个浸礼会教堂，名为Tywappity，组织于1805年，大约有8或10名成员。这是“大河”以西地区除罗马天主教徒以外的第一个宗教聚会。第二年（1806年），第二个名为“Bethel”的教会在现在的杰克逊（Jackson）

地点附近聚集，距离卡波吉拉多（Capo Girardeau）西北约十几英里。在这附近，有不少来自肯塔基州和其他州的美国人，包括几个浸礼会家庭，已经定居。一位名叫格林的传教士在这些教会成立初期主持了他们的工作。

Tywappity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弱的机构，几年后就不复存在了，但在1809年被重新组织起来，或另一个教会占据了它的位置，爱德华兹先生在1817年为其传教。会议在罗斯角和渡口举行，就在斯科特县商业的现址或附近”。（佩克的“莫桑比克回忆录”，W. Watchman，第8卷）。

这些先驱者忍受了许多艰难困苦。甚至在上述日期的10或12年后，他们有时几乎被饿死了。我们给出了一位目击者的以下描述。

“1817年11月15日，星期六，我们正在绕行大弯道，’俄亥俄州的洪水阻挡了水流。”当我们离开肖尼镇时，那里没有半桶面粉，靠着一个特别的恩惠，我们得到了两块面包。我们有一些新鲜牛肉的供应，船长有一小部分硬饼干的库存。必须在第一个定居点获得某种食物的供应，事实证明，这就是星期天12点钟的Tywappity Bottom。我在这里发现了两个浸礼会家庭，了解到关于该地区宗教和学校状况的一些重要事实，但没有牛奶和饭菜可买。我们从田里得到了几穗潮湿的玉米，还有一蒲式耳的土豆。当时的磨坊，已经失修了，没有一个家庭享受到烘干玉米的好处。玉米粉是面包的替代物。从这时起直到我们到达圣路易斯，我们通过立杆子、走绳索和“打草惊蛇”的方式，每天以8或10英里的速度前进。17日，我们到达了罗斯角（Ross’ Point），那里的悬崖峭壁突入河中，约翰-鲍德温（John Baldwin）先生住在那里，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浸礼会成员。在这里，我还发现并结识了长老詹姆斯-爱德华兹，他后来死在肯塔基州的西部。”

我们已经看到，伯特利教会是该地区的第二个聚会。它于1806年7月19日在吉拉多角县县城杰克逊现址以南不远处成立。牧师大卫-格林，执事乔治-劳伦

斯和亨利-科克汉姆主持了章程。

组成成员有：Eld. David Green, Thomas English, William Mathews, Leanna Green, William Smith, Jane English, Agnes Ballou, Thomas Bull, Clary Abernathy, Edward Spears, Catherine Anderson, Anderson Rogers, Rebekah Randol, John Hitt and Frances Hitt-in都是15岁。

长老（牧师）大卫-格林在旷野中对这群人进行传教，几年后去世。托马斯-布尔被选为书记员，威廉-马修斯为唱歌员。

伯特利教会虽然是第二个组织，但可以被视为密苏里州的第一个永久性教会组织；第一个教会（Tywappity）在聚集后不久就已经不存在了；从伯特利教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所有组成密苏里州第一个浸信会协会的教会。

除了天主教徒之外，密苏里州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礼拜堂是由伯特利教会在其组织后不久建造的。它主要是由非常大的黄杨木建造的，凿得很好；大约20乘30英尺，位于杰克逊以南约1.5英里处。

1875年10月，密苏里州总协会在圣约瑟夫举行会议。会议第一天，J. C. Maple 牧师向主持人赠送了一个漂亮的木槌，该木槌是用Bethel教堂老房子的一个窗台制作的，并附有下面的讲话，以及吉拉多角地区早期浸信会成员的简况。

牧师Rev. J. C. Maple, D. D. 的讲话：——

“主持人兄弟和弟兄们：我有一个愉快的职责，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希望能履行这个职责。

“我的弟兄们，你们都知道，和其他州一样，浸礼会是密苏里州最早竖立十字架标准的团体之一。尽管我们不属于那些相信遗物或护身符的保存能力的人，但我们确实相信要小心翼翼地保护我们的记录，而且责任和感情都要求我们珍惜这个伟大州的先驱者们的一些纪念品和他们的工作。

“从1731年到1803年，路易斯安那省（当时包括现在的密苏里州）的政府事务状况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西班牙或法国统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民满意的安排。然而，多年来，“上层地区”一直在一位西班牙总督的控制之下，其总部设在吉拉尔多角。在这里，他以东方王子的华丽和严厉进行统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牧师顾问的随行人员。受这些教皇附庸的影响，他曾一度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居住在离他官邸15英里范围内的人，在某一天到吉拉多角参加“弥撒”。当时在该省的少数浸礼会成员，居住在命令中指定的地区内，敢于违抗这一命令。只是由于所说的“总督的忽视”，他们才勉强逃脱了对他们的不服从的惩罚。

“1806年，伯特利浸信会组织起来了，不久之后就建了一座房子，他们在里面聚会敬拜上帝。这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由反天主教徒建造的第一座礼拜堂。从大河到太平洋，这所木屋是唯一一栋专门用于侍奉永生上帝的建筑。

“教会的成员并不多，但形成了一个积极的、神圣的团体。当那些杰出的先驱者佩克和韦尔奇访问时，他们发现这里是一个认真、自由、工作的传教团体。甚至为传教所捐献的资金数额也被不遗余力的记录员约翰-M-佩克牧师记录在案。

“但几年后，教会的一部分人退出了，并在杰克逊村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位于老伯特利会所以北一英里处。这不是第一个，而是第四个从母会出去的殖民地。但是那些在杰克逊教会成立后留在老伯特利会的人不幸成为反传教士，

当然，伯特利教会也随着那些成员的死亡而不复存在。

“因此，杰克逊的教会是这个密苏里州第一个浸信会的适当代表。在W. J. 帕特里克牧师向该教会的牧师詹姆斯-里德牧师提出的建议下，我制作了这个槌子。这把槌子除了安装部分外，全部由取自这座在“西部荒野”建立的第一座圣殿的一个窗台的木头组成。

“老房子已经被拆掉了。时间的手和人更粗暴的手，已经完全完成了拆除的工作。但是，每一个真正重生的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精神殿堂，永远不会感受到岁月的重量，也不会屈服于时间的消磨。在全能之手的支持下，这个我们努力建立的更荣耀的结构将与它所建立的岩石一起，不仅历久弥新，而且其存在是绝对和永恒的。

“这块小木头可以提醒我们，69年前，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教派开始时规模很小。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教会已经增加到1, 292个教会，而当时在这个广大地区独自站立的小团体已经变成了近90, 000人，更不用说现在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其他州和地区所完成的大量和光荣的工作。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感叹：‘上帝创造了什么！’。”虽然我们应该谨慎地避免为我们的人数感到虚荣，但今天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小纪念品中获得新的勇气，并寻求增加对主的工作的奉献，与我们的人数和机会相称。我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在旷野中只有一座木屋，而是有许多优雅的礼拜堂，更妙的是有一群高尚的、有能力的、被奉献的牧师，他们在这些精心建造的殿堂中传讲生命之道。

“我们都需要有大用的设施。我的弟兄们，让我们在这把槌子的召唤下，听到在这个伟大的州开始工作的那一小群人的声音，劝告我们进行更大的活动，

并以他们所服从的那一位的名义，向我们承诺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亲爱的兄弟，作为本机构的主持人，我把这个纪念品交给你来保管。当再过七十年的时候，愿我们的成长即使不超过过去的速度，也至少继续保持同等水平。”

John M. Peck牧师在1818年访问了伯特利教堂，他这样写道。

“11月7日，星期六，我在伯特利会议厅与教会长老Wm. Street见面。，他从圣弗朗索瓦河下游的一个定居点过来，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讲了道。教会会众有序地坐着，处理事务。然后我讲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长老James P. Edwards跟着我讲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人们在所有这些操练中都很满意。习惯和常识是此类问题的最佳指南。在聚会的日子里，人们从未想过要吃晚饭。吉拉多角协会是联合协会的辅助机构，已经在这一带成立了，而且这个教会中真正的朋友和对传教士的慷慨捐助比该地区任何其他教会都多。然而，在几年内，由于杰克逊和其他几个教会的成立，一些有价值的成员的死亡，以及其他具有不同精神的成员的离开，伯特利教会的门上写着“关闭”。它成了一个自私的、没有生命力的、反传教使命的机构”。（佩克的《密苏里州回忆录》）。

同一位作者在随后的主日讲了出埃及记33章15节的传教布道，随后募捐了31.37美元。

1810年，伯特利教会向肯塔基州的红河协会派出了信使，并一直持续到1816年伯特利协会成立为止，关于这一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进行说明。

一位名叫威廉-墨菲 (William Murphy) 的浸信会传教士，来自东田纳西州，与他的儿子威廉和西拉斯-乔治先生一起，1798年，在现今田纳西州遗址的南边，圣弗朗索瓦县的法明顿，找到了自己的定居点。墨菲牧师和乔治先生都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因为他们是为了家人而返回。大卫-墨菲在被称为“墨菲定居点”的地方砍了第一棵树。

1804年，莎拉-墨菲夫人与她的儿子艾萨克和杰西以及一个孙子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来到了她丈夫于1798年创立的领地。在她来到这个国家的三年后，她组织了一个阳光日间学校，并成功运作了许多年。这所学校是在离现在法明顿不远的地方组织的。

第二章。

密苏里州的早期浸信会成员。

1796年和1797年，第一批移居该地区的浸礼会家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他们在西班牙政府统治下生活了几年。丹尼尔-布恩上校的几个孩子和一些家庭关系人也在其中。布恩上校本人不是任何教会的成员，但他在感情上是浸信会的成员，而且有宗教倾向。“在这些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先驱中，有亚伯拉罕和萨拉-穆西克，小亚伯拉罕-穆西克和泰瑞尔-穆西克，亚当和刘易斯-马丁及其妻子，简-苏伦斯，萨拉-威廉斯，她活着看到她的儿子和四个孙子成为福音的牧师，惠特利夫人和R-理查德森及妻子，他们都在圣路易斯目前的边界内定居。布恩家族、大卫-达斯特、威廉-汉考克、

弗兰德斯-卡拉威等人在密苏里河北侧定居，距离圣查尔斯市12至40英里。
”(佩克在本尼迪克特和三年期登记册中的叙述，1836年)。

法国的自由主义者经常吹嘘说，主日不应该越过密西西比河。当第一批浸礼会成员来到这个地区时，普遍的情绪就是如此。人们在节日时去“教堂”是很常见的，消息灵通的人对牧师也很尊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宗教看作是牧师的技艺，这对无知和邪恶的人来说是很好的东西，但对绅士们来说是很不必要的。

第一阶段的这些浸礼会信徒遇到了来自法国人不忠之外的其他困难。他们现在处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法律要求他们用罗马教皇的信仰来教育他们的孩子。

1798年1月1日，总司令加约索发布命令，其中有如下指示。

“良心自由不应超过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必须是天主教徒。不同意这一点的移民不得被接纳，而是被驱逐，即使他们带着财产。这一点要向不信奉天主教的定居者解释。”

第七条规定“明确建议指挥官注意，除天主教外，禁止任何宗教的传教士进入该省”。(马丁的《路易斯安那历史》，第二卷，第90页；在克拉克神父那里，第223页)。

这些指示并没有被哨所指挥官执行，然而，这并不是天主教信仰的错，而是出于鼓励移民的倾向，以及指挥官的自由心态而产生的。

所有的美国移民都被检查了他们的信仰，但几乎任何教派的基督徒都能对他

们的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我们举例说明如下。“你是否相信全能的上帝？在神圣的三位一体中？在真正的使徒教会中？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在神圣的福音书中，’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般性质的问题，如果给予肯定的回答，仪式将以un bon Catholique’（一个好的天主教徒）结束。”(Father Clark, p. 225.)

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密苏里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罗马天主教是该地区的宗教)；但在1804年被移交给美国后，它对所有教派和宗派以及无宗教信仰者都是自由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由的存在要归功于浸礼会。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就是浸礼会教派的一个基本教义。在美国革命之前，他们几乎是独自捍卫这一教义的。罗德岛的殖民地是由浸礼会成员建立的；这是“地球上第一个给予平等良心自由的公民政府”。

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第2卷，第66、67页）说：“良心的自由，思想的无限自由，从一开始就是浸礼会的战利品。”

著名的约翰-洛克在其《宽容论》中说，

“浸礼会是绝对自由、公正和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自由的 earliest 和唯一的倡导者”。(Jones' Vindication, p. 15. in Rel. Lib., by Bitting, p. 14.)

经调查，会发现，

1. 良心自由对浸礼会来说并不只是一个意外，而是长期以来所珍视的原则的一个逻辑结果。它是该教派基本教义的产物。

2. 不容忍是罗马教会教义的自然和逻辑的结果。在1832年的通谕中，格雷戈

里第16次谴责宗教自由是“在一个国家中最值得害怕的害虫”。

同样，教长们被要求进行以下宣誓。“对我们的大人（教皇）或他的上述继承人所说的异端、分裂者和叛乱者，我将尽力迫害和反对。”(Rel. Lib., by Bitting, p. 37.)

圣路易斯县的第一批浸礼会成员形成了三个定居点：一个在圣路易斯北部的西班牙池塘附近；另一个在欧文站（Bridgeton）和弗洛里桑之间；还有一个在费费溪。

几年来，这些移居海外的先驱者一直缺乏传教和其他宗教特权。1798年，约翰-克拉克牧师（Rev. John Clark）是第一个来到他们中间分享生命之饼的传教士。据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踏上密西西比河西岸的罗马天主教以外的传教士。家族中的传统认为托马斯-R-穆西克比克拉克早一年。克拉克住在伊利诺伊州，起初只是偶尔到密苏里州，向分散的羊群传教，但后来定期出访，按照浸信会牧师的风格，每月访问三、四个教堂；或者像卫理公会的巡回传道人一样，在其巡回区中巡视。

约翰-克拉克是苏格兰人。他于1758年11月29日出生在因弗内斯市附近，该市曾被视为苏格兰高地的首都。他的祖先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生、生活和死亡。该家族多代人的关系，都是严格的长老会成员。在苏格兰的那个地方，教区学校和家庭都在教孩子们学习经典、数学、长老会的教义和宗教崇拜形式。年轻的克拉克在普通学科方面接受了通识教育，但对古典文学非常反感。在青年时期，他非常和蔼可亲，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慷慨大方；非常勤奋，从不闲着。

大约在1786年或1787年，他搬到了佐治亚州，在萨凡纳河的水面上定居，并

在长老约翰-梅杰和托马斯-汉弗莱斯的传教下，与卫理公会结合。在约翰-梅杰和托马斯-汉弗莱斯长老的传教下，他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在1791年被接纳为传教士，被安排在佐治亚州里士满地区的巡回区。此后三年，他被阿斯伯里主教按立为执事。

克拉克先生非常敬重约翰-韦斯利，认为他是英国教会的改革者。但是克拉克先生的所有宗教观点都非常符合圣经，非常认真，他从《新约》中了解到，教会是一个地方社会，所有的门徒都应该在成员有盟约关系的地方社会或教会中开始和结束。他对教会政府的主教模式如此不满，以至于在1795年断绝了与卫理公会教会的联系。1796年，他开始徒步西行，在肯塔基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伊利诺伊州，在1798年访问密苏里州时，他住在那里（如果真的可以说他有任何定居的家）。

这时，他被普遍认为是独立的卫理公会教徒，尽管他在感情上是浸信会教徒。大约在1803年，他正式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以下奇特的经历。

他与一位名叫塔尔伯特的独立卫理公会传教士关系密切。两人都对他们的洗礼感到不满。双方约定举行一次会议。塔尔伯特为克拉克施洗，后者又为塔尔伯特和其他几个人施洗。”在一个月后的下一次例会上，克拉克先生为他的社团中的另外两三个人施洗。在这之后的十或十二年里，他才与浸信会的教派有了固定的联系”。(Father Clark, p. 238.)

因此，约翰-克拉克是密苏里州的先驱传教者。他的旅行方式是步行。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和汽船。事实上，马匹是一种稀缺品。他就这样一路向西走到布拉夫顿，那是当时的最前沿；向南走到圣克莱尔县，向北走到门罗县。在1824年初夏（一个异常潮湿的季节），由于道路非常泥泞，尤其是步行，所以克

拉克先生在密苏里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匹小马，给他装上了马鞍、辮头和马鞍袋，在这些广泛的远行中，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辛；他开始骑马，但他非常烦恼，生怕小马会伤害自己或他会伤害它。每当他来到一条小溪或泥泞的沼泽地，他就会下马，把马鞍袋扔在肩上，脱下下身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牵着马走过泥泞和水，往往深达三英尺。他的思绪在照顾动物的过程中如此分散，以至于在他回家时，他恳求他的朋友收回这匹马，减轻他的负担，这实际上影响了他的宗教和牧师职责。他宁愿冒着酷暑和严寒，在潮湿和干燥中旅行，也不愿意错过约会。有一次，为了到达目的地，他居然连夜赶路。他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些情况的。

“密苏里河口以下的渡船在一场洪水中被毁，渡口也没有再次建立。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克拉克先生从西班牙池塘出发，打算在这个上游渡口渡河；然而由于渡口被毁，他就不得不多走30英里。他转而前往圣路易斯。他第二天的约会是在洛夫顿法官那里，距离奥尔顿16英里。尽管10年的时间给他带来了年老体弱的问题，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圣路易斯，在黑暗中沿着泥泞的小路前行，他变得疲惫不堪，多次被迫靠在树上休息。他在早餐时到达一位好客的长老会朋友家。他非常疲惫，经询问，家人惊讶地得知，他已经走了一整夜和前一天。他的好客的朋友认为这样的努力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所做的不适当的牺牲，就大胆地告诫他不要折磨自己。他用温和的声音回答说：‘哦，我亲爱的兄弟，灵魂是宝贵的，上帝有时会用非常虚弱和微不足道的手段来拯救他们。人们期待我完成我的任命，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今天早上到达这里。这与我们神圣的主人为我们所做的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他又走了八英里，到了他在河边的习惯性渡口，然后走了十八英里到圣路易斯，二十四英里到上奥尔顿，到了两点钟，他又走了十六英里，向洛夫顿草原的会众布道。这样就在泥泞的道路上走了66英里，没有睡觉，他是如此认真严格地履行他的约定”。(Father Clark, p. 272.)

克拉克从未结婚。在伊利诺伊州的时候，他通常与他的亲密朋友约瑟夫-奥格尔上尉或长老詹姆斯-莱曼一起住。他在密苏里州最亲密的朋友是威廉和以利亚-帕特森，大约从1814年起，他通常在他们好客的住所找到家。

在早期，他组建了一些社团，一个在西班牙池塘定居点，另一个在冷水河，这两个社团最后都成了浸礼会教堂。这些协会的确切日期现在还不清楚。

这些是克拉克弟兄一生的主要事实。他于1833年在耶稣里睡着了，当时将近75岁。

第二个来到该地区并宣扬福音的传道人是詹姆斯-科尔。我们有以下关于他的简要描述。

“詹姆斯-科尔（JAMES KERR）是浸礼会的牧师（他的父亲从爱尔兰移民过来，是长老会的成员），1749年10月8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1780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在离肯塔基州丹维尔现在的位置两英里处定居。1797年，他的大女儿和她的丈夫一起搬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以西12英里处定居。两年后，即1799年，他和妻子骑马从肯塔基州来到密苏里州，看望他们的女儿，并看看位于两条大河之间的国家，当离她女儿的家不到六英里时，科尔夫人突然病死了。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美国人很少，但人们决定应该按照她父亲的宗教习俗来纪念死者，经过适当的通知，她的丈夫于1799年10月20日在周围的所有美国人面前宣读了她的葬礼讲义。这些“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长久地记住了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合，在这一场合中，这位总是很认真并具有自然口才的牧师征服了每一颗心，并在他的听众中为后来在密苏里地区和州的早期历史上建立的最有福气的浸信会之一奠定了基础。

“这位虔诚的先驱牧师于1808年和他的其他孩子一起搬到了圣查尔斯县，并于1811年9月27日在那里去世。在他的九个孩子中，他们都成为了一家之主，都死在了他们所侍奉的上帝的团契里。

他的儿子们都是有头有脸、聪明伶俐的人，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每个人都担任了负责任的公共职务。他的四个女儿幸存下来，被真正视为‘属灵以色列人的母亲’”。（西南长老会，1870年3月）。

在密苏里州的先锋传教士名单上还应该加上另一个名字。那就是托马斯-R-穆西克，他在1801年拜访了圣路易斯地区的天路者定居者。他与虔诚的约翰-克拉克和一位名叫布朗的传教士一起，在他们中间旅行并传教。

托马斯-R-穆西克是威尔士人的后裔，1756年10月1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半多世纪以前，有人发现一个小男孩独自在威尔士徘徊。他说不出他的目的地或他的祖籍。他只能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乔治。随着他长大成人，他表现出对音乐的喜爱，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由于他没有姓氏，而且对母亲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依恋。他的保护者想出了给他取名叫Musick（当时这个词的拼写方式）的主意，因此他被称为乔治-Musick。这就是这个家族现在的传统，其正确性毋庸置疑。许多年前，乔治-穆西克来到美国，在现在称为弗吉尼亚的地方定居，在那里他养育了一个由五个儿子和几个女儿组成的家庭。以法莲是乔治-穆西克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本简述的主人托马斯-穆西克的父亲。

埃弗莱姆-穆西克是英国圣公会教会的成员，当他的儿子托马斯在17岁时皈依上帝并提议加入浸礼会时，他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然而，托马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上帝的责任。他坚信浸礼会比其他任何民都更纯洁地掌握真理。他在自己的家乡与他们联合，不久后开始传教。年轻时他搬到了北卡罗

来纳州，与玛丽-内维尔小姐结婚，事实证明她对他来说是真正的“帮手”。至于他何时被按立，我们没有记载。1801年他第一次访问密苏里时，他是肯塔基州绿河区的居民，在那里他已经参加了几个月的复兴活动，大约有一百名信徒接受了洗礼。“他从一场广泛而强大的宗教复兴中走来，带着布道的精神，对西班牙人的卡拉布萨不屑一顾。他走访了圣路易斯和圣查尔斯地区的每一个有宗教信仰者的家庭，在三个星期的逗留期间，在短时间内向聚集在木屋和树林里的会众讲了15次道。他多次受到威胁，被打成了瘸子”。

穆西克长老于1803年，也有人说是1804年举家迁往密苏里州定居。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在该州永久定居的浸信会牧师。1811年，一场广泛的复兴运动在该地区蔓延，他几乎不分昼夜地讲道。在这次工作中，他的嗓子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此后他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1823年或1824年，他失去了他早年的伙伴，之后他卖掉了他的小农场，距离布里奇顿北部一英里或一英里半。此后，他交替着教书和传道。他的计划是旅行、布道，直到他用尽自己的财力，然后进入学校教室，再次教书。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的传道工作仅限于密苏里河以南的圣路易斯、富兰克林、加斯科纳德和奥萨奇等县；以及密苏里河以北的林肯、派克、蒙哥马利、奥德兰和卡拉威等县。

为了说明该州第一批浸礼会信徒所面临的危险，据说在某个星期天，他在一个定居点有一个约会；天主教当局的朋友们表现出如此大的敌意，他的侄子阿萨-穆西克陪着他，并在礼拜时拿着枪做他的警卫。

穆西克长老不被认为是一个深刻的教义传道者，但他的讲演内容很丰富，观点很明确。他的优势在于劝诫。他对罪人的呼吁往往是非常怜悯的。在教义上，他是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者，据说他在情绪上是反传教士的；尽管如此，他在讲道时很少不恳切地呼吁罪人悔改。

在他后来的事奉中，他与长老刘易斯-威廉斯同时代。他于1842年12月2日去世。

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浸信会牧师布朗弟兄的名字，他在早期与克拉克和穆西克合作，向这个西部荒野中分散的羊群传道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布朗长老很早就来到该地区，并在圣查尔斯上方的一个边疆定居点安家。他于1802年去世，他的葬礼布道是由穆西克长老讲的。

由于早期浸信会家庭的分散状况，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在穆西克在该地区定居后的几年里，没有成立教会。但他和克拉克继续访问不同的定居点，并向这些顽强的先驱者传教。

在现在的圣路易斯县，第一个浸礼会教会是由穆西克长老在1807年组织的，它的名字叫费费溪教会，来自于会议举行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以下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成员的名字。亚当-马丁和他的妻子玛丽-马丁；阿布拉姆-穆西克和他的妻子萨拉-穆西克；泰瑞尔-穆西克；约翰-苏伦斯和他的妻子简-苏伦斯；理查德和苏珊-苏伦斯；普鲁登斯-穆西克；希尔德布兰；苏珊-林克，约翰-豪德赛尔和他的妻子乔西-豪德赛尔。这是该地区第二个永久性的教会组织，伯特利教会比它早一年，而且据我们所知，它是该州现在存在的最古老的教会，因为伯特利教会已经不存在了。费费教会从组织到1830年的记录已随约翰-M-佩克牧师的图书馆烧毁。关于那个早期时期的事实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它是由一位在世的证人——凯特-马丁夫人提供的，她是该教会最年长的存活成员。这支先锋队伍的劳作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在1820年，教会的人数和影响力都在增长，当时的名单上有100多人。第一座礼拜堂是一座凿好的原木建筑，位于费费溪，在现址西南方向约两英里处。现在被称为老费费教堂的房子，大约在1831或1832年用砖建成，位于从圣查尔斯到圣路易斯的老路上。

1870年，在约书亚-希克曼牧师担任牧师期间，教会建成了一座40x60英尺的新砖房，位于现在从圣路易斯到圣查尔斯的岩石路上，建在一块美丽的土地上，占地5英亩，是埃拉斯特斯-波斯特兄弟的礼物。这座房子很优雅，有一个宽敞的礼堂，在地下室有三个房间用于社会服务和主日学。它于1870年7月落成，由W. Pope Yeaman牧师讲道，他在这个场合举行了募捐，当时委员会认为这足以使新企业摆脱债务。然而，事后得知，这笔美丽的财产上仍有一大笔债务。1873年的财政危机，以及教会一些成员的死亡和其他成员的部分失败，共同使剩余的债务成为幸存成员的相当大的负担。直到1882年，这笔债务才最终全部偿还。对这个历史悠久的教会的成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在这一年的4月9日，教会举行了感恩和纪念仪式，并邀请他们多年来敏锐而慷慨的朋友W. Pope Yeaman博士回来并讲授禧年布道，他向众多听众讲了《马太福音》25章23节：“好，忠心的仆人，做得好”。

下列人士曾在本教会担任过牧师。托马斯-R-穆西克（Thomas R. Musick）担任牧师长达30年之久，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J. M. 霍克。Peck, Thos. P. Green, William Hurley, J. C. Herndon, Adiel 舍伍德。James, J. W. Thwing, W. H. Vardeman, J. B. Fuqua, Joshua Hickman, Joseph Hay, S. H. 福特，J. B. 英吉利，J. H. 路德和J. T. 格林。在1882年，教会有76名成员，并且已经摆脱了债务。

冷水河—这是圣路易斯地区的第二个教会组织。我们面前的记录显示，在关于冷水河的浸信会社区是否应该成为“费费教会或伊利诺伊教会的分支”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在Wm. Patterson家集会时，在场的传道人建议，1809年3月10日成立了一个可见的教会，名称为“密苏里地区冷水河的浸信会”。

托马斯-R-穆西克（Thomas R. Musick）曾担任过几年的牧师，我们认为约翰

-克拉克（John Clark）在搬到该地区后接替了他。

这个浸信会的社区在奴隶制问题上遇到了很多麻烦。记录显示，1812年7月，伊利诺伊州坎廷河上的一个解放浸信会建立了一个“冷水河上的分支”，有18人被接纳到其中。这个“分支”一直存在到1834年11月。然后，它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教会，称为“冷水河畔的基督之友受洗教会”。冷水教会的记录一直持续到1819年5月，那时他们就停止了。1834年的教会在1838年或1839年左右死亡；1841年9月23日，由约翰-C-赫恩顿（John C. Herndon）和托马斯-P-格林（Thomas P. Green）长老在冷水河畔组织了现在的教会，名为塞勒姆。这个教会的组成成员来自联合和冷水的老教会，共有12人，即坎伯兰-詹姆斯、吉尔伯特-詹姆斯、威廉-詹姆斯、所罗门-拉塞尔、爱德华-霍尔、阿森纳-帕特森、安-E-亨利、萨拉-休姆、基西亚-詹姆斯、伊夫林-詹姆斯、埃伦德-A-拉塞尔、弗朗西斯-门罗和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长老约翰-李有时为1834年的解放浸信会主持牧师工作。

长老John C. Herndon是塞勒姆的第一位牧师，Bayless、Hawker、Clark、James、Hickman和Sherwood接任。

由于格林和希克曼长老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过上述历史性教会的牧师，因此我们将他们的简况介绍如下。

约翰-托马斯-格林（JOHN THOMAS GREEN）—1847年. 6月出生於肯塔基州克里滕登县。他于1852年随父母迁至伊利诺伊州的费耶特县。在青年时期，他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他要成为一名福音传教士；他在17岁时皈依了基督并加入了浸信教会。1865年3月1日，他应征加入美国军队，并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在他信主的时候，他确信他必须传教。1868年，在与这一信念进行了几

年最激烈的斗争之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一名牧师学生。他在这里学习了四年，于1872年进入浸信会神学院，并在1875年毕业，获得了神学学士学位。1873年6月25日，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城（现在的纪念馆）浸信会的讲道许可。1875年7月，他在伊利诺伊州的Moweaqua开始了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同年9月16日，他在那里被按立。11月12日与伊利诺伊州梅肯县的梅尔维娜-E-鲍尔小姐结婚。1876年12月接到并接受了圣路易斯市公园大道教堂的召唤，担任该教堂的牧师。1877年1月27日，他被召唤忍受他一生中最大的考验，即他亲爱的母亲的去世。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在Park Ave. 的牧师职位上还是很幸福。1879年1月，他开始在“密苏里州的母亲教会”费费担任牧师。他一直在上帝的带领下，在还清教会近5000美元的债务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笔债务在教会中已经存在了近12年。

约书亚-希克曼—是肯塔基州梅森县人。他出生于1826年3月16日；在12岁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两年后，他加入了梅斯利克的浸信会，他在那里长大，并由凯基州路易斯维尔的A. D. Sears博士给他施洗。1850年3月，教会许可他讲道，并立即召集他与牧师S. L. Helm博士一起，每月填补一次讲坛。1850年9月，他进入位于凯文顿的西部神学院，S. W. 林德博士是该学院的院长，并在那里持续到次年11月。然后他来到密苏里州，在圣约瑟夫度过了1851年和1852年的冬天，大部分时间为该市的第一浸信会讲道，在此期间，该教会增加了26人。在圣约瑟夫期间，应浸信会的召唤，他被长老W. H. 托马斯和乔纳斯按立为牧师。1852年12月25日，他与Martha J. Krider夫人结婚，她生了五个孩子，于1862年1月去世。1866年3月26日，他再次与圣路易斯县的Isabella Crouse夫人结婚。

希克曼长老在圣路易斯和附近地区持续工作了27年以上，为费费、塞勒姆、切斯、安提阿的特菲尔德和圣路易斯的伯纳德街等地的教会讲道。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三年的总协会通讯秘书，一年的中央浸信会总代理。然后他去了吉

拉多角，成为该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

1810-1820.

第一章。

Bethel协会。

1816年，密苏里州仍是一片荒芜的领土。从新马德里到老富兰克林散布着一些浸礼会教堂，但没有该教派的教会协会。

1816年6月的第二个主日，在吉拉多角县Bethel教会的小木屋里举行了第一次以组建协会为目的的聚会。大会在长老们的祈祷声中开幕。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长老在祷告中宣布会议开始。Eld. James Edwards讲道。Isaac Sheppard被选为主持人，Thomas Bull为书记。下列教会和信差被登记在册。

伯特利教会。Thomas Bull, John Sheppard, Eld. Benjamin Thomson和Robert English; Tywappity教会:Henry Cockerham, John Baldwin and William Ross; Providence 教会:William Savage; Saline 教会:长老。Thomas Donohue和John Duval; St. Francois 教会:长老。William Street and Jonathan Hubble; Turkey Creek 教会:William Johnson, Daniel Johnson, E. Revell and S. Baker。

H. Cockerham、John Farrar、Thomas Donohue和James P. Edwards等长老被任命在该地区的不同地方传道和组建教会，之后大会休会，于同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同一地点Bethel会所再次开会，并完成组织工作。

根据上述初步安排，另一次会议于1816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杰克逊县城附近的伯特利教堂房屋举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第一个浸信会协会也随之成立。

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完全组织起来，被称为“伯特利”（Bethel）协会，这是以其所在教会的名字命名的。Bethel、Tywappity、Providence、Barren、Bellview、St. Francois和Dry Creek教会是其成员，其成员总数为230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宣讲了开场布道。这第一个协会的传教士是亨利-科克汉姆（Henry Cockerham）、约翰-法拉尔（John Farrar）、斯切特（Wm. Street）和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P. Edwards）。

Bethel和Tywappity教会的起源已经给出。

PROVIDENCE 教会——成立于1814年8月，由长老Wilson Thompson、John Farrar和James E. Welch，以及成员威尔逊-汤普森（Wilson Thompson）、约翰-法拉尔（John Farrar）和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组成，后者是一名执业医师，当时正在从肯塔基州到该地区访问。教会是在圣弗朗索瓦河上的一座小木屋里成立的，离现在麦迪逊郡弗雷德里克镇不远，是为举行礼拜而建造的，能容纳大约75人。这个机构最初是Bethel教会的一个“分支”。在早期，长老J. 佩克（J. M. Peck）访问了这个教会，并散发了一份募捐文件，以确保资金能够让长老法拉尔每月访问该教会。他获得了大约60美元认捐。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教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实际上投票决定烧掉作废那份订捐文件。这是多么大的行动啊！但它还是做了，我们做这个

记录是为了羞辱那些现在可能想公然侵犯浸信会权利和特权的人。

巴伦教堂—位于当时被称为“荒原”的一片土地上，在现在的佩里县斯蒂-吉纳维夫南面大约20英里处。它成立于1816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托马斯-多诺霍是牧师，直到他去世。其成员包括奥巴迪亚-斯科特、杜瓦尔先生和埃利沙-贝尔彻。这座教堂位于一个强大的罗马天主教定居点，由于死亡和迁移，它在几年的努力后就灭绝了。

ST. FRANCOIS 教会.-组织的确切日期不详。1814年6月18日，旧的伯特利教会通过信件解散了长老John Farrar和其他四十四个人，为成立这个教会。John Farrar和其他44人组成了一个以此为名的教会。在此之前，他们被称为“伯特利教会的圣弗朗索瓦分会”。它的名字来自于在铁山附近的几条河流的分支。这个教会在圣迈克尔村下约25英里处举行聚会，并有一个最优秀、最忠诚的人，担任其牧师。

该教会位于华盛顿县，在波托西以南10或12英里处，是密苏里州这一地区最好的农业定居点之一。1818年，它报告有23名成员。1816年，它是伯特利协会的成员之一。1818年，长老雷丁Felix Redding是其牧师。他是长老Joseph Redding的儿子，肯塔基州的一个先驱。

雷丁先生是如此反对传教士，以至于当他在贝尔维尤的教会的主要成员希望散发一份募捐，使他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传扬福音时，他绝对拒绝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接受教会为他的劳作提供的任何好处，除非是以最私密的方式给予的。

DRY CREEK 教会.-这个机构的组织时间和地点不详。它是最早的教会之一，1816年成为伯特利协会的成员。

在第一次会议上，伯特利协会采用了弗吉尼亚浸信会所规定的信仰条款，当时正规会和分离会形成了一个联盟。因此，它是根据联合浸信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至今仍坚持同样的信仰。至于1817年该协会的会议在何时何地举行，我们不得而知。1818年，该协会在被称为“荒原”（现在的佩里县）的地方举行，地点是荒原教会成员之一杜瓦尔先生的小屋。

本届会议有两位相应的信使出席，即：长老Wm. Wm. Thorp，来自Mt. Pleasant协会，该协会当时刚刚在密苏里州的Boone's Lick地区组织起来；以及Eld. 约西亚-霍恩长老，来自南肯塔基州的小河协会。此外，还有长老J. J. M. Peck, Thos. P. Green等人作为访问者出席。通过了有利于传教的决议。

以下记录来自J. M. Peck的《密苏里州的回忆》，他说这些记录来自1818年的协会记录，那是他访问该机构的第一年。

“9月28日，审议了去年推迟的有关传教士的事务，佩克弟兄被要求提供有关该问题的信息。会上宣读了几份有趣的信函，并介绍了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通告，陈述了基督教世界为促进基督的事业所做的巨大努力，以及浸信会教派在这项伟大而美好的工作中的观点、程序、目标和成功。因此——

“决定由长老托马斯-P-格林（靠近吉拉多角县的杰克逊）为我们的通讯秘书，与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建立联系，向他们的秘书转交我们的会议记录副本，并接受他们的来文。

“听取了佩克兄弟起草的一个计划，在这个国家的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中促进福音和普通学校的发展。我们认为这将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们热切希望看到它得到实施。因此——

“决议：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弟兄J. M. Peck和J. E. Welch的努力，他们在西部传教中联合起来，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中传播福音和推广普通学校，并且我们推荐上述计划供教会和自由派公众考虑。由于佩克弟兄提议传达该计划的大纲，希望每个教会都能考虑该计划，并指示他们的代表在下一次会议上发言”。(Western Watchman, vol. 8, p. 118.)

同一作者说，“这次会议的所作所为成为传教事业的朋友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议集结点，继续鼓动着各教会，并在老吉拉多角协会中产生了分裂”（这是伯特利的女儿），“并在1840年成立了新吉拉多角协会，’作为一个传教组织”。（同上）。

Eld. 波尔克 (Wm. Polk) 在世时写了一本伯特利协会的历史，发表在《铁顿浸信会杂志》和《基督教文献》上。他很早就是该机构的成员。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实记录我们都要归功于他。他在谈到1818年的会议时说。“佩克 (J. M. Peck) 提交了关于国外传教的信函，该信函导致了一项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决议。但第二年就被撤销了，1820年又重新开始。然后决议，各教会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他们的意见，这时通信又被撤回，此后再也没有更新过。(Chris. Rep., vol. VI., part 2, p. 37.)

在密苏里州成立这个第一个协会的传教士事工中，保存了以下记录。

约翰-科克哈姆 (JOHN COCKERHAM) —1816年在Tywappity担任牧师。关于他来到密苏里，我们没有记录。伯特利协会成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一地区。

约翰-法拉尔-在伯特利教会的召唤下被按立为牧师，由长老们主持。1814年6月18日，科顿-威廉斯和菲尔丁-沃尔夫长老按立为牧师。他是一个能力一般

的传道人，但却是一个虔诚的、祷告的人。他举止有礼，讲话温和，性情和蔼，教义健全而坚定。他在普罗维登斯教堂讲道，直到1825年，然后搬到华盛顿县，1829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密苏里州有价值 and 成功的先锋传教士之一。

威廉-斯特里特 (WILLIAM STREET) 也是那个早期时代的一位牧师。虽然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没有非凡的能力，但由于他一贯的生活和他所支持的伟大事业的热忱，他深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和尊重。他住在韦恩县的圣弗朗索瓦河上，住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房子上盖着用木钉固定的瓦片；他不得不这样做，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的位置偏远。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有一些奴隶和丰富的财产。他经常要求延长聚会时间，并为所有来访的教友和姐妹提供食物和住宿，而不是给他较贫穷的邻居增加负担。他经常被选为协会的主持人，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很有尊严，让他的弟兄们很满意。他于1843年或44年在韦恩县去世，享年仅90岁。

ELD. 威尔逊-汤普森 (WILSON THOMPSON) 是密苏里州的先驱传教士之一，虽然没有参加伯特利协会的成立，当时也没有住在该州，但他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第一批浸信会有这样的联系，因此他在这段历史中值得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值得尊敬的威尔士和英国祖先的后裔，是克洛斯和丽贝卡-汤普森的长子，1788年8月17日出生在凯尔郡伍德福德县。他的祖先几乎都是浸礼会成员。他的第一次觉醒是在一个洗礼的现场。他从水边逃到邻近的森林里，匍匐在地上。浓重的黑暗和阴暗笼罩着他，使他几乎看不清任何物体，尽管太阳正照耀着他。最后，他被引导去思考基督为他所做的中保和牺牲工作，光照在他周围，他被喜乐和平安充满了。

在他长大成人后，作为一种支持和精神文化的手段，他在学校教了几年书。然而，这是在他开始传教之后才开始的。在他的精神约束和教导他人的努力下，他活跃的思维迅速发展，他作为学校教师获得了一些名声。经过与自己

的多次斗争，他在大约2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或者说试图传道，他称之为传道。他早期的一些努力取得了奇妙的效果。

1810年5月，他与凯尔郡坎贝尔县的玛丽-格里格小姐结婚，次年1月移民到密苏里地区，在吉拉多角县杰克逊附近定居。他在这里教书，并在有机会的时候传教。当时的居民生活在由木屋组成的小型定居点里。

他的讲道受到欢迎；结果是老伯特利教会的复兴，干枯的骨头中出现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叔叔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也是皈依者之一，后来成为一名牧师。这场复兴持续了大约18个月，而且绝不局限于开始时的伯特利教会，而是扩散到不同的定居点，有一次最远到达了约60英里的考德威尔定居点。汤普森说：“在复兴期间，我为400或500个对象施洗，其中有老有少，有白有黑，但都声称自己是罪人，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来说，这确实是一项最奇妙的工作；是的！我们要补充说，甚至对于现在的时代来说也很奇妙。在这项奇妙的恩典工作结束时，伯特利教会有186名成员。

我们将在此讲述1812年和1813年大复兴中的一个事件：一个名叫迪克的黑人，是格林法官的财产，一个曾经的公开的异教徒，虽然是个好公民；但他已经信主。格林先生禁止迪克接受洗礼，威胁要鞭打迪克，并起诉给他洗礼的人。这件事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迪克信主后约三个月，他参加了长老汤普森在Bethel主持的聚会。当时迪克要求受洗。“为什么，”汤普森先生说，“你不害怕你的主人吗，迪克？《圣经》上说：‘服从你的主人’”。他回答说。“我有两个主人：一个比另一个大。我的大主人说，受洗吧，我希望服从他。”洗礼进行了；格林先生的两个女儿见证了这一过程，但决定不向父亲说起此事，这样，如果可能的话，就可以使可怜的迪克免于挨鞭子。大约两周后，

格林法官兴致勃勃地回到家，开始用最高的语言赞美迪克。他说：“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仆人，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比平时做得更好。马匹在他的擦拭下熠熠生辉，不管是迟到还是早退，他都把每件事情保持在最好的状态。”女孩们认为这是讲述迪克的最好时机，她们说。“父亲，我们可以告诉你是什么让迪克最近变得这么好。”

“他说：“是什么造成的？”

“几周前我们在伯特利，在聚会上，汤普森先生为迪克施洗，当他们都向他伸出手，并称他为兄弟时，他显得非常高兴。”

“你们看到汤普森先生给迪克施洗了吗？”法官说。“是的，先生，我们都看到了。”

“好吧，”格林先生说，“我希望上帝让他给我所有的黑奴洗礼，如果这能让它们像迪克一样好的话。”

威尔逊-汤普森在开始讲道后的一段时间内被按立为福音牧师的正式工作。他的按立发生在1812年4月，是应伯特利教会的要求，由约翰-坦纳长老和斯蒂利长老担任按立长老会。John Tanner和Stilly作为长老会成员。随后的7月，他被选为伯特利教会的牧师。这时他的工作领域除了伯特利教会和附近地区外，还包括伯特利西南约20英里的约翰逊定居点；圣弗朗索瓦河上的考德威尔定居点，靠近圣迈克尔，距伯特利教会约60英里；以及伯特利以北40英里的萨林定居点。他每个月都会去这些定居点，在此过程中，他需要来回走240英里。1813年，在密苏里呆了两年多以后，汤普森先生搬到了俄亥俄州。

詹姆斯-菲利普-爱德华兹——这位西部的先驱者于1811年首次来到密苏里州，并在吉拉多角县定居。他于1782年出生于肯塔基州；身材中等偏下，但身体瘦，结构紧凑，有很强的耐力。他受教育的机会比早期的大多数牧师要好得多。他在自己的家乡学习了法律，并开始从事他的职业，但他对神圣呼召的倾向占了上风，他在密苏里定居后不久就开始传教，并在1812年4月10日应 Bethel 教会的召唤被按立。1817年，我们发现他积极从事牧师的工作。在这一年的夏天，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传教旅行。

在这期间，他访问了阿肯色河、圣弗朗索瓦河和白河上的所有主要定居点，行程超过了一千英里。在一些地方，他发现人们不仅没有任何教派的牧师，而且对福音的无知也很可悲；而在其他定居点，人们对宗教有一些关注。同年（1817年）秋末，“当佩克医生在前往密苏里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在吉拉多角下几英里的罗斯渡口停泊了一两天。他在这里找到了爱德华兹兄弟，并开始了那段持续到前者有生之年的相识。”1818年，爱德华兹离开密苏里州，在伊利诺伊州的联合县定居，并在该州和肯塔基州度过了他余下的大部分时光。他在1861年的暴风雨前睡着了，并被埋葬在他位于最后一个州的老家。

“1820年，Hephzibah教会与Bethel协会联合起来。该教会由温盖特-杰克逊（Wingate Jackson）于同年在斯蒂-吉纳维夫县成立。它位于大萨林河的水面上，在一个叫做新田纳西的定居点。教会的成员共有八人，分别是长老温盖特-杰克逊（Wingate Jackson）、奥巴迪亚-斯科特（Obadiah Scott）和其他成员：温盖特-杰克逊，俄巴底亚-斯科特，诺亚-亨特，乔尔和伊诺斯-哈默斯，以及三位女性。

“温盖特-杰克逊，1776年出生于弗吉尼亚。他的父母在他生命的早期移居到肯塔基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信奉宗教并加入了浸礼会。他在该州被任命

为牧师，多年来一直是肯塔基州浸信会中杰出而有用的传教士。当密苏里还是一片荒野时，他就搬到了那里，并在伯特利协会的范围内传教，获得了极大的认可。他随时准备在所有困难的情况下访问教会，并得到和平缔造者的祝福。有一次，在教会缺乏牧师的情况下，有七个人加入教会，杰克逊和这篇文章的作者被派去，以便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可以来，而不会失望。教堂被婴儿洗礼派占据，巡回传道人预约在那天下午为一个婴儿洒水。两者在同一时间见面，杰克逊长老和巡回传道人各就各位。巡回传道人讲道，在他的论述结束时，呼吁他的仪式的主题，并作了如下评论：“我们是相信自由机构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判断和选择自己的洗礼方式。他然后叫来了孩子，举行了仪式，并让出了道路。

“杰克逊随后起身，主持会务，在唱完一首赞美诗后，他说他对这位兄弟所表达的情感非常满意。他也相信自由机构的教义；并且最恳切地赞成他们为自己选择。但是，他说，这位弟兄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把水洒在那个婴儿的脸上，这是非常不一致的，因为他不能帮助自己，也没有能力选择；从它哭泣和反抗的方式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仪式对它来说并不好。

“巡回传道人被这些话点燃了，威风凛凛地站起来，向杰克逊挑战，要求辩论。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杰克逊回答说。’把你所表达的原则，与你的这种做法相协调，问题就解决了。

“巡回传道人拿起他的马鞍袋离开了，而杰克逊则继续前进，向大批等待的会众进行了最令人满意的布道。

“他小心翼翼地让教会提防一切强加于人的行为；但同时也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争论。他讲授圣经教义，着重于实践性和实用性的宗教。他对圣经有很深

的研究，在他的时代被视为一个标准的传道人。在他死后很久，当一些人质疑邀请送葬者上前的适当性时，人们记得并有效地使用了杰克逊的做法’。善良的人虽然死了，但还会说话，这句话是如此真实。

“我本可以长篇大论地谈一谈这位上帝的忠实信徒的劳作。但应该对他的记忆就说这么多。教会无论在繁荣还是在挣扎中，都应该被提醒，在这个成长中的州的土壤下沉睡着一些人，他们曾在默默无闻和匮乏中努力工作，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以便在上帝的带领下，在密苏里建立美好的古老事业。

“但是，由于这些事情可能对该杂志的众多读者不感兴趣，我在结束这篇简述时将补充说，1835年，他从他的劳动中休息，从地球的风暴中走向荣耀的永恒阳光。”

1821年，该协会已增加到14个教会，417名成员。其中一些教会位于阿肯色州境内，不久后被解散，在该州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

“1822年，伯特利协会任命长老斯切特、克拉克和爱德华兹访问阿肯色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两个教会。他们要去的地方离他们的家大约有250英里，而且大部分路程都是荒野，在那里，印第安人的营地远比白人的小屋更经常遇到；但作为主的仆人，他们不顾危险和困难，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并不是在没有弟兄们的帮助下前进的。他们的任命一经公布，教友们就像使徒时代那样表现出他们的慷慨，为他们的装备捐款，并收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次旅行的费用。他们在阿肯色州劳伦斯县成立了两个教会，即联合教会和小群教会，这两个教会都在1823年9月的协会会议上申请并被接纳为会员。”

1824年，伯特利解散了九个教会，组成吉拉多角协会。它们是干溪、伯特利、泰瓦比蒂、清溪、苹果溪、埃比尼泽、大草原、希伯伦和夏洛。她还在1831年解散了另外两个教会，以帮助组建富兰克林协会。这样，伯特利教会在密苏里州东南部的协会中就有点像家长。

1825年，彭德尔顿教会在法明顿镇以西六英里处的一个定居点成立。这个定居点主要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彭德尔顿区的移民组成，因此而得名。

在成立一年后，即1826年，该教会与该协会联合起来。詹姆斯-霍尔伯特（James Holbert）是该教会的早期牧师，并一直保持这种关系，直到1838年，他搬到克劳福德县；而长老威廉-波尔克（Eld. 波尔克（Wm. Polk）成为牧师，这样持续了20多年。有一段时间，这个牧师职位并没有给教会带来繁荣，但在之后的几年里，在他的带领下，教会经历了几次非常宝贵的复兴，在1859年，教会的成员人数超过了100人，在遣散了其他成员组成新教会之后。这个机构已经派出了几位忠诚的十字架传道人。当反对派狂暴地攻击她时，她一直坚守着。有人把火种扔进她的中间；有人撒下不和的种子；但前者不会燃烧，后者也不会生根和生长。这一年的会议于9月22日至24日在弗雷德里克镇的普罗维登斯教堂举行。开场的布道是由Eld. D. Orr. 长老。温盖特-杰克逊被选为主持人，西米恩-弗罗斯特被选为书记。

在这次会议上，新希望教会和小群教会提出了这个请求。“我们祈求你们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制定一些计划，使贫困的教会和附近地区能够得到福音的传讲。”

对此，“协会同意选择传道人，以便访问贫困的教会和定居点，并向他们传道，填补他们作为福音牧师的职位，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他们随后选择了温盖特-杰克逊、詹姆斯-威廉斯、大卫-奥尔和约翰-法拉等弟兄。”

今年有九个教会派出了信使，即。Providence, Bellview, St. Francois, Hephzibah, New Hope, Pendleton, Crooked Creek, Little Flock and Liberty。他们报告了17次洗礼和227名成员。有六位受按立的牧师和六位有执照的人出席。

长老威廉-波尔克说，

“在1834年，8月1日和2日，与彭德尔顿教会举行了一次理事会。各教会的信使开会商讨协会的信仰和秩序，由于‘联合’一词在协会的正式记录中没有被普遍使用，因此考虑到了其适当性，并将其信仰和秩序与美国联合浸信会的信仰和秩序进行了比较，后者是弗吉尼亚州的联合会的后代。

“温盖特-杰克逊兄弟作为主持人主持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伯特利协会是弗吉尼亚联合浸信会的合法后裔。这次会议的记录于1834年秋天提交给协会，并被一致接受，下令与会议记录一起印刷。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一直被称为‘联合浸信会’，在协会和教会的所有正式工作中使用这个词。为此，协会和教会被指责，一方面是因为它被认为是掩盖了帕克主义或双种子教义；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不能加上‘传教士’的姓氏。

“伯特利协会自1821年与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通信中断后，就再也没有作为一个团体与她自己范围之外的任何国外或国内传教士组织联系过。

“她的行动，正如上一章所带来的，表明她在年轻时是一个积极的传教机构，但反传教的因素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使传教的精神安静下来”。

关于理事会的上述行动，应该考虑两件事。

1. 如果“与她自己范围以外的一些传教组织有联系”，就会与大使命完全一致，因为基督的命令要求将他的福音传遍“全世界”。
2. 浸礼会教派的广大成员从未承认“传教士”这一称号是其正式名称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一直是一个传教士民族。如果将“传教士”纳入所有通过社团、教会或协会在国内外促进传教的浸信会成员的名称中，那么这绝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称谓；因为不仅主要的浸信会家族在精神和实践上是传教士，而且浸信会中几乎所有的小派别也是如此。作为一项规则（除了那些受正规浸信会和独立浸信会联合影响的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称为“联合浸信会”），该教派的大部分人都以“浸信会”这一简单的名称而闻名。

伯特利协会于1837年与彭德尔顿教会举行了会议。小皮尼协会请求与之通信，并得到诚恳的批准和回应。本届会议的讲道和事务都以普遍满意的方式进行。基督教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场合见证了上帝之灵的浇灌。

Ste. Genevieve县的Hephzibah教堂是1838年的聚会地点。来自Little Piney协会的几位教友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放弃“联合”这个名称。随后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其中俄巴底亚-斯科特（Obadiah Scott），一位古老而可敬的十字架战士，和长老Wm. 波尔克（Wm. Polk），长期以来一直是协会的成员和牧师，恳切地恳求长期存在的联盟应该继续下去。那是一个融洽的场面，老斯科特兄弟的泪水顺着他枯瘦的脸颊自由流淌，恳求他们不要因此而破坏同一家庭的兄弟间的结合。

这一分裂的动议的一些主要倡导者当时正融入帕克主义，或双种子主义，他

们最终在那里落脚。达成了以下协议。”本协会希望她的教会，如果他们认为是合适的话，加入自愿理事会，并向本协会报告。”

三年来，这一主张影响了一些教会的和平。在这段时间里，帕克主义进入了协会，尽管是伪装的。如果读者问：“什么是帕克主义？”我们会回答，宿命论、反传统主义、反传教主义、双种子主义—类似于普遍主义和无神论的东西—它是所有主义中最糟糕的一种。它羞辱了上帝，让魔鬼成为人类大家庭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父亲。

与伯特利协会的早期历史和工作有关的是一位最有用、最忠诚的福音牧师，关于他的描述我们保留到现在。我们提到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和蔼可亲的托马斯-帕里什-格林（THOMAS PARISH GREEN）—没有几个人对建立浸信会教派做出了更多贡献。他于1790年6月3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塔姆县。1807年，他与他的父亲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田纳西州的莫里县，在那里，在长老约翰-雷德的传道下，他信主并受洗。1812年春天，在约翰-雷德（John Record）长老的传教下，他信主并受洗加入黎巴嫩浸信会。他于1817年移居密苏里，在吉拉多角县定居，在那里他在建立基督的国度方面非常成功，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他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去世。从他开始工作起，他就成为南密苏里州主日学和传教事业的热心倡导者。在这项工作中，他遇到了来自教会的相当大的反对，这些教会多少带有反传统的色彩，既反对传教，也反对主日学；但在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福音必须得到传播”的信念下，他在所有的困难中坚持了下来，直到他在该州的先驱协会中看到了他的劳动所带来的许多美好成果。他是伯特利协会在1818年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外传教的决议的作者。1829年和1830年，他在伊利诺伊州石泉市出版了《西部先锋》；1831年担任美国主日学联盟在南密苏里州的代理人，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他访问

并建立了学校，并且在下列各县采购了图书馆，即新马德里、斯科特、吉拉多角、佩里、麦迪逊、圣弗朗索瓦、韦恩和斯托达德。他以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传教士的身份完成了许多好事，在上述协会成立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从事这项工作。1835年6月，他搬到圣路易斯，成为第二浸信会的牧师，并保持这种关系一年，其中四个月在圣路易斯保管圣经、小册子和主日学托儿所。

Eld. 格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有教育优势，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被反宗教主义和反传教主义的网罗所纠缠，但他冲破了死亡的笼罩，站出来成为活生生的真理和传教努力的捍卫者。为了说明这个人的精神，我们给出了下面这段轶事，为此我们要感谢密苏里州莱特城的桑迪-普拉特执事。

1835年，Cuivre协会在林肯县的某个地方举行会议。托马斯-P-格林作为通讯使者出席了会议。该协会是反传教士的。在格林兄弟出现在会议上之后不久，该机构的几个老成员举行了一次核心会议，就针对这位来访的牧师采取的最佳政策进行协商。他们看到并决定，格林是一个聪明人，一个优秀的传道人，一个坚定的传教士。他们不能虐待一个来自姐妹协会的访问牧师，但他们担心如果格林弟兄讲道会有什么后果。弟兄们最终仍然同意，他必须讲道。因此，安排在周日按以下顺序进行三次布道。第一场。长老罗伯特-吉尔摩（吉尔摩弟兄当时反对传教，后来向普拉特弟兄讲述了这些事实）；第二场，托斯.P. 格林；以及，第三场，他们所拥有的最强壮的人（名字不详）。达成的共识是，吉尔摩应该攻击主日学、传教会和圣经协会等，期望格林会试图回答他，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个人将会对格林进行批驳。长老吉尔莫执行了他的计划。然后格林站起来，拿着他的讲稿，丝毫没有提到之前的论述，讲了一段宝贵的、融化人心的福音布道。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很高兴，当格林退出时，整个房子都沐浴在泪水中。群众被讲道带走了，因为那是一场丰富的盛宴。主的仆人已经喂养了他的人民。后面的牧师无话可说。他当然不能对格

林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参与到这场争论中。

这位神人的劳作得到了显著的祝福，通过他的帮助，有数百人被带入基督的阵营。圣路易斯县的冷水教会、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吉拉多角、伯特利以及南密苏里的其他一些教会都从他的劳动中收获了果实。

长老格林在对基督的个人信仰的胜利中死去。在他患病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痛苦是巨大的，但他以平静和忍耐的心态承受了这些痛苦。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对床边的一位弟兄（J. H. Clark长老）说：“弟兄，我在基督的事业上已经劳作了三十年，唯一遗憾的是我没有更加忠心。从我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这项工作，尽管有时要做出很大的牺牲。然而我并不后悔我所失去的；如果我的时间可以重来，在所有的事实面前，我愿意进入牧师行列。”

就像上帝的一个老仆人一样，他把他的家人和朋友叫到床边，向他们深情告别，给他们一个临终的祝福，并告诫他们准备好在天堂与他见面。

1843年7月11日，在他位于莫桑比克吉拉尔多角市的家中，他在经历了25天的痛苦病痛后，于1843年7月11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他正值54岁，他耐心地忍受着这一痛苦。

伯特利协会在1840年与贝瑟尼教会举行了会议。与Little Piney协会的通信被取消，因为她拒绝与任何联合浸信会通信。

伯大尼教会一直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葡萄树。该教会的成员还组织了另外四个

教会，在1859年，这些教会都是伯特利协会的工作人员。而在那一年，在母会的主持下，有两所主日学。波尔克（Wm. Polk）长老为伯大尼教会施洗了337人；而在任何时候，教会的成员都不超过200人，这就是该州人民的迁移状况。

对于上述简述中的许多事实，我们要感谢长老波尔克。这位密苏里州的牧师于1806年1月18日出生在佐治亚州，23岁时加入浸信会。他于1831年开始传教，并与玛丽-夏普小姐结婚（日期不详），地点在现在的阿卡迪亚，当时在麦迪逊县。

关于他一生的牧师工作，可以说，他是密苏里州东南部最有活力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他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真正虔诚，而且永远守时；他总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不分教派偏见或政治分歧，其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其他值得信赖的牧师的口才或名声从未吸引过如此拥挤的会众。

他有时被选为协会的主持人。在1838年的会议上，当帕克派试图改变协会的章程，并放弃“联合”一词时，他就坐在主席位置上。波尔克先生当时在牧师中还很年轻；但他和俄巴底亚-斯科特（当时机构中只有他们两位牧师）一起坚定地站在原来的纲领上。

1859年1月，他在铁顿创办了一份月报，名为《铁顿浸信会杂志》。在上述报纸的第一卷中，出现了伯特利协会的历史，作为编辑部的历史，有几份报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为这些简述提供了帮助。

按照“反传教士”这个词的流行说法，他的情绪并不是反传教士的，尽管他在福音工作方面与浸信会教派的大部分人并不完全一致。他对“传教士”这个词很反感。从协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他和他的人有一个系统，他们通过

这个系统促进福音的传播。根据他们的制度，他们雇用了一个巡回传道人，但不愿意称他为传教士。因此，他（作为巡回传道人）把大量的时间和才能无偿地奉献给教会，这是一个错误，——他的家人现在生活相对贫困。而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道德上的权利为任何目的把自己的时间交给别人而掠夺自己的家庭。福音的传道人也不例外。波尔克兄弟于1864年11月1日去世。

1841年，协会与密苏里州圣弗朗索瓦县的新希望教会举行会议。居住地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它有15名成员。该教会于1841年夏天在L. Parks的住所成立，位于一个名为Colony的新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位于圣弗朗索瓦县法明顿以东约五英里处。这个定居点的居民来自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教会成立的时候，一间16英尺见方的房子就能容纳全部听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该教会通过洗礼接收了大约250名成员，其中一些人被遣散，去了其他县，而另一些人则去了邻近的州组建教会。1859年，该教会有一所主日学校，有60名学生，并保持着祈祷会。

185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这一年的会议是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与圣弗朗索瓦县的新希望教会一起举行的。

Eld. 波尔克 (Wm. Polk) 宣讲了开场白，并被选为主持人；汉密尔顿 (W. A. Hamilton) 长老被选为书记。W. A. Hamilton被选为书记。三个新教会被接纳，即：Mt. 锡安山、蝗虫林和白橡树林。有19个教会成为协会的成员，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报告说有洗礼，共有87个；成员总数为834人。

会议任命R. Moore为协会范围内的贫困者提供传教。长老Wm. Wm. Polk, W. Covington, G. W. Rennick, W. Burke and C. Gideon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与长老Moore会面。在这一年中，每三个月与传道人莫尔长老会面一次，并通

过捐款和其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募捐。手头的资金被用来为莫尔弟兄做一套装备。

1829年，以下教会为在阿肯色州的领土上组织一个协会而申请退会，即：春河、新希望、小北岔和里奇兰。这些教会的代表们请求帮助。协会任命了长老J. Williams、S. Frost等人。J. Williams, S. Frost, J. Wilburn, Elder M. Bailey and Eld. W. Street, 于1829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春江教堂与代表们会面和商议。这个教会的名字来自于它附近的一条美丽的小溪，晶莹的溪水在鹅卵石的底部缓缓滑过。在上述教会解散之后，就我们的记录而言，伯特利协会的所有教会完全在密苏里境内。

1845年，其人数在300至400人之间。1870年，有10个教会参加协会，报告说有13次洗礼，成员总数为311人。

这本小册子印制得很整齐，虽然篇幅不大。会议在圣弗朗索瓦县的德克萨斯教堂举行，从9月20日开始，持续三天。

Bethel是密苏里州为数不多的相信洗脚为宗教仪式的协会之一。它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仰条款如下。

“我们认为《约翰福音》第13章中规定的洗脚是福音的条例之一，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遵守，就像我们的主和救主传递给门徒的那样，所有受洗的信徒都应该在圣餐时进行洗脚。”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伯特利协会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葡萄树，在1824年遣散了九个教会，组成了吉拉多角协会；1829年遣散了四个教会，组成了北阿肯色州的一个协会；1831年遣散了两个教会，进入富兰克林协会；1859年

遣散了九个教会，组成了密苏里中部协会。

1872年的会员总数为627人。受洗总数为65。以下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牧师的简要介绍，值得在本章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在最后给出。

ELD. 约翰-坦纳（JOHN TANNER）——在弗吉尼亚州出生并长大。我们对他的早期生活一无所知。早在1777年，他就成为基胡基协会的浸信会牧师，在这一年，他的牧师工作发生了以下事件。

“北卡罗来纳州温莎镇的一位名叫道森的妇女有理由希望她的灵魂得到改变，认为洗礼是信徒必须遵守的义务，并表示非常希望加入卡西的教会。她的丈夫强烈反对洗礼，而且是个大迫害者，他曾威胁说，如果有人给他的妻子洗礼，他就会枪毙他。因此，洗礼被推迟了一段时间。最后，长老坦纳出席了长老的会议。坦纳在这个时候履行洗礼的职责。坦纳长老是否得知道森的威胁，或者他是否认为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是他的职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他为道森夫人施洗了。在1777年6月，长老丹纳要在桑迪河会议所讲道。道森听说后，从温莎来到罗阿诺克的诺夫利特渡口，在河岸边等待，坦纳（与达根长老在一起）从渡口登上河岸时，道森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用一把大型骑兵手枪向他开枪。17发子弹射入他的大腿，其中一发是大号弹丸，穿过肢体，插在他另一侧的衣服上。在受伤的情况下，坦纳先生被抬到苏格兰颈部的埃利沙-威廉斯先生家，他在那里躺了几个星期，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但由于主的仁慈，他又康复了。道森有些害怕，怕他死掉，就派了一位医生来照顾他。长老坦纳康复后，他再也没有尝试过。坦纳长老从未试图寻求任何报复措施，而是耐心地接受了这种迫害，认为是为基督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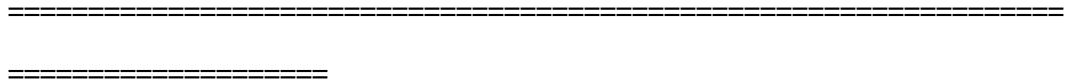
约翰-坦纳在肯塔基州呆了几年，很早就搬到了密苏里州的领土上——在1811

年的地震之前的一段时间；并在现在的新马德里县定居，离现在的新马德里镇不远。在1811-12年的冬天，他在“低地”的家中被长老威尔逊-汤普森（有执照的人）拜访。威尔逊-汤普森（Wilson Thompson）（执业医师）和托马斯-布尔（Thomas Bull）（他们都是伯特利浸信会的成员），发现他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

1812年春天，新马德里附近的低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于是他离开并搬到吉拉多角县的高地上，并在伯特利教会附近定居，同年4月，他和长老斯蒂尔利在伯特利教会的号召下，按立威尔逊-汤普森为牧师。坦纳在会上讲道，内容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在1812年或13年的夏天，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有一段时间被关在家里；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是健全的、加尔文主义的、能干的，并且深受亨利-克莱阁下的母亲的喜爱。



第一章

密苏里州协会。

Negro Fork, Upper Cuivre, and Femme Osage Churches—The Association Formed—Life of Lewis Williams—Of Jno. M. Peck—The Squatter Family—Rock Spring Seminary—The First Baptist Newspaper.

简介

从1762年到1803年或1804年，密苏里州的HE地区一直处于西班牙或法国天主教徒的控制之下。在他们的统治下，“除了天主教徒之外，法律不允许福音传教士进入该省”。然而，一些传教士确实来了；不是为了挑起纷争，而是为了传扬和平和救赎的福音。

1804年3月，上路易斯安那州被移交给美国，随着移交，该地区的天主教不容忍现象也被废除。这一年（有人说是前一年），长老Thos. 穆西克（Thos. R. Musick）成为圣路易斯地区的常驻牧师，并很快开始准备将浸礼会成员集成为一个教会。他取得了成功，并在1807年组织了约有17名成员的费溪教会。这是该地区第二个永久性的教会组织，从一开始就一直存在，现在是密苏里州最古老的浸信会教会，目前在一座优雅而舒适的砖砌建筑中做礼拜，位于圣路易斯县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在该市西北部约15英里。关于这个古老社区的进一步详情，请读者参阅《第一纪元》第二章。

COLDWATER. -该教堂的简况已在上述章节和时期中给出。

BOEUF教会—1817年之前成立，位于圣路易斯县目前的范围内，但其组织的情况和确切日期现在还不清楚。

NEGRO FORK教会—这也是该州这一地区的原始教会之一，在第一个协会组织之前就已经形成。

UPPER CUIVRE—这个先驱社区位于林肯县县城特洛伊西南几英里处；大约在1815年或16年，由我们不知道是谁召集和组建的，在存在了大约20年后，解

散了。

FEMME OSAGE—另一个先驱教会，成立于1817年之前，位于圣查尔斯县的一条同名小溪上。它早已不复存在。

上述教会在1817年开会并组成了一个协会，名称为“密苏里协会”。这就是现在的圣路易斯协会。由于这样的文件现在非常罕见，我们给出了第一次会议的全部记录，内容如下。

密苏里州协会的会议记录。

1817年11月7日和8日在圣路易斯县T. R. Musick牧师处举行。

1. 刘易斯-威廉斯弟兄从彼得前书第2章开始讲道。
2. 四个教会的来信被提交并宣读，其代表的名字也被登记。
3. 收到Upper Cuivre Creek的来信，并登记了他们代表的姓名。
4. T. L. Williams被选为主持人，T. R. Musick为书记。
5. 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安排协会的事务，并在明天10点钟报告。
6. 科尔根、哈伯德和苏伦弟兄，连同主持人和书记员，共同组成该委员会。
7. 休会至明日10时。

1817年11月7日。会议同意休会，并在神圣的礼拜后开始处理事务。

8. 召集、宣读和批准委员会的报告。

9. 宣读并通过了礼仪规则。

10. 宣读并接受信仰条款。

11. 收到以下教会的捐款，即：冷水教会，75美分；上翠微河教会，2美元；Femme Osage教会，3美元；Fee Fee Creek教会，2美元；Boeuf教会，3美元；Negro Fork教会，2美元；共计12.75美元。

12. 任命T. R. Musick为该协会的财务主管。

13. 任命Martin和Sullen弟兄检查资金，报告说手头还有12.75美元。

14. 我们要不要与姐妹协会通信？回答说：“我们会的，请T. R. Musick弟兄写一封信，他和Williams弟兄把它带到伊利诺伊州协会。”

15. Upper Cuivre Creek要求“下次会议在圣查尔斯县Femme Osage举行”。因此，投票决定本协会于1818年10月第四个星期日之前的星期五在Femme Osage会议厅举行下一次会议。

16. 威廉斯弟兄宣讲下一次的介绍性讲道，如果失败，则由科洛德弟兄宣讲。

17. 穆西克弟兄准备下一年的通函。

18. 慕西克弟兄负责印会议纪要，并按人数分发给各教会。

19. 缪西克弟兄因其服务获得三美元。本会休会，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开会。

主持人L. WILLIAMS。

T. R. MUSICK, Clerk.

这就是在密苏里州的第二个协会的开始。让我们看看这个边疆协会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看到十三个人，六个小教会的信使，在其中一个人的住所——一个小木屋里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协会。教会的来信被宣读，名字被登记，官员被选举，委员会被任命，等等。听！我们听到的是什么？那一小群人联合起来的声音，唱歌。当每一个经过的风筝捕捉到声音，并把它飘向邻近的山头时，它是如何使空气充满旋律的。歌声渐渐平息，只听到一个声音：那是上帝的人在祈祷。他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在那听祷告的人的面前。就这样，他们敬拜，不受许多形式的约束，这些形式在后来的敬拜集会中阻碍了精神生活的发展。

我们再次检查这个原始浸信会机构的统计数据，发现全部成员为142人。

将这次会议的情况与今天该教派在全州的状况进行对比，她有七十一个地区协会和九万名教会成员。

我们现在必须思考这个浸信会的主要精神之一的生活中的一些更突出的因素。

刘易斯-威廉斯(ELD. LEWIS WILLIAMS)——密苏里协会(现在的圣路易斯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是已故杰出的Alvin P. Williams博士的父亲。父亲和儿子一样,都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从小到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当代人不知道的考验和阻碍中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以巨大的心智“攻击知识的军械库”,并通过持续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抓住并获得了他深挖的工具,并在他的劳动领域奠定了浸信会上层建筑的坚实基础。在西部的早期传教士身上,可以看到手段与目的相适应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而本简讯的主角也绝不是这个规则的例外。

刘易斯-威廉斯被公正地称为“先锋传教士的王子”,他是在当时无人居住或未开化的上路易斯安那州的荒野和危险的冒险中长大的。他于1784年5月1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1797年作为他父亲家族的一员渡过密西西比河,当时他还是个孩子。

“他在庄严的山脉和强大的森林中长大,从未见过一个大城镇,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他现在要靠他的步枪和他的胆量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对于一个其牧师和宗教影响力仍能在整个大州感受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好的学校教育。

“圣路易斯当时是一个法国贸易站,通常被美国移民避之不及。在它的西北14英里处有一个印第安人和美国人的定居点,叫做欧文站。它主要是由一群混合的肖尼人和特拉华人组成的。摩拉维亚人在他们中间开办了一所传教学校,持续了大约六个月。年轻的威廉斯与印第安人一起上了这所学校——这是他成为传教士之前的所有机会。但在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在狩猎和危险的游戏,他在所有的壮举中显示出他的优越性,超过了年长的印第安男孩。”就这样,他长大了,就像森林里的橡树,或是山区的雄鹰,密苏里和西部未来的先锋

传教士，‘传教士之父’”。一个有成就的背井离乡者所必需的一切，如敏锐、神经、敏捷的感知力和强烈的思想，都在刘易斯-威廉斯身上诞生，并在他狂野而大胆的生活中得到发展和加强。

在1812年的战争中，紧接着1811年11月的蒂佩卡诺（Tippecanoe）战役，他加入了一个志愿连，并成为一名勇敢而忠诚的士兵，直到战争结束。这些连队被称为“骑兵”，是根据国会法案组织的。

威廉斯是一个非常娴熟的步枪手。战争结束后，在奥尔顿现在所在的一个印第安人村庄进行谈判，据说印第安人进行了一场戏谑，威廉斯被选中上场，用步枪和弓箭击败了他们最擅长的勇士。射击结束后，一个印第安人走到威廉斯面前，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感叹道：“苍白的脸，银色的头发；但内心是印第安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可以预料到对他性格的宗教影响或印象很少。他在20岁之前没有听过一次布道。他的父亲没有宗教习惯，是个文盲，主要靠打猎和捕鱼为生。然而，有一个人的影响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并引导着他的思想。那就是他的母亲。她在北卡罗来纳州信奉宗教，并与浸礼会成员结合。在这些西部荒野的孤独生活中，她从未忘记过她那高尚而大胆的孩子。在她对上帝的焦急祈祷中，她追随他的漫游。

他于1805年与南希-乔普（Nancy Jump）小姐结婚，她和他一样都是在定居点长大的。她信奉宗教，并在1807年圣路易斯县费费教堂成立后，由克拉克或穆西克进行了洗礼。这场婚姻的结果是以下几个孩子。伊丽莎、拉维萨、伊莎贝拉、阿尔文-P、玛丽、佩里-D、以赛亚-T、普鲁登斯-E和米尔顿-F；总共九个。四个儿子都成为传教士。阿尔文-P和佩里已经去世；另外两个还活着。其中一个女儿伊莎贝拉嫁给了墨菲先生，墨菲先生的两个儿子成为了传

教士，其中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墨菲牧师，D. Mary，另一个女儿嫁给了Cooper先生，其中两个儿子Perry D. Cooper和Frank Cooper现在还是未成年人。

刘易斯·威廉斯牧师被公正地称为“传教士之父”。

1809年或10年，费费教会和社区迎来了一场辉煌的复兴。曾无畏地接受普世主义情绪的威廉斯参加了这些聚会，这位勇敢的后生像一个颤抖的罪人一样在怜悯台前鞠躬；这样一直持续到他因信主耶稣而找到平安和喜乐。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在一小时或一天内达到的。他在救赎的道路上持续了一段完全黑暗的时间，有时几乎陷入绝望。终于，光开始照进他的灵魂，并很快淹没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对通过基督获得救赎的公义的洞察力就像从铅云中闪现出来一样，是瞬间的事，但赦免的充分表现是逐渐的。

在他信主和受洗大约两年后，他向教会表明了他强烈的愿望，要向他的同胞讲述福音的慈悲信息。他立刻得到了许可，并开始以极大的诚意和热情劝说人们，不久之后就被按立了。

下面摘自他的“按立证书”的真实副本，写在棕色的纸上，由家族中最年轻的长老拥有（威廉斯（M. F. Williams），来自伦道夫县）。

“这是为了——

向所有收到这些礼物的人证明，Lowes Williams是合法的，他被基督的浸信会教会以长老会的方式呼召，为此目的。在上帝的旨意下，传道人应去的地方，不仅要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要按照上帝的话语管理主的礼仪。由长老会主席穆西奇签署。

刘易斯-威廉斯的授职证书，1811年6月22日。”

他的讲道几乎总是伴随着对主带领他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方式的回顾。这一特点几乎是当时所有先锋传教士的特点。一位现代作家说：“我看到在那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听众，由神经坚强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不会被任何痛苦、危险或死亡的故事所打动，当威廉斯、穆西克或威尔霍特讲述他们在被定罪和信主的日子灵魂挣扎时，他们会深情地哭泣。我还观察到，当厄尔以同样无艺术性的方式讲述他的心灵挣扎和解脱时，在那些高雅和时尚的听众中，也有同样的呼吁和结果。威廉斯最初的布道工作是讲述上帝为他的灵魂所做的事情，通过这样传讲的福音，数百人被引向耶稣。

威廉斯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他住在离圣路易斯约17英里的一个小农场，离现在的曼彻斯特镇不远。他的教育非常欠缺；他几乎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他的妻子经常为他读书，并帮助他识字。

1819年，他35岁，有一个大家庭，很穷，而且至少已经传道九年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克服了所有的障碍，获得了雇佣一个人填补他在小农场的位置的手段，并在圣查尔斯学院与长老佩克博士（Jno. M. Peck）一起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有益和适当的学习。从这次与佩克博士的交往中，他带着新的热忱和力量前行，在他的传道下，有数百人信主。除了少数人之外，他的名字现在几乎被遗忘了，但他的劳作记录至今可以在整个州的那个地区被追踪到。

一个传教士协会向他赠送了一本字典和一本富勒的“值得接受的福音”。这些书和他的《圣经》组成了他的图书馆，他把这些书作为他不断学习的对象。

“1821年春天，他从圣路易斯县搬到圣约翰河口，在圣詹姆斯以西约50英里处。

他周围的困难越来越多。他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打猎来供应他的家人。现在他必须清理一个新的地方。他不能拒绝在遥远的街区传教的召唤，尽管没有人给他金钱上的援助。在这些困难中，他的腿被一匹恶马所伤，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手术是如此痛苦和漫长，以至于人们担心他会因此而沉沦；但他恢复了。他的家庭缺乏生活必需品，但教会向他提供了帮助，满足了他家的所有需求。

“他从苦难的床上爬起来，似乎又有了新的活力，带着一条木腿，他把家人带到富兰克林县，把他的余生献给了福音的工作。在铅矿区，沿着加斯科纳德河和奥萨奇河的水域，一直到科尔县，有几年时间他是唯一的福音传道人，除了偶尔的卫理公会巡回传道人。人们在一周的任何一天都会从周围20英里的地方赶来听他讲道。在漫长而辛苦的巡回布道中，他回到家后会花上几天几夜在树林里打猎，以养活他的家人。在其中一次，他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他在下午时分打倒了一只鹿，但它最终受伤逃走了。他的马离开了他，在他努力抓住它的过程中，他摔断了木腿。他离家有三英里远；但是，在深夜里，他几乎是在无助的情况下又爬又跳，终于到达了他的小屋，使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他们已经等了他好几个小时了。”

“刘易斯-威廉斯，”可敬的詹姆斯-E-韦尔奇说，“是密苏里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之一，也是最有用的牧师之一。”

他在1832年组建富兰克林协会时表现突出；该协会的许多第一批教会都是由他组织的。1833年，他在富兰克林协会的范围内担任传教士（直到1832年，该协会属于密苏里协会），得到了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士协会的帮助。他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他在年底报告说，经他亲手洗礼的有84人，协会的人数也增加到几乎两倍。

大约在1837年，他再次搬到加斯科纳德，并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现在，贫困似乎不可避免，他从传教士委员会得到的供应因国家的普遍财政困难而被切断。老年的衰老在向他逼近。他对委员会的代理人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玉米面包和熏肉，如果这些都不行，我还有那把老步枪。”

“1838年11月，他骑马来到圣路易斯，购买他所定居的土地。天气很恶劣，他在回家的路上，到达了离圣路易斯16英里的他早期的伙伴詹姆斯-沃尔顿的家。他迈着颤抖的步伐来到这里，躺在床上，不到一周的时间，11月16日，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进入了安息状态，在他的信仰中获得了强大的回报。他的遗体安息在费费溪的老坟场里，那里有一块纪念碑。”

密苏里协会的第一次年度会议于1818年10月24日和随后几天在圣查尔斯县名为Femme Osage的教堂举行。在整个会议期间，极大的和谐与爱占了上风。与这次会议有关的最重要行动是成立了“传播福音联合会”。会议通过了规则和条例，规定了该协会的目标和管理办法，并任命了一个由以下成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David Badgely, Wm. Jones, Thomas R. Musick, Thomas P. Green, J. P. Edwards, William Thorp, Bethuel Riggs, J. M. Peck, J. E. Welch, and Messrs. (S. H. Ford, in Christian Repository, New Series, Vol. XI, pp. 28-35; 作者在本简讯的大部分内容上要感谢他)。

在这个小团体，现在应该没有人活着：所有的人都已经过了生命河。

圣路易斯是该协会的运作中心。我们给出了章程中的以下细节，因为这是“大河”以西的第一个为慈善和传教目的而组织的协会。

名称：“福音传播联合会”。宗旨：“帮助‘西部传教会’在美国西部地区的白人和印第安人中传播福音和推广普通学校。

会员的条件。品行良好的人，每年缴纳5美元。每个（浸信会）协会，每年缴费，可派两名信使。每个支部或小团体、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每年缴纳10美元，可派一名代表参加。

将要采取的措施——“该协会在其年度会议上应就促进福音和普通学校的最佳措施进行磋商；制定措施帮助牧师获得教育，并使学校教师具备资格；考虑印第安人的道德和宗教福利，并为他们的改革制定方法；并利用本协会权力的一切手段向边境和贫困的定居点派遣传教士。

传教士和学校教师的资格——“首先必须在浸信会中有充分的心灵地位，并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真正的虔诚、良好的才能和对救主事业的热忱。任何有不道德习惯的人，或董事会认为不合格的人，都不能被雇用为学校教师。

社团的资金应包括三个部门：教育基金、印度基金和传教基金”。

在早期，该协会在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雇用了几位传教士作为巡回人员，其费用为雇佣人员的费用——根据地区不同，每月16至20美元。这些巡回者中的大多数人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自愿捐款中获得报酬。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当地的传教士协会，作为圣路易斯的“联合会”的辅助。该协会继续与传教事业积极合作了数年，然后，从我们得到的一些暗示中，我们得出结论，它变得有些冷淡和无动于衷，但从未反对通过人类工具传播福音，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姐妹团体就是如此。

1818年在协会的范围形成了几个新的教会，成果颇丰。1817年秋天，浸信

会外方传教会的长老约翰-佩克（John M. Peck）和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来到这里。他们一到这里就发现了几个浸信会信徒，不久就租了一个小房间，开始举行宗教聚会。几个月后，他们的人数增加到13人，1818年2月18日，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组织了圣路易斯的第一个浸信会——当时有11个成员。组织完成后，教会立即在圣餐中展示了主的死亡。接下来的一周，教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决定立即着手建立一个礼拜堂的房子。大家踊跃认购，慷慨解囊。这是圣路易斯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建造的礼拜堂，除了天主教以外。在上述日期，村里的宗教人士不超过25人。到1824年，教会成员已增加到54人，这无疑表明教会的繁荣程度很高。此后不久，该教会开始倒退，1832年报告的成员不超过17人，不久就消亡了。

那是考验人的日子。社会的总体状况确实是腐败的。村子里挤满了居民。租金高得离谱。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很难得到，而且非常昂贵。黄油37至50美分，咖啡62至75美分，劣质面粉每桶12美元。但最糟糕的是社会。关于这个问题，J. M. Peck牧师说——

“英美人口中至少有一半是低级和不体面的异教徒，对社会的任何有用的目的来说完全没有价值。在我提到的这一阶层中，我记不起有谁被挽回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民。这班人鄙视和诋毁各种形式的宗教，粗俗亵渎，甚至是最糟糕的亵渎形式，并对村里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大肆嘲笑和蔑视。他们每晚的狂欢是醉酒和亵渎的狂欢场面。在这些疯狂的仪式中，包括模拟庆祝主的晚餐和焚烧圣经。最后一个仪式包括在木头火的热炭中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烧掉上帝的书，并发出呼喊、祈祷和歌曲。人们经常吹嘘说，主日从来没有跨越过，也不应该跨越密西西比河。盎格鲁-美洲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平民生活中受过宗教习惯的训练，并对礼拜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他们被一种也许他们并不完全意识到的影响挡在礼拜场所之外。尽管已经注意到的那一类人的亵渎行为并没有使他们相信宗教的谬误，但却影响了他们的感情

和性格的自尊。但还有一个阶层的影响要有效得多，因为它带有一定程度的礼貌、尊敬和智慧。我指的是消息比较灵通的法国人。这些人至少占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名义上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都坚持天主教信仰，参加弥撒，并定期去忏悔。男人们在节日的时候会去教堂。但凡与我结识的法国人，凡有智慧和影响力的，都是法国自由主义者，是所有圣经基督教的异教徒。但他们对基督徒，甚至对福音的新教牧师，都很有礼貌和尊重。罗马教是他们父辈的宗教，但与法国的偶然通信，那里的不忠正在拆除政治和宗教专制的宝座，并撕毁了迷信的基础，导致他们将所有宗教视为牧师的技艺，也许对无知、迷信和恶毒的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绅士—哲学家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的法国熟人善意的玩笑和恶言相向，以及褻渎者和酒鬼的辛辣嘲讽，使得周日在去教堂的路上被人看到是不受欢迎的，也是不时尚的，除非在特殊场合。主日是一个热闹的日子，就像在所有天主教国家一样。上午，女性和不识字的法国人参加弥撒；下午，法国人和美国人在对方家里聚会，进行社交娱乐活动。舞蹈、台球、纸牌和其他运动成为消遣的方式。四个台球室整周开放，而在主日，每个台球室都挤满了游客和赌徒。除了少数例外，商店和杂货店都在这一天营业，其中一些商店的交易量比一周中的任何一天都多。从主日来的马车，全州各地的人都来到市场，在整个街道上零售他们的食物”。（《佩克的生平》，第87-88页）。

1818年第一浸信会在圣路易斯成立时的社会状况就是如此。

1818年3月的第二个主日，佩克和韦尔奇先生在圣路易斯村为有色人种组织了一所传教士主日学校。学校开学时有14名学生，一个多月后就增加到90名。约有六、七名有色人种教师协助传教士工作。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奴隶主的书面许可就不招收奴隶，但仍有一些人对“黑人学校”表示了极大的反对。佩克和韦尔奇从其中一个反对者那里通过邮局收到了以下信息。

“圣路易斯，1818年5月14日。”先生们。由于你们刚到这个州不久，也许不熟悉我们的法律，我想请你们看一下管理奴隶的法案的第7节，让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黑奴学校是否会引起严重的惩罚。

“爱国者和慈善家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向那些必须通过教育而变得更加悲惨或叛逆的人提供教育，是否谨慎或人道。我警告你，神职人员的神圣性在这里并不能使违反法律的人免受惩罚。”你真诚的，JUSTICE”。

这确实是一份奇怪的文件，在仔细阅读后，佩克和韦尔奇先生把它作为边疆传教士生活中的一件奇事存档。这所学校继续蓬勃发展，一些学生满怀希望地皈依并接受洗礼，这一努力的可喜成果之一是“圣路易斯第一非洲浸信会”的组织。

1818年10月22日，韦尔奇长老（Eld. 韦尔奇 (James E. Welch) 与几个浸信会家庭在弗兰德斯-卡拉威 (Flanders Callaway) 的家中会面，地点在现在的沃伦县，离马瑟斯维尔 (Marthasville) 镇不远，经过必要的讨论后，成立了浸信会教会—组成成员有12人，具体如下。弗兰德斯-卡拉威、杰迈玛-卡拉威、威廉-汉考克、玛丽-汉考克、乔治-米勒、朱迪-米勒、亨利-E-韦尔奇、哈里特-韦尔奇、詹姆斯-史蒂芬森、伊丽莎白-爱德华兹、南希-杨和南希-斯皮尔。没有关于这个教会有任何牧师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关于教会事务的记录。

它成为密苏里协会的成员。从协会记录来看，这个教会机构一定是在1831年之前就已经解散了，因为在那一年的5月，它在图克草原的约翰-韦尔奇家重组，有9名成员，被称为萨勒姆教会。1818年，在旧密苏里协会的范围内，又有一个教会取得了成果。它就是圣查尔斯的第一座浸礼会教堂。—这个古老的社区被组建成一个教会，部分是由长老J. 部分由长老J. E. Welch负责，大约在11月中旬成立。它由九个成员组成。由于缺乏定期的布道，在与无法克服

的困难斗争了几年后，它最终解散了。韦尔奇弟兄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部分原因是许多牧师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忽视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避开了城镇和国内较突出的影响点，把精力耗费在前景较差的领域。的确，浸礼会信徒经常将城市和城镇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地让给其他教派。我们的城镇对周围的整个州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因此这些地方应该始终处于纯正的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在一个州的早期定居中，这些地方常常被留给其他教派，因此，在形成和指导人民的宗教原则的所有努力中，他们都明显地占据了有利地位。

有两个人在建立早期教会，以及为密苏里协会的宗教情绪提供基调和正确方向方面相当突出（其他人也有贡献）。我们指的是长老J. M. Peck和J. E. Welch。虽然他们没有在密苏里度过他们的整个牧师生涯，也没有在这里去世，但是他们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工作与该州浸信会教派的历史密不可分。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约翰-马森-佩克于1789年10月31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南农场的利奇菲尔德教区。他的父母在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可敬但卑微的位置；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一个小农场，父亲在耕种时得到了儿子们的帮助。一旦这些儿子能够在畜牧业的劳作中提供帮助，他们的服务就会在夏季得到利用，而在冬季，他们就会享受到新英格兰的荣耀，特别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早期，地区学校的好处。”

就这样，在身体的劳作和思想的反思之间，佩克在他出生地的山丘和岩石中长大，是一个愚蠢和没有教养的青年，直到他大约19岁，正如他后来真诚地承认。当时有两三件事帮助他发展了一些以前潜伏的天性。他在冬季的地区学校教了两三年，在雇主的几个家庭中寄宿，这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习惯；这种家庭交往的一个不寻常的结果是，他在1809年5月8日结婚。

几乎在同一时期，他皈依了基督，并在稍有犹豫的情况下加入了他家乡的公理会教会。事实上，当时那个地区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加入；但不久之后，当他仍然利用冬季时间在邻近的一些教区教书时，他结识了几个分散的浸礼会家庭，这些家庭是简单、诚实、谦逊的基督徒，甚至他们的牧师也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摆出比普通人优越的姿态，他们非常自由地与普通人打交道，他们因工作的缘故受到普通人的高度尊敬。佩克在世时，大约半个世纪后，画出了这两个教派的图画，其中有明显而尖锐的差异，就像他第一次认识这两个教派时那样；在后来发生的大规模同化之前，已经融化并磨平了许多早期非常明显的差异点。

结婚几年后，他发现父亲的宅基地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于是他搬到了纽约州格林县的一个荒凉的新地区，在那里，在卡茨基尔山脉的山间，他像以前一样，夏天耕种一个粗陋的新农场，冬天在学校教书。在这里，他和他那谨慎、虔诚、忠诚和自我牺牲的妻子，按照原来的制度，在洗礼中穿上了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在此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期而深刻的锻炼，在书籍和活着的、博学的、能干的婴儿洗礼派习俗的倡导者之间进行了辛勤的搜寻，并与支持他们年轻时的传统的倾向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在那里，他也获得了传讲福音的许可，不久之后，他在同一个县被公开按立。

1813年之前，他住在卡茨基尔的时候，采取了以下改进手段。他和另外两位牧师詹克斯和兰姆住得很近，每两周在对方家里见面，讨论之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他们讨论了系统神学中的一些重要议题。

1817年5月17日，浸信会三年一度的大会董事会接受并任命佩克（J. M. Peck）牧师和他的同工韦尔奇（J. E. Welch）为前往密苏里地区的传教士。第二天，也就是主日，他们在费城桑索姆街教堂举行了适当的仪式，被庄严地分别出来从事这项工作。福尔曼牧师在会上讲道，内容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

把保罗和巴拿巴分给我”，等等。一千美元是用于支付他们到圣路易斯的费用和支持传教的全部款项。

1817年7月25日星期五下午，人们看到一辆小小的单马车离开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的阿萨-佩克的家门，车上坐着J-M-佩克、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前往他当时在“远西”的工作地点。他们从费城出发，乘上述车辆到肖尼镇，然后乘龙骨船到圣路易斯，他们于12月的第一天早上在那里登陆，佩克先生得了间歇性低烧，两个月都没有康复。一旦他完全康复，他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发现在传播纯正的基督教方面有许多障碍，其中包括当地人对主日的极度不敬，也不愿意去任何礼拜场所。但有几个男人和女人被发现在他们的眼前有对上帝的敬畏。在1818年2月的第三个主日，这些人中有11人被组织成一个教会，称为“圣路易斯第一浸信会”，由Peck和Welch长老主持。这是佩克长老第一次站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传福音。我们接下来看到他在1818年春天建立的学校里工作。这座建筑位于第四大街的东侧，在种植者之家的对面；是一座两层的框架建筑，30x20英尺，下层用于学校和教堂的双重用途。第一浸信会曾在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礼拜。这就是六十年前浸信会在圣路易斯这个天主教村庄的工作开始。但他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圣路易斯。这一年的6月和7月，他在圣查尔斯、克拉克、伍兹（现在林肯县的特洛伊）和斯托特堡进行了一次考察，到了派克县的拉姆齐溪定居点，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小型浸信会教堂，并在周六和周日为其讲道，然后回到了圣路易斯。同年9月，他两次前往圣路易斯的南部和西南部；第一次到了现在的麦迪逊县的圣迈克尔。回来后，他在库克定居点和墨菲定居点布道。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找到了“标本木屋家庭”，并这样描述：——“大约9点钟，我找到了我所要去的那个家庭。由于这个家庭是早期在极端边疆发现的棚户居民区的居民的标本，一些具体的描述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有趣，因为我认为现在在密苏里州的边界内找不到一个类似的类似的家庭。最原始结构的单人木屋位于玉米地里的一段距离。屋子里和周围是家长和他的妻子，两个已婚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还有三四个小孩子，

以及一对长大成人和成年的儿子和女儿。老人说他能读，但“很差劲”。老妇人想要一本卫生书，但读不懂。这个浪漫的家庭中的其他人对书籍或任何此类垃圾都没有用处’。我曾介绍自己是浸信会的传教士，在全国各地旅行，向人们传扬福音。这位老人和他的妻子是浸礼会教徒；至少在他们住在定居点时，曾是某个浸礼会的成员。这类人的‘定居点’在当时是指弗吉尼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后方，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老区，他们早年曾在那里生活。但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浸礼会传教的机会“非常少”。这位老人可以告诉我他曾在圣弗朗索瓦河上参加过一次浸礼会，并可以指引我去找法拉（Eld. Farrar）在圣迈克尔附近的住所。老妇人和年轻人自从住在这个地区以来，大约有八、十年的时间没有见过浸礼会的传教士。偶尔他们也会去参加卫理公会的聚会。这就是当时散布在密苏里州边疆定居点的众多人群的状况。旅行传教士“受到了老人们有能力或知道如何行使的所有热情的接待。年轻人很害羞，被挡在小屋里，无法被说服进来听传教士读经，并进行祈祷。有证据表明，所有的家庭安排都很落后或有其他倾向。我到达木屋时已是九点，但还没有准备好早餐。床铺，仍然保持着与住宿者早上刚从窝里爬出来时一样的状态。年轻的妇女们显得无精打采。她们的头、脸、手、衣服，都显示出懒惰和习惯性的忽视。很快，老妇人就为早餐做了准备，由于烹饪工作是在门外进行的，很可能是年轻妇女的协助，但除了老妇人，没有其他女性进入小屋。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的内部安排开始了。”

佩克先生继续在密苏里州进行巡回工作，直到1821年，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岩泉市，并建立了岩泉神学院，该学院在1831年成为舒特夫学院。1829年，佩克博士开始出版《先锋报》，这是西部各州的第一份浸信会报纸。作为编辑和出版商，他继续这项工作大约12年。他也是《移民指南》、《伊利诺伊州地名录》、《丹尼尔-布恩的生活》、《克拉克牧师》等书的作者。

他确实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关于他的生活的完整描述，请读者参阅《J. M.

佩克回忆录》。从1821年起，他在伊利诺伊州度过了他多事而有用的余生，并于1858年3月15日在岩泉去世，他首先被埋葬在那里，大约一个月后，他的遗体被移至圣路易斯市，现在安息在贝勒方丹公墓。

第三章。

密苏里州协会。

詹姆斯-埃利-韦尔奇—先锋大队的另一名成员，与约翰-M-佩克牧师同时代（他的历史在上一章结束），1789年2月2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费耶特县，离现在的莱克星顿市不远。他的父亲詹姆斯-韦尔奇和母亲南希-伊利都是弗吉尼亚人，前者生于1750年2月7日，1828年8月2日去世；后者生于1767年10月27日，1837年8月7日去世。

小韦尔奇大约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他偶尔会去不同的老师那里上学，持续了五、六年。在将近17岁的时候，他离开父亲，与他的长兄一起工作，他的长兄是一名磨坊主，他一直和他一起工作，除了间隔时间，直到他19岁。之后，他夏天在学校教书，冬天在列克星敦工作，直到21岁。他再次以父亲的房子为家，在附近做生意。在1810年的夏天，主高兴地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失落的罪人，理应受到主的愤怒。同年秋天，他公开承认了主耶稣，并于10月26日接受了J. Vardeman牧师的洗礼，并加入了离他出生地约两英里的大卫岔道的教会。韦尔奇先生这样谈到他生命中的这一部分。

“1810年夏天，当我刚进入第22个年头时，J. Vardeman牧师在主日的讲坛上宣布，由于7月4日将在蒙哥马利的春天举行烤肉和舞会，他将在会议厅讲道，并邀请所有成员参加，并带上他们的孩子。当我听到这个任命和要求时，我在口袋里装了一张舞会票，并决定打算在国庆日成为聚会的一员。当这一天到来时，我父亲对我说：“我的儿子，你是你自己的人，如果你选择的话，你有权去参加今天的嬉戏；但如果你愿意满足我，你将和我们一起去看大卫的岔路口教会”。他就说了这么多，但当他退下后，让我陷入了认真的思考，结果是我决定满足我父亲的要求，不去舞会。我一直期望，在时间和永恒中，我再去赞美上帝；而那天在那个场合，我被诱导去满足我的父母，而不是我自己；可是，在去教会的时候，我听了我第一次真正听到的布道，来自撒母耳记上。在表明宗教信仰之前，我与瓦尔德曼兄弟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有一次，在聚会中，上帝的爱向我的灵魂显现，我几乎无法克制自己站在一个座位上，劝告罪人‘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他冷静地，而且很不幸地回答我说：‘你最好小心点，免得在被差遣之前就跑了’。这句话比我听到的任何话都更让我感到焦虑和灵魂的痛苦。整整一年，我在聚会中感到不愉快，而且是独自一人。我灵魂的强烈愿望是警告和恳求罪人与上帝和解；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完了’；然后就会传来福音书中的警告声：‘小心，以免你在被差遣之前就跑了’。我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的想法，但我故意决定：‘我不能这样生活；’然而，我对自己不适合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不会进入牧师行列，我就能享受到心灵的平静。我最焦虑的问题是，我怎么做才能从我觉得自己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后，我决定去旅行，看看新的场景和新的熟人是否会带来解脱，如果我必须传教，我宁愿从陌生人中开始，因为先知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亲属中没有荣誉。但是去哪里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知道我有一个姨妈在佐治亚州，在1811年秋天去了佐治亚州，我就指引我的脚步，没有考虑任何世俗的生意，但也许是为了完成约拿上船去塔西施的同样的任务。”(Western Watchman, vol. IX.)

在佐治亚州度过了一个焦虑的冬天之后，他于1812年3月在沙伦教会首次尝试布道，杰出的亚伯拉罕-马歇尔是该教会的牧师。韦尔奇弟兄这样描述他在该州的挣扎。

“我从未像在佐治亚州时那样认真学习，也从未在白天和晚上学习更多的时间，但我没有导师，也没有什么书来帮助我。当我23岁开始从事福音工作时，我实际上是在甘蔗树下出生的，在农场长大，从来没有学习过地理、历史，甚至语法；除了无限智慧者，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现在年轻人所享有的教学优势会以怎样的准备和喜悦被接受。浸礼会没有神学院，甚至没有一个我听说过的私人教师，在那里年轻人可以进行那些能使他正确地划分真理的神学研究。我们这些四五十年前进入牧师行列的人[这是大约二十年前写的]，知道遇到挫折是什么滋味，有时当受到那些在我们努力建立的神学院中受教育的年轻人的轻视时，人性不能不说：‘好！我们的日子到了！’感谢全能的事件支配者，其他的年轻人今后都不需要再经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了。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个凡人在我早期的公开演讲努力中遭受了比我更多的敬畏精神；对他们来说，起身在集会上讲话是对神经系统的一种更大的负担，而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当有一两位年长的牧师在场时。如果经验是真实的，我可以有把握地对我年轻的牧师弟兄们说，在你们可能遇到的所有听众中，你们最不需要害怕福音中的天父。他将以比你的任何听众更多的仁慈和宽容来倾听你。如果不是老马歇尔牧师的劝告和鼓励，也许这种对公开演讲的恐惧会让我完全退缩。他对我说：‘詹姆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传道人，就去讲道’；我也是这么说的，对你们这些年轻的牧师来说，实践出真知。”(Western Watchman, vol. IX.)

1814年春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同年夏天，他第一次到密苏里州访问并传教；以后再次回到密苏里州，几乎不间断地在肯塔基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旅行和传教。

他的母会大卫之叉教会召见了，并于1815年3月2日在耶利米-瓦德曼和戴维斯-比格斯的手中举行了按立。此时他已经26岁了。这一年的秋天，他去学校学习英语语法，这是他在这门科学方面的第一次教学。

1816年春天，他访问了费城，目的是获得三年一度的大会任命，作为远西地区的传教士，在一个民族中工作，正如他所说，“他们没有比自己更好的条件”。他在贵格会城市呆了一年，接受著名的威廉-斯塔克顿博士的指导和培训。在这所“先知的学校”里，他为自己后来作为牧师所获得的名声打下了基础。

1817年5月，三年一度的大会在费城召开，韦尔奇主动提出与他的同学佩克长老一起在圣路易斯建立一个传教所，并提供服务。他们被接受了，并在同月25日被分配到该传教所。

以下是韦尔奇先生的一些记述。

“我之前做了一些安排，这些安排一旦完成，将证明我对神的宣言的信仰，‘人孤独是不好的’，因此，斯塔克顿博士于1817年5月28日在证人面前宣布，我不再是一个单身男人，而此后詹姆斯-E-韦尔奇和萨拉-安-克拉夫特应被视为男人和妻子。”这一事件发生在新泽西州的伯灵顿，韦尔奇夫人的家乡。

韦尔奇先生和他年轻的妻子乘坐自己的交通工具，经过1100英里的长途跋涉，于1817年11月21日到达圣路易斯，并在约翰-雅各比的住所找到了家，直到他能租到房子。我们从他自己的笔下看到了关于他的危险旅程的几句话。

“1817年11月11日星期二，我和夫人一起离开肖尼镇，踏上了前往圣路易斯的

不愉快的旅程。三个星期以来，除了三四天之外，每天都在下雨，所有的河流都溢出了河岸。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有危险，我们本应该在肖尼镇多呆几天的。在我们努力到达高地的过程中，我们在两到三英尺深的水中行驶了三四英里，在俄亥俄州达到高水位线之前，村子里只剩下几间房子。佩克带着他的家人上了一艘龙骨船，打算从水路去圣路易斯，把他的北方马车留在后面，我同意为他牵马过伊利诺伊州，而我自己则乘坐一辆小车或吉格车，我当然要串联起来驾驶；在我们到达圣路易斯之前，我们发现这里的水很深。我们意识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安排；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队伍的长度，我们被迫通过的几条溪流和泥坑，可能根本就过不去。我们来到一条宽约20英尺、深约6英尺的小河边，河岸上有八、十户人家带着旅行用的马车，正在等待水退去。一棵树已经被砍倒，上面安全地运送着树干、垫子等，这时我把我的串联队伍赶进水里，给了他们鞭子，其他人在他们出来的时候抓住了他们。整个行动的理念是，当马车进入深水区时，前面的马可以到达对岸。”(Western Watchman, vol. VIII.)

韦尔奇到达圣路易斯时，那里是一个约有3000名居民的小镇，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天主教徒。

他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并在次年二月初协助成立了圣路易斯第一浸信会。此后不久，他和佩克组织了第一所有色人种的主日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90人。4月5日上午，他在密西西比河为该校的两名信徒施洗，这无疑是圣路易斯的第一个信徒。

关于圣路易斯的第一座浸信会教堂，韦尔奇说：“1818年4月，我们以600美元的价格向帕顿先生购买了一块40x80英尺的土地，位于第三大道和市场大道的西南角，用来建造我们的新会堂。这块地是帕顿先生拥有的一块更大的土地的角落，我们担心他可能会沿着我们会堂的整个一侧建造建筑物，从而使我

们完全失去来自南方的光线和空气。因此，契约中规定，他可以自由地在南面与我们的会堂相连，距离第三街20英尺，而且他有义务不靠近我们的地块，与任何其他建筑相距超过10英尺。”(Western Watchman, vol. VIII.)

在当时，圣路易斯是一个艰苦的劳动场所。商店要开张，机械师要工作，马车要沿街行驶，主日和其他日子一样，都能听到小提琴和舞蹈。在社会圈子里，也有不少不忠的人，甚至是无神论者。

韦尔奇弟兄决不是把他的工作局限在圣路易斯和附近地区。他和他的同工佩克(J. M. Peck)一样，在该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回布道，将分散的羊群聚集在一起，在先锋定居点组织教会，访问协会等。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密苏里河以北的圣查尔斯、沃伦、蒙哥马利、卡拉威、布恩和霍华德等县的定居点传讲福音，并在现在被称为密苏里州东南部的几乎所有地区传讲福音，远至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斯科特县和泰沃比底。除了在圣路易斯的第一教会，他还帮助了在圣查尔斯村组织教堂，在沃伦县的弗兰德斯-卡拉威(Flanders Callaway's)组织教堂，在卡拉威县的高士(Wm. Coats)组织教堂。他不辞辛劳，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新国家为宗教情绪提供基调和适当的指导，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谈到与他的传教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时，韦尔奇说：“1819年12月18日的主日，我们在浸信会会议厅组织了“圣路易斯主日学校协会”，前景非常令人鼓舞；因为社区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对它给予了支持和帮助。那是在美国主日学联盟成立的四年多前，从那一天起，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哪个城市或城镇的主日学事业能比圣路易斯找到更多的朋友。”(Western Watchman, vol. VIII.)

关于“西部传教所”的放弃和韦尔奇先生迁往新泽西，他说：“我离开圣路易斯，不再作为西部传教士工作，因为传教士委员会放弃了圣路易斯的传教所。他们的决定受到了西部个别弟兄、协会和传教会的紧急请求的影响，要在纳

奇兹、巴吞鲁日、纳奇托奇和其他地方建立其他传教站，他们认为这些地方与圣路易斯的传教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前景。

“当佩克弟兄和我的任命在1817年的大会上提出时，一个委员会被任命去看我们，了解我们是否愿意以试验的方式在圣路易斯接受三年的任命。我们会见了肯塔基州的Wm. Warder牧师。当他告诉我们大会的意愿时，我们回答说：‘不，先生，除非我们的任命是终身的，否则我们根本不接受，我们要先靠自己的努力。然而董事会认为最好——也许是最好——在三年结束时放弃传教，原因如上所述，再加上假定有许多牧师移居到我们的西部定居点’。他们表示真诚地希望他[我]能在圣路易斯发挥作用，’并投票决定让佩克先生与麦考伊先生一起，在伊利诺伊州的印第安人驻地工作’。传教士委员会的意外中止对我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在圣路易斯独自维持这项事业；因此，我生命中最辛苦和最不愉快的三年被相对地抛弃了——我们所获得的所有有利条件都被放弃了。1820年10月6日，我离开圣路易斯，返回新泽西州的伯灵顿，在那里我曾在福音中劳作，并在与斯塔克顿博士学习时为35至40人受洗进入教会的团契。”（《西部回忆》第22章。）

到达新泽西州后不久，他就恢复了在伯灵顿的牧师工作，并在特伦顿和霍利山担任这一职务。就这样，他继续工作，直到因慢性消化不良而导致的身体虚弱，迫使他辞职。他首先尝试了桑拿浴，失败后，他于1823年骑马前往圣路易斯并返回，以恢复他的健康。

从1814年第一次访问密苏里时起，韦尔奇长老就把目光和心思放在这个州的工作上。韦尔奇一直把这个州作为他的工作领域，在新泽西州进行了一次适度成功的传教后，他于1826年再次迁往密苏里州，并在现在的沃伦县一个美丽的大草原边缘定居，并改善了西部最美丽的农场之一。在这里，他花了两年时间向穷人传教，并耕种和改善他的农场，后来由于他妻子的健康原因，

他再次迁往东部。

从1828年到1848年，他在美国主日学联盟的任命下工作，或作为主日学传教士，或作为财务代理，在后者的服务中他非常成功。

1848年11月，他再次迁往密苏里州，并重新开始占用他在沃伦县的农场，离那里不远，大约两年后他建立了联合教会并成为其牧师。在他的管理下，教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场所，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生命中的最后28年，除了一年之外，都是在密苏里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牧师工作，甚至在接近他去世的时候。他经常在他的弟兄们的会议上担任重要职务。1851年，他被选为该州牧师和执事会议的主持人，并持续了好几年。在1854年熊溪协会的组织中，他被任命为主持人，他担任了近十年的职务。作为主持者，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韦尔奇先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萨拉-安-克拉夫特小姐。这段婚姻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在年迈的父亲面前去世。最小的儿子艾克曼-韦尔奇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里担任了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这一重要职务。

韦尔奇夫人于1864年5月23日在莫桑比克的沃伦县去世，享年77岁。1865年春天，他再次与新泽西州伯灵顿的玛丽-加德纳（Mary H. Gardner）夫人结婚，后者在莫桑比克的沃伦县去世，享年64岁。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与他最小的儿子的家人一起在莫桑比克的沃伦斯堡度过的，其中一部分时间他在该地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

在哈丁州长的任命下，他于1876年7月参观了在费城举行的百年博览会，同行的还有他的孙女詹妮-韦尔奇小姐和孙子小艾克曼-韦尔奇先生。

1876年7月18日，在亲戚和朋友的陪伴下，他去海边游玩。晚饭后有人提议去洗澡，他欣然同意。他刚下水没多久，就抱怨说胃部严重疼痛。他被立即从非常寒冷的水中抬了出来，匆忙穿上衣服，在他的女婿、新泽西州伯灵顿的诺亚-E-莱特先生的帮助下，被扶到离海滩约半英里的路边的一所房子里。这时，他的痛苦已经很强了，他的朋友们把他轻轻地放在阳台上的一张大椅子上休息。这位可敬的先驱的最后一句话是：“痛苦是如此之大，我无法表达”。就这样，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伟大的敌人撕毁了帐幕，詹姆斯-E-韦尔奇不复存在。1876年7月18日下午，他死于充血，并被埋葬在伯灵顿市，他在那里第一次结婚，将近60年了。

在他去世的时候，长老韦尔奇年近88岁，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64年以上。

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文化的人，而且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目标坚定不移，对宗教虔诚认真，是一位能干的新约圣经牧师。他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和节制，有铁一般的体质，特别是在他的中年和晚年。很少有人比他拥有更坚定的性格和决定性。这些简述现在必须结束。我们可敬的福音之父度过了漫长的、多事的和有益的一生，现在从他的劳动中甜蜜地休息了，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劳累、关怀和痛苦。他将长久地活在教派的记忆和感情中，他为教派奉献了这么多年的利益。

圣路易斯第一浸信会教会，它的历史很短暂，但很有趣，大约有15年。它的主要挫折之一是失去了礼拜场所，关于这一点，我们收集了以下细节。

“韦尔奇先生在1818年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在第三街和市场街的拐角处，在圣克莱尔酒店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砖制的会议厅。该建筑地面面积为40x60

英尺，在第三街有三层楼高。房子从市场街的第二层进入；它是市场街南侧从河边到第四街的唯一建筑。这座教堂耗资6000美元。韦尔奇先生贡献了1200美元，他把这笔钱借给了教会，司库约翰-雅各比也预支了600美元。1821年，市政府决定拓宽市场街，这一措施将切断12x80英尺的教堂用地。教会的人试图对被征收的部分进行公平的评估，但从市长Wm. Carr Lane到议会都被推来推去，最终一无所获。不久之后，一场狂暴的冰雹打碎了市场街一侧的所有窗户，市长不允许装上玻璃，因为教堂的那一部分被作为公共财产。教堂就这样被遗弃了，只卖了1200美元，其中雅各比先生的遗孀得到了600美元，威尔士先生得到了600美元，是他所贷款项的一半”。

就这样，这个挣扎着的团队的财产——圣路易斯第一浸信会教堂，耗资6,000美元，被牺牲掉了。

今天，圣路易斯市理所当然地欠浸信会4,400美元，加上60多年的利息。这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如果读者愿意，可以进行计算。

在教会被迫放弃其财产后，它在可以的时候和地点举行聚会，但在其困难和成员的离开下越来越少，直到1833年2月10日因其持续的沮丧而正式解散，并向所有剩余的成员发出信件。

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1832年，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派Archer B. Smith牧师来此工作，他在第二大街下面的市场街获得一个房间，并开始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1833年1月6日星期日，12名浸信会信徒在伊莱休-H-谢泼德先生的教室里聚会。Shepard先生的教室里，在法院大楼对面的第四街，组织了“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会”。以下是组成成员。姐妹Sarah Orme, E. Williams, Edith Kerr, M. A. Francis, Emily W. Cozzens, Tabor, Brady and Ayers; 以及弟兄H. Budlong, C. W. Cozzens, Moses Stout 和Archer B. Smith。

威廉-赫尔利牧师主持了仪式，由阿切尔-史密斯牧师协助，他当时就被选为新教会的牧师。史密斯先生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次年9月，然后返回东部。教会随后聘请Wm. Hurley牧师来担任他们的讲坛。1835年6月，托马斯-格林长老接替了他。托马斯-P-格林（Thomas P. Green）接任，他在教会继续工作了一年。1835年秋天，在摩根街和第六街的拐角处获得了一块地皮，用于建造教堂的建筑。第二年春天，教会卖掉了这块地，在第三街和栗子街的拐角处购买了一座圣公会教堂，花费了13,000美元。1837年5月，他们第一次占用这所房子，当时B. F. Brabrook牧师成为他们的牧师。该教会现在有14名成员。在他两年的牧师生涯中，增加了70名成员，其中16名是通过洗礼，其余的是通过信件。帕蒂森牧师（R. E. Pattison）接替了布拉布鲁克先生的牧师职务，有几个人通过信件加入，一个人通过洗礼加入。长老J. M. Peck和Ebenezer Rogers在1841年春季和夏季轮流担任讲坛职务；在此期间，有9人受洗，几名背弃者被重新接纳。从1841年9月到1844年7月，艾萨克-T-辛顿牧师担任他们的牧师。他是一位非常受欢迎和成功的牧师。该协会在他担任牧师期间，教会增加了200至300人，其中100多人接受了洗礼；1842年，通过将前庭的一部分并入观众室，教会的建筑得到了扩大。教堂再次由J. M. Peck等人提供服务，为期一年。

1845年12月，来自辛辛那提的S. W. Lynd博士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并一直持续到1848年12月。在他事奉期间，教会的人数大大增加，力量也得到加强；通过洗礼增加了约40人，通过信件增加了100多人。在此期间，还在第六街和Locust街建起了一座礼拜堂，包括场地在内，花费约40,000美元。新房子的建立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但教会最终摆脱了这些困难。J. M. Peck博士再次被召来为教会提供服务，直到可以得到一位牧师。

1849年10月，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J. B. Jeter博士开始履行牧师职责，并持续到1852年7月。在这段牧养期间，有59人受洗进入团契，有100人通过信

件加入。在杰特博士的工作期间，该市组织了三个新的教会，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第二教会解散的。上述教会按以下顺序成立：1850年1月成立的第一德国浸信会教会；1850年9月成立的第三浸信会教会；1851年9月成立的第四浸信会教会；每年还捐款2000美元，用于维持该市范围内的传教士。在他的牧师任期结束后，教会先后由D. Read牧师、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敦的E. H. Page牧师、威斯康星州詹斯维尔的Galusha Anderson牧师、D. A. H. Burlingham牧师和D. W. Boyd牧师服务。

多年来，教会一直很兴旺。在安德森博士担任牧师期间，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该市的整个教派都感受到了他领导的力量和能力。他的牧师任期一直持续到内战的混乱时期。

在伯林翰博士的牧师任期内（从1866年11月开始，到1877年4月1日结束），教会开始在二十七街（博蒙特）和蝗虫街的东南角建造一座宏伟的礼拜堂。该教堂于1874年12月完工，并于1875年1月31日正式启用。

1877年6月6日，他在浸信教会中担任主席。在他的管理下，教会大厦的主楼被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宏伟的结构。这项事业是在1877年12月17日开始的，到1879年1月3日，几乎已经完成，可以入住了，但除了墙壁之外，其他都被火烧毁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教会没有被吓倒。整个城市都对他们表示同情。火灾发生后的8月，小教堂再次准备就绪，同年11月6日，主建筑完工后被献给全能的上帝服务。在这个场合，杰特博士和伯林翰姆牧师出席了会议，凯尔郡路易斯维尔的布罗德斯博士（Jno. A. Broadus）牧师讲了道。

建筑委员会对财产的成本做了如下报告。共计\$267,834.48，余额为126,833.81美元，除了10,000美元，即教会和会众的前成员塞缪尔-戴维斯

(Samuel C. Davis) 的礼物外，其余的都是由教会和会众的成员捐助的。在筹集这笔巨款的工作中，较富裕的成员提供了许多巨额的礼物，也有许多较贫穷的成员自我牺牲的例子。引述名字是不恰当的；但其中“盖尔纪念风琴”耗资8,000美元，由前执事丹尼尔-B-盖尔的遗孀放置在讲台上方美丽的胡桃木阁楼上，他以前曾慷慨解囊，可以说是观众室的一个永久特征。

该教会拥有约800名庞大而有效的成员，为所有宗教和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这场大火使教会一度无家可归，带来了许多教派慷慨的帮助。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犹太教会的邀请。

犹太教会堂Shaare Emeth(真理之门)，由著名的拉比，索内申(Sonneschein)博士负责管理。这个提议以最热烈的方式提出，再加上他们的犹太教堂在基督教主日没有人，确保他们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而这个事件也预示着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显示了一个新的和自由的犹太教的普世性。

但这一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是一场争论的前奏，这场争论在圣路易斯和密苏里的浸信会教派中，甚至在这些教派的范围之外，都引起了明显的骚动。

在浸信会第二教会在犹太会堂度过的第一个主日结束时，华盛顿大学校长W. G. 艾略特牧师，一位知名的一元论牧师（否认三位一体），被这一场合的惊人性质所吸引，并对教会和牧师因火灾而遭受的巨大损失表示同情，他留下来并吃了圣餐——据说是博伊德博士（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会的牧师）的邀请。关于邀请圣餐的意图、范围和方式，一直存在一些争议。然而，它很快成为所有浸信会圈子和报纸广泛评论的原因，讨论甚至蔓延到其他教派。

几个月后，第二教会重建的小教堂几乎准备就绪，可以进驻了，会众们寻求

某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犹太人的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因此，在主日安排了“联合礼拜”，最后一个晚上在圣殿中度过，著名的浸信会成员向索内申博士赠送了一个华丽的银质餐具。两位牧师都以热情的措辞表达了对彼此的尊重。殿堂里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人无法进入。

在这里，那些已经对之前的圣餐仪式提出严厉批评的人又声称，这个场合的性质过于世俗，更适合在某个工作日举行；在省略赞美诗的第一节“我的上帝离你更近”，以及会议的其他事件中，都避免了对基督的暗示。牧师和教会这一推论提出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宣称基督就在仪式中，甚至在索内申博士对演讲的回应中也恭敬地提到他。不久之后（1879年7月），圣路易斯的七位浸信会牧师在该市的中央浸信会和世俗报纸上发表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其依据是这些事件和博伊德博士的其他言论，他们声称这些言论是不可靠的。他和支持他的人随后作出了答复，抗议者和其他人也作出了反驳，直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教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其牧师的周围，而大多数城市教会和该地区的大部分教派则也是如此。

州浸信会强烈支持这一抗议。全国各地的教派报纸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不同的看法。

圣路易斯浸信会第二教会观察到州内外因对其健全性的讨论越来越多而引起的骚动，试图消除其朋友的恐惧，并在一次有很多人参加的教会会议上明确界定其立场，庄严地重申并确认其教会契约的条款，其健全性不容置疑。这一行动被广泛公布，但并没有使那些声称对牧师和人们的行为进行批评是公正的人感到满意，他们声称这一行动的意义仅仅在于希望回避真正的问题，即教会对牧师的行为和言论的支持。

随后的9月26日，圣路易斯浸信会教会协会在圣路易斯县的费费教堂举行了会

议，当时公园大道教堂对第二教堂提出了指控，具体说明了教义中的异端和实践中的不规范，但指责她允许其牧师的这种背离而没有受到公开谴责。

在随后的诉讼和审判中，第四教会的代表和出席会议的詹宁斯站的代表支持第二教会的代表，而大多数人支持起诉。第二教会的代表们一开始就提出了异议。第一。对协会审判这些指控的权利；以及，第二，他们声称教会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因此没有做好辩护的准备。但协会投票认为它有管辖权，审判应继续进行，除非代表们希望推迟和延长时间，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第二教会代表团拒绝认为教会在受审，或进行正式的辩护，而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或以个人的身份面对指控。在提出证据和审查之后，W. Pope Yeaman 牧师应协会的要求进行了总结，最后以27票对17票，宣布指控成立。随后，在第二教会成员的建议下，詹宁斯车站教会的代表提出了一项动议，即解散第二教会与协会的联系。这个动议被通过，第二教会的许多代表投了赞成票，第二教会的代表离开了会场，第四教会和詹宁斯车站教会的代表紧随其后。

接下来的10月，在堪萨斯城举行的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会议上，在接待第二教会派往那里的代表的问题上又出现了问题。经过多次协商和讨论，这些代表准备、签署并提交了代表教会的以下声明。

“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代表们在此声明，该教会既没有授权也没有批准邀请艾略特博士与该教会一起庆祝主的圣餐；他们还声明，在所谓的与桑内申博士的会众一起举行的仪式中，该教会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该会众的感激和感谢，感谢他们的仁慈和无与伦比的自由，让该教会免费使用他们的圣殿。如果在该联合礼拜中，有任何言行冒犯了任何弟兄，该教会对此表示最真诚的遗憾。他们进一步指出，该教会最强调的是否认通过在上述礼拜中的目的或意图削弱或放弃他们作为浸礼会成员的独特信仰或实践的任何部分，并且最

衷心地否定和不承认上述礼拜的任何部分。

“他们进一步指出，上述教会通过重申其盟约和信仰条款，打算并旨在驳斥前面提到的两个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不规范的，没有洗礼的，与上述信仰条款不一致。此外，拒绝任何已经或可能从上述行为中得出的推论，或对它们的任何解释，即上述教会不忠于浸信会信仰，并进一步宣布他们的目的和意图，在未来居住在浸信会的信仰和实践中，并加以遵守。

[第二浸信会的代表签名] J. W. PHILLIPS。

“P. P. BROWN。

Jos. P. THOMPSON,

HOSEA HOWARD,

F. H. LUDINGTON.”

“我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一名执事，并且是本机构的终身会员，并完全赞同上述教会代表的上述声明。WM. M. PAGE。”

这个声明和代表们当时被欣然接受。圣路易斯浸信会协会在其下一次会议上邀请该教会向其作出同样的声明，并重新被接纳为其团契成员，但该邀请没有被接受。

第二年，该教会没有派代表参加总会的会议，对其路线的批评仍然频繁。但在第二年（1881年）10月，《中央浸信会》和《基督教汇刊》的编辑与博伊

德博士和其他参与争论的城市牧师会面，并签署了以下协议

“宣言。

“无论我们之间过去有什么错误或过失，在充分和自由地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现在在没有任何原则妥协的情况下，将我们所有的不满埋在十字架脚下，并保证我们在基督的事业中合而为一。”

紧接着，第二教会任命了参加总协会的代表，这一年总协会与圣路易斯的第三教会举行了会议，并取得了极大的友好关系。

伊萨克-泰勒-辛顿（ISAAC TAYLOR HINTON），1841年至1844年担任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一位非常有用的牧师，1799年7月4日出生在英国牛津。他在家乡著名的大学里接受了古典的训练，并在文学和宗教界早早地做出了有用的承诺。他的父亲詹姆斯-辛顿（James Hinton）在牛津的浸信会教堂担任了三十六年的杰出牧师。

1820年，他在牛津开始自己做生意，担任印刷商和出版商，并在第二年接受洗礼，成为他父亲的教会成员。1822年，他与莎拉-穆塞尔（Sarah Mursell）小姐结婚，随后将他的出版社搬到了伦敦，在那里编辑美国历史时，他对我们的制度和政府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作为他未来的家。因此，他于1832年4月9日从伦敦启程前往费城，次年6月在该地登陆。

他在费城和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度过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在最后的的时间里，他是雄辩的约翰-科尔在里士满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办公室的继任者。在里

士满的短暂停留期间，他获得了最有益的影响，教会的人数、智慧和效率都在增长。他和蔼可亲、亲切诚恳，赢得了他的教友和社区的普遍爱戴。

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在该市的牧师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由于在英国长大，他倾向于开放式圣餐（即允许未曾接受浸礼的人士也参加教会的圣餐之礼），但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一致和健全的浸信会信徒（即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人通过浸礼成为教会正式成员以后，才应当被允许参加教会的圣餐之礼）。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由亚历克斯-坎贝尔先生的理论引发的争论中。坎贝尔先生的理论，对神的主权、人类的堕落、圣灵的影响、基督的牺牲等持有强烈的不正确看法。

1835年，他离开里士满，搬到了芝加哥，当时是一个小城镇，并负责那里的教会。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反对席卷社区的世俗主义浪潮，并获准帮助一个大型教会的建立。在他事奉的后期，教会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在他离开后不久，实际上发生了分裂。

长老辛顿于1841年秋天搬到圣路易斯，成为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牧师，当时约有70名成员。在他于1844年结束的牧师任期内，有200至300人通过信件和洗礼加入了教会。关于他在圣路易斯工作的更多细节，见《第二浸信会的历史》，执事Wm. M. Page撰写。

1843年，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任命了第一个董事会，以期建立威廉-朱厄尔学院。辛顿（I. T. Hinton）是这第一届董事会的成员。同年，总会努力完善在圣路易斯建立浸信会托儿所的工作，辛顿先生被任命为为此目的的常设委员会成员；因此，我们发现他积极促进每一项教派事业。

为了建立浸礼会的利益，他于1844年被邀请到新奥尔良，同年12月举家迁往

该地。在这里，他以其特有的热忱和奉献精神为原始信仰争取了一个永久的立足点，在该市成功地进行了三年的牧师工作后，他成了黄热病的受害者。他的灵魂在1847年8月28日上午被释放，第二天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新奥尔良的新教墓地，并在随后的春天被运送到圣路易斯，现在躺在该市附近的贝勒方丹公墓里。

“辛顿先生是11个孩子的父亲，其中8个孩子在世。

“作为一个公共演讲者，他总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话迅速，态度激昂，人们从不怀疑他在讲台上的信息的伟大真理的全部力量。(J. B. Taylor in Annals Am. Bap. Pulpit, p. 810.)”

耶利米-贝尔-杰特 (Jeremiah Bell Jeter) .

1880年2月18日，这位主的仆人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家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整个浸信会兄弟会和其他许多人都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他曾经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荣誉牧师。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里士满快讯》刊登了以下简短的传记。

“耶利米-贝尔-杰特于1802年7月2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他在20岁时信主，并于1821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奥特河的北岔口接受了威廉-哈里斯牧师的洗礼。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受洗时从这条河的岸边出来时发表的。1822年1月15日晚，他在贝德福德县平顶山和勒克山之间的峡谷中向一小部分登山者讲了他的第一次布道。1823年5月4日，他出席了在里士满举行的弗吉尼亚浸信会总会的组织会议；他是该会任命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

组成该机构的人中最后的幸存者。”（摘自“浸信会百科全书”。REV. J. B. JETER, D. D.）

1824年，他在苏塞克斯县的高山教堂被按立从事基督教事工，由纳撒尼尔-钱布利斯牧师和约翰-D-威廉斯牧师主持，前者是他的助手。1826年春天离开苏塞克斯，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坎贝尔县的希尔溪和联合山教堂。1827年秋天，他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北颈部，在那里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县莫拉蒂科教会的牧师，随后又被任命为诺森伯兰县威科米科教会的牧师。他的事工在这一领域非常成功，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他为1000多人进行了洗礼。

“1835年下半年，他应邀担任里士满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并在1836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任牧师，詹姆斯-B-泰勒牧师、艾迪生-霍尔牧师、塞缪尔-科尼利厄斯牧师、威廉-F-尼尔森牧师和亨利-基林牧师参加了仪式。他在这个教会服务了十三年半，为教会施洗了近1000名信徒，其中包括本市的加里克牧师和费城的汉森牧师。在他担任牧师期间，第一教会建造了现在的礼拜堂，并将其2000名有色人种成员组成了第一非洲教会。后一个教会拥有了位于布罗德街和学院街拐角处的旧礼拜堂。

“1849年10月，杰特博士去了圣路易斯，负责该市第二浸信会的工作。他在那里呆了三年，为大约60人施洗，并在该市其他三个教会的组织中发挥了作用。

“1852年9月，他回到里士满，担任格雷斯街浸信会的教牧工作。在他的服事下，这个教会的成员几乎翻了一番。从322人增加到600人—这是他在1870年辞职时登记的人数。

“在他去世的时候，杰特博士是《宗教先驱报》的高级编辑，他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致力于此。他还担任过位于基辅路易斯维尔的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董

事会主席；里士满学院董事会主席；里士满女子学院董事会主席；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弗吉尼亚州浸信会总会州宣教委员会副主席。

“对此，同一期的《中央浸信会》公正地补充道。”杰特博士对浸信会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坎贝尔主义考证》，这本书引起了深刻的轰动，也许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弗吉尼亚州的浸信会成员不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涌入现行错误的行列。杰特博士在最近访问圣路易斯时告诉作者，他最近刚刚修订了他的《坎贝尔主义》一书，他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他想要修改的地方。这使我们注意到杰特博士性格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阶段。他的工作总是做得很好；他的话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行动是智慧信念的结果。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或多或少地受制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他完美无缺，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出自他手的一件作品做得不好。”他也是一个由天性和后天资质形成的人，可以领导其他人。他的存在是命令式的，他的心是温暖的，他对人的判断几乎是无误的。虽然他的仁慈有时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他所加入的教派的忠诚度，而他也深爱着这个教派，但没有人可以公正地说，他不是兢兢业业地热衷于支持福音派的信仰，与各种不忠行为相对立。他对上帝的信仰多于对人的信仰。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主掌权了”。这句话在临终时对他年轻的弟兄们来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这是对神的旨意的崇高信仰的表述，这种信仰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需要的。

“这位杰出的神的仆人已经安息在宁静的阴影中，我们向现在和即将登上行动舞台的年轻人推荐他的生活。我们在离世的父亲所写的《漫长人生的回忆》中，（我们相信很快就会以书的形式出版），其中会发现对这一代人有深刻印象的人生记录。这一生是很圆满的。在它上面没有任何污点。

“弗吉尼亚州为共和国提供了总统和政治家；名声的记录因他们的成就而熠熠生辉，但对于人类、宗教和新闻事业，她没有提供比J. B. 杰特更伟大的成就。

”

加卢沙·安德森博士（GALUSHA ANDERSON）是密苏里州浸信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多年牧师，他是纽约人，1832年3月7日出生在吉尼西县。他的父亲是纯正的苏格兰人后裔，具有长老会的倾向性。加卢沙的早期生活是在农场中度过的，期间在当地的地区学校学习。在17岁之前，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法律上。他是亨利-克莱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完全节制（戒酒）的倡导者。

他在13岁时信主，并加入了基督教会。17岁时，他在经过激烈的斗争后进入阿尔弗雷德学院，开始了他对牧师的责任的思考。他在罗切斯特大学完成了他的课程，于1854年毕业，并且是该机构授予神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校友。他还于1856年在罗切斯特神学院毕业，并于当年秋天在威斯康星州的詹斯维尔被任命为牧师。1858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牧师，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坚守岗位，直到1866年。在他的推动下，圣路易斯成立了“教会扩展协会”，通过该协会，三个教会得以自给自足。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1866年秋天被召到牛顿神学院担任讲道学、教会政体和牧师职责的教席。他在这个职位上一一直工作到1873年，由于他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他回到了牛顿神学院。

他在布鲁克林的Strong Place教堂就任牧职，然后在1876年6月来到芝加哥的第二浸信会教堂。他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78年2月，由于当选为芝加哥大学校长，他辞去了牧师职务。当时，芝加哥大学需要安德森博士所带来的人格品质。他坚定、睿智、有男子气概的做法很快就开始召集新的朋友来支持该机构，而老朋友们也对他产生了新的兴趣。很少有人能做安德森博

士正在做的工作，而且有许多理由相信他在芝加哥的努力将为他杰出而成功的一生加冕。

AARON H. 布林汉姆—虽然现在不是密苏里州的居民，但布林汉姆博士以前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值得在这里给他留出空间。他于1822年2月18日出生在纽约州卡斯蒂利亚县。1848年，他毕业于麦迪逊大学，两年后又从汉密尔顿神学院毕业。1850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做了一年的牧师，然后在纽约州的奥威戈做了两年，然后他搬到了波士顿，并在哈佛街教堂担任牧师。在这期间，他被选为波士顿教会的牧师。

从1856年起，他在纽约的教堂担任牧师九年。在这里，他的工作是如此艰巨，以至于他辞职后去了欧洲，并在那里担任了巴黎的美国教堂的讲坛。从国外访问回来后，他于1866年接受了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召唤。在他的努力下，教会的工作持续进行。他的教会发展迅速，卖掉了“城下”，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并建造了小教堂。他为建造和建立这些教堂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担任第二教堂的牧师期间，他发表了关于“圣经中的女性”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他从圣路易斯来到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做了一段时间的牧师工作，并于1879年进入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联盟担任纽约区秘书。

WILLARD W. BOYD—是纽约州Chemung县人，1843年11月22日出生。在他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他一起搬到了缅因州的萨科。12岁时，他皈依了信仰，14

岁时，他准备上大学。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麦城的斯普林菲尔德管理一家工厂做工，当时他只有18岁。这个地方唯一的教会是浸信会，成员很少。博伊德先生向他们宣读了一段时间司布真的布道，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向他们讲道。不久，复兴开始了，有人要求接受洗礼；但他是公理会的人，不能继续。他研究了洗礼的问题，并得到了启示，与皈依者一起接受了洗礼。1866年，他失去了母亲，第二年他进入哈佛大学，1871年毕业于该校。他在德国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他在哈佛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导师，然后他成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港口查尔斯敦的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该教会的成员约有400人。1877年6月，他从查尔斯镇搬到圣路易斯，并立即被任命为第二浸信会的牧师。在他的牧养下，会众增多，许多人加入了教会。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管理能力强、讲坛口才好的人。在他执政期间，由于火灾的原因，礼拜堂的房子已经建了两次。1878年6月，伊利诺伊州的舒尔特夫学院授予他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作为该州最大的白人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没有人比他在该教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在讲坛、祈祷会和教会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强烈感受到他个人品质的温暖和磁性。

M. 麦弗逊。事实上，他的名字和事迹与浸信会机构和运动有关，在全州都很有名。

除了一个姐姐外，他是五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1813年2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布恩县。他的父亲去世后，他被留下照顾他的家人。

他克服了所有障碍，将闲暇时间用于学习，大约在他成年时被允许从事法律工作。然后搬到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并在1841年从那里搬到了圣路易斯，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主人召唤他的时候，他正处于一个绿

色的老年时期。

上帝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天性，并在每一个有机的方面用一只大能的手丰富了他。他伟大而有号召力的身躯与他伟大而有号召力的灵魂相得益彰。

在麦克弗森先生到达圣路易斯的几个月后，他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危机。他的生活是世俗的。他把自己交给了他的职业和通过职业获得的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交给了政治事务，在184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自由地投入到那些政治和社会的团契和职业中去，这些都是为了淹没他可能拥有的任何宗教信仰。当艾萨克-T-辛顿牧师被召到第二浸信会教堂担任教职时，麦克弗森先生租了一个座位，成为该教堂的常客。在这里，在辛顿先生的传道下，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并最终在1843年1月被引向基督，并在当月8日由辛顿先生施洗。

在他皈依之后，他逐渐放弃了法律专业，转而从事房地产生意，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圣路易斯市的发展，使其达到目前的大都市地位。他是美丽的贝尔方丹公墓的杰出发起人，也是建造大桥的首批推动者之一，该市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有他的参与。每一位继任的牧师都能感受到他对每项善事的有力支持。他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支柱，并为促进浸信会的情感和浸信会在全州的发展做出了最慷慨的贡献，包括他的财力和时间。当他被摔倒的疾病击倒并最终离开人世时，教会感到失去了它的主要成员。没有人能够完全取代他的指挥位置。他在主里去世了，整个城市都为他的死亡感到惋惜。

科尔（NATHAN COLE）-生于1821年7月26日。他的父亲于1821年从纽约州塞内卡县来到圣路易斯。1842年，他在奥尔顿信奉宗教，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是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的成员。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

他现在对上帝的话语很感兴趣，他喜欢在主日学中阐述它。1869年，他被选为圣路易斯市市长，并担任该职务，令他的同胞们非常满意。

1876年，他成为密苏里第二区的国会代表。

科尔先生是穷人、教育和宗教的朋友，并为支持和推动耶稣的事业以及促进公共利益提供了大量资金。他是一个坚定的浸信会教徒，拥有大量的圣经慈善事业。他是最开明、最无私、最无可指责的人之一。

威廉-M-佩奇生于1815年1月16日，1833年秋天移民到圣路易斯。他于1836年回到新罕布什尔州，与该州的伊丽莎-贾奎斯小姐结婚，并再次来到圣路易斯。1842年，佩奇先生宣称信主，并与其他11人（其中包括埃德温-多比恩和乔治-特拉斯克）一起在丘特奥池塘受洗，他成为第二浸信会的成员。同年，佩奇先生和多宾斯先生被选为教会的执事，特拉斯克先生被选为财务主管。从1837年5月B. T. Brabrook牧师领导下的重组开始，这三人都积极参加教会事务。几年后，佩奇执事搬到了新奥尔良，成为该市第一浸信会的成员，被选为执事之一，通过他的影响，辛顿牧师被从圣路易斯召到新奥尔良。他是辛顿先生的忠实朋友，当他在1847年成为黄热病祸害的受害者时，他在他的床边看顾。

他于1848年回到圣路易斯，在1849年的大火中，他失去了一艘汽船，当时城市的所有商业部分和三十二艘汽船都被烧毁。不久之后他在百老汇开了一家商店，与塞缪尔-史密斯上尉合作，两年后买下了圣路易斯玻璃厂的控股权，该厂生意兴隆，直到第二个冬天，由于河水持续结冰，没有铁路，因此被切断了材料，工人也被抛弃了，该公司变得失败；他感到灰心丧气，离开了这

个行业。佩奇先生又回到了他的河边生活，这样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爆发，其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作为商人在军队中度过。战争结束后，他在圣路易斯永久地定居下来，并在不久后再次当选为第二浸信会的执事，现在是圣路易斯市的高级执事，同时也是他的教会的董事会主席。多年来，他是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了一年的主席。他还获得了他所在地区协会的荣誉，有三四年时间主持了协会的审议工作。

佩吉执事作为圣经学者享有广泛的声誉，他总是充满爱心地寻求准确地解释圣言在原语中的含义。事实上，他最强的特点可以被认为是对真理的严格奉献和在所有生活事务中的一致性。这种品质使他成为最忠实、最正规和最有条理的基督徒之一，不仅赢得了赞同他的人的信任和爱戴，也赢得了他在任何特定课程中的反对者的信任和爱戴。他是圣路易斯最仁慈的人之一，多年来一直用他的手段，以自由之手推动浸信会的利益。

伊丽莎白-佩吉女士ELIZA PAGE--W. M. Page执事的妻子，是新罕布什尔州人，1836年结婚后不久来到圣路易斯。她在东部是马尔科姆博士教会的成员。她来到圣路易斯，加入了这个城市的浸礼会，随着城市的发展，她也在美好的事业中成长。她積極參與本市宗教文化各個分支的主要事業，以及對所有病人、窮人和無助者的救助。她是机构代表团的主席，访问了许多医院、避难所、救济院、监狱和其他地方。她总是准备好去执行任何怜悯的使命，在这里说一句好话，在那里发一些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总是敞开钱包，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她现在也积极参与在本市建立浸信会孤儿院的工作，这将是她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她喜欢满足受困者的需求。美中不足的是，她所有的慈善和慈悲行为都不张扬，而且还带着优雅和温顺。虽然她已经年迈，但她是教会中最活跃、最耀眼的光辉之一，在所有与教会工作和促进教会发展有关的事务中，她都是最重要的。孩子们把她当做母亲来爱，她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是有磁性的。这位“以色列的母亲”在教派中发挥着有益的力量，这种

力量不仅在当地，而且遍及全州；几年前她去了杰佛逊市，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机构传教会的分会，在该市做了大量的好事。她的一生是本教派的装饰品，愿她活得更久，在我们中间进一步发展善工。

1832年春天，长老威廉-赫利(William Hurley)访问了圣查尔斯并开始讲道。当时他发现镇上有几个浸信会的家庭，在他们的恳求下，他在这一年里继续每月一次与他们一起劳作。他的劳作很受人欢迎，对灵魂的改变很有益处。在他到达后的几个月里，他已经给十或十二个人施了洗礼，这些人连同他到达后在镇上发现的人，在1832年夏天组织成一个教会。大约一年后，赫利长老离开了他们。由于没有牧师，教会从来没有达到很大的效率，在挣扎了几年后就解散了。

另一个是圣查尔斯的第三浸信会，是由长老W. W. R. Rothwell, 于1870或1871年，与熊溪协会的传教士J. H. Tuttle一同成立。

我们现在继续叙述该协会的情况。它的早期记录非常少。我们提供我们所拥有的资料。

1822年，密苏里协会解散了那些与她位于密苏里河以北的机构有联系的教会，使之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我们将在未来对其进行介绍。此外，1832年有两个教会被解散，以帮助在富兰克林县成立一个协会。

1833年，从9月20日开始，该协会在费费溪会所举行了会议。前一年（1832

年)这个机构由7个教会组成,即,费费溪;圣路易斯(第一教会);圣路易斯的非洲教会;邦霍姆、好望角、野马溪和戈申;据报告有66次洗礼,会员总数为335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圣路易斯的非洲教会的会员。根据艾伦的登记册,此时协会中只有四位牧师,即,Thomas R. Musick, J. Bailey, A. Felson and J. B. Meachum;后者属于圣路易斯非洲教会。

1834年的会议记录包含以下教会的报告。Fee Fee Creek, African Church, St. Louis, Bonhomme, Good Hope, Goshen and Union;总人数,342人。牧师:托马斯-R-穆西克、奥尔顿-F-马丁、J-B-米彻姆(有色人种)、约翰-贝利和托马斯-亨斯利。只报告了32次洗礼。1835年,有8个教会,7位牧师和390名成员。新增的牧师有Thomas P. Green、Joseph Nicholls和George Clay;这一年只报告了15次洗礼。

从1849年到1859年,该协会一直在举行年度会议,没有任何间断。1849年的32周年纪念是与安提阿教会一起举行的,从8月10日开始。八个教会派出了信函和信使,报告说有249人受洗,会员总数为1221人。期刊委员会报告了今年5月《西部观察家》办公室被火烧毁的情况,并建议筹集1,000美元的出版基金,以使上述报纸(当时是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报纸)有稳固的基础。委员会还推荐了南方浸信会各委员会的期刊出版物,即:《南方宣教报》和《委员会》。

Silas C. James, J. M. Peck, John H. Thompson, James Williams, J. Berry Meachum和Richard Snecthan(最后两位来自圣路易斯非洲教会),作为这一天的教会牧师出现在会议记录中。

在这届会议上,协会将自己作为一个宣教机构记录在案,“亲切地建议各教会保持每周的祈祷会,通过祈祷和捐款来帮助国外和国内的传教士、美国和国

外圣经协会、总协会、浸信会学院和主日学校”。

1850年，该协会在费费教会会面。该会主要的关注点是关于前一年11月在圣路易斯成立“德国传教会”的报告，以及在该市雇佣三名德国传教士和在该州内陆雇佣两名德国传教士。

塞勒姆教会在1852年接待了这次会议；据报道有70次洗礼。戒酒事业得到了各教会的热切赞扬，主日学也是如此。教会的状况被报告为低下和几乎无助；祈祷会“很少，而且相距甚远；”许多人的家庭祈祷被完全忽视；“很少，如果有的话，年轻人献身于牧师，以填补死亡很快会使之空缺的位置”。许多教会面临灭亡的威胁。

1853年，康科德教堂是会议地点，当时修改了章程，协会的名称改为“圣路易斯浸信会”，即现在的名称。从这个法案中可以看出，“联合”的称谓被取消了。南方国内传教会的通讯秘书受到诚挚的接待，并被邀请在主日进行公开募捐。牧师教育、节制、主日学和德国传教会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它们的重要性在机构的事务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到目前为止，我们从会议记录中可以发现，很少有教会通过协会促进传教。这要么是以直接的方式，要么是通过一些地方或一般的协会来做。

圣路易斯协会（因为现在它的名字是这样的）于1855年在塞勒姆举行会议，并宣布，“作为一个团体”，它不会促进外国传教，而只是在其自身范围内所包含的地区的贫困人口中传教。在同一次会议上，它建议各教会进行如下募捐：一月，为外国传教士；四月，为国内传教士；七月，为主日学和出版事业；十月，为圣经协会。

在这一时期的剩余时间里，即到1859年为止，协会忙于处理这类机构的常规

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在外地保留了一名传教士，年薪从700美元到900美元不等。长老J. Hickman, J. B. Fuqua和P. II. 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四年里，由斯蒂恩斯特拉担任传教士，有662人通过受洗加入教会。浸礼会的原则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以下是1859年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

教会：Fee Fee Creek；圣路易斯第一非洲人浸信会教会；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会；Salem；Antioch；Chesterfield；圣路易斯第二非洲人浸信会教会；Concord；圣路易斯德国人浸信会教会；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教会；圣路易斯第四浸信会教会；圣路易斯联盟浸信会教会；以及Allenton；共13个。

牧师：约翰-B-富奎，彼得-H-斯滕斯特拉，J-希克曼，安东尼-豪斯拉尔，Wm-克劳尔，Geo-米切尔，华盛顿-巴姆赫斯特，加鲁沙-安德森和S-C-詹姆斯。Mitchell, Washington Barnhurst, Galusha Anderson and S. C. James. 协会成员总数为2, 359人。

我们再来看看圣路易斯市，看看那里的浸礼会的进展情况。从第一浸信会成立以来的四十多年里，圣路易斯只有两个浸信会，即：第二浸信会和第一非洲浸信会。在1850年和1851年，圣路易斯有三家新的浸信会组织。按时间顺序，第一个是德国浸信会；为了组成这个教会，从第二浸信会解散了19名成员。这个机构于当年1月组织起来。

圣路易斯的第三浸信会——在美国教会中人数排名第二，于1850年9月29日晚间组织起来。成立仪式在第二浸信会教堂的观众室举行，由他们的牧师杰特博士主持。

记录中提到的建立这个新教会的原因是，“在城市的西部”可以有一个浸礼会教堂。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教会成立的日期只有30年多一点），这

个城市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位于克拉克大道、靠近第十四街的教会大楼被认为是太过“落后”。在成立后的前三年，该教会是由南方浸信会和密苏里总协会联合援助维持的。

1850年12月，约瑟夫-沃克牧师成为牧师，他维持了两年半的关系，在此期间，教会获得了一些力量，有30人受洗，38人通过信件和转会关系被接收。在这一任期内，有24人通过信件被解散，其中9人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并成立了一个教会。从拉克罗斯的教会中，又有8人出去了，所以圣路易斯第三教会虽然只是一个青年，但却是一个光荣的祖母。

1853年4月，John Teasdale牧师被任命为牧师，工作以新的活力向前推进；在这个牧师任期内，增加了59人，其中42人接受了洗礼。长老提斯代尔（Teasdale）担任牧师。他在1855年11月1日在加斯科纳德桥发生的可怕的铁路灾难中丧生，而教会又一次没有了牧师。1854年，教会建成了一座非常整洁的礼拜堂，现在就矗立在她现在的优雅房子后面，位于克拉克大街，在第十四大街下面。

W. Barnhurst牧师是Teasdale先生的继任者。这个牧师任期从1856年9月开始，到1860年7月结束。在他的服侍下，教会在1857年经历了一次光荣的复兴，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他与教会的关系中，总共有87人受洗，56人受信，总共143人。他辞职时，教会共有172名成员。

1860年8月，Elias John Foote牧师开始为教会提供补给，1861年2月，他接受召唤，成为牧师，一直到1862年4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战争的激动人心的日子使这一时期不利于成功的牧养工作；只有6人通过信件加入，22人被解散，3人被排除。

第五位牧师是J. V. Schofield牧师，他于1862年6月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1869年；随后他辞职，成为爱荷华州得梅因的教会的牧师。在他的牧师任期结束时，该教会有197人。在斯科菲尔德博士为教会工作期间，现在的建筑是以50,000美元的成本建造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发起运动后筹集的。

W. Pope Yeaman牧师在1870年2月被召唤担任牧职，并在翌年4月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履行职责，一直到1876年10月的第一个主日。在Yeaman博士与教会合作期间，约有400人通过信件和洗礼加入教会；建立了大量的会众集体；偿还了几千美元的债务，取消了教堂建筑的抵押贷款；教会的社会、精神和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877年初，George A. Lofton牧师开始了他作为牧师的工作。在他的服侍下，教会的成员和效率都在增长。

Garrison Avenue Church, St. 这是一个新的教会，成立于1877年4月，由34名成员组成，主要来自圣路易斯浸信会第三教会。Yeaman博士是第一任牧师，并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在他之后，J. C. Armstrong牧师担任同一职务；1882年6月，J. H. Curry牧师被任命为牧师。起初，教会在一个小教堂里做礼拜。

大约在1879年或80年，这所教会搬到了康普顿大道和摩根街，现在教会就在那里做礼拜。

就在这里，我们暂停叙述，以记录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的一些牧师的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REV. 约翰-提斯代尔 (JOHN TEASDALE) —第三教堂的第二任牧师，有英国血统，1806年11月12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苏塞克斯县的汉堡附近。他的祖父托马斯-提斯代尔 (Thomas Teasdale) 在英国做了几年受人尊敬的浸信会牧师；在美国也做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牧师。他的父亲，小托马斯-提斯代尔，是一个比一般人更有智慧的人，曾担任过几年的州立法机构成员。

约翰-提斯代尔是11个孩子中的长子。他在父母家一直待到20岁，那时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人生的战斗。他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职业生涯，担任地区学校的教师，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认真考虑个人宗教的重要性。在他学校附近的一次复兴活动中，提斯代尔先生皈依了信仰，并与他的弟弟托马斯-C-提斯代尔 (Thomas C. Teasdale) (现在是南方受欢迎的传教士) 一起，在新泽西州旺蒂奇第一浸信会教会，1826年11月20日，伦纳德-弗莱彻 (Leonard Fletcher) 牧师对他进行了洗礼。

以下内容来自他的上述兄弟托马斯-C-提斯代尔 (博士，居住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 的笔下。他说：“几乎在他信主之后，我的兄弟就在为福音传道做准备的问题上受到了锻炼。起初，他谦虚的天性对这一庄严而负责任的任务望而却步。但在对基督的热忱之爱和对灭亡的罪人的深切关怀的驱使下，他终于能够战胜一切障碍；在他的牧师和教会的要求下，他立即进入了为这项有福的工作做准备的课程。因此，他来到了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在那里，他花了大约五年的时间，努力用有用的知识储存自己的头脑，并为自己作为主耶稣的传道人的职责做更好的准备。在神学院期间，他不可抑制地想要充分利用时间，而且他很容易就掌握了分配给他班级的课程，这使他认为他可以安全地参加一两门额外的学习，并且仍然在班级中保持一个值得尊敬的地位。他冒险做了这个试验。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在太重的负担压力下屈服

了，在他预定的课程完全完成之前，他被迫完全离开该机构。

“他与苏珊-B-洛西小姐结婚，随后他被任命为牛顿第一浸信会和汉堡教会的牧师，我们优秀的、受人尊敬的祖父在此前的二十五年里一直为该教会服务。

“随后，他搬到了弗吉尼亚州，以利于他的健康；在作为主日学联盟的代理人旅行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健康得到了充分的恢复，有理由回到牧师的岗位上；1836年，他接受了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教堂的召唤，成为该教堂的牧师。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几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得到了认可。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再次求助于机构工作，并为弗吉尼亚浸信会主日学校和出版协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1841年，他回到新泽西，在舒利山的教会定居，在那里呆了大约十年，不仅在他自己的教会，而且在整个协会散布了一种更加热忱和奉献的精神，在他早期的传道中，他主要是帮助形成了这种精神。”

1850年秋天，提斯代尔先生移居西部，在伊利诺伊州的上奥尔顿定居，不久之后，他成为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和南部、密苏里州和爱荷华州的代理人。随后，他被邀请担任舒尔特夫学院的代理，他接受了这一邀请，并通过不断的努力，获得了捐赠基金和完工的建筑的回报。1854年4月，他从奥尔顿搬到了圣路易斯，并被任命为第三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从他开始担任牧师开始，教会就以新的热情和活力向前发展。他找到了一块地，在上面建起了一座礼拜堂。这位辛勤的牧师为此筹集了资金，并在1854年12月31日建成了这座建筑。这座房子在现在的主楼后面，现在被教会用作礼拜堂，在里面举行祈祷会、社交活动、主日学等。

提斯代尔的牧师任期非常成功，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他在教会

中大放异彩，赢得了社区的深深尊重。牧师和教会都没有终止他的牧职，而是由无限的主人来终止。关于他的突然死亡，我们有以下的描述。

“圣路易斯的市民，特别是第三浸信会的许多成员，很久都不会忘记那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它导致了許多宝贵生命的死亡，其中就有本简讯的主人。提斯代尔先生与其他受邀客人一起，为纪念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开通而进行了一次远足。火车到达并驶上了横跨加斯科纳德河的大桥。兴高采烈的同伴们被突然发生的吱吱嘎嘎的木头撞击声所震惊。但留给人们发泄思想或感情的短暂时间却很少。当火车下行时，一位幸存者听到心爱的提斯代尔说：“伟大的上帝！你的审判是多么可怕”。这是1855年11月5日的事。据人类所知，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一个值得人类嘴唇给予最高赞美的人的生命结束了。他是个好人”。（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手册》，第29页）。

七个孩子是提斯代尔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婚姻的成果。”五个儿子和母亲是第三教会的成员。女儿们是其他地方浸信会的成员”。

华盛顿-巴恩赫斯特牧师——多年来一直是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教堂虔诚而成功的牧师；他是约瑟夫和普里西拉-巴恩赫斯特的小儿子，1830年12月30日出生在费城。从婴儿时期起，他就怀着对福音教义的深深敬畏之心长大，在他家乡的布罗德街教堂的一次特殊觉醒中，他信了主，并于1846年3月8日接受了J. Lansing Burrows牧师的洗礼。以爱德华-佩森“对灵魂的热情”，他很自然地寻求传教。

他在费城高中毕业后，又在刘易斯堡大学毕业，然后进入罗切斯特神学院。在这里，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学习神学课程，在班上成绩斐然，毕业后于

1853年9月被按立为教堂的牧师。

同月15日，他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詹妮-克拉克（Jennie S. Clark）小姐结婚。在他短暂的栗子山教会牧师任期内，教会得到了大量信徒的祝福。1853-1854年的整个冬天，他都在栗子山和普利茅斯（当时的一个外站）进行长期的聚会。在最后一个地方的大量信徒导致了普利茅斯教会的成立。

从1854年到1856年，他是新泽西州伯灵顿教会的牧师。他在这里有一个成功的牧师任期，并带领许多信徒进入浸礼。每个主日下午，他都为佛罗伦萨的小教会讲道，1855-1856年的冬天，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聚会；据推测，他在这些牧师职责之外的工作中所暴露的身体劳累，为导致他早期死亡的疾病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健康，他于1856年春天拜访了他在圣路易斯的朋友。他对该市的第三浸信会产生兴趣，当时有一段时间缺少一位牧师。“教会很弱，会众很分散。他于1856年10月成为牧师，该教会依靠南方浸信会董事会的支持。他的第一年是播种的一年。只有1人受洗，9人通过转会信加入教会；而5人被开除，2人被排斥。在1857年11月的复兴中，教会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会众迅速增加，大约有100人加入教会，其中75人受洗。教会很快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能够帮助他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巴姆赫斯特兄弟是该市唯一的白人浸信会牧师（其他白人教会一贫如洗），他协助锡安教会的工作，也协助圣路易斯附近的不同牧师。健康状况的恶化迫使他放弃了常规的布道工作和牧师办公室的事务，他于1860年7月8日辞去了他的职责。他现在搬到了密苏里州米勒县的伊比利亚，在那里他购买了一个农场，希望户外运动和气候的改变可以恢复他的健康。他把自己的会籍转到里奇兰浸信会，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在贫困

地区传教。但他不断地衰弱。他的最后一次布道是在1861年11月访问他以前在圣路易斯的教会时进行的。在这之后，他被疾病限制在自己的房子里，直到去世。1862年4月29日清晨，他把他的妻子和妹妹叫到床边，告诉她们他即将去世。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耶稣的珍贵和天堂的快乐。然后他轻轻地挥手，‘他的灵魂离开了脆弱的帐幕，升到了他父亲在天上的房子里。’（《第三浸信会手册》，第32、33页。）

在他短暂而认真的传教过程中，他施行了300多个灵魂的洗礼。华盛顿-巴姆赫斯特有一颗热情、慷慨的心。”他的目标很简单，他的天性很坦率，他的信仰很持久”。

乔治-奥古斯都-洛夫顿是密西西比人，1839年12月25日出生在帕诺拉县。他在默瑟大学接受教育，于1859-60年完成课程。他最初的目的是进入卫理公会的牧师行列，但在学习希腊圣经时，他皈依了浸礼会的信仰，并与亚特兰大的第二浸礼会联合。从1861年开始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南方联盟的军队中担任炮兵军官。1868年，他进入浸信会牧师行列，此后一直在以下教会担任牧师。道尔顿（Dalton）教会，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第一浸信会，以及圣路易斯的第三浸信会。

在他们的团契中，他已经为大约600名信徒施了洗礼。从1877年他开始担任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的牧师，他的工作就受到了极大的祝福。在他担任该教会牧师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讲了500场道，发表了1000多篇祈祷会和主日学演讲，几乎每个主日都要教两堂课，参加了100多场葬礼，为200多名皈依者施洗。

在这期间，教会除了满足其经常性的沉重开支外，还偿还了10,000美元的债务；此外，她还为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以及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的捐助。当洛夫顿博士进入牧师职位时，教会正在分裂和堕落中挣扎，但在他的管理下，已经取得了上面列举的有福结果。但是，最强的人可能负担太重了。在艰苦劳作的重压下，洛夫顿博士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事实上几年来他的健康一直在下降，他不得不偶尔休假。由于他的神经系统完全崩溃，他于1882年5月初离开家去南方旅行，以休息他过度消耗的力量。就在这次旅行中，发生了一个不幸的插曲，少数人对此指责他，而多数人则为他开脱罪责。1882年7月12日，他提出了辞呈，并被接受，于是教会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表达了对他最亲切的基督教同情，以及对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绅士的信任；还邀请他在接下来的主日，即7月16日讲授他的最后一堂课。这个场合是最有意义的。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过道上也摆满了椅子。人们自始至终都在关注讲道，从“最后，弟兄们，再见了”这句话开始。礼拜期间可以听到频繁的啜泣声，礼拜结束后，年轻人和老人都围着即将退休的牧师痛哭。

马歇尔-伯顿（MARSHALL BROTHERTON）法官——这位著名的、备受尊敬的公民，有用的、受人爱戴的基督徒，于1871年11月24日星期三晚上9点半左右在圣路易斯县的乡间住所离开了人世。

Brotherton法官在去世时是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的一名执事。提到离世者的名字就足以唤起人们对人类性格中的高尚和慷慨的钦佩，并激发人们对基督徒性格中的纯洁、正直和谦逊的崇敬和热爱。

死者于1811年2月5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母移民到密苏里，并在圣路易斯县定居。在早期的生活中，马歇尔-伯顿将他的

心献给了耶稣，他后来的整个生涯都是一种奇特的奉献和非凡的虔诚。他很早就赢得了那些认识他的人的信任，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被提拔到了荣誉和信任的职位上，在履行这些职责的过程中，他给公众留下了非常忠诚和正直的印象。多年来，他一直担任高级官员的职务，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被更好的公民阶层敦促接受更多更高的荣誉；但他天生谦虚和隐忍的天性使他对更多的荣誉感到畏惧。他的商业追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不是他的宽广胸怀使他允许别人在他们的商业利益中使用他的名字，他的财富将是巨大的。仁慈、正直和谦虚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他的心是悲伤者的庇护所，他的钱包是贫困者的库房。在“大河”以西，也许没有任何浸信会成员，无论在世还是去世，比他为基督的事业付出更多的金钱。

他的葬礼在第三浸信会教堂举行，由牧师主持，约翰逊和伯林翰医生以及希克曼、莫里尔和波格森兄弟协助，该市和该县的主要公民大多参加了葬礼。我们离世的兄弟的生活是基督教真理的证据，一个人可以积极成功地生活而不玷污他的品格。

汤普森（P. J. THOMPSON）——第三浸信会的一名执事，1809年9月11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的纽敦，距他1881年10月1日去世仅72年零20天。12岁时，他搬到了费城，住在约瑟夫-巴姆赫斯特的家里。20岁时他加入了拿撒勒卫理公会。

但大约四年后，他确信浸礼会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并与费城桑索姆街浸礼会联合起来。1836年，他来到西部，之前在1833年9月4日与他的朋友和雇主的女儿玛丽-巴姆赫斯特（Mary Barnhurst）小姐结婚。1844年，他在圣路易斯定居，并加入了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在那里他是执事，主日学的主管，

并参与了各种积极的工作。他的姐夫华盛顿-巴姆赫斯特牧师（现已去世）于1858年被召到第三教堂担任牧师，汤普森先生跟随他，立即被选为执事。他一直是公共礼拜的忠实参与者，直到疾病降临到他身上；而且他随时准备用建议、工作或口袋里的钱来帮助教会的工作。洛夫顿博士说，“在这个城市三四十年的所有交易中，他积累了一笔丰厚的财产，没有一个凡人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人曾经指责过他的错误或不诚实；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公民，一个好商人，一个好教会成员，一个好执事和一个好基督徒。”

威廉-马歇尔-森特（WILLIAM MARSHAL SENTER）——不是福音牧师，但在圣路易斯的浸信会信徒中很突出。他于1831年4月11日出生在田纳西州亨德森县的莱克星顿。他在农场长大，从事这种生活中的体力劳动，每年都或多或少地去上学，直到19岁；此后他又上了两年学，寻求普通学校教育。1853年，他进入田纳西州特伦顿的一家干货店担任店员，四年后，他买下了这家店，并继续做同样的生意，直到1864年；这一年的秋天，他来到圣路易斯，成立了 Senter & Co. 的公司。该公司目前仍然存在，由 W. M. Senter 和他妻子的兄弟 William T. Wilkins 组成。其业务是“棉花和一般事务”。

森特先生经常受到他的商人伙伴们的嘉奖。他曾担任过一届商人交易所的董事和主席；也曾三次担任圣路易斯棉花交易所的主席，现在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是德克萨斯和圣路易斯铁路公司的副总裁，这条路现在正从圣路易斯修到德克萨斯的盖尔城，距离为400英里。

1850年，他皈依并加入了他家乡的浸信会，特伦顿教会（Trenton Baptist Church）。他在田纳西州的生意需要他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经营，来到圣路

易斯后，他继续与特伦顿教会保持了数年的联系。1870年，他通过信件与圣路易斯的第三浸信会结合，当时由W. Pope Ycaman博士负责牧养。在这里，就像在商业界一样，森特先生也被他的同事们赞扬。他担任执事一职，多年来一直是第三浸信会的财务委员会主席；他也是晨曦日间学校的监督员。他以自由慷慨捐献之手为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他对本简讯的作者说，“如果我能够在我所担任的职位上荣耀上帝，这就是我所渴望的。”

圣路易斯第四浸信会教会于1851年9月21日，在锡安浸信会的名义下成立。当时有16名成员。他们在Sturgeon市场大厅做礼拜，直到1859年4月24日。现在的礼拜堂是在第四教会的名义下建立的。在第一任牧师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好事。教会早期的历史非常令人沮丧，在与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斗争了六年之后，他们于1857年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考虑解散组织和放弃这项事业的问题。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与该市的其他教会协商。最后大家同意应该再做一次努力来维持这项事业。在1858年的复兴期间，教会的人数大大增加，在1859年，成员已达150人。

戰爭來臨，新的困難聚集在教會周圍。1861年，教会的主要支持者再次举行磋商，第二次决定是否应该最终放弃在北圣路易斯建立浸信会教堂的努力，但在这期间，有一些忠实的男女站在这项事业一边，为其祈祷和付出劳动。

这些牧师的任期有些短暂，在如此多的挫折下，这也是可以预期的。以下是一份历任牧师名单。Edward I. Owen, Thos. Morton, Geo. Howell, Geo. Mitchell, E. G. Taylor, W. B. Bolton, Thomas Morton (second term), A. C. Osborn, D. T. Morrill, M. H. Pogson and J. V. Schofield, 在他

们的努力下，教会已经逐渐建立起来，最近还偿还了一笔沉重的债务。

斯科菲尔德 (J. V. SCHOFIELD) 一是纽约州乔托夸县人，1825年12月4日出生，是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家庭中的老大。他的父亲詹姆斯-肖菲尔德 (James Schofield) 仍然健在，多年来一直从事浸信会教派的牧师工作。1843年，他们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但年轻的斯科菲尔德在那里呆了一年，并在他家乡的梅维尔学院上学，同年春天，他在那里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由O. Dodge 牧师主持洗礼，并加入了梅维尔浸信会。

1848年秋天，他进入麦迪逊大学；此后三年，他成为罗切斯特大学初级班的成员，并于1852年毕业。然后他进入罗切斯特神学院，于1854年毕业。同年7月，他与一位浸信会传教士的女儿朱莉娅-E-弗拉里小姐结婚。紧接着，他在凯尔郡路易斯维尔的杰弗逊街教堂担任了第一个牧师。1854年10月24日，他在这里被按立。在担任牧师的四年时间里，该教会在原有的16名成员基础上，又增加了94名受洗者和87名通过信件转会加入者。1858年5月，斯科菲尔德长老从路易斯维尔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市，并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新的教会牧职。在那里他工作了四年多，在他的管理下，有86人通过洗礼加入教会，50人通过信件加入。

1862年夏天，当他在圣路易斯拜访他的兄弟斯科菲尔德将军时，他被邀请在主日上午为第三浸信会教堂提供讲坛服务。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一份牧职邀请，他辞去了在昆西的职务，成为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的牧师，于1862年7月1日开始工作。(Manual of Third Baptist Church, St. Louis.) 他在这里的七年牧师生涯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内乱分裂了家庭和以前的朋友；但在他明智的管理下，教会得到了繁荣。现在的教堂是花了50,000美元

建成的。斯科菲尔德博士发起了这项运动并筹集了大部分资金。这座房子于1866年5月12日落成。在他的牧养下，该教会与该市的第一批教会并驾齐驱。1869年，他被选为爱荷华州得梅因的牧师，并接受了这个职务。在一年内，教堂的房子建成了，还欠下了5,000美元的债务，随后发生了一场复兴，有80人受了洗礼。接下来，他于1871年搬到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颠，并在这里担任了四年半的牧师，为教会增加了305名成员，其中225人接受了洗礼。

1876年，他回到了圣路易斯，并被任命为第四浸信会的牧师，也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地点。在这里，教堂的建筑得到了彻底的修缮，债务得到了偿还，教会在经济上、社会上和精神上得到了改善。1880年5月，拉格朗日学院授予他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同年6月，芝加哥大学授予他同样的学位。斯科菲尔德博士是一个清晰的思想家，一个能干的传教士，一个认真而有效的牧师，已经为600多人施洗了。

斯科菲尔德牧师是密苏里州其他传记的撰稿人，为Cathcart博士的浸信会百科全书提供撰写帮助。

圣路易斯的卡隆德雷特浸信会教会（Carondelet Baptist Church）的成员在卡隆德莱培养的的第一个兴趣是1864年春天建立的一所传教士学校，由约翰-芬克伯格牧师偶尔讲道。为此目的的第一次聚会有8名学生，但人数很快就增加到130名学生和15名教师。会议在内布拉斯加街和主街拐角处的奇人堂举行。这项工作是由当时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安德森博士推进的。1867年11月3日，在Adiel Sherwood博士的指导下，卡隆德雷特浸信会在第二街和泰勒街拐角处的Clinton S. Barrett家成立。组成成员有5人。当时第三教堂的牧师Schofield博士协助Sherwood博士工作。Morey T. Andrews先生在

他的妻子（现已去世）的劝说下，向教会提供了一块位于第五街泰勒街头的地皮，面积为前75英尺，后140英尺，条件是教会在1871年7月1日起的15年内，在这里建造一座礼拜堂，费用不少于10,000美元。该提议被接受，并在该地块的后部建起了一座砖砌的小教堂，造价为4000美元，并在四年内增加6000美元。

第一位正式牧师是Fred. Bowers，然后是J. H. Luther，之后是Thos. Hudson、Jno. Seige、J. H. Breaker、T. J. Koetzle、A. F. Randall、E. L. Schofield和G. L. Talbot。从组织到现在，会员总数为267人；目前会员人数为106人；主日学，平均人数为100人，教师15人。教会里还有一个妇女协会，它的工作很有效率，已经为教会的事工目的在她们之间筹集了1000美元。总的来说，卡隆德勒教会的情况看起来很有希望。

G. L. TALBOT-1853年6月2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洛兹堡附近，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在他未成年时有良好的普通学校优势。他在乔治敦学院学习了三年，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学习了两年。他于1869年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于1876年2月被按立为福音牧师。他在学校教了两年书，一年在肯塔基州，一年在伊利诺伊州，在这样的工作中，他在几个讲坛上做过短期的讲演。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肯塔基州的哥伦布市，从1879年5月1日开始，他在那里的工作受到了主的祝福。1882年1月1日，他被安排在卡隆德莱的牧师职位。

Park Avenue, St. 该教会位于公园大道和州街，于1868年5月9日成立；13名

来自其他浸信会的成员和15名受洗者被登记为第一批成员。J. M. C. Breaker是第一任牧师。他的继任者是Geo. Kline, M. L. Laws, D. T. Morrill, J. V. Schofield, J. T. Green and C. N. Wester。教会当时召集了Geo. A. Lofton, 名义上有130名成员, 实际上不超过80人。书记员Jno. Morton说, 它位于一个没有教会的地区, 既是一个传教所, 也是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250人的主日学, 由W. L. C. Brey担任校长。祈祷会和年轻人的聚会每周举行一次, 出席率很高。

BEAUMONT街教堂, 圣路易斯。这座教堂是1859年6月20日由第二浸信会成员组织的杰斐逊传教会主日学的产物。1861年1月6日, 学校最初在富兰克林大道和二十三街交汇处的杰斐逊发动机房的第二层聚会, 在那里有一个整洁的小教堂, 供学校使用。该建筑的成本为2,000美元。这座建筑在战后不久被火烧毁, 没有保险。随后, 在博蒙特(第二十七)街和摩根街的拐角处的一块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更好的建筑。

1866年10月4日, 57名成员(其中55人为此被第二浸信会解散)签署了公约, 博蒙特圣浸信会正式成立。A. A. Kendrick牧师被选为牧师, 并继续担任了近六年的牧师职务。在最初的三年里, 教会成员增加到132人。1872年6月1日, 肯德里克先生辞去了牧师的职务, 接受了舒尔特夫学院的院长职务。他的职位由J. C. C. 克拉克接任。

大约两年后, 克拉克先生被马比(J. S. Mabie)取代, 他一直担任牧师, 直到第二教会从市中心搬到博蒙特街教堂附近时, 该教会与第二教会合并。该教会享有异常活跃和繁荣的生活。

1858年6月, 在圣路易斯组织了另一个教会, 名为Union。它主要由第二浸信会的成员组成。在圣路易斯协会1858年的会议记录中, 他们报告说已经获得

了以下的服务。

爱荷华州伯灵顿的约翰逊（G. J. Johnson）牧师担任牧师。在他们短暂的历史中，他们在以前由波斯特博士的公理会教会所占据的舒适的房子里做礼拜。这个教会在经历了短暂的几年后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我们对其历史的全部了解。

我们非常乐意扩展这些简述，但空间有限。我们必须向密苏里（现在的圣路易斯）协会告辞。分配给它的篇幅已经很满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机构像往常一样开会，从事促进本教派的各种事业，如传教、主日学、圣经工作等。现在它主要局限于圣路易斯市和县，由大约20个教会组成，成员总数超过2500人。

第四章

愉快山浸信会教会协会

1809年，有几个浸礼会家庭从美国东部移民来到现在被称为蒙哥马利县的地区。这些人中有约瑟夫-贝克牧师（也许还有妻子），以及约翰-斯内森和他的妻子普鲁登丝；还有一两个以布朗为名的家庭。

第二年，在卢特岛以西不远的地方组织了一个浸礼会，这是密苏里河以北的第一个此类组织。它是按照以下形式组织的。

“上路易斯安那州圣查尔斯区，1810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联合教团的浸礼会成员，其名字将在下文中写明，我们立约并同意以教会的身份生活在一起，努力坚持并受新旧约的约束，相信它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真实规则。由于我们没有机会得到帮助，因此我们自己组成了一个教会，相信这是合法和正确的，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人类的组成对任何人的良心都没有约束力，但受新旧约圣经的管理是正确的。

“Samuel Brown, Joseph Baker, John Savage, Delaney, 布伦, 威廉-萨维奇, 约翰-斯内森, 伊丽莎-托德, BENJ. GAMMON, ABRAHAM GROOM, SUSANNA SAVAGE, ELIZ-SOURCE, Abeth Williams, Prudence Snethen, Frances Brown, Patsey Bolen, Mary Savage, Margaret Jolly, Sally, 甘蒙, 萨拉-托德, 萨拉-格罗夫。”

在次年9月的教会会议上，约瑟夫-贝克牧师被选为牧师，塞缪尔-布朗被按立为执事，威廉-萨维奇被任命为书记员。

在他们有牧师讲道的时候，教会每月定期举行聚会，但在1811年秋天，这些聚会因牧师长老的去世而中断了。长老约瑟夫-贝克（Joseph Baker）去世后，在此期间，一些人加入了教会。这个教会是在距离卢特雷河以西半英里、距离卢特雷岛以北约四英里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木屋里组织起来并举行聚会的，木屋的主人是威廉斯-沃顿先生。这是北密苏里州的先驱教会，它是圣查尔斯以西和河流以北的第一个教会。

尽管这些先驱天路者具有真正的勇气和勇敢的心，但他们注定要遭受烦恼和痛苦，这在他们第一次踏上密苏里州的土地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被迫为插下以马内利的旗帜而“争夺场地”。他们的房子被野蛮人洗劫一空，他们的财产被盗，他们被赶进堡垒，以便从无情的野蛮人手中保住自己的生命，

这些野蛮人的手上沾满了许多无辜受害者的血。

印第安人早在1810年就开始了他们的掠夺行为。那年7月，一伙充满敌意的波塔瓦托米人悄悄地来到Loutre的定居点，几乎与加斯科纳德河口相对，并偷走了一些马匹。一支由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Wm. T. Cole、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古奇（Gooch）先生、巴顿（Patton）先生和另外一个人组成的志愿连队立刻被召集起来，去追捕他们。他们沿着小路穿过大草原，来到盐河的一条支流Bone Lick，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八个印第安人，他们扔下背包里的掠夺物，散落在树林里。夜幕降临，这支队伍不顾他们的领袖斯蒂芬-科尔的建议，他是一个对印第安人有经验的人。他建议设置警卫，但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并喊着“胆小”。大约在午夜时分，印第安人的吼叫和致命的子弹将他们从睡梦中唤醒。斯蒂芬-科尔在一棵树脚下站住了脚，如果他睡着了，也是睁着一只眼睛。他杀死了四个印第安人，打伤了第五个，尽管他自己也受了重伤。Wm. T. Cole，他的兄弟和另外两个人，在战斗开始时被杀。第二天早上，幸存者到达定居点，告诉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一队人马回到了现场，埋葬了死者，但发现印第安人已经走了。（《佩克回忆录（Peck's Reminiscences）》）

这只是一系列敌对行动的开始，这些敌对行动将定居者赶进了堡垒，并最终导致了1812-1815年的印第安战争。在遭受了两年的巨大骚扰之后，除了本杰明-甘蒙和他的妻子莎莉-甘蒙以及萨拉-格罗姆之外，卢特附近的小教会搬到了更高的地方，进入布恩里克地区，那里的定居点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在这里，他们与以前的定居者联合起来建造堡垒，以保护自己免受敌对的印第安人的侵扰。

战争结束后，约翰-萨维奇、德莱尼-博伦、威廉-萨维奇（Loutre教堂的书记员）、苏珊娜-萨维奇、伊丽莎白-威廉斯、帕西-博伦、玛丽-萨维奇和玛格

丽特-乔利都搬过河，在库珀县定居，离现在的博恩维尔镇不远。执事塞缪尔-布朗、约翰-斯内森、艾利沙-托德、阿布拉姆-格罗姆、普鲁登斯-斯内森、弗朗西斯-布朗和萨拉-托德留在布恩里克乡下，后来斯内森先生和他的妻子，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回到了他们在卢特雷的家。

威廉-萨维奇是1810年在Loutre成立的教会的书记员，在战争爆发时，教会被赶到“上定居点”，随后迁入库珀县，这一事实说明了本章开头的记录是在旧的康科德教会记录中找到的，因为在羊群分散时，书记员自然会保留教会记录。在把它带到另一个县后，可以预料，在一个新教会组织起来时，他会把它交给该教会，像以前那样使用；就像威廉-萨维奇在1817年康科德教会组织起来时那样。

1810年，一些家庭移民，大部分来自肯塔基州的麦迪逊县，在布恩的利克乡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这些人中有几个是浸礼会成员，他们来的目的是在这些荒芜的地区传播福音。在这些浸礼会成员中，有本杰明-库珀上校（肯塔基州的先驱之一）、萨沙尔上尉和布拉克顿-库珀；以及威廉-索普和大卫-麦克莱恩长老。1812年，来自Loutre定居点的几个浸礼会家庭加入了这些家庭，其中有约翰-斯内森、塞缪尔-布朗、威廉-萨维奇、艾利沙-托德、亚伯拉罕-格罗姆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被印第安人的掠夺行为赶出了那个“低地定居点”。尽管这些先驱者听到了野蛮人的战争号角，而且身体强壮的人不得不扛起他们可靠的步枪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但他们偶尔也会聚会敬拜上帝。

1812年4月8日，索普长老和麦克莱恩长老在离霍华德县富兰克林不远的一间小木屋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组织了第一个浸信会教堂“欢乐山教会”。以下是组成成员。长老David McLain, Samuel Brown, Abraham Groom, John Berry 与妻子, David McQuitty, Elisha Todd, Sarah Todd 与妻子, William Creson

与妻子, William Monroe 与妻子, Isham Revis, Berry Wren 与妻子, Shadrach Wren, John Snethen 与妻子, Prudence 与妻子, Josiah Brown and Frances 与妻子, Daniel Engart 与妻子, Mr. Hill 以及 Mrs. Winscott。长老Wm. Thorp和妻子在1816年11月加入了教会。

在欢乐山教会的早期历史中, 其成员因印第安人的战争而被召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留在家里的人被迫住在堡垒里, 以躲避印第安人的战斧和割头皮的刀子。他们的田地守卫下耕种。他们的肉是从森林里带来的, 是他们精心瞄准和可靠的步枪的成果。

由于印第安战争的缘故, 从1812年9月到1816年1月没有举行教会聚会。在这期间, 长老麦克莱恩 (McLain) 和索普 (Thorp) 在要塞举行了聚会和讲道。McLain和Thorp在各堡垒举行聚会和讲道。1812年7月, 大卫-麦克莱恩被选为牧师, 一直到1819年4月, 长老W-索普被选为牧师。1824年2月, 他辞职, 由Ebenezer Rogers接任, 一直到1833年9月。1835年, 鲁本-亚历山大 (Reuben Alexander) 接替罗杰斯, 为教会服务一年, 随后威廉-邓肯 (William Duncan) 被选为牧师, 一直到1846年。

在其历史的前25年中, 欢乐山教会有几次分裂。第一次发生在1817年, 原因是奴隶制。第二次发生在1831年, 原因是选择牧师; 第二年, 在传教问题上又发生了一次; 再次, 在1834年, 大量成员心怀不满, 退出, 与坎贝尔派走在一起; 最后, 在1838年, 相当多的人退出, 与卫理公会联合起来。在所有这些挫折下, 这个原始的社区站稳了脚跟。她保留了古老的信仰, 并在今天作为神的怜悯和仁慈的纪念碑而矗立。

BETHEL教堂一是在河的北边。它位于现在波恩县的西部，在罗切波特以北约8英里处，于1817年6月28日成立，成员如下。Anderson Woods, Betsey Woods, David McQuitty, John Turner 和 James Harris。Wm. Thorp是其第一任牧师。

锡安山教会（MOUNT ZION）--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先驱教会，于1817年12月20日在以利沙-托德的家中成立，距离现在的霍华德县费耶特镇向南四五英里。组成的人员如下。长老David McLain和妻子，Thomas Hulbarth, Elisha Todd和妻子，Henry Burnham，以及Elds. Colden Williams和Edward Turner。

挑选了Eld. 麦莱恩被选为主持人，亨利-伯纳姆被选为办事员。1818年6月，他们在Bonne Femme溪上建造一座礼拜堂；1823年，就在它成立的地方以北约一英里处，它迁回并建在现在的地方。老房子还在，但附近已经建了一座新房子。

1831年，教会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歧，但我们认为两派都继续在同一所房子里聚会。自1861年战争以来，反对传教的弟兄们就没有再聚会做礼拜，只剩下大约三名成员。锡安山教会目前的成员是32人。

在Wm. Coats的家里，在现在的卡拉威县， James E. Welch，当时是全国浸信会三年期大会的传教士，于1818年5月31日成立了“塞勒姆浸信会”，有9名成员，其中5人是虔诚而谨慎的人，其中一人是在田纳西州浸信会有悠久地位的执事。组织工作完成后，教会立即“在分饼时”庆祝耶稣的垂死之爱。“这次会议是一次庄严而又深刻有趣的会议，”可敬的韦尔奇神父在他的《西部回忆》中说。约翰-M-佩克是第一个访问这个教会的浸信会传教士，这发生在教会成

立后的12月。

科珀县康科德教会—1817年5月10日，这些带着十字架的门徒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长老爱德华-特纳、威廉-索普和大卫-麦克莱恩，他们着手组织康科德教会，成员如下。卢克-威廉斯、波利-威廉斯、威廉-萨维奇、玛丽-萨维奇、德莱尼-博伦、朱迪思-威廉斯、亚伯拉罕-赫夫、苏珊娜-萨维奇、约瑟夫-巴兹、莉迪亚-特纳、查尔斯-威廉斯、帕特西-博伦、莎莉-巴兹和伊丽莎白-威廉斯，共14人。

以下是他们的章程——

“信仰条款。

- ”1. 我们相信只有一位永生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是一体的。
2. 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书面语，是生活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3. 我们相信人的堕落和他完全没有能力从那失去的境地中恢复自己。
4. 我们相信特别的拣选、特别的呼召、信徒的洗礼和圣徒最后因着恩典而持续存在的教义。
5. 我们相信浸礼和主的圣餐，而真正的信徒是圣礼的唯一合适的参与对象。
6. 我们相信死人的复活和普遍的审判。
7. 我们相信正义者的快乐和邪恶者的惩罚将是永恒的。

8. 我们相信基督的公义是可归属的。

9. 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支持福音，并支付教会的费用”。

这个教会位于布恩维尔南部的定居点，并在1823年命名为协和会（康科德）。1817年6月，在教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她选择了卢克-威廉斯长老作为她的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去世，大约六年之后。这使教会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教会成员很少，其中男性很少。威廉斯去世一两年后，坎普-斯科特长老来到他们中间。他被选为牧师，在一段时间内，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头十四年的历史表明，教会逐渐壮大，每年都通过洗礼和信件接收成员，但同时也遣散了许多成员，加入其他教会，有时还加入新的组织。在这一时期，其人数从20人到45人不等。从1833年到1846年这13年期间，没有教会的真实记录。1846年12月26日，与邻近的一个教会组成了联盟，被称为“葡萄树教会”。这一事件给老教会增加了相当大的力量，至今它仍是“一座坐落在山上的城市”。

我们相信，有些人认为协和教会是1810年成立的Loutre教会的延续。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的目的只是把事实摆在读者面前。另一个“塞勒姆”教会是在1818年之前组织的，但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何时组织的，也无法确定它的位置。

1818年7月25日星期六，在霍华德县布恩利克定居点的芒特普莱森特会议厅举行了一次会议，“芒特普莱森特协会”成立。以下五个教会和信使组成了这次第一次会议。欢乐山教会，David McLain, William Thorp和S. Brown; Concord教会:L. Williams、William Savage和C. W. McWilliams; Salem教会（上述最后一个Salem）John Croly、Reuben Guage和Joseph Litterel; Mount Zion

教会。Colden Williams, Henry Burnham和Edward Turner; Bethel:教会 John Reed, Anderson Woods和Lazarus Wilcox。协会成员总数为161人。

如上所述，这五个教会确实举行了会议，并在时间上形成了密苏里州的第三个浸信会协会。

长老Wm. Wm. Thorp被选为主持人,George Stapleton被选为书记,在Eld. Thorp做了“业务介绍”的布道之后。与肯塔基州的泰特溪协会和密苏里州的伯特利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与前者只通过信件联系。长老Wm. Thorp和Edward Turner被选为承担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Bethel协会的通信任务,该协会距离约200至250英里。用于协会开支的捐款为16.87美元。

以下是协会章程的第三条。“这样选择和召集的成员被称为Mt. Pleasant联合浸信会，’由位于密苏里地区的各种教会组成，”等等。

读者将来可能需要参考这篇文章。现在我们应该多少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了解一下这个早期阶段的牧师们的牺牲和工作。

威廉-索普——此人是芒特普莱森特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他于177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他的父母来自旧世界,是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多德森和詹姆斯,在有些穷困的情况下。父亲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拆散了家务,留下三个儿子在这个自私和动荡的世界中自生自灭。孩子们开始分居,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彼此都不太了解对方。威廉落入一个专横的姑妈手中,她是个严厉的女主人,她的待遇让他无法忍受,所以他决定离开;最后,在经过几次尝试和失败后,他成

功地逃走了。此后不久，他与他的叔叔托马斯-索普走到一起，1786年与他一起移居到肯塔基州的荒野。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但还是设法养活了自己，按日、按月或按工作来做，因为这最适合。

信主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肯塔基州的浸信会，当时在长老D. Chenault的牧养下。他感到对耶稣和他的救赎有很深的印象，就在赞美和祈祷中前进，并开始为罪人指出通往上帝的道路。现在他已经20岁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弗朗西斯-欧文小姐，她是已故弗吉尼亚州的巴尼特-欧文的女儿。弗朗西丝是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是个热心的浸信会教徒，是个令人愉快的歌手，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很快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他对妻子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好选择，因为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体现了那些装饰传教士妻子的品质。她会对她的丈夫说，“去吧，传道，如果主呼召你——他将供养我们”。刚结婚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财产非常贫穷，能够用麻袋装下全部财产；然而，他们在信仰上却很富有。他们相信上帝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种信心的作用下，他们将勤奋和经济结合起来。

他为一个叫菲尔普斯的人工作一年；他干农活，她干家务活、修车轮和使用织布机。就这样，他们持续了三年，救恩的计划一直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他仍然想传教，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从未上过学，既不会读也不会写。通过他妻子的帮助和他的雇主菲尔普斯先生的协助，他很快就学会了阅读和书写。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在每一个困难中都坚持不懈，克服了所有障碍。

他开始讲道，一段时间后被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在他的服事下，教会不断发展和繁荣，他也因其工作的缘故而备受推崇。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已经增加到六个孩子。

他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没有继承土地或金钱，在听说了密苏里州和她美妙的财富后，他把他的微薄家当放在马背上，告别了朋友和老伙伴，带着他的家人开始向西走。大约在1809年11月1日，他在Loutre岛（现位于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扎下帐篷。在圣查尔斯，当时主要由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占领，还有少量美国人，他们通过了文明的边界。第二年春天，他把家人留给了从肯塔基州来的弟弟詹姆斯，并沿河往上走了大约100英里，在布恩的利克底（现在的霍华德县）进行了耕作。1810年圣诞节前夕，他和他的家人在他的新营地登陆，营地是用劈开的石板建成的，与其他大约五个家庭一起。1811年，定居点增加到30或40个家庭，1812年的增幅更大，覆盖了现在密苏里河北部的波恩县和霍华德县以及南部的库珀县和萨林县的部分地区。在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些浸礼会家庭，因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长老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ain）和威尔森（Wm. 1812年，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ain）和威廉-索普（Wm. Thorp）组成了普莱森特教堂，这是浸信会平台上的第一座教堂；而且，除了卢特岛附近的小兄弟会，这是密苏里河以北的第一座教堂。1812年，印第安人战争的麻烦来了，居民们被迫在堡垒里躲避嗜血的野蛮人的蹂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15年实现和平，在此期间，我们可敬的父亲威廉-索普从一个堡垒走到另一个堡垒，在最合适的时间段传讲宝贵的福音，他和他的同伴们手持枪支，以免他们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在那些要塞的日子里，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匮乏和许多次的险境，上帝从游荡的野蛮人手中保全了他，而他的兄弟和劳动伙伴艾尔德-麦克莱恩却受伤了，并有一个儿子被杀。

战争结束后，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传道，建立了教会，一般来说，他负责照管四个教会，其中一些教会距离有40英里远；他还经常访问贫困地区，向分散的基督的羊群传讲福音。他确实像一个“在旷野传道”的人一样来到这里，他的劳作因灵魂的改变而得到祝福，许多人加入了教会。他的早期伙伴是Elds. David McLain, Luke Williams, Colden Williams, Jacob Chism,

Edward Turner, Peter Woods and Thomas Campbell。他是欢乐山教会协会第一任主持人。1818年7月，索普第一次担任协会主持人，后来又成立了塞勒姆协会，教会和牧师也随之增多。在他后来认识的牧师中，有长老T. T. P. Stephens, Theo. Boulware, Berryman Wren, James Barnes, Thomas Fristoe Sr., John Longan, Kemp Scott and Thomas Fristoe, Jr.。

1821年，他将他的布道之旅扩展到密苏里河上游，并在雷县和克莱县建立了几个教会。钓鱼河教会（钓鱼河教会协会由此得名），按时间顺序是第一个。1824年，他从霍华德搬到了克莱县，并与小肖尔河教会联合，在那里一直到他去世。几年来，他一直是钓鱼河协会的主持人，只是在年老时无法继续担任该职务时才被撤换。在他漫长的、危险的、有点多事的一生中，他没有从教会那里得到任何金钱上的补偿，相反，他经常拿出自己的财产来满足他在传道中贫穷的同工的需要。他对他所谓的“现代传教士制度（即用薪资支付和支持传教士的工作的制度）”有很大的偏见。他见证了肯塔基州正规浸信会和分离浸信会的联合，并在密苏里州的传教问题上参与了分离派一方，与反传教士们走在一起。

在教义方面，长老索普是一个倾向于超加尔文主义者（或极端加尔文主义）；不像他后来的一些伙伴那样。在讲道时，他经常谈论不悔改者的最终厄运，不是以一种冷淡的方式，而是泪水从他皱巴巴的脸颊上淌下来。

在他去世前，他的左半身瘫痪了大约两年，1853年3月7日发生在他位于克莱县的家中。他在耶稣里睡着了，被埋在小浅溪教堂的公共墓地里。他忠诚的妻子现在睡在他身边，她于1860年去世，享年87岁，其中68年都过着虔诚的基督徒生活。（摘自《正规浸信会杂志》第三卷第413页的简述）。

佩克牧师在他的《密苏里州回忆录》中对Hubbard和Turner长老们做了如下简要介绍。

“J. HUBBARD牧师——他是个老人，长期从事牧师工作，在我第一次访问时（1818年）是霍华德县的居民和传教士。他拥有一个强大的头脑，在早期生活中接受了比他的其他牧师兄弟更好的教育。他头脑清晰，在教义上是加尔文主义的，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样，不能将罪人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义务与上帝在其恩典中的主权相协调。我发现在密苏里州没有任何传道人，在其他地方也很少有传道人，像哈伯德长老那样对圣经有如此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但他谦虚谨慎，不苟言笑，在被征求意见时没有丝毫的教条主义。他是个听力不好的人，只有在他的弟兄们以明显的语气说话时才能享受谈话的乐趣。我没有听过他讲道，但那些多次听过他讲道的人说，他说话很慢，很少有感情，但对所有不喜欢单纯的超自然刺激的人来说，在经文中很有启发。在我访问之后，他没有活超过两三年。

“爱德华·特纳来自肯塔基州，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来到霍华德县。他是一个能力适中的人，作为福音的传教士，他的举止也很端正。他的名字出现在1820年欢乐山协会的会议记录上，是锡安山教会的信使，但在1826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他是吉利山教会的信使，我猜他是在该教会成立时加入的。大约在1832年，他作为盐河协会的通信使者出现。关于各教会和协会在传教工作上的分歧，或者更恰当地说，关于通过总协会采取措施来维持传教的问题，在向穷人传福音的过程中，特纳长老的亲合力使他加入了反传教党。我对他的死亡时间一无所知”。

科尔登-威廉斯 (Colden WILLIAMS) 是布恩里克定居点的另一位早期浸信会牧师。我们最早知道他是在吉拉多角地区，据说他曾在那里担任伯特利教堂的牧师。他很早就从那里来到了布恩里克定居点。作为一名牧师，他备受推崇。他拥有敏锐的头脑，非常受人爱戴，并忠实于牧师的工作。他成为锡安山教会的成员，有一段时间为她提供每月一次的讲道，并继续担任该教会的信使，直到1830年，他的名字从会议记录中消失了，据说他大约在这个时候去世。

戴维-麦克莱恩——尽管按时间顺序，戴维-麦克莱恩是第一个在布恩里克地区定居的浸信会牧师，但我们还是把他的简介保留到了这份先驱者名单的最后。他在1812年协助组建了欢乐山教堂，并成为教堂的第一位牧师。据我们所知，他是肯塔基州人，在该州结婚，1810年与年轻的妻子移民到密苏里，并在现在的霍华德县定居。他住在离富兰克林村两三英里的河底农场的一间木屋里，先驱者 Eld. J. M. Peck 在1819年访问过他。佩克说到他，“他和当时的许多传教士一样，对拣选、宿命和其他一些圣经真理有一些很粗浅的概念。他认为没有办法将人的自由机构和道德责任与恩典分配中的神的主权相协调。他对用于为基督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公正的概念，认为它们属于并构成了神的目的的一部分。他不知道神所指定的工具，如向罪人传扬福音，使他们皈依和得救，与基督在公义中的正式工作，或圣灵在重生中的大能工作一样，都是神的指定。”

麦克莱恩长老与索普长老在战争期间的部分时间里在堡垒里共同工作，并协助召集了组成普莱森特协会的教会，还出席并协助制定了上述协会的章程。他对传教事业抱有强烈的偏见。有一天，J. M. Peck 与他谈论向异教徒派遣传教士的问题，并提到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正在努力为该国的印第安部落

提供传教士。长老麦克莱恩有些愤愤不平地回答说。“我愿意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购买火药和铅来杀死他们，但我不会为你所说的使他们基督教化的所有尝试捐献一美元。”长老佩克对这种愤慨的爆发有些惊讶，他询问他的理由。得到的答复是他在战争期间的贫困和苦难的惊心动魄的叙述；包括以下非凡的冒险。——

1813年3月初，长老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ain）与一个名叫杨的人一起骑马前往肯塔基州。他们一路畅行无阻，直到到达卡斯卡基亚河上的希尔渡口，该渡口位于从圣路易斯到文森内斯的旧道上，现在是伊利诺伊州克林顿县的司法所在地卡莱尔。居住在这里的三个家庭被印第安人的迹象惊动，离开渡口前往圣克莱尔县的一个定居点。渡船被固定在西岸，两个旅行者带着他们的马穿过渡口，还没走过半英里就被印第安人开枪打中。杨先生中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麦克莱恩先生的马被子弹打穿了身体，也倒下了，但骑手挣脱出来，把马鞍袋扔进灌木丛，在几个印第安人的追赶下逃命。不久之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撤退了，只有一个健壮的家伙似乎不愿意失去他的猎物。麦克莱恩长老身上有厚厚的冬装。印第安人开枪没有打中他，这让他有机会脱下厚厚的大衣，以免这个战利品会引起追兵的注意。其他印第安人已经撤退，麦克莱恩先生在这名印第安人走近他的时候做出了投降的手势；那个印第安人的枪已经上膛。直到那个印第安人走到几英尺以内，摆出蔑视的姿态，观察他的动作。麦克莱恩先生在他开枪的一瞬间躲开了子弹，然后用他所能的所有力量逃命。这场逃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期间他的敌人向他开了七次枪。有一次，当他把胸前的衣服往前甩时，胳膊上挨了一个子弹。他们在河边的树林里跑了三四英里，在一个转弯处来到河岸附近。麦克莱恩长老发现他自己几乎筋疲力尽，在他看来，他最后的逃生机会就是在河里游泳。他跳进河里，用尽了他剩余的力气，但他不得不一直盯着他那狡猾的敌人，他已经第八次给他的枪上了膛，并在岸上把它摆好，在麦克莱恩潜入深水区后的一秒钟内开枪。他顺着溪流的对角线游过去；那个印第安人在这种情况

下发出了特有的野蛮叫声，放弃了追击，回到了他的队伍中。毫无疑问，他向其他印第安勇士们的报告是，他跟踪了一个“大神”，这个“大神”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他的火枪子弹都无法伤害他。

到达岸边时，麦克莱恩先生已经筋疲力尽，他要爬上岸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他跳进冰冷的水中时，他已经大汗淋漓了。他浑身湿透，浑身发冷，受了重伤，直到他在地上打滚，揉搓四肢，使血液进入循环，才得以站立。到巴德利定居点有35英里，那里住着丹尼尔-巴德利长老和几个浸信会家庭，麦克莱恩先生经过不可思议的努力和痛苦，第二天早上到达那里。在那里，他带着受伤的手臂和灼热的高烧，躺了几个星期，直到他的一些朋友从布恩的利克定居点赶来，把他带到他的家人身边。一队志愿者走过卡斯卡斯比亚河，埋葬了杨先生，发现了麦克莱恩先生的马鞍袋，里面的东西都很安全，但没有看到印第安人。

1819年2月，他患上了经常致命的疾病——冬季热病，他和他的妻子都在当月死于此病。

我们忘记说了，欢乐山协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了以下信仰条款。“第九条。宣扬基督为每个人都尝过死亡的滋味，这一点不应妨碍人们的共融”。这条规定在从弗吉尼亚到密苏里的“联合浸信会”的信仰告白中是常见的。

协会的第一次年会于1819年在霍华德县的锡安山会议厅举行，当时皮斯加山教会和普罗维登斯教会接收。塞勒姆教会提出了以下疑问。“一个教会是否可以许可一个姐妹在公开场合讲话？”回答：“不可以”。

现在，移民正在涌入这个州，在河的两岸向西延伸到印第安人出没的地区，在河的南边，是利拉德（现在的拉斐尔）的西线。

在密苏里河以北是旧的州界，从Kaw（堪萨斯）河口向正北延伸。

1820年，会议在河的南边小萨林河上的康科德教堂举行。有七个新教会被接纳，即南边的Petit Osage Bottom（Teet Saw）、Mt. Nebo、Double Springs和Big Bottom；密苏里河北边的Mt. Ararat、Little Bonne Femme和Chariton。托马斯-坎贝尔、罗布特-戴尔、约翰-B-隆安、雅各布-奇斯姆、刘易斯-谢尔顿、佩顿-诺林、威廉-詹宁斯、彼得-伍兹、埃比尼泽-罗杰斯和有执照的约翰-鲍尔斯被列入牧师名单。这些人中大多数来自肯塔基州。此时的成员总数为401人。彼得-伍兹长老是会议主持人。

“每季度（有时称为年度）在协会的范围举行布道和其他宗教活动的会议。这些会议持续三天，并由协会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三到八名传教士自愿参加这些会议”。

威廉-高茨牧师——作为移居远西地区的浸信会“先锋大队”的成员，威廉-高茨在本章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当他来到密苏里时，他已经是浸信会教派的成员，将近20年了，在他生命中的这一事件发生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浸信会牧师。他很可能是田纳西州人。无论如何，他于1817年从该州移民到密苏里，成为卡拉威县一个小草原的第一个定居者，该草原后来被命名为“高茨草原”，并一直沿用至今。

1818年6月，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牧师在他家成立了卡拉威县

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当时没有牧师向他们进行通常的“月度访问”，而这群教徒受到了高茨和史密斯弟兄的影响，他们定期在社区举行祈祷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高茨草原上的教会被称为“塞勒姆教会”。

他在1834年或1835年去世，他所属的协会是这样纪念他的（见1836年塞勒姆协会会议记录），“我们认为应该表达我们对威廉-高士兄弟的崇高敬意，他是上帝忠实的、热心的和忠诚的人，他在生活中堪称楷模，在苦难中忍耐，在死亡面前不屈不挠。”

第五章

欢乐山协会。

（续）。

通过移民和洗礼，普莱森特协会的教会迅速增加。从1820年到1823年，有18个新教会被接纳，现在共有32个；分散在从东到西大约200英里的领域，在河的两边有25英里。1823年在库珀县皮斯加举行的会议上，报告了504次洗礼，前一年为218次；成员总数为1523人。这个机构现在完全太庞大了，“弗农山教会关于分裂协会的要求被坚持了下来。我们同意分成三个协会，分为南北两部分—以便把大底和查里顿的教会留在东边，下部以密苏里河为界—上部协会在钓鱼河举行，于182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开始。南面的下层协会在尼波山举行，从10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开始”。这一行动是在1823年的会议上采取的。

1824年是一个从主的同在中得到更新的时期。这一年协会在Little Bonne Femme教堂开会。Eld. Wm. Coats讲了开场的道；Eld. Edward Turner, 主持人；Geo. Stapleton, 书记；捐款57.29美元；接收了5个新教会和2位牧师；有103次洗礼。安德森-伍兹、托马斯-特纳和贾伯斯-汉姆是1823年至1826年在各教会中培养起来的牧师。

在1825年于霍华德县锡安山会议厅举行的第七次年度会议上，人们提出了以下疑问，即，“欢乐山协会是否会建议组成她的机构的教会接受由他们团契以外的人洗礼的成员进入他们的团契？”回答说：“不会。”本届会议上增加了Muscle Fork、Little Union和Dover等新教会。罗杰斯弟兄提交了一封来自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信，该信被宣读。会上指示司库支付相应使者的费用。

在1827年的会议上，在旧的欢乐山会所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同意再次划分协会，并确定了西面13教会和14教会范围之间的界线；上述界线以东的教会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他们后来以“塞勒姆”的名称成立了这个协会，有关情况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说明。这次划分后，欢乐山协会仍有16个教会和10位牧师。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些被称为“基督徒”的“流浪”传教士，以他们的阿里乌派和其他反基督教的情绪扰乱了一些人的思想。这些影响被成功地抵消了，因为在本届会议的记录中发表了一封由已故的埃比尼泽-罗杰斯写的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中保的通函。

从1828年到1832年，友谊教会、布恩里克教会、尼波山教会和欢乐谷教会都被接纳为联盟。1832年的会议记录给出了以下的摘要。

教会—普莱森特、塞勒姆、锡安山、伯特利、银河、阿拉特山、查里顿、吉利德山、新希望、莫利亚山、赫蒙山、糖溪、肌肉叉、小联合、多佛、黎巴嫩、友谊、尼波山和欢乐谷。

牧师们。Fielding Wilhoite, R. Alexander, Thomas Fristoe, E. Rodgers, Thomas Turner, H. Thomas, Felix Redding, J. Buster, J. Radcliff and A. J. Bartee; 18个教会, 10位牧师; 报告洗礼次数91次; 会员总数1050人。

1834年, 该协会与伦道夫县的多佛教堂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中, 出现了相当大的骚动。一个教会的多数派被拒绝, 为明年的教会分裂奠定了基础。多佛教会向协会提交了两封信, 一封来自多数派, 另一封来自少数派, 各自声称是多佛教会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坎贝尔主义通过该教派的传教士和《千年先驱》进入该州, 在密苏里的浸礼会中寻求同样的祸害和分裂, 就像当时在肯塔基州一样。除了洗礼方式, 他们与浸礼会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们公开展示洗礼方式, 抨击婴儿洗礼者, 声称与浸礼会关系密切和对浸信会的喜爱, 而事实上浸信会是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 他们期望从这些教会的肢解中建立他们的教会。1830年, 林奇-特纳长老落入他们的圈套, 他所在的多佛教会受到震动和筛选。两年来, 他接受了坎贝尔的观点, 并偶尔教导他。他因异端教义而被提审, 从亚拉山教会和他曾讲过道的其他教会传来了证人。在审判中, 他得到了教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退出, 并在1834年向协会发出了一封单独的信, 陈述不满。随着多佛教会的两封来信, 这件事就摆在了协会面前。协会将此案提交给出席会议的康科德、盐河、渔河和盐碱地协会的相应代表。由J. B. Longan担任主持人、Peyton Nowlin担任书记的委员会决定, 少数人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对林奇-特纳的指控, 他们和来自亚拉山教会的证人被多佛教会多数人的决定所藐视, 并建议将上述少数人推荐给欢乐山协会作为多佛教会的代表。该决定被

该协会采纳”。

传教士问题是1834年会议上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以下是一位目击者提供的关于这次会议和1835年会议的进一步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

“在中央协会组织后不久（1834年9月），普莱森特协会与伦道夫县的多佛教会举行了会议。长老弗里斯托和威尔霍特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他们出席了中央协会的组织，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他们都没有加入该协会。他们出席的事实使他们的一些教友感到不快，在协会开会之前，他们一直在勤奋地煽动对他们的偏见，特别是对弗里斯托长老。弗里斯托（Fristoe），他有几年时间是协会的主持人。反传教士们的一个重点是把长老特纳推上主持人的位置。特纳（Turner）长老坐上了主持人的位置，在经过反复和系统的选举过程后，这一点得到了实现。在选举协会官员的纷争平息之后，事务被安静地处理，直到有人问：“对在我们中间出现的传教士制度该怎么办？”

周一进行了审议。仁爱之士们提出了各种答案，但都被拒绝了。最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应该给予良心自由”，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决定予以否定。尚未有任何反对中央协会的人提出答案。James H. Birch, Esq.，当时是国会候选人，也是来自Fayette教会的代表，反传教士们把他和他们自己归为一类，他提出了答案，主要内容是：“传教的问题是基督徒可能有良知的分歧，但我们建议教会不要把它放在他们的机构中”。传教士们沉默了。反方认为提议者是他们的好朋友，以鼓掌方式通过了他的提议，由于这是唯一剩下的感兴趣的话题，而且这一天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协会在提问后几分钟内就休会了。休会前不久，反方发现他们已经满足了传教士的所有要求，这让他们不免有些懊恼和不满。他们的猎物逃脱了，但他们安慰自己说，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到那时他们就可以明确地划清界限。

“毫无疑问，塞勒姆协会的斯蒂芬斯长老在激起不和谐的精神方面，比属于欢乐山的任何牧师都更积极。诚然，Ratcliff, Redding, 以及其他长老们，与斯蒂芬斯一样对传教士事业抱有敌意，但是斯蒂芬斯比任何人在制造纷争方面都更加积极主动。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热衷于压制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时，他根据目的证明手段的原则行事。如果他把自己限制在他所知道的或有充分理由相信的事情上，那么他的行为就不会那么例外；然而在不同的场合，他努力通过发表他不可能不知道是错误的声明来制造印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诚实。例如，1835年9月在米勒斯堡，塞勒姆协会当时正在开会，他把经常重复的针对已故贾德森夫人的诽谤作为事实提出来。这些都是以最庄重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个陌生人会认为长老斯蒂芬斯对这些说法的正确性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当弗里斯托长老询问他是否不知道这些话早已经被驳倒时，他的回答实际上是，他知道这些话早已经被驳倒了！然而他仍然说：“我不知道。”

欢乐山协会1835年与霍华德县的锡安山教会召开了会议，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就在塞勒姆协会休会后的一星期。当被要求写信时，摩利亚山教会提交了两封，友谊教会提交了两封。似乎这两个教会中的少数派都拒绝遵守协会前一年在多佛会议给出的建议。除了清除所有带有传教士精神的人，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满意。这些少数派中的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教会，并派出了自己的信件和信使。”这四封信被提交给了协会委员会。通过参考会议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下列人员作为其他协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即。J. B. Longan和J. W. Maxey来自Concord；E. Clark和W. E. Price来自Fishing River；J. Suggett、Wm. Duncan、R. S. Thomas、T. P. Stephens, A. Woods, J. Barnes和T. Campbell来自Salem；W. H. Helms来自Bethel。

“上周六，对上次提到的大多数教友来说，很明显，如果不能达成妥协，就一定会出现分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他们当晚在塞布里弟兄的家里开会。经

过多次协商，相应的教友们建议传教士们提交以下建议。

“1. 我们愿意根据美国联合浸信会的原则和平相处。

“2. 我们愿意和平相处，如果协会坚持上届会议的建议，在传教问题上向所有的良心自由让步。

“3. 如果在传教问题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少数派提出要求，应建议各教会给予少数派一份教会手册的记录，在任何情况下，各教会的多数派，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上述提议，都应保留正常的会议日期和教会手册。如果少数人在任何情况下提出要求，他们应有权每月两天使用教堂，为自己选择除多数人聚会的日子外的任何其他日子，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

“这些提议被交给了塞布里兄弟，他在周一早上协会开会之前将这些提议提交给了雷丁长老。雷丁长老读完后说，他代表他的弟兄们同意最后一个提议，但与其他提议没有关系。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塞布里弟兄对协会说，他有三个提议，他将宣读这些提议。他希望第一个提案能被采纳。这是他的第一选择。如果这个提议被否决，他将提出第二个提议；但如果他不能得到第二个提议的同意，他将提出第三个提议，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第一条建议迫使协会做出决定，并提出了他们是否愿意按照美国联合浸信会的原则生活的问题，该问题以反对票结束。随后，塞布里弟兄提出了通过他的第二个提议的动议，但被拒绝了，良心的自由被明确否定了。第三项提案的通过问题再次出现，得到了肯定的通过。然后传教士们退了出去，他们不打算打断那些在屋子里的人，于是休会，在接下来的十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与摩利亚山教会见面。

“应该记住，协会中没有一个教会就传教问题采取过任何行动。在整个协会中，

属于中央协会的人可能不超过30人，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将这个问题引入他所加入的教会中。我们称某一方为传教士只是为了区分，因为事实上，被称为传教士的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数，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慈善团体，并且反对传教活动。导致分裂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给予良心自由；所有持肯定态度的人在当时和现在都被称为传教士。我们已经说过，当这个问题被公平地提出并决定为反对意见时，少数人退出，并体会到未来的某一天。双方都声称占据了原有的地盘，并各自称自己为欢乐山协会”。(R. S. T. in Mo. Bap., June, 1843.)

请注意前述引文的结尾句。“双方都声称占据了最初的地盘，并且都自称是欢乐山协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不得不遵循一方或另一方的说法，或者拒绝将两者都作为原始的欢乐山协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个人利益，应毫不犹豫地以事实为准绳。这些事实是什么？

1. 欢乐山协会是根据“联合浸信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835年。
2. 1835年，当传教士的问题出现时，反对者拒绝了原来的基础或宪法，而传教士的朋友—少数人—则坚持上述基础或宪法。
3. 反传教士党改变了旧的章程，放弃了“联合浸信会”的名称，改用学校浸信会的名称。另一方面，传教士党确实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和章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将在这些简述中把传教士党作为真正的、真实的和原始的普莱森特协会，并把旧派普莱森特协会视为起源于1835年，并在适当的时候从上述日期开始延续历史。

“浸信会中的协会，以其目前的名称和模式，起源于两三百年前的威尔士。只要浸礼会被视为一个自愿的社团，对任何机构都没有教会权力，为有用和宗教的目的而组成，就会被认为是一个自愿的协会团体。他们的特权是为各个教会可能和可以做的所有良好和合法的目的制定措施，一切都很好。麻烦通常来自于禁止或要求对传教士和其他基督教慈善事业采取行动的决议”。(J. M. Peck in Christian Repository.)

欢乐山协会的麻烦主要是由于它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成员为了传教的目的与中央协会联合起来。该协会的一部分人如此激烈地反对上述协会及其组织的目标，以至于他们决定撤销与所有支持该协会的人的关系，理由是它是人类的发明，未经圣经许可。这些弟兄们在反对中央协会方面无疑是诚实的，但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浸信会协会和传教会一样是真正的人类发明，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以下摘自旧威尔士协会的活动，这是现代的第一个协会。

“在1654年于斯旺西举行的协会中，Llantrisant的教会提议协助 Abergavenny（现在的Llanwenarth）的教会支持他们的牧师，他们也这样做。Llantrisant的信使也在前一年提出了恢复古老秩序的建议；也就是鼓励和支持传教事业”。(His. Welsh Bap., by Davis, p. 85.)

反对传教的浸礼会成员声称，传教事业是“现代发明”。但事实恰恰相反。甚至在前面的摘录中我们了解到，200多年前，威尔士浸信会促进了传教，并认为“传教事业”是“古老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在不仔细阅读这段引文的情况下继续下去。血腥时代这一边最古老的浸礼会成员——迫害时代，当上帝的真正见证者为躲避罗马教会的残酷而隐居时，他们就是传

教的浸礼会成员。把福音告诉你周围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在教会历史的每个时代，真正的老派或原始的浸礼会成员都是国内和国外传教的最热心的支持者。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肯定的。

威尔士浸礼者可以被认为是英国浸礼者的父亲，他们也是传教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证据，但我们的篇幅有限，只能列举如下。16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特殊浸信会成员大会在伦敦市举行。在会议的第三天采取了以下行动。“在庄严地寻求主之后，考虑并得出结论，为维持和支持正常的事工，有必要设立一项公共基金，并就如何筹集资金达成协议，一致认为应通过自由意愿的奉献来筹集资金；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并按主使他愿意和扩大他的心来交流，各教会之间应以最方便的速度单独下令筹集资金，以便将提议的目的付诸实施。”

这笔公共基金的用途如下。

“1. 将其传达给那些没有能力维持自己事工的教会，并鼓励他们的牧师完全投入到传扬福音的伟大工作中。2. 派遣被按立或至少被庄严召唤的牧师，在福音已经或尚未传开的城市和乡村传道，并访问教会，这些牧师要从伦敦或乡村的教会中挑选，这些牧师至少要得到两个教会的认可和派遣，但如果可能的话，要更多。”(Crosby's Hist. Eng. Bap., vol. III, pp. 251-'2.) 以上内容未经注释或评论。

伟大的美国浸信会兄弟会几乎以他们是英国特殊浸信会的后裔而自豪。美国最早和最古老的浸信会和协会都是传教的浸信会。古老的费城教会、沃伦教会、查尔斯顿教会和基胡基教会，都有促进福音传播的传教计划。我们就这个问题提交以下见证。

费城协会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协会，成立于1707年。在1750年的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以下行动：“协会考虑到公共基金对宗教利益和我们所宣称的事业将产生的好处和利益，我们决定让我们所属的几个教会了解这一建议，即如果他们应该进一步实现这一良好的目的，每年送来主应赐予他们的金额，并使他们的心倾向于贡献，以便为明年做一个开始。”

在1771年的会议上，“有一项关于任命传道人的动议，五位牧师被提名担任此职，即，约翰-加诺牧师、本杰明-米勒、塞缪尔-琼斯、大卫-琼斯、摩根-爱德华兹先生。”

在美国（殖民地）进行这些传教努力时，还不到两万名浸礼会成员。现在我们来看看1751年成立的查尔斯顿协会。这也是一个宣教机构，从以下内容可以看出。

“1755年，该协会考虑到本州和邻近各州（当时是省）内陆定居点的许多地方的贫困状况，建议各教会捐款支持一名传教士在这些地方传教。”(Benedict's His. Bap., first edition, Vol. II, p. 135.)

北卡罗来纳州的旧基胡基协会起源于1765年。它在以前是一个传教机构，从该机构1786年的以下行动可以看出。

“从教会给协会的信中经常提出的要求来看，我们认为有必要任命四位牧师来访问与我们有联系的教会，每个人在一年内要走访两次教会。

“为了支持这些牧师，我们认为协会有必要建议被访问的会众按照他们认为的义务进行捐助；并向下一届协会说明他们为此目的应做的事情。”(Burkitt and Read's Hist. Kehukee Asso., p. 91.)

上述事实将使读者对美洲大陆上最古老协会的浸礼会成员在早期对该教派的传教工作的精神和态度有一些了解。我们提供这些事实是为了让所有浏览这些页面的人对传教的争议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在这些简述中，我们将经常遇到这些争议。

对真理的忠诚迫使我们说，反传教士党是这场争论中的侵略者。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为了证实我们所说的真理，我们请读者参考乌里尔-塞布里在1835年的会议上代表传教士之友提出的建议，内容如下。

“第一。我们愿意在美国联合浸信会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和平；第二。我们愿意和平相处，如果协会坚持上届会议提出的建议，在传教问题上让所有的人都有良心自由。”

这两个提议都被传教士的反对者拒绝了；因此我们说他们是侵略者，因为这两个提议都是合理的，与协会和浸信会教派的原始原则完全一致。

由于我们打算给密苏里州的浸礼会成员编写历史，不仅是我们认为的常规或原始浸礼会教派的历史，而且是整个浸礼会名称的历史，我们给出了上述事实。此外，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浸礼会（通常称为传教士浸礼会）作为一个民，从未宣布不与反传教士为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这样做）；但这恰恰是后者对前者的做法。

在确保协会和谐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坚持原来纲领的人处于少数，他们悄悄地退出，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并休会；在第二年10月（1835年）的第四个星期六，在霍华德县的摩利亚山会议厅举行了所谓的欢乐山协会的第第十七届年会。在会议上，和谐的气氛占了上风。会上有以下代表——

教会：欢乐山、锡安山、银溪、伯特利、查里顿、吉利德山、摩利亚山、糖溪、友谊、奥特溪、联合，共11个。

牧师们—Elds. Fielding Wilhoite, William Duncan, Thomas Fristoe, E. Foley, W. H. Mansfield and A. J. Bartee. 教会成员总数为574人。

在继续留在旧的欢乐山协会的传教士中，我们只有四个人的简况。关于弗利长老，我们无法收集到任何信息。长老A. A. J. Bartee与长老Fristoe和Wilhoite同时代。在1834年至1850年期间，他与后者一起在上密苏里新定居的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布道活动。分裂后出现了巨大的繁荣。长老托马斯-弗里斯托（Thomas Fristoe）、威廉-邓肯（Wm. Duncan）和菲尔丁-威尔霍特（Fielding Wilhoite）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传讲福音；宗教的广泛复兴随之而来，数百名愿意归主的人被加入，教会的人数迅速增加。当时住在库珀县的阿尔文-威廉斯（Alvin P. Williams）来到这里，在这些聚会中帮助他们，他们的共同劳作得到了丰厚的祝福。新的教会成立了，旧的教会在力量和效率上也大大增加了，普莱森特协会再次成为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机构。从1835年到1843年，增加了以下教会：伯利恒、亨茨维尔、费耶特、凯特斯维尔、大泉、海兰、熊溪、埃比尼泽、里奇兰、布兰克林、新普罗维登斯、塞勒姆山、泰伯山、夏洛、十英里、欢乐谷，成员增加到1950人。

1843年的会议是在霍华德县的友谊会所举行的。这一年各教会报告了415次洗礼。下列额外的牧师出现在名单上。J. W. Terrill, B. Terrill, G. Corey, A. B. Hardy, Jesse Terrill, O. P. Davis, L. Ellison, E. Stringer。这些教会位于波恩、霍华德、伦道夫、查里顿、梅肯、阿代尔和斯凯勒等县。

A. B. Hardy、B. Terrill和T. Fristoe同意在次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参加Fabius的会议，并帮助组建一个新的协会。这就是Middle Fork协会，关于它的描述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现。

从这些细节出发，我们现在要暂时转向思考一个更生活化的主题，即那个时代一些牧师的牺牲、奉献和工作。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开始。

托马斯-弗里斯托(ELD. THOMAS FRISTOE)——密苏里州中部和上部的先驱之一，1796年2月8日出生在东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附近。在密苏里州中部建立和捍卫基督的事业方面，很少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就牧师合作而言，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普莱森特协会中关于“传教”和“良心自由”问题的争论中，他坚如磐石；在随后的牧师生涯中，他为建立该州的教会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在文化和执行讲坛能力方面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相比不是很突出，但他在浸信会队伍中的献身精神和有用性方面丝毫不比任何人差。在“他去世”那一天”，数以百计的人将称他为有福之人，将他视为他们的精神之父。

托马斯-弗里斯托的父母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的祖父(Richard Fristoe)和祖母是威尔士人，很早就来到了这个国家。他们都属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既定教会。他们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即：丹尼尔、威廉和罗伯特，都成为教会成员。丹尼尔、威廉和罗伯特，成为浸礼会的传教士。前者是弗吉尼亚州早期浸信会成员中的佼佼者；后者则是本文开头的那位的父亲。

对年轻的弗里斯托早期的家庭生活了解不多。1814年，18岁时，他应征参加了当时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的战争。

年轻的弗里斯托受杰西-布鲁克斯的洗礼，进入田纳西州托德县西福克教堂的团契。此后，他在密苏里州为为他施洗的人的几个孩子施洗。他于1818年搬到了密苏里，不久之后他开始传讲福音。

在只是一个有执照的传教士时，弗里斯托兄弟访问了拉斐特县，并开始在那个贫穷的地区传教。当时没有比库珀县更近的浸信会牧师。许多人有希望信主，并公开表示信奉宗教，这时长老卢克-威廉斯 (Eld. Luke Williams) 被派来，从库珀县远道而来，为这些皈依者施以洗礼。他为此目的多次前往拉斐特县。弗里斯托和威廉斯弟兄的这些努力得到了许多灵魂的祝福，最后组织了一个浸信会教堂—整个上州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也就是现在列克星敦的第一浸信会。弗里斯托弟兄继续在那个地区工作，直到他在1823年钓鱼河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被授予圣职，这次会议是由现在列克星敦的第一个浸信会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长老 J. J. B. Longan, Ebenezer Rogers, Kemp Scott 等人。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弗里斯托长老就回到了霍华德县。在那里他一直住到他去世。大约在这个时候 (1823年)，他成为查里顿教会的牧师，他保持这种关系大约30年。

1824年，他与肯塔基州康格里夫-杰克逊的女儿南希-杰克逊结婚。她确实是他的帮手，很适合她的岗位职责。这段婚姻的成果是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都可靠地表明了宗教信仰，其中一个女儿现在12岁。作为丈夫，他从一开始就维持着家庭的祭坛。在后来的岁月里，他采取了让一个孩子读一章圣经的习俗；然后他将询问所有的人其中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每个人的注意力。

在他早期的事奉中，弗里斯托被选为萨林县佐尔教会的牧师，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到十二年，非常成功，这一点从他在那段时间里为大约300名信徒施洗就可以看出。在他结束在查里顿的30年牧职时，该教会有250名成员。在这个地

方，他的继任者是威廉-汤普森长老。在他被授予圣职并永久定居在霍华德县格拉斯哥附近的三十年间，他曾在远近的一些教会担任牧师，其中可以提到霍华德县的里奇兰、锡安山、塞勒姆和阿拉拉特，以及萨林县的鱼溪和雷霍伯。长老菲尔丁-威尔霍特是他深受喜爱的同工。除了教职工作外，他还习惯于与威尔霍特长老一起去布道。他习惯于与威尔霍特长老一起，到他家北部和西北部最近定居的贫困地区进行布道旅行。除了是一位优秀的牧师外，他还很适合做先锋布道者的工作。在查里顿、卡罗尔、林恩、伦道夫、门罗、拉法叶等县的许多木屋和校舍里都能听到和感受到他忠实的讲道和恳切的劝告。

许多受罪的灵魂在他的劝告下被领到救主的脚下，并因罪得赦免的希望而欢欣鼓舞。中央协会（现在的总协会），就是在这些布道旅行中发展起来的。长老弗里斯托、威尔霍特和其他一两们长老在走遍伦道夫、梅肯、门罗等县时看到了传道的巨大需求，于是他们在约翰-杰克逊执事的家里举行了一次磋商，并决定努力组建一个由该州各地成员组成的协会，以促进在穷人中的福音传道，该协会于1835年全面完成。因此，弗里斯托兄弟必须被视为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即中央协会的现名。

作为一名传道人，弗里斯托长老的天赋并不突出，无论是在传道的恩典方面还是在精神结构方面。他的要求也不是他热切希望崛起的牧师所能具备的。他生长在一个新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教育的优势。由于要从事先驱传道人的繁重工作和满足家庭的需要，他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精神培养和获取一般信息。然而，他熟悉上帝的话语，对其拯救的教义有清晰的认识，吸收其原则，深深喝下其精神，并谦卑地低头服从其权威。他有丰富的经验，对自己工作的巨大重要性有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习惯性地恳求神的帮助。他曾对我说：“常常在排练赞美诗的时候，我一直在祈祷：‘哦，主啊，不要让我今天给你的荣耀事业蒙羞’”。荣耀上帝是他摆在面前的目的。

他对灵魂的救赎有一种永不熄灭的渴望，他以神圣的方式呼唤罪人悔改来寻求目的。在不同的场合，他都是这样向作者表达自己的。在他临终前的床上，他感叹道：“哦！上帝的荣耀！这是伟大的目的。这就是伟大的目的；为之而活”。

除了这些资格，以及上述模糊概述的性格的价值和影响，他还加上了甜美而深情的讲话和永不消退的热忱。以这样的资格，他去执行他的爱的使命，不希望得到世俗的报酬，但在信心上是坚定的，在祈祷上是认真的。这就是成功的要素；这就是他在整个密苏里州中部给教派留下的持久印象的解释。许多人在他的讲道下信主。其中有近一千五百人接受了洗礼。教会被组织起来，影响也被启动，其好处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被我们的人民所收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为教派的进步感到高兴，他对教派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对我们的人最近的所有活动和事业表示完全同情。但他已经走了。他于1872年3月2日去世，没有任何特殊形式的疾病。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他逐渐屈服于岁月的负担。他忠实的妻子比他早去世了13年，于1859年结束了她在世的生涯。（部分内容来自W. R. Painter的素描，载于《中央教会》，第七卷，第12页）。

ELD. 菲尔丁-威尔豪特—托马斯-弗里斯托的同龄人。他于1799年4月1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他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总协会的成员，在过去的牧师中占有突出地位。他的父亲是桑普森-威尔霍特，1818年与他一起来到密苏里，第二年与伊丽莎白-麦奎特小姐结婚。

1822年，他在可敬的彼得-伍兹（Peter Woods）的宣讲下信了教，并接受了

洗礼，加入了波恩县伯特利（现在的胡桃林）浸信会的团契，他在世时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在他信主和受洗大约四年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大约一年后，在伯特利教会的召唤下，他被罗伯特-戴尔长老和以利亚-托布长老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面的工作。他把事奉作为自己的终身工作。他走遍了11个县，包括波恩、霍华德、卡拉威、奥德雷恩、伦道夫、梅肯、阿代尔和查里顿，向垂死的人传讲福音。在他的时代，牧师们一般都遵循使徒的计划，两两同行。长老也是如此。威尔豪特也是如此。他经常是诺亚、R-S-托马斯、托斯-弗里斯托或A-P-威廉斯的旅行伙伴和同工。菲尔丁-威尔霍特是亚波罗——他们栽种，他浇灌。他的特长是劝勉。在这一点上，他有极大的天赋。据说有时他的劝勉几乎是压倒性的。整个会众有时会被他融化的呼吁所感动。在他与A. P. 威廉斯博士的合作中，他似乎特别合适。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但他们没有分裂。威廉斯扎实而有说服力的论点，加上威尔霍特滔滔不绝的悲情，很少不产生直接的好结果。

在早期，牧师们经常进行“布道旅行”，他们会走很多英里，在很多街区访问并举行聚会。我们现在邀请读者跟随我们进行一次这样的远行。

1839年夏末，有人看到三个骑手穿过乡村，向现在的卡罗尔顿镇（当时只是一个村庄）走去，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讲道的约会。就在到达该村之前，他们遇到了一个人（本杰明-伊利，刘易斯-B-伊利的父亲）。本杰明-伊利是浸信会教徒，当然非常愉快地邀请这些旅行者和他一起回家，他们也这样做了，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直到早上。三位骑手是菲尔丁-威尔霍特长老、托马斯-弗里斯托和阿尔顿-F-马丁，当时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第二天早上，我们的三位传教士早早来到镇上，拜访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浸信会旅馆老板，他叫弗里曼。他们问他是否有机举行会议。他回答说。“坦率地说，我认为机会非常小。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已经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浸礼会根本不需要尝试。事实上，这个镇被称为‘魔鬼的总部’”。但这正是这支小队伍所

要猎取的地方，在这里工作。镇上有一座木屋，被用作法庭。我们获得了在那里举行会议的许可。宣布在下午的某一时刻举行聚会，他们拿着扫帚，去打扫旧法院；然后退休休息，沉思和祷告。下午只有十二个人参加了聚会；但到了晚上，屋子里就坐满了人。几天后，由于人数众多，他们不得不搬到小树林里，到了下一个主日，有许多人坐在“哀悼者的长椅上”。弗里曼（Freeman）老弟兄，也在忏悔者之列。作为会议的成果，许多人接受了洗礼，并组织了一个浸信会教会。这就是卡罗尔顿教会的开始。

长老威尔豪特和他的同伴们沿着大河向北行进。一天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在格兰迪县界附近的大河岔路口一个叫克纳夫镇的小村庄停下来。那里没有聚会场所，他们被指引到离村子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木屋，到达时正好是学校放学的时候。他们问老师当晚是否可以在那里举行聚会。他欣然同意，并向孩子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孩子们站在周围认真地听着这些陌生人说话。

一个大约12岁的小男孩站起来说：“你不跟我回家吗？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浸信会教徒。”他们当然去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所有人都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他们回到了聚会的地点，发现房子和院子里挤满了人，急切地想听神的人说什么。当晚有不少人前去祷告，在聚会结束前，约有12或15人声称已经信主。施洗的工作留给了梅里尔弟兄，我们的传教士在会上遇到了他，不久后他召集了一个小教会，该教会成为北大河协会的成员。

菲尔丁-威尔霍伊特是密苏里州中部最有用的牧师之一。在他的时代，他见证了近四千个灵魂的皈依，其中很多人都接受了洗礼。从他的事工领域中走出了许多有用的传道人，其中可能包括S. H. 福特博士、泰瑞-哈里斯、他的兄弟R. H. 哈里斯和其他人。

他是“中央协会—现在的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1834年的第一次会

议，并在普莱森特协会关于传教士问题的争论中相当突出。

像他这种性情和讲道方式的人一样，在经历了大约25年积极的牧师生活之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在这一疾病事件发生后，他还活了几年，但由于身体虚弱，在1852年或53年之后就再也没能做很多布道工作。他的死亡发生在1872年11月。他患神经病有二、三十年了。他曾三次中风，在第三次中风后死亡。他经常祈祷，希望他能保留意识直到死亡，但上帝的旨意并非如此。他现在从他的劳动中休息了。

罗杰斯长老，他是威廉和塞西莉亚-罗杰斯的长子，1788年3月16日出生在南威尔士蒙茅斯郡的纽波特附近，1819年移民到布恩里克乡，并在上密苏里的牧师生涯中度过了15年的最佳时期。他的祖先早在1715年就是坚定的浸礼会教徒，从最早的时候就与布莱纳的教堂有联系。

他于1818年秋天在美国登陆，打算在几个月内返回，但在他的旅行中，由于要处理他的生意，他成了本杰明-爱德华兹的客人，后者是肯塔基州纳尔逊县非常杰出的浸信会成员，也是圣路易斯著名的B. F. 爱德华兹博士的父亲。他在肯塔基州逗留期间，在不同的城镇和县城传教，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和成功。在这个州时，他结识了当时年轻的牧师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牧师，后者这样描述这次会面（见《西部观察家》第七卷第41期）：“1818年，在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埃比尼泽-罗杰斯牧师，他在几周前从威尔士直接登陆我们的海岸，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感到很高兴。他的坦率、简单和柔和的举止，使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感兴趣。”

1819年5月，他与赛勒斯-爱德华兹阁下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开始了对密苏里地区的访问。当时，在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人想到乘坐汽船和火车旅行，而在密西西比河谷，公共驿车也非常罕见。他的旅伴们乘坐私人车辆，而他则骑着马，进行了这次旅行。这对这位刚从旧英格兰的大都市来的年轻威尔士毕业生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当时，上密苏里州居民稀少，几乎没有传教士，他正值青春年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行善的愿望，他看到一个有用的领域在他面前打开，虽然他没有寻求，但他不能拒绝进入。他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从一个定居点到另一个定居点，在定居者的简陋木屋里或在露天的森林树荫下向他们传讲福音。丰富的祝福浇灌在这些原始的集会上。在罗杰斯长老的努力下，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是在查里顿（Chariton）。罗杰斯长老在霍华德县的查里顿

（Chariton）组织的第一个教会，由19名成员组成。这间教会位于老的查里顿镇，在同名河流的河口，就在密苏里河的北面，离现在的格拉斯哥镇西边不远。罗杰斯先生被选为查里顿教会的第一任牧师，这样持续了5年。他一般向四个教会讲道，往往相隔15至20英里；他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他担任牧师的教会，而是偶尔到东、西、北、南的定居点巡讲，距离家乡40至50英里，有时甚至100英里。他在温暖的季节里经常去布道，并在秋天和冬天教书，作为一种支持手段。据说他是第一个在大河以西听到其声音的福音传教士。他协助组织了大约50个教会和几个协会。1834年8月，他在总协会的初步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1月他搬到了上奥尔顿。在他去世前几年，他为自己竖立了纪念碑，上面刻满了字，除了他去世的日期。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熟悉死亡”。他于1854年5月25日在伊利诺斯州的上奥尔顿去世。

长老曼斯菲尔德（ELD. WM H. MANSFIELD）.-另一位在早期进入Mt. Pleasant

协会的人是Wm. H. Mansfield, Eld. L. T. Evans提供了他的生平简介，内容如下。

“长老William H. Mansfield于1790年10月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Albemarle县；1831年秋天搬到密苏里；1823年信奉主耶稣基督，由卫理公会的父母抚养长大，并在婴儿期接受洗礼，他对自己的受洗有严重的怀疑；由于非常关注浸信会的一些特点，他开始阅读圣经；在信主后大约一年，他在救主死亡的样式中接受了长老的洗礼；并与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的欢乐谷浸信会

(Pleasant Grove Baptist Church)联合起来。他于1831年获得许可，在霍华德县的赫蒙山宣讲了他的第一次布道，这是他到达密苏里时加入的教会。随后，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了查里顿教会，并由该教会按立为牧师。菲尔德-威尔霍特 (Fielding Wilhoite)、威廉-邓肯 (William Duncan) 和托马斯-弗里斯托 (Thomas Fristoe) 作为按立委员会。长老曼斯菲尔德曾在伦道夫县的银溪教会担任牧师约12年；为门罗县的奥特溪教会提供过一段时间的服务，也为欢乐谷教会提供过两三年的服务。欢乐谷教会和阿拉拉特山教会合并后，成立了橄榄山教会，他为该教会讲道多年。曼斯菲尔德牧师协助组建了三个教会，并在伦道夫、查里顿、霍华德和门罗等县做了大量可接受的工作，主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大量的祝福。

“他已经在他现在的家—霍华德县罗阿诺克以北一英里处—生活了四十多年 [这是1872年写的]，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喜爱和尊重。他的老伴与他一起生活了近五十五年，现在仍不遗余力地安慰他。几年来，他的身体一直有些虚弱，但他的精神能力似乎没有受到损害，他很高兴与他的弟兄们交谈，谈论他对美好家园的展望。他的会员资格现在在罗阿诺克，当他的健康状况允许时，他就会参加，他的存在总是鼓励他的兄弟姐妹。他唯一一次婚姻的结果是11个孩子，除了一个孩子之外，他都看到了他们信奉宗教并成为浸信会教派的一致成员。一个儿子R. J. 曼斯菲尔德 (R. J. Mansfield) 成为普莱森

特协会的一名认真而热心的传教士”。

1878年11月，年迈的曼斯菲尔德还在世，但此后就去世了，我们曾要求提供具体信息，但未能得到。

另一位在“分裂”之后搬进普莱森特协会范围内的牧师是杰西-泰瑞尔，他充满了圣灵，信仰坚定，他的影响在该州构成他工作领域的那一部分仍然可以感受到。

杰西-泰瑞尔是弗吉尼亚州人，1805年1月12日出生在阿尔伯马尔县。他的父母，罗伯特和玛丽-泰瑞尔，在他三岁的时候就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布恩县并定居。他信奉宗教，并在肯塔基州的Bulletsburg加入浸信会，当时他只有13岁。

他寻求并赢得了肯塔基州布恩县的阿比盖尔-沃尔顿小姐的心和手，并于1826年与她结婚，他们生了九个孩子，一个独生子，其余都是女儿。儿子和一个女儿几年前去世。六个已婚女儿中，有一个成为埃尔德-L-T-埃文斯的忠实妻子。

1832年11月，他被按立为牧师，按立理事会由长老Wm Whitaker、Joseph Botts和Francis Craig组成，应干河教会的召唤。按立后，他被选为东本德教会的牧师，一直到他离开肯塔基州。关于他在该州的生活的事迹，没有更多的了解。

1836年末，他与他的两个兄弟詹姆斯和本杰明-泰瑞尔一起移民到密苏里，在

离罗阿诺克镇不远的伦道夫县定居。他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去世。他曾在位于密苏里州中部的教会担任牧师，具体如下。霍华德县的友谊教会，13年；伦道夫县的联合教会，3年；伦道夫县的埃比尼泽教会，直到去世；同县的甜泉教会，3年；同县的银溪教会，3年；吉利山和莫尼托教会，2至4年。

可以说，没有一位牧师比杰西-泰瑞尔更温柔地受到他的人民的爱戴。下面的事件将证实这一说法。1839年，埃比尼泽（现在的希格比）教会召他为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去世前三年，他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然后他递交了辞呈，因为他无法再参加聚会；但教会拒绝接受这一辞呈，说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将牧师和他们这些人民分开。

他是一位非常守时的牧师，很少错过约会。在霍华德县友谊教堂担任牧师的13年中，据说他只缺席过三次。他的工作为霍华德、伦道夫、查里顿、梅肯和门罗县的浸信会利益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地球上的好人之一”。

从1859年起，杰西-泰瑞尔担任普莱森特浸信会教会协会受人尊敬的主持人长达十年之久。他是一个具有正确判断力和执行能力的人，其特点是果断、准时和统一，再加上对所有人的广泛慈善，他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最高敬意和最热烈的基督徒感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被疾病限制在他的房间里，但他以温顺和顺从的态度忍受着痛苦。1873年2月2日，他在伦道夫县的住所去世，并被埋葬在老家的墓地。葬礼由亨茨维尔的S. Y. Pitts牧师主持，有很多人到场参与和见证了葬礼。

本杰明-泰瑞尔 (ELD. BENJAMIN TERRILL)，长老Jesse Terrill的弟弟。他是肯塔基州布恩县人，是杰西-泰瑞尔的弟弟，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好人和有用的人之一。他出生于1811年5月7日。在他出生前几年，他的父母罗伯特和玛丽-泰瑞尔从弗吉尼亚州的阿尔伯玛尔县移民过来。在早期的生活中，他受到了神的恩惠，在14岁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地皈依了Bulletsburg浸信会，并接受了Absalom长老的洗礼，成为该教会的一员。

在他22岁那年，他与弗朗西斯-M-毕晓普小姐结婚，此后她只活了大约三年。1836年6月2日，他又与肯塔基州布恩县的Deblah S. Crisler小姐结婚。这场婚姻的成果是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长大成人，他们都成为浸信会教派的成员。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即詹姆斯-W-泰瑞尔，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浸信会牧师。他曾是普莱森特浸信会学院的院长，并在该学院的领导职位上大显身手。事实上，作为一名教师，他也许是我们在学校教室里见过的最杰出的人。我们相信，他现在田纳西州切斯特。另一个小儿子泰瑞尔 (A. W. Terrill) 几年来在莫桑比克墨西哥的哈丁学院担任院长，表现出色。

本杰明-泰瑞尔 (Benjamin Terrill) 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信主，他经常对牧师工作有印象。但是他的极端年轻，加上他甚至没有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不敢从事这项工作。

1836年秋天，他与妻子和两个兄弟詹姆斯和杰西-泰瑞尔一起来到密苏里，在兰道夫县定居，就在现在的莫伯里镇附近，他在那里一直呆到几年前。他在伦道夫县定居时，发现该州的那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浸信会教徒。离他最近的浸信会教堂是霍华德县的亚拉腊山教会，他和妻子在那里寻求并获得了会员资格。他立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伦道夫和邻近各县建立浸信会的利益。他的注意力首先转向了影响力的中心。1837年8月27日，他和其他七人在亨茨

维尔成立了新的教会，由长老菲尔丁-威尔霍特 (Fielding Wilhoite)、托斯-斯蒂芬 (Toseph) 和斯蒂芬-斯蒂芬 (Toseph) 负责传教。随后，他把他的会员身份转移到他住所以东四英里处的联合教会。这个教会的聚会在执事 P. T. Oliver 的家里举行。在这个教会的授权下，他于1838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按立从事福音传道的工作；按立长老会由杰西-泰瑞尔长老 (他的哥哥) 和执事 P. T. 奥利弗、D. D. 克鲁斯以及以利亚-本顿组成。他在被按立后立即成为了积极的传教者——“马其顿的呼声”几乎从各个地方传到他那里。他真的成了他所在领域的先锋，并以最快的速度响应了“过来帮助我们”的呼吁。他从门罗郡到斯凯勒郡旅行并传讲福音，并协助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组建了一些教会。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兰多夫县的夏洛 (现在的莫伯利)、甜泉、希格比、托马斯维尔、联合和弗农山；门罗县的山核桃园和橡树园；梅肯县的塞勒姆山和十英里；以及许勒县的海兰教会。在其中许多教会的领地内，泰瑞尔是第一位宣讲福音和施洗的浸信会牧师。

泰瑞尔早期传道时，密苏里是一个庞大的传教领域。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一周内在自己的农场工作，并在周六和周日讲道。通过这种方式，他在校舍、定居者的小屋或森林的树下举行了大量的聚会，并有幸与数百名快乐的皈依者一起欢欣鼓舞，其中大部分人都接受了洗礼。

泰瑞尔兄弟是一位健全的福音传道人，虽然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但却拥有天生的强大头脑。他对“恩典的救赎”的看法非常坚定。他不持有任何混杂的观点，但对神圣的真理有着清晰的概念。他在社交圈中是个和蔼的伙伴，总是乐于谈论基督和他的救恩。

在他去世前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健康开始恶化。他的病就是人们所称的“心脏病”。他的身体逐渐变得越来越虚弱，但他忍受着这一切，没有一句怨言。大约在他去世前四年，他这样写道：“我看着太阳快速向西移动。我有

时觉得我在天堂有一个家，我一进门就期待着喊，恩典，恩典”。1877年6月17日晚上9点，他在他儿子A. W. Terrill的住所去世；他的遗体被抬到离莫伯里一英里的老家，埋在家族墓地里。

密苏里州中部的泰瑞尔家族一直是一种行善的力量；可能是该州任何一个家族都无法超越的。

第六章。

欢乐山协会。

(结束)。

我们已经看到，紧接着的十年中，教会牧师是min Terrill, Addison Lewis, Joshua Terrill, Wm. Duncan, Green Carey, T. S. Allen, John Roan和B. Anderson。在同一时期，该协会的成员几乎翻了两番，1839-40-41年分别有327、203和415人受洗加入。在这一时期，教会开始在两条路线上取得进展，即：传教和牧师教育。1839年，在吉利德山，一个由斯蒂芬-威尔怀特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对教育新兴牧师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向协会推荐了一项提案，该提案被采纳，其中阐述了在该州建立一所神学院的适当性和实用性；并要求全州的浸信会和协会在这项事业中合作。就这样掀起了一股浪潮，导致总会在1846年通过了一项计划，在自由城建立和捐赠Wm. Jewell学院。朱厄尔博士在这里找到了韦德-M-杰克逊、罗兰-休斯、乌里尔-塞布里、诺亚-金斯伯里、诺亚-弗拉德、艾迪生-刘易斯和威尔赫特家族最热情的朋友和有效

的支持者。

在1843年的会议上，普莱森特协会通过了筹集资金的措施，以帮助年轻人学习传道；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可能推荐给他们的受益人，该委员会由 A. B. 哈迪、罗兰-休斯、韦德-M. 杰克逊、F. 威尔霍特和Wm. 邓肯组成。该委员会被称为“教育委员会的长老”。（S. Y. Pitts, 载于《中央浸信会》，第十四卷，第23号）

少数教会对总协会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他们对上述协会的真正目的是否被理解表示严重怀疑，尽管它的目标在其章程中被明确指出。大多数人赞成成为上述总协会的辅助机构，但为了剩下的一点不满情绪，推迟了行动，并建议所有人了解该机构的真正目的。“在我们所有的信件中，我们都听到了关于主日学和圣经班的有益表述”。

欢乐山协会定期举行会议；参加通常的例行事务，偶尔会有“前进”。1844年的会议在霍华德县的老母教会欢乐山举行；1845年在亨茨维尔举行；1846年在伦道夫县的埃比尼泽举行；1847年在霍华德县的锡安山举行；1848年回到伦道夫县的夏洛教会；1849年在霍华德县的橄榄山举行。在这期间，Uriel Sebree是主持人，John Swetnam是书记员。会议记录显示，许多教会都很繁荣；据报告，有261次洗礼；教会的数量为25个；会员总数为2043人。通过的国内传教行动计划由两部分组成。

1. 各教会由他们的信使承诺在下一年度为传教工作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在下次会议上支付；
2. 指定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主持人、司库、书记员和其他三名弟兄组成，其职责是每年任命一名或多名传教士在本机构的范围内传教；该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不需要任何金钱考虑，并每年向协会报告。

REV. 威廉-邓肯 (WILLIAM DUNCAN) —“这位当之无愧的受欢迎的福音牧师在1846年最后一次参加协会。在那次会议上，他在周一，即会议的最后一天讲道，在讲台上时生病了，但还能行走，并在当天骑行回家，距离约20英里；他立即被限制在床上，在接下来的星期六，1846年10月10日，死于充血性发烧。

“威廉-邓肯于1776年2月2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默斯特县。他的父母，约翰和萨拉-邓肯，是该县非常值得尊敬的居民。他的父亲是一名浸礼会牧师。在他20岁的时候，他成为宗教影响的对象，皈依并加入了浸礼会，并立即开始了牧师的工作。他很快就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在他事奉的早期，他被召唤去牧养他可以服务的许多教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阿默斯特县的埃比尼泽、莫利亚山和佩德拉尔教堂，以及纳尔逊县的石鱼和琼斯伯勒教会工作。据说他在这些教会中的前四个教会服务了大约34年。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直到他离开弗吉尼亚。通过他的努力，许多人被带入了基督的怀抱，因此他的教会是阿尔比马尔协会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家乡与萨利-亨利小姐结婚，他与她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其中三个女儿已经去世。儿子们都在密苏里；其中一个叫W. H. Duncan博士，是一名医生。

1830年下半年，他移民到密苏里，留下了他服务了约34年的四个教会。他在所有人的恳求、催促和眼泪中离开了这些教会，跟随他的孩子们来到西部。他在卡拉威县定居，在那里生活了8年，忠实地从事他的牧师工作。然后他搬到了霍华德县，在那里他为五个教会服务，部分时间担任国内传教士，就这

样，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除了牧养工作外，他还走遍了北密苏里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传扬福音，没有人在他所服侍的人的感情中占有更令人羡慕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件事可以作为说明。第一件事是他离开他在弗吉尼亚的教会，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那些教会的告别布道。他用精神食粮喂养了这么久的羊群，事实上，整个会众中弥漫的悲伤，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或期望见到的任何一种”。这句话以不可误解的语言说明了他被他的教会和他的会众普遍看重的程度。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当他的死讯传到伦道夫县亨茨维尔时，他在那里做了八年的牧师，巡回法庭正在开庭；根据动议，法庭立即休庭。他的讲台上，无论是在亨茨维尔还是在他担任牧师的所有教堂，也都披上了哀伤的衣服。

威廉-邓肯是一位雄辩的传教士，他的才华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人。邓肯长老出生于我们的革命时代，是连接现在和过去的纽带之一。他是另一个时代的代表；对浸信会教派的利益和进步充满热忱和警惕。“对朋友的忠诚，高尚和慷慨的冲动，对妻子、孩子和所有人的奉献，从清晰而有力的判断力的泉源中涌出，这些泉源使他一生的行动都得到了滋养。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小的和大的美德。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凡是有用的、光荣的事情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经常被敦促成为国会的候选人，也经常拒绝这一荣誉，宁愿把时间花在他主人的葡萄园里，也不愿与乌合之众混在一起。”

他生命的最后16年是在密苏里度过的。虽然他在70岁高龄时去世，但他确实从讲台上走到了坟墓里，正如已经谈到的他的死亡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对

圣经教义有清晰的看法，是一位健全的福音传道人。

从1850年开始的十年间，普莱森特协会按以下顺序举行了定期年会。霍华德县的吉利德山；查里顿县的凯特斯维尔。伦道夫县的Sweet Spring；波恩县的Bethlehem；亨茨维尔；波恩县的Sugar Creek；霍华德县的Chariton；亨茨维尔；Chariton县的新希望；霍华德县的Roanoke。新接纳的教会如下。1850年，Little Bethel；1851年，New Hope和Rocheport；1852年，Liberty，Middle Fork和Oak Grove；1853年，Mt. Horeb (Boone County) ，Lebanon，Yellow Creek和Boonsborough；1855年，Prairie Valley；1856年，Muscle Fork和Mt. Salem；1857年，Mt. Moriah和Pleasant Hope；1858年，Bethany；1859年，Zion，Mt. Vernon，Hays' Ridge和Union。该协会现在有40个教会，会员总数为3,184人。

它是一个积极的宣教机构，在此期间为巡回宣教工作花费了3000多美元。通常支付给传教士的工资数额为每月20至50美元。

1854年，亨茨维尔的公民成立了普莱森特学院，并将其控制权交给协会。该提议被接受，并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获得特许状，建造合适的建筑物，并为捐赠筹集资金。毫无疑问，该协会现在是该州最有效的此类机构之一。罗兰-休斯 (Roland Hughes) 是该协会的主要成员，也是1850年以来的主持人，在1854年和1855年的会议期间去世。

在1856年的会议上，对教育利益采取了广泛而全面的看法，采取了以下行动。

“决议：本协会推荐威廉-朱厄尔学院作为一个州立机构，它应该超越部门和

地方的感情和偏见，成为我们祈祷、精力和捐款的首要目标，我们诚挚地邀请董事会的代理人到我们中间来筹集捐赠资金。”

1857年，美国小册子协会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意愿，要干涉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同年，这一事件的消息通过田纳西州联合浸信会的大哈奇协会传到了普莱森特协会，普莱森特协会因此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我们建议所有基督徒和爱国者撤回他们对美国小册子协会的赞助。

“我们建议浸信会的所有成员，今后不要理会上述协会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努力，并建议他们购买我们自己在南方的出版协会的书籍和小册子。

“决心，我们建议本州和整个南方的所有姐妹协会，对美国小册子协会采取类似的立场，直到该协会从目前对美国奴隶制的态度中退却。”

爱迪生·刘易斯(REV. ADDISON M. LEWIS)-是Zachary Lewis上校的第七个孩子和最小的儿子，1789年9月出生在弗吉尼亚州Spottsylvania县的Bell Air。“刘易斯先生的祖先是值得尊敬的。爱迪生的兄弟约翰-刘易斯先生这样提到他的祖先。在《南特敕令》被撤销后，一位幸运的法国胡格诺派律师，Mons. 路易斯离开了他的祖国，在威尔士买了一个庄园。他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是律师。一个留在威尔士与他的父亲在一起，第二个去了伦敦，而最大的一个去了爱尔兰。父亲去世后，最小的一个移民到了弗吉尼亚，并在龙形沼泽地定居”。

他的父母是圣公会教徒，他在这种信仰中长大，并与他们认同。在他19岁之

前，他对罪有了强烈的认识。他看到个人圣洁的必要性，为死亡和永恒做准备。欧几里得和其他的教科书被放在一边，《圣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除了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的状况。

“摩根，一个虔诚的奴隶，浸礼会的成员，是他的年轻主人爱迪生能找到的最好的精神顾问”。他的兄弟说。（弗吉尼亚浸信会的牧师，泰勒著，第474页）。

“虽然我们以前很亲密，但他的同伴比我的要好。爱迪生把他带到书房，还经常去他的小屋。这多么能说明一个事实，即上帝的恩典在心中的体验远比学校的所有学问更能给宗教探究者提供宗教指导！在摩根的教导下，刘易斯先生对救赎计划有了认识，从而平静地依赖耶稣基督，并对他的名字产生了希望”。

他在离开童年时的教会后成为浸礼会教徒，并于1808年7月3日受洗。此后，他所选择的伙伴就在浸礼会中，在他以后的整个生活中，他表现出对浸礼会独特原则的极大重视，因为他相信这些原则是符合圣经的。

与浸信会联合后不久，他就进入了牧师行列，并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度过了有益的一生。他是弗吉尼亚州浸信会总协会最初的15名成员之一。1843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并在该州度过了他牧师生涯的晚年，在亨茨维尔被任命为已故的Wm. Duncan的继承人。

1857年8月26日，他去世了，这是他生命中的第68年，也是他传教的第49年。

“在讲台上，长老刘易斯使用最简单的语言形式。他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和基督教品格的人。在个人外表上，他高大威猛；在举止上，他严肃；在言语上，

他保守；他是一个古老学校的绅士”。

ELD. 詹姆斯-波特 (JAMES PORTER) —虽然在普莱森特协会担任牧师的时间不长，但在这些简述中应该有一个位置。他是Hezekiah和Nancy Porter的儿子，1809年出生在田纳西州格雷森县，1820年随父母移民到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

他的教育是在早期的普通学校或地区学校获得的，并没有延伸到更高的分支，但足以使他有资格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这是他早期生活中的一部分职业。

19岁时，他与萨拉-沃克小姐结婚，事实证明她是一个真正的、有感情的伴侣，是一个好的牧师妻子。

年轻时，虽然已经结婚，但他还是搬到了门罗县，在盐河的中岔路口定居，在麦迪逊以北约4英里处。他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去世。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并认为他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灵魂的畸形来做很多事情，在这种印象下，他加入了坎贝尔派，但由于不适合，没有被浸泡。他常说，他生命中的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忏悔，使他作为一个卑微的乞丐走到了十字架的脚下寻求怜悯。1843年9月的第四个主日，在众多的会众中，他站起来，讲述了上帝的赦免之恩，要求进入门罗县的山核桃树教堂，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在下个月由长老本杰明-泰瑞尔施洗。这个教会在当时是一个小型的新组织，波特的加入极大地鼓励了教友们。从一开始，他就积极推动这项事业，并在1854年开始讲道。他被长老詹姆斯-伯顿 (James Burton) 和本杰明-泰瑞 (Benjamin Terth) 按立为牧师。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福音牧师的工作中，从一开始就为伦道夫县的联合教会和门罗县的橡树林教会服务，这两个教会都是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他还曾在梅肯县的塞勒姆山和伦道夫县的西洛担任过

部分牧师。

在他的工作领域，没有人比他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传道人在普莱森特协会的范围为建立浸信会事业做得更多。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对他的一个儿子说。“你在准备活，我在准备死”。因此，死亡虽然有些突然，但并没有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他身上。1859年4月21日，他死于中风——第三次中风。

在1861年至1865年的战争期间，该协会定期举行会议，尽管统计数字显示没有以前那么繁荣，但仍有几百人受洗并加入教会，尽管有内乱的不良影响。1863年，人们努力争取与1835年违反章程、从而导致旧协会分裂的那部分协会重新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德森兄弟提出了以下序言和决议，并获得一致通过。

“鉴于我们的旧派浸信会教友与我们共同信奉一位主，一个信仰和一次洗礼；属于一个同样的经验和教会组织；总之，相信我们所坚持的伟大的主要教义，因此，

“决议，我们应该为与这些弟兄们的团聚而努力；我们应该为这一理想的目标向上帝恳切祈祷。”

我们无法了解旧的欢乐山协会是如何接受这一提议的。我们只知道，这次团聚从未实现。

协会每年都会做一些事情来促进福音的传播；并向各教会推荐牧师教育。在

这一时期结束时，该协会由41个教会组成，包含3432名成员。

在后来的日子里，该协会举行了如下会议。1867年在霍华德县的吉利山；1868年在查里顿县的凯特斯维尔；1869年在霍华德县的查里顿；1870年在伦道夫县的克利夫顿山；1871年在霍华德县的友谊；1872年在亨茨维尔；1874年在霍华德县的锡安山；1876年在门罗县的山核桃园；1877年在查里顿县的新希望。1873年，霍华德县的锡安；1874年，索尔兹伯里；1876年，门罗县的山核桃林；1877年，查里顿县的新希望；1878年，波恩县的胡桃林；1879年，霍华德县的沙龙；1880年，伦道夫县的希洛；1881年，查里顿县的草原谷。我们将只记述这一时期的一些事件。1880年，12个教会被解散，成立了锡安山协会（关于教会的名称，见上述协会）。次年，又有四个教会被解散，与同一个协会联合起来，这样一来，欢乐山的名单上只有31个教会，会员总数为2110人。这样，该协会就从1877年的56个教会和4000名成员减少了。欢乐山确实可以被视为密苏里州北部、中部、西部和南部一部分地区的母会。它的领土现在主要局限于伦道夫和查里顿县，在布恩、门罗和梅肯县也有教会。传教计划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每年有200至300美元用于支持协会范围内的巡回传道者。1872年的会议记录记载了该机构中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牧师的去世，即，长老Thomas P. Fristoe和Y. R. Pitts：前者的简述已经给出。

杨格尔-罗杰斯-皮茨是肯塔基州人，1812年11月8日出生在斯科特县的大十字路口。他的父母是杨格和伊丽莎白-皮茨。他的父亲是Great Crossings浸信会的成员，在我们的主人还没有出生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位最杰出的女性，在该州的整个中部地区被称为“以色列的母亲”。当杨格-皮茨还在早期生活时，他来到密苏里州访问，在该州时，他信了主并受了洗；之后，他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加入了大十字路口的浸信会，根据记录，早在1840年，他就从该教会作为信使前往埃尔克霍恩协会，而且当时也是一位有执照的牧师。1841年，他被以下牧师委员会定期分配到福音事工中，即。J. D. Block, James M. Frost, Howard Malcolm, Ryland T. Dillard, B. F. Kenny, and W. G. Craig。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被召到以下教会担任教职。大十字路口教会、克里尔克里克教会和埃尔克霍恩岔道教会；这样持续了好几年。他是一位勤奋、认真和成功的牧师。他在“捍卫福音”方面大胆而无畏，是原始模式的坚定的浸信会教徒，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准备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既是他祖先的教派的成员，也是他的教派的牧师。除了作为牧师的职责外，他还在其家乡的教派事业中担任重要职务。他是乔治敦学院董事会的积极成员，也是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主持人，该协会是该州最古老的三个机构之一，也是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在肯塔基州度过了大约20年积极的牧师生活后，他于1860年10月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霍华德县购买了一个漂亮的农场并定居下来。”在这个州，他以特有的认真态度投身于牧师的工作。他是传教事业和我们所有教育事业的真正朋友。对于那些准备传福音的年轻人来说，他是一位真诚而有分量的朋友。几年来，他是威廉-朱厄尔学院董事会的成员，在这个职位上，他以勤奋和忠诚的态度为学院的所有利益服务。他甚至同意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该学院筹集永久捐赠的工作中，但他突然被死亡之手击倒了”。（牧师协会的会议记录，密苏里州，1872年，第34页）。

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他的牧养工作主要是在费耶特（Fayette）的教会，莫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教会，并暂时到格拉斯哥和布伦瑞克教会。他的精力、才干和财力都用在各教派的工作上。他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一个慷慨的捐助者。他在教派的感情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不仅在普莱森特协会，而且在整个州；除了少数例外，他总是出席周年纪念活动，为会

议的成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皮茨是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人；有一颗宽广而有益的心，对上帝和他的人民充满了爱；有不懈的热忱，有不可战胜的勇气。他的身体高大而匀称；他的行为举止充满男子气概和威严；他的个人形象令人钦佩和大胆。有了这些特点，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很少不引起听众的兴趣。他是一个工作高手，在他所承担的工作中很少失败。

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在战斗中，他的死亡既突然又出乎意料。关于这一事件的以下叙述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由Eld. R. Rothwell提供给中央浸信会的。W. R. Rothwell，现就读于威廉-朱厄尔学院。

“你们无疑已经听说了长老Y. R. Pitts的去世。他于1871年10月16日星期一晚上在克林顿去世。他是在周日下午发病的，症状是痉挛性绞痛和充血性寒颤。傍晚，在我们愉快的主日学聚会之后，我第一次被告知他的病症。我发现他处于痛苦的状态。布里茨医生和詹宁斯医生被叫来了。为了缓解和安慰他，我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疾病的发展，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缓解。

“他是完全理性的，除了在最后一小时也许有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他知道自己病情的危险性，并经常谈及此事。星期一晚上，沃德兄弟对他说，

“皮茨弟兄，如果现在是主的旨意要带你走，你准备好了么？你还能感觉到救主在你身边吗？”

“什么，你认为我的末日快到了吗？是的，完美的和解——完美的和解’。

“沃德弟兄接着问他是否有任何信息要发给他的家人——他亲爱的妻子和孩子。有一瞬间，他似乎被温柔的情感所征服。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说：‘告诉他们我相信主和他的权利’或‘告诉他们相信主和他的公义，而不是相信人所能做的工作’。现在是他的信任交托——不是说他已经传了四十年的福音；不是说在他的传道下有数百人信主；不是说他的热心、精力和建议在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祝福教会；而是他的灵魂在这最后时刻完全依靠主和他的公义。”

“皮茨长老的痛苦很强烈，他很少说话。我记得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让我休息一下’。他很快就从痛苦、劳累和关怀中永远休息了。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是的，从今以后，圣灵说，他们从劳苦中得了安息，他们的工作也跟着他们。”

“他死亡的一些情况是非常痛苦的：他离家而去——从他深爱的妻子和孩子那里；他被如此突然地叫走。然而，为什么不呢？他离开了家，但这是为了国王的事业。他的心和他的手从未如此充满为受祝福的救主工作。他刚刚从所有世俗的忧虑中解脱出来，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主的工作。他刚刚用神的全副军装重新束起自己。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并把对我们牧师学生的照顾放在心上。他倒在了行动的战场上——倒在了马鞍上。所有的弟兄们都会记得，在协会的会议上，他是多么有灵性，多么充满慈爱，多么热心肠的人。但我必须停下来。当他的灵魂升到上帝面前时，我和华德、艾弗里、詹宁斯等弟兄站在一起，哭泣——默默祈祷上帝将他的灵加倍赐给我们先知学校中的许多以利沙，并在他责备的时候保佑我们锡安。”

“周三下午3点在罗阿诺克由M. L. Laws兄弟宣讲了一场葬礼布道。内容是：‘在主的眼中，他的圣徒的死亡是宝贵的’。周四上午11点，他被埋葬在亨茨维尔”

尔公墓，当时有很多会众在场。弟兄P. T. Gentry带领大家祷告，我们将皮茨的男子气概托付给大地，相信他将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光荣地复活。”

(注：总会在几天前才结束其年度会议，埃尔德·皮茨出席了会议。许多悲伤的心在1871年10月16日离开了克林顿)。

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在哥伦比亚的总会结束时，皮特弟兄得了中风，当时许多人离开他的床边，以为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了，但神高兴地使他复活，并把他成熟的牧师生涯再给教会的战士们两年。

JOSHUA WILLIS TERRILL—J. W. Terrill的父母(John和Rebecca Terrill)是弗吉尼亚州人，很早就移民到肯塔基州，在布恩县定居，1821年8月21日，他在那里出生。1835年，他与父母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并在罗阿诺克附近定居，除了战争期间有一小段时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在威廉斯博士(A. P. Williams)的服事下，他从黑暗中被引向光明，并在1839年5月接受洗礼，成为名为亚拉腊山的教会成员，同年获准讲道。四年零一个月后，他被按立为牧师，此后在以下教会担任牧师职务，并取得了荣誉和成功：罗阿诺克、银溪、托马斯维尔、新希望、欢乐谷、欢乐希望、友谊、索尔兹伯里，也许还有一两个其他教会。在上述一些教会中，他担任了二十至二十七年的牧师。泰瑞尔(J. W. Terrill)的名字将永远受到普莱森特协会成员的尊敬和爱戴，他曾连续数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他是一个有逻辑的、健全的、福音的传道人，很少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处理一个主题；在他的工作领域里，没有人对建立浸信会的兴趣做得更多。他于1840年10月8日与玛蒂尔达·沃尔顿(Matilda A. Walton)小姐结婚，在他的整个牧师生涯中，她是他的助手。

从年轻时起，他就被消化不良所困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最后的病症加深为肺病，1882年5月18日，他在霍华德县的家中去世。

皮茨（SAMUEL YOUNGER PITTS）是皮茨（Jno. A. Pitts）和莎拉-罗切斯特-麦克道尔（Sarah Rochester McDowell）的儿子，前者来自斯科特县，后者来自凯城的丹维尔。他们于1831年移民到密苏里，在那里的伦道夫县，本简讯的主角于1833年10月14日出生。基督徒母亲在他8岁时去世，给这个男孩留下了深刻的宗教印象；一个可爱的妹妹，比他小4岁，给他年轻的生命带来了欢乐、形状和冲动。十八岁时，他皈依了基督教，随后他的叔叔皮茨（Y. R. Pitts）牧师在第二年为他施洗，并加入肯塔基州大十字路口浸信会的团体。他在霍华德高中（现在的中央学院，摩纳哥费耶特）学习了几期，接受W. T. 戴维斯校长的指导，J. J. 拉克教授是他的同学；1852年，他和J. J. 拉克教授一起进入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于1854年6月获得英国文学文凭。

在乔治敦时，他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J. D. 温斯顿博士的女儿安娜-M. 温斯顿小姐相识，1856年2月28日，他与她结为夫妻。1859年7月3日，在摩纳哥罗阿诺克浸信会的提议下，他被J. W. 博士按立为福音传教士。

他在23年的事奉中，担任过7个教会的牧师；其中罗阿诺克和亨茨维尔各3年，阿拉拉特山5年，夏洛山10年，克利夫顿山22年；共为257人施洗。1872年，他搬到亨茨乡镇。皮茨兄弟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慷慨、最善良、最好客的牧师之一。他的精神成果可以在他的人民的生活中看到。

乔治-W-罗比 (GEORGE W. ROBEY) —1838年5月27日出生在莫桑比克的马里恩县。他在14岁时信主，三年后接受了内森-艾雷斯牧师的洗礼。18岁时，他获得了传讲福音的许可，并进入帕尔米拉的伯特利学院，经过四年的学习，他于1860年毕业。1859年，他被按立，成为小联合教会的牧师。从1860年到1867年，他作为牧师在该教会讲道。他还在马里昂县的Bethel和Emerson教会，以及诺克斯县的纽瓦克教会担任传教士。他还作为伯特利协会的传教士工作，除了1865年的一年，他在印第安纳州为两个乡村教会讲道。

1863年，他与丽贝卡-J-凯利小姐结婚，事实证明她是每项善事的真正帮手。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有着很深的虔诚信仰。丈夫欣然承认，他所取得的任何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她认真的祈祷和忠实的合作。

1867年，罗比先生被安排在谢尔宾纳担任牧师，在那里他继续工作了五年，最后一年有一部分时间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1872年，他接受召唤来到爱荷华州的汉堡。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875年春天，当时他辞职成为在爱荷华州佩拉出版的《浸信会灯塔》的副编辑。这一年的秋天，他接受召唤到同州的贝德福德教会，在那里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在贝德福德一直工作到1881年10月，然后他辞职，回到了他的家乡，并在那里工作。他立即在莫伯里定居。在这里，在六个月的劳动中，他为教会聚集了大约75名成员，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年轻的信徒。罗贝先生体质较弱，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他的劳作相当丰富，在他的服事下，已经有大约1200个灵魂加入了教会。

J. B. WEBER—亨茨维尔的普莱森特学院院长，1848年6月2日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路易斯县。他在幼年时曾在优秀的普通学校学习。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皈依

了信仰。他于1871年毕业于拉格朗日学院，学习完整的古典课程。他在肯塔基州的康科德学院担任了两年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的职务。此后，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大学参加了一个特别课程。他回到了密苏里州，并担任该州拉丁文和自然科学的主席。

1876年6月13日，他娶了安妮-雷小姐，她是长老D-B-雷的长女，并担任了大约5年的美国浸信会旗的副编辑。1879年5月，他被按立为牧师，1881年6月，被选为普莱森特学院院长。

在本简述的前半部分，我们对普莱森特协会五个组成教会作了一些说明。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教会值得注意。

BEE BRANCH. -该教会由安大卫长老组织的。

1848年5月13日，在查里顿县Keytesville以北约20英里处的一个街区，Derson成立。组成成员共有九人。安德森先生被选为第一任牧师，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三年，N. Dille继任两年，J. S. Bell继任八年。在战争期间，成员变得非常分散。从1862年年中到战争结束后，没有举行过任何聚会。礼拜堂是一座22英尺见方的原木建筑，建于1853年，但在1870年就不适合居住了。1881年，教会的状况有所好转，有88名成员，由P. M. Sears担任牧师。

CLIFFTON HILL. - 在“Dark's Prairie”的名字下，23名成员于1859年10月13日成立了这个教会，得到了长老N. N. Flood和J. W. Terrill的服务。它有一栋价值2000美元的礼拜堂，是在1868年建造或重新建造的。S. Y. Pitts牧师从一开始就担任牧师，并建立了一个由147名成员组成的大型教会，定期

为不同的慈善和教派事业做出贡献。教会位于伦道夫县的克利夫顿，在亨茨维尔以西7英里。

FRIENDSHIP. 这是一个先驱教会，成立于1829年5月9日，当时由E. E. Turner, Ebenezer Rogers等人组织的。它位于霍华德县，在费耶特北部约6英里处。阿萨-J-巴蒂 (Asa J. Bartee) 在教会历史上的前六年担任牧师，杰西-泰瑞尔 (Jesse Terrill) 继任了十四年的牧师。从1864年12月25日开始，该教会经历了一次最美妙的复兴，导致60人加入。目前的成员有92人。

亨茨维尔教会。这里是伦道夫的县城。1837年8月27日，这里的浸信会成立，当时只有8名成员；长老Wilhoite、Fristoe和Mansfield协助组织。历任牧师有威廉-邓肯（前八年）、爱迪生-刘易斯、巴特莱-安德森、G-凯里、Wm-汤普森、诺亚-弗拉德、W-R-罗斯韦尔、S-A-博尚、M-J-布雷克和S-Y-皮茨。教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复兴是在威廉-邓肯 (William Duncan) 传道期间，他得到了已故的A. P. 威廉斯 (A. P. Williams) 的协助。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有130人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其中有一个8人的完整家庭。欢乐山学院成立后，教会卖掉了它的礼拜堂，并把所得的钱给了该学院，以获得使用学院礼拜堂进行宗教礼拜的特权。目前教会的人数为117人。他们每年向传教士捐款，有主日学，还有一个青少年传教会。

HICKORY GROVE. -1843年8月29日，该教会由Euphrates Stringer和Benjamin Terrill组织，有31名成员。它的位置在门罗县，离米尔顿不远，从县城巴黎向西约18英里。第一任牧师是本杰明-泰瑞尔，然后是詹姆斯-波特、詹姆斯-伯顿、巴特利-安德森和W-L-T-埃文斯。1844年，教会建造了一座30x60英尺的木制教堂，到1870年还在使用，但当时正在努力建造一座更好的房子。1882年，教会有133名成员，由已故A. P. 威廉斯博士的兄弟M. F. 威廉斯担任牧师。

莫伯里教会。这是一个铁路中心，约有4,000名居民。浸信会于1841年11月15日成立，有18名成员，被称为Shiloh，在离莫伯利东北方向约2.5英里处。1843年，教会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木屋，一直到1868年，教会搬到莫伯利，在铁路东侧建造了一座框架房屋，花费了1100美元。现在这座优雅的教堂建筑是在该镇的中心地带建造的，花费了大约1万至1.2万美元，它还背负着一些繁重的债务。教会成立后的十年里，本杰明-泰瑞尔是牧师；在他之后，巴特尔-安德森、詹姆斯-波特、W-L-T-埃文斯、J-W-泰瑞尔、H-哈奇尔、A-J-科威尔（现在的房子就是在他们的服侍下建成的）和G-W-罗贝担任历届牧师，在他们的服侍下，教会的效率和成员人数都在增加，已接近200人。

HOREB—位于布恩县斯特金以西一英里处，与1853年3月成立。该教会由Wm. Thompson和Green Carey组织，有32名成员。汤普森作为牧师为教会服务了几个月，然后W. R. Wigginton担任该职务直到1857年。在他之后，P. T. Gentry、Green Carey等人也加入了教会。

MT. 1852年5月29日，由Bartlet Anderson在Randolph县北面约9英里处成立了由12名成员组成的ShILOH教会。第二年，教会在达克斯维尔（Darksville）建造了一座小型的礼拜堂，这是一个小村庄，位于教会成立的地方或附近。巴特雷特-安德森是第一位牧师。1882年，克利夫顿（D. Cliffton）担任牧师，该教会共有102名成员。

山地教会。这座教堂位于亨茨镇以南约四英里处。1856年9月9日成立，有44名成员。本杰明-泰瑞尔（Benjamin Terrill）是第一任牧师；在他之后，F. M. Stark、James Burton和D. Cliffton于1882年担任牧师，当时教会有112名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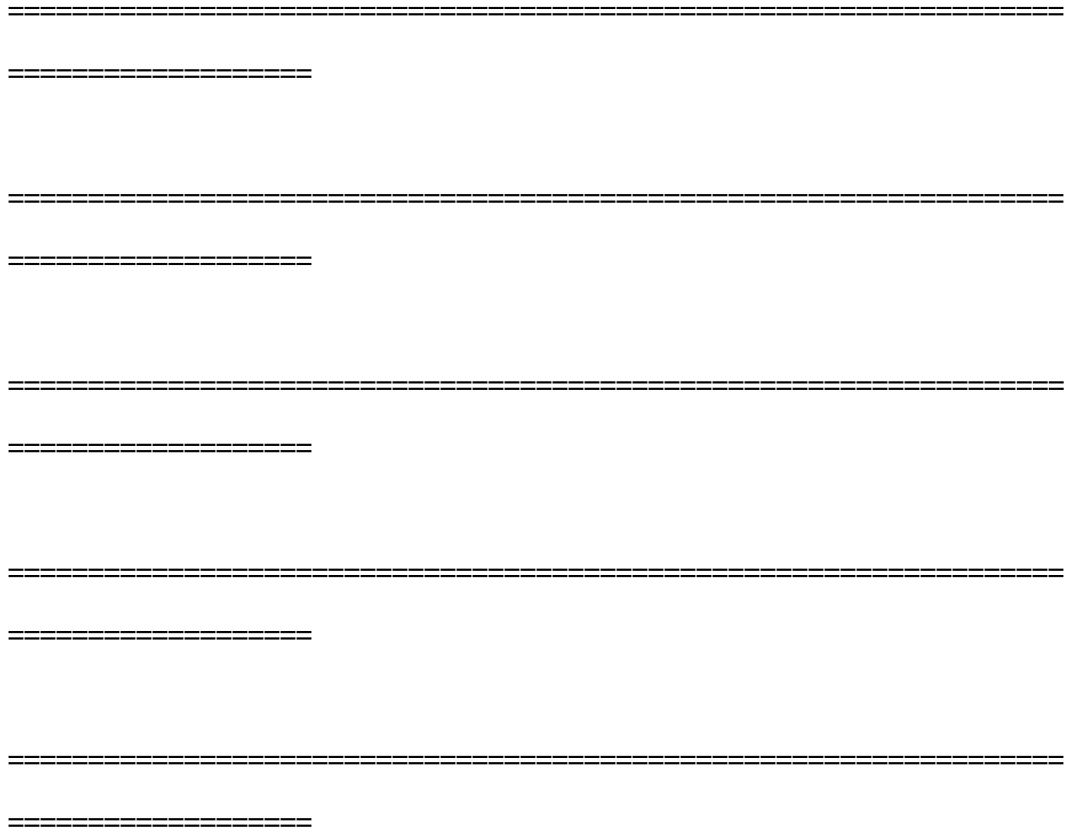
New PROVIDENCE. -Elds. E. Foley和F. Wilhoite于1841年8月8日在一个15人

的选区组织了教会。它的位置离哥伦比亚西北六英里，在布恩县。它很可能属于Bonne Femme协会。

SWEET SPRING—这是欢乐山协会较早的教会之一，于1845年9月成立。它位于亨茨维尔东南约七英里处。本杰·泰瑞尔 (Benj. Terrill) 在最初的十四年中担任牧师，然后是J. R. Terrill，在他之后是Jesse Terrill。本杰·泰瑞尔再次担任牧师，直到教会解散，教徒们都去了莫伯里和雷尼克。

SALISBURY. —该教会于1867年1月19日成立，起初位于该镇以南两英里处。刘易斯-埃利奇 (Lewis Elledge) 担任了一年的牧师，然后是Y. R. Pitts，直到他去世。该教会在一栋价值3000美元的房子做礼拜，有69名成员。

S. A. Beauchamp曾担任过几年的牧师；J. W. Terrill担任过同样的职务。



第三期

1820-1830.

第一章。

cuivre协会。

Cuivre协会成立于1822年。它由以前属于密苏里协会的八个教会组成，位于密苏里河以北的圣查尔斯、沃伦和林肯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老社区从1828年到1838年的会议记录。1828年的会议于10月在友谊教堂举行，该教堂位于现在的沃伦县。介绍性的布道是由长老讲的。Darius Bainbridge讲道，他后来被选为主持人，Geo. W. Zimmerman成为书记员。我们从当年的会议记录中摘录了以下内容：教会：友谊教会、翠微教会、麦科伊溪教会、小伯特利教会、硫磺立克教会、特洛伊教会、普罗维登斯教会、安提阿教会和斯陶特定居点教会。牧师：Geo. 克莱，大卫-哈伯德和达柳斯-班布里奇。托马斯-鲍恩、大卫-克拉克和Wm. Skinner。据报告，有三次洗礼，会员总数为225人。下列牧师作为通讯员出席了会议。Thos. R.

Musick, Lewis Williams, Wm. Coats, Jabez Ham和B. Wren。按照当时的惯例，选了三位牧师刘易斯-威廉斯、贾伯斯-汉姆和威廉-高茨在周日讲道，他们都是定期讲道。一场正规的布道，而且是有些简短的布道，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全部内容。五十年前，在这些问题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显然是由我们现在提到的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现在的布道会比以前频繁得多。第二，现在确实比以前少了些属灵的思想，多了些世俗的顺从。

这个协会采用了当时非常普遍的举行年度会议的习俗。从1828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得知，该协会使用的名称只是翠微浸信会协会。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直到1838年，定期聚会的情况如下。1829年在林肯郡的Cuivre教堂；1830年在林肯郡的Stout's Settlement；1831年在同一郡的Sulphur Lick；1832年在圣查尔斯郡的McCoy's Creek；1833年在沃伦郡的Little Bethel 1834年在林肯公司的布莱恩特溪；1835年在蒙哥马利公司的马其顿；1836年在林肯公司的特洛伊；1837年在沃伦公司的小伯特利；1838年在同一公司的塞勒姆。在这个时期，这个协会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在整个十年中，所有教会报告的洗礼不超过九十次，在任何时候达到的最大会员人数是304人，那是在1833年，那一年有四十六次洗礼，并收到来自组成该机构的十二个教会中的十个教会的信件和信使。1834年，该协会同意与盐河协会联合，“将次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禁食祷告日，求神的工作在可怜的罪人心中复兴，也求神兴起工人，派他们去收割庄稼。”这确实证明在老翠微教会协会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初爱。

在1836年奎弗尔协会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与一个叫安提阿的小教会的纪律有关的事件，该教会位于离沃伦县沃伦顿不远的地方，直到第二年才真正结

束，我们认为为了现在各教会的利益，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事实简述如下。

在1836年与特洛伊教会举行的会议上，托斯-J-赖特弟兄告诉协会，世界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上述安提阿教会的一些成员在他们的房子里举行跳舞，并支持赛马。送信人普雷斯顿在被要求提供信息时说，他无权提供信中所载以外的任何信息。

协会随后任命埃尔顿弟兄、尼瑟顿弟兄和约翰-M-法尔克纳弟兄为委员会，访问上述教会，调查她的情况，并向下次协会报告。委员会访问了安提阿教会，询问他们是否支持跳舞和赛马，他们回答不支持。然后委员会退去咨询，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并通过主席开始向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讲话，然后他们被告知没有这样的教会存在—在委员会外出时它已经解散了。当然，这是个快速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是对的吗？

有些成员犯了“谣言”女士所指控的事情，而其余的人却没有勇气去责备他们。安提阿教会的命运也是许多其他教会的命运，它们纵容甚至允许混乱，却没有提出抗议。教会是一个纯洁的地方，成员被要求保持自己与世界无染。

1838年，Cuivre协会减少到7个教会和202名成员。其名称如下。McCoy's Creek, Little Bethel, Sulphur Lick, Sand Run (formerly Troy), Bryant's Creek, Macedonia and Salem.

牧师们—罗伯特-吉尔莫和托马斯-鲍文。

执业医师：A. L. Knapp和Joseph Nicholls。

Sulphur Lick教会在1839年接待了该协会。反对传教士的情绪表现在对那些参与促进传教这项事业的人不友好的程序上，结果有两个教会退出了，即，Salem和Sulphur Lick，前者与Bonne Femme协会联合，后者与Salt River协会联合。大约在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协会在传教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麻烦，有三四个反对这项事业的教会退出了，不久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名为西罗亚姆。这些教会位于派克县和林肯县，称为斯宾塞河、伯利恒、联合和西罗亚姆的一部分。

Cuivre协会现在减少到五六个教会，在西罗亚姆协会存在了两三年后，或者大约在1842年或1843年，这两个机构在一起开会，并在“Cuivre-Siloam常规浸信会”的名称下合并。

这个协会拒绝与所有促进传教士、圣经协会或主日学的协会合作和相交。通过它，所有传播福音真理的社团都被称为“人为的机构”。它的理由是，由于这种协会没有直接的圣经权威，因此它们是错误的；尽管圣经中对这种协会的权威与对浸信会协会的权威一样多。

我们有过去二十五年来翠微-西洛姆协会的零散记录。

从统计表来看，在这一时期，它几乎没有保持自己的数量。事实上，它现在的规模已经不如当年。除了维持其年度会议和继续与几个姐妹协会通信所需的事务外，其会议上很少有事务处理。其中我们可以提到两河协会、塞勒姆协会和普莱森特（旧学校）协会。

1850年的会议记录给出了以下摘要。

教会—欢乐山、伯利恒、小伯特利、沙河、西洛姆、布莱恩特溪、斯宾塞溪、欢乐山、锡安山、马其顿、糖溪和联合。

牧师：Thos. J. Wright, Wm. Davis, Thos. Bowen, Richard Owings, M. Moore 和 Ephraim Davis。

受洗7次；会员总数352人。

在教义上，这个协会的大多数人可以说是超加尔文主义者；在实践上，他们是一个反对传教的单位。虽然真理迫使我们记录这些事实，但我们也想说，所谓的“旧派浸信会”一般是实践性的基督徒。他们在“实践性宗教”方面通常是健全的，尽管在“基督教堂的使命”方面存在最严重的错误。这一论断当然可以得到证明，但这里不是证明的地方。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信，他们在传教问题上的错误（这个问题真正分裂了该教派），是源于对通常所说的“加尔文主义教义”的不符合圣经的应用。在反传教士的教会从教派的主体中分离出来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大多数牧师在讲道方式上变得极富争议性，很少不选择一个会导致他们讨论拣选和宿命教义的主题，而且他们在谴责他们的传教士弟兄时不免有些激烈。但是一种新的秩序正在逐渐形成，在他们中间越来越多。他们的一些牧师举行旷日持久的聚会—这在二十五年前被他们常常使用，并恳切地劝告罪人悔改，归向上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一些教会最近一直在增加。

这个弱小的团体一度（1867年）减少到只有186名成员；但自从她的牧师们改变了他们的布道方式，如上一段所述，她一直在上升。她在世的牧师是长老 Wm Davis, P. L. Branstetter, T. P. Rogers 和 Charles Holcomb。她的

教会有八个，位于林肯、派克和蒙哥马利县。

鲍文 (THOMAS BOWEN) . —这位基督的仆人是为数不多的出生于18世纪的人之一，他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他是肯塔基州沃伦县人，生于1797年12月，大约17岁时移民到密苏里，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在大约30岁时开始传讲福音，在通常被称为“旧派浸信会”的人群中担任了50多年的牧师。现在有许多人住在密苏里州东部，他们是基督徒，也是好公民，他们说“鲍文牧师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个传教士”。他在他的邻居中被称为一个好人，他的生活记录是一个品行无瑕的基督徒的记录。通过他长期生活的持续和普遍的见证，他证明了他向同胞们传讲的福音的真实性。但他一生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他与圣洁的死者一起长眠。他于1878年11月10日去世，年近81岁。

乔治-克莱 (GEORGE CLAY) —密苏里东部的另一位先驱传教士，出生于肯塔基州。1828年，我们第一次在奎弗尔协会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当时他作为沃伦县友谊浸信会的信使出现，当时他也是一位被按立的福音牧师。他是浸信会成员所理解的圣经教义的一个干练的表达者。作为一名传道人，他的风格平实、清晰、有力。

我们只在讲台上见过他一次。那次他的主题是“圣经洗礼”。他以“工匠”的身份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经文——一个完全有能力“正确地划分真理的道路”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去世的时间和情况，但认为他现在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戴维斯（EPHRAIM DAVIS）—1834或1835年移民到密苏里，在Cuivre和Cuivre-Siloam协会担任了16年的牧师。他来自肯塔基州，在林肯县定居，就在现在的新希望镇附近。1835年5月，他成为联合（现在的新希望）浸信会的牧师，并一直担任牧师直至去世。他的教义是强烈的加尔文主义，是个好人，深受教会的爱戴。他的讲道与其说是为了呼唤罪人悔改，不如说是为了喂养羊群。在他的服事下，教会的发展非常缓慢，他整个16年的牧师生涯中，除了一些礼物外，没有任何薪资。在他的服侍下，联合教会于1840年宣布，她“不会与任何坚持并实行当今慈善机构的自称基督徒的社团或团体进行通信，”而且，“上述声明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禁止任何成员向根据联合浸信会的命令派出的任何传教士奉献。”1841年7月，该教会退出了联合浸信会的盐河协会，并在两年后与所谓正规浸信会的奎弗尔-西洛姆协会联合起来。这些不明智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很奇怪的程序的结果是，在戴维斯长老任期结束时，教会出现了分裂。他于1851年10月去世。

达柳斯-班布里奇（DARIUS BAINBRIDGE）是肯塔基州人，是医学博士Absalom Bainbridge牧师的儿子，他于1822年移居密苏里并在圣查尔斯县定居。他在肯塔基州与玛丽-赖特（Mary Wright）小姐结婚，玛丽-赖特是长老Thomas J. Wright的妹妹。

达柳斯-班布里奇早在1824年就开始传教，在密苏里州工作了12年，随后搬到威斯康星州，然后回到密苏里州，1847年在克莱县定居，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于1828年被选为奎弗尔协会的主持人，并随后连续8年被选为主持人。

在他的讲道中，他并不像他的一些同派弟兄那样被认为很“硬”。以下是关于

他的事件。有一次，在讲道时，他变得非常认真，开始劝说罪人悔改。现在他突然停了下来，说：“弟兄们，我觉得我在做我不应该做的事”。

但为什么不劝告罪人呢？那些自称为“老派浸信会”的人可以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对当时所谓的“努力系统”的反对是许多决议和偏见的多产之源，这使他们之间产生不和，并延缓了他们的进步。

长老班布里奇活到了老年，大约在1862年死于密苏里州的克莱县。他养育了十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七个女儿，只结过一次婚。

赖特（THOMAS JEFFERSON WRIGHT）—浸信会牧师，有超过一般的讲道能力，多年来是Cuivre-Siloam协会的主持人，1803年3月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克拉克县；1820年结婚，1830年搬到密苏里。在传教士的分裂中，他与那些反对他所称的当时的“人造”机构的人认同。他的讲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争议性的特点。他似乎认为所有的教派都背离了真正的信仰，他在讲道时很少不试图反驳某人所谓的错误制度。他对自己人和其他人的论点都很了解，被认为是自己教派教义的有力倡导者。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是其协会的主持人。以下是1868年的会议记录中对他的纪念。

“赖特弟兄多年来在我们中间传扬福音，勇于对抗异端，尽管敌人像洪水一样涌来，但在他身上教会有了防御。但是他已经去休息了，他已经完成了主人分配给他的工作。他胜利地举起了我们救主的旗帜，直到最后。我们坚信，他于1867年9月2日从激进的神国进入了胜利的神国。让我们珍惜他的记忆，永远记住我们也可以随时接受主人的召唤”。

第二章。

盐河协会。

盐河协会现在是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浸信会团体，由37个教会组成，分布在罗尔斯、派克、奥德兰和林肯等县。以下记录来自第一次会议的记录。

“浸礼会教友会议记录，于1823年8月23日、24日和25日在派克县佩诺的浸礼会教堂开始并举行。

“按照约定开会。耶利米-泰勒弟兄作了介绍性的布道。耶利米-泰勒(Jeremiah Taylor)从《历代志》第12章和第32章讲起。”会上宣读了6个教会的来信，并登记了信使。这些教会的名字是Ramsay's Creek、Stout's Settlement、New London、Bethlehem、Bear Creek和Peno，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为95人。戴维斯-比格斯被选为主持人，威廉-卡森被选为书记员。牧师是Davis Biggs, Jesse Sitton和Leroy Jackson。会议通过了信仰条款，与浸信会总联盟或“联合浸信会”通常规定的条款非常一致。

周一的第五项事务是，“本协会被称为‘密苏里州盐河协会’”。

以下是协会宪法中的内容，值得关注。

“第5条。不得接受未经发送教会适当审议的询问，也不得接受无法满足的询问。”

“第6条。本会应努力为各教会的普遍联合提供条件，并保持各教会之间的联合，在困难的问题上给他们以建议，询问各教会在代表权方面失败的原因，但未经本会各教会的同意，不得与任何教会、团体或人民委员会进行或继续进行通信，姐妹会除外。”

“第7条。协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可以辞退联盟中任何在原则上异端或在实践上无序的教会。但任何成员不得因相信或宣扬拣选的教义，或在基督里为所有的人作一般性的规定而受到质疑。”

Ramsay's CREEK CHURCH. -在盐河协会范围内成立的第一个教会是Ramsay's Creek浸信会，位于派克县东南部的一个同名定居点。1818年7月，约翰-M-佩克（John M. Peck）访问了这个教会并作了讲道。在1816年—那一年的秋天—拉姆斯克里克定居点开始了，上面提到的教会就在这个定居点里；因此，它一定是在1816年秋天和1818年夏天之间，也就是佩克访问的时候组织的。瓦特少校和约翰-麦库恩是该定居点的两个主要人物。麦库恩是一名浸信会教徒。拉姆斯克里克教会的第一位牧师是鲁德尔（Ruddle）先生。Ruddle先生在印第安人进攻肯塔基州的Ruddle站时被俘；他被带到西北部并被收养到部落中；他的耳朵被劈开，所有的“白人血统被洗掉”。他娶了酋长的一个女儿，并采用了他们的习俗。时隔多年，他听说了自己在肯塔基州的亲戚，于是带着他的印第安妻子找到了回到家乡的路。他的妻子很快就去世了，他信了教，学会了他的母语（他在印第安人中时几乎忘记了这种语言）并开始传教。当长老佩克在1818年访问拉姆斯克里克教会时，长老鲁德尔当时是牧师，但他后来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亚当斯县，之后又搬到了派克县，在那里他以高龄去世。

Ramsay's Creek教会仍然存在。它在距离克拉克斯维尔约6英里的一座实质性

的砖砌建筑中做礼拜。最早的教会记录是在1823年做出的，其中显示1835年长老Ephraim Davis被选为牧师。1838年，A. D. Landrum接任。现任牧师Albert G. Mitchell于1850年接替Landrum长老。

佩诺浸信会。- 盐河协会的另一个成员是佩诺浸信会，它是在大佩诺溪上约翰-麦库恩的房子里组织起来的，位于西北方向约8英里处。

1819年12月25日，派克县鲍林格林的长老Leroy Jackson主持了教会成立与立宪。组成成员是Leroy Jackson, Polly Jackson, Joseph Trotter, Polly Trotter, John McCune, Polly McCune, Thomas Hedges, William Biggs, Betsey Biggs, Betsey Shannon, Susan Doyle, Wm. McCoy and John Carr——总共13人。

直到1833年，佩诺教会轮流在约翰-麦库恩家和附近大佩诺河上的一所校舍举行聚会，并在距离麦库恩家约四英里的小佩诺河上的塞缪尔-莱维伦家举行聚会。

1833年2月26日，佩诺教会被分割，小佩诺溪上的成员共30人，由长老Vardeman和Davis Biggs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名称为欢乐山教会。这个教会仍然存在，并在法兰克福以南约三英里处的一个舒适的砖制教堂建筑中做礼拜。从1823年到1833年，佩诺教会非常兴旺，在人数上通过信件（迁来的外地浸信会成员）和洗礼（受洗皈依的信徒）大大增加。大约在这个时候，移民们纷纷涌入该州的这一地区，他们大多来自肯塔基州，其中许多人是浸礼会成员。1839年，教会迎来了宗教的大复兴。在这些皈依者中，有长期担任盐河协会书记的A. P. 米勒阁下；还有Wm. Penix和许多Biggs家族、Shannons家族和

McCunes家族。佩诺教会的历任牧师是长老Leroy Jackson, Davis Biggs和A. D. Landrum。教会从来没有所谓的礼拜堂，她拥有的两座礼拜堂是用原木建造的，用于学校和集会场所的双重目的。1852年，教会解散，给她的成员发了信，其中大多数人在同一年聚会并成立了糖溪教会。

林肯县STOUT'S SETTLEMENT（现在的新希望）浸信会—盐河协会的另一个成员，于1821年6月16日，由Bethuel Riggs和Jesse Sitton长老组织，后者应该一直是牧师，直到1828年，他离开了这个州。长老大卫-哈伯德（David Hubbard）接替了他的工作，继续担任了两三年的牧师。

1830年2月，教会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原因是一个年轻的姐妹与一个有活着的妻子的人结婚。经调查，该姐妹被宣告无罪。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定不满意，要求召开理事会，并得到批准。

Sulphur Lick教会、Troy教会和Little Bethel教会各派出三名成员，他们作为一个委员会，在听完此案后，建议将该姐妹排除在教会外，大多数人拒绝这样做，少数人于1830年6月退出教会，并在同一街区成立了Bryant's Creek教会。1831年8月，教会的名称从Stout's Settlement改为Union，大约在1836年，她在New Hope以北约两英里处建造了一个46 x 20英尺的原木会议厅。Eld. Ephraim Davis于1835年5月成为牧师。在这个牧师任期内，教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与任何“坚持当今仁爱机构的基督徒协会”进行通信。长老戴维斯是个好人，深受教会的爱戴，他于1851年10月去世，留下了教会在教义和传教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最后，在1852年，大多数人召唤长老A. G. 米切尔为牧师。由于对这一行动不满意，少数人退出了一些人得到了离会信件，有些人没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布莱恩特溪教会（反对传教）联合起来。

此后不久，教会撤销了所有反对传教的行为和决议，并在埃尔德-米切尔牧师的服事下，人数逐渐增加。1857年，教会的聚会地点搬到了新希望镇，教会在该镇建造了一座40x60英尺的框架房屋，现在她就在那里聚会。1867年7月，通过决议，教会名称从Union改为New Hope。该教会现在是协会中较强的教会之一（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在社区中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摘自H. N. Basket's MS.）

1824年10月，盐河协会在罗尔斯县的熊溪教堂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该协会的第三次会议在派克县的拉姆斯克里克教堂举行，从1825年9月30日开始，到10月3日结束。Eld. 戴维斯-比格斯（Davis Biggs）在开幕式上讲道，并被选为会议主持人。Wm. Sitton为书记。长老Bethuel Riggs和D. Bainbridge作为Cuivre协会的相应信使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中在周日讲道。星期日，戴维斯-比格斯主持了主的圣餐仪式。“同意在塞勒姆举行下一次协会，并将周六和周日定为神圣的礼拜和主的圣餐，由协会所在的教会准备。”该协会采用了举行“联合”或“年度”会议的习俗。总结：8个教会，25次洗礼，会员总数184人。

1826年，西罗亚姆是协会聚会的地方。接纳了一个新的教会，即南河教会。1827年，该协会在马里恩县的伯特利教堂举行会议。自第一次会议以来，Daniel Moss, Jeremiah Taylor和Mordecai Boulware被加入了牧师名单。盐河教会和昆西教会—最后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教会—今年被加入。成员总数为225人。

第六次会议于1828年在普莱森特举行。通过信件和信使与塞勒姆、普莱森特、

奎弗尔和密苏里协会进行了通信联系。十九次受洗。长老D. Hubbard, E. Turner和James Suggett被任命，并在周日讲道。

1829年的会议在Ramsay's Creek举行。现在流行的习俗是在星期五聚会，星期一结束。周六和周日用于布道和其他神圣的敬拜活动。但愿这样的风俗还能盛行！

伊莱-梅里尔现在作为该协会的一名牧师出现。南河教会是1830年的聚会地点。这些教会似乎正在享受稳定的增长。会员人数为343人。1831年，除了通过戴维斯-比格斯（Bro. Davis Biggs）提出的以下决议外，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项目。

“1. 本协会的使者要求各自教会的所有成员在每天日落和天黑之间向上帝进行庄严的祈祷，以使宗教在我们中间复兴。

“2. 将明年1月1日定为禁食祷告日，并要求组成本机构的所有教会成员在这一天禁食祷告。”

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教会，即，马里昂县的伯利恒教会。

1832年，在马里昂县的熊溪举行了会议。塞勒姆（Salem）教会被添加到教会名单中，约翰-H-凯奇（John H. Keach）和杰里-瓦德曼（Jer. Vardeman）加入了牧师名单。

“同意翠微协会将1833年1月1日定为禁食、谦卑和祈祷的日子，希望上帝避免该州可怕的瘟疫，阻止错误的发展，并在我们中间恢复他的工作。”

1833年，他们在佩诺会面。无疑，上帝回应了祷告，彰显了他的能力。许多灵魂加入了主的怀抱。基督的牧师们积极地进行巡回宣传工作。他们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传讲福音。在定居者的小木屋里，在森林的树下，以及在这个州开始出现的简陋的礼拜场所。作为可见成果的一部分，今年向协会报告了296次洗礼，并在名单上增加了八个新教会，即Marion县的Palmyra, Mt. Pleasant, North Fork和Union；以及Pike县的Noix Creek, Gwin's Creek, Little Union和Union。该协会的成员总数为874人。

在1834年的会议上（在罗尔斯县的盐河教会举行），有证据表明在协会的几乎整个范围内都是持续繁荣的状态。据报告，有200人受洗。大卫-哈伯德（David Hubbard）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六个新教会被接纳为成员。该协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机构，其边界向北延伸到路易斯，向西延伸到门罗县。十四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这些教会主要位于刘易斯、马里昂和门罗县。

从会议记录中，我们获得了以下的总结——

教会。Bear Creek, Bethlehem, Ramsay's Creek, Siloam, Bethel, Providence, South River, Salt River, Spencer's Creek, Paris, Salem, Palmyra, Mt. Pleasant, North Fork, Union, Pleasant Hill, Noix Creek, Gwin's Creek, Little Union, Union Pike County, Indian Creek, Mt. Moriah, Elk Fork, Wyaconda, Mt. Pisgah and Gilead；其成员总数为1,143。

牧师们：戴维斯-比格斯，杰尔-泰勒，克里斯蒂-金特里，E-威廉斯，艾德-特纳，阿奇博尔德-帕特森，杰尔。Turner, Archibald Patterson, Jer. Vardeman, David Hubbard, W. McQuie and J. M. Lillard.

传道人。-C. L. Turner, J. Keach, J. Lear, T. P. Park, Noah Flood, T. E. Hatcher和J. F. Hedges。

戴维斯-比格斯 (DAVIS BIGGS) 是盐河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主持人，于1763年3月8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县。他的父亲约翰-比格斯 (John Biggs) 在革命战争前多年从英国移民过来，有威尔士血统。他在1776年的战争中是一名士兵，因此，在他缺席期间，英国人和托利党人几乎剥夺了他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一切，除了他的土地。

当戴维斯-比格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不久之后，他决定尝试航海生活，为了开始这种生活，他登上了“黑船”，这艘船要去西印度群岛装运盐。在这些日子里，海上有许多海盗出没，他们俘虏了许多商船，用船上丰富的财宝填满了他们的库房。黑船是一艘中等大小的船只，有六门炮。他们愉快地出航，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他们的盐货，开始回家。在路上，他们与两艘私掠船发生了绝望的交锋，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成功地赶走了海盗，不再受到骚扰。回到家后，我们的年轻海员得出结论，他受够了水手的生活，决定在老家度过他的余生，接受一位深情和慈爱的母亲的照顾和训练。他有三个兄弟，大的罗伯特，小的约翰和伊莫利亚。最后一个兄弟成为浸信会的传教士，但在他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被砍死。

回州后，小比格斯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忙于耕种老农场。尽管当时是战争时期，对学校的兴趣很少关注，但他还是设法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英语教育——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一般人。18岁时，他与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县杰西-莫里斯的女儿安娜-莫里斯小姐结婚，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威廉和莫里斯，以及两个女儿。后来威廉-比格斯继承了他父亲的职务，成为密苏里州盐河协会的主持人，

我们认为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世。

大约20岁的时候，戴维斯-比格斯开始劝勉和讲道。1797年，他应召在弗吉尼亚州的朴茨茅斯浸信会担任牧师，不久后他搬到该州，并在诺福克县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13年中，他在这个县和邻近的县做了很多布道工作。他习惯于每年秋天到“上州”进行布道旅行，每次花费几个星期。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建立浸礼会的利益提供了有效的帮助。1810年，他卖掉了在弗吉尼亚的财产，搬到了肯塔基州，在波旁县定居。他现在正值壮年，已经四十七岁了。他在该州的那个地方到处旅行和布道。他在乔治敦的浸信会教堂担任了七年的牧师，在西拉溪担任了十年的牧师，在他住在该州的时候，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伯利恒和干流教会的讲台上工作。

1820年9月，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在密苏里州派克县的佩诺溪登陆，在那里他有了永久的住所。戴维斯-比格斯身高约5英尺10英寸，体重150至155磅。他有一张圆脸，蓝眼睛和棕色头发。他脾气急躁，经常说他的脾气是他的致命伤。他的身体是那种适合巨大的耐力和边疆生活的身材。

他为在密苏里州东北部建立浸信会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家旁边的那块地。佩诺溪（Peno Creek）、拉姆斯溪（Ramsay's Creek）和皮斯加山（Mt. Pisgah）的教会都收获了他的劳动成果，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是他作为牧师工作的。在盐河协会的组织中，他被选为主持人，连续担任了几年的职务。

比格斯牧师有一个相当聪明的外表，而且确实是一个聪明人。作为一个传教士，他大大超出了平庸的水平。除了在他担任牧师的教会讲道外，他还会到处旅行，确认教会的信仰。在他的布道旅行中，他经常会向南走到密苏里河边。在早期的密苏里州，由于传道人很少，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这里的少数

人承担。比格斯长老似乎总是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他是一个冲动敏捷的人，致力于纯洁和圣洁的生活，他经常发现有必要责备亵渎者和邪恶的世俗之人；事实上，他忠实地揭露任何他看到的罪恶。他的目的是忠实地遵循他的主人的指示——“责备，教导”等等。这使他遭到了许多有亲爱的罪的人的反对，在那些开拓的日子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但这些事情都没有打动他。有时，对他的反对是如此激烈，甚至相当于迫害，但戴维斯-比格斯仍然没有动摇。他的态度和他们的敌意一样坚定。如果在五六十年前，传道先锋队没有发出警告的声音，向人们展示他们在这个州的罪孽，那么现在的社会状况会是怎样的？舌头和笔都无法描述它。

在比格斯长老的后裔中，派克县和该州其他地区有许多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其中大多数是浸信会教徒，有些人在官方生活中占据了相当光荣的地位。詹姆斯长老D. Biggs，摩纳哥柯克伍德浸信会的流行和深受喜爱的牧师，是他的曾孙。在比格斯牧师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因疾病受苦而无法讲道；1845年8月1日，他在派克县路易斯安那以西约6英里处的家中去世，在十字架上取得了胜利，享年82岁以上。

杰西-西顿——这位受人尊敬的耶稣基督的牧师是盐河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没有关于他出生的资料。他早在1821年就来到了密苏里，并通过信件与斯托特定居点浸信会结合，当时是一名牧师。他从1821年开始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直到1828年，他搬离该州。

贝休尔-里格斯（Bethuel Riggs）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协会的老牧师中，在此值得注意。

伯特利-里格斯 (BETHUEL RIGGS) 是密苏里州的一位先驱传教士，大约1760年出生在新泽西州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对他早期的生活了解不多，他在密苏里州以外的地方度过了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在17岁的时候，年轻的里格斯还是个年轻人，他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应征入伍，由于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后来获得了养老金。他在早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南希-李，她是一位名叫詹姆斯-李的著名浸信会传教士的妹妹，他曾经在树下讲道，枪就放在身边，担心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

18岁时，贝休尔-里格斯皈依基督，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不久后搬到北卡罗来纳州，随后又搬到佐治亚州，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他不仅在这里开始传教，而且还广泛地旅行和传教。早在该州人口稠密之前，他就从一个定居点走到另一个定居点，向可怜的罪人传讲永恒的、有福的福音，含着眼泪警告他们要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当他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时，他和一个大的移民者一起，穿过印第安人的区域来到了肯塔基州。这次旅行是在早期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进行的。在穿越山脉和各州之间尚未定居的部分时，移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他们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并保持警惕和警觉，最终安全抵达肯塔基州。里格斯先生在辛辛那提对面的肯塔基州部分地区定居。

在这个地方生活时，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有点罕见的事情。那时，领土法律中对婚姻有一些限制。有一天，一对夫妇来到他家，希望由他主持他们结婚。由于上述的限制，他们不能在该地区结婚。他们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坐上他们的独木舟，到河里去。他们这样做了，在俄亥俄河中段时，埃尔德·里格斯主持他们结婚，他们高兴地上路了。1809年，他来到密苏里州，首先在圣查尔斯县的达登尼溪定居，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八年。然后他搬到了更高的地方，并在林肯县县城特洛伊以北约五六英里处定居，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硫磺泉和矿井，称为硫磺矿井。这口泉眼具有很好的医疗质量。后来在1823年在他家组织了一个教会，他是该教会的成员，并连续几年担任牧师。

但里格斯长老是个喜欢旅行的人，因此并没有把自己长期局限在一个地方。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巡回演讲上。他在沃伦、圣查尔斯、林肯、蒙哥马利和派克县的大部分地区布道。随后他搬到了门罗县，在那里他住了一段时间，在盐河地区的定居点传教。然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然后去了俄亥俄州，又回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他去世并被埋葬在他忠诚的妻子身边，她是他年轻时和晚年的伴侣。

耶利米-瓦德曼（JEREMIAH VARDEMAN）。-这位杰出的牧师是教会历史上少有的一类人。他拥有独特的才能，能将福音的主要真理带入听众的意识中。他的举例非常生动，他的语言有力、简单，很适合向每个阶层，甚至是最不识字的人传达清晰的思想；而感情的深泉从他自己的心中涌出，像雨露一样浇灌着听众的心灵。在深刻的情感、对福音真理的生动概念以及激发同情心的能力方面，他与怀特菲尔德很相似。

有的时候，他在毫无预谋的劝告中似乎触动了灵魂的每一根弦，并通过简单而深情的福音训诫的倾诉，触动了他周围所有人的良知。他的讲道风格和方式没有丝毫做作。他从来没有学习过修辞学的艺术，并且鄙视那些人为技巧。他说：“在调动激情方面，所有的诡计都是假的”。在提到边疆人民以原始方式绞碎谷物的做法时，他谈到了一些传教士为提高听众兴奋度所做的艰苦努力，即“用毯子制造风”。（J. M. Peck in *Western Watchman*, Vol. VII.）

耶利米-瓦德曼是12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瑞典和威尔士祖先的后裔，每个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都很明显。他出生在老奇斯韦尔堡上方约12英里处，位于现在的弗吉尼亚州怀特县。他的祖父，老约翰-瓦德曼，从瑞典移民到美国，18世纪初在南卡罗来纳州定居，当时他的父亲，小约翰-瓦德曼，

才7岁。在这里，年轻的约翰-瓦尔德曼长大成人，结婚。妻子是伊丽莎白-摩根（Elizabeth Morgan），她是威尔士人，不久后移居到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并定居下来，离著名的奥特山峰很远。约翰-瓦德曼老人在他的祖国是路德教会的成员，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与新教圣公会结合了。他在125岁那年去世。

约翰-瓦德曼和他的妻子，也就是耶利米的父亲和母亲，在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居住时信奉宗教并与浸礼会联合；1767年搬到新河上的定居点；1779年搬到肯塔基州的荒野，在蟹园附近定居。

最小的儿子耶利米已经长大，参加了印第安人的战争，并经常担任侦察员。在1792年开始的肯塔基州宗教大复兴期间，他信了教，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他有强烈的传教印象，但由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抵制这些印象，这些印象最终消失了。请注意后面的内容。

年轻的瓦尔德曼天生喜欢社交快乐和欢闹，看到这一点，他的一些世俗伙伴利用他们所有的影响力来诱使他犯罪。他被诱导参加了附近的一个舞蹈聚会；他想了想，只参加一次，然后他就会更加严格。在这里，他发现有人对这位年轻的教会成员非常关注。他的下一步是参加螃蟹园附近的一个舞蹈学校，“只是作为一个观众”。在这里，在兴奋和快乐的漩涡中，他被诱导在学校的学生名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现在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世俗的娱乐活动，尽管正如他事后所证实的那样，他经常受到良心的鞭打。在那个致命的夜晚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乡下的嬉戏。他在普遍流行的观念下接受训练，认为各种舞会、舞蹈和运动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违反，因此他很自然地认为他的行为是对其基督教品格的剥夺；他没有解释就离开了教会，这让他的父母和两个兄弟深感羞愧，他们都是同一教会的成员。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冲动和巨大能量的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中。他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成为年轻人的领袖。没有人能够像耶利米-瓦尔德曼那样唱歌和拉小提琴，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充满了欢笑。除了一个例外，他的所有宗教朋友放弃了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这个例外是他虔诚的母亲，她有时会说“我知道杰里会被救出来的。上帝是信实的，我确信他是一位听从祷告的上帝”。

在一位名叫托马斯-汉斯福德（Thomas Hansford）的不谙世事的浸信会传教士的服侍下，在以上述方式度过三年后，瓦德曼被最有力地说服了；有两三天他的灵魂非常痛苦。他终于找到了安慰，并向主郑重发誓，他将放弃一切虚妄的娱乐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福音的传扬中。

当时，普拉斯基县的人们大多住在木屋里，分散在森林中，只有“马道”从一个小屋通向另一个小屋。在这些小屋里，瓦德曼先生开始举行周夜聚会。巨大的兴趣一下子被唤醒了，相当多的人改变了信仰。

“他曾加入的教会恢复了他的团契，并给他颁发了老式浸信会的执照；证书上只说他有用的“天赋”，可以自由使用，只要主开了门。现在他发出了预约，并连续讲了几次道。各个阶层的人都出来听他讲道，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以前在林肯县的伙伴们，以及把他引入歧途的舞蹈学校的成员中，有二十多人成为基督谦卑顺服的门徒。”(Western Watchman, Vol. VII.)

他大约在1801年被授予圣职，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被要求每月供应四个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很穷，但由于上帝的眷顾和他的弟兄们的帮助，他很快就在牧师的位置上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从一开始，长老瓦德曼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他康复后的第一个主日，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人们期待他在会上发言。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些年长的人发言后，他站起来，眼里涌出泪

水，在劝勉中夹杂着对自己背道的忏悔，并恳求他的年轻伙伴们放弃他自己带领他们进入的罪恶的娱乐活动。效果非常好：“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上前向他伸出手，并以清晰的声音喊道：‘哦，瓦德曼先生，为我祈祷吧；’还有人说：‘为我祈祷吧，瓦德曼先生，因为我是一个比你更大的罪人。（Annals Am. Pulpit, p. 422.）”

瓦德曼先生以前从未尝试过在公共场合祷告，但想起他在获得救济时对主的誓言，他跪下来，开始为周围乞求怜悯的人群祷告。就在这件事之后不久，瓦德曼先生访问了他在林肯郡的老教会，并被接纳为会员，正如前一段所提到的。

从他恢复名誉的时候起，瓦德曼长老就在肯塔基州的浸信会牧师中度过了一个广泛而有用的职业生涯。他是该州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这为他在所到之处赢得了大量会众。他的讲道服务于大卫福克（David's Fork）、列克星敦（Lexington）、巴德斯敦（Bardstow）、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以及远至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Nashville）和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等教会。

1830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在罗尔斯县盐河附近美丽而肥沃的大草原边界安家落户。在这里，他很快就为他的大家庭和众多家属提供了舒适的房屋，并耕种了200英亩的处女地”。他也没有忽视他周围的道德荒原。在没有牧师工资的情况下，他开始收集基督羊群中分散的羊群，并将它们聚集成群，在他的直接劳动下，有几个教会成长起来。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盐河协会。他在使该州各教派积极合作开展慈善活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并且是“中央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他仍然毫不松懈地继续他的牧师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两年里，他在讲道时无法站立，只能坐在扶手椅上，向人们发表深情的讲话。就在他最后离开的两个星期前，他与另一

位牧师一起，访问了麋鹿山的硫磺泉，这似乎给他带来了好处。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这是访问中没有考虑到的措施。那里发生了复兴，尽管长老的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为五位受洗者施了洗礼。这是他所做的最后一次这样的服务。当时他为基督教徒施洗的人数比美国任何一个人人都多。由于他没有对这些和其他工作进行登记，准确的数字无法确定，可能不少于8,000名皈依者。

在他死前的主日，他参加了他附近的教会中对于另一位传道人的任命。他没有疼痛，胃口很好，考虑到死亡，他的头脑清晰而平静。在第一次讲道后，他以通常的效果讲了半个多小时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得掉呢？”接下来的一周，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尽管他和他的家人对他的迅速消亡并没有感到惊慌。但是在1842年5月28日星期六上午，他把他的家人叫到身边，作了一些指示，向他们告别，然后像一个孩子睡着了一样沉入死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5分钟之内——在他67岁的时候。”(J. M. Peck in *Western Watchman*, Vol. VII.) ”

在教义上，他是温和的加尔文主义。他的观点是他的赎罪学说与安德鲁-富勒在《值得接受的福音》中的学说相一致。他乐于为上帝之子的本质神性——人格中的三位一体——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机构及责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以及他所属的教派所持的所有其他主要福音教义进行辩护。他在福音事工上的成功也许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任何其他牧师所无法比拟的。这种不寻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上帝，归功于他自己对未信主的人的同情心。他自己知道主的可畏，对可怜的罪人深有感触。他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到他的布道中，同时他为他们恳求；他的恳切态度是为了让罪人相信，传道人对他是有感情的，而且是深有体会的。当他察觉到他的讲道调动了未信主的人的感情时，他就习惯性地提出与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祷告。(J. E. Welch in *Western Watchman*, Vol. VII.)

瓦德曼先生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长期生活在密苏里州，他们是耶利米-B-瓦尔德曼牧师和W-H-瓦尔德曼牧师。两人在年轻时都信奉宗教。

第三章。

盐河协会。

（结束）。

在其成立的前十一年里，盐河团队一直在为其提供服务。1834年，浸礼会的原则得到传播，浸礼会的教会得到建立，直到它的边界包括派克、铁轨、马里恩、路易斯和门罗等县。1834年，它解散了以下教会，即Bethel, Little Union, Palmyra, Bear Creek, Pleasant Hill, Salt River, Providence, South River, Wyaconda, Gilead, Indian Creek, North Fork, Paris and Elk Fork。这些位于马里恩、刘易斯和门罗三县的教会，根据母会的一项提案，于次年10月在马里恩县的伯特利会议厅举行会议，成立了“伯特利协会”，关于该协会的情况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说明。这一事件使盐河协会的教会数量减少到13个。

从1835年到1840年，会议定期举行，和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1839年。1840年，在传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关于这一事件，我们从记录和目击者那里收集到以下事实。

1838年9月7日至9日，该协会的15周年纪念日在派克县西罗亚姆教堂举行。许多弟兄出席了会议，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各教会应该做些什么来支持巡回传教士在协会范围内的赤贫人群中工作。他们就此事进行了协商，发现有些人反对以任何形式将这个问题带入协会，并希望避免麻烦和混乱，于是在休会后的星期六在教会的房子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并成立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或协会。长老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T. Johnson）为主席；筹集了30美元，并雇用了雅各布-鲍尔（Eld. Jacob Bower）被聘为传教士，每月10美元。虽然传教士的朋友们把这件事完全排除在协会事务之外，但反对派并不满意。

下一届会议（1839年）在拉姆斯克里克举行。在传教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明显缺乏和谐。在开场时，正在讲道的弟兄（威廉-戴维斯长老）说，“保罗是个罗马人；”长老杰里·瓦德曼发言说：“不，不，弟兄；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争吵在此开始。长老瓦德曼是宣教的倡导者，戴维斯长老是反对派的带头人。协会中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次协会会议之后不久，伯利恒教会发表了一份反对传教士的通告，敦促那些反对传教的人“从巴比伦出来”（即，离开那些支持传教的人士团体）。这份通告的副本被寄给了协会中的每一个教会，因此争论越来越激烈。

1840年，该协会在派克县的斯宾塞溪教堂开会。当使者到达时，他们确定有三个教会，包括与他们会面的那个教会，已经脱离了协会。鉴于这一程序，通过了以下劝诫性决议。

“我们认为斯宾塞河教会、伯利恒教会和联合教会的分离明显违反了他们与盐河协会的盟约约定，我们亲切地建议并告诫这些弟兄重新考虑他们所采取的路线，重新回到协会的怀抱中”。这一告诫并没有阻止分裂。任何理由都无法调和反对传教的弟兄们。上面提到的三个教会和西罗亚的少数人脱离了母

体，并在不久之后成立了一个名为西罗亚的小协会，其情况已在前一章作了说明。

在这一时期，即1835-40年，有几个人加入了牧师队伍。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位。T. T. Johnson, Amos Beck, A. D. Landrum, Wm. Davis和E. Davis。

我们在她的记录中发现的关于传教问题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1840年在斯宾塞河的会议上，内容如下。

“我们向组成本协会的各教会建议，应该获得并维持一位传道人，他的工作应得到各教会的认可，并在本协会在贫困地区的范围内传道，并向下一个协会报告。”

1841年，他们在拉尔斯县的塞勒姆聚会。来自Cuivre协会的Sulphur Lick教会和Ralls县的Bethel教会在这一年被接纳。他们放弃了与Cuivre协会的通信（反对传教），并与Little Bonne Femme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长老Lewis Duncan是牧师的名单上增加的一个人。现在各教会开始享受大大增加的繁荣，据报告有96次洗礼。整个协会的范围普遍存在和平与和谐。

欢乐山教会在1842年招待了该协会，当时通过了以下决议。

“本协会赞同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的宗旨和运作原则。”

每一年都有新人加入这个事工。今年增加了罗伯特-吉尔莫、艾拉-贝利和L-C-穆西克的牧师名字。

1843年的周年纪念日在林肯县的Sulphur Lick举行，各教会之间的宗教复兴

的光荣情报使人们感到高兴。这一年中受洗的总人数为213人；成员总数再次增加到近1000人，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一倍多。收到了四个新教会，即，罗尔斯县的萨沃顿；林肯县的新塞勒姆；圣查尔斯县的希望山；以及沃伦县的营溪。

1844年Noix Creek是聚会地点，1845年Mt. Pisgah是聚会地点。1844年，J. H. Duncan和W. H. Vardeman加入了牧师名单。后者是一个有执照传道的人。这一年，林肯县的特洛伊和新希望教会被接收。每年都有新的教会加入。1845年，伊利诺伊州的马丁斯堡教会；蒙哥马利县的锡安教会（已从Bonne Femme协会退出）；林肯县的伯利恒西奎夫尔教会和奥德兰县的西奎夫尔教会被接收。今年，应Salem和Mount Pisgah教会的要求，任命了一个宣教执行委员会，由Wm. Waddell弟兄、H. G. Edwards和Geo. W. Peay组成。该委员会受命寻找一位或多位牧师，在协会的范围內骑马传教，时间上要看为此目的所能获得的资金。

1846年的会议记录印在一张大纸的一面，类似于一份小报纸。这次会议在Ramsay's Creek教会举行，持续了四天。长老A. D. Landrum和David Hubbard作为传道人旅行了大约100天，每天薪资75美分；有58人通过洗礼加入教会，30人通过信件（即从外地迁入）加入教会。该协会现在有1,088人。

蒙哥马利县的锡安教堂是1847年的会议地点。Wm. Biggs在这一年去世了，关于这一事件，会议通过了适当的决议。记录表中显示这一年的繁荣程度不高。只有7个洗礼的报告。在传教方面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去年，这个问题已经提交给各教会，其中大多数教会都表示赞同协会的行动。关于这一批准，机构——

“决议，为了实现上述多数人的愿望，并且没有任何侵犯少数人权利的想法，

协会现在开始挑选一位或多位牧师,其职责是每月至少有两个主日用于工作,并主要在薄弱的教会和贫困的定居点工作,只要可以为此目的获得资金。”

主日为宣教目的收集的现金和认捐是46.75美元。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的时间,直到1855年,协会举行年度会议,在以下地点。1848, at Bethel Church, Ralls County; in 1849, at Noix Creek, Pike County; in 1850, Mt. Pleasant; 1851年, Ramsay's Creek; 1852年, Ralls County的Salem; 1853年, Pike County的Mt. Pisgah; 1854年, Lincoln County的Mill Creek Church; 以及1855年, Pike County的Sugar Creek Church。

1853年, 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一浸信会、林肯县的Cottonwood教会和蒙哥马利县的Mt. Pleasant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

从1856年到1865年, 该协会举行了在以下地点的例会。1856年, 阿迪尔教堂; 1857年, 伊利诺伊州的马丁斯堡; 1858年, 普罗维登斯; 1859年, 联合; 1860年, 水牛城; 1861年, 路易斯安那; 1862年, 西奎夫尔; 1863年, 皮斯加山; 1864年, 新塞勒姆; 1865年, 诺克斯河。

在1858年第35届会议期间, 该协会组织了一个“牧师教育协会”, 其目的是为准备从事牧师工作的年轻人筹集教育资金。捐献者只要捐献两美元, 就构成了一个年度成员。以下是牧师的名单。Stephen Fish, J. T. Williams, J. F. Smith, J. J. Gipson, J. F. Hedges, A. P. Rogers, J. M. Johnson, T. T. Johnson, J. H. Keach, L. C. Musick, J. N. Griffin, A. G. Mitchell, W. F. Luck, W. W. Mitchell, C. B. Lewis and E. Autery。

在1859年的会议上, 威廉斯(Jno. T. Williams)讲了开场的道。A. G. Mitchell

再次当选为会议主持人。建议各教会“不要接受来自婴儿洗礼派或坎贝尔派社团的成员，不给他们施洗”。这一建议与美国浸信会教派的广大成员完全一致。为了让许多人了解情况，我们给出了浸礼会历史学家大卫-本尼迪克特牧师关于这个问题的以下内容。他说——

“我通过广泛的通信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教派的大部分人都对所有加入他们的人进行了重新洗礼和重新任命，无论他们来自哪个教会。”（浸礼会的历史，第944页）。

1861年年初，在我们这个和平而幸福的国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那是四年内战的开始。许多人的心被来自血腥战场的消息弄得痛苦不堪，许多悲伤的故事都是关于深爱的父亲和可爱的兄弟和儿子的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像真正的士兵一样战斗。在这些麻烦的时代，没有什么利益比纯正信仰的事业遭受更多的损失。今年，24个教会中有7个教会没有发送信件或信使。但表格显示，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教会有良好的繁荣程度。有128人接受了洗礼。

1862年，只有12个教会发来信件；会议在西翠微教堂举行，远离协会的广大会员。只有23人受洗。

1863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几乎所有教会的信使都出席了会议。去年的官员被重新选举。长老J. S. Green, Robert Kaylor, 以及. 賈斯. McPike, 和来自Bear Creek协会的L. S. Moore、J. Motley和M. E. Motley弟兄作为相应的使者出席了会议。派克县的多佛教会今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教会成员已发展到2500人，分布在北起盐河、南至翠微河和东南的一片区域，距离约八十英里。

1865年，该协会在诺克斯河教堂举行会议。它是在九月的第四天，“测试誓言

“生效，因此，在会议期间似乎很少有讲道。从会议记录来看，似乎没有安排在主日讲道，也没有人被报告在那一天讲过道。南方浸信会国内和印第安传教士Russel Holman长老和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J. T. Westover长老被邀请入座，并向协会介绍了他们机构的要求，为响应Holman兄弟的呼吁，有超过200美元的捐款。据报告，有超过200次的洗礼。

1866年，该协会在派克县的多佛市召开会议。从1866年起，该协会的会议举行地点情况如下。派克县多佛，1866年9月7-8日；拉姆斯河，1867年9月13-14日；罗尔斯县塞勒姆，1868年9月11-12日；派克县普罗维登斯，1869年9月10-11日；派克县糖河，1870年9月9-11日；林肯县米尔河，1871年9月8-10日；路易斯安那州，1872年9月13-15日；罗尔斯县伯特利，1872年9月13-15日。1870年9月9日至11日；林肯县米尔克里克，1871年9月8日至10日；路易斯安那，1872年9月13日至15日；罗尔斯县伯特利，1873年9月12日至14日；派克县普莱森特，1874年9月11日至13日；林肯县新希望，1875年9月；派克县的多佛，1876年9月8-9日；林肯县的星希望，1877年9月7-8日；奥德雷恩县的西奎弗尔，1878年9月13-14日；派克县的斯宾塞堡，1879年9月12-13日；奥德雷恩县的范达利亚，1880年9月7-9日；林肯县的新塞勒姆，188年9月6-8日。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有138次洗礼。1866年，该协会有22个教会和1,968名成员。1881年，该协会有37个教会，3176名成员。1870年，各教会似乎有了最大的繁荣，他们报告说有290次洗礼。

1881年的牧师有：J. D. Biggs（后来搬到了Kirkwood），F. M. Birkhead, J. B. English, S. G. Givens, E. Jennings, M. P. Matheny（后来搬出边界），A. G. Mitchell, D. W. Morgan, W. J. Patrick, A. P. Rodgers, G. B. Smith, W. M. Tipton, J. Reid, M. S. Whiteside。

对“密苏里州测试誓言”采取了以下行动，这是应皮斯加山教会的信件要求

提出的。

“建议协会任命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如果有必要的话），向下一届立法机构提出建议，废止或取消测试誓言，’或者至少与我们的牧师有关的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禁止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是他们不敢忽视的职责，这应该作为一项神圣的职责给予保障，因为他们持有耶稣基督本人的委托：向每个人传讲福音。”

盐河协会的主持人。Davis Biggs, 6年; Eld. Jer. Taylor, 1年; Eld. Wm. Fuqua, 1年; Wm. Biggs, 15年; Eld. A. D. Landrum, 11年; Eld. A. G. Mitchell, 10年; Eld. J. M. Johnson, 1年; Eld. M. M. Modisett, 2年; Hon. John D. Biggs, 4年; Hon. A. P. Miller, 4年; Eld. John T. Williams, 1年, 和 Eld. W. J. Patrick, 4年。米勒弟兄曾担任过17年的协会书记。

以下教会有75名以上的成员。

BOWLING GREEN-1854年6月，由Wm Hurley和T. T. Johnson长老组织，当时有19名成员。历任牧师是长老Wm. Wm. Hurley, M. M. Modisett, L. C. Musick, J. T. Williams, W. F. Luck, J. F. Smith, J. W. Haines, A. P. Rodgers, W. H. Burnham and J. D. Biggs。目前会员总数为86人。

DOVER CHURCH-在1862年9月成立,当时有11名成员。主事的牧师是长老A. A. G. Mitchell, M. M. Modisett和J. B. Fuller。莫迪塞特 (M. M. Modisett) 是第一任牧师；他的继任者是长老A. A. G. Mitchell和J. F. Cook。目前会员人数为86人。

LOUISIANA FIRST BAPTIST CHURCH-1853年3月26日，由Eld. A. D. Landrum

组织的，当时有36名成员。长老J. 他的继任者是M. M. Modisett, J. T. Williams, H. M. King, J. B. Fuller, A. F. Randall, R. Gibson, J. D. Biggs, J. T. Williams和W. M. Tipton。目前会员人数为145人。

MILL CREEK-组织于1851年。1882年，该教会有87名成员，由W. J. Patrick担任牧师。

MT. PISGAH-1833年12月，由长老Davis Biggs、Moses Fuqua和Walter McQuie组织。当时有18名成员。历任牧师是W. McQuie, J. F. Smith, J. T. Williams, W. W. Mitchell, A. P. Rodgers, M. M. Modisett和W. J. Patrick。目前会员人数为140人。

MOUNT PLEASANT-1833年2月，由长老Jer. Vardeman和Davis Biggs组织，当时有30名成员。长老Jer. Vardeman是第一任牧师；Eld. S. G. Givens在1882年担任牧师，教会有74名成员。

新希望教会。（这座教堂简述见前一章，在Stout's Settlement的标题下）。

新萨拉姆-组织于1843年。1882年，该教会有161名成员，由J. Reid担任牧师。

NOIX CREEK. -该教会组织于1830年。J. Reid在1882年担任牧师，该教会有221名成员。

STAR HOPE于1867年5月在Reid's School-house成立，当时有9名成员。第一任牧师是Eld. M. S. Whiteside; Eld. W. H. Burnham是他的继任者。目前成员总数为126人。

萨尔姆。这个教会的日期是1832年。目前成员有215人。

SUGAR CREEK—1852年5月1日，由长老A. A. D. Landrum, J. M. Johnson和T. T. Johnson，当时共9名成员。历任牧师有长老J. M. Johnson, M. M. Modisett, G. W. Foster, J. F. Cook and J. D. Biggs。目前会员总数为98人。

W. CUIVRE是在1845年由长老W. W. H. Vardeman和J. G. Sweeney组建，当时共有11名成员。长老W. W. H. Vardeman是第一任牧师；他的继任者是长老J. N. Griffin, Wm. Jesse, B. B. Black, L. C. Musick, J. F. Smith, R. S. Duncan, J. T. Wheeler, W. R. Wiggington and J. D. Robinett。目前会员人数为211人。该教会每月有三个星期天讲道。

约翰-H. 邓肯—大约于1803年7月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卡尔佩珀县。他在家乡长大，年轻时搬到了密苏里。他接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虽然他很少传教，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当老师。他生前一直是单身。他的布道是有条不紊的，而且多少有些争论的味道。大约在1851年12月中旬，他去世了，并被埋葬在他的兄弟长老刘易斯-邓肯的农场。

罗伯特-吉尔莫—多年来是盐河协会的成员和牧师，是约翰和伊丽莎白-吉尔的儿子，他于179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随后搬到肯塔基州，1818年在那里与玛丽-汉斯福德小姐结婚。上述婚姻共产生了八个孩子。

1819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在圣查尔斯县定居，在那里呆了很短的时间，然

后搬到林肯县，在老硫磺立克教堂附近定居。在林肯郡定居不久，他就成为浸礼会教派的成员，并接受了老先驱者Eld. Riggs的洗礼。

我们第一次发现罗伯特·吉尔摩的名字是在1830年奎弗尔协会的会议记录中，作为一个有执照的牧师。他大约在1841年被按立。

他是一个最优秀的人，只受过有限的教育，是一个真正老式的福音传教士。他曾有一段时间与反对传教士的人在一起，但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更清晰的观点，他成为盐河协会的成员，并一直保持到他离开该州。他的牧师工作主要局限于林肯郡和蒙哥马利郡。

1849年春天，吉尔莫长老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来自他所居住的州的许多人开始穿越西部平原，前往加利福尼亚。霍乱在移民中爆发，许多人成为其受害者。吉尔莫长老、他忠诚的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在受害者之列。他于1849年6月25日在甜水河畔去世。他死的时候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是一个忠实的、虔诚的基督徒。在他最后的时刻，他非常安静，带着平静和镇定，甜蜜地“与他的父辈们一起睡了”。

在盐河协会的众多良善人中，有一个名字让人记忆深刻，那就是大卫·哈伯德——他于1796年出生在肯塔基州，靠近著名的丹尼尔·布恩首次定居的地方。他的父亲查尔斯·赫伯德是弗吉尼亚人，在肯塔基州呆了几年后，于1809年搬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定居，当时大卫还是个小男孩。查尔斯·哈伯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浸信会教徒，当他住在圣路易斯县时，担任了老费浸信会的执事职务。

大卫-哈伯德在密苏里州的领土上长大，在那个时代，学校教育在西部稀缺。因此，他从这方面得到的好处不多；但他拥有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大脑，充分利用了他有限的机会。然而，他从未获得现在所谓的良好的普通英语教育。

大约在23岁的时候，他宣称信主，并接受了长老查尔斯-科拉德的洗礼。当时他还是加斯科纳德县的居民。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他搬到了沃伦县，大约在1821年或1822年，他开始讲道；并在1822年被小伯特利教会任命为牧师。

他在沃伦县呆了三四年，然后搬到林肯县，并在离县城特洛伊以西约10或12英里处定居。1829年，他搬到该县更高的地方，在新希望附近住了大约10或12年；然后他搬到伊利诺伊州派克县；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53或1854年，随后搬到俄勒冈州。

大卫-哈伯德在讲坛上和讲坛外都很受欢迎。在密苏里州东部，只要他的名字为人所知，不管是工作日还是星期天，他都能得到一个会众。作为一名牧师，他勤奋地工作着。以此身份，他在林肯县的硫磺立克、布莱恩特溪和联合教堂工作，并在其中的前者工作了数年。他几乎一直是四个教会的牧师。

长老大卫-哈伯德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密苏里州加斯科纳德县的汉娜-莫罗小姐结婚，他们生了十个孩子。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842年或1843年，对象是林肯县的玛丽-L-瑟曼小姐，他与她生了11个孩子。

1853年或1854年，他搬到了俄勒冈州。1868年6月14日，他在俄勒冈州的家中，凭着对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活生生的信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休息，他们的工作也跟着他们”。

兰德隆 (ABNER D. LANDRUM) 一在盐河协会担任了15年的活跃牧师。他在1838年移民到密苏里之前是肯塔基州的传教士。他很可能是肯塔基州人，而且一定是在离本世纪初不久的時候出生。从1838年到1850年，他在拉姆斯克里克教会担任牧师职务。在1845年的会议上，他被选为盐河协会的主持人，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从容不迫地主持了会议。在讲台上，长老兰德隆庄重、优雅、有礼貌。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认真的、实际的、有说服力的，但不是深刻的。

至于他早期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优势，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有理由说，他的教育在当时是自由的。他协助组织了以下教会。盐河教会、糖溪教会和路易斯安那州第一浸信会。1838年，他成为佩诺教会的牧师，一直到1852年该教会解散。

在他的事工中，发生了以下有点令人费解的事件。

有一次，一位优秀的卫理公会弟兄拜访了他，他对自己的婴儿时期的洗礼不满，但不希望离开卫理公会。他说：“兰德隆兄弟，我想让你晚上给我洗澡，然后不要说出去，因为我希望继续做卫理公会教徒，如果教会发现了，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我不能这样做，”兰德隆先生说。

那人非常恳切，坚持要求兰德隆弟兄在前述的限制下对他进行浸礼。最后，兰德隆弟兄同意他为这位弟兄洗礼，并且不说出去，除非有人问起。他们在指定的晚上，即夜幕降临后不久，在离兰德隆弟兄家不远的的一个池塘或水潭边见面。施洗以后，长老从池塘走到房子里，带着滴水的衣服走过他的家人和一些在场的邻居面前。当然，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和惊奇，“兰德隆兄弟！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一直在做什么？”这句话立即落在他的耳中。这是他想听到的，他迅速地回答，“我已经到了池塘边为C. 兄弟施洗。”

洗礼的消息迅速传播，很快整个社区都知道了。

在下一个季度的卫理公会会议上，C. 兄弟被要求说明他无视教会的教义，在洒水后寻求浸礼，“从而否认了《圣经》中的授权”。C. 兄弟无法否认这一指控，最后站起来说，“弟兄们，我希望你们这次能原谅我，因为如果你们原谅我，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会受洗了。”我们想，C弟兄觉得他现在肯定是对的，没有必要再尝试其他的洗礼方式，因为他已经有这两种方式。

在1856年下半年或1857年初，兰德隆搬到了亨利县，从那时起，我们对他的了解很少。我们的印象是他在战争期间去世。如果现在还活着，他肯定已经很老了。

密苏里县，1878年1月11日，约翰-霍金斯-凯奇（JOHN HAWKINS KEACH）——这位最优秀的人和有用的福音牧师在他位于拉尔斯的家中在耶稣里睡着了。他死于风湿病，随后是肺部充血。

Keach父亲于1807年3月29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王子县。当他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搬到了肯塔基州的梅森县。他们在梅森郡、弗莱明郡和尼古拉斯郡待了六到八年，然后在杰萨明郡定居，靠近尼古拉斯维尔。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被唤醒的；在埃德蒙-沃勒长老的宣讲下，他发现自己是个失落的罪人。欢乐山教堂的大复兴正在进行中，他在1826年秋天信主并加入浸信会。他的皈依很有力量，迫使那位杰出的埃德蒙-沃勒牧师预言年轻的凯奇将被召

去传福音。

1831年，他们全家移民到密苏里，在法比尤斯河以北的马里昂县定居，年轻的约翰在前一年就出来种庄稼了。在这里登陆后不久，他就失去了父亲，他不得不独自耕耘这个世界。1831年3月29日，他与玛丽-雷克小姐结婚。1841年，他被按立为浸信会牧师，由长老Haycraft, Lillard, Shumate和Taylor主持。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各教会传讲福音上。

1848年，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任命他为代理人，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捐赠筹集资金。在1848年、1849年和1850年的部分时间里，他为这个目标走遍了密苏里东北部。他筹集了几千美元，他的一生都是自由和大众教育的热情朋友。(M. W. Wood in Central Baptist, January, 1878.)

长老詹姆斯-F-史密斯说：“凯奇弟兄从信主到开始传道都是学习圣经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很会讲道。他的讲话冷静而慎重——从不太激动，但非常认真。他的讲道非常有用，充满了教导和成熟的思想，受到追求真理的人的高度赞赏。他是一位教义上的传道人，但很少不对该主题进行实际应用。许多人都称他们为他们的精神之父。他是密苏里州东北部最好的牧师之一，在罗尔斯县的塞勒姆和伯特利教会长期担任这一职务。”

凯奇弟兄是国内和国外传教士的忠实朋友和促进者，特别是后者，他对其非常感兴趣。

以下对他的胜利之死的简短描述来自他的女婿M. W. 伍德兄弟的笔。

“这里的苦难和那边的荣耀的鲜明对比似乎永远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史密斯弟兄，这位认识凯奇牧师超过半个世纪，并与他一起开始传教的人，在他去世

前几天来看望他，并留下来安慰他。他们确实就主耶稣基督的宗教给基督徒带来的生与死的安慰和慰藉进行了很多交谈。有人向这位濒临死亡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临死的那一刻仍然完全清醒），问他在临近死亡的山谷和阴影时会有什么？凯奇牧师说，这条道路是一条黑暗和阴暗的谷地，但彼岸的光是如此明亮和充沛，它驱散了黑暗和阴暗。耶稣就在那里，耶稣，就是光，就是真理，就是道路。

“当家庭成员和努力工作的朋友们被叫到床边，接受离别的话语，并在最后的告别中握住对方的手时，那场面太有感染力了，无法描述。这是一个幸福、荣耀的场合，向一屋子的证人证实了死亡胜利的真理。没有干涩的眼睛，没有空洞的眼神——在这个场合，没有人怀疑这是对死亡、地狱和坟墓的盛大胜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对上帝有信心’”。（中央浸信会，1878年1月31日）。

在这些素描中，还有一位标准的良善者需要注意——不可战胜的、可敬的勒克（WILLIAM FRANCIS LUCK）。——这位认真而年长的浸信会牧师去世时间不长。他于1801年11月2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坎贝尔县。他的祖父是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他的祖母是英格兰人的后代。

年轻的勒克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学校的帮助，因为在他的早期，这种机构很少。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在他还是一个只有8岁的小男孩时就去世了。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他成长为一个狂野的、有些鲁莽的年轻人。

他于1824年9月2日与本县的伊丽莎白-麦甘小姐结婚，并于1827年初与他年轻的妻子移民到田纳西州，在威尔逊县定居。1830年秋天，他在浸信会的一次营会中信主，并在1827年与他的妻子一起加入了浸信会。

信主后不久，他就开始讲道，并于1833年7月在长老约翰-惠特洛克和埃利沙-贝尔的手中接受了圣职。

1842年田纳西州的两个康科德协会的联合，使他在该日之后与“联合浸信会”相认。

他在田纳西州的牧师岗位上工作了25年以上，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田纳西州托拉特。

他于1857年移居密苏里，并在林肯县盐河协会的范围内定居，很快就勤奋地从事传福音的工作。

他既当传道人又当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他相当成功，而作为一个牧师，他也很受人喜爱。在他来到本州后不久，他就被召到新塞勒姆教堂担任牧师——就在他家附近，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中间有一两次短暂的间断。他还在以下教会中担任牧师。林肯县的新希望、硫磺立克和费尔维尤；派克县的鲍林格林和印第安溪。

在美国各州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中，勒克被列为政治犯，在圣路易斯的格拉蒂奥特街监狱躺了大约九个月。他在这里继续传道，几乎每个主日都要讲道。他最终被释放，除了他是一个南方人之外，没有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但是，结局必须到来。威廉-F-勒克在传道约47年后，于1878年12月26日死于脑软化，这是由于一年半前的高血症发作造成的。

詹姆斯-D-比格斯 (JAMES D. BIGGS)，1843年10月17日出生在密苏里州罗尔斯县。1858年3月受洗，1866年获准讲道。他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接受教育，于1869年6月毕业，并于同月被按立。1870年7月，他接受了肯塔基州波旁县米勒斯堡教会的照顾职责，在那里呆了两年；然后他回到家乡，响应路易斯安那州第一浸信会的召唤，于1872年7月在该市担任牧师。在他担任牧师期间，1873年4月，他被选为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的主席。

1875年至1878年，他因在一次铁路灾难中受伤而被迫辞职，并在那里继续工作。他从斯普林菲尔德去了拉尔斯县，在休息和修养之后，在拉尔斯县和派克县的几个教会讲道，直到1881年12月1日，他被召到密苏里州柯克伍德的浸信会教堂。

J. D. Biggs是Davis Biggs的曾孙，他是密苏里州东北部的先驱传教士之一；也是盐河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持人。

韦利-J-帕特里克—韦利-J-和玛格丽特-S-的儿子。帕特里克，1840年1月3日出生在密苏里州的梅肯县。他的父亲在肯塔基州长大，母亲在巴尔的摩长大。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母就带着他搬到了汉尼拔。他的童年有七年是在伊利诺伊州的陌生人中度过的，从14岁到21岁是在门罗县度过的，夏天在农场劳动，冬天去上学。在他早期的生活中，有两年时间他在学校教书。

1862年5月18日，他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宣称信主，并于次日加入门罗县的塞

勒姆教会，由A. C. 古德里奇牧师为他施洗。之后，他在这里被按立为牧师，并首次成为牧师。第二年秋天，他在长枝教会做了第一次布道。从那时起到1864年6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上学，最后一年在威廉姆朱厄尔学院。然后他在伯特利协会做了一年的传教士。1865-1866年，他参加了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一系列复兴活动，并在后一年担任New Salem、Nashville和其他教会的牧师。这一年在罗诺克，他被选为总协会的通讯秘书。

1868年，他搬到该州首府杰斐逊市，成为该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这里传教，直到1870年春天，他接受召唤，搬到了富尔顿。1872年，他再次担任伯特利协会的传教士，并成为联合教堂和普罗维登斯教堂的牧师。1873年1月，他被选为密苏里州参议院的牧师，并于1874年成为《中央浸信会》的拥有者和编辑之一。1876年，他是盐河协会的传教士，进入米尔克里克、库里维尔、塞勒姆和皮斯加山教堂担任牧师；期间还担任过印第安克里克、新希望和斯宾塞斯堡的牧师。他是盐河协会的主持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理事，也是国家传教委员会的成员。

帕特里克先生于1865年被门罗县的大陪审团起诉，原因是他在没有进行测试宣誓的情况下传教。他有过两次婚姻：1866年与丽兹-A-威瑟斯小姐结婚，婚后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前妻去世后，他1875年与阿曼达-E-乌斯蒂小姐结婚，他们又有了两个女儿。

帕特里克先生几乎还没到壮年，就跻身于该教派的能人之列。

第四章。

Concord协会（协和教会）（或译为康科德协会）。

尤伯县位于该州中部，于1812年有人定居。在定居者中间，有几个浸礼会会员。1815年印第安战争结束后，其他浸礼会家庭立即迁入这一地区。次年，人数进一步增加，1817年，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协和教会在布恩维尔以南的定居点组织起来，这是圣路易斯县以西河流以南的第一座教堂。

根据欢乐山协会的决议，以及从该机构解散的教会的决议，康科德协会于1823年10月第三个星期日之前的星期六在库珀县的尼波山教堂成立。

这些教会共有八个，位于密苏里河以南，从密苏里河向南延伸，以包括大底的教会。他们的名字是Concord、Big Bottom、Pisgah、Mt. Nebo、Double Spring、Big Lick、Union和Mt. Pleasant。成员总数为335人。在成立大会上，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作了介绍性布道后，彼得-伍兹（Peter Woods）被选为主持人，乔丹-奥布莱恩（Jordan O' Bryan）被选为书记员。在我们面前的是第一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以下牧师的名字。卢克-威廉斯、J-B-朗根、大卫-阿利、彼得-伍兹和雅各布-奇姆斯。这个机构的名称是：“协和浸信会”。他们与联合浸信会的芒特-普莱森特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并在组织起来后立即与渔河协会进行了联系。

在协会领域的不同部分举行联盟会议或年度会议的习俗被采纳，这是以老的协会团体为榜样。

1824年在库珀县大里克举行的会议上报告了41次洗礼和359名成员。

尼泊山教会的乔丹-奥布莱恩（Jordan O' Bryan）似乎是今年会议记录中发表

的通函的作者。信中包含了关于支持福音事工的干练和符合圣经的论点。奥布莱恩是一位具有非凡奉献精神和纯洁生活的教友。他曾在库珀县担任过几年的立法机构成员，是少数没有被政治的腐败影响所玷污的人之一。

长老卢克-威廉斯在本届会议召开前不久去世，因此该机构通过了以下决议。“康科德协会建议其范围内的所有教会起草认购书，并要求其成员在上面认购他们愿意捐献的钱，这些钱将存放在威廉-萨维奇手中，用于支付长老的遗孀所居住的土地的剩余款项。卢克-威廉斯长老的遗孀住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有更多的钱被认购并交到萨维奇兄弟手中，他将把这些钱分配给这个家庭使用。”

协会一致同意以下内容。

“我们将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定为祈祷和禁食日，与我们在肯塔基州的弟兄们联合起来，祈求主在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恢复他的工作，并祈求伟大的改革能够发生。”

这些观点与该教派历代的福音精神完全一致。

1825年，该协会与好望角（原大底）教会举行会议。雅各布-奇斯姆（Jacob Chism）作了开场布道，随后被选为主持人；书记员与第一次会议时相同。有一个新的教会，名为“自由”，被接纳。

就“外人的洗礼”问题采取了以下决议：

“同意本协会建议其范围内的不同教会不要接受任何异端观点的成员进入他们的团契，除非他们被浸信会联盟的一些正式任命的牧师重新洗礼。”

1826年，在库珀县的欢乐山教堂举行的第三次年度会议上，接受了一个新的教会，即Zoar教会。该教会为她的一位虔诚、能干和有价值的牧师长老的去世感到悲痛。今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以下摘要。

教会。Concord, Pisgah, Good Hope (formerly Big Bottom), Mt. Nebo, Double Springs, Big Lick, Union, Mt. Pleasant, Liberty and Zoar.

牧师。-Kemp Scott, John B. Longan, David Allee William Jennings和Peyton Nowlin。

BIG BOTTOM教会—协和会的成员之一，于1818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著名的密苏里河底组织起来，位于萨林县的“大拐弯”，与霍华德县的格拉斯哥镇相对。记录中没有提供关于其成员的线索。Wm. Lillard是第一个书记员。1820年5月，“该教会要求Bro. Peyton Nowlin参加他们的月度会议；他同意这样做”。这是第一个关于牧师的记录。直到1825年，教会挨家挨户地举行聚会，有时在杰斐逊镇。这一年的4月，它搬进了新的会议厅，并改名为“好希望”，也就是现在的名字。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旧教会书籍中的成员名单来看，这个机构在其劳动领域做了高尚的工作。1829年，其成员为84人。以下是其历任牧师的名单。长老Peyton Nowlin, Kemp Scott, Thomas Riggs, Abner Gwinn, W. M. Bell, J. D. Murphy, A. P. Williams, and again W. M. Bell。它现在是萨林协会中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团体，对国内和国外的宣教都有明确的贡献。

库珀县大里克教会—该州的另一个先驱教会，也是康科德协会的成员，于1822年8月24日在奥格登法官的泉水附近的假山下组织起来，距后来建造教堂的地方向北约一英里。长老Jno. B. Longan和Jacob Chism组成理事会。其最初的

成员有16人。长老J. B. Longan从1822年到1845年担任牧师； 1845年至1851年，泰里-哈里斯（Tyree C. Harris）牧师；在他之后是罗布-哈里斯（Robt. H. Harris）牧师，任期15年；长老B-G-塔特（B. G. Tutt），任期1年。B. G. Tutt, 1年；Eld. J. B. Box, 1年；Eld. J. D. Murphy, 四年或更长时间；Eld. J. S. Palmer是他的继任者。该教会曾有过两次广泛的复兴：第一次是在1838年，在已故的A. P. Williams的努力下；另一次是在1847年T. C. Harris的牧师任期内，当时教会的人数达到了最大，大约有350人。

LIBERTY—另一个早期教会，由Longan和Woods弟兄在1825年之前成立，位于现在的Moniteau县。它的牧师有T. V. Greer, Chaney, Duncan, Akens, J. K. Godbey和Wm. Wood。

其余1825年以前的教堂，我们没有更多信息。

卢克-威廉斯牧师—在康科德协会第一次会议的牧师名单中，卢克-威廉斯的名字排在首位，他是当时非常受欢迎和有用的传道人。他于1776年8月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他的父亲是詹姆斯-威廉斯，他的妻子是玛莎-穆瑞尔，是托马斯长老和理查德-穆瑞尔长老的妹妹，他们是旧时代的两位浸礼会牧师。他的母亲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卢克在一个叫McGlohlin的人那里学习铁匠，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很容易就学会了使用工具，并对这个行业很满意。他的主人是一位优秀的铁匠，清醒时一般都很和善，但不幸的是，他沉迷于使用令人陶醉的饮料，而且喝醉后非常暴虐，不仅对他的学徒，而且对他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在其中一个醉酒场合，他说第二天早上要狠狠地鞭打卢克，并让他脱掉裤子，放在床头下。夜里，卢克打开了老人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前，找到了他的裤袜，他撸起裤袜就往门外走，老人

在后面追。男孩在跑出去的时候关上了门，从而阻止了他的追击者的速度。他们穿过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不久，老人撞上了一个大树桩，摔倒在地，开始大声呼喊：“哦，上帝！哦，上帝！”而小威廉斯则继续逃跑，喊着：“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这时，他的父亲住在离那里大约150英里的地方，但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卢克终于安全到家。像一个聪明人一样，他的父亲把他带回了McGlohlín家，让人取消了合同的条款，并带着他的儿子回到了自己家。此后，这对父子花了很多时间在肯塔基州的早期定居点打猎，在此期间，他们从印第安人手中逃过了几次险境。

1799年7月9日，卢克-威廉斯与大他两个月的波莉-什罗普郡小姐结婚。他们当时都非常喜欢跳舞。威廉斯也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有一次，在他们结婚三年后，当妻子在地板上跳舞时，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她立即投入到祷告中，日夜不停地祷告，直到她感受到上帝赦免之恩的珍贵，不久之后她就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她是教会中的一盏明灯，直到她在66岁高龄时去世。

在他的妻子信主后不久，威廉斯先生也认罪悔改，不久之后，他找到了相信基督的平安，并与他心爱的妻子成为教会成员。救恩的计划对他来说是如此简单，以至于他马上就开始有了向灭亡的世界传讲被钉死的基督的愿望。他和妻子现在所加入的教会位于鲍威尔谷，但这个教会名字现在已经不被家人记得了。

1804年，他和家人搬到了坎伯兰河的Clear Fork上，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定居点，附近25英里没有其他定居点。大约四五个家庭组成了这个新的定居点。县里的新居民迅速增加，人们建造了一座木屋，作为礼拜场所和学校的校舍。

就在这个时候，他被呼召去做牧师，长老E11. 长老Elijah Foley是主持按立仪式的长老。1815年秋天，他带着家人前往密苏里，在伊利诺伊州停留了一年，租了一个农场，买了几头牛，1816年秋天继续向西旅行，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在库珀县建立了自己的家，位于现在博恩维尔以西五英里处。他在这里建造了一间木屋，开辟了一个小农场，种植了玉米等，利用主日和许多工作日的晚上向先驱定居者传讲福音。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家的附近，而是在现在的密苏里州大部分已定居的地区旅行和传教。他这样做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报酬，因为事实上，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报酬，当时的密苏里不过是一片荒芜的领土。有一段时间，他是密苏里河以南的“上州”唯一被任命的浸礼会牧师。他经常在外面布道，口袋里没有一美元，原因是他没有钱。他常说，他不需要钱就可以在他的弟兄和朋友中旅行。这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而且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现在如果一个人的钱包里没有钱，他很可能会寸步难行。

在一个周日的早晨，他准备去赴约讲道时，得知家里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肉。孩子们都在哭着要面包。这个可怜人的心沉了下去。他能做什么呢？在主的日子里，没有甘露从天上掉下来供应他的家人。猎物很多，在一周内都可以吃到，但没有为这个场合预留。正当他沉思周围事物的这种状况时，一只肥美的公鹿跳进了花园的围墙，似乎在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我的肉来喂养你哭泣的孩子。”牧师取下他可靠的步枪，杀死并收拾好猎物，他的好妻子为家人准备了饭食。但他带着一颗悲伤的心去做礼拜，觉得自己也许做错了。他怎么能向别人宣扬上帝律法的可畏，而自己却犯了主日不应当做工的罪？这就是压在他心中的想法。他含着眼泪向会众讲述了上午发生的所有事情，并请求教会决定他做得对还是错。大家一致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主日杀鹿是对的；之后，他擦干眼泪，继续进行圣所的礼拜活动。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他的认真负责，而下面这个由库珀县的本杰明-鲍勒

(Benjamin Bowler) 讲述的情况，将显示出他的性格决定性，以及他愿意将一切都变成好事的意愿。

有一次，当他带着马车和队伍往回走的时候，他在路边一个整洁的、看起来很体面的农舍申请住宿。这家人由一对母子组成，是受人尊敬、衣着得体的人。在为他的马做了安置之后，威廉斯回到房子里，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上，他的马车鞭子横放在腿上。过了一会儿，许多衣冠楚楚的女士和先生开始聚集在房子里，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很快就开始认为会有一场舞会，当房子里的年轻人走到一个箱子前，从里面拿出一把小提琴，开始调音时，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长老威廉斯请求这位女主人和她的儿子允许他在舞蹈开始前向大家讲话大约30分钟。主人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拿出赞美诗书和圣经，开始了礼拜布道。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后，他邀请忏悔者与他一起祷告，在场的每个人都接受了邀请。那天晚上，屋里没有跳舞，后来他在附近组织了一个浸信会，显然，这个浸信会是在那天的“舞会”上开始的。

威廉斯先生结婚时，他几乎不能用两个音节拼出一点东西。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受过通识教育，并向他提议，如果他愿意把空闲时间用来学习，她至少会教他阅读和写作。他是个聪明的学者，又有这么好的老师，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好的读者和相当不错的笔者；一直到他对算术和语法有了很好的实际知识。就这样，他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工作做好了准备。

本简述中的许多事实是由威廉斯长老的大儿子詹姆斯-威廉斯提供的，他现在住在俄勒冈州的西奥。在谈到他们在密苏里的生活时，这位知情者说——

“父亲曾经在一个水槽里晒皮革，并亲自为我们做鞋子。母亲和女孩们为我们纺纱织衣，我们种植棉花，用手采摘所有的种子。许多个夜晚，当我耕作了一整天，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纺车甜美的嗡嗡声让我安然入睡。除了做布

之外，父亲还杀了很多鹿，我们把它们的皮包起来，做成衣服。我经常看到父亲穿着皮猎衫在听众面前起身讲道。”

我们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对他们为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福音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艰辛表示感谢，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些忠诚的妇女，那些上帝之子的妻子，她们在危险和匮乏中站在他们身边；当丈夫和父亲不在福音领域时，她们承担了如此多的忧虑。

长老威廉斯是一位忠实的真理阐释者，因为他在圣经中被教导。他的讲道更适合于启发人们的判断力，而不是激发人们的激情。

在他事奉的后期，J. B. Longan长老、Jacob Chism长老和Peter Woods长老是他的同时代人和同工。

1824年9月5日，当他刚过而立之年时，他就去世了，并被埋葬在他在库珀县居住的地方附近。

伍兹长老在他的葬礼上对一大群人讲道。讲道内容为提摩太后书4：7。8。

约翰-B-隆安牧师——以下关于这位基督的仆人和密苏里州的先锋传教士的简述来自卡拉威县的P. H. Steenberg的笔。

“约翰-B-隆安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他的确切出生日期和地点我现在记不清了。在早年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可怕的恶人，而且是一个具有非凡体能的人，又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当他兴奋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早年，

在他的脚步还没有变得太过熟悉罪恶的道路时，他就在弗吉尼亚州杰出的复兴者罗伯特-斯托克顿的布道下被唤醒，意识到自己的迷失状况。不久后，他声称要找到一位救主，“就是这样一位，”他后来经常说，“可以拯救他这样的罪人”。他很快就加入了教会，并接受了那位伟大的传教士耶利米-瓦德曼的洗礼。就像大数人扫罗一样，他很快就被发现认真地参与建立他曾经试图拆毁的事业。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正如上帝呼召不识字的渔夫一样，他也呼召约翰-B-隆安从事这项神圣的工作。在他早期的牧师生涯中，他搬到了肯塔基州，与一些浸信会信徒一起在巴伦县定居，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他的家乡。这些人在一个强大的卫理公会社区中组成了一个名为“欢乐山”的教会，该教会有彼得-卡特赖特和撒迦利亚-奎森伯里的传道。隆安建立的小教会很快就开始成长和兴旺。主充分地祝福了他的劳动。不久，在洗礼问题上出现了争论，但他在信徒洗礼问题上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坚定不移。他的忠心和勇气很快就把整个街区最后的洒水仪式的痕迹抹去了。此后不久，他被选为绿河协会的主持人，并主持该机构的工作，直到他搬到密苏里，我想那是在1816年左右，并在霍华德县的老查里顿定居了一小段时间。此后，他在库珀县定居，在该县被划分为现在的科尔和库珀之后不久。他住在被称为“科尔”的那一部分，在那里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几个浸礼会教会组成了一个协会，称为康科德协会。他被选为主持人，只要他能参加，就一直以主持人的身份主持工作。

大约在1834年，中央协会成立了，现在叫总协会，他作为主持人主持了许多年。在这里，我们必须讲述一个能说明他独特的爱尔兰式机智的情况。在选举库珀县划分为科尔新县的候选人时，候选人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和一位农民。隆安对那个农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插手政治。在选举的第一天，他去了一个选区，第二天又去了布恩维尔；他很快就被一群人包围了，询问选举的情况。他说他很担心律师会当选。一个站在旁边的年轻律师想知道他对律师有什么异议。他说，他怀疑他们的诚实性。这位律师

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律师不能像农民一样诚实。老父亲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但你给我看一个诚实的律师，我就给你看一只白乌鸦。”过了一段时间，隆安被传唤到法庭做证人。这名律师也被雇用了。他一宣誓，律师就看着他说：“你是个传教士，是吗，先生？”“我自称是，先生。”“那么，我们希望你从你那里听到真相，先生。”“我希望能说实话，先生。”“嗯，先生，M先生不是很喜欢他的茶吗？”“我不知道，先生。我知道他非常喜欢他的咖啡。”“你明白我的意思，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先生。”“他不喜欢喝烈性酒吗？”“哦，如果那是你所说的茶，他就是。”这句话对年轻的律师来说有点强硬，在整个法庭上引起了一阵笑声，使他非常困惑，他说：“你可以退下了，先生。”另一边的律师狡猾地说了一句：“又是一只白乌鸦给你。”这两种情况是传教士和律师之间最亲密关系的基础，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我经常听到律师在以后的日子里说，他相信老隆安牧师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和最真实的人。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传教士在一起，这个传教士坚持今生圣洁完美的教义。隆安当然争辩说这是不可能的。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老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他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下。在场的K. Scott弟兄说：“隆安，你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是：“我担心这个完美的人在白天之前会偷走我的衣服。”年轻人说：“隆安，你认为我会偷吗？”“我希望不会，我的孩子，但如果不是上帝的约束之恩，以你的完美，你会的。”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成为隆安牧师最热情的朋友和最崇拜他的人之一。

隆安牧师的观点是加尔文主义的，但绝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上帝主权恩典的救赎、基督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悔改、信仰和实践性宗教，是他的伟大主题。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讲道的简单性。他是圣经的学生，不喜欢空洞的猜测。他是一个深沉、认真的热心和虔诚的人，致力于他的使命，是一个严格的纪律者，完全精通浸信会的惯例，在他的所有决定中都是不偏不倚的，在他与同胞的所有交往中都是严格的诚实和正直，是一个深情的丈夫，

一个慈祥的父亲，一个有义务的邻居。所有教派都爱他；全世界都爱他；事实上，只有认识他，才能爱他和敬佩他。

1827年2月，两名教会成员约翰-布里斯科和查尔斯-伍兹因从事以投机为目的的黑奴贩卖活动而被尼波教会传唤审查。两位牧师（雅各布-奇斯姆和威廉-詹宁斯，前者曾将一名黑人妇女卖给布里斯科和伍兹）承诺对他们进行审查。

这个难题很快就进入了协会，并导致了关于传教问题的激烈争论。奇斯姆和詹宁斯是唯一反对传教的牧师。他们激烈地反对公布坎普-斯科特长老在1827年的教会协会会议上为传教事业辩护和解释的通函。作为一项和平措施，该协会给出了以下建议，以取代通函的发表，即：“我们建议不要把传教事业作为团契的障碍，不要再在任何教会中挑起这个话题，以后也不要把它带到协会中来，要让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地思考和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有毫无疑问的权利。”然而，这个建议仍然激怒了反对派，1828年，在奇斯姆的影响下，伯利恒教会向在科尔县双泉举行的协会发出以下声明。

“名为伯利恒的基督联合浸信会，重新要求协会撤销她在上一次协会中所说的‘传教事业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因为我们要提醒协会注意所有联合浸信会协会的章程所依据的理由，即不容忍任何受雇的骗钱的传教士进入我们中间，也不容忍受雇的牧师，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任何社团；因此，根据章程他们不在我们中间，根据严格的纪律他们不属于我们。因此，我们与我们的姐妹协会，北卡罗来纳州的Kebukee协会，以及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Bottehatchy协会一起，宣布与所有骗钱的、受雇的、浮夸的传教士和受雇的

牧师，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的协会，如辅助会、小册子协会、圣经协会、神学院、主日学联盟和传道协会等，都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祈求在协会中进行划分，使上述所有人物在协会中与我们分开；如果协会不能使他们与我们分开，我们作为协会的成员之一声明，我们站在联合浸信会向我们保证的基础上，也就是我们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我们不会与上述人物共处。”

上述内容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产物，它来自自称的基督徒。是谁违反了联合浸信会的原则，是1827年的协会，还是奇斯姆和詹宁斯长老领导下的伯利恒教会？我们让读者自己来判断。

尼波教会的大多数人也加入了伯利恒教会的行列，反对协会和良好秩序。经过全面的调查，伯利恒教会和尼波教会都被宣布处于混乱状态，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奇斯姆和詹宁斯长老被宣布为非会员。在这两个人领导下的派别于是自称是康科德协会，在次年11月举行了一次会议，并报告了一个由15名成员组成的教会，另一个由36名成员组成的教会的多数，以及由几个教会的大约8名心怀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第三个教会。这个分裂的团体在一起维持了几年，然后就消亡了；而旧的康科德协会则继续其路线，没有受到伤害，并且在伟大的和谐中。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联合浸信会”一词的起源和含义，原因如下。

1. 该州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最古老的协会都是根据美国第一个联合浸信会所通过的“联合条款”组织起来的。

2. 康科德协会的上述争论涉及联合浸信会的原则。

3. 我们的许多读者，特别是教会的年轻成员，不理解“联合”一词作为“浸信会”的前缀的历史意义。

这个名字起源于弗吉尼亚州。当该州的浸礼会成员开始向西部各州派遣如此众多的教友时，他们被分为“正规派”和“分离派”，后者的人数最多。正规派是加尔文主义的；分离派（或称独立派）在教义方面的情绪并不一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加尔文主义的，其余的一部分则非常倾向于争议中的阿米念主义一方。

1769年，正规浸信会的凯托克顿协会派加勒特、梅杰和桑德斯先生作为信使前往当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独立浸信会总协会，并附上一封信，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爱的人。这封信的携带者可以让你知道写这封信的目的。他们的任务是和平，他们的工作是在我们之间进行和解，如果有任何分歧存在的话。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浸礼者，都是来自新的光辉，为什么我们会有分歧？难道小小的称呼“常规”和“分离”就必须打破慈善的金箍棒，使锡安的儿女们产生分歧？看哪，弟兄们和睦相处是多么好，多么令人愉快，但他们不和而居是多么糟糕，多么痛苦。放纵我们自己的偏见肯定是混乱的；而无事生非的争吵，则是有见证的不规范。哦，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努力防止将来发生这种灾难。”

这封优秀的信被提交给了独立协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联合的建议被少数人拒绝。(Semple's History of Virginia Baptists, p. 46)。

仅仅18年后，即1787年，这一提议被重新提出，联盟生效，联盟的条款以下列文字记录在会议记录上。

“被任命考虑与我们的正规教派弟兄联合的条件的委员会报告说，他们认为正规教派的信仰告白被一个前协会接受的方式是这种联合的基础工作。这种接受的方式是，他们应保留对一些不良条款的自由。

“在就是否应该有任何信仰告白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辩论之后，委员会的报告获得通过，并作了如下解释。

“为了防止信仰告白对任何人的良心产生专制的力量，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其中的一切；但它阐明了福音的基本真理，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相信基督的救赎和免费的、不求回报的恩典的教义，并由每一个福音的牧师维护。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联合起来，并希望此后‘正规’和‘分离’的名称被埋没，从今以后，我们将以弗吉尼亚州基督教联合浸信会的名称而闻名。”(Semple's History of Virginia Baptists, p. 75.)

这就是弗吉尼亚州和南大西洋各州的“联合浸礼会”一词的起源。

这个问题在西部也有历史。肯塔基州的第一批浸信会成员既是正规会也是分离会。埃尔克霍恩协会和南肯塔基协会包含了该州浸信会早期两派的实质内容，在1801年，这两个机构实现了“联合”，与十四年前在弗吉尼亚州发生的情况类似，条款如下。

“埃尔克霍恩和南肯塔基之间的联合条款。

“我们，埃尔克霍恩和南肯塔基协会的委员会，确实同意按照以下计划联合起

来。

”第一。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是上帝无懈可击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第二。只有一位真神，在神性或神圣的本质中，有父、子和圣灵。

”第三。从本质上讲，我们是堕落和堕落的生物。

”第四。救赎、重生、成圣和公义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复活和升天实现的。

”第五。圣徒最终将通过恩典坚持到荣耀中。

”第六。信徒的浸礼是接受主的圣餐的必要条件。

”第七。义人的救赎和恶人的惩罚将是永恒的。

”第八。我们的责任是彼此温柔相待，并研究神的孩子们的普遍幸福；从事促进神的荣耀。

”第九。宣扬基督为每个人尝过死亡的滋味，不应成为共融的障碍。

”第十。每个人都可以保持他们的协会和教会管理，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第十一。这样结合起来的教会之间要保持自由的通信和交流。

联合委员会一致同意。

(AMBROSE DUDLEY, JOHN PRICE, JOSEPH REDDING, DAVID BARROW, ROBERT ELKIN, DANIEL RA (签名)。

Mey, Thomas J. Chilton, Moses Bledsoe,
塞缪尔-约翰逊。”

上述“联合条款”在1801年10月于克拉克县霍华德溪会议厅举行的两个协会的教会大会上被一致通过。他们同意放弃“正规教会”和“独立教会”的名称，今后作为联合的弟兄们一起旅行，进行交流和团契。

现在我们对“联合浸信会”一词的历史意义有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密苏里州所有最古老的协会都是根据联合浸信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当关于传教的争论出现时，反对传教的人拒绝继续与那些坚持上述联合浸信会原则的人交往，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参考前面关于浸信会联合的叙述来了解。那么，在康科德、普莱森特和该州的其他协会中，谁坚持了最初的纲领，谁又背离了最初的纲领？我们必须现在离开这个话题，读者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形成自己的判断。

彼得-伍兹——这位值得尊敬的福音牧师是康科德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先锋传道人。他是弗吉尼亚州人，1762年3月20日出生在格林布莱尔县；年轻时，他随父亲的家人搬到肯塔基州，长大后结婚，

并在该州生活到45岁左右。他的妻子是卡瓦诺小姐。

他在老派长老会的信仰中长大，认为浸礼会完全不值得尊贵和高尚的人尊重；尽管如此，当他信主后，他加入了浸礼会。当时的情况如下。

早期在肯塔基州的独立浸信会中爆发了一场最奇妙的复兴。数百人信主。年轻的伍兹是如此顽固，以至于他甚至不愿意参加聚会，尽管他就在附近。他的一个兄弟带着比他更少的偏见，皈依并加入了浸礼会。”这太糟糕了；我们的家族蒙羞了；”彼得-伍兹这样想也这样说。他进一步决定，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影射他的兄弟成为浸礼会教徒，他就打他的嘴巴。但是上帝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彼得-伍兹不知道他面前的是什么。聚会继续进行，他信主了。现在问题来了，他应该加入什么教会。他决定，他将阅读新约圣经，如果可能的话，找出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洗礼。为了方便起见，他决定在发现洒水的地方放上红绳，而浸水的地方放上蓝绳。他读了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的圣经，检查后发现所有的绳子都是蓝色的。他被激怒了，把书从他面前摔开。事后，他提到了他生命中这一轻率而愚蠢的行为，并奇怪主没有把他打死。但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尽管他早年有长老会的偏见，但还是成为浸信会教徒，并在不久后开始传教。

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不博学，不深奥，不出色；但凭着一颗充满上帝知识的头脑和一颗充满热忱的心，他成功了。他热爱灵魂，也赢得了灵魂。

他是三个州的先锋传教士。早期是在肯塔基州，然后他在本世纪初不久就搬到了田纳西州，待了12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后，他于1819年秋天移民并定居在密苏里的库珀县，当时密苏里还只是一个地区，只有三个小型浸信会组织——伯特利教会、密苏里（现在的圣路易斯）教会和普莱森特教会。

长老伍兹来到密苏里时已经57岁了，但他认真地参与了福音的传讲。在康科德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主持人，并在第二年被重新选举。

在他最后的疾病中，他表示自己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解体。他请人制作了他的墓衣和棺材，在他的要求下，工人们把棺材送进了他的房间，他们是西蒙斯和莱斯先生。他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后大约一个小时，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一事件发生在1825年9月19日。三个州的先驱标准制定者之一就这样活着，也这样死去。

第五章。

Concord协会。

(结束)。

在解决了上一章中提到的反传教士的争论之后，康科德协会的会议一般都非常和谐。每年都有大约相同的例行公事占据机构的注意力：如宣读信件和登记成员；选举官员；欢迎相应的信使；任命相应的信使；挑选参加“联盟”或“年度”会议的牧师，等等，等等。不能指望我们每年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对读者来说是无趣的，也是无益的；今后我们将尽可能简要地介绍这些情况，注意到那些有特殊意义的事情，或者与进展有关的事情。

几乎每年都有新教会加入，这表明浸信会的影响在逐渐扩大，浸信会的原则

在协会中稳步发展。1830年，撒狄和伯特利的教会；1833年，锡安山、吉利德山和奥萨吉的第一浸信会被接纳为该机构成员。

作为一个教会协会团体，该协会不支持巡回传教，但她以不被误解的措辞宣布，每个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应享有良心上的自由。

欢乐山和钓鱼河协会的通讯员通常都会出席。1835年，会议在萨林县的好望角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当要求进行通信时，有两方自称是欢乐山协会的人提交了信件。坚持“联合浸信会”原则并愿意在传教问题上给予良心自由的那一方被承认为欢乐山协会；而派遣戴维斯-托德和J. P. 恩布里弟兄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派则被拒绝。

在1838年9月结束的协会年度里，各教会享有巨大的繁荣。这一年有350人受洗。从1841年到1843年，仅通过洗礼加入教会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

从1835年到1842年，新教会的进展情况如下。冷泉、门罗、吉尔格、高山、杰斐逊城、黎巴嫩、希斯溪、弗农山、尖峰、小里奇伍德、鱼溪、里奇兰、奥沙、普罗维登斯、草原点。

在1842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内容。“决议，我们将这个协会分割开来，将拉明河以上和以西的所有教会剔除，形成一个新的协会。”关于这个新机构（萨林协会）的说明将在适当的时候给出。

1843年被按立的牧师有J. B. Longan, Wm. C. Batchelor, Kemp Scott, Thomas Green, Elias George, W. H. Duval, D. W. Johnson, Levi Roark, M. D. Noland, G. O. Morris, John Brockman, Snelling Johnson, M. W. Duncan, Z. W. McCubbin, Wm. C. McCubbin and Enoch Taylor。1843年各教会的成

员总数为2,136人。

1847年的会议在莫尼托县的黎巴嫩会议厅举行，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莫罗的教会在这一年发出请求，要求协会“利用手头的剩余资金雇佣一位牧师，在协会范围内的贫困地区骑马布道，并与最贫困的教会举行长期的会议，同时建议各教会每年为此目的筹集一笔特别基金。”协会将这一请求提交给各教会，供其批准或不批准。就我们从记录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是康科德协会中第一个着眼于促进巡回宣教的机构的行动。

1848年，与奥萨奇教会举行了会议。协会任命了一个由所有出席会议的按立牧师组成的长老会，应奥萨奇教会的要求，按立T. F. Lockett兄弟为牧师。协会的这一行动是有道理的，理由是要求按立的教会可以见证对牧师候选人的审查和按立。协会本身没有按立牧师的权力和权利。只有福音教会才有这种权力。

在传教方面采取了以下重要行动，并被命令印在会议记录中。它起源于前一年莫罗教会的请求。“为了取代1827年的决议，我们建议允许康科德协会中一致赞成传教活动的每个教会，以及属于不一致的教会的每个人，为传教目的每年向协会捐款，并送上他们的捐献。”

二十六周年纪念活动于1849年9月14-17日在普莱森特会议厅举行。八个教会送来了传教的资金。在宣教问题上，采取了以下明智的行动。

“决定从向本会传教基金捐款的各教会代表团中选出一名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即。J. H. Hutchison, S. Johnson, I. Vivion, M. D. Noland, G. W. Lockett, D. F. Denwiddie, T. Bolton 和 R. Jobe。”

各教会之间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和平与和谐。长老斯内林-约翰逊和W. M. 罗伯逊在这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担任传道人；前者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的任命，每月15美元，后者是自愿和无偿的。整个协会的范围内都很兴旺。各个牧师和传教士在这一年的工作中获得了近400次洗礼。主日为传教士募捐的金额为18.5美元。

该协会继续定期举行会议，每年都在不断壮大。1854年，为传教士筹集了286美元。长老Jacob Capps和Wm. Clark作为骑马传道人。1855年，协会宣布关于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捐赠是“教派面前最重要的事业”。

1863年，在库珀县的普莱森特，协会得到消息，某些教会遵循接受“外人浸礼”的做法。协会立即建议这些教会不要接受其他教派的浸礼（婴儿洗礼），因为这被认为是不符合福音秩序的；第二年，协会决定放弃这些继续采取上述做法的教会。在1868年的会议上，长老G. G. W. Hydo作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代理人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并被邀请代表上述利益访问各教会。

州浸信会主日学大会的代理人S. W. Marston牧师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组织了一个地区主日学大会，其目的是促进浸信会主日学的利益。其官员包括一名主席、秘书和财务主管，以及该地区每所主日学的一名副主席。

187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以下摘要。

教会。-39个（我们没有空间容纳这些名字）。

牧师。-N. R. Rice, E. H. Hurlbut, J. B. Box, S. Driskell, J. W. Williams, J. P. L. Maxey, A. N. Bowers, R. H. Harris, John Wood, Thomas Howell, C. Nevill, G. W. Hyde, J. K. Jones, J. L. Tichenor, W. M. Robertson,

B. G. Tutt, S. Aikin, J. E. Sims, R. P. Scott, J. K. Godbey, I. V. Johnson, J. D. Murphy, A. N. Bonois and T. V. Greer。

年内受洗人数286人。会员总数3,166人。

1871年，长老T. T. V. Greer被选为传教士，年薪为800美元。

1872年的捐款情况如下：各种宣教目的，742.25美元；所有报告的目的，6,726.91美元，即一个教会将近200美元捐款。

该协会现在由41个教会组成，位于前面提到的各县。应他们的要求，某些教会被解散了（见拉明协会的历史）。康科德协会是普莱森特协会的女儿；但在她最繁荣的时期，成为该州两个最活跃协会的母亲——萨林协会和拉明协会。在她的晚年，康科德协会并不像前些年那么活跃，尽管她在促进各种教派企业方面仍然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她的会员总数为2,648人。她的教会位于该州的中心位置，位于莫尼托、摩根、科尔、库珀和米勒等县。

杰斐逊市是该州的首府和科尔县的县城，位于协和会的范围内。多年来，该教派未能给予这个城市以其重要性所要求的关注。第一浸信会于1837年7月8日在此成立，由长老Kemp Scott, M. D.主持。还有Kemp Scott, M. D. Noland和R. S. Thomas，共11名成员。在组织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教会没有牧师。第一任牧师是Kemp Scott长老。他在1840年左右被选为这个职务。他的继任者是长老S. H. Ford, W. W. Keep, M. D. Noland, J. A. Hollis, Thomas A. Lockett, R. H. Harris, W. J. Patrick, E. H. Hurlbutt and T. W. Barrett。其中有几个牧师的平均牧会时间只有6个月左右，而到帕特里克时，是两年的牧会时间。1845年，教会解散，但在1847年4月又重新聚集起来，进行重组。

本教会自成立以来，其状况一直在变化，有时充满希望，有时令人怀疑。它的主要障碍是，1. 缺乏定期的牧师看顾；2. 忽略了祷告会和主日学；3. 缺乏健康的纪律；以及4. 礼拜堂的位置不合适。

从1837年的组织成立到1868年的31年期间，教会有12年没有举行定期聚会，其中有21年没有配备牧师。1869年，其成员总数只有35人，但此后它已发展成为更大的教会。它最近在门罗街（High和Main之间）完成了新的教堂建筑，有134名成员。

阿利（DAVID ALLEE）—西班牙和英国血统，176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附近；在1776年的革命战争中当过兵；1784年与Charity Bibee小姐结婚，后者有威尔士血统，使他成为一个有用和忠诚的妻子。他在年轻时信主，1795年移民到肯塔基州，不久后开始向垂死的人传讲福音。他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附近定居，并与格洛弗溪教会联合，1806年他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他于1820年移民到密苏里，定居在现在库珀县的东南部，并与皮斯加教会联合。两年后，他协助组织了欢乐山教会，他和家人成为该教会的成员，一直到他去世。他在1823年参与了康科德协会的组织，并一直努力促进其繁荣。当组建“中央协会”（现在的总协会）的问题被激起时，他建议组建该协会。1823年，他失去了年轻时的妻子，居住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在那里和那里穿越漫游的印第安猎人队伍的路，他坚定地继续做他主人的工作，在萨林、库珀、摩根、莫尼托、科尔、卡拉威、布恩和霍华德等县旅行并传道。1825年夏天，他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木屋，几乎是自费在附近教起了第一所学校。1834年夏天他在肯塔基州度过，秋天回到密苏里州，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疾病折磨后，于1835年1月去世。

长老阿利的讲道方式是平实而有力的。他不是现在所谓的系统化的传道人，但他的讲道内容丰富，引经据典，选择得当。他是一个善于祷告的人，而且非常虔诚，这给了他作为一个福音牧师的力量。他的子女，五个儿子和六个女儿，都信奉宗教。三个儿子在他们所加入的教会中担任执事职务。四个孙子都是福音传道人，即，威尔逊和尼古拉斯-阿利，堪萨斯州的大卫-K-斯科特，以及R-P-斯科特，多年来担任康科德协会的主持人，本简讯的内容就是由他提供的。

斯内林·约翰逊-这位认真的神人和自我牺牲的新约浸信会牧师，1804年10月2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克拉克县。在他还未成年时，他与他的父母菲利普和玛格丽特-约翰逊于1819年移民到密苏里，并在现在的莫尼托县定居，但当时是叫科尔。他的父亲在来到密苏里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他的寡母负责照顾一个庞大的受抚养家庭。成年后，他与普鲁登丝-N-哈克尼小姐结婚，后者与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起，在丈夫和父亲的陪伴下生活。

当他还是个18岁的年轻人时，他凭着活生生的信仰，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并接受了洗礼，进入科尔县联合教会的团契。此后不久，他开始讲道，但直到1834年才被按立。从他被授予圣职到临终前，他一直是三到四个教会的牧师，所得的薪资支持很少，许多年来得到的支持还不到10美元。同样的老故事！我们认为，一般来说，牧师和教会一样，都应该为工资的低下而受到责备。“劳动者与他的工作是相称的”应该像上帝命令所有人悔改一样被充分宣扬。

除了牧师工作，他还作为康科德协会的传教士旅行。他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在密苏里州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县城传教。

斯内林-约翰逊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复兴者”。他独特的天赋就在这个方向。他鼓舞了密苏里州中部的地域，使五百多人接受了洗礼。许多圣徒会在“那一天”把他当作他们的精神父亲来问候。

他在癌症中徘徊了几个月，于1856年12月9日去世。在他最后的疾病中，他的一些同工来探望他，其中有长老William Duvall, R. Hickman, B. L. Bowles和R. H. Harris。

威廉-H-杜瓦尔-1790年12月2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他的父母是诺特利和杰米玛-杜瓦尔。他在6岁时随父母移民到肯塔基州。他大约在24岁的时候信了基督。1825年，他来到密苏里，在科尔县定居。1827年2月27日，他在密苏里州卡拉威县与伊丽莎-J-塔利小姐结婚，并于1830年获得科尔县伯特利教会的传教许可。此后，他被当时位于科尔县、现在位于莫尼托县的锡安山教会按立为福音牧师。他立即认真地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并在库珀县的皮斯加教会、科尔县的联合教会和莫尼托县的大立克教会中花了大部分时间传教和担任牧师。他还做了很多传教工作，是本州国内传教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命。这时他的同工是兰顿、斯宾塞、马克西、弗里斯托和斯内林-约翰逊夫妇。

1844年，他搬到了约翰逊县，继续着同样积极的事奉生活，直到后期战争开始。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伯特利教会和县线教会的牧师，并作为传道人在邻近的教会和周围地区做了很多工作。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县的石角和欢乐谷教会担任了两年的牧师。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被迫暂停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当和平恢复后，他发现自己丧失了进一步活跃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年老体弱，部分原因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所遭受的旧病。然而，尽管他

身体虚弱，他的心仍然闪耀着对救赎主的爱，他的灵魂燃烧着向同胞宣扬这种爱的愿望，以至于只要他能去教堂，他就忍不住要讲道，甚至在有必要扶着他站着讲话的时候。当他完全被限制在家里与他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变的主题是宗教，只要他能对他们说话，他就表现出对他后代的救赎的极大渴望，就像他对罪人的救赎所表现出的那样。（By Eld. Geo. W. Smith著）。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完全失明，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但他耐心地忍受着苦难，虽然白天的光亮从他看不见的眼睛中被遮住了，但通过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了“王的美丽”，“忍受着，就像看到那看不见的一样”。他的信心从未动摇过，而是到了最后仍最坚定地相信他经常如此恳切地向人们推荐的那位救主。

他于1873年1月4日在他女儿的家中去世，有爱他的亲属陪伴。在一场肆虐的暴风雪中，他的灵魂离开了破旧的帐幕，离开了这里，与基督同在。他留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妻子于1852年11月1日去世。在他去世时，他的会籍成员是密苏里州拉斐特县的协和教会，他在那里受到了极大的爱戴。

马丁-D-诺兰——近三十年来一直是康科德协会的牧师，早在1828年就来到了密苏里，可能是在1827年。无论如何，他在1828年的协会会议上作为萨迪斯教会的一名信使出现的，该教会是在1827年8月组织的。我们对他的出生或早期生活一无所知，对他生活的任何部分也能收集到很少的信息。他来到本州时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尽管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没有成为福音的传道人。

他于1834年9月获得萨迪斯教会的讲道许可，并于1836年2月被该教会按立为

牧师，从事全部工作。他在以下教会担任过牧师职务。冷泉教堂、萨迪斯教堂和干叉教堂；此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教堂。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全身心地投入，热心祈祷，热心劝勉，他的讲道有逻辑性，令人信服。

康科德协会在1862年的会议记录中这样通知他的死亡。“决议：长老 M. D. Noland 的去世，使真理的事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倡导者，使基督的教会失去了一位最忠诚、最像基督的、自我牺牲的牧师。”

威廉-克莱克——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和福音的忠实传道人于1826年6月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汉普郡。他于1841年移民到密苏里，并与玛丽-斯诺德格拉斯结婚。他于1842年成为莫尼托县锡安山浸信会的成员，随后在同一教会的号召下，由长老斯林-约翰逊（Snelling Johnson）、丹维尔长老和邓恩（Dunn）长老按立为福音牧师。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牧师，一位明智的顾问和一位真正的牧师。我们发现他的名字与康科德协会的望夫林、黎巴嫩和萨迪斯教会的牧师职位有关，在他去世时，他是波恩县伯灵顿教会的牧师。

1877年1月29日，他在科尔县森特镇附近的家中因癌去世，留下妻子和七个孩子等待他们在复活的早晨重聚。

协和会有两位已故的牧师，除了他们的死亡之外，我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很少，他们值得在本章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一位。

JOSEPH M. CHAINEY，我们推测是在1863年期间去世的，因为他的死讯公布在

该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对他的出生、年龄和死亡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被认为是位热心的福音传道人，并在十字架上胜利地死去。

这位弟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842年康科德协会的会议记录中，是作为里奇兰教会的信使，1848年，他作为自由教会的信使出席了协会，在统计表中，他被列入传道人中的著名明星。1864年的会议记录包含了对他去世的深情通知，其中他被认为是“最热心的真理倡导者，以及耶稣基督福音的忠实劳动者”。

G. W. 海德，理查德和伊丽莎-D. 海德的儿子，1838年3月2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他的祖父海德是个英国人，经常到他的祖国访问。该家族是克拉伦登海德伯爵的后裔；英国著名的海德公园也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理查德-海德于1839年搬到密苏里州查里顿县，在那里他养育了一个大家庭，包括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和他的妻子是老式长老会的成员。

海德(G. W. Hyde)于1853年5月皈依并加入了莫桑比克凯特斯维尔的浸信会；1855年9月，他进入密苏里大学，在那里学习全部课程并于1859年7月毕业。次年10月，他进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学习全部课程，于1862年5月毕业。在大学就读期间，他一直是哥伦比亚浸信会的成员。

他被任命为主日学校的校长，并获得了主日学校的讲道许可。J. B. Jeter 牧师为他争取到了南军的牧师职位，从1862年到1865年，他在弗吉尼亚州波瓦坦县一个名为Huguenot Springs的军事哨所传教。在这个地方，他的劳作受到了很大的祝福，许多士兵表示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在这一时期（1863年7月），他被军营附近的一个浸信会教会按立为全职牧师。

战后，海德先生回到了密苏里州，并在1866年9月，他从事南方浸信会主日学

委员会的代理工作。1867年10月，他与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小姐结婚，她是莫桑比克库珀县B. C. 克拉克法官的唯一孩子。1878年7月，她去世，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他大部分的牧师生涯都是在库珀县的尼波山、康科德、赫蒙山和布恩维尔的教会度过的，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康科德协会工作。他曾两次担任威廉-朱厄尔学院的代理，并有一年时间是总协会的一般传教士之一。1880年3月，他与多佛的E. G. Garnett夫人结婚。

海德先生是最初在威廉-朱厄尔学院创建“耶利米-瓦德曼神学院”的八个人之一，为此他捐赠了5000美元。十二年来，他一直是上述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八年来，他一直是斯蒂芬学院的院长；现在是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理事。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读书时，他指导了一个大型的有色人种主日学，主日下午在浸信会教堂的长廊里聚会。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并拥有神学院中一些最好的学生作为教师。1882年5月，当他出席在格林维尔举行的南方浸信会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位当时和现在都是主日学成员的有色人种，他说：“感谢上帝，我看到了你，我的兄弟！你播下的那些金子般的种子。我们在中间播下的是金色的种子，它们已经获得了有福的收获”。

THOMAS WASHINGTON BARRETT-1835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他于1856年在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加入浸信会，并在1860年受洗。同年，他来到密苏里，在威廉-朱厄尔学院接受教育。1860年10月28日，他被按立为牧师，并立即被任命为北自由协会的传教士。次年，他成为密苏里州韦斯顿的牧师；1862年，他被召入会幕浸信会。

他在堪培拉州的主日学校服务了两年半时间。1864年，他从这里前往圣约瑟夫教会担任牧师，并在1866年担任南浸信会北密苏里州主日学校委员会的财务代理；在1866年和67年的部分时间里，他还担任总代理和总传教士的工作。

然后他被召回到韦斯顿的教会，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教会的人数翻了两番多，还建起了一座漂亮而坚固的礼拜堂。1869年，他被召到汉尼拔，在他的牧师任期内，汉尼拔建造了一座优雅的礼拜堂，并支付了费用；许多人加入了教会。1873年，他负责杰斐逊城的浸礼会，他在那里高效地工作，他们已经为他们的教堂建筑支付完毕了沉重的债务。1872年，他获得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硕士学位，多年来一直是一名积极的成员，现在是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担任浸信会州立主日学大会董事会成员的职务。

布鲁金-泰勒-是肯塔基州人，1823年3月12日出生在富兰克林县。他的父母—布鲁金和安-泰勒，以前是弗吉尼亚人。从6岁到16岁，他是一个悲伤的孩子，因为他意识到在上帝面前的罪过。后来，他甜蜜地与上帝和解，从那时起，他一直感到有责任传扬福音。1843年，他开始在乔治敦学习，恳切地希望学会阅读英语，在1851年成功地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在1860年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他于1851年12月被按立为牧师，并在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哥伦比亚市的牧师。从那时起，他按以下顺序担任牧师职务：1858年在肯塔基州的纽卡斯尔；1860年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博罗；1866年在肯塔基州的亨德森；1868年在俄亥俄州的厄巴纳。1872年，他成为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牧师；1877年在富尔顿，1882年在布朗斯维尔，他在那里的工作得到了很多祝福。

1851年，他与肯塔基州的M. B. 亚历山大小姐结婚，也就是他现在的伴侣，从

那时起，除了大约五年之外，他一直是她的传教士；因此，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马鞍都是他的神学学校。他在一个贫穷的地方（Ky. 的 Creelsboro）担任学校教师，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浸信会，最终吞并了占据该地的卫理公会和坎贝尔组织。他作为一个传道人，在他的聚会中受洗的人相对较少，在他的一生中共有大约1000次受洗，其中一次是一位女士，当时她已经105岁了。他只有一个教会（摩纳哥的富尔顿）没有繁荣。

自1853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个最严格的地标式的浸信会教徒。没有什么能促使他做其他事情。因此，他在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都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他承认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唤起他的传教士弟兄们采取更积极的宗派主义。他总是在他的教会中唤起传教士的精神，并从他们那里收集传教士的捐款。他们还被要求开办主日学校和一个或多个祷告会。

埃尔德·泰勒是一位作家。他有一支挥洒自如的笔。他最重要的作品，以书的形式出版，名为《异教徒的忏悔》。

虽然在他现在的领域里时间不长，但他的教会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钓鱼河协会。

它的形成—广泛的领域—对协会权力的奇怪看法—咨询委员会，而不是制定

法律的机构—佩克博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协会的反使命政策—拒绝康科德和蓝河协会的信使—会员人数的减少。

钓鱼河协会是划分欢乐山协会领土的结果。它于182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克莱县的钓鱼河教堂成立，当时包括该州以大河为界的所有教会，共有七个教会，即，钓鱼河、弗农山、北拉什河、小肖尔河、斯尼亚巴、北布拉夫顿和大肖尔河；有六位牧师。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约为100人。

从佩克博士的素描中我们得知，1824年该协会于9月在列克星敦市遗址附近的一个教堂范围内举行会议。当时有9个教会，4名牧师，26次洗礼和291名成员。在它的事工和教会中，活动、宗教事业和自我牺牲都比它的姐妹协会少。会员人数的增加大部分来自于移民，现在涌入该州的移民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卡罗莱纳州。

从1826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收集到以下内容：会议在雷县的北布拉夫顿举行；Wm. Thorp是会议主持人；有13个教会参加，报告了6次洗礼，会员总数为372人；Eld. 费利克斯-雷丁（Felix Redding）作为欢乐山协会的通讯使者出席了会议。我们看到以下牧师的名字。William Thorp, James Williams, Robert Fristoe, Wm. Turnage和Vanderpool。捐款总额为14.87美元。

在1828年的会议上，有15个教会出现在会议记录上。自组织以来收到的教会有新花园、小斯尼亚巴、六英里、欢乐谷、比尔希巴、塞勒姆、第一普拉特和自由教会。协会成员总数为508人。牧师为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Edwards）和本杰明-莱利。

在该届会议上，协会有一个奇妙的发现。我们用会议记录的语言给出了它。

“在回答各教会要求召开联合会议的问题时，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协会，无权指定或阻止任何这类会议，但希望今后各教会说他们希望何时举行这类会议，我们将要求我们的牧师弟兄们参加这些会议；但在1829年，我们建议在以下地点举行四次会议，’等等。”

虽然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我们用这件小事来说明和解释浸信会的一个突出原则。

这些弟兄们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认为浸礼会有一些来自教会的权力，为了某些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其程度或其限制是相当不明确的。在这里，我们将给出一个历史事实，我们用不小的努力并小心翼翼地追踪到了这个事实。在早期，当浸礼会成员在旧弗吉尼亚州受到迫害时，那些自称为“正规浸礼会”的人得到了长老会的同情，他们在反对维持“教会”的法律时，对宗教自由的看法与浸礼会成员相似。正规浸信会的牧师们知道长老会有他们的长老会和宗教会议，由于他们有协会，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机构至少有一些来自像他们邻居一样的教会的权力。然而，这些浸信会协会仿效费城浸信会协会——美国所有此类机构之母——的措辞，声称自己只是咨询委员会，’但“咨询”在他们那里（但在费城机构那里从来没有）建议意味着法规。如果一个教会认为不应该遵循“建议”，它就会受到协会的指责。我们可以提到20个，是的，50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如果忽视了所提供的建议，就会受到谴责，然后出现分裂和异化。这些粗暴的、反浸礼会的观念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以及密苏里州的边境地区浸信会教会协会传播开来；因此，在调整教会授予协会的权力是多是少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少麻烦。浸信会拥有的所有教会权力都是通过《新约》从神圣的权威中获得的，如果不损害锡安国王的权威，就不能把权力转让给另一个机构。只有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浸信会是一个由各教会的信使组成的自愿社团，为了一切有益的宗教目的，可以制定措施，做任何一个基督徒或基督徒团体可以做的每一件

好事和合法的事情，一切才都会好起来。

确实如此。

“在所有的宗教事务中，就像在其他事物中一样，有基本要素和非基本要素。对浸信会教徒来说，要义包括所有来自新约圣经的东西，无论是以诫命还是以榜样的形式。在基督的国度里，所有被教导的教义和被要求的实际义务对某些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读者请不要犯许多婴儿洗礼者所犯的 error，他们用‘基本’一词来表示那些对灵魂的救赎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用‘非基本’来表示对信徒的许多义务。浸礼会教徒所说的‘非必要’是指所有用于宗教目的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上帝没有作出特别的启示——比如建造聚会场所、印刷经文、购买赞美诗书、出版通函、组建教会协会、传教会等等。

“毫无疑问，我们反对传教士的弟兄们的意见是诚实的，他们真的认为如果传教士党获得了优势，他们会以‘咨询建议’的名义制定规则，要求他们为他们并不真心相信的对象做出贡献。因此，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而这种机构中所有关于权力的概念都是源于误解。如果在这种争斗中，各方没有一些责备、偏见和错误，那才是真正的奇怪。”(J. M. Peck in Repository, Vol. VII, p. 415.)

杰克逊县的塞勒姆教堂是1833年的聚会地点。自1828年以来，又增加了以下教会：欢乐山、吉利山、新希望、弯曲河、圆树林、小蓝、欢乐园、高点、马里昂和黑水。现在会员总数已增加到919人；今年受洗人数为38人。长老 Thomas Fristoe、Kemp Scott和M. D. Noland作为通讯员出席，前者来自Mt. Pleasant，后两者来自Concord协会。统计表显示牧师名单如下。James

Williams, Wm. Thorp, Enoch Finch, Wm. Turnage, Robt. Fristoe, Thomas Staton, Sr., Henry Hill, B. W. Riley, James Savage and Joseph White。1828年关于联合会议的行动得到了支持，这一年在许多不同的教会中任命了七个“年度”会议。

1834年，该协会在雷县的新花园举行会议。会议向密苏里河南岸的10个教会颁发了委托书，目的是组建现在的蓝河协会。

从一开始，钓鱼河协会就举行了通信会议，与她的姐妹教会们，康科德协会和蓝河协会举行会议。1837年，她的使者Henry Hill长老、Wm. Thorp长老等人从Concord协会的会议上回来，报告说，该协会“建议各教会不把对传教会等的支持作为团契的障碍”。在同年秋天的下一次会议上，她拒绝了康科德的使者的席位，从而承诺了反传教政策。钓鱼河协会也以同样的方式切断了与蓝河协会的合作关系。1841年，后者“建议各教会不要管传教士的问题；”并进一步说，“让各教会和弟兄们在这件事上自由地按照他们的良心行事，而且不要让它成为团契的障碍。”由于这一行动，钓鱼河协会在1842年拒绝接受蓝河协会的信件，也不承认她的使者是浸信会成员。(Christian Repository, Vol. XXI, p. 262.)

从这个时候开始，钓鱼河协会反对传教事业，在人数上也越来越少。这一年（1843年），她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以下摘要：20个教会，78次洗礼，10位牧师和1072名成员。这一年她还与两河（旧派）协会建立了联系，尽管根据她的会议记录，她站在“联合浸信会”的平台上。

1844年，20个教会报告了39次洗礼和1,071名成员。捐款，25.50美元。

我们接下来的会议记录是1850年的。这一年的会议在克莱县的小肖尔河举行。

Eld. 沃尔弗顿 (Thos. Wolverton) 在开幕式上讲道。“联合浸信会”的称谓已被“常规浸信会”所取代。该表显示，在过去六年中，有一个教会和200多名成员流失。

我们对这个协会的最新记录是1866年的；21个教会出现在名单上，其中只有17个教会发了信，其成员总数为556人，表明自1843年以来在数量上损失严重。

在这篇简述中，我们的目的是在我们面前的记录范围内，介绍钓鱼河协会历史上的所有突出点。事实是，就我们能够从观察或印刷记录中获得的信息而言，该州的每个采用了反传教士的政策教会协会都毫无例外地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成员数量也越来越少。我们相信，与1836年相比，现在密苏里州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少。

卡普吉拉多协会。

吉拉多角协会是在吉拉多角县的希伯伦教堂组织的。为此目的的会议于1824年6月12日星期六举行，并于14日结束。会上收到了以下教会的来信，并有信使加入。伯特利教会，有41名成员；干溪教会，28名；Tywappity教会，11名；清溪教会（伊利诺伊州），66名；苹果溪教会，15名；埃比尼泽教会，17名；大草原教会，19名；希伯伦教会，26名；夏洛教会（伊利诺伊州），28名；杰克逊教会，8名；其中9个教会是被伯特利教会解散。

本杰明-汤普森、詹姆斯-威廉斯、爱德华-科尔、詹姆斯-爱德华兹、耶利米-布朗、大卫-奥尔、托斯-P-格林、温盖特-杰克逊、詹姆斯-霍尔伯特和约翰

-M-佩克等牧师参加了会议。最后三位是来自伯特利和密苏里协会的相应使者。下面的章程将表明这个古老的社区是在什么基础上，以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

“序言。根据浸信会的长期经验，人们发现在一般原则下结社是有益的，以促进教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般情报的手段，开放基督教的通信，为贫困的教会提供福音的布道和法令，设计促进宗教的手段，从而集中我们的努力，为锡安的和平、纯洁和繁荣。”

“第一条。本团体以吉拉多角浸信会的名称为名。

“第八条。协会的资金应通过教会或个人的自愿捐款来筹集，其中应提供印刷会议记录的费用、书记员和其他协会任命的相应成员的费用，如果有剩余，应以任何方式用于促进锡安在该地区的精神利益。协会可采取措施筹集捐款，这些捐款应加入盈余基金，以使牧师能够向本机构的贫困教会或协会可能指示的地方传教。”

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每个教会指定一人负责落实宪法第八条中提出的目标，其职责是

“第一。查明我们机构中缺乏传道和正常管理教规的教会，以及缺乏传道的定居点，并向协会报告。

“第二。通过自愿捐款、认购或公开募捐筹集资金，以使本协会的成员能够在协会的指导下向贫困的教堂和定居点提供物资。”

从1824年到1832年，该协会不间断地举行了八年的会议。在这期间，它的事务都是在和谐中进行的，一种真正的、真诚的传教士精神在其范围内盛行。它保持了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原则。决议之后是行动，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

清溪教会于1825年向协会发出请愿书，要求授予布朗兄弟圣职，“经讨论决定，本机构的权力不包括授予圣职，但我们建议各教会为此目的召唤牧师”。

通过各教会的代理人，今年共送出21.20美元用于传教。伯特利教会捐了1美元；清溪教会捐了4美元；希伯伦教会捐了50美分；夏洛教会捐了6美元；杰克逊教会捐了5.5美元；托斯.P.格林教会捐了3.12美元；S. B. 麦凯特教会捐了2美元。

“密苏里州的托马斯-多诺霍长老和伊利诺伊州的詹姆斯-爱德华兹长老被选为巡回传道人——他们的工作领域由书记员指定。Samuel Huntsaker, Thos. Howard, A. Randal, Isaac Sheppard和S. B. McKnight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负责支持巡回传道人的资金。”

在1826年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报告说，长老J. 爱德华兹（J. P. Edwards）在他被任命的领域里做了三个半月的巡回传道，每月工资为10美元，还有他的附带费用。

为在赤贫者中维持福音而送来的金额是27.95美元。爱德华兹弟兄继续担任巡回传道人，有选择自己工作领域的特权。

在1829年的会议上，协会规定每年任命一个委员会，而不是每个教会都有一个收款员，“处理整个事务，并通过他们认为适当的规则和条例，符合宪法第

八条的意图，他们每年向本协会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弟兄B. Hempstead、James Randal、Andrew Martin、R. A. McBride和Thomas Juden被任命为上述委员会。这些记录充分表明，这个机构拥有真正的使徒传教精神。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即1824年至1832年，他们在外地保留了两名巡回传教士，这两名传教士是他们祈祷和捐助的对象。这是旧的吉拉多角协会的美好时光。然而，不久之后，麻烦出现了，教会被拆散了。

从1832年到1860年期间，该协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它包含了20个教会，是原来数量的两倍，位于吉拉多角、斯科特、密西西比和佩里县。在它继续促进传教的同时，它的影响在这些县广泛地存在。但是逆境的日子来了。渐渐地，一种贪婪的精神开始占据一些教会。这个机构在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有关传播福音的原则开始被忽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教会首脑的命令被置之不理，并被践踏在脚下。反对派的情绪如此激烈，他们不仅拒绝做传教工作，而且还拒绝与那些做传教工作的教会保持联系。

正如过去在浸礼会中的所有时间一样，现在也是如此，那些感到必须努力促进神圣真理的传播的人认为这一义务来自于基督的命令；但他们总是教导说，一个基督徒为传播福音所做的任何奉献都必须是他的自愿行为；实际上他在神圣生活中的所有行为和练习都必须是自愿的，只有这样，对上帝来说才是可接受的。然而，那些反对传教的人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对那些具有更多福音精神的弟兄们说：“你们不能为这些传教的目的提供资金，否则我们将拒绝你们的团契”。这种精神的结果是，在1840年，20个教会中的8个教会退出，组成了当时的新吉拉多角协会，以示区别。他们的名字是吉拉多角、锡安山、和谐、摩利亚山、欢乐谷、赛普拉斯、欢乐山和小河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多数人赞成传教，坚持协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原始原则。其余的教会一共有12个—包含了反传教士的因素，维持了一段时间所谓的旧协会，但其采取的

与圣经和耶稣基督教会最古老的做法相对立的无为政策，早已使其化为乌有。每一个进入反传教士行列的教会要么已经消亡，要么经过重组，与正规的吉拉多角浸信会联合起来。

与反传教士一起的牧师是耶利米-布朗和本杰明-汤普森，有人说詹姆斯-威廉斯成为反传教士，尽管这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

在1840年分裂时，为区别起见，被称为“新”吉拉多角协会的机构实际上是原来的协会（支持传教），而继续被称为“旧”吉拉多角协会的机构或政党实际上是一个新协会（反对传教）。多数派，即所谓的旧协会，不仅改变了原来的章程，而且废除了整个文书，并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通过了一个新的章程；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新协会。少数派，即所谓的新吉拉多角协会，不仅没有废除旧宪法，而且甚至没有改变上述文书的任何基本特征，因此它是旧的、原吉拉多角协会。在所有情况下，必须将宪法上的少数派（支持传教），而不是分裂或派别上的多数派（反对传教），视为原始形式和机构的真正和合法的继承者。以下面这个案例为例。

在M镇，有一个由75名成员组成的浸信会，以对自称是基督信徒的人施行浸礼作为入会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教会中出现了分歧。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加入教会的条件限制太多，最后提议不仅浸礼的信徒，而且所有的“渴望逃避即将到来的愤怒”的人，以及信主父母的孩子，都应该被接纳为教会成员。随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投票结果出来了。40人支持该自由提案，35人投反对票。哪一方是浸信会；是违反宪法的多数派，还是遵守该文书的少数派？这个问题很容易决定。

我们现在开始叙述。从1840年到1850年，宪法规定的吉拉多角协会定期举行会议，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每年都有新的教会成立，旧的教会在人

数和精神力量上都有增加。从1856年到1860年，协会取得了稳定但不迅速的进展。主日学得到了最热烈的赞扬。教育利益得到了培养和促进。大部分时间都有一名传教士在外地工作。1824年的老计划，即在每个教会中都有一个募捐者来筹集传教经费，被沿用了。净增加了154名成员。在18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事情似乎都在协会的范围内顺利进行。但更糟糕的时代近在眼前。

这是战争开始前的那一年。激动的情绪逐渐高涨。1861年春天，敌对行动真正开始。此时，协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因为它位于密西西比河上，是自由州和奴隶州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大河的上游和下游都有军需品和战争人员。所有这些事情在该协会的教会中产生的痛苦比该州内陆的教会更多。在许多情况下，教会的每月定期会议被阻止。许多教会之间的通信被切断，军事指挥官开始篡夺权力，危及弟兄们的生命，勇敢的人在颤抖，那些信仰坚定的人开始怀疑，许多怀疑的人逃走了。整个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协会在1861年和1862年没有举行会议。

1863年，来自大沼泽以北的八个教会的信使在戈申聚会，并举行了简短而和谐的会议。J. G. Rutter, J. C. Maple, G. W. Coker, J. H. Clark, A. McKelvey, J. Wyatt 和 T. B. Turnbaugh是出席这次会议的牧师。事务是在星期六处理的。从相应的信中我们得知，在之前的两年里，“教会中普遍存在着巨大的灵性匮乏，传教士已经离开了战场，主日学校已经解散，几乎没有想到要举行祷告会，许多教会已经一年没有听过讲道了。”虽然这届会议的出席人数不多，但有许多主内的老弟兄们愉快地重聚了。

内战带来的压迫性措施使协会中的每一位牧师都噤若寒蝉，或者被赶出战场，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名字叫约翰-H-克拉克。从1864年到1867年，他是属于该协会的唯一一位牧师，在协会的范围內做牧师工作。神的恩典和能力在这

个人身上得到了彰显！他生性胆小，但因着恩典，他很勇敢。几年来，他没有同伴，而是独自站起来，在那些试图破坏他的事业的人面前，大胆地传扬上帝之子的荣耀福音，等待应许的实现，派遣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庄稼地。

约翰-亨利-克拉克，1812年12月1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大约在16岁的时候，他信主了，不久之后，他和他的三个姐妹一起接受了布罗达斯牧师的洗礼，加入了他家乡的长枝教会的团体。他经常提到布罗达斯牧师，称其为他的父亲。

克拉克兄弟于1839年6月移居密苏里州，并在吉拉多角定居。不久后他就与该地的教会结合了。1842年8月，他被吉拉多角的教会许可讲道，并于1844年12月28日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职务，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在县里的任命。但他在每月的两个主日给镇上的教会做讲道工作。现在在圣路易斯的S. H. Ford牧师接替了他在海角的牧师职位。

在他的童年时代，他表现出对语言的一些兴趣，并表现出掌握语言的非凡能力。他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了良好的学术教育。他早年获得的许多知识都被废弃了，他经常警告他的朋友们不要有类似的忽视。他在密苏里州定居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教学，他是一个精神非常温和的人，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在婚后把大量时间用于世俗工作，但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处理，自己去完成他的约会，传讲基督的幸福福音。几年来，他每月在离吉拉尔多角约12英里的一个木制校舍讲道一次。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劳动有明显的效果，所以他谈到要放弃这个点，到其他地方去讲道。他的姐姐戈登夫人劝他继续留任，她是一位在社区有影响力和财富的女士。她告诉他，她相信这些人将会得到祝福。他继续工作，在1861年，人们表现出如此深刻的

感情，他决定举行一次会议。几天后，他派人去找长老J. J. C. Maple，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在那座老木屋里，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名成员组成的教会，该教会命名为哈勃溪，来自于附近的一条同名河流。

在这期间，他几乎没有几个月没有施洗一些新的信徒，使其与基督的死亡相仿。哈勃溪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团体，他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礼拜场所。长老詹姆斯-里德（James Reid）兄弟是克拉克的牧师职位的继任者。

会议记录显示，有几年时间，克拉克兄弟担任吉拉多角协会的主持人。在这个职位上，他以其一贯的仁慈行事，如果他在作出决定时有任何失误，他也是在温柔的一面。

弟兄J. C. Maple，我为上述事实感谢他，他讲述了长老克拉克生活中的以下事件。他说——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骑了大约三十五或四十英里，去帮助一位牧师的授职。我们被该弟兄所在的教会邀请。克拉克弟兄是该教会的主持人。按立长老会决定按立这个人。第一次会议休会后，几位正直无私的教友来到克拉克弟兄那里，告诉他这个人的身份，说这个人也许是不诚实的。克拉克弟兄把那个人拉到一边，以他自己的亲切甚至是父亲般的方式告诉他他所听到的情况后，明确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到基督的事业，我们不能对他交出按立之手”。

一天晚上，他从离海角9英里的埃比尼泽生病回家时，对他的妻子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种病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他以一种令所有人吃惊的耐心承受了下来。他向家人和朋友告别，给他的教会留下了信息，1869年4月4日，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该协会于1864年在哈勃溪教堂举行了会议；报告了58次洗礼；其中一个教堂，即欢乐谷，报告了48次洗礼。只有九个教会有代表参加。

1865年9月，该机构举行会议时受到了粉碎性的考验。出席会议的牧师们的嘴被“测试誓言”锁住了。会议记录显示，“介绍性布道本应由约翰-H-克拉克长老进行；但由于该州新宪法的限制，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愿意进行其中规定的宣誓。”

根据决议，鉴于各教会有可能因测试誓言而被剥夺教牧工作，因此恳切地建议他们继续保持每月的定期聚会、主日学和祈祷会。今年（1865年）有19个教会出现在名单上，但其中只有6个教会派出了信使。

从1867年到1870年，协会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定期举行，各教会得到了极大的繁荣。牧师的帮助开始增加。1867年，G. F. Brayton和J. G. Shearer；1868年，James Reid；1869年，J. S. Jordan搬到了协会的范围。而约纳斯-霍夫曼（Jonas Hoffman）于1867年被按立，鲍曼（B. L. Bowman）于1869年被按立。J. T. Ford弟兄在1870年按立。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有七位牧师被派往该协会的各教会。

在1870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修正的章程，其中规定“协会由终身会员和各教会派来的信使组成”。一次性捐赠10美元构成“终身会员”。

1876年，该协会有29个教会。那一年，有几个教会被解散，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我们认为主要是在斯科特县。

1878年，吉拉多角协会由20个教会组成，全部或部分包括吉拉多角、斯科特、密西西比、佩里和新马德里等县。她的牧师是T. A. Bowman, John T. Ford, C. B. Ford, J. F. Godwin, Z. A. Hoppas, J. M. Warren and W. H. Welker。会员总数为557人。她设有主日学、外国传教、州传教、宗教文献、教育、家庭崇拜和教会状况等常设委员会。

第58届年会于1881年8月19-21日在Cape Girardeau举行；当时长老J. Hickman被选为主持人。长老T. A. Bowman被选为书记。有14个教会在名单上，其中5个教会没有牧师。11个教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他们的成员总数为426人；有20人受洗，在协会范围内的巡回工作中花费了125.2美元，由T. A. Bowman牧师担任传教士。

杰克逊教会—除了一个教会之外，这是目前协会中最大的教会。它于1824年4月30日成立，大部分成员来自伯特利，其中最活跃的福音派成员被它逐渐吸收；剩余的成员对进步无动于衷，最终解散。1882年，杰克逊教会有64名成员，约书亚-希克曼是其牧师。

该教会成立于1870年，几年前是协会中人数最多的教会之一，由长老J. M. Warren担任牧师。现在没有统计数据。长老福特（J. T. Ford）是1882年的牧师。

吉拉尔多角教会—该教会在协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位于吉拉尔多角，一个有几千名居民的城镇，位于密西西比河边，有一个强大的天主教元素与之对抗。它于1834年8月13日由长老Thomas P. Green组织，有9名成员。它的礼拜堂是一座整洁的砖房，价值1,500美元。1882年的成员人数为63人。历任牧师有：首先是T. P. 格林，接着是J. H. 克拉克, Samuel Baber, D. D., S. H.

福特, LL. D., W. F. 尼尔森, Jas. F. 尼尔森。D., W. F. Nelson, Jas. S. Green, A. Sherwood, D. D., J. C: Maple, G. F. Brayton J. S. Jordan and Joshua Hickman.

1832年5月的第一个主日, 这个机构组织了18名成员, 并在这一年与吉拉多角协会联合。

PLEASANT HILL—位于斯科特县, 组织于1828年。

HUBBEL CREEK—这个有44名成员的教会组织于1861年。

PLEASANT GROVE. —位于佩里县, 于1839年成立。

MORIAH, 在Matthew's Prairie, 斯科特县在1830年成立。

APPLE CREEK. —这里曾经是Bethel的一个“分支”, 在1820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成员们在那一年的9月9日从母会拿到了退会信。

EBENEZER位于密西西比河大拐弯处的吉拉多角县。它的组织是在1821年6月9日完成的。组成成员(共五人)从伯特利教会解散。

ZION. 该教会于1830年首次作为吉拉多角协会的成员出现, 当时它有26名成员。

CYPRESS于1827年在斯科特县成立。现在存在的这个名字的教会是二十年后由亨利-亨普斯特德(Henry E. Hempstead)组织的, 有四名成员; 1867年, J. G. Shearer再次重组了教会。

小河教会——这就是现在的西尔维尼亚教会，它在1871年以这个名字重组并加入协会。老教会（小河）最初是在1845年由托马斯-欧文斯组织的，有5名成员，位于斯科特县的小河乡。

哈默尼（HARMONY）是该州这一地区的先驱教会之一，于1830年在密西西比县成立。这个机构肯定在随后的几年里被解散了。现在的Harmony教会是在1855年4月29日由W. D. Terry, M. W. Holland, H. B. Graves和G. W. Coker组成的，只有3名成员。

GOSHEN，位于Cape Girardeau County的Oak Ridge附近，由Peter Williams于1841年2月20日组建。长老威廉斯成为第一任牧师，任职六年。

HEBRON CHURCH. —这也是Bethel Church的一个女儿，于1822年5月成立。当月11日，Bethel教会为此解散了以下成员：Polly Green、Abraham Randal、Rebekah Randal、Mary Randal、Simon Poe、James Randal、Nancy Randal、Samuel K. Parker、Elizabeth McMiller、Elizabeth Parker、Rebekah Poe、James Holcomb、Francis Holcomb、Susannah Williams、Matilda Williams、Benjamin Hitt和 Sarah Hitt。另外，当时的巴尔的摩法官托马斯-朱登也参与了教会的组织。希伯伦教会位于距吉拉尔多角西北约四五英里处，由托马斯-P-格林组织，由托马斯-朱登协助。1879年，该教会没有牧师，只有13名成员。1881年没有提供统计数字。

托马斯-朱登（THOMAS JUDEN）法官——多年来是希伯伦教会积极有效的成员，于1799年4月12日出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他的父母来自英国，他的大姐

就出生在那里。根据该国古老而成熟的习俗，托马斯早年就被安排从事某种行业，并继续当学徒，直到他完全掌握了自己选择的手艺。在他16岁的时候，他改变了信仰，成为他家乡的第一浸信会的成员。1820年春天，他决定前往“遥远的西部”；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从巴尔的摩翻山越岭来到俄亥俄河，顺着河水漂流到密西西比河。然后，他步行到吉拉多角县的杰克逊。1822年3月22日，他与南希-霍尔科姆小姐结婚，后者仍然在世。随后的5月，他协助组织了希伯伦浸信会，并成为该教会的成员。他在离杰克逊约3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位于通往海角的路，他很快就从其中的许多英亩土地上清除了森林，并将其投入耕种。由于产权有缺陷，后来整个土地被夺走了，而他身边的家人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然后他从他的兄弟，已故的 G. W. Juden 上校那里购买了农场，这成为他一生的家，现在他的遗体就安放在那里。

在住在杰克逊附近时，该地的教会需要有人来担任执事的职务，但又没有合适的男性成员，于是向希伯伦教会请求与托马斯-朱登分开，让他与他们联合起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务。这个请求被同意了，直到他搬到吉拉多角，他继续履行分配给他的职责，后来又在该市的教会担任同样的职务。

托马斯-朱登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公民受到高度尊重。他多年来一直是吉拉多角协会的主持人，在这个职位上他让他的教友们非常满意。他还担任了县法院法官的光荣职务，令选民们满意。尽管他在吉拉多角县生活了56年，但没有人发现他的性格有任何瑕疵。

他于1876年2月8日在吉拉尔多角以北2.5英里处的住所凯旋而去，几乎已达77岁。

附录：我们之前说过，旧的吉拉多角协会是一个传教团体。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们给出了会议记录中的以下内容。1832年，伯特利教会在她的信中要求协会“从其章程中删除所有与传教主题和目标有关的内容”。对此，吉拉多角协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议，应伯特利教会的要求，协会将其章程和序言中涉及传教主题和目标的所有部分删除，特别是序言中从第三行的‘教会’一词到第八行的‘因此’一词删除，”等等。

1839年，这一主题再次被付诸行动，其措辞如下。

“在对协会的章程以及在1832年会议上作出的删除其中某些部分的命令进行审查后，协会认为，章程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该命令删除，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打算删除的部分；本协会认为，他们有权根据章程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步骤，以供应其范围内的贫穷教会。”

那些反对传教士的人的表现就是这样，作为一项和平措施，这项工作的朋友们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前退出，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所谓的“新吉拉多角协会”，但实际上是旧的吉拉多角协会，因为它坚持旧的章程，而一些人认为旧的机构是分裂的，因为它采用了新的章程、新的政策和新的名称，从1841年起将自己定名为“吉拉多角正规浸信会协会”。

第八章。

塞勒姆协会。

由于迅速发展，欢乐山协会认为再次划分是合宜的。因此，在1827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条款。

“本协会同意以第十三和第十四区之间的界线为界，以便该界线以东的教会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协会，”等等。

根据上述行动，13个教会，即，Little Bonne Femme, Mt. Vernon, Rocky Fork, Cedar Creek, Salem (Coates' Prairie), Union, Liberty, Columbia, Middle River, Freedom, Providence, New Providence and Enon于1827年10月20日在Callaway County的Cedar Creek meeting-house聚会，并组织了“Salem协会”。这是新协会的名称。它包括以下内容——

牧师:David Doyle, Anderson Woods, James Suggett, Thomas Henson, Ninian Ridgeway, Thos. P. Stephens, J. C. McKay and Alia B Snethen。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513人。David Doyle博士是主持人，Wm. Jewell是书记员。

塞勒姆协会是来自旧普莱森特的第三个居住地，它在第一次会议上提议与之通信。在第二次会议上，与Concord、Salt River和Cuivre协会开始通信。

在最初的十年里，会议的举行情况如下：1828年在小邦尼费姆教堂；1829年在洛基福克；1830年在塞缪尔-布恩家；1831年在布恩县的尤尼恩；1832年在富尔顿；1833年在吉利德；1834年在布恩县的塞勒姆；1835年在米勒斯堡；1836年在普罗维登斯，以及1837年在洛基福克。

她有一队认真的福音传教士，在她历史上的前九或十年，教会不断扩大。净增加的成员总数为545人，1836年的成员总数为1,058人。此后，她再也没有达到相同的人数规模。

在第三次会议上，对信仰条款或他们所谓的宪法进行了若干修改。两年后，自由教会抱怨说，该协会在进行上述修改时是非法的。协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得出了以下结论。“本协会无权修改章程，因此，大会制定的章程是本协会可以承认的唯一章程，直到由组成本协会的大多数教会召集和任命的另一次大会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

1836年，协会的和谐因欢乐山协会提交的两封信而中断，该机构在传教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每一部分都声称是原来的协会。由于有一方或双方声称自己是欢乐山协会，因此要求塞勒姆协会和渔河协会任命一个联合委员会。经过协商，“大家同意给声称是上述协会的每个分部写一封友好的信，并任命 Suggett, Boulware, Duncan, Campbell, Stephens, Davis, Boone和Thomas 弟兄为会议委员会。

1837年，该协会与波恩县的洛基福克教会举行了会议。联合委员会作了报告，提出了建议，并采取了如下行动。

“同意我们接受来自塞勒姆和渔河协会的委员会的建议，并将该建议公布在我们的会议记录中，即，鉴于普莱森特协会在传教问题上目前存在分歧，他们联合召集了来自塞勒姆协会和钓鱼河协会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已经在霍华德县名为Mt. Zion的会所集合(以调整困难,如果可能的话,调和争论的各方),适当地进行了调整。我们委员会建议那些被称为传教士的弟兄们从中央协会或任何其他传教士协会退出，并与其他弟兄们坐在一起；第二，那些被称为反传教士的弟兄们真诚地拥抱他们的弟兄们，允许他们和所有其他弟兄们有

良心上的自由和特权，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为上帝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奉献他们的钱或其他东西。”（塞勒姆协会的会议记录，1838年）。

上述报告在作出和通过后的第二年才发表。在本届会议（1837年）的星期一，同一议题再次按以下顺序进行讨论，结果如下。

“召集周六未完成的事务，关于普莱森特协会的主题，同意与该协会的反传教士部分通信。还提议与该协会的传教士部分通信，该提议被拒绝；因此，我们的主持人和书记员Suggett和Thomas弟兄退出了协会。

“T. P. Stephens弟兄被任命为主持人，O. Harris为书记员，以填补他们的位置。”

这样，该协会就被一分为二了。第二年（1838年），有四个教会，即，Little Bonne Femme, Columbia, Nashville and Mt. Horeb，向协会发出信件和信使，寻求和解；但失败了，就退出了，第二年又成立了新的协会。（见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历史）。

从这时起，塞勒姆协会就开始反对传教士了。它与普莱森特协会的反传教士部分交好，后者拒绝允许传教士在为传播福音捐款时享有良心自由。然而在1838年，它通过了以下内容。“根据动议，同意本会不干涉任何个人成员为支持牧师或传播福音而贡献他们认为合适的自由（或责任）。”我们自由地承认，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塞勒姆社区在与欢乐山协会的反传教士部分开始通信后，会通过最后一项指定的动议，该协会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拒绝良心自由，并拒绝与欢乐山的那部分人通信，他们只是要求在传教的问题上有良心的自由。（见欢乐山协会的分裂历史）。

1843年，塞勒姆协会有1,054名成员和七八名牧师。从这一天起，它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它的成员总数少于它最初组织的时候。

1870年的会议记录给出了以下摘要。

教会：Rocky Fork, Cedar Creek, Union, Two Spring, Gilead, Concord, Goshen, Mt. Carmel, Davies' Fork, Liberty (Ful ton), Mt. Tabor, New Liberty, Middle River, New Providence and Salem (Coates' Prairie)。这些教会大多位于波恩和卡拉威县；有一两个位于蒙哥马利。

牧师：Peter Kemper, L. McGuire, W. E. Stephens, E. H. Burnham, F. Jenkins, T. Bowen, C. Guthrie, J. F. Burnham and S. Ham；以及两名执业医师：R. R. Pace 和 James E. Lee。受洗人数26人；会费26.5美元；会员总数500人。

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这个协会的四十三年的历史。在最初的九或十年里，它是一个积极进取和繁荣的机构。1837年，它开始反对总会和所有其他慈善协会，并很快开始变小，直到1870年，其成员比1827年少了13人。

现将这些事实记录下来，供所有可能的人参考。

托马斯-佩顿-斯蒂芬斯 (THOMAS PEYTON STEPHENS) 一本简讯的主人于1787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金汉县。他于1815年搬到了肯塔基州；1818年皈依并加入了梅森福克浸信教会。1820年秋天，他移民到密苏里，在卡拉威县

定居，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兄弟以利亚（J.L. 斯蒂芬斯阁下的父亲）、威廉-爱德华兹、艾萨克-布莱克和亚伯拉罕-伦弗罗，以及几个姐妹，组织了雪松溪浸信会，这是卡拉威县最古老的教会。[塞勒姆（Coates' Prairie）比它大两三岁]。斯蒂芬斯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将近半个世纪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讲坛上严厉反对所有在教义上与他不同的人。

他的教会—雪松溪教会只举行每月一次的聚会，在他早年的生活中，他一般担任其他三个教会的牧师。他有意识地反对牧师为他们的服务领取规定的薪水，并反对为宣教目的组织总协会。他和长老Theodorick Boulware领导了协会的分裂运动。直到他们去世，他们在整个北密苏里都被认为是反传教党的领袖。布尔韦尔是一个更有文化的人—史蒂芬是一个更坚定和恒定的人，因此更有感触。

虽然斯蒂芬斯是人们所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有很好的信息储备，他的影响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在他的工作领域里被感受到。作为他在牧师薪资支持问题上的特殊观点的合法成果，他自己说，他为老洛基传教，十几个人聚集在他身边，听他的娱乐性谈话，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每年一次，他通常会在各协会中进行长时间的巡视，他的名字一般都在周日的传道人名单上。

以下事实来自塞勒姆协会1866年会议记录中他的讣告。“长老Thos. P. Stephens于1865年4月2日星期日在他位于莫桑比克卡拉威县的住所去世。在短暂的疾病之后，78岁去世。他身后留下了爱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许多朋友为他的离去而哀悼。死者有三次婚姻：1817年与爱德华兹小姐结婚；1827年与印第安纳州的霍尔小姐结婚；1835年与他的第三任妻子，霍华德县的南希-希尔兹夫人结婚，她仍在世。长老T. P. Stephens在浸信会教派中担任了

半个世纪的忠实牧师。他的基督教品格纯洁无瑕，他的影响力被用于在西部建立浸信会事业”。没有人比他更坚定不移、毫不妥协地宣扬反宣教士所宣扬的真理。

威廉-康宁汉—塞勒姆协会的另一位牧师，于1868年春天去世，正值壮年。他被认为是基督和浸信会教义的真正信徒，他随时准备并愿意捍卫这些教义。他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几个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对他的损失感受很深。

约翰-斯蒂芬斯，是一个英国人。1812年，他与肯塔基州的帕特西-伦弗罗小姐结婚，此后约四年，他加入了马耳他的浸信会教会。1819年秋天，他和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Lock, Wm, Jas. L. 和玛丽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布恩县，定居在哥伦比亚以东约12英里的两英里草原东侧，在那里他度过了异常平静的农夫生活。

在1821年或22年老锡达克里克教会组织后不久，他被选为执事，并担任该职务，直到他去世。在经历了六天的短暂病痛后，他轻轻地、安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跟随他的父辈而去。这一事件发生在他的兄弟T. P. 斯蒂芬斯长老去世大约一年之后。

杰贝兹-哈姆（JABEZ HAM）应被列入密苏里州早期传教士的行列。他于1797

年出生于凯尔郡的麦迪逊县，1817年迁至密苏里。他于1824年开始传教，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已经成为浸信会教徒。大约在1826年，他在蒙哥马利县西部边界附近的卢特溪组织了新普罗维登斯浸信会。在分裂中，他和他的教会与反传教士走在一起。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思维活跃，如果有适当的文化程度，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在劝说方面，他很有力量。他在1812-15年的战争中是一名士兵，担任过小号手的职务。

在大约16年的积极传道后，他在卡拉威县的家中去世，并被埋葬在蒙哥马利县的新普罗维登斯教堂。

他的妻子，来自肯塔基州的汉娜-托德，成为14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他去世后，于1879年住在密苏里州白杨布拉夫附近。

斯蒂芬-哈姆—杰贝兹的弟弟，1804年6月生于肯塔基州麦迪逊县。他与本州的简-约翰逊结婚，并于1828年移居密苏里，在蒙哥马利县西部边界附近定居，直到接近死亡。（哈姆先生于1838年搬到了家乡的农场，现在他被埋在那里）。

1843年，塞勒姆协会于9月3日至5日在卡拉威县的中河教堂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哈姆先生所在的新普罗维登斯教会发出请求，要求按立他为牧师。因此，他被长老们按立为牧师。B. Wren, P. Kemper, T. Campbell, 以及作为访客出席的Davis和Fuqua弟兄为他按立。

他在牧师岗位上有些活跃，大约有二十或二十五年的时间。他在塞勒姆（Coates' Prairie）教会讲道18年。他在新普罗维登斯（New Providence）接替他的兄弟杰贝兹（Jabez）担任教职，大概是在他被按立为牧师的一两年

前开始的，作为教会的指定供应。他在这个教会持续了大约二十年。他还在蒙哥马利县南熊溪的自由（青蛙池塘）教会讲过几年的道。

他于1879年3月29日在摩纳哥蒙哥马利市他和小儿子的临时住所去世；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他老家农场的家庭墓地里。

长老布尔韦尔，这位杰出的浸礼会牧师拥有爱尔兰和英国血统，1780年11月1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埃塞克斯县。他在十岁的时候信了主，并加入了当时由Eld. W. Hickman传教的Ky. Elkhorn的岔路口教堂。他的父母在他四岁的时候搬到了肯塔基州。

1810年7月，他被Suggett和Ficklin长老按立为浸信会牧师。他在肯塔基州积极履行牧师职责约17年，并于1827年春天移居密苏里州，在卡拉威县富尔顿以北2.5英里处定居，并在那里扎营，直到在10或12个新邻居的帮助下，建成一座木屋。他在肯塔基州担任过以下教会的牧师：巴克润、大泉、北埃尔克霍恩和清溪。他还每月一次到位于法兰克福的州立监狱探访犯人并为他们讲道。1823年，Buck Run教会在他的服事下经历了一次宝贵的复兴，约有40人被接纳为团契成员。

在他搬到密苏里后不久，他就担任了以下教会的牧师，并每月在这些教会讲道。自由城教会、普罗维登斯教会和中河教会。布尔韦尔先生继续为这些教会讲道多年，并访问其他教会和协会；这样他每年都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讲道，直到1856年，他因在冰上摔倒而受到严重伤害。从这次受伤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尽管他后来也去旅行和讲道。

长老布尔韦尔是一个有高度才能的人，受过自由教育，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有力和雄辩的传道人。他诉诸于人的判断力，而不是人的激情。为了说明他事奉的这一特点，我们给出了以下轶事。他在自传中说：“在向一大群听众讲话时，有人大声喊叫。我坐下来，声音停止了。我说：‘如果我的责任是说话，你们的责任就是听。我不是来解决你们的激情问题的，而是你的理解力的问题’。在门口走出来时，一位女士握着我的手，幽默地说：‘当我到了天堂，我会随心所欲地大声喊叫’。我回答说：‘我不反对，姐妹，但这不是你在这里不应该表现得更好的理由’”。

在1835年关于传教的争论中，长老布尔韦尔在反对他所谓的“事物的新秩序”方面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他非常认真地（无疑也是认真的）提醒人们反对为传教目的成立总协会。

在肯塔基州时，有人曾在不同的时候邀请他在亨德森、乔治敦和辛辛那提定居，并提供了500至900美元的薪水；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在城里养家。

有一次，他在凡尔赛讲道时，发表了如下声明。“福音的资源不是为那种可以达到无罪完美状态的基督徒准备的”。这时，有四五位先生和女士站了起来，一脸愤恨，开始向门口走去。”站住，站住，”长老布尔韦尔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听听整个故事吧。一次就足以被诅咒，但如果谁应该被诅咒两次，那就是那些能做很多好事却不做人的人；这就是全部，先生们，这就是全部；现在走吧。”（西奥-布尔韦尔生平简述》，第8页）。

长老布尔韦尔有三次婚姻，1808年4月17日，肯塔基州的凯利，1854年1月去世。1855年6月，他与E. H. Offutt夫人结婚，她于1857年12月7日去世。他的第三任妻子是A. W. 杨夫人，他于1865年9月与她结婚。他是十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九个活到了成年。

1830-1840.

第一章。

富兰克林协会。

富兰克林协会是老密苏里协会的女儿，也是密苏里东南地区较早的同类机构之一，于1832年初在J. C. Duckworth的家中组织起来。詹姆斯-威廉斯牧师是主持人。它的教会主要是在长老刘易斯和詹姆斯-威廉斯的努力下聚集起来的。该协会包括富兰克林县和华盛顿县，以及杰斐逊、圣弗朗索瓦、加斯科纳德和克劳福德的部分地区，包括大约100英里宽的一片区域。然而，在这些范围内，也是密苏里地区的“人类之友协会，”与富兰克林协会在教义上观点一致，但在奴隶制问题上与富兰克林社区的观点不同。该协会于1832年9月14日至17日在梅拉美克教堂举行了第一次年会。表格显示，“共有10个教会，10位牧师，82次洗礼，会员总数为374人”。(Allen's Register, vol. I, A. D. 1833, page 177)。

第二次年会于1833年9月在密苏里州华盛顿县的波托西召开。教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3个，成员达到544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先驱者中包括可敬的约翰-哈钦斯，他在1820年是制定密苏里州宪法的会议成员。他仅在几年前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从一开始，富兰克林协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教机构。在其成立之时，密苏里州南部存在着强烈的反传教影响，这给一些老协会带来了麻烦。她在其章程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决定性的立场，具体如下。

“第2条 教会可以通过申请加入本机构，只要它们在信仰上健全，在实践上有序，并且不反对那些希望参与当时的慈善机构的人，让每个成员对这些机构行使自己的自由意愿。”

1834年，相应的使者被任命到伯特利和密苏里协会；在这届会议的周日，长老A. P. Lewis和James Williams讲道。在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先锋牧师和教友的名字，他们为建立密苏里州东南部浸信会的斗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正是在这个协会的范围内，威廉斯、考德威尔、卡彭特、斯蒂芬斯、弗罗斯特、布朗、惠特莫尔和其他人为建立救世主的国度奉献了他们的第一个劳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得到了他们的天上奖赏，但他们为之哭泣和祈祷的受祝福的事业仍然存在。上帝尊重这些人的劳动。

1835年，该协会在圣弗朗索瓦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举行会议。统计数据显示有20个教会，11名受命传教士和4名持证传教士，797名会员—比前一年增加了140名。1837年，该协会建议在各教会成立圣经班。酗酒是早期许多教会的祸根。本协会在今年通过的以下决议中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决议：本会建议本会各教会成立一个与各教会有关的戒酒会。”

第七届年会（1838年）在福尔克阿诺会所举行。长老、先驱之一罗伯特-卡彭

特（Robert Carpenter）在这一年年初去世。他在前一年被任命为写通函的人。与美国圣经会的争论刚刚结束，成立了美国和外国圣经会。

从这一天起，该协会按照这类机构通常采用的方法继续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即使不是完全令人满意。她对教会的使命抱有符合圣经的观点，并以各种值得称赞的方式来促进世界的福音化。这一切的逻辑结果是教会在数量和灵性上的增长。基督教的基本法则之一是，那些努力祝福他人的人，自己也会成为倍增的祝福的接受者。富兰克林协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她历史上的最初几年，她特别受到祝福。早在1839年，她的教会就已经增加到26个。

在她的理事会中最突出的是约翰-哈钦斯、乌利亚和约西亚-约翰逊、艾萨克-本宁、Z-詹宁斯、西米恩-弗罗斯特、J-C和P-P-布里克、J-H-班博、詹姆斯-格伦等教友，他们已经回到了天堂。

自1839年以来，富兰克林协会的范围不时因南密苏里州发展起来的其他协会的解散而被缩减。它是一个庞大的团体，覆盖了大片的州，全部或部分包括圣弗朗索瓦、克劳福德、华盛顿、丹特、雷诺兹、铁、菲尔普斯和圣吉纳维夫等县。

1880年，会议在Ste. Genevieve县的联合教堂举行。会议记录显示，在经历了所有的冲突和收获之后，她仍然保持着她的地位，有23个教会，13位牧师，总共有1,482名成员；为协会目的支出了153.50美元。

富兰克林协会的第一个传教执行委员会于1841年任命，由长老詹姆斯-威廉斯、H-拉西特、M-S-史密斯、Jacob Boas 和 Charles Burks组成。William S. Murphy弟兄在同届会议上被任命为相应的秘书。

几年前（1833年），“富兰克林传道会”就组织起来了；但今年（1841年），协会已经完全控制了传教工作，该传道会被解散。

在1844年的会议上，根据亨特弟兄的提议，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定在协会的年会上举行主的圣餐仪式”。

1846年，这被采纳。

“决议，我们认为‘圣徒洗脚’是一项福音条例，并建议在我们的教会中实行。”

关于战争时期，赫尔曼-弗格森兄弟说：“富兰克林协会在1861-1865年的战争期间从未缺席过会议。虽然不同的政治情绪占了上风，但是当年会开始时，大家都会参加，我们有福的救主的事业会根除痛苦的政治情绪，他的荣誉会在弟兄们的感情中占首位。”（H. Ferguson的信，1874年7月16日。）

1854年，富兰克林协会为传教目的成立了“南密苏里浸信会”，其历史将在其他地方找到。

1856年见证了传教士精神的伟大复兴。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各教会不仅为宣教目的提供资金，而且还慷慨解囊；从这时起的四年里，协会有36个教会，会员总数达1240人。

BETHEL教会—位于克劳福德县，在县城Steelville以南8英里。它于1841年9月由长老R. R. S. D. Caldwell和E. Fort组织的，有6名成员。现在它在一个

半木半框的房子里做礼拜，有66名成员。

黑河—位于Reynolds县黑河的中间分叉处，由Eld. H. Lassiter于1833年10月成立，有20名成员。长老们R. S. D. Caldwell, H. M. Smith, J. N. Russell, J. R. Pratt等人先后担任过牧师职务。1880年，该教会有121名成员。

CORTOIS.—这是一个先驱机构。它位于克劳福德县，于1829年5月23日成立，当时有10名成员。它现在有80名成员，在一个26x36英尺的框架房子里做礼拜。约瑟夫-金是第一任牧师。

LIBERTY—1816年6月9日，由Felix Redding长老组织。它是反传教士的。长老Redding是第一个牧师。长老James B. Smith继任。1829年，该教会解散并重新组织，并取了现在的名字。该教会已派遣威尔进入牧师行列。

OLD MINES—另一个先驱教会，于1834年由James Williams组织，当时有15名成员。它位于华盛顿县，在一座30x40英尺的框架建筑中做礼拜，在1876年，它还是一个只有17名成员的弱小团队。

联合会。该教会由长老James Williams, T. P. Green和James Cundiff于1832年5月7日组织。它位于Ste. Genevieve县，有一个未完成的砖砌教堂建筑。长老Cundiff首先担任牧师职务。目前会员人数为229人。

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是密苏里州东南部著名的先驱传教士之一，也是富兰克林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1789年10月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附近。他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年长的孩子，他的父母很穷，他只接受了当时的

普通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成年后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先在圣路易斯定居，然后搬到新马德里县并购买了一个农场。在这里，他与莉迪亚-沃勒小姐结婚。1811年的地震摧毁了他的财产，并把他赶到吉拉多角镇附近的高地。大约在1816年，他开始从事牧师工作，几年后搬到了麦迪逊县，在那里他利用周六和周日以及他能从农场抽出的更多时间，向周围的定居点传讲福音。1832年，他搬到了华盛顿县，在Fourche a Renault定居，并很快在那里组建了一个教会。很快，圣弗朗索瓦县的三河教会、杰斐逊县的伯利恒教会和其他几个教会也相继成立。

长老T. P. Green和H. Lassiter现在是他的同工。在他搬到华盛顿县后不久，他和其他几位牧师努力并成功地组建了富兰克林协会。1840年，他购买并搬到了杰斐逊县大河边上的一个农场。虽然教会很穷，无法为他提供很多支持，但他在经济上很宽裕，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传道，每月访问他提供讲道的教会，并举行长时间的聚会。他的工作是一项伟大而重要的工作。当时社会正处于形成期，州刚刚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迅速涌入。在今天，很少有人会想起詹姆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代人深挖细掘，为我们现在享有的这些教会协会机构奠定了基础。他们以大师级的工作技巧，调整了我们宗教体系的要素并使之有序化。

从他搬到杰斐逊县（1840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伯利恒教会的成员，他还该教会担任了21年的牧师。几年来，他一直担任他所在协会（富兰克林）的主持人，并做了一项非常需要的工作，特别是在他那个时代，举行长时间的聚会（他在大部分农闲季节都遵循这一习俗），在这方面他相当成功。

詹姆斯-威廉斯是一个强壮、活跃、平衡和有适度修养的人，是一个流利的演讲者和明哲的思想者。

1861年4月，他在耶稣里平静地睡着了，当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许多被他从黑暗中引领到光明中的人，以及怀着喜悦和利益等待他传道的人，都对他感到惋惜。

GEORGE W. STURDIVANT-1873年2月25日在密苏里州菲尔普斯县的住所去世，享年60岁。

他是弗吉尼亚州人，于1814年6月1日出生。他在1833年左右信主，之后不久就搬到了密苏里，成为富兰克林协会的伯特利浸信会的成员。他先后担任霍普韦尔、柳树泉和友谊浸信会的牧师—后者在伯比斯协会。

他是一个具有本土智慧的人，对神学有正确的看法。

如果他有早期精神文化的优势，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受到了很大的疾病折磨，但他准时赴约，并在去年二月参加了友谊会的例会，第二天他就被召唤到了天家。他备受尊敬，是个有用的劳动者，这一点作者有理由知道。

南密苏里州的浸信会。

这个机构起源于1854年富兰克林协会的会议，当时该机构在Ste. Genevieve县的联合教堂开会。A. Sherwood博士提出了导致该组织成立的决议。根据该

协会的指定，会议于1854年10月的第五个星期六在华盛顿县的士麦那会议厅举行，当时“南密苏里大会”成立。这一运动的起因是，富兰克林总协会举行会议的距离太远，南密苏里州的教会无法到达。因此大会在其章程的序言中宣布“鉴于密苏里州的范围如此之广，各教会不便在任何一个点集合，而且许多人不了解我们的总协会，没有感受到其仁慈劳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几个教会和协会的牧师和成员，坚持认为教会是地球上最高的教会权威，并反对干涉其独立性的想法，特此同意组织一个协会来促进其利益、繁荣和灵性。

“第1条。本机构应称为“南密苏里州浸信会”。

“第2条。其宗旨是促进国内和国外的传教活动；圣经和宗教书籍的流通；主日学校的教学，以及牧师和普通教育；其资金应通过自愿捐款筹集。”

该会议的方法与总协会的方法基本相同，虽然后者的领域一直被定义为整个州，但前者却提议将其工作限制在密苏里河以南的那部分州区域。在这项工作中，大会认为自己是总协会的合作者，而决不是它的对手。然而，它的寿命很短，只存在了大约七八年，在这期间，只有一个相对的、在供应密苏里州南部的贫困人口方面做了少量的工作。在1855年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有四个协会，即吉拉多角、富兰克林、圣弗朗索瓦和杰斐逊县，以及十个教会派出了使者。W. W. Settle、A. Sherwood、J. B. Fuqua和J. H. Clark现在在这些牧师中很突出。

我们认为，1860年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举行的会议。那一年，在巡回工作中只花费了大约100美元。J. C. Maple、R. S. D. Caldwell和J. G. Rutter当时是这个机构的牧师之一。

蓝河协会

随着移民潮的推进，浸礼会的原则被带到了西部大草原，当密苏里州还在作为一个新生州挣扎的时候，浸礼会的教会就被建立在密苏里河以南那片广阔、美丽而肥沃的地区，并延伸到西部边界。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是在拉斐特县的BIG SNIABAR，大约在1820年，有五个成员。

LITTLE SNIABAR教会—按时间顺序是下一个，它是在1824年由长老J. Warder、Wm Thorp和Robt Fristoe在离列克星敦约三英里处组织的。当时有20名成员。大约在1840年，这个教会搬到了列克星敦，现在是该市高效的第一浸信会。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下一个教会是SIX MILE CHURCH—位于杰克逊县，靠近Blue Mills；它于1825年6月3日成立，现在仍然存在。

PLEASANT GROVE—离独立城不远，就目前可以确定的情况而言，是在1827年成立的。

塞勒姆教堂—与上一个名字的日子差不多，位于独立城以东五、六英里处。它于1845年解散，不久后被现在的新塞勒姆教堂所取代，就在同一地点附近。

ROUND GROVE—在1832年之前就已经成立。它也在杰克逊县，于1836年解散。

这些教会起初与钓鱼河协会联合起来。然而，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变得过于庞大，从大河到印第安地区的东部和西部；从贝茨县和亨利县的南部到爱荷

华州的北部。1833年讨论了协会的划分，1834年，密苏里河以南属于钓鱼河协会的十个教会取得了退会书，同年10月11日在小斯尼亚巴会议厅召开了大会，并组织了“蓝河协会”。长老Moses A. Stayton被选为主持人，Eld. Henry Avery为书记。组成的教会有大Sniabar、小Sniabar、Six Mile、Pleasant Grove、Salem、Round Grove、Little Blue、Pleasant Garden、High Point和Black Water，其成员总数为384人，包括现在的拉斐特、杰克逊、卡斯、约翰逊等县，还有部分贝茨和亨利。牧师有约翰-沃德、罗伯特-弗里斯托、伊诺克-芬奇、托马斯-斯德顿、摩西-A-斯德顿、加布里埃尔-菲茨休、约瑟夫-怀特、J-T-里基茨、威廉-辛普森、乔布-鲍威尔、亨利-艾弗里、约翰-杰克逊、希拉姆-萨维奇、威廉-B-萨维奇、文森特-斯内林和杰西-巴特勒，其中有些人是有执照的。在最初的384名成员中，只有一个人在1876年还仍然生活在协会的范围之内，她是一位老妇人，是协会的重要成员马丁-赖斯的母亲。

虽然一开始它的名称中没有“联合”一词，但它是在联合浸信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事实在1836年第二届年会的通函中明确宣布如下。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认为就基督教联合的问题向你们讲话是谨慎的，同时也就我们所取的教派名称——联合浸信会——的问题说几句话”。

几年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由于移民和洗礼，教会在人数上有所增长，但并不迅速，而且整个协会的边界都很平静。在最初的六、七年里，事情一直是这样。

1839年，增加了牧师John Farmer、Henry Farmer、Jeremiah Farmer、Luke Williams和Henry Bowers。虽然在信仰上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些人讲道比他们之前的大多数人的讲道更实用。Thos. R. Rule, Wm. White和A. P. Williams在1840年加入了传教士的行列。农场主威廉斯夫妇是非常认真、热

心和有能力的人。

1840年初，协会范围内爆发了一场复兴，1841年9月在小蓝教堂举行的下一届会议上，据说有200至300人受洗，这是这一年工作的部分成果。欢乐园和列克星敦的第一教会接受了最多的洗礼，在这次会议上，前者报告了50次洗礼，后者是107次。原来的10个教会现在变成了21个，1834年的384名成员增加到1016名。近一半的增长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正是在这次会议（1841年）上，协会被拆散，一分为二，多数人保留了“联合”的名称，少数人，或分离者，采用了“旧派”或“正规”浸信会的名称。

从一开始，协会中就有一部分人反对传教士，无论这个问题以何种形式出现；而大多数人似乎总是愿意调和，事实上，他们完全服从于这种反对的因素。1835年，在第一次年度会议上，长老Thomas Stayton和Moses A. Thomas Stayton和Moses A. Stayton请求“协会建议是否授权他们与Pottawatomie浸信会传教士教会一起，按照上述机构的要求，在他们中间任命一名传教士”，协会的回答是：“不！”

确实很奇怪，这些弟兄们应该向协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而不是向他们所属的教会提出。他们是对教会负责，而不是对协会负责。

同样，在1840年的会议之后，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协会；在长老A. P. 威廉斯、农民和其他人的奉献劳动下，似乎大大激怒了反对派；伯利恒教会在1841年提出了这个请求。“协会是否赞成那些通常被称为仁爱或传教的‘新机构’，或不赞成？”如果可能的话，协会决心维护机构的团结，于是给出了以下答案。“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将与此事无关，并且建议组成这个机构的各教会和弟兄们不要管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建议让各教会和弟兄们在这些问题上按照他们的良心自由行事，这并不妨碍团契”。（会议记录，1841年。）

这与1836年通函的建议和精神是一致的，但完全不足以平息反对意见；几个月后，大斯尼亚巴、锡安山、伯利恒和欢乐山的教会，连同大蓝和小蓝教会的大多数，退出并一起开会，组织了锡安山常规浸信会。长老John Warder, G: Fitzhugh 和 Henry Avery 是新组织的牧师。

以下教会仍留在蓝河协会中。列克星敦的第一浸信会、六英里、塞勒姆、高点、黑水、自由、霍普韦尔、联合、清溪、后橡树、新希望、大溪、格林顿谷教会以及协会承认的大蓝和小蓝教会的少数成员组成的教会。这些教会报告说（1842年）有106次洗礼，会员总数为977人。在原章程中的牧师中，乔布-鲍威尔、约翰-杰克逊、约瑟夫-怀特和约翰-T-里基特继续留在蓝河协会。除了这四位和那些加入新组织的人，其余的人要么去世，要么转到其他领域。

锡安山协会在她的组织中提出了她对蓝河协会的不满，其中后者声称前者歪曲了她。这就要求蓝河协会在1842年的会议上提出以下意见：

“1. 鉴于大Sniabar, Mt. Zion, Bethlehem和Mt. Pleasant的教会已经宣布不与本协会合作，因为她在上次会议上对传教问题所持的理由。

“决议，将他们从我们的教会名单中删除，因为他们不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2. 鉴于我们的弟兄们已经离开我们，成立了锡安山正规浸信会，在阐述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时，歪曲了案件的事实—（是无知还是故意的，我们不会说）。

“决议，我们感到有必要向公众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信息。

“1. 他们说，我们“要求”宣教事业不能成为团契的障碍；而我们只是“建议”（见去年的会议记录）。

“2. 他们说，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他们没有基督徒的团契，实际上把他们排除在协会的特权之外。我们要问，我们在我们行为的哪个具体部分没有表现出团契？是在选举约翰-沃德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吗？是在任命我们的年会地点时吗？这些会议是与哪些教会一起指定的？我们把一个给了大Sniabar，一个给了Mt. Zion，一个给了Mt. Pleasant。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现出，也感觉到了最大的公正性。我们肯定地否认，在任何意义上，将这些弟兄排除在协会的任何特权之外；因此，

“决议，我们呼吁锡安山正规浸信会的弟兄们在他们下次会议的记录中收回“强制”一词，而用“建议”一词（我们在决议中使用的词）代替，并且他们要么指出我们显示缺乏基督徒友谊或实际上将他们排除在协会的任何特权之外的具体事例，要么免除我们的指控，从而显示对我们公正的意愿。”（蓝河协会会议记录，1842年）。

这样，蓝河协会的纷争就结束了。

以下关于上述事件的叙述是在1875年或1876年由一位作家在《和平使者》上发表的，这是一份专门介绍所谓正规浸信会教义的报纸，在莫桑比克的梅肯市出版。他说：“我现在要注意蓝河协会的一些最早的传教士，由于我无法接触到她的书籍，所以不得不主要凭记忆来做。”[下面是一份牧师的名单]。

“这个协会享有和平，直到长老约翰-法默（John Farmer）、杰里-法默（Jer. Farmer）和Henry Farmer来到他们中间，点燃了不和谐的精神，最后发展成为分裂。大约在这个时候（1838年），A. P. 威廉斯来到这些教会中，

宣扬一种这些弟兄们不接受的教义。

“麻烦始于这些不同的教友被要求按立执事，当时长老华德拒绝与法默长老一起主持会议，认为他在信仰上不健全。现在，他们开始引入浸信会中前所未有的做法，对此，华德长老和J. Warder等人反对。事实上，除了两个人之外，所有参加协会章程的牧师都站在原来的平台上，拒绝与另一方的传道人的想法和做法结盟。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传教士党在各教会中努力工作，其中有几个教会给了他们一个微弱多数的支持。下一次聚会是在小蓝举行的，当时发生了分裂，各方的立场与前一年差不多。”（引自马丁-赖斯的《历史》，《资料库》，第二十一卷，第176-’7页）。

通过这些摘录与前面的记录和事实相比较，可以看出上述“作者”的“记忆”有很大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像他所承诺的那样凭记忆写历史。他的描述中至少有三处严重失实之处（慈善之心使我们认为是由不可靠的记忆造成的），即：

1. 通过允许每个人在传教问题上享有良心自由，该协会引入了“浸信会中前所未有的做法”。这是最歪曲事实的说法。因为我们明确肯定，从最遥远的年代开始，浸礼会就是一个传教的民族，在美国土地上成立的第一个浸礼会协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传教的机构。

2. “除了两个人，所有的传教士都站在“他所谓的“原始平台”上。这是另一个失实之词。

3. “传教士党在各教会中努力工作，其中有几个教会给了他们一个微弱多数的

支持”。这是一个绝妙的歪曲，通过回溯，读者可以看到有多少教会仍然忠于原来的宪法，有多少教会与反传教士党走在一起。

1841年分裂后，协会在和平、和谐和繁荣中向前发展。长老John Farmer被选为主持人，James Waddell为书记。现在的传道人是Joab Powell, John Jackson, Joseph White, Wm. White, Benjamin White, J. T. Ricketts, John Farmer, Henry Farmer, Jeremiah Farmer, A. P. Williams and Lewis Franklin。

她放下了她的不承诺支持传教政策，并在1843年建议各教会向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捐款；并建议各教会在其范围内某个方便的地方成立主日学校。

Basin Knob（现在的Lone Jack）、Mound Prairie、Little Blue的West Fork和雷县Richmond的第一浸信会，在本届会议上被接纳。

现在有19个教会和1181名成员。这一年，钓鱼河协会拒绝接受她的通信，也不承认蓝河协会的使者是浸信会成员，原因是她在1841年对传教问题的行动。对此，蓝河协会表示深感羞愧，并让此事不了了之。

1846年通过了一项更实际的政策，长老耶利米-法默被选为协会的巡回代表。这标志着该协会的另一时代。弟兄Farmer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所有人都在信仰和事业上得到了加强，事业的决定性进展是显而易见的。1846年，有22个教会和1,494名成员。该协会在不同程度上继续繁荣，教会和成员不断增加，直到1855年，约有12个教会解散，组成一个新的协会，他们这样做了，并称之为泰伯协会。”(Durfey's Hist., Repository, Vol. VIII, pp. 929-30)。

该协会的会议一直持续到1860年，没有中断过。她继续她的传教系统，在外

地保留一个巡回者，在全部或部分时间内，他的工作通常限于较弱的教会和贫困的社区。这一年有305个洗礼的报告。联盟中的教会总数为38个；成员为3,175人。

牧师。-B. M. Adams, Jer. Farmer, S. G. Allen, A. G. Newgent, Henry Farmer, H. Chism, J. J. Robinson, W. A. Durfey, Lewis Franklin, F. German, Edward Wood, J. M. Ashburn, J. H. Luther, J. W. Mimms, J. Lykins, D. S. Miller, J. W. Warder, J. A. Hollis, E. Roth, Geo. Minton, James White, Amos Horn, W. H. Duvall, Wm. Thompson, W. P. C. Caldwell, B. F. Goodwin, Z. B. Adams, J. W. Mitchell, J. Gott, C. G. T. Gibbon, G. S. Kesterson and A. H. Dean。

这一年非常和谐，会议带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散会。第二年，只有少数人在卡斯县的奥斯汀聚会，并准备在次年在大溪聚会。但战争的鸣笛声传遍了整个土地的边界，人们的心开始因恐惧而失落，直到1866年才举行了更多的会议。著名的“第11号命令”几乎使杰克逊、卡斯和贝茨这三个边境县的人口减少；一万名居民中只剩下约600人，他们聚集在哈里森维尔和普莱森特山的军事哨所周围，因此无法考虑举行协会会议。

在战争的声音平息之后，1866年春天，27个教会派来使者，在Lone Jack举行了一次会议，代表1,829名成员。在这段时间里，有五位牧师因死亡而被召唤回家，他们是约翰-杰克逊、约瑟夫-怀特、刘易斯-富兰克林、H-奇姆和Z-B-亚当斯。

她的国内传教系统现在得到了恢复，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进行。威廉-朱厄尔学院是各教会之间的会议、祈祷和慈善活动的主题，它的一些最热情和最虔诚的朋友都在这个协会中，如巴克纳、沃纳尔和其他人。

1874年，该协会已经变得太大，不方便了，拉斐特县和约翰逊县的教会被解散，形成了另一个协会。（见拉斐特和约翰逊协会）。

堪萨斯城是一个非常节俭且发展迅速的城市，位于该协会的范围內。由于注定要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动领域。该协会是一个非常多产的机构，虽然她是大西南地区的协会之母，但她仍然是一个庞大、积极和有影响力的浸信会成员团体，她的许多教会不仅为国内各部门的宣教做出贡献，而且还明确表示为国外宣教做出贡献。她现在有33个教会和2,856名成员，并有一个能干的、认真的和神圣的牧师。

本章的第一部分已经简要介绍了大斯尼亚巴、小斯尼亚巴、六英里、欢乐谷、塞勒姆和圆树林教堂。

LEXINGTON的第一浸信会是早期教会之一，在离镇子大约三英里的地方存在了大约15年，被称为“小Sniabar”（见前文简述）。

小蓝教会成立于1832年。十年后，它在传教问题上被一分为二，有15人站在传教的一边。它放弃了自己的房子，在露天或私人住宅中聚会了一段时间，最后建造了一座好房子，享受到了繁荣。这座教堂也是在1832年成立的。

BIG CREEK（现在的Index, M. R.）是在房子里成立的。1842年7月16日，在当时的范布伦县，威廉-史密斯的儿子的家里成立。

格林顿谷一于1842年8月13日成立。

BASIN KNOB（现在的Lone Jack）一成立于1842年10月29日，由14名成员组成。

黑水河—其成立时间为1832年7月15日。

LIBERTY—1836年5月成立，由10名成员组成。

霍普韦尔（现为哈里森维尔）。— 长老J. Warder和Thos. Stayton于1835年10月8日组织了教会。

UNION. 该教会于1837年12月9日组织，

CLEAR CREEK—1839年8月17日组织。

大蓝，西港。— 长老们Thorp, Stayton和Fitzhugh组成了一个正规的浸信会。1842年，有10名成员因赞成传教而被排除在外。现在的教会是由这些被排除的成员组成的。

POST OAK. —该教会由长老约翰-法默、J-怀特、J-杰克逊和Jer. 1840年8月组建。

新希望—一个繁荣的机构，由16名成员组成，于1841年成立。

MOUND PRAIRIE，是长老A. P. Williams举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议的成果。在1842年秋天组织了50名成员。

1842年12月2日，由16个教会组成的“小蓝西岔”组织成立，他们为此从普莱森特格罗夫被解散。

BRIN ZION-1843年12月26日成立，当时有6名成员。

大河教会-该教会于1844年4月4日成立，当时共有32名成员。

独立市第一教会于1845年4月3日成立，由长老Franklin、Thompson和A. P. Williams组成。

PLEASANT HILL（卡斯县）--由长老Jer. Farmer和A. Machett于1867年6月23日组建。

Lee's SUMMIT.-该教会于1866年4月14日首次组织。作为一个浸信会城市，堪萨斯城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商业中心，这个地方本身也很年轻。它于1853年3月成立。

堪萨斯城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于1855年4月成立，R. S. 托马斯牧师成为第一位牧师。他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1859年礼拜堂（砖砌的，在第八街和五月街的拐角处）建成；他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859年。在新的建筑中，还没有抹灰，这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次布道。教会最初的执事（T. M. James和Robert Holmes）仍然活着。上述礼拜堂的造价约为12,000美元。现在的堪萨斯城第一浸信会只是在名义上继承了旧的第一教会，而现在的第一教会的活跃成员是原来第三或中央教会的成员和活跃成员。

WALNUT STREET BAPTIST CHURCH.-在这个教会的名字被改成Grand Avenue之后不久，由于“最初的组织不规范”，它在1869年被“持有其他教会信件的人”重组为堪萨斯城的第三浸信会。通过了以下内容。

“鉴于格兰大道浸信会成立于1865年，由堪萨斯城第一浸信会排除的成员组

成，并作为一个正规的浸信会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

鉴于出现了关于上述教会组织的合法性的问题；以及，

“鉴于堪萨斯城第一浸信会没有将上述教会视为耶稣基督的正规组织教会；而且，

“鉴于我们认为本市的浸信会教友之间应该和谐相处，此外，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第三浸信会将解决许多分裂本市浸信会的问题；因此，

“决议，我们着手组织一个浸信会，称为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第三浸信会”。

这个教会得到了第一教会和周围其他教会的正式承认，并在1872年改名为“中央教会”。1873年1月，中央教会被并入第一教会，堪萨斯城的所有浸信会成员从此在一个教会工作了三年。1876年2月，在教会成员的充分协商下，得出结论，在堪萨斯城需要另一个浸信会教会组织，在随后的教会会议上，讨论并批准了这一事项，某些成员获得了退会信，随后立即组织了CALVARY BAPTIST CHURCH。--该教堂于1876年2月6日落成。有38名成员，他们立即选择了J. E. Chambliss牧师为牧师，T. M. James、Robt. Holmes、J. L. Peak和Pressly G. Wilhite为执事。此后，教会在格兰德大道上建造了一座整洁的砖砌教堂，包括地面在内的费用约为11,000美元。钱伯利斯先生继续为教会服务，直到1881年秋天，他辞去职务，搬到了南方。他的继任者J. O. B. Lowry牧师在1882年初被任命为牧师。

以下是第一教会的历任牧师。R. S. Thomas, E. S. Dulin, J. B. Fuller, J. C. Maple, J. W. Warder, F. M. Ellis, J. E. Chambliss, J. C. Bonham, C. Montjeau和J. E. Roberts。

在胡桃街教堂、第三教堂和中央教堂中,有以下几位担任过教职。J. B. Fuller, S. D. Bowker, J. S. Bostwick, Wm. Hildreth和F. M. Ellis。(摘自T. M. James和F. M. Furgason的素描)。

约翰-法默—蓝河协会的早期繁荣要归功于这位上帝的仆人。他于1784年7月4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县。他的父亲亨利-法默是浸信会教徒。他的母亲是贵格会教徒。由于受教育的机会不多,他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学习。他的儿子杰里迈亚在他40岁后教他英语语法。早年,他在经历了深刻而强烈的定罪和痛苦的祈祷之后,接受了救主;之后被接纳为新塞勒姆浸信会的成员。1809年,他与阿比盖尔-瑞德(Abigail Read)小姐结婚,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女性。人们相信,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没有一句不友好的话在他们之间传递。她成了11个孩子的母亲,在世时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教会成员,并于1840年7月28日去世。

他在结婚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在田纳西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在大约12岁的时候就搬到了田纳西州。他和一位同龄人在他位于罗恩县的家附近建立了一个大型教堂。1821年,他搬到瑞亚县的希瓦西购买地,不久后建立了四个教会并成为其牧师,即皮斯加(Pisgah)、古德菲尔德(Goodfield)、伯特利(Bethel)和团契(Fellowship),所有这些教会都在他的事奉下蓬勃发展。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努力工作,养活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在周六和周日布道,并经常在几个星期内巡回布道,举行聚会。他是铁厂和磨坊的主人,靠这些收入养活家人;因为在他早期,牧师的薪水非常微薄。有人听

他说，他从来只收到过50美分的布道费，有人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这些钱放进他的口袋。他访问了切罗基印第安人，并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教会，住处离他们的保留地只有大约20英里。在他在他们中间的劳作中，那个了不起的人杰西-布希赫德（Jesse Bushyhead）信了主，接受了洗礼，并成为法默的同事。

虽然他不是一个有最高文化的人，但他自学的程度使他非常有用。他是一个思想活跃而全面的人，能够掌握《圣经》中最高和最深的教义，并以巨大的力量向人们传讲这些教义；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有学问还是无学问的人，很少有人比他成就更大。他的讲道狂热而有说服力，多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几乎不断有复兴的影响，几乎每次聚会都会有洗礼发生。

但是，这些欢乐的日子有一个结束。纷争接踵而至。节制（戒酒）、圣经和传教会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虽然浸礼会一直是一个传教士的民族，但有人发现他们反对所有的慈善机构，认为它们是创新。法默站在传教士和节制的一边，并为原始的信仰和实践而争论。1836年，田纳西州的希瓦西协会被拆散，少数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机构，选举约翰-法默为主持人。这使他与几个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分离，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1839年，他搬到密苏里州卡斯县，成为欢乐山附近联合教会的成员。此时，蓝河协会的一些主要牧师和成员反对传教士和圣经协会；他的到来在这一阶层中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并导致1841年在协会中提出了一份问题清单，最终导致该机构中出现了前述的分裂。他现在被召来主持协会的工作，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有用的生命结束。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一贯良好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然而，他继续讲道，但不是作为教会的牧师。他兴高采烈地留给“强壮的年轻人”去做牧职工作。他于1845年5月2日离开了人世，当时他还没有完成他的第六十一岁。

长老约翰-法默在一大批令人钦佩的朋友和教友中备受尊敬。他是一位能干、认真和高效的福音传教士；虽然在蓝河协会的范围內只有几年的时间，但他在为浸信会原则在她的人民中提供适当的音调方面做了崇高的工作。

JOHNSTON LYKINS, M. D. 一多年来积极致力于促进浸信会教派的利益。他于1800年4月1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富兰克林县。他随父母移民到肯塔基州，然后于1816年来到印第安纳州，有一段时间在韦恩堡从事学校教学和医学研究。1822年，他加入了传教士浸信会，并被任命为印第安人领域的福音劳动者。从1822年冬天到1828年冬天，他一直与后来在密歇根州被称为凯里传教所的地方有联系，除了在大河的急流处担任奥托维人的教师的一段时间。

带着战争部长和传教士委员会的联合委托，他于1831年7月到达密苏里州西港附近的印第安人机构，在那里他参与了关于在印第安人中引入体力劳动、学校和传教士的谈判。他带来了一台印刷机，并立即开始出版各种印第安方言的“第一本书”、赞美诗和译本。在这项工作中，他持续了20年，并于1851年在堪萨斯城永久定居，地点是他在1836年购买的城市用地的一部分。

在这里，他参与了该市的每一个福利项目，并且是该市的第一位市长。他积极参与了《商业杂志》的建立；召集并主持了第一次铁路会议；是机械师银行的第一任总裁，也是该市第一浸信会的组成成员之一。

莱肯斯博士是一个完全热心公益的公民，在生活的各个岗位上都是一个有用的人，在精力、道德和智力方面都很强。（摘自《密苏里州地名词典》第272页）他大约在1835年被按立为牧师，几年前才去世。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

在1874年蓝河协会的会议记录中。

G. W. SPARKS. 一斯帕克斯兄弟是一个高贵的年轻人。他毕业于魁北克的乔治敦学院，于1868年来到密苏里，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担任哈里森维尔教会和会议教会的联合牧师。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给予了最高的敬意。他谦虚谨慎，但忠心耿耿。

JEREMIAH FARMER. 一没有人比Jeremiah Farmer享有更令人羡慕的声誉。他现在已经是个老人了，虽然还在传教。以下关于他有用的生活的描述是从《美国传记词典》中发表的简述中浓缩出来的，第221-2页。

耶利米-法默于1810年3月26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安德森县。他的曾祖父亨利-法默和他的父亲约翰-法默都是浸礼会教派的成员，后者是一位杰出的、有用的牧师。

当本简讯的主人公5岁时，他的父亲在田纳西州诺克斯县建造了磨坊和铁厂，那一年他从安德森县搬来。他在这里呆了三年，然后搬到罗恩县，接着又搬到梅格斯县，从事同样的生意。在这期间，耶利米-法默接受了普通学校提供的教育，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他所享有的优势，他在英语方面的水平很高。18岁时，他放弃了上学，开始监督他父亲的生意，这样持续了两年。1830年，他的父亲给了他生意上的利益，他继续做了4年。1833年1月1日，他与伊丽莎白-贝利结婚，婚礼由丹尼尔-布里格斯牧师主持，次月他也受了洗礼，他的妻子此前几年一直是教会成员。

1837年6月，耶利米-法默牧师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卡斯县，在那里居住至今。他养育了11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九个女儿—长大成人，他们都已结婚，其中10人仍然活着。法默先生有三十五个孙子女和两个曾孙子女在世。

来到密苏里后不久，他就开始作为浸信会牧师讲道，三十年来为四个教会提供服务，每个教会每月一次；教会之间的距离往往是30至40英里。这个州是新的，会众是贫穷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无偿进行的。尽管他不得不利用其他资源来维持他的家庭，但这些障碍并没有阻止这位忠实的十字架追随者传讲救赎者的血所带来的不可测的财富。多年来，他一直是蓝河协会的主持人。他的劳动得到了祝福，他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四十年的传道生涯中，他为大约两千人施了洗礼。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以他年轻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向他的同胞们传递好消息。

他于1881年10月27日去世。

第三章。

伯特利协会

1834年10月17日，位于马里昂、刘易斯和门罗三县并被盐河协会解散的教会的长老们在马里昂县的伯特利会所召开会议，并组织了伯特利协会。Eld. C. Gentry被任命为会议主持人，Wm. Carson书记。

教会名单：Bethel, Little Union, Palmyra, Bear Creek, Pleasant Hill, Salt River, Providence, South River, Wyaconda, Gilead, Indian Creek, North Fork, Paris and Elk Fork。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为589人。会议记录的捐款为7.6美元，此外还有盐河协会的6.28美元。

罗伯特-亨德伦、杰尔-泰勒、W-福夸、C-金特里、E-特纳和J-M-利拉德；还有J-H-基奇，作为特许人出席。

与三个姐妹协会，即盐河、塞勒姆和芒特普莱森特，建立了联系。在下列教会中举行了联合会议或年会：小联合、熊溪、印第安溪、帕尔米拉和麋鹿岔。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在不同教会的成员之间培养兄弟情谊和共融，为此它们非常有帮助。来自邻近教会的访问牧师和成员总是参加这些持续两到三天的会议。

该协会的目标在其第8条款中是这样表述的。“协会应规定各教会的普遍联合；并在各教会之间保持连锁的联合，在困难的问题上给他们提供建议；询问各教会在代表权方面失败的原因；但未经协会中每个教会的同意，不得与任何教会、董事会或人民团体继续通信”。该协会的信仰与当时一般的浸信会成员的信仰是一样的。

第一届年会于1835年9月在马里昂县的普罗维登斯会议厅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增加了三个新教会：Clear Creek、S. F. Salt River和Fox River，并由Eld. Wm. Hurley作为新的牧师出现；还有N. Flood和T. E. Hatcher作为执照持有者；这一年有81次洗礼，协会的成员增加到724人。

当时正值壮年的卡森写了一封关于“教牧关系”的通函，发表在本届会议的记录中，为仁爱的巡回工作敲响了警钟。教会大多是软弱无力的团体，除了

这封通函之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来关注巡回工作。当时，在协会的北部和西部边界有一大片地区，几乎完全是贫困的。通告中呼吁牧师们去向人们传道，并敦促教会支持他们。这是一份彻底的、真正的福音派文件。经协会允许，以下教友的名字被记录在会议记录上，他们投票反对该通函，即，Edward Turner、Gabriel Turner、Isaac Ely、Ezra Fox、W. Arnold、A. Creed、A. King和R. Vanschoike。

1836年的会议在门罗县的巴黎举行。在这里，传教士的朋友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九条规则宣布“任何教会或成员不得因相信或宣扬基督的特殊或一般规定的教义而被追究责任”。协会的大多数人都坚持特殊拣选（供应）的教义。一些坚持这一教义的人反对传教，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人提出了一项决议，宣布“所有持有一般呼召拣选教义（一般供应）的人都不能成为教会成员”。这被认为是一个巧妙的尝试，在伪装之下，通过在那些相信特殊拣选的人和那些相信在基督里有一般供应的人之间进行较量，来扼杀传教士的精神。但传教士的朋友们看到了这一点，整个反对的努力是失败的。许多坚持特殊拣选（供应）学说的人拥有真正的传教士精神。

南河是1837年的聚会地点。现在协会的人数已经增加到882。这一年，威胁的风暴来了，协会被拆散了。一些成员加入了中央协会（总协会）。与此相关，Elk Fork教会发出了以下询问。

“我们希望协会给我们建议和意见，我们那些加入浸信会中央协会（总协会）、圣经协会和小册子协会的弟兄们，他们自作主张任命和派遣传道人，是否背离了协会章程，即上帝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他们是否违反了礼仪规则第八条的后一条，即，没有协会中每个教会的同意，协会不得与任何教会、机构或人的董事会进行或继续进行通信”。

协会迅速答复如下。“决议：我们认为没有违反礼仪规则第8条的后一条款，因为本协会没有与任何教会、机构或人民委员会进行通信，在没有得到协会中每个教会的同意的条件下；此外，决定加入这些社团的弟兄们应服从于他们各自的教会，而不是本协会。”

协会中的传教士不愿意看到分裂的发生。因此，这些决议具有妥协性。他们也不愿意在真理上妥协。因此他们在这些决议中采取了坚定而果断的立场。但是，反对意见被激起了。他们决定公平、公正地检验此事。协会的这种表达方式，加上它的前身，太含糊了，因此长老H. Louthan提出了以下决议——

“决议：本协会拒绝并宣布不与传教士系统及其所有同类分支，以及与所有帮助和支持它们作为宗教机构的教会和协会结成伙伴关系。”

这项决议以多数票被否决，于是卢尼河教会和麋鹿河教会通过他们的信使，要求获得退会信（因为他们要另行组建自己的协会），并得到了批准。分裂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从今以后，在伯特利协会的范围内，将有两个协会：

一个是寻求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另一个是反对这项工作。

第四届年会于1838年在刘易斯县的Wyaconda举行。鉴于协会前一年的行动，两个教会，即熊溪和普罗维登斯，要求退出，于是一致通过了以下内容。

“鉴于熊溪和普罗维登斯的教会已宣布不与所有可能合作传教的弟兄们结成伙伴关系；以及

“鉴于我们认为传教的问题是一个弟兄们应该完全自由的问题；因此，

“决议，我们解散上述教会。

“决议，上述教会在暗示本协会在教义上的腐败时，使用了毫无根据和不道德的断言；本协会在她最初的章程中没有改变。”

另外四个教会，即南岔口、北岔口、清溪和南河，因传教而退出协会；总共有八个退会；最初的组织还剩下十七个，成员总数为719人。1839年和1840年，又增加了五个新教会，使协会的成员增加到822人。

第七届年会（1841年）在马里恩县的伯特利举行，开始了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有三个新教会加入，有184人受洗。协会开始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传教工作。它选出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的传教士协会。会议上进行了公开募捐，并要求各教会为协会范围内的宣教进行募捐。执行委员会由Jer. Taylor, C. Gentry和A. Broadus组成。长老P. N. Haycraft和B. Stephens被聘为巡回传教士，每月18美元。在这次会议上，会众为传教士募捐的金额为41美元。（到目前为止，我们非常感谢R. M. Rhodes的《伯特利协会史》，载于Mo. Bap. Jour., Vol. I, Nos. 39, 41）。

记录显示，在1842年和1843年，该协会享有极大的繁荣，有1004人受洗，这几乎是整个地区复兴的成果，一些新教会成立并与该协会联合。

教会总数为33个；成员总数为2,123人。她的边界现在全部或部分包括马里昂、拉尔斯、门罗、刘易斯、苏格兰、奥德兰和谢尔比、克拉克等县。

从这时起，该协会继续以稳定的方式高举以马内利君王的旗帜。她的状态和条件与所有其他这类机构一样，是可变的。教会有他们的收获季节，当皈依

者聚集在一起时。然后，又会出现那些在这方面进展甚微的季节；在这些季节里，我们经常说，虽然不恰当，但“冷漠和贫瘠似乎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教会。”这样的季节或时间通常是最重要的，为教会中急需的种植、培养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机会。

在1844年的会议上，有八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见怀安达协会）。在这之前的一年，该协会的牧师有16位，即。J. Taylor, J. H. Keach, C. Gentry, B. M. Parks, N. Parks, A. Broadus, B. Stephens, P. N. Haycraft, J. Shumate, W. M. Jesse, J. M. Lillard, J. S. Smith, R. Hendren, S. Elmore, A. T. Hite, W. T. Barnes; 执照传道人：L. S. Hatcher 和J. F. Smith。

1854年在巴黎举行的协会会议上，成立了“伯特利浸信会牧师教育协会”。其目的是帮助被神呼召并被教会认可的年轻人学习传道。在协会休会期间，为此目的筹集了118美元。

1855年，根据董事会主席内森-艾尔斯的提议，位于帕尔米拉的浸信会男女神学院被采纳，成为协会的学校。

第二十二届年会于1856年9月6日在马里恩县Ebenezer教堂举行。通过投票，Wm. Carson当选为主持人，Thos. E. Hatcher为书记。第二年，当协会在马里昂县的普罗维登斯举行时，他们被重新选举。在1856年会议的周日，Wm. M. Bell牧师为28位候选人施洗，其中13位是年轻女士，15位是年轻男士。据说这是在该州该地区所见过的最有趣的洗礼场景。

1858年，门罗县的朗科是聚会的地点。该机构当时有27个教会，2,017名成员；包括以下牧师。C. Gentry, Sen., N. Ayres, Eber Tucker, Robt. Kaylor,

P. N. Haycraft, B. Stephens, W. C. Busby, J. S. Green, Henson Thomas, A. C. Goodrich, J. Shumate, R. C. Snyder, J. W. Haines, M. Powers, D. V. Inlow, J. W. Mitchell, H. H. Tilford, Thomas H. Storts and G. W. Robey。从1858年到1859年，该协会净增218人。在1858年和1859年的会议期间，伯特利女神学院根据立法机关的一项法案将其名称改为“伯特利学院”。该协会在没有任何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度过了战争时期；1865年的表格显示会员总数为1950人，用于协会的支出为344美元。从记录中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些年里，这个兄弟会的活动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伯特利协会是该州强大的协会之一，1881年有27个教会和2755名成员。最大的教会是汉尼拔，有227名成员。布斯比牧师（Rev. W. C. Busby）几年来一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

伯特利教会—据我们所知，这是盐河以北最古老的浸信会，是在1823年3月15日之前组织的。它距离马里昂县的帕尔米拉（Palmyra）西北方向约6或8英里。1823年，这里有23名成员，其中6名是有色人种。这是老先驱传教士 Eld. Jer. Taylor的家乡教会。从教会成立到1848年去世，他一直是教会的牧师。该教会现在有167名成员，每月有两次布道。

CROOKED CREEK教会—在1840年3月由A. Woods和B. Stephens组织，当时有11名成员。它位于门罗县。长老A. A. Woods是第一任牧师。

EBENEZER教会—位于Marion县，于1843年12月由20名成员组成。长老史密斯（J. F. Smith）为首任牧师。该教会有一所宣教主日学。

LONG BRANCH—该教会位于门罗县县城巴黎以南10英里处，成立于1843年。门罗城—1869年1月23日，由B. F. Hix组织。

MOUNT PLEASANT—成立于1842年12月，由Keach. 和Haycraft组成，当时有12名成员。

MOUNT PRAIRIE—由Woods和Gentry于1837年4月15日组建。

MOUNT ZION—位于谢尔比县，1838年8月26日，由Hurley和J. Taylor组建；C. Gentry是第一个牧师。

NORTH RIVER—1843年10月29日在谢尔比县成立；第一位牧师是Eld. J. F. Smith。

Palmyra. —Jer. Taylor在1832年组织了这有十个成员的教会，Spencer Clack是第一个牧师。

PLEASANT HILL. —这是一个古老的社区，于1833年8月由14名成员组成。

SALEM，位于巴黎以北四英里，成立于1857年5月。该教会于1863年9月按立W. J. Patrick为牧师。

SHELBINA于1864年12月由S. A. Beauchamp组织，当时有6名成员。它现在有一座砖砌的教堂，价值4000美元。

汉尼拔第一浸信会—这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共有227名成员。它有一个很好的教堂建筑，布置得很优雅，很有品位，位于公共广场的西部，非常漂亮。

以下是该教会的简史。

1837年伯特利协会开会后不久，作为该协会成员的熊溪浸信会通过了谴责传教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如下。

“决定本教会或任何其他教会或人民团体的成员，凡相信或以任何方式鼓励传教士机构的，不得与本教会有任何共融或关系。”

上述决议通过后，前牧师罗伯特-亨德伦长老与其他一些人要求并获得了退职信。

同年（1837年）11月25日，上述成员中的八人在汉尼拔附近的S. Self家聚会，并由Eld. R. Hendren成立了浸信会教会，名称为佐尔（Zoar）。组成成员包括R. Hendren、S. Self、Wm. Halsey、Mary A. Hendren、Francis A. Self、戴维斯（Davis）、南希-苏弗（Nancy Self）和两位名叫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和玛丽亚（Maria）的有色人种妇女。

信仰条款是加尔文主义的，但“相信福音对所有人都有普遍的规定，并不妨碍共融”。宪法规定，“在传教问题上，所有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

这个教会在1839年被接纳为伯特利协会的成员，名称为佐尔。几年来，它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841年7月，该教会迁入汉尼拔镇，此后便以这个名字称呼。次年（1842年1月），长老A. Broadus, Norman Parks和Christie Gentry举行了一次聚会。当时的结果是一场复兴，有五个人表示信主。在这些皈依者中，有亨德伦的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是个聋哑人。这次洗礼是由亨德伦长老在密西西比河中主持的。这次洗礼，是汉尼拔教会第一次见证这种原始的仪式，给许多见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会在亨德伦长老和布罗德斯长老的

共同努力下继续繁荣。直到1843年，该教会有64名成员。

卡森，这位基督的仆人是伯特利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不是一个福音的传道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于1798年5月14日在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附近出生，父母是爱尔兰和威尔士人。21岁时，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加入了浸信会教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勤奋地促进了浸信会的利益。1819年秋天，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在新伦敦（当时在派克县）定居，并不时被召去担任职务，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从1824年起，他在帕尔米拉的美国土地局担任了六年的登记员；他在密苏里州的立法机构中担任了十四年的成员，其中四年是在参议院。但我们要特别简要地指出他作为浸礼会教徒的生活。他具有良好的智力，和蔼的性格和良好的教育；他把所有这些都用于促进他的人民的最佳利益。1823年或1824年，他协助组织了新伦敦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1823年，他是盐河协会的组成成员和书记员。1834年，他出席了伯特利协会，协助组织了该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员；在这一职位上或担任主持人达二十年之久。

伯特利协会的早期浸信会成员有一个最强大、最难对付的长老会成员要与之抗衡。大约在1830年，纳尔逊博士在马里昂县定居，并开始建立马里昂学院。他召集了一些长老会的牧师，像他自己一样，具有杰出的才能。为了击溃浸礼会，他们做出了最坚决的努力。纳尔逊博士采用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公共媒体攻击和谴责浸礼会。他给《纽约福音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控浸礼会成员是酒鬼、破坏主日的人，等等。当时的卡森在辩论场上与纳尔逊博士对抗，并以一种男子汉的、基督教的和有尊严的方式，谴责他的言论是对浸信会的诽谤。卡森完全击溃了他的对手。

威廉-卡森出席并参与了1834年中央协会的成立；也是1850年在布恩维尔召开的威廉-朱厄尔学院选址会议的成员。

在短暂的疾病之后，他于1873年11月3日在帕尔米拉的家中去世。“在事业上勤奋，在精神上热忱，在主面前服务”，表达了这位好人一生的工作。

杰里米亚-泰勒（JEREMIAH TAYLOR）是马里昂县的先驱传教士之一，于1822年来到密苏里。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用的传道人之一——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他的生活是一封活的书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并阅读”。他的教义观点与英国伟大的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所持的观点相似。他将以极大的诚意和热情来推动这些观点。

他于1774年2月27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邦科姆县，在作为浸信会牧师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有益生活后，于1848年5月21日去世。在1823年盐河协会的组织中，他出席并作了介绍性的布道。他还协助组建了伯特利协会，并在1834年成为该协会的组成成员。“浸信会在帕尔米拉及其周边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好人所奠定的基础。他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演讲者，他的成功也不是由于他的讲道工作，而是由于他的牧养工作；因为作为一个牧师，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牧师之一。

他在马里恩县的伯特利和联合教堂担任了多年的牧师职务，非常受教会的爱戴和尊敬。

他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和黑奴财产的人，因此会在没有太多报酬的情况下传教，这在先驱传教士中很常见。

在他的葬礼上，伯特利协会的所有牧师都应邀出席。有两篇讲道，一篇由长老赫利（Eld. William Hurley）给出，另一位讲道者是Eld. James F. Smith。

现任伯特利协会的长老泰勒（C. S. Taylor）是他的孙子，是一位有前途的、有用的牧师。

克里斯蒂-金特里（CHRISTY GENTRY）-1790年10月1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麦迪逊县。他的父母是弗吉尼亚州人，在长老会的信仰下长大。据说克里斯蒂早年喜欢追逐，而且有些鲁莽的倾向。他与肯塔基州克拉克县的露西-克里斯蒂小姐结婚，当时大约22岁。在这之后的四、五年里，在经历了对罪的深深忧伤之后，他得到了上帝的青睐，并在不久之后与肯塔基州的圆顶浸信会联合。

在肯塔基州传教约十年后，他于1830年移居密苏里，在罗尔斯县定居，并与盐河教会联合。1834年，他参加了伯特利协会的组织工作，并担任主持人，在同一职位上继续工作了若干年。他在为主的劳作中做出了许多牺牲。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脆弱的教会或在贫困或新定居的地区进行的：因此他的报酬很低。许多教会不过是小的宣教站；但它们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它们的壮大，他努力促进“在其他地区”的福音传扬。当这一切开始时，关于传教的争论就开始了。反对传教工作的人说，这是浸信会中的一个新教义，尽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老特别浸信会已经从事传教工作150年了。

克里斯蒂-金特里在这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他与传教士们一起为古老的秩序而争论。他在这个州劳动了三十二年，是基督和教会的忠实仆人。1866年3月14日，他在耶稣里睡着了，在他深情的儿子克里斯蒂的怀里。长老詹姆斯-

史密斯（James F. Smith）为他的葬礼讲道，听众络绎不绝。

威廉-赫尔利—至今仍有许多人活着，他们可以见证这位基督的仆人的口才和杰出的作用。威廉-赫尔利1795年生于英国。他的父母是圣公会教徒，他是在这种信仰中长大的。大约在18岁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卑劣的罪人。他恳切地祈求宽恕和和平，生命之光逐渐笼罩他的心灵，”他享受到了与上帝的和解。同年，他开始在家乡传教，1822年被按立为牧师，此后六年在英国不同地区传教，既是牧师又是传道人。他于1828年移居美国，并在东部和南部各州大部分地区巡回讲道；然后于1832年来到密苏里，在圣路易斯县安家，并在老费费教堂担任了两年的牧师。在这一时期，他访问了圣查尔斯，发现了一些浸信会信徒，继续在那里每月讲道一次，在1832年夏天为10或12人施洗，并在同年成立了圣查尔斯的第二浸信会；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后，由于缺乏正规牧师的帮助而解散了。

1834年，他参加了中央协会的预备会议，次年在小邦尼费姆教堂出席了该组织的完善。从这次会议开始，在Wm. Carson等人的邀请下，他访问了马里昂县的帕尔米拉，不久之后，他被召去担任该浸信会的牧师。从1835年到1853年，他的工作主要局限于马里昂县和密苏里州东北部。他非常喜欢巡回讲道，在他整个传道期间，他经常在教会和贫困的定居点中巡回讲道。他在马里恩县的伯特利教堂担任了两年的牧师，于1851年被召到该职位。1853年，他被召回，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希望在贫穷的教会中巡回传讲福音。他与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愉快和幸福的。他深受人们的喜爱，有大量的会众从他的劳动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后来，他被召到罗尔斯县的伯特利教会任职，一直到他去世。

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赫尔利长老是密苏里州一位能干而高效的牧师，作为牧师、传教士和传道人不辞辛劳地工作。“只有永恒才会展现他的劳动成果。但即使是现在，也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因为‘他的赞美在所有的教会中’。如果你想对他的福音劳动及其成果有一个概念，那么，你可以总结一下他所组织的教会的数量，并在你的脑海中唤起数百个由他的工作聚集到这些教会的灵魂；是的，听听他们中许多人在上帝的宝座前的弹奏。也想想他所发出的主日学校的影响，以及有利于节制和所有良好道德的影响。想一想他在“大西部”的这部分地区为正确、塑造和适当地巩固社会基础而挥洒的力量。（《Wm. Hurley回忆录》，第12页）。

他的身高在中等以下，身材魁梧，长相不错，但不是一个英俊的人。他的声音很刺耳，或者说口齿不清，没有音乐感；但他优雅而有逻辑的安排，以及他贞洁而恰当的语言，从来都能保证听众的深刻关注。

他很冷静，很坚定。在伯特利协会发生分裂的时候，他是主持人。一位在反宣教党中排名靠前的弟兄提出了一项决议，宣布不与从事圣经协会、宣教等工作的人结为朋友。长老赫利犹豫着要不要提出这个议案，理由是它不符合规定。提议者坚持要求主持人提出动议，或者离开主席台，让他们选出一个提出动议。对此，赫尔利俏皮而冷静地回答说，“授予我的荣誉并不常见，我不会轻易放弃它们。”

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行动是在1856年7月30日，在特洛伊林肯县的教育大楼奠基仪式上。他在前一天到达该镇，以他自己特有的风格发表了讲话，并在下午抱怨说有些轻微的不适。直到8月2日下午，即从他开始患病的三天，没有人认为他病得很危险。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856年8月3日星期日上午，他在他亲密和受人尊敬的朋友约翰-斯内森阁下的住所去世，并埋葬在特洛伊公墓里。

真的可以说，“以色列的一个伟人已经倒下了”。

罗伯特·亨德伦——这位密苏里州牧师先锋队的成员于1779年12月29日出生在当时被称为北颈的地方，即现在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县。他的父母是圣公会的成员，他是在该教会的教义下长大的。在他11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孤儿，由一位叔叔照顾，直到他长大成人。他成长在一个没有什么教育优势的时代，从学校得到的帮助很少；但他是一个有勤奋习惯和独立思想的人，他获得了足够的英语教育的基本原则的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福音牧师。

据目前所知，他于1824年开始传教，并在其家乡的几个教堂担任牧师，直到1831年。这一年的春天，他与家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位于汉尼拔以西约四英里的马里昂县。他把家人安顿好后，虽然不富裕，但也是个有财产的人，他把时间放在了牧师身上。当时这个州定居者稀少，礼拜场所也很少，他在原木校舍、私人住宅和森林的树下向当时的人们传讲福音。

1837年，关于传教的争论导致了伯特利协会的分裂。亨德伦是熊溪教会的牧师，在该教会大多数人通过谴责传教的决议后，他和少数人拿到了退会信，成立了现在的汉尼拔教会。（关于更全面的描述，请参见上述教会的历史。）

1858年初，他中风瘫痪。这就变成了急剧的肺病，几周后就有了致命的结局。1858年3月30日，他在家人的怀抱中去世。

詹姆斯-S-格林一本简讯的主人公于1819年7月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他在该州的精选学校和学院接受教育。虽然他没有上过完整的大学课程，但他的教育却比许多上过大学的人要好。他是一位准确而严谨的英语学者，并广泛研究和阅读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经典。1842年7月17日，他接受了长老C. Huff的洗礼，同年，他搬到了莫桑比克的马里昂县，并通过转会信件加入了伯特利浸信会，次年，他获得了传道的许可。1847年11月，他被莫桑比克汉尼拔的第一浸信会按立为福音牧师，按立牧师的长老团由W. W. Hurley, B. Stephens和L. Granger组成；他在这个教会度过了他的第一个牧养期。1850年，他搬到吉拉多角，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牧师；1851年11月，被选为莫桑比克帕尔米拉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这里度过了九年愉快而成功的牧师生涯，后来他辞去职务，负责乡下的几个教会。他再次在帕尔米拉担任牧师约四年，并再次辞职。然后他成为门罗县巴黎和马里昂县伯特利的牧师。多年来，他一直担任门罗市的牧师职务，在这期间的一部分时间里，他还在马里昂县的普罗维登斯和小联盟以同样的身份工作。

1853年12月13日，长老格林与Martha J. Carson结婚，她是Marion县的Hon. Wm. Carson的女儿。这次结合产生了四个孩子，但他们都已经过了生命河，只剩下父亲和母亲在等待与他们亲爱的人相聚。

塞勒姆山浸信会协会。

这个新生的兄弟会是1878年10月19日在诺克斯县的塞勒姆山教堂从伯特利协会解散的教会组织的。组成的教会有七个，即塞勒姆山、岩溪、欢乐山、锡安山、北河、夏洛和沃克斯维尔。前面提到的两个教会在诺克斯县；接下来的教会在路易斯县；最后提到的四个教会在谢尔比县。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

为513人。这个协会占据了一个重要的领域，并有成功的前景。在第一次会议的主日，有100美元捐款用于宣教工作。第二次会议在沃克斯维尔举行，从1879年8月22日开始。来自伯特利协会的Black Creek教会和新成立的Salt River教会被接纳加入联盟。执行委员会报告了95.50美元的支出，以及21美元的现金捐款。这个机构有一个认真的牧师团队，共有八位，还有两位有执照的传道者，他们是J. P. Griffith, M. S. Smith, John Eaton, H. Eaton, G. W. Eaton, O. Collins, P. N. Haycraft and R. Kaylor; Licentiates: Wm. Brown and J. A. Garnett。与伯特利 (Bethel) 协会和Wyaconda协会建立了联系，并任命了信使参加这些协会的会议。1880年，这九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627人。

第四章。

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 (Missouri Baptist General Association)

1833年秋天，一小群浸礼会牧师在霍华德县的约翰-杰克逊家进行了祈祷式的磋商。他们是托马斯-弗里斯托、埃比尼泽-罗杰斯和菲尔丁-威尔霍伊特。他们祈祷和交谈的主要负担是该州普遍存在的宗教贫困问题。他们决定自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布道旅行。弗里斯托和罗杰斯最远到了门罗县的巴黎。威尔豪特带着A. J. 巴特克，去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回来后，更加确信这个州的贫困状况，再次召开会议进行协商，并决定努力组建一个用于传教的总协会。他们立即向全州的主要人物和牧师发信，召集初步会议，时间和地点见下面的记录。

“1834年8月29日，星期五。

“根据一般通知,密苏里州浸信会的成员,在卡拉威县的普罗维登斯会所聚会,讨论他们所属教会范围内的宗教状况,并协商是否有必要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在该州范围内促进福音的传扬。

“牧师们—Jeremiah Vardeman, William Hurley, Ebenezer Rogers, James Suggett, Jabez Ham, J. C. McCutchen, J. B. Longan, Walter McQuie, Noah Flood, Kemp Scott, J. W. Maxey, Fielding Wilhoite, William H. Duval, Thomas Fristoe, Robt. S. Thomas, G. M. Bower and Anderson Woods; 以及来自伊利诺斯州的J. M. Peck, 被邀请参加会议。

“其他成员: Wm. Wright, J. G. Berkley, David Moore, Wm. Armstrong, James M. Fulkerson, John Sweatman, S. Hiter, M. D. Nolin, W. Major, Wm. Dozier, Thomas S. Tuttle and Jeremiah Vardeman, Jr.

“注: 上述人员来自圣查尔斯、派克、拉尔斯、马里昂、门罗、蒙哥马利、卡拉威、波恩、霍华德、查里顿、库珀和科尔等县。还有八位或十位教友被委托从该州南部地区参加这次会议,但由于疾病和其他原因而未能参加。

“Jeremiah Vardeman被选为主持人, R. S. Thomas被选为书记员。

“决定任命罗杰斯长老、斯科特长老、朗根长老、佩克长老和R. S. 托马斯长老为安排委员会,准备会议事务。并要求他们为会议的管理起草礼节规则。

“1834年8月30日,星期六。

“集合了,等等。报告并通过了礼节规则。”委员会随后提出以下决议供审议,

一些教友在会上发言，每项决议都被一致通过。

“我们认为传扬福音是上帝为改变罪人和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而指定的伟大而突出的手段。

“决议，根据我们教派的情绪，所有上帝认可的福音传道人必须证明他们是由圣灵重生，被上帝呼召从事这项工作，并由教会的权威按立为牧师。

“决议，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按照主的恩赐，促进向贫困者传讲福音。

“来自该州各地区的弟兄们被邀请就以下主题提供信息。

“1. 关于宗教的总体状况，复兴，以及传扬福音的成功。

“2. 关于贫困的教会，和福音劳动的领域。

“3. 浸礼会采取了哪些特别措施来促进这一事业，并供应贫困的教会和定居点，这些措施的成果是什么？”

“在就上述议题取得一些进展后，会议休会至周一。

“9月1日，星期一。在主持人祷告之后，继续进行周六的事务，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听取了教友们关于上述主题的交流，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随后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议：本次会议认为，在盐河、塞勒姆、普莱森特和康科德协会的边界和范围内传讲福音的呼吁势在必行；为了与我们所属协会的所有教友培养和平和

基督徒的感情，我们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实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而不给密苏里的教友和其他人一个机会来合作，如果他们选择的话。因此，我们指定在1835年6月第一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在天意的许可下，我们将在波恩县两英里草原附近的Bonne Femme聚会所集会，以通过一个章程，并采取可能被认为是权宜之计的措施。决心让所有希望了解我们最终目标的人知道，以下表格将作为本机构通过后的章程纲要，但可根据本州不同地区的弟兄们在六月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

“宪法的计划。

“第1条。本会以密苏里州浸信会中央大会为名。

“第2条。本会的目标是采取手段和执行计划，在本州范围内的贫困教会和定居点促进福音的传扬。

“第3条。本会只由那些在其所属教会有良好声誉的浸信会成员组成。

“第4条 本会休会期间的事务应由执行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由主持人、记录秘书、通讯秘书、司库和其他五人组成，每年选出，并继续任职至新的选举时间。这些官员应无偿履行这些官员的通常职责，委员会应在大会休会期间填补他们自己机构中可能出现的空缺。委员会的会议应每季度举行一次，并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三名成员召集；如果在他们通常的住所，他们应通知其余成员。

“第5条。本会对任何教会或协会不拥有任何权力或权威。它永远否认对教义原则的任何权利或特权；每个教会都是主权和独立的，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地球上任何机构的干涉或协助。

“第6条。本会所捐助的资金应全部来自那些有意愿促进本会目标的人的自愿捐款。

“第7条。可由该协会援助的传教士必须是具有良好地位和经得起考验的虔诚的人，并属于该州的一些浸信会教会。

“第8条。本公约应在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六前的星期五举行，地点由协会指定。

“第9条。本章程只能由出席年度会议的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修改。

“任命了以下通讯员，我们希望其他浸信会成员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他们。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的罗伯特-S-托马斯；莫桑比克帕尔米拉的威廉-莱特；库珀县皮斯加的乔丹-奥布莱恩；吉拉多角县杰克逊的托马斯-P-格林。

“注：没有出席会议的弟兄们会注意到，章程还没有通过，设想的机构也还没有组织。这已留待1835年6月在Little Bonne Femme举行的下次会议。

“希望我们的弟兄们能对拟议的章程进行公平和坦诚的审查，并提出他们认为可取的修改意见。”

这次会议有很多人参加。瓦尔德曼、朗根、佩克、罗杰斯、哈姆、威尔霍特和赫尔利等弟兄们做了讲道。许多人前来祷告，有几个人受了洗。

长老Theo. Boulware, T. P. Stephens等人出席了在普罗维登斯举行的会议，但没有登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布尔韦尔和斯蒂芬斯）全力反对中央会议或

协会的组织。他们后来成为密苏里州中部地区反传教士的领袖。布尔韦尔说：“我们建议并恳求这些弟兄们散开，不要在我们中间建立这个蟑螂的巢穴，从这个巢穴中会发出毒蛇般的虫子，破坏上帝孩子们的和平，给基督的事业带来丑闻，因为我们确信你们所考虑的远比教会的幸福和人的救赎要多。我们担心你们是欺骗性的”。（Theo. Boulware长老的自传。）

奇怪的是，自称敬虔生活的人竟会如此完全充满偏见。一个浸信会的传教士竟然有上述的语言！他为什么要把一个由具有良好和正常地位的浸信会成员组成的传教会称为“蟑螂窝”、“蛇蝎美人”？浸礼会当时已经促进了近两百年的传教，并证明他们只寻求人的利益。仅仅是偏见就能把人逼到如此极端的地步。

1835年6月，根据1834年大会的任命，在布恩县的Little Bonne Femme教堂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前提交的章程被通过，只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密苏里州的中央协会（现在的总协会）就这样成立了。章程的第一条被修改为“中央协会”，而不是“中央大会”。

“反传教士的精神现在得到了发展，把对传教士事业的支持作为对教会关系的检验。传教士的朋友们被剥夺了将他们的财产用于支持福音的自由。反对者对堕落的人性的肮脏和自私的倾向所能提出的所有论据都被采用，以推翻新的传教组织。政治家们被警告要提高警惕——这是政教合一的楔子，没有什么比征税制度更能满足这些玛门的朋友了”。（Wade M. Jackson, in Amer. Bap. Register, 1852, p. 189.）

总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反对声年年不断，但那些忠心耿耿的神的仆人们勤奋地投入工作；由于手头的资金不多，牧师们通过进入贫困地区，自费传讲福音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第一次年会在波恩县的伯利恒教堂举行，从1836年6月3日开始。John B. Longan为主持人，G. M. Bower为书记员。在以前的成员名单上，增加了七位牧师和九位平信徒的名字。在主日，长老Longan宣讲并解释了协会的宗旨，之后募集了51.75美元。S. Wilhoite被选为财务主管，会议记录显示订捐名单上有17.5美元的余额，加上周日的募捐，这是全部的资金。“长老安德森-伍兹被选为总代理，在整个州内传道，并促进该协会的目标”。

“第二次年会—1837年6月2日、3日和4日在霍华德县摩利亚山举行—显示该协会的成员有了相当大的增加，一些有能力的牧师从远方赶来参加会议。八人被任命为传教士，长老Kemp Scott被任命为总代理。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对传教士的成功非常有利。会议记录显示，资金比去年增加了244美元”。(Wade M. Jackson, in Amer. Bap. Register, 1852, p. 189.)

波恩县的哥伦比亚是1838年的聚会地点。该协会于6月1日召开会议。总代理斯科特弟兄在这次会议上报告说，他已经访问了10个县，几个协会，收集了75美元的现金，获得了11.5美元的订捐，并为126名皈依者施了洗礼。这次会议因库珀县在长老A. P. 威廉斯和弗罗斯特的努力下发生了光荣的复兴而感到高兴。其结果是在康科德协会的范围内有大约400人信主和受洗。

1839年5月31日，该协会在库珀县的Big Lick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协会”的名称被取消，“密苏里联合浸信会总协会”的名称被采纳。这一年，会员、资金和宣教工作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1840年的会议在门罗县的巴黎举行，有许多成员参加。执行委员会包括主席James Suggett、通讯秘书R. S. Thomas、财务主管Stephen Wilhoite、记录秘书Wm. Carson、以及Roland Hughes、Uriel Seabee、W. Wilhoite、J. B.

Dale和George McQuitty。长老Fielding Wilhoite, Wm. H. Duval和A. F. Martin进行了长达87天的传教工作，导致28人受洗，并成立了3个新教会。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他手中的余额为342.14美元。该州被分为两个区，密苏里河为分界线；长老P. N. Haycraft和A. P. N. Haycraft和A. F. Martin是北区的巡回者，而长老J. J. C. Herndon和James Suggett负责该河以南的地区。长老Noah Flood被任命为总代理；工资400美元。

霍华德县的查里顿教会在1841年8月27日开始的6周年纪念日进行了招待。总代理报告说，他在15个协会范围内工作了9个月，讲道170次，获得现金和认捐581.50美元。传教士们的共同劳作是13个月零17天；明显的结果是69次洗礼和4个新教会。

在1842年的会议上，讨论了出版浸信会期刊的便利性，并就这一问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还为在圣路易斯建立浸信会书库做出了努力，从所表现出的精神来看，该协会显然已经牢牢抓住了该教派的感情。

1843年在杰斐逊市举行的会议上，采取了初步措施，准备在该州建立一个浸信会教育机构，结果几年后成立了威廉-朱厄尔学院，哥伦比亚的朱厄尔博士为此提供了1万美元的资金。（关于这个机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教育部门）。

在本届会议上，就“尼尔基金”作了如下报告：“

“鉴于总协会被告知，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已故的杰里迈亚-尼尔（Jeremiah H. Neal）在其最后的遗嘱中，遗留下了1000美元用于促进传教；本协会被告知，这笔钱将支付给本协会，并在本协会的指导下进行拨款；因此，

”决议，本机构将任命一名代理人，其职责是与上述J. H. 尼尔的遗嘱执行人协

商，并采取上述代理人可能认为合适的步骤，为本协会获得上述遗赠金额。”

Wm. M. McPherson被任命为上述代理人，拥有接受上述遗赠和收据的全权。

创办宗教报纸的计划已经成熟，《密苏里浸信会》已经出版了大约十期。（见宗教报刊）。

1844年的会议记录显示，用于国内和国外传教的支出为848美元。

在1845年参加哥伦比亚会议的活跃成员中，最突出的是长老Wm. Wm. Duncan, Noah Flood, Thos. Fristoe, S. H. Ford, R. S. Thomas, A. P. Wil.

其中只有一个人（福特博士）现在还活着。在著名的非专业人士（平信徒）中，我们发现乌里尔-塞布里、R-休斯、S-C-梅杰、利兰-莱特、W-M-麦克弗森、T-W-乌斯蒂克、W-朱厄尔、P-G-卡姆登、S-威尔霍特和J-B-瓦德曼的名字，除了莱特和瓦德曼，其他都已去世。

1846年在列克星敦举行的第十一届年会中，有42个教会和4个协会派人或捐钱参加。捐款总额为994.90美元。在这次会议前不久，奴隶制问题的鼓动导致了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分裂和南方浸信会的成立，就此作了如下报告。

“解除我们与美国国内传道会的联系并成为南方浸信会的附属机构的问题已提交给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所分配的时间和其他事务允许的范围内对该问题给予了关注。

“委员会认为，本协会对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士协会负有义务，因为他们以前在支持本州的传教士方面提供了援助，而且他们仍然愿意在其能力许可的范

围内继续提供援助。

“虽然造成南北分裂的情况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且这种分裂本身在许多方面也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但我们不能不希望,在上帝的旨意下,它将导致更广泛地传播传教努力的祝福。

“从当地的地位、州内的机构和人民的普遍感情来看,在委员会看来,就与任何组织的联合而言,作为一个辅助机构,本会显然是合适的,它将更好地与南方浸信会的观点和企业相协调。

“因此,委员会建议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决议:本会成为南方浸信会的附属机构。

“第二。决议:责成本次会议的秘书将此决议通知上述会议的通讯秘书。

S. W. LYND,

WM. M. MCPHERSON, Com.

W. C. LIGON ”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836年,即支持传教士与反对传教士的教会协会分裂后的一年,密苏里州的浸礼会人数为8,723人,划分情况如下。正规或传教士浸信会,150个教会,77位牧师,5,357名成员;反传教士浸信会,80个教会,49位牧师,3,366人。在1846年,也就是仅仅10年之后,正规派有292个教会,144位牧师和15,331名成员;反传教士浸信会有118个教会,57位牧师和4,336名成员。

这是对反对传教士事业的人的不明智政策的评论！

今后，我们将能够只注意到总会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件的细节。

该协会年复一年地开展州级传教士的工作，在其能力范围内为重要地区的贫困社区和薄弱教会提供福音；鼓励和促进主日学的利益，多年来主要是通过美国主日学联盟的机构；建立和加强威廉-朱厄尔学院并给予支持，以进行牧师教育；支持和促进世界各地的教派利益，特别是一般的国内、印第安人和国外传教。

关于印第安人的传教，该协会在1847年说“除了供应我们自己的直接需求外，印第安人的领土与我们自己的边界相邻，这使基督教慈善事业的目光投向森林中的红人，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因此，我们向全州的弟兄们推荐关于印第安人传教会的祈祷和捐助。”

在对外宣教方面，她提出了以下观点。“根据本协会的判断，向世界传福音的主题值得每一位基督徒的真诚合作，我们教派的牧师们被要求协助传播信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唤起人们对外国传教的更大兴趣。”

今年（1847年）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U. Seabee, Eld. R. S. Thomas, Leland Wright, S. C. Major, W. M. Jackson, Eld. D. Perkins, H. Wallace, W. D. Hubbell, Eld. F. Wilhoite, Eld. John H. Keach, R. Hughes, Eld. W. C. Ligon, Eld. A. T. Hite, John Robinson and Wm. Carson.

根据这一年的会议记录，前一年组织了一个与该协会有关的牧师会议；其目的是“通过对部分圣经和具有教义和实践性质的主题的论文、讨论和相互批评，促进其成员的信息和有用性”。

1853年的会议传来了不幸的消息。Uriel Sebree弟兄，该机构的组成成员之一，也是多年来的主持人，最近去世。

塞布利(URIEL SEBREE)，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人，1774年7月15日出生，10岁时成为孤儿。父母去世后不久，他就到肯塔基州布恩县与他的叔叔凯夫-约翰逊一起生活，并被安排做木匠的学徒。在他23岁那年，他与布恩县的凯夫小姐结婚，他与凯夫小姐有一个孩子，孩子在襁褓中夭折。

在1812年的战争中，他在为期六个月的战役中指挥了一个连。他参加了灾难性的莱辛河战役，在那里他被俘虏，之后被交换。之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州，随后在立法机关的两个部门任职数届。

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817年，对象是约翰-佩恩将军的女儿伊丽莎白小姐。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1819年，塞布利上尉被派往考斯特布拉夫斯(Council Bluffs)进行探险，负责政府的仓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令雇主非常满意。他在这次远征中的表现使他在1820年再次被任命为类似的服务。他是一个具有高超技能和不屈不挠毅力的人，他在这些危险事业中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此。他在密苏里州费耶特(Fayette)的土地办公室担任了数年的公共资金接管人，并保持了一个正直而高效的官员的声誉。然而，在教会中，他的优秀品格是最突出的。他早年就加入了浸信会教派，四十多年来，他积极参与了与他所加入的教会有关的所有活动。他在组织总协会的过程中给予了慷慨的合作，而当时厌恶和迫害是对其倡导者的回报。在许多会议期间，他主持了会议的讨论，除了身体虚弱外，他从未缺席。他的家和他的心总是向他的教友们敞开，没有人比他更高兴地受到客人的青睐。

他于1853年5月18日去世，离协会的会议只有七天。

1855年，协会再次被召集为死者一起哀悼。罗兰-休斯（Roland Hughes）和哈里斯（T. C. Harris）牧师都在这一年去世，前者经常主持协会的讨论。

罗兰-休斯（ROLAND HUGHES）——通过勤奋经商，已经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并且由于他具有如此突出的实用性，他将一部分财富用于Tyree C. Harris的教育，他的虔诚和教育能力使他很早就被呼召去做福音传教士。

休斯弟兄“在所有观点上都温和而保守，赢得了所有教友的信任 and 尊敬；时刻准备着每一句好话和工作；当之无愧地在教派中发挥着比该州任何非专业成员（平信徒）更大的影响力”。

1861年年初，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地平线。如果不是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坚强的心会因为恐惧而失败。那些日子的记忆将长久存在。1862年在萨林郡的雷霍布斯举行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事件，目击者W. R. 罗斯韦尔是这样描述的。

“该机构的事务在星期六下午处理，然后休会，以便在第二天（即主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神圣的崇拜。在7月27日主日上午，当Wm. 汤普森牧师正在讲道时，会堂被一队军队包围了，这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使演讲突然结束。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牧师和所有其他人，都被命令列队，检查他们的姓名、居住地和拥有的任何文件。一些人被逮捕并被带到萨林县的县城马歇尔。据我所知，这些部队是为联邦服务的民兵，驻扎在马歇尔。

“人们的搅扰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尝试进一步的敬拜服务。在场的牧师中有长老A. P. 威廉斯、托马斯-弗里斯托、J. A. 霍利斯、J. W. 沃德、杰西-泰瑞尔等人。我认为被捕的人是萨林县的公民。”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号召——1864年没有举行会议——协会于1865年8月19日在布恩维尔举行会议。有几位远道而来的杰出教友作为访客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James B. Taylor长老，S. B. C.（美南浸信会）的通讯秘书F. M. B. 与Russel Holman，以及密西西比州Lauderdale的A. D. Brooks。该协会继续保持与南方浸信会的关系，并对其章程进行了修订，以便每年任命一个国外和国内宣教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在极端政客的影响下，州议会制定并确保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要求所有牧师在民事裁判官面前宣誓，作为担任牧师职务的资格。这项法律将于1865年9月4日生效，离上述会议召开的时间只有几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在布恩维尔举行了会议。密苏里州的教派中，有不少最优秀的人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场合出席了会议。

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讨论，以下关于“教会与民事政府部门的关系”的文件被通过并在会议记录中公布。由于其重要性，我们将其全文如下。

“浸礼会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虽然他们多年来一直教导说，基督徒在所有属于世俗权力的事情上都应该效忠于民事政府，但他们同样认为，国家无权干涉良心自由、牧师与会众的关系，以及教会在所有信仰、崇拜和纪律方面的绝对自由。为了这些原则，他们在每个世纪都遭受了

痛苦。大不列颠的宗教历史，新英格兰的历史，南方的逼迫记录，以及目前在欧洲对浸礼会的审判和压迫，都见证了我们的弟兄们在维护良心自由，为自己和所有人维护绝对的宗教自由方面的坚定性。

“而这些原则在其他宗教团体和民众心目中的进展，不仅表明它们是神圣的起源，而且政治家们在将它们植入为政府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法律时发现了它们的智慧。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密苏里州的新宪法要求我们的牧师在合法履行其神圣职责之前进行某种宣誓表示遗憾；因为

“1. 他们认为这一条例违反了联邦宪法的精神，即保障行使宗教自由。（《宪法修正案》，美国，第1条。）

“2. 它与新宪法的权利声明不一致。（密苏里州宪法，第1条，第9款）。

“3. 它预示着行政官有权介入牧师和伟大的主教及灵魂的牧者之间，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传道的委托。（《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20节）。

“4. 这显然与新约的教导相悖，新约指示我们’把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

“因此，我们最郑重地抗议执行。我们希望我们教派的所有牧师都能忠于我们的光荣历史，忠于我们的父辈在旧时代协会中的明确意愿，并坚定不移地献给我们神圣的主人，他为我们提供了法律，不仅是为了管理我们的教会，也是为了在每一个私人考验和公共紧急情况下指导我们。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提交这份文件作为浸礼会教派的表达方式的同时，我们也承

认本州在所有世俗事务中的权威，并劝告我们的弟兄们尊重统治我们的人，并尽其所能与所有人和平相处；因此——

“决心，1. 我们相信，为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公民政府是神圣的任命；除非在与我们的主耶稣的意志相反的事情上，否则行政长官应该被祈祷，并自觉地尊重和服从。基督是良知的唯一主宰，也是世上诸王的君主。

”2. 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理解这一限制）成为良好和守法的公民。

”3. 要求我们进行这种或任何其他的宣誓，作为我们行使牧师职能的条件，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旨意相反的。

”4. 拒绝它是我们的庄严职责，像上帝的仆人在原始教会中那样，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5. 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叛逆或屈服的精神，而是为了在上帝面前保持纯洁的良心，我们最终将由他来审判。

”6. 我们恳切地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修改本州的宪法，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州，希望留在这里，在它的要求和我们的牧师职责之间有一个完美的和谐。”

反传教士的教友们在中央协会组织建立的时候，警告人们反对这一运动，宣称他们认为其（中央协会）目的是“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上述的行动是多么压倒性地驳斥了这种影射，并表明它完全缺乏事实基础。请记住，成为浸信会教徒就必然永远反对国家教会制度。

在1866年的会议上，人们对我们所有的教派事业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

这一年里，包括在本届会议上所做的努力，共筹集了相当数量金额的资金和认捐。

由约翰-希尔-路德牧师出版的《密苏里浸信会杂志》被认为是浸信会教派的国家机关报，并被热情地推荐给各教会，认为它们值得赞助。

这时，有一个问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激荡。这就是北方和南方浸信会之间的合作和兄弟情谊问题。这对密苏里浸信会教徒来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实际而重要的问题，因为这里有各派的人。如果我们的牧师和成员能够超越单纯的宗派主义，和平与繁荣肯定会随之而来；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那么整个州就必须有争吵和纷争。总会在了解这些事实后，对这个问题表达了以下的看法。

“由于我们的愿望是促进锡安的和平，缓解争斗的精神，并争取我们整个教派的合作，不分党派或政治，在整个州内传扬上帝之子的福音；因此，

“决议，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代理人、传教士和牧师为锡安的和平与和谐而努力；不因世俗的影响而区别对待，而是为基督赢得灵魂，除了基督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都不认识。”

1868年在巴黎举行的协会会议，是我们参加过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定在8月9日主日，上午的礼拜结束后，在本机构成员控制的所有聚会中进行募捐，所筹资金应拨给本州的传教工作，除了这次募捐外，在本机构本届

会议期间不得为任何目的公开筹款。”

一百四十七个教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与总会有关的浸信会人士的最大聚会；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浸信会州会议已经解散，其成员正在返回他们在这个机构中的旧席位。这里也证明了神的灵所居住的人可以无限地超越部门和政治上的分歧，在和谐和爱中坐在一起。

主日下午，在浸信会会所举行了一次主日学群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校大会”成立，E. D. 琼斯担任主席，S. W. 马斯顿担任通讯秘书，执行委员会设在圣路易斯。

1869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协会会议上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经过讨论，章程被修改，删除了第二条：“... 并应成为南方浸信会的辅助机构”。删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让每个地区协会、教会和个人成员自由地通过他们可能选择的任何协会为一般的传教目的贡献资金。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密苏里州各阶层和各党派的浸信会成员都建议在一个总的州组织中合作开展慈善和福音工作。

本届会议因一些来访者的出席和咨询而欢欣鼓舞，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州的J. L. Burrows长老、阿拉巴马州的M. T. Sumner长老、伊利诺伊州的S. M. Osgood长老、南卡罗来纳州的A. D. Brooks长老、奥尔顿的R. E. Patison长老和圣路易斯的G. J. Johnson长老。

显然，该协会的上述行动引起了一位有名望的（但对我们来说是不知名的）浸信会牧师的以下不实之词，并发表在《密苏里的殉道》第二卷第369页。该作者说——

“1867年的大会于10月在杰斐逊城举行。新宪法的‘测试誓言’被搁置，大会改变了政策，并规定了三件事作为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合作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1）继续保持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辅助关系，以确保他们对我们在本州的工作给予同情和帮助。

“（2）董事会继续留在圣路易斯，作为最适当和有效的业务基地。

“（3）明确承认浸礼会的教义，即所有浸礼会成员，不分种族或肤色，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我们的理事会，享有豁免权和特权。

“这使密苏里州的浸信会处于被出卖给北方浸信会的状态，并从此受制于纽约国内传教会的要求；现在密苏里州教会的机构和机关都在该州的政治浸信会成员手中，而真正的浸信会成员却被剥夺了他们应有的遗产，并被剥夺了基督教团契的祝福。上述事实是由本州浸信会的一位消息灵通、声誉卓著的成员和牧师提供的，”等等。

我们不建议为州议会的成员道歉。也许他们在该机构的历史上犯了一些错误，该机构是在政治激动的压力下组织的。我们只需知道，在大会的三次会议之后，它被解散了，和平与和谐得以恢复。

但是，关于上述由“一位消息灵通、声誉卓著的成员和牧师”提供的来自密苏里州殉道者的声明，我们只能说，就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事实而言，这些声明几乎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总会确实在她的章程中删除了使她“附属于南方浸信会”的条款，但自1845年以来，她就没有附属于国内传道会了。她非常明智地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每个人和每个教会。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总会也没有把它的董事会搬到圣路易斯；浸信会州会议的董事会也没有继续在那个城市。

总会从来没有拒绝过“北方”或“南方”浸信会成员的团契和会员资格，但在不和谐和混乱的情况下，她的大门同样向所有人敞开，因此她被一个所谓的“有名望的牧师”诽谤，如上所述。我们的一些教会有时不得不拒绝某些可能是“有名望的牧师”的“会员资格和团契”，可能密苏里的殉道者被这些（不）“有名望的人”所“收买”。

1867年末，长老J. 罗宾逊（J. M. Robinson）接受了总协会董事会通讯秘书和总代理的职位。他积极成功地开展工作，在截至1868年8月8日的一年中，用于协会目的的捐款达到了6,260.10美元。董事会雇用了28名当地和巡回传教士，他们报告说，他们共计工作了4797天，主持了688次洗礼，组织了15个新教会；147个教会向协会基金捐款。在1868年和1869年，长老罗宾逊继续担任通讯秘书，并为教会提供服务。虽然他因生病而受到很大阻碍，而且只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做工作，但他的成绩却仅略低于前一年。有34人在董事会的主持下进行了传道服务，并为协会的资金贡献了4,898.71美元。传教士们报告了3215天的服务和832名信徒的受洗。

1870年10月13日，协会在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教堂举行会议。前一年的主持人Noah Flood牧师被再次选举为该职位。通过总委员会和向该总委员会报告的地区协会委员会，在这一年中共收集和支出了8,096.44美元。本届会议

结束了罗宾逊（J. M. Robinson）牧师作为通讯秘书的任期，协会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

1871年，当该机构在克林顿开会时，W. R. Rothwell牧师作为通讯秘书出现；有16名传教士受雇于该委员会；协会已向他们支付了约2000美元。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通讯秘书的旧职务或头衔被换成了国内传教士的主管。1872年3月，J. Hickman牧师接替了Rothwell博士的职务，前者在一月前辞职。马斯顿（S. W. Marston）牧师于1873年应召担任此职，并被任命为州传教会主任。他的第一份报告是在塞达利亚（第一浸信会教堂）提交的，协会于1874年10月在那里举行了会议，报告显示这一年共筹集了4,903.73美元。这一年，董事会或长或短地雇用了18名传教士，向他们支付了1320美元；有605人受洗，12个教会被组织。该协会于1875年10月在圣约瑟夫举行会议。整个州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教会似乎尤其感受到了它的压力。

S. W. Marston牧师继续他作为传教士主管的工作；347个教会被登记为捐款者，捐款数额为4,916.51美元。本届会议开始时，董事会的债务为1,420.72美元，比前一年的债务少729.16美元。

1876年在汉尼拔举行的会议是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举行的。在之前的6月1日，S. W. Marston牧师辞去了他的州传教会监督职务，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投票决定免除付费旅行代理人的服务，J. D. Murphy牧师被任命通过邮件和报纸开展工作，直到年会召开。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所带来的尴尬，更不用说仲夏时节募捐不足的情况了，几乎没有成功的余地。全年从教会、个人、广告等方面筹集的资金总额为3,377.43美元。汉尼拔会议后不久，约书亚-希克曼牧师再次被聘为通讯秘书，并在最大的挫折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前一年在执行州级宣教方面缺乏活力；因未支付工资而产生的不满；以及整个州的普遍财政困难，都是阻碍成功的巨大障碍。为协会的目的收集并通过其财库的金额

为1,945.35美元；此外，各地区协会向相应的秘书报告，作为总协会的辅助机构，支付了3,351.42美元。董事会在1878年会议上的报告表明，工作相对失败，全年的实际收款只有1,511.20美元。

当董事会在1878年会议后立即开始工作时，前一年的四位传教士和前通讯秘书向董事会提出了对所提供服务的索款。除了这种尴尬之外，还有对代理制度的强烈反对，在这种反对的影响下，协会发出指示，将通讯秘书“在外地”的时间限制在“整个时间的二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W. Pope Yeaman博士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担任了通讯秘书的职务；募集到了2,461.03美元（包括尼尔基金），一些旧的债权和新的债权都得到了偿付。在1880年会议结束的那一年，叶曼博士继续担任通讯秘书，只把部分时间用于实地工作。在这一年里，董事会雇用了17名传教士；收款总额达5,753.8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并认可董事会的方法和通讯秘书的精力，协会建议保证叶曼博士的全部时间，并给予宽松的补偿，使他能够放弃所有其他的工作。他几乎把自己奉献给了这项工作，在年底（1881年10月21日），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总收入为11,199.69美元，其中董事会支付了8,875.41美元，雇用了33名传教士。

多年来，执行委员会位于霍华德县的费耶特。1866年，它被移到哥伦比亚；然后在1873年或74年移到圣路易斯，一直到1878年。In 1881-2 委员会成员包括Rev. J. C. Maple, president; Rev. T. W. Barrett, recording secretary; J. A. Guthrie, treasurer; Rev. W. Pope Yeaman,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Rev. J. D. Murphy, Rev. Wm. Harris, Joel Guthrie, J. M. Gordon, T. M. James, A. G. Turner, A. C. Avery, Rev. G. A. Lofton, Rev. J. Reid, C. H. Hardin, L. B. Ely, Rev. J. T. Williams, Rev. W. W. Boyd, Rev. W. J. Patrick and N. T. Mitchell.

[由于他们在其他劳动领域的特殊突出地位,总协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的简况已在其他地方介绍过。]

希克曼阁下。这位基督教贵族是肯塔基州波旁县人,生于1821年11月21日。他的父亲大卫-M-希克曼上尉在小大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波恩县,并在离小波恩菲姆教堂不远的地方定居。他在波恩费姆学院接受了相当宽松的教育,15岁时,在菲尔丁-威尔霍特(Eld, Fielding Wilhoite)的宣讲下,他信了教,接受了洗礼,并与浸礼会成员结合。

他所居住的博恩县为他提供了一个议会席位,而他也在议会中为博恩县赢得了荣誉。他是第一个为支持公立学校而设立州税的法案的作者。无论他在哪里,他都充满了进取心。他非常谦虚和隐忍,从不追求名望,但似乎更经常被要求在他的人民的理事会中担任重要职务,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宗教。他多年来一直是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主持人,在他去世的时候是总协会的主持人。

D. H. Hickman是一位最和蔼可亲的基督徒,是教派中最自由慷慨的人之一。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捐赠捐赠了5,000美元,并以其他方式为该机构提供了大量援助。他没有拒绝过任何慈善机构。他是在哥伦比亚建立浸信会学院的首要人物,现在被称为“斯蒂芬斯学院”。作为一个捐助者,他的生活准则是“按主的恩赐”给予。他对作者说“我赚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要为主的事业奉献”。

1869年6月25日,在哥伦比亚附近的住所,他因肺部充血和脑部低血症而去世。在哥伦比亚镇举行的葬礼上,跟随他的遗体前往墓地的队伍是该地区有史以

来最大的一次。

威廉斯 (ALVIN PETER WILLIAMS) —A. P. 威廉斯博士突然去世的消息在该州的整个教派中产生了广泛的悲痛，是的！几乎在整个土地上，无论东西南北，都是如此。在该州，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离去会引起如此普遍的悲叹。所有人似乎都意识到，以色列的一位王子已经倒下了。

我们从《格拉斯哥日报》上剪辑了以下关于他死亡的通知。

“A. P. Williams长老于1868年11月9日星期一在这个地方英年早逝，情况如下。他在他的朋友W. J. Key先生那里停留，他的住所位于一座高山上。当天下午3点左右，他开始回家，牵着他的马走在山路上。

“在山坡上，就在围墙外靠近大门的地方，在试图上马时，他的马刺击中了马，导致马跳下约六英尺高的堤坝，把威廉斯长老猛地扔到地上。人们看到他摔倒，立即有人来救他。他被抬起来时几乎失去了知觉，但很快就清醒了，并被带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当时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身上没有察觉到任何瘀伤。柯林斯医生和索斯沃斯医生，两位优秀的医生，被立即叫来，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挽救他的生命，但都是徒劳。一条血管破裂，随后出现了内出血，导致他在事故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内死亡。他在死前约20分钟还保持着清醒。他在呼吸方面似乎很痛苦，想要经常被抬起来，然后再放下来。

“他的遗体在周二早上被带回家，在离格拉斯哥8英里的萨林县的剑桥或附近。周三，格拉斯哥的共济会成员和周围地区的大量公民参加了他的葬礼。

“威廉斯长老是该州最杰出的浸信会传教士之一。他大约有五十五或六十岁的年龄。在讲坛上再也听不到他雄辩的声音了。他已经在更好的土地上安息了”。

密苏里州有幸成为A. P. 威廉斯的故乡，他于1813年3月13日出生在圣路易斯县，是刘易斯-威廉斯长老的长子和第四个孩子；他是密苏里州先锋传教士中最著名和最有用的人之一。

“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位福音牧师，并感到给他的儿子提供教育机会的重要性，但这种便利并没有提供给他，因为在那个早期，牧师们比现在更穷，工资也更低。为了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体力劳动，这在今天的州内并不罕见。此外，在这个西部州，学校当时很少，而且质量很差。年轻的威廉斯在农场劳动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从而帮助他的父亲养家糊口。在他结婚并进入牧师行列后的几年里，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从事这项工作。”(Rev. Dr. A. H. Burlingham's Sketch, p. 7.)

为了说明他是如何克服障碍的，有这样的记载，在他传道的早期，他以每百个50美分的价格制作钉子，以支持他的家庭和购买他的书。

他的皈依发生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当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时，他犯了一个在他之前成千上万人都犯过的错误，即他必须能够提供一个神圣的祈祷，上帝才会听他并回答他。他的负担不减反增，直到最后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基督来救赎，他的精神才变得平静。他立即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洗礼。第二年，也就是他生命中的第17个年头，在圣约翰教堂的召唤下，他被按立从事福音事工，他的父亲刘易斯-威廉斯和大卫-斯蒂茨担任按立长老会成员。

他在浸信会教派中普遍发挥的奇妙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崛起的州，在他早期的传道中并没有显示。但上帝显然有意让他成为我们浸信会锡安的领袖，为

此他遇到并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没有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或教育的情况下，他要在世界范围内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说有哪位年轻的牧师注定要在这一行业取得杰出成就，在其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那么这位年轻人就是已故的阿尔文-彼得-威廉斯。但是上帝赋予了他罕见的智力，并在他的灵魂中点燃了对知识永不满足的渴望”。(Dr. Burlingham's Sketch. p. 10.)

年轻的威廉斯没有耽误时间，也没有放过任何改进的机会。尽管他马上就进入了积极的牧师生活，既是牧师又是传道人，而且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家庭的部分生计，但他在几年内找到了时间，获得了足够的希腊语知识，使他能够阅读新约的原文，并使自己成为亚波罗，“在经文里有能力”。他一生都遵循这样的习惯，在骑马赴约时阅读和研究他的圣经。

他的记忆力非同一般，能以惊人的清晰度保留《圣经》中的短语，或他所看到、听到或读到的任何东西。他常说，“如果《新约》丢失了，他认为他可以凭记忆将其补上”。“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能干的神学家，“喜欢把争论作为达到真理的手段，但从不在辩论中寻求丝毫优势或不公平。作为上帝话语的安全阐释者，这个州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因为思想的独创性，以及冷静、仔细的基督教的彻底性，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通过笔，“他无疑比美洲大陆上的任何其他人都与安德鲁-富勒有着更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下是J. H. Luther牧师的证词，出现在我们的一份主要宗教期刊上。

“作为十九世纪浸信会文献的贡献者，威廉斯博士被我国最优秀的学者和雄辩的神学家之一称为“美国的安德鲁-福勒”。提到这种赞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860年他对我们的回答，当我们手拉手走到教堂的时候，他说，“听到博士的这一赞美，我很惭愧。我只是在我的工作中试图说明困扰我们这个大山谷

里的人的错误。”他具有韦兰的朴实，富勒的正统，西部先锋的直率和直言，以及亨利-马丁的认真。他的作品，以及他随时准备好的笔下的偶尔的素描，可以写满一卷，并使他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密苏里州的传道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都是以他的胜利来说明的。按照这个词的一般含义，他不是个复兴者。然而，他是一个原始类型的传道人，没有采用假宗教家的哗众取宠来吸引群众到他的教会，并避免每一个没有被开明的理性认可的展示。他有时可能会费尽心机地展开他的论点，以便让最简单的人也能掌握它；但随着他的分析的完成，以及他的主题公平地摆在他的听众面前，他就像一个巨人一样超越了每一个令人沮丧的环境，通过他独特的口才和有说服力的举止带着每一颗心。那么，密苏里州的会众看到和钦佩的不是威廉斯；而是呈现给堕落的人的崇高主题—同样甜蜜的古老故事，从一个耶稣所爱和尊敬的门徒口中说出，使他成为灵魂的赢家。

“作为一名牧师，威廉斯博士是无可比拟的。在讲台上，在炉边，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他把自己当作亲切的牧羊人，庄重的主教，有说服力的教师，赢得每个阶层的感情，巩固他的教会，反对各种形式的错误。在他的评价中，教牧的职位高于其他任何职位。尽管他作为传道人的劳动是巨大的，导致了許多教会的组织，尽管他对新闻界的贡献从未间断过，但他还是着重放大了他作为几个教会的牧师的职务。他喜欢为病人和悲伤的人服务；他是年轻人的朋友，是那些被罪恶所累或被错误的宗教所害、不遗余力地寻求他的指导的人的老师。今天，许多家庭因为这位忠诚的牧师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在他完整的性格中结合了传道人的口才、顾问的智慧和朋友的感情。”(Central Baptist, Vol. I, No. 16.)

威廉斯博士的布道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而且非常通俗，所有人都能理解。传讲福音是他的乐趣所在，当他讲述恩典的伟大主题时，他经常会达到很高的

雄辩水平。他的整个灵魂都在燃烧。作为对基督的奉献和对人的爱的燃烧物，他将把它投入到他所介绍的具有永恒利益的主题中，有时他将变得绝对压倒性。

他的巡回工作使他走遍了密苏里州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除此之外，在1857-8年之前，他还在列克星敦、里士满、圣约瑟夫、利伯提、欢乐岭和普拉特县的其他地方花了一些时间从事牧养工作。从1844年1月欢乐岭教会成立开始，他在该教会担任了十年的牧师。同年（1844年），他在克莱县利伯提组织了第二浸信会，在雷县组织了里士满教会；同年（1844年），他率先组织了北利伯提协会，组成了该机构的四个教会中的三个。因此，他可以被视为北自由协会之父，该协会从四个弱小的教会开始，处于该州最大的反传教协会之一（钓鱼河）的中间，但现在在效率上，在密苏里的浸信会教派中不次于任何组织。

早在1843年，威廉斯（A. P. Williams）的名字就与该州的浸信会总会联系在一起，那一年他从列克星敦的教会来到这里。当时他开始崭露头角，被任命为三年一度的大会的三位使者之一，该大会将于次年四月在费城举行。

他曾在沃伦斯堡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搬到了萨林县，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

他是迈阿密教会、伯特利教会和雷霍博特教会的牧师，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好望角教会。在他事奉期间，他对成千上万的灵魂的改变起了作用，据说有三四千人接受了洗礼，他对这项服务非常满意。

1863年，他首次当选为总协会的主持人，并连续四届担任这一职务。他一生中作为作者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本165页的合订本，题为《主的圣餐》。关于

这个问题的圣经和逻辑论据都以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简而言之，它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而详尽的讨论。

以下是威廉斯博士的纪念文章，发表在南方浸信会的会议记录上。（1869年的会议，第27-’8页）。

“密苏里州的A. P. 威廉斯牧师，D. D.，是本会和本会所代表的所有利益的一位非常荣幸和深受喜爱的朋友。上帝赋予他非常清晰、有力和活跃智力，这种智力没有经过早期的培养，但经过多年的学习，得到了精心的调教，储存了丰富的圣经知识。这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更有逻辑性、辨别力和创造性的头脑。他在早年就把自己的所有能力都奉献给了福音事业。他在讲台上，在平台上，或者在笔下，都同样有效。通过性格的力量、健全的判断力、调和的举止和不断的努力，他使自己在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中名列前茅。”

“在威廉斯（A. P. Williams）事奉的早期，他与她结了婚，在他活着的时候，她是他作为基督公仆的辛劳和牺牲的忠实分享者，现在主人已经先召唤了她的丈夫，她在悲伤和希望中等待着与他在永不断绝的地方结合。”（《伯林翰博士素描》，第9页。）

A. P. Williams是四个兄弟中最年长的，他们都是浸信会的牧师，其中一个叫Perry D.，已经去世；另外两个叫Isaiah T.和Milton F.，现在住在本州。

诺亚-弗洛德—多年来，诺亚-弗洛德牧师是密苏里州浸信会教派的一名牧师，该教派对他非常尊重，只要有机会就很乐意向他致敬。现在他去世了，他们对他的名字和记忆都很神圣。

他于1809年6月1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谢尔比县，是约书亚和玛丽-弗拉德的第五个孩子——前者是光荣的英国父亲，后者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他的父母都具有很强的智力。

他们属于浸礼会教派，并以这种信仰养育子女，并在将近四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他们被允许见证整个家庭的孩子都信主。小诺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问关于死亡和神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虔诚的母亲就相信他将成为一名福音牧师。

他有限的早期教育是在他父亲的农场附近的一个木制校舍里获得的，18岁时，他能读、能写、能拼，并能破译“三的单一规则”，这是他的老师，一位老革命军人，在算术方面能做到的极限。在童年时期，他就受到宗教的熏陶，但他那颗顽固的心要反抗上帝，他把上帝仅仅看作是一个暴君。在他临终前，他对自己的皈依作了如下描述。

“大约在1824年，整个肯塔基州的那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宗教觉醒，当时我被引向对自己灵魂状况的认真反思，如果我是在现代复兴者的指导下，毫无疑问，那时我就会被诱导加入教会；但当时的习俗是，那些寻求加入教会的人要讲述他们的信仰经历。教会非常谨慎，如果可能的话，在邀请人们加入之前，要确定上帝是否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可敬的阿布拉姆-库克（Abram Cook）当时是这个州那个地区的宗教教师，他很谨慎，希望我不要犯错。我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直到1828年左右，我觉得与上帝的子民结合是我的责任和特权”。同年7月，他与肯塔基州谢尔比县的六英里（现在的克里斯蒂安斯堡）浸信会联合起来。

由于特殊的天意，1829年10月，诺亚-弗拉德被领到密苏里，并在圣查尔斯定

居，在那里他从事裁缝的工作，以获得上学的费用，同时学习普通学校所教的科目。从圣查尔斯到马里恩县的马里恩学院，在纳尔逊博士的管理下，他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愿意靠朋友或弟兄们的施舍生活。

在马里恩学院上学时，主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让他公开出现。此时，一小群浸礼会成员在离学院不远的地方做礼拜，他们被称为小联合教会。诺亚-弗拉德在这些人那里找到了一个精神家园，并为他们和他们的成功激起了他的同情心。1832年12月，那群基督徒呼吁他发挥他的传道天赋，那天他们给了他传讲福音的许可。到这时为止，他从未提过他想传教的愿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正确地推断出，当上帝在教导和准备他的工作时，他也同样在向教会的思想施加相同的印象。

在他第一次尝试讲道之后的那个春天，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与一位年长的弟兄结伴，开始去参加一个距离约40英里的聚会。傍晚时分，他们在一户人家停留了一整夜。一片乌云似乎笼罩着他。在树林里的两个小时里，他独自带着他的《圣经》寻求上帝的帮助。他的思想最终被引导到提多书2：11-15，他从这本书中讲道，神与他同在。他自己的心被填满了；人们在哭泣和祈祷；在这里，神给了他第一个显著的赞许证据。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他在学校的教室里讲道，并加强薄弱的地方。

他从马里恩县到得梅因河做了大量真正的开拓工作，并证明自己非常适于组织和奠定有用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这个领域，他是组建许多教会的工具，其中第一个教会是克拉克县的圣弗朗西斯维尔。另一个是福克斯河。在这项工作中，他经常与长老James Lillard和Jer. 泰勒（James Lillard）和杰尔-泰勒（Jer. Taylor）同工，他们是密苏里州东北部的两位早期拓荒者。

从这个领域，上帝指引他到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1834年至1850年，他在那里与J. M. 弗罗斯特和塞缪尔-贝克博士一起参加了舒尔特夫学院。这三个人在为牧师做准备时，会砍伐绳索木材和开垦土地，以获得支持手段。在奥尔顿学校的时候，弗拉德先生在科尔比博士手下学习了五个月的神学。

他从奥尔顿去了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在那里教书和讲道。在这里，他的学习得到了内森-艾尔斯（Nathan Ayres）长老的帮助，他后来是他的姐夫，对他的作用贡献很大。

1838年，他被埃尔克霍恩岔路口的教会按立为福音牧师，同年6月19日与利维萨-简-艾尔斯小姐结婚，她是一位高尚的女基督徒，为了允许他离家传福音而承受了许多艰难困苦。她和六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都在他身边。

1839年10月，诺亚-弗拉德回到密苏里，在卡拉威县定居，他注定要在那里为浸信会事业做出许多贡献。他与反传教士的精神争夺每一寸土地，这些精神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他相遇。他定居在该州最强大的反传教士中间，得到了他们队伍中最强壮的人的支持，其中有西奥·Boulware和Thos. P. Stephens。

他的反对者警告人们反对他，并对他关闭了他们的聚会场所。在该地区唯一对他开放了一段时间的教堂被称为“Brick Providence”。他在卡拉威县的第一年充满了考验和挫折，以至于他经常受到诱惑，想离开去另一个地方；但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35节中的语言：“举目望着田野”等等，似乎是直接对他说的，他决定留下来。他甚至被反对派从讲台上公开指责为“雇工”、“金钱猎手”等等；但这些都打动了。上帝帮助他，他继续前进。人们蜂拥而至，在学校、私人住宅和小树林里听他讲道，而许多看似天意的情况帮助了他，往往导致了教会的建立。

在卡拉威县时，组织的第一个教会是里奇兰，现在已经很强大，很有用；在这之后，以下教会全部或部分是他的劳动成果。大草原（Grand Prairie）、团结（Unity）、联合山（Union Hill）、霍尔布山（Mt. Horeb）和干叉（Dry Fork）。

1852年，他从卡拉威的田地搬到了霍华德县的费耶特。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58年，并担任费耶特、胡桃林、锡安山、吉利山和查里顿教会的牧师。1858年，他搬到亨茨维尔；然后在1863年搬到罗诺克。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积极从事劳动。

他生命中的黑暗时期是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积极的人，经常通过大胆而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同情南方，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都给予他诚实和真实的评价，他最极端的对手也尊重他。本州伟大的兄弟情谊永远不会忘记他于1867年在密苏里州莱克星顿的总会中发表的大胆而富有男子气概的演讲，当时他坦率地说出了不满的原因，并为相互解释开辟了道路，从而使我们在本州的教派利益得到了更充分的结合。也许会场上没有其他人有胆量发表这样的演讲。然而，它却产生了巨大的好处。战争结束后，密苏里浸信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亚-弗拉德的影响。他理解了真正的分歧，看到这些分歧可以而且应该被抛开。基于这一信念，他采取行动，把那些与他疏远的弟兄们放在心上；在临终前，他表达了对他们的大爱，他说他“比以前更欣赏、更爱他们”。他的爱得到了回报，因为在他最后的病痛中，许多这些教友来探望他，与他一起哭泣。

1865年，诺亚-弗拉德搬到了布恩县，并于1873年8月11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哥伦比亚结束了他非常有用的尘世生涯，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深爱他的家人和亲爱的朋友围绕着他枯槁的身体。他的死亡是一个完整而彻底的胜利。

他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死（他病了大约12个月），已经为那个庄严的时刻做了安排。

从其早期的历史来看，他是总协会的一个显要成员。他曾担任传教士和财务代理，并特别积极组织她的教育利益。威廉-朱厄尔学院是他培养的特殊对象，也是他恳切祈祷的对象。虽然他自己没有享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的好处，但他却非常欣赏这种教育，并乐于帮助别人获得这种教育。

XERXES XAVIER BUCKNER 是密苏里州浸信会事工中最杰出和最有用的成员之一，为了总协会的利益，并准备好每一项好的工作。

他于1828年2月2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斯宾塞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在那里，他学会了那些自我否定和正直的习惯，这些习惯是他一生的显著特征。大约19岁的时候，他做出了公开声明，信仰宗教，并接受了洗礼。在他的家乡，他加入了Plumb Creek浸信会的团契。该教会授予他讲道的许可，之后又从该教会发出了授予他圣职的呼召。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学生，首先在华盛顿山学院学习。后来在乔治敦学院。他在这两所学校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地位。由于他取之不尽的幽默感，以及他天生的善良，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尊敬。

在他的少年时代和成年早期，他非常受欢迎。他有唱歌的天赋，天生就有一副非常甜美的嗓子，而且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超过了一般人。当他完成学业后，或者说当环境迫使他放弃他热切希望进一步追求的东西时，他离开了大学，成为他家乡泰勒斯维尔和菲什维尔的教会的牧师。因此，他的牧师工作是在那些从小就认识他的人中开始的。他的劳作没有白费；灵魂得到了改变，教会得到了加强。

1855年秋天，巴克纳弟兄来到了莫桑比克的哥伦比亚。他应召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经过恳切的请求，他接受了这一职位，优先于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所有其他职位。当时的哥伦比亚和现在一样，周围是一个富裕和繁荣的社区。人们大多来自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他们精力充沛、好客、聪明。虽然这些是农业社区的特点，但县城的公民却以其有教养的精致而闻名。这里有州立大学，它一直在蓬勃发展；还有几所蓬勃发展的年轻女子学校。

他来到这个民族中，是一个胆小的年轻人，害怕作为一个年轻牧师必须经历的可怕考验。他成功地经受了这一考验，并不断获得社区的信任和尊重，直到他为耶稣的宗教发挥了影响力，只有他才能发挥“指向天堂并引领道路”的影响力。

在哥伦比亚居住了近两年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他既是教师又是牧师，他于1857年9月3日与克拉拉-莫斯-普鲁伊特小姐结婚。这段婚姻被证明是最幸福的。没有人比X. X. Buckner找到一个对基督的工作更真诚、更投入的妻子。只要他有可能讲道，她就鼓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福音。

在他们结婚当月的第21天，巴克纳先生和夫人在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女学院住了下来。这所学校现在被称为“斯蒂芬斯学院”，其起源于巴克纳先生的一项建议，他是第一个为浸信会提出这样一项事业的人。但当时他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因此资金主要是由其他人提供的。希克曼、普鲁伊特和其他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都是这项事业的主要朋友。杜林博士在他安葬在哥伦比亚时的布道中说：“他的大视野，包含了这里的学习机构的重要性。他构思了在哥伦比亚建立一所浸信会女子学院的想法，协助购买了财产，并协助启动了教学部门”。

在哥伦比亚劳作了大约五年之后，巴克纳弟兄在大部分时间里履行了牧师和教师的双重职责，在布恩维尔定居。在这里，他开始了作为牧师的工作，把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教会中。从当时的简要记录中，我得知他于1860年1月17日接受了博恩维尔教会的照顾职责。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以及之后直到五月初，他几乎每天都在讲道。许多人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在博恩维尔、锡安山和费耶特，在他高举十字架旗帜的地方，罪人被征召参加光荣的皈依。

五月，他访问了他的家乡。在那里的亲戚中呆了一个月后，他回来了，并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博恩维尔讲了三场道。充满爱心和赞赏的弟兄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传道人的肺不是用钢铁或铜做的？在夏季和秋季，他协助了一些聚会。他的劳作是持续的。他经常周六、周六晚上和周日三次讲道。他下午的讲道经常是向有色人种宣讲的。他提到了在哥伦比亚、尼波和其他地方的长期聚会，在这些聚会中，我们毫不怀疑取得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加入了教会。这篇文章的局限性不允许作出具体说明。

在这些持续的劳作中，骑行二十五或三十英里去赴约，然后向众人讲道，再骑到远处的房子里过夜，有时生火，有时不生火，有时睡在舒适的房间和好床上，有时睡在露天的小木屋里，睡在硬而不舒服的草垫上，我们在这种两年的劳作记录中发现了疾病起源的秘密，这种疾病使他不再积极从事传道工作，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作，结束了他致命的生涯。

他很快发现，他在布恩维尔得到的教会支持不足以支付他的家庭开支。因此，为了不让饥饿的狼靠近，他去了乡下，开始在一个私人家庭教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得出结论，如果他必须教书，那么他就应该正确地去做。因此，他回到布恩维尔，购买了房产，把它装修得很有风格，很快就拥有了该州最兴旺的学校之一。为了说明他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从事教学工作的，我在这

里要提到一个事实。大约在他离开哥伦比亚的时候，他被选为列克星敦浸信会女子学院的院长，由于他迫切希望完全从事牧师工作，他拒绝了这个职位。在博恩维尔，他很快就拥有了一栋好的校舍，并配备了所有必要的设备，以成功地开展一个为年轻女士服务的高等级机构。

几年后，健康状况的恶化开始警告他，他无法承受讲台和教室的双重职责。在健康状况不佳的驱使下，他离开布恩维尔，成为堪萨斯城的居民。当时，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城市的投资证明了他的智慧和远见。他无法获得自己的同意而完全成为一个商人。虽然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讲道，而且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担任西港教会的牧师，但他还是希望能更充分地参与基督的工作。因此，他搬到了自由城，并再次承担了两份的工作。他成为自由城女学院的校长和教会的牧师。又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他再次举家迁往堪萨斯城，当时他决定以堪萨斯城为终生的家。他保持了这一决定，尽管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说要把家安在哥伦比亚，现在他的遗体就睡在那里。

这个州的浸信会教派不能没有他的服务。主人赐给他的礼物是非常需要的。他很快就被召集到威廉-朱厄尔学院的院长和朋友那里积极工作。他卓越的财务能力在这里有充分的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1867年4月，他被任命为该学院的代理，并做了非常多的有效工作。现在他又被推到前台，领导为浸信会州立机构筹集捐赠资金的重要事业。他自己做了大量的贡献，如果不是他的体力不支迫使他放弃了这项工作，学院的财务状况毫无疑问今天会比现在更加兴旺。他很快发现，他不可能离家很远来履行学院财务代理人的职责。如果他这样经常离开他的家人，他就不能为工作的成功做必要的发言。

在过去的八年里，上帝在世俗物品方面大大地祝福了他，他知道如何为神圣的救世主的事业使用他的手段。他的慷慨只受到他能力的限制。他的生活验证了神圣的应许：“富足的灵魂必得肥美；浇灌的人自己也必得肥美”。

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期间，在D. L. Shouse执事的住所召开了一次弟兄们的会议，为在堪萨斯城推进救世主的事业制定方法和手段。他从他的病床上传来消息，虽然他不能亲自与弟兄们在一起，但他的心是在的，而且可以指望他在实施计划所需的手段中承担全部份额。

1872年1月19日晚上12点前15分钟，巴克纳牧师（X. X. Buckner）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但正如大家所相信的那样，正在慢慢恢复。在他死前20分钟，他抱怨呼吸急促，在任何援助能够提供给他之前，他已经过了生命河。

他的葬礼于周日下午3点在第一浸信会教堂由牧师主持。该市各教派的许多牧师都到场了，还有普通学校董事会，他是该机构的荣誉成员。屋子里挤满了人，从未有如此庄严的听众等待着圣所的服务。他的遗体随后被运往哥伦比亚安葬。斯蒂芬斯学院的理事们作为送葬者，先把他的遗体抬到他岳父的家宅，然后在下午2点送到浸信会教堂，在那里，所有的听众都在聆听杜林博士的雄辩，他说：“我做什么你现在不知道，但你以后会知道。”慈爱的朋友们随后将他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在那里等待最后号角的召唤。他可爱的妻子，他的五个孩子，以及该州的整个浸信会教派，都在为他的损失而哀悼。

约翰-B-沃纳尔—是一个具有威严的个人形象的人，身材魁梧，有坚实的肌肉，强大的系统，诚实、开放的面孔和慈祥的目光。虽然他是一个教会私人成员，但他在教派中是一个力量。

沃纳尔兄弟出生于肯塔基州克拉克县，但在该州的老伯克教堂附近度过了他

的青年时代。他的父亲于1844年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约翰-B. 和G. T. 沃纳尔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杰克逊县。在生命的早期，沃纳尔兄弟以信仰的名义加入了西港的浸信会。堪萨斯城当时只是西港的一个落脚点，有一个单独的木板仓库。沃纳尔先生曾担任过两年总协会的主持人。他也是州参议院的成员，在那里，他的魅力是巨大的。

他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演讲者。他不是一个没有敬虔信仰的政治家。我们听到他对少数人说，当他的名字有望被提交给大会提名时，他独自在上帝面前祷告，把自己交给祂，并请求如果不是为了促进祂的荣耀，投票可能会反对他。不久，他就被提名了，即使不是完全一致，也是几乎一致的。他现在大约50岁，保守、庄重、仁慈，是一个高尚的人的类型。(Christian Repository, by S. H. Ford, 1874, p. 158.)

LEWIS BELL ELY. 一密苏里浸信会中最有用的人之一是L. B. Ely，他曾在总协会担任过三年的主持人。

他于1825年5月1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13岁时随父亲的家人迁往密苏里。1841年，在他16岁的时候，他信主了，第二年由长老Wm. Wm. C. Ligon洗礼，并与本教会结合在一起。

伊利弟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从事商业活动近四十年，最近才退休，现在正致力于学院的利益，他一直为该学院慷慨解囊，曾为该学院的捐赠基金捐出多达5,000美元，在他专心致志和成功的工作下，该基金正在成长为高贵而充分的比例。他在地上的财产中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在所有的场合，他都慷慨地使用他的手段来支持他的教派和它的利益。在密苏里州，没有人在

他的弟兄们的感情中占有更高的地位。虽然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而且似乎有点超过了生命的经线，但显然他只是处于一个最有用的职业生涯之中。

WILLIAM POPE YEAMAN. 是总协会的主持人，也是密苏里州浸信会教派中最有说服力和最受欢迎的牧师之一，他的名字是W. Pope Yeaman，大家都知道。

他于1832年5月2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是斯蒂芬-M. 和露西娅-叶曼的第三个儿子，前者是宾夕法尼亚州人，后者（赫尔姆小姐）是肯塔基州哈丁县人。他在他叔叔约翰-L-赫尔姆州长位于肯塔基州伊丽莎白镇的办公室学习法律，并在19岁时获得了他家乡县的律师资格。大约在同一年龄，他与同一县的伊丽莎-沙克尔福德小姐结婚。这位女士以其优秀的品质、旺盛的智力和妻子的奉献精神，证明自己是她丈夫的合适助手。

在九年的时间里，叶曼先生致力于法律实践，并在其专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特别善于做辩护人，并在他居住的司法区的许多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案件中被保留下来。

28岁时，在野心和责任感之间进行了激烈而漫长的斗争后，他屈服于自己的信念，认为自己应该传讲福音，并在肯塔基州的卡尔霍恩被按立为浸信会传教士。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在尼古拉斯维尔（Nicholasville），不久他就被召唤在该教会和费耶特县的东希克曼（East Hickman）之间分配时间，该教会的讲坛因可敬的迪拉德（Ryland T. Dillard）博士辞职而空缺，他已经连续37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了。

1862年，叶曼兄弟被召到凯文顿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在那里他接

替了S. W. 林德博士、詹姆斯-弗罗斯特和S. L. 赫尔姆博士等人。在东希克曼和科文顿，他的牧师工作都非常成功。1867年12月，他接受召唤，成为纽约市一个著名教会的牧师，他在那里的兄弟牧师中地位很高。在他的服侍下，教会的人数和影响力迅速增长。在纽约的协会会议上，他作为演讲者和辩论者的能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有人给他提供了沉重的金钱诱惑，让他留在纽约，但他对西部的向往使他在1870年来到了圣路易斯，在那里，他响应了圣路易斯的召唤，成为第三浸信会的牧师。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他的劳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教会在人数、财富、属灵力量和慈善方面都在增长，直到它成为该州最大的教会之一。

1870年，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教师和理事们授予叶曼弟兄神学博士学位的荣誉。

在来到密苏里后，叶曼博士立即与他的弟兄们的伟大教派事业产生了共鸣，并从那时起就一直是密苏里浸信会机构和利益的坚定和自我牺牲的朋友。虽然受到攻击和诱惑，但他从未在教派教育、传教士和日常事务方面偏离自己原来的立场，在每个部门他都做了很多服务和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美好效果现在已经被教派所认识。1870年，他被选为圣路易斯协会的主持人，在该机构的连续六次会议上，他都被选为主持人。在第七次会议上，他拒绝了连任。

1875年，叶曼博士被选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辛勤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董事会高度赞扬了他对学院事务的管理。1876年10月，他辞去了圣路易斯第三教堂的牧师职务，把时间交给了《中央浸信会》的主编的工作。1877年4月，圣路易斯加里森大道浸信会成立，叶曼博士接受了一致的召唤，担任牧师，并在其中工作了两年，直到教会状况良好时，他才辞职，在他的要求下，长老J. C. Armstrong被召唤并接受。

在1877年的会议上，叶曼博士被选为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主持人，他作为主持人的高效、庄重和有礼貌的行为使他在该机构的每次会议上几乎都被一致选为主持人。几年来，他一直是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副主席之一；1880年5月，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举行的该基督教团体的会议上，他与佐治亚州前州长布朗、肯塔基州前州长莱斯利和阿拉巴马州的温克勒博士一起被选为该大会的副主席。

叶曼博士对神学的深入研究，他的分析能力，他的逻辑性和热诚的口才以及执行能力，加上他的和善精神和巨大的能量，使他在弟兄们的评价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他坦率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些不愉快的敌意的对象，虽然他无畏的信念宣言使他成为一些人的敌人，但他获得并保持着热情和众多的朋友。

1878年秋天，他被选为密苏里州总协会的通讯秘书，在这个职位上，他主持这个部门的教派工作的效率超过了最忠实的朋友的最高期望。

约翰-T-威廉斯—1826年3月19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莫纳克县，1836年随家人迁往密苏里。1844年，他加入了汉尼拔的浸信会，不久前接受了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把他最早的宗教印象归功于一位虔诚母亲的教诲。他觉得传扬福音是他的责任，于是在肯塔基州乔治敦学院学习了五年的课程，并于1852年毕业；然后在肯塔基州梅斯维尔的学院任教一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与密苏里州帕尔米拉的伯特利学院有联系，并担任马里昂县伯特利教会的牧师，该教会在他的服事下得到了许多复兴的祝福，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1857年，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并建立了路易斯安那神学

院，该学院很成功。他还担任了路易斯安那教会的牧师。

他被选为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女学院院长，1860年他接受并搬到该市。

他在这里继续工作了五年，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主持学校的工作，没有损失过一天。他还在哥伦比亚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1865年，他违背了许多朋友的愿望，辞去了这些职务，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并于1869年被选为浸信会学院的院长。在这里，作为牧师和教师，他继续工作了8年，在他的教友和社区的普遍支持下，他的地位不断提高。

1881年1月，威廉斯先生开始在密苏里州门罗县的帕里斯担任牧师，他在那里以一贯的精力为感激的人们工作，期待着来自上天的祝福。近三十年来，他一直积极从事密苏里浸信会的工作，同情他们的生活。

他在每个部门都与该事业的总体利益保持一致，并对其进行鼓励。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女性教育。几年来，他一直是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董事会成员，也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并担任了十年的总协会的书记员。威廉斯兄弟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我们最有用和最有效率的人之列，他现在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

LARKIN MERLE BERRY——是浸信会著名牧师W. C. Berry牧师的儿子，多年来一直担任《浸信会望远镜》和《卡罗莱纳浸信会》的编辑。他于1824年4月12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12岁时，他皈依并受洗，19岁时受到上帝的呼召，进入浸信会的牧师行列。21岁时，他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毕晓普小姐结婚。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几个著名教会担任牧师，直到1861

年的战争，当时他是北卡罗来纳州林肯顿浸信会的牧师，他是该教会的创始人。1857年和58年，他担任了南方浸信会国内委员会的区秘书。战后不久，他就接受了讲坛的召唤，成为基辅路易斯维尔波特兰大道浸信会的牧师。

他于1871年1月来到密苏里，负责Chillicothe教会的牧养工作，1872年5月，他被召到圣路易斯的Bernard Street教会。次年1月，他辞去了这项工作，并再次承担了传教工作，担任圣路易斯教会的地区秘书。

他的家人都在密苏里，而他却在肯塔基州。1876年，他参与了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代理工作。从那时起，他把索尔兹伯里作为自己永久的家，在不同时期在以下教会担任过牧师职务。索尔兹伯里、富尔顿、罗阿诺克、查里顿和凯特斯维尔，直到12月。

1879年，他开始从事州传教士的工作，担任地区传教士秘书，一直到1881年5月1日，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被迫辞职了。为了恢复健康，他去了一趟欧洲，走遍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德国。他回来后精神大振，现在正作为一名传道人工作，并以这种身份为促进浸信会的利益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长老贝里是一个具有罕见的布道才能的人；拥有最高等级的社会素质，是其教派信条的有力捍卫者。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像印第安人一样笔直，是一个完美的整洁模式，也是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绅士。

黑河协会。

黑河协会是由一个居住地组织起来的。在韦恩县的格林维尔，在一个贫穷和重要的宣教领域中。组成教会协会的有黑河、切罗基湾、哥伦比亚、大溪、熊溪和格林维尔，成员总数为188人。牧师是亨利-麦克马利、威廉-马科姆和S-温宁安。McElmurry是主持人，Sam'l J. McNight是书记员。在协会历史的前十年中，我们注意到以下新增的牧师名单：William Settle, B. Clack和N. G. Ferguson。

在1860年之前，每年都会定期举行会议。此后，直到1865年才举行会议，当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业务得以恢复，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所知道的中断事件。

从一开始，黑河协会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机构，其效率和成员不断增加，直到1850年，其教会数量为24个，成员总数为1079人。这一年，有12个教会被解散，大部分在韦恩县，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名称为圣弗朗索瓦协会。在上述教会解散之前，协会的范围已经扩展到韦恩、斯托达德、邓克林等县，甚至达到麦迪逊县。工作继续繁荣，教会增多，协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在增长。1857年，现任书记员C. B. Crumb说，“另一个由五个教会组成的聚居区成立了坎溪协会，在黑河留下了十八个教会。自上次提到的日期以来，该协会会议一般都在斯托达德县和邓克林县举行。”

我们拥有的第一份印刷会议记录是1860年的。标题页这样写道。“联合传教士浸信会黑河协会25周年纪念会议记录”。这次会议是8月31日开始，在斯托达德县的布卢姆菲尔德教会举行。会议记录给出了以下摘要。

教会：普罗维登斯、布卢姆菲尔德、砾石山、伯大尼、普莱森特、大草原、肯尼特、伯利恒、欢乐谷、巴勒斯坦、夏洛、橡树林、联合山、白橡树林、新希望、鸭溪、欢乐林、埃比尼泽、欢乐点、联合、友谊、康科德和卡斯托

尔维尔。最后三个是新教会。受洗人数为125人。会员总数为962人。

牧师。-R. P. Paramore, Sanders Walker, Edward Allen, F. W. Miller, W. B. Howell, A. D. Watson, Wm. W. Whyne, Wm. Macom, Jas. H. Floyd, Lewis L. Stephens, John Miller, Jonathan Snider和Tilford Hogan。

国内传教士委员会:R. P. Owen, A. B. Owen, Geo. Macom. Macom, Daniel Harty and Stephen P. Waltrup.

本届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本协会将不在任何教会中持有团契，若该教会容忍其成员出售酒作为饮料的做法，或将以任何方式鼓励使用醉酒饮料。

“决议：我们不承认任何在婴儿洗礼者手中接受礼节的人是受洗者。”——一致通过。

“决心，在使年轻人有资格从事福音事工方面，自由教育是对虔诚和热忱的有力帮助。教会有责任帮助那些有希望在传道中发挥作用，但又不能自我教育的弟兄们。（1860年的会议记录）。”

长老L. L. Stephens作为传教士服务50天，获得50美元的报酬。他报告了9次洗礼，50次家庭访问，以及43次讲道。

1866年，伯大尼（Bethany）、橡树林（Oak Grove）和巴勒斯坦（Palestine）教会派信和信使参加了31周年纪念活动。一个新教会Shady Grove被接纳。委任了一个宣教执行委员会，即B: B. R. Frazier, Wm. Ingrain, J. F. Herron,

L. L. Stephens and J. B. Recse。

八个教会，即，Little Vine, Four Mile, Spring Hill, Pleasant Grove, Antioch, Mt. Zion, Harmony and Liberty, 于1867年加入该协会。多年来协会的惯例是在周日进行宣教布道，并在布道后进行公开募捐。186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巨大的繁荣。

在这一年里，协会有30个教会和1,726名成员；去年有338次洗礼。这一年，传教计划发生了变化，使每一位牧师都成为协会的传教士，并指示各教会将为传教所筹集的所有资金支付给他们。

大约在这个时候，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冷漠；在工作方法上缺乏统一性。许多“计划”被尝试，但由于缺乏合作和资金，没有一个成功。1871年只报告了22次洗礼；1872年28个教会中只有13个教会派出了信使。其中八个教会为国内宣教送去了209美元，并向总协会派出了一名信使，以寻求援助，解决协会范围内的巨大贫困问题。

自1875年以来，该协会在人数上有所减少。她当时有27个教会，现在只有20个。会议记录没有显示这是否是由于解散或被辞退。然而，她的生命力和热心并没有减少。1878年，在巡回传道工作中花费了近300美元，卡林兄弟是传教士。现在，这些教会大部分位于斯托达、邓克林、佩米斯科特和新马德里县，其中一些教会以适度的方式参与促进主日学和国内外传教。有两个教会的成员超过100人；Landmark, 182人；Oak Grove, 153人。

四十六周年纪念会于1881年7月15日在斯托达德县的布卢姆菲尔德举行。R. P. Owen被选为主持人，C. B. Crumb为书记。显示出适度的繁荣。有几个教会曾享受过复兴。总共报告了70次洗礼。会议讨论了“年度牧师任期”的问题，

并建议各教会“不定期”地召集他们的牧师。黑河教会的工作做得很好！

牧师们：David Lewis, J. F. Bibb, W. H. Dial, T. B. Turnbaugh, R. H. Douglass, T. Hogan, W. G. Henson (licentiate), M. V. Baird, L. D. Cagle (licentiate), J. J. Wester, H. D. Carlin, M. J. Whitaker, J. H. D. Carlin 和 Stringer。

邓克林县的橡树林教堂被选定为1882年8月第二个星期五的聚会地点。

约翰-W-布朗（JOHN W. BROWN）是黑河协会的牧师之一。我们仅能收集到有关他的以下事实。他住在邓克林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牧师。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热忱的虔诚、认真的热情和不懈的精力的人。他是一位忠实的守望者，于1868年8月13日在战斗中去世。

ELD. L. L. STEPHENS—本协会的另一位牧师，曾在理事会中担任主席并作为传教士旅行，在1872年的某个时候去世。

ELD. J. H. FLOYD.—弗洛伊德是密苏里州克拉克县人，1832年出生。几年前，他的父亲一家搬到了邓克林县，1854年他在那里信主并与浸信会联合，1858年开始传教。他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苏里度过的，只有一年—1870-71年在德克萨斯州。

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以耕种农场为生，而他通常向三个和四个教会讲道，并每隔一段时间就举行长时间的聚会。他的死亡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弗洛伊德弟兄通常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参加长时间的聚会，这样一直持续到

他筋疲力尽，无法说话，不得不回家休息。只有永恒才会向人们展示这种人的辛劳和牺牲。他于1874年6月8日去世，当时他43岁了。

第六章。

联盟和自由协会。

1839年11月6日，在莫桑比克富兰克林县的圣约翰教堂举行会议，组织了“联合浸信会”。Eld. D. Stites被选为主持人，J. A. Mathews为书记员。与密苏里和富兰克林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这四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244人。信仰条款与大浸信会家族所采用的条款基本相同。每年定期举行会议，处理通常的例行事务，会员人数有了稳定但缓慢的增长。1845年，教会的数量增加到9个，成员增加到340人。这一年出席的牧师有J. H. 汤普森、D. 斯蒂茨、B. 利奇、C. 麦克斯韦和G. 卢瑟福。

我们接下来的记录是1851年的，当时有11个教会派信使参加印第安草原教会的会议。在她母亲富兰克林协会早期榜样的影响下，她成立了一个传道会，其执行委员会每年向她报告工作成果。从上述委员会今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事实。长老彼得和詹姆斯-威廉斯长老受雇进行巡回宣教，他们的工作导致组织了两个教会、四所主日学和126名信徒接受洗礼。为宣教目的筹集了160美元的现金和认捐，并在每个教会指定了一位弟兄作为收款员。

在1858年的会议上，没有看到传道会的情况，也没有看到外地的巡回传道者，更没有看到教会之间的繁荣。长老莫罗尔顿（Carrollton）的牧师墨菲（J. D.

Murphy) 以年轻牧师的身份出现, 并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介绍性讲道。他在这个领域出生、成长、信主并开始讲道。长老彼得-威廉斯 (Peter Williams) 在加斯科纳县新塞勒姆 (New Salem) 举行的21周年纪念会上被选为主持人, 以下教会的信使代表参加了会议。印第安草原、自由、普罗维登斯、杜波依斯、大波依斯、锡达福克、新塞勒姆、欢乐谷、泥泉、新希望和小羊群。其中最大的是新塞勒姆, 有73名成员。

彼得-威廉斯 (PETER WILLIAMS) 是先驱者詹姆斯-威廉斯的弟弟, 他是富兰克林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大约在1850年, 他从圣弗朗索瓦搬到富兰克林县, 并成为联合协会的三个教会的牧师。他是个穷人,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而努力工作, 但他仍是一个可接受的牧师,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功。Eld. 本杰明-利奇说到他。“我协助彼得-威廉斯兄弟组织了五个浸信会教堂, 并按立了四位福音牧师。他在奥沙县去世。我在他死前几天看到了他, 他很高兴, 说他在等待主召唤他回家”。

1862年的会议记录显示, 繁荣程度不高。这一年, 在教会管理方面出现了情绪上的分歧, 最终导致新塞勒姆教会、泥泉教会和自由教会的退出和随后被排斥。这些教会和另一个名为Bethel的教会于1869年聚集在一起, 组织了自由浸信会, 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存在了九年, 然后根据以下条款和条件并入旧机构。

“联盟的基础。

“鉴于在1862年, 联合协会的教会在教会管理的问题上出现了情绪上的分歧, 最终导致某些教会分裂成独立的机构, 形成了自由协会; 而且,

“鉴于自由协会在会议中接受了我们姐妹教会的提议, 将两个协会融合为一个

共同的团契，并成为一个团体；而且，

“鉴于我们认为没有有效的理由让我们继续保持两个独立的组织，从而使具有相同信仰和秩序的浸信会之间永远没有友谊，尽管都在为相同的目的工作；因此，

“决议，我们在共同的基础上联合成一个机构，称为联合协会，保留该机构的章程，但可根据联合后的要求进行修改；我们将致力于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耶稣，为善而聚，为推进救主的国度而聚。

“决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与自由协会的一个类似委员会会面，目的是选择一个举行协会联合会议的地点，并选择一些人宣讲年度布道，前提是自由协会接受这些提议。

“决议，要求自由教会的代表团在下次会议上向自由协会提出这些建议。”（《联合协会记录》，1878年，第10页。）

大约从1861年或62年开始，该协会似乎失去了活力，几乎没有做任何积极的工作，直到1866年，在富兰克林县的锡达福克教堂举行了28周年纪念活动；只有五个教会的信使报告了情况，其中四个教会送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有7次洗礼和166名会员。但到了1868年，她已经开始振作起来。这届会议在加斯科纳县的利伯提举行。两位传教士，L. M. Mahany和W. L. M. Mahany和Wm. Bridges，受本会和总协会的共同雇佣，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报告说，有100多人受洗，150多人加入教会，从各种渠道收到600至700美元。本届会议还增加了五个新的教会，即，Pleasant Hill (in Franklin Co.)，Hopewell，Mount Pleasant，Pleasant Hill (in Osage Co.) and Linn。1869年，14个教会报告了96次洗礼和497名成员。这些教会位于加斯科纳德、富兰克林和奥萨奇等县。长老L.

M. Mahany, Peter Brown, Wm. Bridges, E. C. Maxwell and H. F. Odum 是此时协会中活跃的牧师。第一位是本会和总会的联合传教士，薪水为550美元。

这种兴趣持续了几年，这时冷淡的情绪抓住了群众的心，直到1877年，“只有三个教会有正常的传道，其他的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几乎所有的牧师，由于教会的吝啬，都被赶出了协会的范围。”(Minutes Union Association, 1877, p. 4.) 今年四个教会中只有三个，即，印第安草原教会、橄榄山教会和新希望教会都有代表参加，他们报告了13次洗礼和两位牧师—J. H. Blaylock和Wm. Bridges在整个协会中。

1878年的会议见证了事情的好转，这是因为联盟协会和自由协会之间恢复了友谊，并在联盟协会的领导下再次联合成一个机构。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联合浸信会”这个旧名称(见“联合的基础”)。此时的联合协会有11个教会，437名成员，在促进国内宣教、国外宣教和主日学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有一个教会，即富兰克林县的新希望教会，里面有一个妇女外国传教会，由M. S. 沃尔顿夫人担任主席，S. A. 布里奇斯夫人担任秘书，C. A. 阿姆斯特朗夫人担任财务主管。该协会的牧师是Wm. Bridges, Benj. Leach, J. T. Leach和P. D. Cooper。

第四十一届年会在纽黑文举行，于1879年10月9日开始，当时有6位牧师和14个教会出现在名单上，会员人数为542。B. Leach牧师作为巡回传道者，报告了161天的工作，222次布道，见证了9次洗礼和30次转化。1880年，会议在加斯科纳县的新塞勒姆举行。今年的名单上只有10个教会，5位牧师。长老R. N. Gough作为巡回者在外地工作了86天，在此期间，他讲了88次道，做了12次节制讲座和10次主日学讲座，使5人受洗，收了81.25美元捐款。

1881年，该协会于10月20日在Gasconade县的Liberty教堂举行会议。Eld. B. Leach为主持人，A. C. Walton为书记员。名册上的9个教会中只有5个教会派出了信使。长老Wm. Bridges, B. Leach和J. H. Breaker是牧师。从节制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许多教会中，使用麻醉剂的现象十分普遍，使人丧失信心。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繁荣程度如此之低。只有两个教会报告说有洗礼，即新希望和伯特利。前者有15人，后者有3人。长老B. B. Leach作为巡回者和牧师已经工作了144天，他为此得到了21.25美元。

REV. JOHN H. THOMPSON THOMPSON，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协会的牧师，1795年3月8日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路易莎县。他在18岁时进入牧师行列，大约4年后与莎拉-N-帕金斯小姐结婚。他于1821年离开家乡，在阿拉巴马州度过了大约13年，于1834年移居密苏里州，并在富兰克林县定居，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65年1月3日去世，年近七十岁。关于他的牧师生活，我们没有收集到任何事实。

自由协会。

这个机构是联盟中一个不愉快的困难的结果。

1869年11月12日，该协会在加斯科纳县的新塞勒姆教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并成立了协会。四个教会和两位牧师参加了该组织。这些教会是新塞勒姆教会、自由教会、泥泉教会和伯特利教会，前三个教会曾是联合协会的成员。牧师是Benj. 利奇和威廉-兰贝斯。该协会不断发展壮大，直到1875年，教会数量已达9个，有7位牧师。

1878年，在其第九次年度会议上，自由协会结束了它的历史，并被并入联合协会。（见前面的叙述）。

我面前的文件证明，在协会存在的整个九年期间，协会的会议上普遍存在着极大的和谐与团结，而且还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浸礼会政体的性质就是这样，分裂不一定会导致另一个教派的形成。在她独立的地方教会理念下，争议和困难通常只影响那些发生的地方。这就是新约中的教会政体计划，其中有很大的智慧。

第七章。

小波恩菲姆浸信会协会，1881年有41个教会，位于布恩、卡拉威和奥德雷恩县，起源于塞勒姆协会的分裂，是由塞勒姆在传教方面的行动引起的。以下是记录中的内容。“召集周六未完成的关于Mount Pleasant协会的事务，并同意与该协会的反传教士部分通信。也有人提议与上述协会的传教士部分通信，这一提议被否决；于是，我们的主持人和书记员苏格特和托马斯弟兄退出了协会。”（塞勒姆协会的会议记录，1837年，第2页）。

1838年，Little Bonne Femme、Columbia、Nashville和Mount Horeb教会，向Salem协会发出信件和信使，为前一年的不公正行为寻求补偿，但是，他们未能获得补偿，并与Providence、Freedom和Salem（Tuque Prairie）一起组成Little Bonne Femme协会。为此目的的会议于1839年11月16-18日在卡拉威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举行。会议的主持人是奥弗顿-哈里斯，书记员是阿利亚-B-斯内森。七个组成教会的成员总数为401人。在章程的序言中，他们说，“来自上述各教会的代表，同意传教问题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根据联合浸信会的原则，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协会”，等等。作为联合浸信会的成员，他们

会见欢乐山协会，以了解上述两方的情况。他们是被迫采取这一行动的，否则他们就会违反自己的契约，所有熟悉联合浸信会原则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一点。新塞勒姆教会也于1839年退出了塞勒姆协会，但直到1842年才与小邦尼费姆教会联合起来。

E. W. Stephens在《密苏里州政治家》中说：“移民到这个西部州的先驱者，虽然拥有的教育优势不多，但在道德上绝非不开化，其中许多人是基督教的信仰者。一般来说，他们是浸礼会教徒，尽管他们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卫理公会教徒和坎伯兰长老会教徒，但他们多年来没有达到足够的力量来建立教会。”

伯特利浸信会——（该教会是普莱森特协会的成员，现在的名称是胡桃林：我们就是这样得知的）。在布恩县组织的第一个教会叫伯特利，位于该县的西北部，在罗切波特以北约8英里处。它组织于1817年6月28日。以下是教会盟约的记录。

“教会盟约。

公元1817年6月28日。”我们，浸信会，名为Bethel，是由William Thorp和David McClain弟兄根据新旧约圣经建立的，相信它们是上帝无懈可击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相信救恩只来自神，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父神的永恒之子——神的三位一体——父、子、圣灵——这三位是一体的。我们相信特定和无条件的恩典选择，相信浸礼，相信信徒是浸礼唯一的对象；相信圣徒最后的持久性。”

1817年7月28日星期六，教会举行了第一次例会，爱德华-特纳被选为主持人，安德森-伍兹被选为永久书记员。在这次会议上，爱德华-特纳和威廉-索普被

选为临时牧师，并一直任职到次年10月，威廉-索普被任命为教会的第一位永久牧师。会议在安德森-伍兹的家中举行。

直到1818年4月，才建造了一所校舍，并使之成为教堂的用途。

1817年期间，该教会的成员，除了上述公约的签署者外，还有约书亚-巴顿、拉撒路-威尔考克斯、威廉-索普和爱德华-特纳，因此，该教会在第一年由九个成员组成。在1819年9月之前，除上述成员外，与该教会联合的所有男性成员如下。威廉-麦卡蒂、詹姆斯-希克斯、本杰明-斯图尔德、埃利亚斯-埃尔斯顿、雅各布-洛登、托马斯-沃恩、威廉和弗朗西斯-巴恩斯、托马斯-比斯韦尔、威廉-瑞安、威廉-威尔怀特、本杰明-格林、罗伯特-戴尔和耶利米-霍尔。

这时，安德森-伍兹、拉扎勒斯-威尔考克斯、以利亚斯-埃尔斯顿和其他人获得了辞职信，并着手在当时发展迅速的街区组建一个现在被称为‘小邦尼-费姆’的教会，该街区位于哥伦比亚东南约7英里处，在老居民中被称为‘两英里草原定居点’。足够多的浸礼会信徒在那里聚集起来组建教会，1819年12月迈出了第一步，当时他们召开会议并制定了以下的教会守则——

“David Doyle, Anderson Woods, Elizabeth Woods。詹姆斯-哈里斯，悼念哈里斯，波利-哈里斯，伊丽莎白-凯农，约翰-莫平，伊利亚斯-艾尔，Ston, Matthew Haley, Jane tuttle, Lazarus Wil- COX, LUCY ILCOX, JAMES WISEMAN, THOMAS S. 塔特尔，南希-塔特尔。

“12月，第一个星期日，1819年。

“我们的名字在上面登记，我们是正规的浸礼会教徒，分散在密苏里州霍华德

县两英里草原附近，在上述的这一天和日期，按照以前的约定，在安德森-伍兹弟兄的家里聚会，以考虑是否应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教会；还同意根据下列章程条款成为一个教会。

“1. 我们相信有一位唯一的真神和活神，即圣父、圣子和圣灵。

“2. 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3. 我们相信拣选的教义，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选择了他的子民。

“4. 我们相信原罪的教义，相信人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能力，全部或部分地从他所处的堕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5. 我们相信，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只能靠基督的公义归到他们身上。

“6. 我们相信，上帝的选民在今生将被圣灵呼唤、改变、重生和成圣。

“7. 我们相信圣徒将因着恩典而得救，永远不会最终堕落，善行是信仰的果实，在称义之后。

“8. 我们相信，洗礼和主的圣餐是耶稣基督的仪式，真正的信徒是唯一合适的对象，洗礼是浸礼。

“9. 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和普遍的审判，恶人的惩罚和义人的欢乐将是永恒的。

“10. 我们认为，牧师们无权管理圣礼，除非那些被施行洗礼、被按立和被安

排从事牧师工作的人才有权利。

“弟兄们同意召集以下教会。Mt. Pleasant, Bethel, Mt. Zion and Concord, 以帮助我们, 并考察我们是否适合成立一个教会, 如果合适, 就协助我们; 任命Anderson Woods 与David Doyle 弟兄给上述教会写信, 并为了上述原因向我们派遣帮助。还同意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于1820年2月的第一个周六和周日在Thomas S. Tuttle弟兄家举行。LAZARUS WILCOX担任临时书记。

“1820年2月, 应上述名字的人的要求, 来自普莱森特的威廉-索普和托马斯-坎贝尔, 以及来自伯特利的罗伯特-戴尔访问了他们, 并定期为他们组建了教会。大卫-多伊尔被选为第一任牧师, 一直到1830年, 他承担了当年组织的塞勒姆教会的牧师工作。拉扎勒斯-威尔考克斯 (Lazarus Wilcox) 被选为第一任书记, 并担任该职务15年, 直到1835年, 托马斯-特纳 (Thomas Turner) 继任, 不久后他去世, 查尔斯-伍尔福克 (Charles L. Woolfolk) 当选, 并一直担任该职务, 直到1844年, 已故的大卫-希克曼 (David H. Hickman) 成为书记, 如此保持了多年。第一批执事是拉扎勒斯-威尔考克斯和安德森-伍兹”。(E. W. Stephens, History of Boone County, in Missouri Statesman.)

1820年5月, Little Bonne Femme (这个名字来自于那条附近的小溪) 教会, 直到1820年8月, 这个教会的聚会都是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 后来在麋鹿湖附近属于托马斯-杜利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原木建筑。礼拜一直在那里举行, 直到1822年, 在詹姆斯-麦克莱伦上校捐赠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木屋, 并在那里永久建立了教会。

“在这个教会的早期历史中, 有一个习俗盛行,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在今天看来, 这个习俗是非常新颖的。那就是要求成员在圣餐会上互相洗脚。这是一种最虔诚的谦卑的象征, 他们认为这是《约翰福音》第13章中的圣经诫

命，在那里，耶稣给他的门徒洗了脚，嘱咐道：‘我这个主既然给你们洗了脚，你们也应该互相洗脚。因为我已经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给你们作的去做’。虽然这种做法在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未经许可的，但我们不得不佩服酝酿和促成这种做法的温顺和忏悔的精神。

“到1821年，该县的人口已经增加到需要建立另一座教堂的程度，同年7月，一个来自两英里草原上游的委员会，由托马斯-P和伊利亚-斯蒂芬斯、威廉-爱德华兹和亚伯拉罕-伦弗罗组成，访问了博内-费姆教会，请求后者派一个委员会为他们建立一座教堂。遵照他们的意愿，大卫-多伊尔、梅森-莫斯和以利亚-埃尔斯顿被任命，此后不久他们建立了“雪松”教会。这个教会虽然在卡拉威，但一直由许多来自波恩的成员组成。它最初由13名成员组成，罗伯特-戴尔是第一位传教士。他的继任者是托斯-P-斯蒂芬斯，他继续担任了44年的牧师。在这个教会的第一批成员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还有艾萨克-布莱克和马修-爱德华兹”。(E. W. Stephens, in the Missouri Statesman.)

雪松“教会采用了反传教士，或所谓的“旧派”情绪，因此继续与塞勒姆协会合作。

*Bonne Femme是法语，意思是好女人；它是这里一条小溪的名字，也是这个教堂和协会的名字。“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写成bon，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是来自古拉丁文的阳性，即bonus。Bonne是阴性的，是与femme（女人）一起使用的术语。”——本笃。

UNION CHURCH. -1822年，被Little Bonne Femme教会和Bethel教会解散的两

批成员聚集在一起，在离哥伦比亚以南约6英里处成立了一个教会。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教会的名字应运而生。Berryman Wren是牧师。这个教会也继续与塞勒姆协会合作。哥伦比亚的第一个浸信会—小波恩芬姆教会派了一小群成员到哥伦比亚，这些成员与其他一些人一起，于1823年11月22日在那里成立了浸信会（该镇的第一个教会）。下列人员加入了该组织。查尔斯-哈丁、威廉-朱厄尔、威廉-里奇韦、赫钦斯-巴内特、汉娜-哈丁、哈里特-古罗、亚伯拉罕-N-弗利、亨利-卡夫、乔治-朱厄尔、玛丽-朱厄尔和希拉姆-C-菲利普斯。

“第一次会议在查尔斯-哈丁的住所举行。安德森-伍兹被选为主持人，希拉姆-C-菲利普斯被选为书记，并通过了信仰条款和礼仪规则。第一任执事是查尔斯-哈丁和威廉-里奇韦。几年来，教会没有固定的牧师，安德森-伍兹牧师主要担任他们的传道人，经常得到以下长老们的协助。Robert Dale, Peyton Stephens, James Suggett, Berryman Wren, Thomas Thompson and Ninian Ridgeway. 菲利普斯（Hiram C. Phillips）一直担任教会书记，直到1828年，他辞职后，威廉-朱厄尔（William Jewell）博士当选并继续担任该职务约20年。

“教会的第一位正式牧师是艾伦·麦圭尔长老，他于1827年8月当选，并无偿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35年3月31日去世—将近8年。

“从1823年到1828年，礼拜是在私人住宅举行的。从1828年到1836年，他们在旧法院大楼举行。1836年，威廉-朱厄尔博士和摩西-佩恩牧师（后者是卫理公会的成员）自费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多年来由两个教会交替使用。它位于W. F. Switzler现在的居民区内。

“1830年，教会已经发展到50名成员，其中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之外，我们注意到以下名字。威利斯-霍金斯、雅各布-布鲁纳、艾米莉-吉他、杰西-特

纳、艾萨克-科佩奇、约翰-H-贝克、托马斯-亨森、佩顿-N-马汉、罗利-阿斯伯里、詹姆斯-尼古拉斯、丹尼尔-尼尔、阿姆斯特德-希尔和其他人。当时的教会成员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

“1828年，威利斯-霍金斯和胡琴-巴尼特代替哈丁和里奇韦当选为执事，辞职后继续任职，直到1839年和1840年，詹姆斯-H-伍兹和鲁本-D-布莱克（G. L. 布莱克牧师的父亲）成为执事。

“1837年，浸信会的传教士和反传教士团体之间发生了分裂，哥伦比亚教会几乎一致站在传教士一方。

“在这些年里，教会不断发展，直到1840年，它有近百名成员。现在只有三名教会成员在世，他们是当时的成员。他们是W. H. 邓肯博士夫人、威廉-T. 希克曼和伊莎贝拉-莫平夫人。

“1835年艾伦-麦奎尔牧师去世后，R. S. 托马斯牧师在这里担任了大约八年的牧师。他经常辞职，但总是被重新选上。最后，在1843年，他辞职并拒绝接受连任，当时，在教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努力为牧师筹集足够的薪水，托马斯先生的服务每年都不超过350美元—大部分时间都是无偿劳动。

“1843年，圣路易斯的Isaac T. Hinton牧师被选为牧师，薪水为850美元。[1844年，托马斯-H-福特（Thomas H. Ford）成为该教会的牧师—见他的事迹简介]。他拒绝了，而且很巧的是，教会当时选举了H. W. Dodge博士，他是这时教会的牧师，当时是个年轻人，是华盛顿市的居民。他也拒绝了。道奇博士在1876年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时，也就是33年后，再次被选为同一职位并接受了。据我们所知，这一事实并不为教会的任何成员所知，甚至可能被博士本人忘记了；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上帝确实呼召他担任他现在

如此干练和有价值的职位。”(摘自《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先驱报》，1877年11月)。

纳什维尔教会——布恩县的纳什维尔浸信会于1834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成立，由17名成员组成，其中只有三人现在与它有任何联系，即，G. S. 塔特尔和他的妻子，以及温弗里修女。在这次会议上，长老约翰-格林哈尔和贝里曼 John Greenhalgh 和 Berryman Wren 被选为长老会成员，负责组织和起草教会的章程和礼节规则。当教派发生分裂时，Wren 仍与反传教士在一起。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为浸信会家族的这一分支讲道。当时通过的章程在1856年对信仰条款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了修改。同时对礼仪规则进行了修订。

“1834年8月，詹姆斯-坎宁安和雅各布-库伊肯德尔被选为第一批执事，并被按立。在随后的四年里，从1834年到1838年，没有固定的牧师，教会由格林哈尔长老和多伊尔医生不定期地提供服务。1839年，前者被选为牧师，并在1840年3月正式辞职。从教会的组织到1840年期间，教会处于非常萎靡不振的状态，尽管这群弟兄们似乎并非不关心教会事业的利益；因为我们发现在183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与其他具有相同信仰和秩序的教会结成新的协会；1839年，它与姐妹教会联合起来，组织了小邦尼费姆协会。”(《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第三卷第22期中的“C”)。

“1850年，纳什维尔教会向她的协会送去了第一笔捐款，公开的目的是在协会的范围维持一名传教士；直到教会在精神和实践上彻底成为传教士，并决定补偿一名牧师作为正式牧师为他们服务，我们才发现她得到了任何明显的祝福。”(Eld. J. M. Robinson, 载于《密苏里浸信会》，第二卷，第11号，1861年5月。)

新塞勒姆教堂—新塞勒姆浸信会是小波恩协会早期的辉煌之一，由约翰-格林哈尔和大卫-多伊尔于1828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立，有37名成员，位于彼得-巴斯和泰尔-马丁的附近，距离哥伦比亚的南面约13英里，在现在的阿什兰镇以北两英里。在该教会历史上的前三十年里，大卫-多伊尔博士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职务。继任者依次是约翰-T-威廉斯、W-J-帕特里克、诺亚-弗拉德和J-T-M-约翰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约在1869年或70年。本教会已按立并派遣P. H. Steenbergen, John M. Black G. L. Black和W. H. Burnham进入牧师行列

1830年，教会建造了一座砖房，并于1848年重建，面积为40x48英尺。早在1843年，教会就设立了主日学，每年都有一部分时间在进行。在人数上，该教会近几年来在协会中一直排名第二。1882年，教会有190名成员，E. D. Isbell是牧师。1829年，教会与塞勒姆协会联合，但当该协会采取反对传教的立场时，教会就不再与她结交，而是与小波恩协会联合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教会建成了一座非常整洁舒适的礼拜堂——一座框架建筑，就在老房子的位置附近，在它的后面矗立着教会第一位牧师大卫-道尔牧师的纪念碑。

霍里布山教会—1833年8月3日，在塞缪尔-布恩的家中，靠近卡拉威县的东部边界，霍里布山教会在Wm. Coats和Alia B. Snethen博士的帮助下成立。以下是当天签署盟约的男人和女人。塞缪尔-布恩、威利斯-霍金斯、杰西-范克里夫、约翰-格雷戈里、本杰明-布奇尔、安-布恩、玛丽-霍金斯、露西-范克里夫、伊丽莎白-C-格雷戈里、玛丽-布奇尔、萨拉-A-卡特，以及一位黑人妇女苏珊。

他们的第一位牧师是Wm. Coats，他只做了两年，由Alia B. Snethen接任，直到1846年。在他之后是N. Flood、J. H. Tuttle、G. D. Tolle、B. B. Black和

M. T. Bibb。它的第一座房子是一座旧式的原木建筑；也就是说，是双层的，两边有一个通道，其中一个为门，另一个为布道台。

里奇兰教会—James Suggett、R. S. Thomas和Kemp Scott在卡拉威县城富尔顿以北6英里的里奇兰附近举行了一次会议，1840年6月20日，里奇兰浸信会成立，John Robinson、Noah Flood、Sam'l Thornhill、Mary B. Robinson、Nancy B. Threlkeld、W. H. Threlkeld和Hiram Threlkeld为组成成员。在7月的第一次月度例会上，诺亚-弗拉德被选为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52年。1841年建造了一座22x40英尺的双层原木建筑；1850年被一座42x52英尺的砖房取代；1872年又被一座42x60英尺的框架房取代，价值4000美元。1872年，该教会有50名学生的主日学，以及三所各有30名学生的传教士学校。1882年，该教会有101名成员，由W. H. Burnham担任牧师。

米勒斯堡教会—米勒斯堡的浸信会起源于卡拉威县的康科德教会在传教问题上的相互分裂。签订了以下协议。

“众所周知，1840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康科德的基督联合浸信会在会议上，就撤回与塞勒姆协会通信的动议，一些希望继续通信的教友提议教会友好地分裂，这得到了同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以下报告。’我们，康科德教会指定的委员会，同意我们友好划分，也同意划分房子，即：反传教士的弟兄们应保持原来的名字，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占用房子，并保留教会的书；传教士的弟兄们应在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占用房子。”

之后，传教士部分按以下顺序进行。

“考虑到我们的情况，我们（名字在此签署）提议按照联合浸信会的原则继续

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认为传教问题不妨碍团契；’在宣读了信仰条款后，23名弟兄和姐妹愿意按照上述原则联合起来，站出来报了名，同意称为卡拉威县米勒斯堡教会。”(摘自米勒斯堡教会书记Wm. Mosely的备忘录)。

Noah Flood被选为牧师，为教会服务了大约12年，在此期间，有118处扩建。1848年建造了一座38x48英尺的实质性框架建筑。1868年，同一所房子被修理和改进，当时的价值为2500美元。除了Eld. Flood, Elds. R. S. Thomas, G. D. Tolle, James Hughes, W. R. Wigginton and J. M. Robinson都曾在米勒斯堡教会服事。总共增加了226名成员。1869年6月，最初的23人中有5人仍在世，当时的教会有81名成员。

“新天堂教会—位于离哥伦比亚六英里的地方，靠近亨茨维尔路。她于公元1841年8月8日由长老Elijah Foley和Fielding Wilhite成立，共有15名成员。教会在184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会议处理事务；选择F. Wilhite牧师为临时主持人，Thomas S. Allen为书记；打开门接受成员，并通过经验和洗礼接受了五个成员。在下一次会议上，Elijah Foley牧师被选为主持人，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年。乔尔-威尔怀特同时被选为执事，并一直服务到1863年去世。他是教会的主要支柱”。(摘自《哥伦比亚日报》，载于《中央浸信会》，1870年7月。)

团结教会—该教会成立于1842年，由詹姆斯-苏格特、N-弗拉德和Wm-杰西建立，共有11名成员，位于卡拉威县城富尔顿以东约8英里处。James Suggett作为牧师为教会服务了两年，在他之后，Wm. Jesse任职十年，J. F. Smith任职一年，J. D. Gregory任职一年，Martin T. Bibb任职六年，W. J. Patrick任职六个月，以及W. B. Walthall任职三年。第一座房子是在1848年建造的，是一个30x40英尺的框架，价值1,500美元。大约在1878年，在旧址附近建起了一座新房子，花费了大约2500美元。1882年，W. H. Burnham担任牧师，教会

有100名成员。

大草原教会—1843年11月26日，23名成员订立盟约，成立了大草原浸信会，位于卡拉威县北部，距富尔顿13英里。诺亚-弗拉德和马修-戴维斯是出席该组织的唯一牧师。

UNION HILL CHURCH—在密苏里历史的早期，一些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热心浸信会成员在卡拉威县的西南部定居，几乎与杰斐逊市相对，并与距离约10英里的普罗维登斯教会联合。由于注意到他们自己附近的事业，他们邀请牧师帮助。当时比较年轻的诺亚-弗拉德是第一个响应的人。召开了一次会议，随后出现了复兴；普罗维登斯教会向附近地区伸出了“手臂”，当新的皈依者将成员人数增加到34人时，就成立了一个浸信会教会，称为“联合山”。这是在1843年5月完成的，James Suggett和Matthew Davis协助组织了教会。1849年，教会建造了一座框架建筑，用于敬拜上帝，该建筑在16年内发挥了良好的作用，1865年，另一座房子取代了它的位置，花费了近1,000美元。

干福克教会—在富尔顿西南12英里处有一个干福克浸信会，有106名成员。该教会于1847年9月23日由David Doyle、N. Flood和P. H. Steenberg建立，由三名男性和五名女性成员组成。P. H. Steenberg成为第一任牧师，在此职位上工作了四年，之后是Noah Flood；他之后是G. D. Tolle、M. D. Noland、J. T. M. Johnson、W. H. Burnham和W. M. Tipton。教会在1867年建造的40x60英尺的优秀框架建筑中做礼拜，价值5000美元。它以前的礼拜堂是一个框架，建于1848年，在教会成立一年后。

最近在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范围组织起来的教会，由于它们的历史为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所熟悉，所以只能得到一个顺便的注意。

LEBANON CHURCH, 一位于布恩县哥伦比亚以北16英里处, 由W. R. Wigginton和P. T. Gentry于1867年7月24日组织, 有45名成员。Gentry是第一任牧师。

MT. PLEASANT教会一由P. H. Steenbergen于185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组织, 有23名成员, 位于哥伦比亚南部22英里处。Steenbergen是他们的第一位牧师。1879年, 这个社区的人数为115人。

哈默尼一一是史密斯 (J. F. Smith) 传教工作的成果, 由他于1861年8月11日成立, 有10名成员, 位于富尔顿东北约18英里处。1882年, 该教会有30名成员。J. F. Smith是第一任牧师。它没有礼拜堂。

联谊会一位于奥德雷恩县, 在墨西哥东南八英里处, 在詹姆斯-F-史密斯的巡回工作下成长起来, 于1862年1月18日在杰克逊校舍组织, 由21名成员组成。约书亚-皮尔斯在1882年担任牧师, 该教会有54名成员。

MARTINSBURG CHURCH - 1866年9月24日, 由一群因锡安山教会无法管理的混乱而退出该教会的成员组成。共有20名成员。组织委员会由R. S. Duncan, W. O. Randolph和Geo. B. Leachman。邓肯是第一任牧师, 由S. A. Beauchamp接任。

墨西哥浸信会一奥德雷恩县墨西哥的第一个浸信会于1857年成立, 1867年2月9日由S. A. Beauchamp和R. S. Duncan重新组织, 有25名成员。Beauchamp曾担任过几年的牧师。他的继任者是J. D. Murphy, Cone, J. C. Maple和J. C. Armstrong。该教会曾一度是总协会的受益者,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密苏里州东部最有效的机构之一, 有181名成员, 在过去十年中建造了一座美丽而壮观的砖砌建筑, 有地下室, 40x70英尺, 整个建筑完成得很好, 花费了12, 000到14, 000美元。

BETHLEHEM教会—位于Audrain县Mexico西北部14英里处，于1867年5月1日成立，有21名成员。1882年，它只有24名成员。它在一个校舍里聚会，有一段时间夏天在小树林里聚会，冬天在私人住宅里聚会。W. R. Wigginton和R. F. Babb是该教会的成员，他们被要求为该教会讲道，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没有费用或报酬。

大观教堂—位于哥伦比亚东北12英里的两英里草原上的一个美丽的山峰上，由长老Wigginton、Flood和Ayers组织。1869年12月25日，Wigginton、Flood和Ayers三位长老组织了该教会，有38位成员加入了他们的名字。长老Flood被选为牧师。教会后来发展到有100多名成员，现在在一个新的框架建筑中做礼拜，整洁舒适，我们认为价值1,000美元。J. M. McGuire在1880年担任牧师。

注意：这些教会中的大多数都有主日学；有些是他们所谓的“联合学校”，但大多数都是浸信会学校；其中不乏蓬勃发展的学校，做了很多好事。有谁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有浸信会的地方就不能有浸信会的主日学？有些人告诉我们，在一个混合社区，我们应该有一个混合或联合的主日学。那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混合或联合的教会呢？

在我们对浸信会原则在小波恩协会的教会中的兴起和进展的描述已经超出了我们习惯的范围，而且由于协会团体的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会在随后对这个协会的简述中对工作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

“1842年，即小邦尼-费姆协会成立三年后的会员人数，”本尼迪克特博士在他的《浸信会历史》第841页中说，“约为700人。当时Little Bonne Femme教会是协会中最大的，有146名成员；Providence次之，有106名，Richland有94

名。”

1846年的会议记录提供了以下摘要。

教会：Little Bonne Femme, 158; Columbia, 82; Providence, 167; Freedom, 62; Mt. Horeb, 42; Nashville, 41; Millersburg, 73; Richland, 104; Unity, 24; Union Hill, 65; Union, 46; New Salem, 278; Grand Prairie, 32; Loutre (人数不详); Washington, 26; 总计1200人。会议记录捐款11.90美元; 协会基金捐款10.30美元。

牧师。-N. Flood, P. H. Steenbergen, T. Howard Ford, Wm. M. Jesse, Robt. C. Hill, Dr. Doyle, J. C. Renfro, R. S. Thomas, W. W. Keep and James Suggett。

今年的相应信件指出，“在埃利斯兄弟的努力下，主日学的事业在协会的范围
内迅速发展”。另一个进展的迹象是，在1847年的会议上，在主日，为总协会
募集了20.9美元。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乏味的案例。为了对任何和所有问题作出决定，礼仪规则的第十条要求进行全票表决。这被认为是既不方便又不可行的。但要改变这一规则并不容易，因为礼仪规则中的另一条（也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要求所有与章程、规则或信仰条款等有关的问题都要提交给各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协会从1846年到1848年一直在争取改变这第十条规则，当时我们发现有以下记录。“对礼仪规则的第十条进行了修改，授权三分之二的人在所有不涉及团契的情况下管理。”

在这时（1848年），与盐河、伯特利、康科德和第三溪协会进行了通信。

1849年，该协会首次公布了自己的牧师的名单，内容如下。

沃伦县的Jas. E. Welch和R. C. Hill，沃伦县的Hickory Grove；James H. Tuttle，蒙哥马利县的Danville；Noah Flood，卡拉威县的Fulton；Wm. M. Jesse，墨西哥；David Doyle，怀斯曼的P. O.；P. H. Steenbergen，卡拉威县的Bloomfield，以及John M. Black，怀斯曼。

今年，各教会“被敦促每年向协会寄送一笔资金，用于资助某位传教士作为传教士，他应将全部时间用于在协会的范围内传教”。

到1850年，他们的巡回传道方法已经有了明确的雏形。在这一年的会议上，“同意任命九名平信徒，其中不得有两人是同一教会的成员，其中五人应构成法定人数；应委托他们任命一名传教士，并指示每月给他18美元的服务费。Lusk, T. Hubbard, W. Major, I. H. Talbot, Samuel Watson, G. Nunnally, F. Burt, J. Robinson and T. Williamson.”

随后，在同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与司库一起组成了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并报告说，各教会已经为传教士送来了97.90美元，“他们已经雇用了P. H. Steenbergen作为传教士，为期六个月”。

今年，该协会还致力于教育事业—教派、普通和牧师。关于威廉—朱厄尔学院，以下内容被一致通过。

“决议，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见证了我们教派在克莱县自由城建立一所学院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向整个社区，特别是教派推荐它的赞助。”

在此不妨指出，威廉-朱厄尔学院起源于Little Bonne Femme协会。上述机构的创始人朱厄尔博士是哥伦比亚浸信会的成员，也是这个协会的主要精神之一。

1853年，原1842年的700名成员已经发展到1667人，协会的边界已经远远延伸到密苏里河下游，甚至到了沃伦县的东部边界。在1857年的会议上，该协会对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子学院给予了最衷心的支持，该学院当时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但正在成长，现在是“斯蒂芬斯学院”。在同一次会议上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建立一所‘协会男校’是否合适，并向下一届年会报告”。该委员会包括D. H. Hickman、Joseph Flood、Jas. G. Smith, P. R. Parks和J. F. Howell。在接下来的一年（1858年），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成功地建立了一所男校，名为“小波恩神学院”，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和来自立法机构的宪章。这所学校的位置在卡拉威县里奇兰教堂附近，由马丁博士捐赠的土地上。

根据这个日期的记录，以下是新增的牧师：J. M. Robinson, X. X. Buckner, M. T. Bibb, G. L. Black, J. P. Jesse, R. F. Babb, J. G. Smith, James Jackson和W. R. Wigginton。

1861年8月，该协会在新塞勒姆教堂举行会议，当时执行委员会任命了史密斯长老（Eld. 史密斯（J. F. Smith）在每个季度担任一个月的传道人，每年600美元的报酬。董事会还在Scull Lick Schoolhouse设立了一个传教所，任命Eld. W. R. Wigginton每月在Scull Lick Schoolhouse宣讲。并为该任务拨款50美元。由于战争的原因，1862年和1863年没有举行会议。

根据主持人D. H. Hickman的任命，协会于1864年8月23日在Dry Fork召开了会议。虽然这片土地被血染红了，但有几个教会已经得到了复兴，22个教会中的13个教会派了信使参加这次会议。信件报告说，有182人受洗，成员总数为

2098人。我们最新的记录是1880年的。Dry Fork再次成为会议的地点。会议于8月31日开始。这个兄弟会在当时由奥德雷恩、博恩、卡拉威等县的38个教会和蒙哥马利的一个教会组成。全部成员为3155人。在她的牧师中，有一些是该州的强人，他们是一个勤奋、高效和虔诚的团体，与同一地区任何其他教派的牧师或密苏里州任何其他地区的浸信会牧师相比，都是最优秀的。

罗伯特-戴尔（ROBERT DALE）——这位早期的先驱者走遍了后来成为小波恩-费姆协会的范围，他与沃姆-索普、大卫-麦克莱恩、多伊尔博士、A-伍兹和其他来到这个西部州的先进卫士们是同龄人。他与布恩县的一些最早的教会有联系，并在从霍华德的西线到卡拉威县的东线的每个街区传道。他早在1818年就来到了密苏里，也许是1817年。在1819年之前，他的名字出现在波恩县老伯特利教堂的名单上。

詹姆斯-苏格特——在密苏里浸信会历史的先驱时期，詹姆斯-苏格特的作用不次于任何人。他的文化程度有限，但他有着活跃、有力的智力和认真、炽热的情，就像强壮的斧头手一样，带着大胆和坚定的目的进入这个西部州的森林，向聚集在一些树荫下或普通木屋中的原始定居者传讲福音。这就是这位上帝之子在密苏里州的早期日子。

James Suggett于1775年5月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10岁时与父亲John Suggett和母亲Mildred（其婚前姓氏为Davis）一起搬到肯塔基州，并在Great Crossings两英里内定居，在那里他长大成人，19岁时与Eld. 约瑟夫-雷丁（Joseph Redding）的女儿结婚。1800年5月2日，他承认了宗教信仰，并在雷丁长老的主持下受洗加入大十字路口教会的团契，次年被同一教会按立为牧师。在该州斯科特县的这一部分，他花了大约24年的时间来传教，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十字路口、干河和麦康奈尔河教会工作。

Suggett先生在1812年的战争中应征入伍，在Richard M. Johnson上校的军团中担任牧师和少校，与他一起参加了著名的泰晤士河战役，在那里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以压倒性的优势被击败，印第安酋长Tecumseh被杀。这是1813年10月5日的事。1825年秋天，他与家人一起移民到密苏里，当时密苏里刚刚成为一个州，并在布恩县的Little Bonne Femme教堂附近定居，他与该教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担任该教堂的牧师，同时在哥伦比亚教堂和Rocky Fork教堂担任同一职务。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830年，后来他卖掉了房子，搬到卡拉威县，在奥克斯沃溪定居，靠近老杰斐逊路的交叉口，并在普罗维登斯教堂附近。他在那里成为联合山和汉姆草原教会的牧师，只要他能够旅行，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

苏格特是一位复兴主义者，在他的牧师工作中，作为招募人员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他的一生中，大约有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的团契。

1843年2月，他失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当时她已经67岁了，她的遗体被安放在普罗维登斯教堂的墓地里。作为他晚年的伴侣，他于1845年与寡妇简-雅各比夫人结婚，后者在他去世后仍然活着，1871年住在杰斐逊市。

他于1851年11月1日去世，年事已高，靠着活生生的信仰取得了胜利，现在长眠在他早年的同伴身边，圣地上有一块大理石碑。他去世时已近七十六岁。

哥伦比亚的J. L. 斯蒂芬斯阁下说：“苏格特作为牧师的能力在于劝说，在这一点上，早期的传教士很少有胜过他的。他在布恩县和卡拉威县做了大约25年成功而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他的许多后裔现在生活在该州的这一地区。”

托马斯-霍华德-福德——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杰出牧师，与许多旧时代的浸礼会成员一样，非常令人喜欢。

在他重生之前，他的生活事件是不可能被提及的。他们的理由是，没有关于使徒的这种编年史。

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福尔德家族的后裔，在该市布罗德米德浸信会的早期记录中可以找到他们中的一个名字。他的父亲是我们所说的有执照的牧师，属于英格兰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我们所说的海关服务，本简讯的主人公大约出生于1790年，离海岸上的布里斯托尔有一段距离，他的早期生活大部分是在海峡对岸的爱尔兰和威尔士度过的。

他18岁时开始在威尔士浸信会和加尔文卫理公会中传教，这些人在那个国家非常多。在一位名叫伯内特的博士的指导下，他熟悉了古代语言的基本内容，并对古老的清教徒神学有了深刻的了解，经常听托普拉迪等人讲道。关于他作为传教士的生活和工作，他很少说话，甚至对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信息非常有限。然而，我们在伊利诺伊州浸信会和协会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在密苏里州（现在的圣路易斯）协会中也发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他是早期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工作的积极开拓者之一。他是埃比尼泽-罗杰斯（Ebenezer Rogers）、托马斯-R-穆西克（Thomas R. Musick）、威廉-赫利（Wm. Hurley）和J-M-佩克（J. M. Peck）的伙伴。当圣路易斯第二浸信会在法院对面的谢泼德学校教室做礼拜时，他曾连续几个月为他们提供服务，并且是波士顿的塞缪尔-C-戴维斯的客人和特别朋友。

1844年，他被一致地召唤到哥伦比亚浸信会担任教职，一半时间在哥伦比亚浸信会，另一半时间在Bonne Femme教会。哥伦比亚在当时，甚至在现在，都是“西部的雅典”。这所大学刚刚开学，有一批来自东方的博学的教授。威廉

-朱厄尔 (William Jewell)、罗伯特-托马斯 (Robert S. Thomas) (后来成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院长)、伍德斯 (Woodses)、巴斯 (Basses) 和哈里斯 (Harrises) 这些有文化、有修养的人，都是哥伦比亚教会和邦尼-费姆教会的成员。

福德长老完全满足了会众的需求；他的信息储备令人惊讶，他的逻辑思维紧凑，经常爆发出男子汉的口才，他适当地引用经文，像天光一样照亮了他的主题，他吸引并保持了有史以来在老教堂定期聚集的最大听众。

关于他作为传教士和深刻的神学家的伟大能力，我们已经从那些有能力判断的人那里听到了；赫尔利和托马斯这些有文化的人，与那些仍然喜欢流连于老兄弟的文字、布道和悲枪的老弟兄和姐妹们一样，表达了他们的敬佩之情。

1846年，卡拉威县里奇兰的教会购买了附近的一个小农场，并送给他，该农场靠近西奥·鲍尔韦牧师的住所。他只为这个教会服务了很短的时间，就被疾病缠身，平静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很了解他，”诺亚-弗拉德在给肯塔基州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他最后的时刻，我和他在一起，他死的时候闭上了眼睛。我从未见过一个更纯洁或更好的人，也从未见证过一个更平静和幸福的死亡。他的临终遗言：‘快乐，快乐，赞美主’，我永远不会忘记。”

上述内容发表在1849年的《西部记录》上。

接替福德长老担任哥伦比亚教会牧师的W. W. Keep长老在一篇题为《我是如何成为传道人的》的文章中说：“我必须谈谈他。他被认为是一个热情而认真的虔诚的人，一个深刻而实用的神学家，一个善良的朋友，对基督教事工的工

作有突出的贡献。他在卡拉威县约翰-罗宾逊兄弟的家中去世。他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并耐心地承受了突然发作的痛苦；在他消瘦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只是接近了他的家，作为天堂的公民，他渴望得到休息。在他去世前约24小时，当没有人认为他能活多久时，一位弟兄在他床边对他说：’福德弟兄，我们认为你可能不能长期留在我们这里：你对未来有什么展望？’他回答说，‘清澈明亮如白昼’。他陷入昏迷，似乎几乎没有醒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位弟兄打电话问他：’福特弟兄，你好吗？’他的注意力似乎定格了一会儿，眼睛一亮，抬起瘦弱的手臂，用虚弱的声音清晰地说道：’快乐，快乐，赞美主’。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Western Recorder.)

他当时大约60岁。他留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只有两个人现在活着一圣路易斯的S. H. Ford长老和堪萨斯城的Ann Eubank夫人，D. D. 福德长老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他幸存的孩子们的母亲，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对母亲的了解很少。

他在去世前几年娶了第二任妻子，留下一个孩子，此后他跟随父亲来到了永恒的彼岸。

里奇兰的弟兄们在他的坟墓上竖起了一座朴素的大理石纪念碑，他的遗体安放在老里奇兰教堂的墓园里，在他身边的是他深爱的忠实朋友和同事诺亚-弗拉德的遗体。他们的灵魂生活在甜蜜的和谐之中。

DAVID DOYLE. 一以下是S. H. Ford博士写的素描，于1860年首次发表在《基督教文献》上，10年后出现在《中央浸信会》上。

“十字架上的士兵们，他们的劳动可以在这个伟大的山谷中追踪到他们的光荣成果，他们不断地离去，没有一句话来记录他们的崇高事迹，即将被那些站在其中的人遗忘。

“这些为基督的缘故在贫穷和辛劳中度过一生的先驱传道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视觉行走的人。他们坚定地相信上帝和他们所传的真理；因此不理睬人们的言论和想法。他们不是动不动就看报纸上怎么说他们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着眼于它的外在形象。他们知道永恒之眼对他们的辛劳、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胜利报以赞许的微笑，就很满意了。他们甚至很少记下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或散布的祝福；当他们离开时，用罗马人的语言说：“人所做的好事常常与他们的骨头一起埋葬。

“我们珍视对这些人的记忆。对我们来说，擦去他们墓碑上的灰尘，记录他们卑微、默默无闻却又光荣的一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好人的记忆不会消亡’。

“密苏里州布恩县的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是西部拓荒者传教士中的一个高尚典型。他精神矍铄，全心全意，具有强烈的意识、敏锐的洞察力、天生的口才和丰富的、快乐的幽默感，他似乎被上帝选中来影响和赢得边疆州早期定居者的信任。因为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种人更独立、更难以控制的一类人了。他们通常胆大心细，精力充沛，与老家和亲戚分道扬镳，投身于新的州，从未开化的森林中赢得一个家。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对这种人获得永久的影响。但大卫-多伊尔对这种人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长达40年之久。

“他于1779年1月13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卢瑟福县。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受到了上帝的恩典，并在大约16岁的时候宣称自己改变了心意，皈依了基督。我们听过这位老人在六十年后讲述在他心中所做的工作的简单故

事，我们环顾四周的会众，其中有思想坚强的人，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们看到所有人——是的，所有人——都在讲述中融化成泪水。’啊，’他说，声音清脆如银，’回忆起我那天发现的怜悯，将使我可怜的心在死亡中跳动的时候感到高兴，也将使我的灵魂在天堂唱出第一个音符时感到高兴。

”在他信主的几年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大约在19岁时，他被按立从事牧师的工作，他在这方面持续了60多年。

”他的教育在当时是相当宽松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英语学者，对拉丁文也相当重视。在他被按立从事牧师工作的时候，他对医学已经相当精通；1816年，他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花了一些时间，从事这项研究。但传扬福音是他心中的愿望，于是他四处寻找可以为他的主人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地方。密苏里州当时是一片领土，人烟稀少。从肯塔基州乘坐龙骨船到那片遥远的土地需要三四个星期。一群准备迁往该地区的肯塔基人加入了多伊尔的行列，1816年冬天他在圣路易斯登陆。

”密苏里州的强大都市，注定要成为大陆上最伟大的内陆城市，当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主要由法国人居住。那年冬天，多伊尔先生一直呆在那里，在私人住宅里举行聚会。镇上总共有四个浸礼会信徒，他向他们掰开了生命的面包。这是1816年，在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派遣佩克和韦尔奇长老前往密苏里之前一年。44年前，浸礼会的标准由多伊尔在圣路易斯提高。从那时起，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它的七个浸信会，人数众多，富裕而自由，周围有20万人口——他们中有人听说过大卫-多伊尔的名字吗？

”第二年春天，多伊尔搬到了霍华德（现在的布恩）县，那里正在迅速定居。他很快就开始工作，建立了一个小教会，在接下来的12月，15名浸信会成员

在安德森-伍兹的家里集会，并组成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是那个州的母教会。安德森-伍兹（Anderson Woods）作为福音的传教士从这里走出去，他的记忆仍然活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中，他是一个非常虔诚和最努力的人，死在他的岗位上；还有罗伯特-S-托马斯（Robert S. Thomas），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前院长，他为指导和提升密苏里的浸信会信徒所做的工作比现在可能得到的更多；还有约翰-哈里斯，他在短暂的生命中忠实地工作；除此之外，还有本纪念册的主人公。那座古老的Bonne Femme教堂，成千上万的人在十字架前鞠躬，它唤起了多少人的回忆！Hickmans, Harrisers, Johnsons, Basses, Jewells, Woods—那些在与Campbellism（坎贝尔主义的异端）和Antinomianism（反法律主义的异端）的战场上为事业奉献力量的人—他们已经离去，但他们的记忆是不朽的。

“他于1859年7月29日死于伤寒症，病了十九天。在超过29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新塞勒姆教堂的牧人和教师，就在他位于波恩县的家附近。他受到崇敬和爱戴”。

ROBERT S. THOMAS—以下关于这位好人的简述来自A. P. Williams博士的经典之笔。

“托马斯兄弟于公元1805年6月2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他父母的名字是约翰-P-和露西-托马斯。他的父亲在1808年被选为肯塔基州的财务主管，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大约8、9年。他一生中曾一度处于富裕的环境中—确实在那个时期或年龄段很富有；但在他的晚年，由于某种原因，他失去了财富。这发生在他儿子罗伯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罗伯特就这样不得不靠自己谋生。他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求，白天在肯塔基州法兰克福的一个文员办公

室写作，晚上去上学，以此获得教育。他最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毕业时只有18岁。此后，他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作为他的学术能力的证明。

“托马斯弟兄在年轻时就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具体年龄我无法得知。我也不知道他最初与哪个教会结合，或由哪个牧师给他洗礼。我只想说，他选择了与浸礼会联系。不久之后，他移居到本州，并在布恩县定居。大约在1824年，他来到密苏里州，从事向同胞宣扬“基督不可测的财富”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他被那些福音之父安德森-伍兹（Anderson Woods）、约翰-格林哈尔（John Greenhalgh）和詹姆斯-苏格特（James Suggett）按立为牧师，他们和他一样，已经去得到了他们的天上奖赏。在他早期的事奉中，波恩费姆（Bonne Femme）教会、塞勒姆（Salem）教会和哥伦比亚（Columbia）教会，以及卡拉威县的米勒斯堡（Millersburg）教会都得到了他的服务。在后期，克莱县的自由教会和其他教会，最后是杰克逊的西港和堪萨斯城教会也得到他的服务。

“托马斯弟兄必须被列入我们州的总协会的父亲和组织者之列。它最初被称为“密苏里中央协会”。因此，他在这场冲突中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如此。

几年后，在拥有他和他的同事的原始传教士精神与现代反传统、反传教士的精神之间进行了冲突，这种精神反对在促进救世主的事业和罪人的改变方面的所有工具。我们这些继承了他和他们的人也许不知道，在上帝之下，我们所有的慈善事业和教会目前的繁荣有多少要归功于他们。他们劳作，我们也进入了他们的劳作中。他们开垦了田地，打碎了土壤，播下了种子；我们正在收获果实。

我有幸与托马斯弟兄有有限的个人认识，但我被允许充分了解他，使我有理

由赞同比我更熟悉他的其他人对他的见证。哥伦比亚的D. H. Hickman弟兄说：“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拥有所有那些使家庭具有吸引力和可爱的社会、高雅和可爱的品质。作为一个公民和邻居，所有人都证明他是和蔼可亲的，容易相处的，善良的和仁慈的。但我们更愿意珍惜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的记忆”。这里的证词是一致的。

希克曼弟兄说：“他是一位能干、高效和自我牺牲的传道人；在波恩和其他县建立许多教会方面发挥了作用。他生性善良，富有感情，富有同情心，对他的听众产生了奇妙的影响；他忠实的警告，表现出如此真诚和无私的爱，已经和将要为不朽的灵魂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结果，这是无法估计的。同样，他的爱的劳动并不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多年来，在整个密苏里州，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弟兄和伙伴的思想施加如此强烈的影响；也没有人更有效地利用这种影响来做好事。

“托马斯弟兄的健康已经变得有些虚弱，他的一个心爱的女儿被一种最痛苦的、令人痛心的疾病所折磨，伴随着长期的痉挛和精神的疏离。他夜以继日地挂念着这个他所钟爱的对象。他对他受苦的孩子们的同情心被强烈地激发出来，而且很明显，他的思想正在屈服于他内心的痛苦。起初，他的理智慢慢地、几乎无法察觉地屈服了，直到只剩下他那高贵的、受过高度训练的智力的残骸。就在这时，我很荣幸能与他在一起，并尽我所能来减轻他的症状。但人类的努力无济于事。他在疯狂的狂躁症的影响下患病了。他被带到富尔顿的精神病院，在史密斯医生亲切而有效的管理下，他恢复了理智，并对过去的事情有了认识。他心爱的女儿已经上了天堂。他的病情好转的时间很短——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大牧羊人呼唤他，他匆匆地去得到了他的奖赏。

（堪萨斯城的莱肯斯博士，致A. P. 威廉斯。）“托马斯弟兄于1859年6月18日在富尔顿去世，大约是他年龄的第五十六年。让我们都努力跟随他，就像他跟

随基督一样”。(Missouri Baptist Journal, Vol. III. No. 2; Dr. Williams' Sketch.)

E. S. Dulin博士对R. S. Thomas的记忆作了如下的致敬。

“在我们的仁爱行动中，他是第一位的。首先，因为他奉献了一切。他的时间，他的才能，他的金钱和他自己都作为爱的圣物放在基督的祭坛上。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他在他主人的葡萄园里劳作，几乎没有任何报酬；（用《密苏里州政治家》编辑的话说）”他把自己献给了崇高而光荣的教育事业，并且一直这样做，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的一生都在为公众服务，激发年轻人对学习的热爱，并提升他所生活的社会的道德和宗教格调。在州立大学成立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学院的教授，后来被选为该大学的语言和道德科学教授，在他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履行了这些职责，为自己赢得了很多荣誉，也让该机构的赞助人完全满意。

“为了服务于他所加入的教派，1853年，他以社会和金钱为代价，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接受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院长职务。1855年，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当时该机构的财务状况迫使董事会暂停该学院），并于同年搬到了堪萨斯城。在这里，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地方的浸信会是由他建立的，他一直是成功的、受人爱戴的牧师，直到他去世。

“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罗伯特-S-托马斯是一个典范。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朋友、邻居、公民、教师、基督徒或牧师，他是一个值得模仿的榜样。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这些才华被奉献给了基督。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这种教养是献给心灵的培养和思想的发展。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这种影响力是为了人类的最佳利益而挥洒的。他是一个有能量的人，而这种能量被赋予了教会。

“他给他的家庭留下了未被玷污的声誉和未被玷污的名字；给世界留下了英雄般的辛劳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榜样；给教会留下了劳动、自我牺牲、对基督事业坚定不移的献身和奉献的一生。没有任何纪念碑可以记录他的名字和事迹，但它们以活生生的字母刻在纯洁和善良的人的记忆中，它们由上帝的记录天使写在天堂的卷轴上。他的征服是在属灵的战场上实现的，他的奖赏是在“光明中的圣徒”中。他的雄心壮志是为基督赢得灵魂，这些灵魂将成为他欢喜冠冕上的宝石，在上帝的宝座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世界无尽’。”(E. S. D. in Missouri Baptist, Vol. I, No. 5.)

威廉-摩根-杰西(WILLIAM MORGAN JESSE)—多年来一直是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牧师，是弗吉尼亚州坎伯兰县人，1798年9月2日出生。1820年1月，他与玛丽-安-帕克小姐结婚，大约十年后，他们都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接受詹金斯长老的洗礼。此后不久，他开始了劝诫工作。他与其他几个家庭一起移民到密苏里州的卡拉威县，并于1832年在米勒斯堡与浸信会联合。第二年，他在奥德雷恩县的墨西哥附近定居，1836年8月6日，他和妻子以及其他12人组织了奥德雷恩县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名为霍普韦尔，位于墨西哥以西大约1.5英里处。1842年，杰西长老在这个教会的召唤下被按立为牧师，诺亚-弗拉德(Noah Flood)协助礼拜，同年(1842年10月)被任命为牧师，并一直担任此职，直到他去世。从他被召到霍普韦尔担任牧师的时候起，教会的成员就不断增加，不仅是成员的增加，而且是生命力的增强。维持体验式精神宗教的教义是霍普韦尔教会至今的特色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西先生在早期的专心致志的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牧养工作—除了他的家庭教会—在团结、长枝、奎弗尔、卢特尔和其他教会。虽然杰西长老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但他的性格中明显有这样的特点，有文化的人，

如诺亚-弗拉德、R-S-托马斯等人，都很喜欢并寻求他的陪伴。他不缺乏的是一种涌动的、压倒性的热情——一个充满对灵魂和主人的爱的灵魂；以及在所有的背后，敬虔的生活。有一次，W. W. Keep在谈到他时说：“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他不是仅仅星期天的基督徒。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对基督教神圣性的注释。上帝给了他11个孩子，他们都成了浸礼会成员，其中4人进入了牧师行列，4人中有3人被按立为牧师；2人，即约翰和托马斯，已经安息了，1人，即威廉-J，现在在霍普韦尔担任他父亲的讲坛主持职责。

“杰西神父在耶稣里睡着了，1857年8月，在他自然寿命的59周年附近。”（摘自詹姆斯-F-史密斯的手稿。）

“在主的人中，只有少数人从他们在地上的工作领域中被呼召出来，他们有更多的近亲跟随他们的脚印来到天国，此外还有一些人是在他的讲道中觉醒的。我有一个近邻告诉我，他所听的第一场有效的布道就是他的布道；布道的效果非常好，以至于他自己和妻子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都在布道中匍匐前进，呼求怜悯。丈夫和妻子很快就成了他教会的成员。

“他在二十七年的传道生涯中大量旅行和传道，游过小河，经历寒暑，没有考虑到地上的回报。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说要付给传道人报酬。他的目标是上帝的荣耀和罪人的救赎”。（Central Baptist, Vol. I, No. 3.）

H. W. DODGE，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浸信会的牧师，1815年11月16日出生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三年后他随父母迁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182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该州的卡尔佩珀县，他的早期生活主要是在那里度过的。他于1833年7月接受了威廉-F-布罗德斯牧师的洗礼，他是一位著名的弗吉尼亚州的浸

信会牧师。1839年10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特区的哥伦比亚学院，并先后从该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839年10月10日，他与华盛顿市的A. B. 布朗小姐结婚，后者于1864年去世。

1839年，他进入浸信会，1840年10月25日在华盛顿市第一浸信会教堂被按立，按立长老会由O. B. 布朗牧师和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斯蒂芬-查宾牧师组成。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他于1840年开始在那里任职，一直到1843年辞职。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在弗吉尼亚州克拉克县和福基尔县的几个教会担任牧师。1843年，他被邀请负责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的浸信会，以及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但他拒绝了这两个邀请。从1859年开始，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担任牧师，为期八年。1865年，他再次结婚，这次是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R. P. Latham的遗孀Ida Latham女士结婚；两年后，他回到了弗吉尼亚州Fauquier和Loudon县的老教会。应邀于1871年访问了德克萨斯州，抵达后不久，他接受了该州奥斯汀浸信会的召唤，在那里呆了五年。1876年，他被选为摩纳哥哥伦比亚教会的牧师，他接受了这一职位，并在此后的工作中一直保持高效。一个值得特别记录的情况是，他在1843年曾经拒绝了这同一个教会的召唤，而他在33年后被该教会不同的成员召唤，而这些成员当时对他们前辈的行为一无所知。塑造一切目的的主宰神性似乎就这样指引了他的命运，在他更成熟的岁月里，他如此愉快地认同了这个责任。

没有什么人比他更适合从事福音事工的工作了。天性和恩典结合在一起，使他有资格完成他的崇高使命。他的性情特别温和，和蔼可亲，特别适合承担牧民同情和监督的微妙职责。在思想的独创性、生动的想象力，特别是表达的灵活性方面——对成功的传道人来说，这些都是公认有价值的品质，他有很大的天赋。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再加上深刻的奉献精神、最热诚的热情以及对浸信会教义和惯例的自觉奉献，我们就可以对他作为一名牧师进行忠实的描绘了。

我们无法更好地定义道奇博士的特点，只能引用他的同学约翰-A-布罗德斯博士几年前在《宗教先驱报》上对他所作的以下笔录。

“H. W. 道奇博士，曾经在北弗吉尼亚和林奇堡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如今他发现密苏里的气候比德克萨斯的气候更适合他的体质，虽然开始显示他有一天会变老，但仍然是每英寸的自己。多么美好的祝愿啊！多么光彩夺目的意象和炽热的情感！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多么无私的慷慨、兄弟般的仁慈和透明的诚实！据说道奇博士的事迹在哥伦比亚备受推崇，这里是州立大学和斯蒂芬斯女子学院的所在地。”

W. H. BURNHAM—是密苏里州布恩县人。他出生于1839年6月30日，早期生活在农场，偶尔在附近的普通学校上学。1853年，他开始信奉宗教，并加入了他在阿什兰的家附近的新塞勒姆浸信会，并很快在年轻人的祈祷会中变得相当活跃。经过中学的准备，他于1857年进入威廉-朱厄尔学院，当时由著名的Wm. Thompson博士担任院长。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然后进入州立大学并在一年内毕业。他立即开始在卡拉威县的四个教会从事牧养工作，其中三个教会他持续了11年，期间为几百人施洗。他还举行了相当多的长期聚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868年，他在威斯敏斯特长老会学院的宗教调查协会前做了年度布道，是他们唯一受邀的浸信会牧师。1876年，他搬到了摩纳哥的克拉克斯维尔，在那里担任了多年的牧师，同时在其他地方举行了许多复兴会。在此期间，他还在特洛伊和鲍林格林（前者是林肯的县城，后者是派克县）担任牧师。1880年，他被重新召集到卡拉威县的老地方，并在第二富尔顿教堂、里奇兰、团

结和干福克担任过牧师职务，所有这些教会在他后期的牧师生涯中都得到了复兴，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

长老伯纳姆有点好战，曾举行过两次宗教方面的口头讨论。第一次是在1868年与马洛牧师进行的，最后一次是最近与贾瑞特牧师进行的；他们都是坎贝尔教派的牧师。据说伯纳姆先生在两次辩论中都取得了胜利。他是一个非常流利的演讲者，也是该州最好的布道者之一。

1855年，在当年于蒙哥马利县米德镇举行的熊溪协会会议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本简讯的主人公。他当时在密苏里州的时间不长；年轻、活跃、热心。在他搬到本州后不久，他就在浸信会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一直如此。

J. 罗宾逊是肯塔基州人，1827年11月3日出生在费耶特县。他的父母也是肯塔基州人。他在19岁时信主，并在他家乡的大卫福克浸信会接受了R. T. 迪拉德博士的洗礼。1849年末，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54年2月的第一个主日，他被迪拉德博士和长老们按立。按立长老会是普拉特（Wm. M. Pratt）、艾伦（B. E. Allen）和金特里（P. T. Gentry）。此后一个月，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伦道夫县，并于1854年11月在波恩县的新撒冷教堂开始了他在该州的福音工作。1855年1月，他被选为该教会的牧师，也在小邦尼费姆和纳什维尔的教会担任同样的职务；这些教会都在布恩县。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中，他的布道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使数以百计的灵魂得到了改变。从1855年到1882年，他的工作仅限于布恩县和卡拉威县的教会，除了在总协会担任通讯秘书的三年有效服务。多年来，他还担任该机构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1882年2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不得不寻求改变气候。他在新墨西哥州找

到了这种环境，在那里他很快就被召到索科罗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在这个地方，他在1882年3月2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我必须留在这里，直到我的健康得到改善。然后，如果认为谨慎和主人的事业需要，我可能会回到密苏里。与弟兄们近三十年的劳动关系是不容易割断的。我在心里对密苏里的弟兄们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我们有时在政策问题上有分歧，但我可以这样做，仍然爱他们。”

埃拉斯莫斯-达尔文-伊斯贝尔，1825年10月17日生于肯塔基州的巴黎。他于1841年加入教会，1849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毕业于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和西部浸信会神学院，于1852年完成了后者的课程。他的第一个正式牧师职位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比尔街浸信会，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为教会增加了很多力量，有近90人加入教会。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是他回到了肯塔基州。他在新堡做了一段时间的牧师，然后成为肯塔基州布拉肯县奥古斯塔的学院院长，每周日讲道，一周都在教书。

1862年，他被选为乔治敦学院的教授，在这个位置上他呆了十年之久。他还在斯科特县的Stamping Ground教堂和肯塔基州富兰克林县的Buck Run教堂讲道。在伊斯贝尔先生搬到密苏里之前的两年里，他的工作在他自己的教会和其他教会中似乎都得到了特别的祝福，他在那里举行了一些聚会，聚集了近300名信徒。

1873年1月，他前往密苏里州，在梅肯市停留了几个月。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哥伦比亚，他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开始时有大约120名成员，离开时有将近300名成员；在他的牧师任期内增加了大约280人。由于学校的原因，该教会的成员部分是流动的。

他的下一个牧养工作是在法耶特，他发现那里的教会非常沮丧，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加入了。他在这里继续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教堂的房子被重新装修，教徒人数大大增加。

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一直是新塞勒姆的牧师，这是一个位于本州中心地带的最理想的乡村教会。在第一年，他每个月只在这里讲一次道，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个教会和新塞勒姆的分支阿什兰。他实际上是在为同一个会众讲道，这些教会相距只有1.5英里；并取得了很多好处。

伊斯贝尔先生完全是在婴儿洗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因阅读《新约》而成为浸信会教徒，是他家唯一的浸信会教徒。

他是一个逻辑学家，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像一个大师级的工人一样处理他的主题；他的布道充满了深刻而成熟的思想、方法和无法辩驳的圣经论证。

乔纳森-马丁尼-麦奎尔一本简讯的主人公是传教士的后代。他的祖父艾伦-麦圭尔（Alan McGuire）在1826年至1834年期间是摩纳哥哥伦比亚的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他的父亲利维-麦圭尔是密苏里州中部的先驱，于1819年来到布恩县，广为人知，在布恩县和卡拉威县为反传教的浸信会成员讲道多年，1873年去世。他的叔叔，即REV. J. M. MCGUIRE.

Jno. A. McGuire, 30年来一直是肯塔基州积极有用的浸信会牧师，最近在La. 的Monroe去世，享年83岁。

J. M. McGuire于1830年5月1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波恩县。他在这里长大并接受教育。在他19岁的时候，他开始作为一名积极的教师，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来学习全面的大学课程。他于1855年在州立大学毕业，经过近四年的学习，完成了全部课程，并于1858年获得硕士学位。1857年，他在莫桑比克格林菲尔德的学院任教；同时从事法律研究，两年后（1859年）他开始在莫桑比克的罗拉从事法律工作。

1861年，麦圭尔先生应征加入了南军；作为一名军官服役了整整四年，并在以下地点受降：1865年，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1866年，他回到学校的工作岗位上，在肯塔基州的一所高中任教，在这里，“作为罪人之首”，他获得了对耶稣的希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接受了洗礼。这一事件发生在1868年。从他的基督教生活开始，他就热衷于主日学和祈祷会。1870年3月1日，他在基辅的皇家港被任命为牧师，并立即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传讲福音的工作中，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空闲的星期天，也从来没有缺乏支持。在肯塔基州做了四年的牧师后，他于1874年回到密苏里州，应召在卡拉威县的里奇兰和米勒斯堡教堂担任牧师。他为前者奉献了四年的一半时间，而后者他已经担任了数年的牧师。长老麦奎尔曾在布恩县和卡拉威县的以下教会担任过牧师职务，即：Little Bonne Femme, Bethel, Grand View, New Providence, Pleasant Grove, Unity and Providence。在其中一些教会中，他仍然担任教职，并受到Little Bonne Femme协会范围内的有教养和自由的人们的祝福。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一本简讯的主人公是密苏里州中部的贵族之一，多年来一直是Little Bonne Femme协会的主要成员，并积极参与该教派的几乎所有事业。在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中，他与伊莱-巴斯和D. H. 希克曼是同

伴和同事。他是斯蒂芬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去世时是该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他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神学院捐赠了5,000美元。作为一个商人，他在布恩县也许是无人能及的，他曾一度是州立法机关的成员。他是一个稳定、认真、务实的基督徒。他于1881年7月11日在布恩县阿什兰附近的住所去世。

第八章。

小皮尼教会协会和其他协会。

小皮尼协会于1833年在联合浸信会的平台上，由普拉斯基和克劳福德县的几个教会组织。1837年，会议在普拉斯基县的大皮尼会议厅举行。当时有五个教会，即，小皮尼教会，33名成员；干叉教会，21名；大皮尼教会，21名；大格莱兹教会，20名；总共95名。奥萨奇教会没有送来统计数据。长老Thos. Snelson, David Lenox和Jesse Butler是牧师。捐款12.5美元。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协会是由“联合浸信会”组成的。这是它最初成立时的称谓，并一直持续到1838年。但在这次会议上，它采取了反对传教的最坚决的立场，随后放弃了“联合”一词，并采用了“正规预言家”的称谓来代替它。1838年，只有4个教会，奥萨奇教会已经退出，今年的成员是93人，而前一年是95人。以下是《信仰告白》中的内容（根据协会今年的命令重新出版；见第11条），表明小皮尼协会从较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传教，尽管它在扉页上声称是“联合浸信会”。

“第11条。我们相信，教会的指导和良好纪律所需的一切都记录在圣经中，应

该严格遵守—同时避免一切传统和人的发明，如主日学联盟、圣经协会、各种小册子协会、节制协会，以及一般所说的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国内传教委员会和所有指导传教士的教会学校，与所有其他的、在宗教的标题下，人的发明，新约圣经并不认可。本会特此声明，凡是邀请或允许上述社团的传教士或辅导员的人，她将不与他们保持团契关系；因为我们相信那些这样做的人是与他们的恶行有分。上述条款不能被理解为，我们禁止我们的成员招待陌生人和旅行者；也不能说我们反对学习；我们所拒绝的人只是在公开场合被拒绝，因为他们不是新约圣经的能干的传道人。”(Minutes of Little Piney Association, 1838, p. 3.)

1838年（未注明日期和月份），在摩根县的凡尔赛举行了一次自愿的理事会，其目的是确保持有相同信仰但因名字而产生分歧的浸信会成员之间的联合。该委员会于1838年12月25日在同一地点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并要求所有“有秩序的、反对当时所有新的反圣经计划的正统浸信会成员，从每个教会中指定两名成员参加该委员会，条件是他们同意放弃所有的名字，除了符合圣经的名字，并允许该委员会确定名字”。“还要求各教会发送他们的信仰条款。对于这一提议，小皮尼协会的答复如下。”凡尔赛理事会的要求与我们的感情和观点相一致，我们接受这一要求，并在此建议本协会的所有教会遵守上述理事会的要求。”

每位研究浸信会历史的读者都会一眼看出，凡尔赛理事会是该州，特别是南密苏里州浸信会中反传教士的一个运动。我们没有关于其下一次会议的记录，也无法说明其议事情况，以及派使者参加会议的人数。我们只发现，在1838年之后，南密苏里州某些有反传教倾向的协会放弃了“联合”的称谓，而采用了“常规”、“旧派”或一些类似的名称。

1853年，正规预言家浸信会的小平尼协会—这就是它现在的名字—于5月21

日在科尔县的伯特利聚会所举行了会议。下面的摘要将显示这一时期教会的状况。

教会—小平尼（没有代表）；干河（Dry Fork），20；大平尼（Big Piney），35；锡安山（Mt. Zion），31；联合，在奥沙（Osage），23；草原谷（Prairie Valley），21；小马里斯（Little Maries），10；联合，在大马里斯，解散；萨迪斯（Sardis），11个；Bethel，43个；Pilgrim，解散；成员总数，217个；洗礼，9个；捐款，16美元。牧师：—R. M. Newport, David Lenox和J. W. West。

在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点引人注目的行动：“讨论了关于信仰条款的提法。主的教会反对第17条的后半句，同意删除该条中与协助事工有关的部分”。我们不做任何评论，因为不需要。

欢乐山旧派协会。

这个协会起源于1835年，它是老普莱森特协会的一部分，无视联合浸信会的原则。事实是这样的。欢乐山联合浸信会成立于1818年，一直持续到1835年，这一年在传教事业上出现了分裂。两部分人都保留了欢乐山这个名字，都没有重新组织起来。赞成传教的人继续使用旧的章程和名称“联合浸信会”。那些对“当时的慈善行动”持反对立场的人，起初只是去掉了“联合”这个前缀，称自己为浸信会成员。但后来，他们以“旧派”为名，以示区别。这就是现在的“欢乐山旧派浸信会”，这些就是我们把它的时间定在1835年，而不是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定在1818年的原因。

1840年，该机构于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霍华德县的新希望教堂举行会议。当时由以下人员组成。

教会。-Salem, 32; Mt. Zion, 25; Bethel, 20; Silver Creek, 42; Mt. Ararat, 39; Mt. Gilead, 27; New Hope, 63; Mt. Moriah, 19; Mt. Hermon, 13; Muscle Fork, 45; Little Union, 63; Dover, 26; Friendship, .12; Mt. Nebo, 38; Pleasant Grove, 32; Liberty, 31; Little Zion, 61; Hickory Grove, 22; Clear Creek, 28; AEnon, 18; Mt. Salem, 34; Middle Fork, 24; 总数, 714; 洗礼, 19; 捐献, \$24.50。牧师。-R. Alexander, F. Redding, J. Buster, J. W. Gashwiler和E. Turner。

Reuben Alexander被选为主持人，Jno. A. Pitts为书记。一个新的教会——名单上的最后一个——被重新列入。

*关于欢乐山协会的分裂情况，见第五章，第二时期。

我们有这个协会的第一份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信函和信使如下。来自塞勒姆协会。T. P. Stephens, Jas. Barnes, M. Davis, T. Turner and S. Kennon; Fishing River:埃文斯教友和艾伦教友; 两河教友。Patterson, Fuqua, Webb, Fox and C. Turner; Blue River:G. Fitzhugh和T. Proctor。

该协会的业务似乎只是为了其成员和姐妹社区的福利而进行。他们开会，握手，宣读来自教会的信件，登记信使的名字，接待和任命通讯员，宣读通函和任命年度会议；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会议的内容。没有努力去传福音，也没有为传教提供资金。

1841年，各教会报告了17次洗礼，成员总数为710人——比前一年减少了4名成

员，而且少了一个教会。捐款额为28.5美元。1842年，各教会的名单仍在减少，当时只报告了18个教会。这一年有25次洗礼。这时盛行的一个习俗是通过私人投票选举牧师在周日讲道。

1847年，教会的数量减少到16个，有436名成员，这一年只报告了两次洗礼。捐款，15.25美元。这一年，采取了以下与名称有关的行动。

“采纳锡安山教会的建议；即本会今后以‘欢乐山旧式浸信会’的名称为名。经表决，决定支持。”(Minutes Mt. P. O. S. Asso., 1847, p. 4.)

185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当时联盟中有13个教会，其成员总数为306人。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传道人的数量。

1866年，我们的最新记录—该协会已经缩减到8个教会，受命的牧师人数不变，会员总数为310人，表明它的规模还没有分裂时的一半大；这一年有50次洗礼。在谈到上述事实时，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令人反感的比较，而是以最简短的方式说明密苏里浸信会教派中的反传教士派在过去的日子里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

从1866年到今天，这个协会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上升阶段。我们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字。

谈到教会的状况。事情状况的这种变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些范围内，新一代的传道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比以前的那些人更纯洁；但在他们身上，也许少了近50年前的争论所造成的偏见；他们虽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完全相信并宣扬宿命的教义（超加尔文主义），但对神圣的真理有更广泛的看法，更直接地向人的良心说话。在过

去的日子里，这个协会的一些创始人习惯于嘲笑他们所谓的“分心的聚会”（旷日持久的聚会），而今天的孩子们正在利用这些聚会作为向人们传讲有福的福音的合适机会，其结果是，复兴在他们中间并不罕见。M. J. Sears, Dr. Rothwell和J. W. Bradley现在是这个协会事工中积极进取的人。欢乐山旧派协会的教会与欢乐山联合浸信会的教会在霍华德、查里顿、伦道夫等县以及波恩和门罗的部分地区交织在一起；希望他们很快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努力将福音传到其他地区。

拉明河协会。

我们认为这个协会起源于密苏里州的反传教士争论期间（大约1836年或1837年），由佩提斯和库珀县的几个小教会组成。我们拥有的最早的会议记录是1839年的。那一年，它在佩提斯县的胡桃分院聚会，只有四个小教会，即：Muddy Fork、Walnut Branch、High Grove和Vine，成员总数为71人；捐款为14.25美元；报告受洗人数为2人。Martillas Embree长老是会议的主持人，John Tutt是书记。长老Jacob Chism, David Lenox和Henry Avery长老作为访客和通讯员出席。

与Little Piney和他们所谓的“Old Concord协会”进行了通信。雅各布-奇斯姆是信使。在此日期之前的几年，库珀县的康科德协会发生了分裂，当时有一两个教会和一两个其他教会的部分成员，与长老奇斯姆和詹宁斯一起离开，以协会的名义开会，并声称是康科德协会。上述的名为“老康科德协会”无疑是奇斯姆领导的这一派别。

由于“正规浸信会”一词是密苏里州反传教士在那个时代通常采用的称谓，

而且这也是拉明河兄弟会的称号，而且我们在该机构的所有活动中找不到任何传教精神的迹象，因此我们将其归入该州反努力和反传教的协会。

我们面前的最新文件是1848年的会议记录。这一年的会议在约翰逊县的慈善会所举行。该协会当时有7个教会，即，Walnut Branch, 45人；Potiate Saline, 21人；New Bethel, 26人；Charity, 12人；Zion, 31人；Little Arrow Rock, 10人；South Fork, 12人；会员总数为157人。在这一年中，受洗的人数为3人；通过信件接收的人数为6人；恢复的人数为7人；通过信件退会的人数为3人；排除的人数为3人；死亡的人数为5人；捐款为9美元。

两河老派协会。

在Loonie's Creek教会的召唤下，以下教会，即，普罗维登斯、清溪、埃比尼泽、埃尔克福克、熊溪、北福克、南河、萨沃顿和卢尼溪，在183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与门罗县北福克教会举行会议，并组织了一个协会，称之为“双河”。他们通过了一份信仰告白，包含了圣经中教导的基本教义原则，并采用新旧约圣经作为他们信仰和实践的准则。这些教会的主要部分最初属于所谓的盐河协会，通过摘录他们的信仰告白，读者会更好地了解组建新协会的目的和设计。——“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是神圣的，是由圣灵默示的，它们包含了指导我们信仰和实践所必需的一切；因此我们拒绝现在在自称是浸信会的人中实行的传教制度，因为缺乏这种神圣的权威”。可以看出，这个协会已经存在了40年，并且完整地保持了它的教义和纪律，不允许有任何来源的创新。1838年的成员总数为243人。由F. M. Turner担任牧师，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

Fuqua是第一任主持人，Henry Louthan是书记员。长老Louthan一直担任书记员，直到他去世。近年来，威廉-普里斯特（William Priest）主持了该教会的集会。一些原来的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其他的教会也被增加了。1878年，它有8个教会，成员总数为259人，有一位持证牧师和四位按立牧师，即J. M. Dudley, William Priest, Nathan Fuqua和F. M. Turner。

组成这个机构的大多数教会可以被列入密苏里州东北部的先驱教会，熊溪是盐河以北组织的第一个浸信会，事实上也是任何种类的第一个教会，于1820年在上帝自己的一个殿堂里成立——在马里昂县帕尔米拉附近的一棵大糖树的树荫下，在詹姆斯-R-杜德利先生现在拥有的农场上成立。这个美丽的地方似乎是上帝为种植那颗已经长成如此大树的芥子而选择的。亲爱的读者，想象力是我们意识到上帝的孩子们第一次聚会时一定很庄严的唯一来源。除了长老，只有十个人。戴维斯-比格斯（Davis Biggs），这位杰出的先驱牧师，在文明范围之外的荒野中出席了会议。除了上帝纯洁、无私的爱之外，没有什么能促使他们在这样的场景和环境中的聚会，并在那里承诺以受赞美的救世主的名义聚会，敬拜、赞美和崇拜他们的上帝和灵魂的救主。圣灵一定引导着他们，并在这个古老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圣殿中对他们进行了巡视。高贵的老林木，茂密的树叶遮住了炙热的阳光，而在它的阴影下，有一条清澈、美丽的水流从大地的怀抱中迸发出来，象征着生命之水，它蜿蜒而行，将其内容倾倒在附近的一条美丽的小溪中——历史悠久的熊溪水，在那里，许多上帝的亲爱的孩子在洗礼中与基督一起埋葬。我们的读者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的手在这件事上，两河协会怀抱着这个宝藏是一个值得保存的历史事实。

亨利-劳森-1808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县。两岁时，他因父亲去世而沦为孤儿，因此很早就由一位名叫F. M. Turner的人照顾。后者是Louthan

的同事。

丧偶的母亲生活条件一般。年轻的劳森一长大，就被派去做鞋匠的学徒。从母亲的管教下，他期望陶醉于今生的快乐，但主的命令却不是这样，离家后不久，他就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17岁时加入了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的浸信会教会。虽然年轻，但他很快就开始讲道，但就书本而言，他非常笨拙和无知。然而，他对救世主的事业充满热情，坚持不懈地克服了每一个障碍，读者可以想象，这些障碍有很多，因为他早期的传道地点是在旧领地的博学者和富人中间。他于1831年被按立为福音牧师。1835年，他与弗吉尼亚州汉普郡的玛丽-帕森斯小姐结婚。离开早年的生活场景，他于1838年移民到密苏里，并在谢尔比县定居，在那里，在两个有色人种的帮助下，他开辟了一个大农场，完工后广泛从事畜牧业，积累了不少财富。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主人的事业上并没有闲着，通常负责照顾三到四个教会。大约在1864年，他在帕尔米拉市购买了J. D. S. Dryden先生建造的漂亮住宅，从那时起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870年2月20日他去世。在他的一生中，他建造了两座礼拜堂，一座在谢尔比县，一座在帕尔米拉；在他的遗嘱中，他给帕尔米拉教会留下了3000美元，供其牧师使用和受益。就这样，他的教派中最杰出、最忠实的牧师之一的生命结束了。

特纳（FRANKLIN MATTHEW TURNER）——这位两河协会有天赋的年轻牧师于1879年2月8日去世，仅在提供前述简讯的几个月后。他因胸膜肺炎的痛苦发作而遭受了七天的严重痛苦。

他于1837年7月16日出生在密苏里州马里昂县。他是查尔斯-特纳（Charles L. Turner）长老最年轻的儿子，他与布尔沃、斯蒂芬斯、赫利、瓦德曼等人是

同时代的人。他在家乡的学校里接受了通识教育，在伯特利浸信会学院完成了数学课程，他非常喜欢数学。当时有几个神学学生在该学院上学。有一天，年轻的特纳当着他们的面开玩笑地说：“我正在为作牧师做准备。”他没有想到，在上帝的安排下，这个轻率的玩笑会成为现实。在生命的早期，他对个人救赎的问题有很深的印象，并获得了关于圣经和不同教派的信条的广泛知识。然而，直到他27岁时，他才接受了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当时他接受了威廉-普里斯特的洗礼，并成为了熊溪浸信会的成员。1866年，他被长老们按立为福音牧师。从那时起，除了在本州第28届大会上服务了约三个月外，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这项工作，长达10年。在他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被支气管炎严重折磨，导致他放弃了对教会的牧养，几乎完全退出了事工。特纳长老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演讲者，是他所在教派中最受欢迎的传道人之一。关于他，长老William Priest说——

“威廉-特纳弟兄的去世，使教会失去了一位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能干牧师。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福音宣讲者，也是一位能干的福音真理的捍卫者。他离开了我们，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损失是他永远的收获。2月9日，他被安葬在熊溪教堂。他的葬礼有很多人参加，是我在这个州看到的最大的游行队伍。”（摘自《和平使者》，1879年4月）。

威廉-普里斯特——密苏里州最精明能干的牧师之一，多年来担任两河协会的主持人，1808年3月4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1832年，他移民到密苏里，20年后受洗加入罗尔斯县弗林特山（旧式）浸信会的团契。1853年8月，他被长老们按立为福音牧师。按立长老是C. L. Turner, Wm. Davis and T. P. Rogers。在他受洗之后的20年里，他一直对基督抱有盼望。

长老普里斯特是一个智力非常出众的人。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但在他成熟的岁月里，他在政府、法律、物理学、神学和科学的原则方面获得了高效。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他周围的人的利益不断做出的一系列牺牲。他是一位杰出的基督教绅士，曾担任过本州几个重要的职务，曾经是参议院的成员，也是已故宪法会议的成员。在过去的25年里，他曾是弗林特山、北福克和熊溪教堂的牧师，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帕尔米拉。普里斯特先生是他所在教派中的一位杰出牧师。

第五节。

1840-1850.

第一章。

自由协会和其他协会。

联合浸信会的自由协会是由来自普莱森特、伊农、普罗维登斯、火鸡溪和雪松教会的使者组织的，他们于1840年5月的第3天和第5天举行了会议。

Wm. Tatum牧担任主持人，James Gilmore担任书记员。会议通过了宪法和信仰条款，之后休会，并在当年9月举行例会。

自由协会第一届年会于1840年9月25日在波尔克县的火鸡溪举行。在上述名单上增加了两个新教会，总共有7个教会，位于波尔克、圣克莱尔和格林等县，有成员112人。这的确是一个小的开始，但当万物之主站在他们一边时，力量是强大的。在这个协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长老Wm. Tatum, D. R. Murphy和Brethren Obadiah Smith和James Gilmore是这时的领导人之一。

在1841年在波尔克县普罗维登斯举行的第二次年度会议上，萨克河和库恩溪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他们是最近成立的。春河和康科德协会的相应使者也出席了会议。浸礼会的营会在当时有些时髦，协会同意在她的下一次会议

的时间和地点、波尔克县举行一次营会。

这一习俗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很少有社区准备招待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群。各教会被要求向下一届协会送上资金，以支持国内宣教。

来自15个教会的信使于1842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波尔克县普罗维登斯附近的坎伯兰营地集会，举行了第三届年会。一个非常可观的复兴影响已经传遍了协会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138次洗礼，作为其成果的一部分。会员总数已增加到388人。

通过了以下任务计划。——

“决议，我们任命本机构的五名成员，称为‘国内传教士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管理本协会范围内的所有传教士，但要遵守以下规则和条例。”

总共有八条规则，其中第二条说。“董事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承担超过其资金所能满足的开支”。

传教士委员会由E. M. Campbell, A. Morton, U. L. Southerland, W. Heraldson和C. Dozenberry组成。

1843年，该协会在圣克莱尔县的雪松教堂举行会议。在这一年和上一年，以下新教会被接纳为联盟成员，即Clear Creek, Friendship, Monagan, Pisgah, Union, Blue Springs, Horse Creek, Bethlehem, Greenfield, Flag Spring, Alden and Salem. 现在协会的全部成员是614人，共有21个教会，分布在波尔克、格林、戴德、圣克莱尔、尼安瓜（现在的达拉斯）、普拉斯基和卡姆登县。

1844年在格林县普莱森特举行的会议上，库恩克里克教会就圣餐问题发出询问，得到的答复如下。

“决定将以下内容作为对库恩溪教会询问的答复，即。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根据我们目前的观点，不打算同意与婴儿洗礼者公开交流：不过，我们建议我们的教会对那些可能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宽容态度。”

为了抵制开放式圣餐的情绪，该协会重新出版了克纳普的《圣餐论》，并将其附在她的会议记录之后。

这片广阔的国土在早期被热心的、自我牺牲的传道人所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复兴接踵而至，教会成倍增长，不寻常数量的牧师被提拔起来。

这个协会的第一任主持人，也是她的主要牧师之一，是威廉-塔特姆。

ELD. 威廉-塔图姆（WILLIAM TATUM）是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先锋传教士之一，此前他还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度过了27年的先锋牧师生活。他是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人，于1783年9月24日出生。1805年，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久后开始在他的家乡传教，不久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在罗根县定居，位于罗塞尔维尔以北约6英里处。他在这里养育了13个孩子，在离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已经结婚。

长老塔特姆是一位农民传教士，在庄稼季节努力工作，以确保他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家庭得到支持，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把自己交给了牧师职务工作。他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的工作仅限于肯塔基州中部和南部，但有时也会延伸到田纳西州。

1837年，他结束了在肯塔基州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搬到密苏里州，在格林县定居。此后不久，他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组织了欢乐山教堂，并成为该教堂的牧师，我们认为，只要他还能讲道，他就一直是该教堂的成员，直到他去世。他受到他的弟兄们的高度尊重，他是一个自力更生和自我牺牲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所居住的州的人民中播撒福音种子。在他的传道下，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的教会都增加了很多人。在他身体虚弱到无法讲道之后，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默想和祷告上，并于1856年1月26日在受祝福的不朽希望中去世。

长老塔图姆的祖先是英国高级教会的后裔，但他的父母是浸信会教徒，他的父亲是该教派的牧师。他有两个儿子都是浸信会的牧师，住在德克萨斯州。（由路易斯-F-塔图姆提供，他是摩纳哥格林县的一个儿子。）

亨利-阿卡德（HENRY AKARD）是密苏里州波尔克县的老定居者，在自由协会担任过几年的传教士，1813年8月13日出生在田纳西州。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当时的普通学校所提供的教育。1832年9月，他与拉维尼娅-琼斯（Lavinia Jones）小姐结婚，不久之后，在同一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波尔克县。在这里，有大约十年的时间，他过着与上帝格格不入的生活。他在长老D. R. 墨菲的传道下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多年来他是该地区的主要牧师之一。

从1844年开始，自由协会通过她的事工稳步前进，建立和培养教会，并举行

定期会议，具体情况如下。1845年在波尔克县的锡安山；1846年在波尔克县的埃努；1847年在萨克河；1848年在雪松县的雪松教堂；1849年在格林县的普莱森特；1850年在波尔克县的锡安山；1851年在波尔克县的联合溪教堂；1852年在波尔克县的普莱森特。Zion, Polk County; 1851年在Greene County的Union Creek Church; 1852年在Greene County的Liberty; 1853年在Polk County的Brush Grove; 1854年在Hickory County的Mt. Pleasant; 1855年再次在Eon。

只要协会以现在的形式和名称存在，举行营地会议的习惯就会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1846年，有人努力将这个协会和萨克河协会联合起来，B. 巴克纳、H. 阿卡德、Wm. 塔特姆等人因此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但这次努力失败了。1848年，七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一个新的协会，新的兄弟会被称为“雪松协会”。

在1849年的会议上，该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S. S. L. Beckley和W. B. Senter为传道人，并授权他们在他们认为必要的地方进行募捐。接下来的一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80名信徒通过洗礼加入了教会。

1853年的会议任命了五次营会，有同样多的不同教会参加，每次选择三到六位牧师参加会议。这些努力取得了光荣的成果。在改变信仰方面，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下次会议之后。在这届会议上，协会任命了一位收款员，其权力、特权和职责如下。

“决议：本会有责任任命一名旅行代理，负责旅行和布道，为传教目的收集公共和私人的捐款，并支付给指定的人，以便与他结算；上述代理应得到250美元的报酬，只要他收集到这么多钱，多余的钱就交给本会的财务主管。而E. M. 坎贝尔被任命为上述司库。”Eld. B. McCord Roberts被选为1854年的上述旅行代理人。这种旅行代理制度给协会的传教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正如

对她的慈善工作的捐款所显示的那样。在1855年的会议上，财库里报告了210美元，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州以前是不存在的。

1855年的会议记录对工作的状况作了如下展示：教会20个；洗礼283次；会员总数1140人。

今年，根据协议，该协会与萨克河协会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合会，有关情况见上述协会的历史。

萨克河协会。

我们所掌握的萨克河协会最古老的记录是1850年的，那是第八次年会。这样，这个机构的组织就可以追溯到1842年。

“萨克河协会”是由欢乐山教会组织的，或者说举行了第一届会议。当时有4个教会参加。波尔克县的欢乐山教会、联合教会和脆皮草原教会，以及戴德县的皮斯加山教会。Eld. T. J. Kelly被选为主持人，Nelson McDowell为书记。两人都已去世。”协会的风格是“萨克河联合浸信会”。1850年的会议（第8届）是在戴德县的皮斯加山教堂举行的。从她的组织到那时（八年），只接收了两个教会，即Bear Creek和Sinking Creek；总共有六个教会，217名成员。Eld. D. R. Murphy说，这个协会被认为是反传教的。以下事实证实了这一说法。

1. 到此时为止，一直与塞勒姆协会保持着通信联系，该协会公开反对传教事业。

2. Eld. 伯罗-巴克纳 (Burrow Buckner) 曾有一段时间对传教士抱有敌意，他在一段时间内与这个协会有联系。

在这时 (1850年)，长老Elijah Williams, T. J. Kelly, Josiah Stogsdill and Burrow Buckner是牧师。

以利亚-威廉姆斯—在他年轻的时候，以利亚-威廉姆斯是已故长老D-R-墨菲的同学。威廉姆斯先生出生于田纳西州杰斐逊县，很早就随父亲迁往密苏里。墨菲先生说，我们对他的下一次了解是在1840年的春天，当时他既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又是一个浸信会牧师。他住在一个农场里，是一个有勤劳和经济习惯的人，并成功地为他的家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他曾与长老T. J. 凯利 (Eld. T. J. Kelly) 一起组织教会，然后组建萨克河协会。

在1851年9月在波尔克县克里斯普草原举行的萨克河协会第九届年会上，代表9个教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其中4个教会，即：斯莱格河、自由山、草谷和格林菲尔德，是今年接收的。其中的几个教会都得到了复兴，并向协会报告了98次洗礼。

1852年的会议记录表明不那么繁荣—只有18次洗礼和一个新教会，即格林县的Prospect。在这个社区的记录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牧师教育、传教或任何类似机构的记载。

到1855年,当9个教会向波尔克县的熊溪教会派出使者时,人数已经增加到628人。这一年报告了85次洗礼。这是萨克河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它收到并接受了自由协会的提议,将这两个机构联合起来。

联盟协会。

联合会于1855年由自由协会和萨克河协会组成,这两个协会占据了同一地区。该组织是以一种有点奇怪的方式完成的。1855年,自由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

“考虑到与萨克河协会联合的提议是否合适,并任命以下教友,J. B. Callaway, J. E. B. Justice, James Bradley, John Crain和E. M. Campbell为委员会,在萨克河协会下次会议上与她会面,并提出以下决议供她考虑。

“决议:上述委员会应阐明我们认为自由协会和萨克河协会应该联合的理由,使这两个协会成为一个协会,即,第一.他们都占据了同一地区的一部分;第二.两者的范围对一个协会来说不算太大;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将消除表面上的差异,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差异。

“另外决定,只要萨克河协会同意上述提议,特此授权上述委员会宣布联盟完成,并提议用‘联盟’一词作为新协会的名称。”

这是在9月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萨克河协会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了如下回应。

“我们，萨克河协会，同意自由协会通过他们的委员会，即长老Callaway、Bradley和Justice提出的建议。将两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协会，称为‘联合协会’；此外，

“同意建议萨克河协会的教会将他们的信件和信使送到‘联合协会’，该协会将于1856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与格林县的普莱森特教堂一起举行。”这样，“联合协会”的组织就完成了。

根据上述协议，联盟协会于1856年9月在格林县的普莱森特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当时有35个教会的信件和信使出席，报告说有2,102名会员。现在这无疑是在密苏里州西南部最大的协会。她的教会散布在波尔克、格林、戴德、希科里、韦伯斯特、达拉斯、拉克莱德和劳伦斯等县中。B. McCord Roberts被选为主持人；据报告有200次洗礼，有300多美元用于传教。该协会保留了“联合浸信会”的称谓。

下列牧师加入了新的组织。E. Williams, J. and A. C. Bradley, W. F. Spillman, T. J. Kelley, S. S. Beckley, H. H. Williams, J. H. Tatum, J. Kennon, W. B. Senter, J. F. Wheeler, G. B. Mitchell, 我们认为还有Burrow Buckner。

W. F. SPILLMAN—在这个协会的范围之内，几年来一直是基督的积极仆人。他是田纳西州人，是托马斯和弗朗西斯-斯皮尔曼的儿子，生于1821年3月5日。1840年，他在肯塔基州艾伦县信主，加入了伯利恒浸信会，并在不久后由长老泽迦利亚-恩伯森和托马斯-斯皮尔曼按立。

他于1854年搬到密苏里州的波尔克县定居。他成为景山教会的成员，在波尔克县和周边县的牧师中度过了七年忠实而有益的劳作，并于1862年6月5日结束了他的生命。

巴克纳（BURROW BUCKNER）在密苏里州做了几年的福音建设者。他是印第安人传教士H. F. 巴克纳牧师的叔叔。巴克纳先生于1796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劳伦斯区，在父母的照顾下，在东田纳西州长大，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他的父亲亨利-巴克纳很早就搬到了那里。他的教育几乎必然是有限的。他在19岁时被引向十字架，7年后进入牧师行列，并根据自己的任命，成为佐治亚州北部和田纳西州南部的切罗基印第安人的传教士。在这里，他很快就聚集了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教会，主要是在农场工作允许的时候讲道。

他是在1840年或41年搬到密苏里的，原因是切罗基民族从佐治亚州移居到他们现在的家园。在他来到密苏里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持有当时所谓的反传教士的观点，但后来确信了自己的错误，并在萨克河、自由、春河以及后来的联合会担任了约20年的新约牧师，很有帮助。他的特长是劝说，在这方面他非常出色。事实上，当他被唤醒时，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在家庭和教会中，他也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管教者。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一位主教。

1861年8月，他去铁匠铺给他的马穿上鞋套，准备去参加协会，突然患了中风，在他妻子赶到之前就去世了。

他早年的妻子玛蒂尔达-巴克纳夫人在世，我们认为她在1875年住在摩纳哥的戴德县。传统上说：“美国所有的巴克纳都是三个英国兄弟的后裔，他们分别叫本杰明、杰西和约翰，在殖民时期来到美国。中间的兄弟约翰于1792年搬到了佐治亚州。他们都是大块头，有大耳朵，高颧骨，大蓝眼睛，头发黑而直。他们都成为浸礼会教徒；本杰明是一名牧师，都成为大家庭的父亲”。（印

第安地区马斯科吉的H. F. 巴克纳长老)。

以下是截至1860年的联合协会的记录。

1857年的会议在波尔克县的自由城举行；1858年在戴德县的皮斯加举行；1859年在戴德县的沉溪举行；1860年在波尔克县的锡安山举行。在1857年的会议上，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小浸信会社区的信，来自德克萨斯州巴黎的兄弟 Daniel Buckner和H. F. Buckner. 在堪萨斯地区的信，要求一位牧师访问并组织他们成为一个教会。就此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并给予慷慨的支持”。

协会继续去年的传教计划，并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来雇用传教士。该委员会由John Crain, Jas. P. Thompson, John Slagle, Charles Bunch and E. M. Campbell组成，他们被指示雇用两名传教士，而不是一名，并将他们派往协会的贫困地区。用于传教的资金数额为333.20美元；报告的受洗人数为233人；会员人数为2,320人。

到1858年，该协会已发展到43个教会，相同数量的牧师和2,646名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报告说，将该协会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是合适的。

“从斯普林菲尔德开始，然后到波尔克县的伊农教堂；再到刷子林教堂；然后向北到上述协会的北线；上述线上的教会可以选择他们将属于哪个协会；西部的协会保留名称和章程，东部的协会为自己制定章程”。

分裂后，联合协会只剩下17个教会，有1,048名成员。财务主管的报告显示，115.50美元已被用于所有协会的宣教目的。1860年有两个新的教会被接纳为会员—波利瓦和锡安山。

整个西南地区被联邦和邦联的军队所占领，在1861年和1862年没有举行任何聚会。1863年8月，来自普莱森特、阿什溪、土耳其溪和皮斯加山教会的少数信使在波尔克县的土耳其溪召开大会，并组织了一个协会，以旧名命名为“联盟”。大会主持人纳尔逊-麦克道尔法官说，“这被认为是旧的联合协会的重组”。然而，这些会议的编号是从1863年开始的。

1864年，该协会的人数不超过265人，只有两位受命的牧师—J. E. B. Justice和Thomas J. Kelley。

1865年，会议在格林县的阿什河教堂举行，当时的记录显示，这一年中减少了14人。毫无疑问，这种减少的部分原因是：1. 由于此时在整个州的这一部分地区盛行的复仇和流血的精神；以及，2. 在1863年或1864年的会议上，该协会在激动之下在其章程中加入了一个条款，内容如下。——

“决议，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分离，我们不会与任何持有分离主义成员的教会建立团契，教会不应持有或接纳分离主义的成员。”

1866年的例会在格林县的欢乐山教堂举行，1867年在波尔克县的皮斯加山举行。1868年的会议是在波尔克县的锡安山举行的。自战争以来，到此时为止，只有8个教会加入，总共有690名成员。牧师名单上增加了M. G. Conn, A. C. Bradley, J. Kennon和Geo. Kline。在这次会议上，以16票对6票的表决结果，废除了章程中的上述条款，并以下列条款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公民政府是神圣的任命，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利益和好的秩序；行政长官应该被祈祷，认真地尊重和服从；除非在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意志相反的事情上；他是唯一的良心之主，是地球上君王的王。”

今年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由长老Kline为主席，J. D. Bicknell为秘书。该会议在促进协会范围内的主日学方面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值得称赞。

该协会于1869年10月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举行会议。接收了两个新教会，即友谊教会和桑希尔教会。总共有10个教会，会员人数为769-85人，都是通过洗礼加入的。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的名称从“Union”改为“Thornhill”。

斯普林菲尔德协会。

作出这一改变是因为当时在该州有三个联合会。1870年，“联合”的前缀被取消。在这一年和前一年，协会为自己的开支和传教目的筹集了近8,000美元。1870年至1873年的会议记录表明，该协会的繁荣程度不高，在此期间只接收了一个教会，即Pleasant View。1873年的成员总数为817人。这一年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本会准许本会中愿意这样做的教会自由地进入一个县协会”。在处理了一两项其他事务后，协会休会，没有为下一次会议安排时间、地点或传道人。组成斯普林菲尔德协会的一部分教会在1873年秋天开会，成立了格林尼治县协会。

“剩余的教会，”A. C. Bradley牧师说，“1874年在火鸡溪教堂聚会，名称为春田协会，并改为旧名萨克河协会。这个机构在1876年囊括了以下教会。格林县的Asher Creek和Thornhill；波尔克县的Mt. Zion、Pleasant Ridge和

Turkey Creek; 以及戴德县的Pleasant View; 共有385名成员。这一年, 人们同意与新前景协会合并, 后者的教会主要位于格林县和波尔克县。同年10月, 通过长老Geo. Long, 在最后一个协会的会议上完成了合并。关于这一交易的进一步说明, 见本书第七期中的新前景协会的历史。

作为斯普林菲尔德协会和联合协会的继承者, 我们将关注格林县协会。它的教会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位于格林县。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是, 如果可能的话, 确保那些对1869年从联合会改名为斯普林菲尔德协会感到不满的教会之间的和谐。格林县协会的正式组织是在1873年秋天在友谊城进行的。1877年, 这个兄弟会已经发展到15个教会, 会员总数达到1102人。当时的牧师有B. McCord Roberts, J. S. Buckner, G. B. Mitchell, Jas. D. Biggs, J. E. B. Justice, G. W. White 和 James P. Aikin。国外和国内的传教士在本协会的牧师和成员手中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1879年, 有17个教会, 12位牧师和1380名成员。会议在波尔克县的斯莱格溪教堂举行。1880年9月30日, 第八届年会在格林县的展望教堂举行。1881年9月29日, 波尔克县的岩石草原教会是会议的地点。名册上有20个教会, 除三个教会外, 其他教会都派出了信使。会员总数1, 497人。官员有J. S. Buckner, 主持人; J. II. Garnett, 书记; 和C. F. Corum, 财务主管。受按立的牧师人数为24人; 有执照的为11人。彼得-布朗的《主的圣餐》附在会议记录之后。这篇论文具有探索性, 简明扼要, 符合圣经。

MOUNT PLEASANT CHURCH. -这是格林县协会中较早的教会之一, 于1838年1月(第三个星期六)由David Coffman、J. Gilmore和Elijah Williams组织, 有14名成员。它的位置在格林县, 在斯普林菲尔德西北12英里处。第一任牧师是William Tatum, 他持续了15年, 由E. Williams接任。1882年, 乔治-威尔逊担任牧师, 该教会有102名成员。

格林菲尔德，达德县的县城，曾经是斯普林菲尔德协会的成员。这里的教会于1843年7月1日成立，有7名成员，由布兰特利-莱特和S-莱尔斯组建，前者被选为第一任牧师。

从数字上看，这是格林县协会中最强大的教会，1881年有206名成员，当时B. M. 罗伯茨是牧师。组织的日期没有给出。该教会为国外宣教捐款20.8美元，为国内宣教捐款25美元，为牧师的工资捐款60美元。

FRIENDSHIP教会—该教会也在格林县，位于斯普林菲尔德西北15英里处。它成立于1843年7月，当时有23名成员。它的礼拜堂在1870年重建，是一个框架，36x42英尺，价值1,000美元。长老Wm. Tatum是第一任牧师。B. M. Roberts是1881年的牧师。

SPRINGFIELD. 本市的浸信会是在1852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由Eld. B. McCord Roberts组织的，他是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先驱传教士之一。罗伯茨先生曾在卫理公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持长老，但在这之后不久就成为了浸信会教徒。关于他的进一步介绍，见《西南密苏里大会》。

1861年，教会第一次进入他们在1853年开始建造的新礼拜堂。仅仅几个月后，士兵们就占领了这所房子；从1861年到1866年没有举行过聚会。1866年9月7日，教会由E. Alward牧师重组，有13名成员。1852年有11名组成成员。从那时起到1861年，历任牧师是B. McCord Roberts, R. Eaton, Geo. White和James Kennon。自1866年改组以来，下列人员担任了历任牧师职务。E. Alward, Charles Whiting, J. C. Maple, J. F. Howard, J. D. Biggs, M. D. Beavan和J. H. Garnett。1882年，该教会的人数为120人。

第二章。

春河协会。

春河是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先驱协会之一。它于1840年7月11日在当时的巴里县（Barry County）的一所校舍里组织起来，靠近现在劳伦斯县的奥利维特山教堂。Abram May是主持人，David Guthrie是书记员。

“在这之前仅十年，第一个白人，Lunsford Oliver，田纳西州人，在该州的这个地方定居。他位于现在的牛顿县，在40英里内没有邻居”。（Campbell's Gazetteer of Mo., p. 399.）

五个教会，即自由、自由、和平、滴水泉和友谊教会加入了该组织。全部成员为91人。名称是“联合浸信会的春河协会”，由于一些成员有反传教士的精神，所以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传教事业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这个问题不应在协会内讨论，而是让每个教会自由思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R. J. Dale, clerk of the association.）第一届年会于1840年10月在巴里郡的Liberty Church举行。阿贝尔-李被选为主持人；书记员与7月份相同。1841年的会议在自由教堂举行，当时皮斯加山教会和联合教会被接纳，有32名成员。

和平教堂是1842年的聚会地点。欢乐山、失落溪、繁荣和伯利恒教会被接收，有87名成员。这一年，来自两百英里外的康科德协会的信使斯内林-约翰逊（Snelling Johnson）访问了该协会，并宣讲了一篇传教士的讲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传教士的精神。

第四届年会于1843年在牛顿县的滴水泉教堂举行。Eld. Greenville Spencer 宣讲了开场白。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在协会的范围是个有能力的人，从1844年开始担任主持人，直到1855年他前往德州。1843年的会议不过是一次年度聚会，几乎没有处理任何事务。星期六和主日完全用于讲道；星期五和星期一用于听取各教会的来信，接待相应协会的信使并任命信使。来自康科德协会的三位通讯员出席了会议，他们是：长老Snelling Johnson, K. Scott and E. Taylor；还有一位来自Liberty-Elijah Burch；一位来自Blue River Association-Eld. John Farmer。

“决议：同意将明年的7月4日定为禁食和向上帝祷告的日子。”

做得很好！也许在这个时代，以同样的方式度过这一天会更好。

此时（1843年），在现在的牛顿、贾斯珀、麦克唐纳、巴里和劳伦斯县有11个教会。

教会：自由、友谊、和平、自由、滴水泉、皮斯加山、联合、欢乐山、失溪、繁荣和伯利恒。

牧师：Greenville Spencer, W. H. Farmer, G. J. Endicott, Abram May, J. W. Maxey和Samuel Liles。

第五届年会于1844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巴里县的友谊镇举行。增加了两个新的教会，即：伊农和克兰溪。有106人受洗，成员增加到357人。一个教会（自由）的成员增加了一倍多，通过洗礼增加了46人。

由于其新颖性，我们在此记录该协会在1846年会议上采取的以下行动。

“指定W. H. Farmer、A. Brite、E. F. Pinson、Caleb Martin、W. H. Maxey、Basil Lewis、Ellis Neice、Samuel Liles和T. J. Holman等教友于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到联合教会，并在他们认为必要时解散上述教会。”

当然，就浸信会的教会政体而言，这是阳光下的新事物。如果地球上有任何力量可以解散浸信会，除了教会本身，我们应该很乐意见证这一行动。福音教会是人类中已知的最高教会权力。这一原则与基督教时代一样古老。

1846年接纳了一个新教会（Shoal Creek），1847年接纳了两个，即，团契和拉玛。成员总数为511人，表明春河兄弟会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团体，即使在其最年轻的时候。从1848年在劳伦斯县友谊教堂举行的第九届年会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其福音传教性质的更大证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内容。

“同意与密苏里州联合浸信会总协会建立联系；我们派J. F. Pinson弟兄和W. H. Farmer弟兄作为代表参加上述总协会，并推荐后者作为传教士在本协会范围内骑马传道，接受上述协会的赞助，我们将13.30美元的款项经Eld. D. Stites的手寄给上述总协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又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建议本协会各教会考虑是否应该各派两名代表参加1849年3月第一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与团契教会举行的会议，并建议各教会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捐款，并将这些钱送到上述会议上，以处理我们一些牧师在本会范围内传道的问题。此外，每个教会都要采取行动，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将现在财务主管手中的资金用于同一目的，并授权上述代表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牧师作为上述传道人。”(Minutes Spring River Association, 1848, pp. 3, 4.)

今年的会议记录中的表格显示增加了三个新教会，即Elk River, Ozark和Neosho；以及50个人受洗的教会。现在会员总数为545人。J. F. Pinson和A. Davidson被添加到牧师名单中。

1849年，一个新的教会，即Shady Grove，提出申请并被接受。复兴的影响几乎扩展到了整个协会，并在150多个皈依者的洗礼中结出了果实，他们都被加入了教会。今年与牛顿县的繁荣教会举行了会议。

去年安排的大会在团契教堂召开，采取了行动，并向本次会议派出了一个委员会，报告已经收到；于是。——

“该协会同意将现在的剩余资金用于司库的手，还有各教会送来的额外捐款，用于雇用一些牧师在协会的范围內骑马传教。”

1850年，新塞勒姆教会和巴克草原教会被接纳为团契。会议在贾斯珀县的和平教堂举行。继续保持周五开会、周一休会的习惯；周六和周日用于布道和其他宗教活动。

另一个传教士大会被指定在次年12月与Buck Prairie教会举行；该大会被授权选择一位或多位牧师作为巡回人员。要求各教会为上述目的进行募捐，并派两名使者参加会议。所有的教会都报告说受洗人数达到69人。

1851年，协会在Neosho开会。这一年，她将她的领土划分为四个地区，并在每个地区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监督传教士的工作。上述委员会有权在自己的地区选择一名传教士，确定其工资等。这些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协会提交一份工作报告。今年，Prospect和Bethpage教会被接纳为联盟成员。这两个教会报告了80次洗礼。会员总数为846人。

1852年在格林县的Shady Grove教堂举行了第十三次周年纪念活动。提出并接受以下新教会的入会申请，即，伊农、迦太基和锡安山。自1843年以来，章程和信仰条款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

1853年，会议在劳伦斯县的团契举行。现在，协会的边界延伸到了牛顿、贾斯帕、麦克唐纳、克里斯蒂安、斯通和塔尼等县，引起了以下行动。

“采纳了各教会关于协会划分的要求，并同意划分，指定的界线如下：从协会的北部边界开始，正南到阿肯色州，以便在上述界线以东留下六英里的劳伦斯县。上述界线以西的教会将保留春河协会的名称，而上述界线以东的教会将获得退会书”一共六家。这些教会组成了现在的西南伯特利协会。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学习机构的基础是用以下语言奠定的。

“决议，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将建立一个高尚的学习机构，并任命N. C. Hood、Joseph W. Ellis、Henry C. Lawler、George Bright和James F. Herrall为委员会，其职责是在本协会的下一届年会上提出一些计划，以实现上述目标。”

为传教工作而对协会进行分区的计划被终止了，并为整个范围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W. H. Maxey, Geo. Bright, John McMahan, N. Rutledge和John Colley组成。各教会共有154人受洗加入。

劳伦斯县的Friendship是1854年的聚会地点。根据协会的投票，学习机构设在纽顿县的尼奥索或附近，W. H. Farmer被任命为财务代理，负责筹集资金建造合适的建筑。这并不成功，1856年，协会提议将上述高中设在其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县，如果该县提供最多资金来建造建筑物，等等。1859年，此事被

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春河协会向联合协会和伯特利（南威州）协会提出这一建议，即这三个协会将联合起来，在其范围内的某个地点建立这样一所机构。联合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指定于1860年10月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会议，以制定章程并组织教育委员会。除此以外，我们无法从记录中获得有关此事的任何信息。我们可能会再次听到这个机构的消息。

该协会于1855年在贾斯珀县的自由教堂举行会议。自1853年分裂以来，又增加了印第安溪、联合、皮内维尔和萨科西教会。会员总数再次达到1100人以上。在这一年里，有132人受洗。牧师队伍因下列人员的加入而增加。A. Brown, O. Shirtliff, T. J. Holman, W. B. Taliaferro, S. L. Beakley, W. McReynolds, F. J. Oliver和J. Robinson。

以下决议获得通过。

“决议，我们建议本协会的教会放弃接受来自婴儿洗礼派的成员，或来自任何其他非正统教派的成员的做法，除非在他们受洗时。”1856年，戴德县的石灰石教会招待了该协会。萨克河、雪松和锡安山协会的对应使者出席了会议。财务委员会库房里有103.71美元。W. H. Farmer作为骑马传教士。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复兴活动，并有246人受洗，成果丰硕。会员总数为1,347人。

1857年，该协会在纽顿县的普罗旺斯教堂举行会议。所接收的新教会如下。巴里县的Bethel、Rock Spring、Washburn、Cassville和Newcite，以及劳伦斯县的Center Creek。该协会与“南密苏里州浸信会”建立了通信联系。手头的捐款为131.24美元。受洗人数为142人。会员总数1,708人。

1859年，贾斯珀县的伊农是聚会的地点。三个新的教会——Antioch、Elm Spring和Coon Creek——被接纳为联盟成员；报告了98次洗礼；库存资金205.45美元；

成员总数为1,816。

到1860年,会员人数已增至2,044人。会议于麦克唐纳县的Bethpage教会举行。

(1861年,27个教会中只有5个教会的信使出席,没有完成任何重要的事务。会议无限期地休会了)。(由于南北战争)

1867年,在榆树泉教会和尼奥肖教会的联合号召下,该协会于1867年9月13日与上述教会召开了会议。我们从记录中抄录如下。

“这个机构已经有五年没有开会了,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祈祷和讨论,以决定所要采取的行动。全权证书委员会通过以下决议报告了代表的注册情况,该决议获得通过。

“决议,本委员会认为和决定,这里所代表的位于春河协会范围内的每个教会都有权获得一个代表席位,只要它采用了布朗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中的信仰条款,并且每个教会都有权获得三票。”

大家应该记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许多地方都有不小的宗派情绪。本协会的成员也并非都能免于这一规则。这一事实在一个教会向本次会议发出的请求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这无疑是一个火种,但由于协会的迅速的、而且我们认为是明智和谨慎的行动,和谐得以保持,繁荣随之而来。我们用记录的语言来说明这些事实。

“位于失落溪的伯特利联合浸信会在她的信中提出了以下请求:“我们要求你们的机构的不同教会,对其所有参加叛乱的成员进行圣经上的确认。”

“于是，弗里曼弟兄提出以下建议。

决议：根据伯特利教会的请愿书和信仰条款，我们接受她。

“休会至星期六9点。

“星期六上午会议开幕，等等。

“H. Ruark弟兄要求对问题进行分工，因此很快就得到了处理，具体如下。

“1. 根据动议，该教会被一致接收。

“2. 决议，我们亲切地要求位于Lost Creek的伯特利教会恢复她以前作为本机
构成员时的名称，即，联合浸信会’。

“3. 决心将伯特利教会的请求退回给她”。

这样就结束了一个可能使协会分裂并在整个范围产生疏离的问题。

1868年9月18日，该协会与沃什本草原教会召开了会议。前一年的聚会几乎是
史无前例的一几乎是五旬节的聚会。直接的成果是464人信主和受洗，并有9
个新教会加入协会。

1869年，该会议在贾斯珀县的自由教堂举行。又是复兴的一年；368次洗礼和
9个新教会表明了其结果。

1870年，会议被指定在纽顿县的锡安山教堂举行。

1871年，该协会在榆树泉开会。会议再次发现协会规模太大，不方便管理，于是对其领土进行了划分，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铁路作为划分线。北部地区保留了春河这个名字。现在组成协会的42个教会中，有20个保留在旧的组织中，有22个组成了“肖尔河协会”，关于这个协会的描述将在另一个地方找到。就在分裂之前，春河协会有2220名成员。

从1871年到1881年，该协会继续定期开会。去年9月，协会在贾斯珀县的阿维拉举行会议，由J. M. 惠勒牧师主持。在25个教会中，有6个教会没有提供完整的统计数据。19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1,049人。她当时有18个牧师以及7名持证牧师。执行委员会由J. Tol Miller、J. M. Wheeler、M. Williams、R. J. Dale和Simpson Smith组成。

第三章。

北大河和其他协会。

1841年2月，来自三个小教会的信使在利文斯顿县的Wm. Mabley家（另一个消息来源说是在Culverson先生家）聚会，并组织了北大河联合浸信会。这些教会是Locust Creek（现在的Linneus）、Carrollton和Salt Creek，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约为100人。卡罗尔顿的A. D. Rock是主持人，John G. Flourney是书记员。章程中的一条是这样写的。“我们不会被称为传教士或反传教士协会”。这种情绪一直盛行到1845年左右。这一年，特伦顿教会在给该协会的信中提出了以下疑问。“如何才能为协会的贫困地区提供所传的福音？”这个问题

得到了友好和自由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要求艾尔-A-F-马丁(Eld. F. Martin)去旅行和传教之外,章程禁止采取任何有利于传教的行动。同时建议各教会支持他。

1846年,协会在林恩县的黄溪教堂举行会议。在马丁长老和其他人的努力下,传教士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信使们慷慨解囊,并雇用了坎普-斯科特长老坎普-斯科特(Kemp Scott)以每月18美元的薪水担任巡回传道人。他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讲道,在1847年于哈里森县的佐尔教会举行的会议上,他经允许宣读了他的报告,介绍了这一年中97次洗礼的情况。这些事情给事情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机,上述反传教士条款以压倒性的多数被从宪法中删除了。

该协会在传教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立场,并且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积极的福音派团体。

在这个机构的历任牧师中,可以提到A. F. Martin、Elijah Merrill、J. M. Goodson、W. C. Ligon、John Kurl、Thomas Barbee、Kemp Scott、Jesse Goin、Henry M. Henderson、Edward Benson、Paul McCollum、W. W. Walden、L. L. Wellman、W. S. Huff、Z. Goin和H. H. Turner。在协会早期活跃的教友中,有约翰和奥古斯都-弗洛尼、托马斯-巴利、威廉-伯特、弗兰克-普雷斯顿、以法莲-赫夫、塞缪尔-本森、爱德华-本森、威廉-本森、詹姆斯-G-本森、罗伯特-本森、艾萨克-亨德森、亨利-M-亨德森、詹姆斯-R-梅里尔、詹姆斯-卡什和W-H-罗伯特森,其中不少人已经渡过生命河,从他们的劳动中休息。

这个协会是一个多产的机构,促成了其他五个同类机构的形成,即西福克、密苏里谷、蝗虫福克、利文斯顿县和林恩县协会。它的牧师和人数不断增加,其领土也不断扩大,直到1854年,其边界从南边的密苏里河延伸到北边的爱

荷华州界。这时，它由以下组成——

教会。Big Creek, 75; Carrollton, 63; Chillicothe No. 1, 46; Chillicothe No. 2, 57; Deep Spring, 59; Fairland, 66; Indian Creek, 28; Liberty, 43; Linneus, 116; Little Ridge, 27; Mount Nebo, 47; Mount Pleasant No. 1, 55; Mount Olive, 57; Mount Pleasant No. 2, 41; Parson's Creek, 56; Princeton, 69; Providence, 35; Trenton, 154; Utica, 60; Wyaconda, 49; Yellow Creek, 60; Zoar, 47; Hurricane, 17; and Mount Zion, 23; 成员总数为1316人。

Goins, Brashear和Scott作为传教士工作，报告了大约16个月的工作和92次洗礼；在协会的广泛范围内也存在着巨大的贫困。用于传教的费用为419.70美元。

1855年，第14届年会在利文斯顿县的费尔兰举行。三个新的教会，即新花园教会、麦克罗斯基溪教会和德维特教会，被接纳加入联盟。根据该机构的授权，在周日公开募捐，金额为17.66美元，用于传教。今年，各教会为同一目的捐献了156.15美元，个人共捐献了52.50美元。

1856年，该协会在卡罗尔县的卡罗尔顿举行会议，并恢复了写通函的习惯。今年的主题是“祈祷”。特别强调了家庭祈祷。通告中的以下段落值得注意。

“在基督教会的原始时代，当上帝的子民被敌人包围时，同情心和感情把他们吸引到一起；作为一种共同的防御手段，他们习惯性地进行了团结、热切的祈祷，在这种祈祷的回应下，他们不仅经常从敌人的手中被解救出来，而且上帝通过增加他们应得的人数来回应他们的祈祷。唉！现在的许多教会与原始的基督教有多么大的差距啊！”。当时，他们明确表示至少每周一次聚会，进

行社会崇拜；现在，有许多，非常多的教会习惯性地生活，而没有努力去恢复这种古老的秩序。即使是一个不经意的观察者也会很容易发现这种教会与那些“不离弃自己的聚会”的教会之间存在的差异”。

即使是现在，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漠不关心也是令人震惊的。神的子民何时才能对他们的义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并学会在每个主日聚会，敬拜他，研究圣经。我们没有遇到过北大河协会的教会在为基督的事业慷慨解囊方面被超越的协会。

1859年，会议在林内斯举行。该协会现在有34个教会，1,988名成员。捐款额为494.65美元。1860年，卡罗尔县的10个教会组成的聚居区被派出去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见密苏里河谷协会）。这一年的会议在默瑟县的普林斯顿举行。

自1861年以来没有举行过会议，1865年8月26日，协会应格伦迪县特伦顿教会的要求，在该地举行了会议。在24个教会中，有13个教会没有派出信使。报到的成员总数为839人。三位信使，即，P. McCollum, A. F. Martin和Wm. Hildreth，被任命参加次年九月在Palmyra举行的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该协会在“测试誓言”中这样表达自己：“

“鉴于出现了关于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对牧师和执事按照密苏里州宪法的要求进行宣誓的立场的问题，并对我们的立场没有疑问；因此，”决议，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建议我们范围内的所有牧师、执事和托管人遵守上述宪法的要求。”

1866年，会议在奇利科特举行。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主日学大会，比州主日学大会提前了两年。E. J. Scott担任主席，H. H. Turner担任秘书。在这次会议上，H. H. Turner还被在场的牧师们组成的“教会委员会”按立为牧师。

1868年，该协会在林奈斯再次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宣布，所有通过公开募捐筹集的资金应只用于协会的宣教。

1871年在特伦顿举行的会议上，一项动议占了上风，即要求弟兄们为他们的教会认捐，以支持国内传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会没有这样做，预计信使们会支付这笔款项。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教会在荣誉上有义务支付这些款项。

在1872年和1873年的会议之间，利文斯顿县和林恩县的大部分教会经协会允许，组织了新的协会团体，这样北大河协会只剩下14个教会。1872年，大河学院被该协会采纳。这个机构在1881年聚集了15个教会和1,221名成员。

“切斯利-伍德沃德，北大河协会的牧师之一，179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早期生活。1820年，他与伊丽莎白-布兰肯希普（Elizabeth Blankenship）小姐结婚，几年后，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居住了19年，定期为四、五个教会讲道。然后他搬到了爱荷华州的戴维斯县，在那里他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传授福音。他从那里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默瑟县坎斯维尔附近定居，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然后搬到了该县中心的普林斯顿附近，为该教会和周围的教会传道了几年，后来他在该县东部的拉瓦娜附近定居，他是该教会敬爱的牧师，并在那里结束了他在世的生命。

“伍德沃德长老是锡安城墙上忠实的哨兵，发出确定的声音，从未让会众失望过。他留下两个儿子在事奉。

“他于1877年2月18日清晨在摩纳哥拉万纳附近的住所去世，享年79岁。是他从事基督教事工的第49年”。（摘自《北大河协会记录》，1877年，第8页）。

乔治-华盛顿-赫伦—这位耶稣基督的牧师是肯塔基州人，1818年11月21日出生在亨利县，6岁时随父母迁往印第安纳州迪凯特县定居。1835年7月，他与伊丽莎-安-史密斯小姐结婚，后者于1859年3月3日去世。次年9月25日，他再次与凯瑟琳-伯顿小姐结婚，并于1869年迁往爱荷华州韦恩县，10年后迁往密苏里州格兰迪县。他在18岁时皈依并加入浸信会，25岁时进入牧师行列，被认为是该教派的忠实工作者，直到他去世。

1880年9月11日，他在格兰迪县斯皮卡兹维尔附近的家中去世。这一天是北大河协会开会的第一天，当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会议暂停，协会在祈祷中团结一致，由Eld. H. H. Turner带领。（摘自《北大河协会记录》，1880年，第7页）。

詹姆士-G-本森牧师1813年出生在马里兰州伍斯特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早期生活。1837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州格兰迪县定居，1840年，他加入了特伦顿浸信会，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该教会忠实、虔诚和一致的成员—38年—在这期间，他担任执事一职，得到了教友的普遍认可。“有诚实的报告，满有圣灵和智慧”，“凭着纯正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他有两次婚姻，留下了第二次婚姻的遗孀和一些孩子，其中有几个是教会的成员。他于1878年11月23日的第七天在特伦顿的住所里在耶稣里睡着了。

(Minutes N. G. R. Association, 1879, p. 21.)

特伦顿浸信会—该教会原名为华盛顿浸信会，于1837年春天在特伦顿以南半英里处的一棵大榆树下成立，位于北大河岸边，在河水中已有数千名愿意接受洗礼的信徒。以利亚-梅里尔 (Elijah Merrill) 是出席该组织的唯一牧师。他以前来自马里兰州。这个教会在几年内对协会持冷淡态度，因为听说它“在信仰上不健全”。

卡罗尔顿教会—（这个机构的历史将在密苏里河谷协会的简述中给出。）

LINNEUS教会—（以前叫Locust Creek），在1841年参加了北大河协会的组织，但在这之前多久成立的，我们无法确定。它在1878年的成员是100人。

联合教会—这个机构现在在离奇利科特北部约6或8英里处聚会。它是由埃利亚-梅里尔于1840年在该镇组织的，有10名成员。（摘自W. H. Robertson的笔记）
长老梅里尔担任牧师职务直到1845年，由H. M. 亨德森接任。

PLEASANT GROVE CHURCH，位于沙利文县，于1843年10月成立，共有9名成员，由A. F. Martin长老担任第一任牧师。1867年，教会建造了一座24x36英尺的框架式礼拜堂，耗资800美元。1881年，该教会只有35名成员。

丘吉尔。NEBO CHURCH. -Eld. 马丁（A. F. Martin）于1843年6月25日召集9名成员成立了一个以此为名的组织。聚会地点在林恩县，位于县城林内斯以北12英里处。1861年，这个教会被拆散，当时有59名成员。1870年11月，它与19名老成员重组，两年后成立了浸信会主日学。第一任牧师是Alton F. Martin。

普罗维登斯。1844年9月1日，该教会由H. M. Henderson成立，有9名成员。起初是在Grundy县，但现在是在Mercer。艾拉-布莱克利（Ira Blakely）成为他们的第一位牧师，这样持续了12年。1870年，该教会在一所学校的房子里聚会。

LIBERTY CHURCH-由Edward Benson于1846年8月2日组织，他立即成为牧师。教会在一栋35x40英尺的框架房子里做礼拜，这栋房子是1856年花费500美元

建造的，位于格兰迪县阿尔法附近。我们的通讯员W. H. Robertson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它是协会中较大的教会之一，在1881年有131名成员。

PARSON' S CREEK教会—位于林恩县Linneus西南10英里处，于1847年6月首次召开教会会议，开始时只有7名成员。它有一栋建于1858年的舒适的礼拜堂，耗资1150美元。这个机构现在属于林恩县协会。

奇利科特—现在被称为奇利科特第一浸信会的教会，于1848年3月的第四个星期天由Elds. Kemp Scott和W. W. Walden组织起来。13名成员参加了该组织。长老Walden成为他们的牧师，这样持续了10年。他的历任继任者是S. A. Beauchamp, J. B. Fuqua, Wm. Hildreth, Jas. S. Green和G. W. Rogers。该教会现在是利文斯顿县协会的成员，在我们提供信息的时候有151名成员。

MOUNT OLIVE. —1849年6月8日，长老Kemp Scott成立了这个教会。有八个人签署了盟约。第一任牧师是Jesse Goin，任期9年，然后由A. F. Martin接任。在1871年，它有一个未完成的框架教堂建筑，30x40，当时价值400美元。它位于林恩县，属于该名称的协会，有190名成员，是该协会中最大的。

林恩县协会。

林恩县浸信会是北大河协会的一个分支，是由1872年11月2日从该机构解散的教会组成的。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在林恩举行。以下是组成的教会。Linneus, New Garden, Parson' s Creek, Mt. Olive, North Salem, Pleasant Grove; 和 Mt. 另外两个教会（Ebenezer和Grove Hill）在第一次例会上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些教会的全体成员为538人。在改变了章程第一条中的名称后，通过

了母会的章程和礼仪规则。作为其信仰的表达，该协会采用了《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中的新罕布什尔州信仰告白书。

1873年9月27日开始，在林内斯举行了第一个周年纪念活动，当时长老A. F. 马丁宣讲了《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我的国度不属于世界”。长老A. F. 马丁被选为主持人，J. M. Cornett为司库，L. E. Martin为书记。牧师有A. F. Martin, Jesse Goin, Z. Goin, L. Wellman和E. J. Scott。持证传道人有John Walkup, William Burt, S. S. Childers, L. D. Lamkin, J. M. P. Martin和L. E. Martin。

在这次会议上，28日星期日，组织了一个地区主日学大会，选举W. D. Crandall为主席，John Rawlins为秘书，W. S. McClanahan为司库，并在每个教会选举一名副主席。此外，在周一，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成立了一个牧师和执事会议，并同意在下一年度会议的前一天开会。会议的目的是通过论文、讨论等方面的情感交流，相互启发。

1876年，协会在布朗宁召开会议，当时接收了一个新教会（Bethel）。

五周年（1877年）会议与布鲁克菲尔德的新花园教会举行。有两个教会（来自Mt. Pleasant协会的White Oak Hill和1877年3月4日组织的Meadville）申请加入，并在这次会议上被接受。这使教会的数量增加到14个。本年度受洗人数134人；收入84.70美元；会员总数1,085人。

1878年，会议在黄溪教堂举行，有通常的议事顺序。

1879年协会的力量比两年前少了一些，为975人，但教会的数量是一样的——14个。

利文斯顿县协会。

根据北大河协会的一项行动，以及从该机构解散的教会，利文斯顿县浸信会于1872年秋天在Chillicothe成立。组成的教会包括在利文斯顿县的Chillicothe, Mount Pleasant, Harmony, Zion, Union and Wheeling。会员总数约为650人。1875年的第三次会议也是在Chillicothe举行的，当时Fairland、Utica和Dawn教会退出了Missouri Valley协会并与该协会联合。参加该组织的牧师有F. M. Wadley、James Turner和W. W. Walden。

1876年9月15日开始，在乌蒂卡举行了四周年紀念活动。Farmersville教会提出申请并被接受。现在有11个教会和905名成员。对协会基金的捐款为173.70美元。他们同意创建大河学院，并任命W. T. Harper为该学院的董事会成员。传教工作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Robert Filby, W. S. Morgan, A. S. Cloud, J. K. Stone和John S. Harper组成，每个教会有有一个代理人。

欢乐山教会在1877年9月招待了第五届会议。11个教会派出了代表916名选民的信使。收款98.10美元。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我们发现公布了一个永久的议事顺序，以取代每年任命一个安排委员会。这是所有这类机构所希望的工作方法。这一运动是由当时来自肯塔基州的牧师J. J. Felts开创的。

1878年，该协会在黎明教会会面。W. W. Walden, 主持人；W. T. Harper和I. R. M. Beeson, 书记员。牧师有R. M. Richardson, J. J. Felts, W. W.

Walden, I. R. M. Beeson, James Turner, B. Robinson, A. Hunt and N. M. Allen。

第七届年会（1879年）在联合教堂举行。只有10个教会报告，人数为955人。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人们对浸信会成员聚集在一起祈祷和工作的所有目标都表现出强烈的热忱；如国内宣教、国外宣教、圣经事业、圣经学校、教派文学和学校及学院。

考虑到它的力量和设施，这个协会在捍卫和促进纯洁的信仰方面正在做着良好的工作。

WILLIAM W. WALDEN—这位兄弟是密苏里浸信会最古老的本土牧师之一，于1823年1月19日在霍华德县出生。他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血统。他于1838年信主，1843年6月1日结婚，次年搬到利文斯顿县。1847年，他和妻子成为利文斯顿县费尔兰浸信会的成员，并在第二年由同一教会颁发传道许可证，然后被按立为福音牧师。他在奇利科特建立了浸信会，并为在密苏里州该地区建立浸信会的利益奉献了一生，曾担任费尔兰、奇利科特、帕森溪、联合、自由、林内斯、橄榄山、飓风、埃比尼泽、米德维尔和查里顿教会的牧师，最后一个教会是在他的家乡县。他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使他的教会保持良好的纪律和团结。虽然已近60岁，但他对主人的事业热情不减。

第四章

锡安山和其他协会。

锡安山协会的起源，是由于在1841年，蓝河协会就传教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已在本书前文中上述机构的历史中给出。四个教会，即，大斯尼亚巴、锡安山、欢乐山和伯利恒，以及来自大蓝河和小蓝河的大多数人，于1842年3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锡安山聚会，成立了锡安山协会，并取名为“常规浸信会”。牧师是约翰-沃德（主持人）、G-菲茨休和亨利-艾弗里。

该协会宣布不与所有支持他们所谓的“慈善机构，如圣经协会、传教士协会和类似机构”的教会结成伙伴关系。以下是她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语言。“为了让我们的教友和整个社团了解我们对现在存在的那些现代机构的看法，

——

“第一。本协会认为，所有声称以促进上帝的国度和人的精神利益为目标的社团或组合（除了基督的教会和公民政府之外）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不允许的，是争论和纷争的结果，例如国外和国内的传教士协会、圣经和小册子协会、主日学校、州宗派议会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社团在其起源、运作和趋势上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是反基督的。

“第二. 因此，我们不会与他们相交，也不会接纳任何属于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教会特权”。（锡安山协会会议记录，1859年，第12页）。

相对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1. 公民政府如何促进人的精神利益？
2. 难道传教士协会的存在没有像浸信会协会一样有圣经的权威吗？

从一个没有人可以声称有任何直接的圣经权威的协会来说，上述的谴责难道不是不合时宜的和不负责任的吗？

一个又一个采取非进取性和非传教政策的教会加入了该协会，直到有18个教会与之相连，这些教会位于约翰逊、拉斐特、杰克逊、卡斯、贝茨、本顿和亨利等县。

它的信仰教义主要是与伟大的浸信会家族相一致，但它的实践政策是枯萎的，也是虚弱的，这可以从它的记录中看出。

1859年的会议记录已放在我们的桌上。它们包含在一本12页的小册子中，并提供了以下摘要。

教会。—大Sniabar, Mt. Zion, Sardis, Bethlehem, Virginia Grove, Walnut Branch, Muddy Fork, Charity, Oak Grove和Freedom。这些教会报告的受洗人数不超过三人，成员总数为171人。捐款，10.50美元。

牧师：约瑟夫-沃德、Wm. C. 加勒特、马丁-科德和詹姆斯-蒂格。

当时，该协会与钓鱼河、欢乐山（旧派）、诺达威和塞勒姆协会保持联系。从主持人Joseph Warder的备忘录中得知，曾经属于锡安山协会的18个教会中，有两个加入了克里克协会；一个叫冷泉的教会去了钓鱼河，后来退出，现在不属于任何协会；Dry Wood与火鸡溪协会联合；伯利恒和萨迪斯合并；大蓝和欢乐山解散；锡安山被取消；现在协会中剩下九个教会，成员有300到400人，有六位按立牧师和三位特许牧师。

亨利-艾弗里，—当蓝河协会在1841年被拆散时，亨利-艾弗里是三位反对传教

士的牧师之一，并进入了另一个组织。他于1793年10月18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罗恩县，从小是个农民。他在21岁时与伊丽莎白-格林小姐结婚，并养育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家庭。摩纳哥克林顿第一浸信会的A. C. 和J. M. Avery 先生是他的儿子。

1830年，他移民到了密苏里。在圣路易斯县呆了一季后，他继续向西走，在摩根县种了些庄稼，然后于同年秋天搬到了现在的亨利县。他是本县的开拓者之一，是第一批移民之一。他建造了本县有史以来第一座凿制的圆木屋，帕尔米拉的查斯-艾伦（Chas. Allen）阁下就在这所房子里办公。1834年，帕尔米拉的艾伦（Hon. Chas. Allen）在这里召开了该县的第一次巡回法庭。

亨利-艾弗里于1826年在田纳西州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与大福克教会联合。1832年，他成为约翰逊县高点教会的成员之一，次年春天，他被该教会的长老们按立为牧师。按立长老是J. Warder, J. White, Thos. Ricketts和Wm. Simpson。

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虽然他被称为旧派浸信会教徒，但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农场辛勤工作，并经常从星期五到星期一在周围所有的地区无偿传讲福音；有时东到圣路易斯，西到远远超出本州范围，并向印第安人传教。

通过勤奋和严格的节约，他获得了一定的能力。他的房子是许多疲惫的旅行者的家；多年来，选举、法庭和布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亨利县，他与坎贝尔派的约书亚-佩奇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这也许是当时（1842年）在西部如此遥远的地方举行的第一场辩论。他接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笔者，年轻时曾在学校教书。

他的讲道是悲情的，有说服力的，认真的。他的伟大主题是基督。他一直在讲这个。在他病危前的最后一个周日，这也是他的主题。他在塞勒姆教堂讲道，这个场合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在场。他的经文是：“你们对义人说，他必有好处”。此后不久，他就被胆汁热所困扰，最终导致充血，他于1845年9月26日去世。一位目击者说，他临终前的场景确实令人感动。他的家人都站在他身边，他最后一次对他的每个孩子说话，把他们指向罪人的救主。他向他的牧师弟兄们和其他与他有过亲密合作的人发送了一些有影响的信息。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说完这句话，他甜蜜地睡着了。

约翰-沃德——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影响力的牧师，于1825年移民到密苏里，在拉斐特县定居，不久之后，他通过信件与大斯尼亚巴浸信会联合，当时是渔河协会的成员。他一直待在这里，直到1834年蓝河协会成立，他的教会成为该机构的成员。1836年，他被选为蓝河协会的主持人，并通过连任继续工作，直到关于传教的分裂。当这个问题在上述协会中出现激烈的争论时，华德先生和他的教会与其他三个教会以及其他两个教会的部分成员一起，于1842年退出，成立了正规浸信会的锡安山协会。长老沃德被选为这个兄弟会的主持人，只要他能参加会议，就会年复一年地这样做。

1825年6月，他被召到大斯尼亚巴教会担任牧师职务，他一直保持这种关系，直到1858年年底去世。该教会在不同时期协助成立了三个协会：首先是1823年的钓鱼河协会；然后是1834年的蓝河协会；最后是1842年的锡安山协会；是密苏里州西部的先驱教会之一。

长老约翰-沃德是第一个定居在拉斐特县的浸信会牧师。

普拉特河“正规”浸信会的协会。

普拉特河正规浸信会是由以前属于钓鱼河协会的八个教会的信使于1842年6月7日在布坎南县的联合教堂组织的。它一致通过了钓鱼河协会的章程和政府形式。这个新协会的教会位于布坎南县和诺达威县。

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是在其组织后的10月，与第一诺达威教会一起举行的，当时有一个新的教会Flag Spring被纳入联盟，这使得教会的数量增加到9个，成员达到313人。有一段时间，这个协会与“钓鱼河”教会有联系，之后我们就完全看不到它了。我们认为它未能维持存在，一些教会进入了接下来要提到的组织。

nodaway协会。

这个机构成立于1849年，并由其信使出席了1850年9月的钓鱼河协会，并提供了与钓鱼河协会的通信联系。诺达威协会中的三个教会出现在1842年普拉特河社区的名单上。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事实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850年），普拉特河没有像以前那样与钓鱼河有通信联系。从这两点考虑，我们得出结论，诺达威是普拉特河协会的继承者。

这个机构的第一次年度会议于1850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诺达威县的诺达威教堂举行。1870年，组成该机构的七个教会中只有六个教会派信使参加了在霍尔特县磨盘溪教会举行的协会会议。该教会位于俄勒冈镇。这一年报告了7次洗礼，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183人。七个教会中的一个（Liberty）位于爱荷华州；其余的分散在密苏里州西北部的各县。

奥萨奇浸信会的协会。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此为名的协会1844年的会议记录。扉页上没有说这是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还是第十次年会；因此我们对其组织的日期完全不清楚。1844年，它有十个教会，即，瓦布劳、伯特利、特波、欢乐谷、弗农山、新希望、费尔菲尔德、波姆德特尔、北草原和安提阿，位于波尔克、本顿，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相邻的县城。全部成员为202人。泰博有44名成员，是最大的教会，新希望有7名成员，是最小的教会。丹尼尔-布里格斯 (Daniel Briggs) 担任主持人，H. V. 帕克 (H. V. Parker) 担任书记员，两人都是牧师。其他牧师有Marquis Monroe, Robert Briggs, C. T. Woodall和M. D. Robinson。瓦布劳教会在她的信中提出了这个疑问。“如果有成员被传教士教会接收，并由传教士传教，或任何其他不与我们联合的教会洗礼，那么接收他们进入我们的团契和联盟，而不对他们再次进行洗礼，这是否是福音秩序。”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协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回答说：“我们认为不行”。这一行动使该协会与反传教士的浸信会同在。

第五章。

“普拉特购地”的教会和协会。

著名的“普拉特购地”是密苏里州从川（堪萨斯）河口向北到爱荷华州界线以西的全部地区，包括普拉特、布坎南、安德鲁、霍尔特、诺达威和艾奇逊等县。在该州的这一地区举行的第一次协会会议是联合浸信会的普拉特河协会 (PLATTE RIVER ASSOCIATION OF UNITED BAPTISTS) 。

“这个机构于1842年在普拉特县的比克里克会议厅组织起来，有三个小教堂，

总共约有125名成员。”(Benedict's Baptist History, p. 841.) 到1845年, 它已经增加到18个教会, 分散在上述六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其中两个教会远在领土的北部界限, 即: 诺达威的佛罗里达溪和艾奇逊县的尼什纳博塔尼。

这个协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不断有新的教会加入名单, 直到1854年, 10月13日在安德鲁县的高草原教堂举行第十三周年纪念活动时, 名单上有26个教会, 成员总数为1284人。会议记录中没有提供关于这时谁是牧师的信息。”在承认划分协会范围的适当性后, 会议同意授权书记员为所有希望加入新组织的教会写退会信。六个教会收到了信函, 并组成了这个名单上接下来要提到的协会。

到1869年, 该协会已减少到13个教会, 总共有482名成员。这一减少是由于将教堂让给了其他协会的兄弟会; 普拉特河正规浸信会于同年六月成立。

这时的教会有普拉特河、弗农、弗农山、高草原、联合格罗夫、怀特斯维尔、联合、友谊、杰斐逊、安提阿、失落溪、中叉和新希望。牧师有J. H. Best、Lewis Allen、A. S. Norris、J. S. F. Wood、N. Allen和S. Atterberry; 特许牧师M. Agce和Simeon Wood。

传教士委员会报告说, J. S. F. Wood和N. Allen作为巡回人员进行了福音劳动, 他们为上述服务支付了120美元。目前, 这项事业似乎处于一个适度繁荣的状态。

普拉特河协会因1871年圣约瑟夫协会的成立而受到很大的削弱, 它的一些教会加入了新的集团, 另一些教会则加入了摩利亚山协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它又举行了一两次会议, 在1873年(我们认为是这个日期), 它解散了, 向各教会颁发了退会书, 其中一些教会与圣约瑟夫协会联合, 一些与西北密苏

里协会联合。博尔科夫教会与后者结合了。(摘自长老J. S. F. Wood的回忆录)。

联合浸信会的联合会。

1854年11月10日，从普拉特河协会解散的六个教会的使者与密苏里州霍尔特县的诺达威教会会面，并组织了“联合会”。这些教会是佛罗里达溪，22人；尼什纳波塔尼，30人；诺达威，70人；自由，14人；西德尼，35人；黎巴嫩，16人；共187人。组织工作完成后，另外三个教会——鲁什伯顿，14人；林登，8人；玛丽维尔，7人；共29人——也被接纳到这个契约中。所通过的章程和原则摘要与联合浸信会普遍采用的相同。

1857年，该协会的名称改为“西联”。这一年，它在艾奇逊县的Nishnabotany教堂聚会，包括12个教会，有311名信徒。牧师有S. T. Renfro, D. V. Thomas, Reuben Alexander, E. Lampkins, J. C. Renfro, A. M. T. Zook, Elias Findley, C. A. Miller, J. G. Bowen和M. Smock。

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机构，在1861年有16个教会报告，其中有506名成员，以及以下牧师的名字，他们在协会的范围內工作。R. Alexander, E. Lampkins, S. T. Renfro, A. M. Wallace, Elias Findley, C. A. Miller, W. H. Davis, J. C. Renfro和T. Campbell。

该协会在1862年举行了会议，但由于战争的困扰，只有五个教会派代表参加；第二年只有四个教会派使者参加。在这两届会议上，几乎没有处理任何事务。从它的组织开始，就有一名传教士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工作，每天1美元薪资。

1861年，杰克逊维尔（现在的格雷厄姆）教会有一座联合教堂，在里面做礼拜；诺达威教会围了一个很好的宽敞的砖房；西德尼教会有一座砖房；索诺

拉教会筹集了4,000美元来建造一座礼拜堂。

当战争结束时，曾经的西联会的相当多的教会陷入混乱，成员几乎分散到地球四个角落；但留在战场上的牧师很少，他们被杰霍克人或密苏里州的测试誓言赶走了。最新公布的西联教会名单是在1863年，当时只有四个教会派使者参加会议。当时总共有13个教会，即：。诺达威(Nodaway)、林登(Linden)、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伯特利(Bethel)、索诺拉(Sonora)、尼斯纳博塔尼(Nishnabotany)、黎巴嫩(Lebanon)、玛丽维尔(Maryville)、联合(Union)、基特曼(Quitman)、爱尔兰森林(Irish Grove)、玛丽埃塔(Marietta)和森林城。在战争结束时，这些教堂中只有很少的教堂还能正常使用。

西北密苏里州协会。

这个协会占据了老的“西联”兄弟会的领地，包括霍尔特、诺达威和艾奇逊等县，是密苏里州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在1865-66年的冬天，在普拉特河协会的J. H. Best长老的努力下，开始了将这些县的零散的残余教会聚集在一起的工作。1866年3月，G. W. Huntley牧师在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的任命下进入这一领域，并立即将他的影响力用于重建“荒废之地”的任务。在这一年的夏天，杰克逊维尔（现在的格雷厄姆）、森林城和诺达威教会进行了重组，自由和新希望教会也成立了；1867年8月2日，这五个教会的使者在霍尔特县尼科尔树林的诺达威教会开会，组织了一个协会，采用了“密苏里州西北浸信会协会”的名称。这五个组成教会的成员总数只有139人。A. B. H. S. 的J. S. Backus博士出席了这次会议。

第二天为该协会进行了募捐，G. W. Huntley和G. Gates兄弟被任命为浸信会州会议的代表，该会议于当年在杰斐逊城举行。

在1868年协会的第一个周年紀念日上，两个新的教会——土城和索诺拉——被接纳进协会，并通过了以下关于“宗教匱乏”的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灵魂的皈依和新教会的组织，但广泛的地区仍然完全贫困，新定居者的迅速涌入，以及在我们范围内崛起的城镇和村庄的日益重要性，都在大声呼吁加大努力。你们委员会认为，依靠外来援助既不明智，也不是基督徒的品格，而是每个浸信会信徒都应该自己进入这个领域，谦卑地依靠那用五饼供应五千人的主。”这份报告在某些方面是未来通过发展传教士精神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下一次年会（1869年9月）上，“宗教匱乏”委员会在一份完整的、精心准备的报告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将其摘录如下：“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传教士精神——对基督的彻底献身。每个教会都应该是一个传教会，每个成员都是传教士，对主和人的灵魂充满爱。我们需要一种更强大的信仰——能带来代祷的信仰。只有通过祈祷和付出，才能满足这个领域的需求”。当年，该协会有八个教会，会员人数为230人。

1870年，该协会已增加到11个教会和297个成员。该协会的主日学大会当时正在成功运作。

根据1871年9月1日与格雷厄姆教会举行的第四次年度会议的记录，我们看到协会对该地区的传教和主日学工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据报告，有6位受命的牧师，13个教会和451名成员。

自从州会议解散后，该协会一直与该州的总协会保持积极的同情和合作，同时也与该教派的教育和其他利益有关。

从1879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收集到以下摘要：教会—Bethel, Bolckow, Clearmont, Forest City, Graham, Grange Hall, High Creek, Hope Chapel, Maryville, Mt. Vernon, Mt. Zion, New Liberty, Nodaway, North Prairie, Rockport, Salem, Sharp's Grove, Vernon, Walkup's Grove and White Cloud；总共有20个教会，其中有1193名成员；受洗人数为81。

牧师.—J. H. Best, P. M. Best, C. L. Butts, N. Barton, Wm. Haw, H. J. Latour, R. M. Rhodes, Jacob Sharp, A. M. Wallace, J. H. Whipple, J. S. F. Wood and Wm. H. Wood。

圣约瑟夫浸信会协会。

1871年11月3日，来自14个教会的弟兄们在布坎南县的伊斯顿举行会议，目的是采取措施将布坎南县的教会以及普拉特河和摩利亚山协会的教会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经过祷告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教会的利益和上帝的荣耀，这种联合是非常可取的。根据这次大会的行动，使者们于1871年12月30日在安德鲁县的伯特利教堂举行会议，并组织了“圣约瑟夫浸信会”。十六个教会组成了这个机构，即，普拉特河、友谊、高草原、联合格罗夫、怀特斯维尔、伯特利、圣约瑟夫第一浸信会、圣约瑟夫第二浸信会、机构、德卡布、伯利恒、欢乐山、伊斯顿、新和谐、胡桃林和密苏里谷。被命名的前五个教会来自普拉特河协会，下一个是伯特利，来自摩利亚山协会。

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是在克林顿县的新和谐教堂举行的，从1873年10月3日开始，三个新教会Frazer、Zion Hill和Pleasant Ridge被纳入联盟。

该协会积极促进传教、教育、主日学，以及一切有利于该教派繁荣的工作。该协会的传教士中不乏有文化、有修养、有奉献精神的人。根据1879年的会

议记录，我们能够提出以下摘要。

教会。Bethel, Bethlehem, DeKalb, Frazer, Flag Spring, First St. Joseph, High Prairie, Mt. Pleasant, Mt. Vernon, New Hope, New Harmony, New Prospect, Nodaway, Pleasant Grove, Sugar Lake, Savannah, Taos, Whitesville, Walnut Grove, Zion Hill and Missouri Valley; 总共21个, 总人数为1,719。

这些教会的分布情况如下。11个在布坎南郡, 7个在安德鲁, 3个在德卡布。

牧师。(Pastors): B. Clark, D. G. Saunders, Isaiah T. Williams, Wm. Harris, J. S. F. Wood, E. W. Dunegan, G. W. Everett, B. F. Rice, J. H. Best, J. Clay and L. Farris。

PLEASANT GROVE CHURCH, 现在是普拉特县充满活力的浸信会机构之一, 于1844年10月12日由Peter M. Swain在Elijah Pumphrey的小屋组织起来, 有14名成员。两年后, 一座砖砌的礼拜堂建成, 地板、门等的木材是用旧时的鞭子锯锯成的。1867年, 现在这座35x50英尺的框架建筑建成, 耗资3,350美元。该教堂属于北自由协会。

蒙特锡安教会—于1844年3月6日在距普拉特城东北约14英里的一个叫“地狱镇”的村庄附近成立, 由长老斯温和M. 克莱恩组成。1844年3月6日, Swain和M. Cline长老成立, 有11名成员, 他们因“异端”(如此称呼)被附近的反传教会开除。在这些成员中, 有艾萨克-穆迪、他的妻子、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以及威廉-纽曼和妻子。最初建了一个木屋; 但现在教会在离旧址不远的—一个40x60英尺的大框架建筑中做礼拜。

NISHNABOTANY教堂—艾奇逊县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远在西北方，是Nishnabotany，由老先锋传教士理查德-米勒在1844年组织。

索诺拉教会—位于艾奇逊县，成立于1854年，随后与高溪教会合并。

诺达威教堂—可以追溯到1845年。它位于霍尔特县。在1848年，长老Jonas D. Wilson，现在是一位老人，访问了这个教会，并讲了17天的课。许多人信主，18人通过洗礼加入了教会。赛马场和牌桌被打破了。这个教会现在不是很兴旺。最后提到的两个教会属于密苏里州西北协会。

WALNUT GROVE CHURCH—位于圣约瑟夫东南约6英里处。它是在1871年2月11日在圣约瑟夫举行的会议上由长老J. J. T. Wilson和J. M. C. Breaker组建。当时有5名成员，组织后立即有9名成员接受了洗礼。经一致同意，J. T. Wilson成为他们的牧师。这个机构首先与北自由协会联合，一年后与圣约瑟夫兄弟会联合。

弗拉泽教会—1873年1月，5个人在J. D. Wilson和G. W. Pumphrey的协助下，一起立约成立了这个教会。会议持续了一些天，结果有30人加入了这个新教会。这些人中有卫理公会的牧师D. Wood牧师；还有他的五、六个同胞。

圣约瑟夫（原名罗比杜）是由法国天主教徒约瑟夫-罗比杜建立的，他是布坎南县的第一个定居者。“1843年，该镇仅有两座木制房屋和一个小型框架面粉厂，位于黑蛇溪上”。(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p. 77.) 同年6月，Robidoux先生为该镇铺路，到1845年年底，该镇有600名居民。1846年，县政府所在地从斯巴达搬到了圣约瑟夫，当时该镇的现名来自其创始人的专有名，而不是姓氏。

First Baptist Church, St. JOSEPH—早在1845年就组织起来了，因为在那一年的8月，它成为普拉特河协会的一员。几年来，该教会使用一个小木屋做礼拜。1847-48年冬天，牧师I. T. Williams在Jonas D. Wilson的协助下进行了为期12天的聚会，结果有28人通过洗礼加入了教会。当时，每天都可以在镇上看到大量来自河对岸的印第安人，其中许多人参加了在老罗比多斯船坞举行的洗礼仪式。这个教堂现在是北密苏里州最大的教堂之一，甚至是最大的。

第二浸信会—1870年，J. T. 威尔逊在南圣约瑟夫举行聚会，为大约100名信徒施洗，并组织了该市的第二浸信会。大约两年后，教会解散，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出售房屋和偿还债务。此后几个月，部分成员组成了圣约瑟夫的浸信会，该教会在大约三个月后解散。在上述第一次解散之前，J. T. 威尔逊在该市西北部成立了“传教士浸信会”，当南圣约瑟夫的礼拜堂被出售时，他买下了该教堂，并将上述提到的教会迁入其中，该教堂取名为“圣约瑟夫第二浸信会”。

1882年2月9日星期四，在南圣约瑟夫组织了另一个由20名成员组成的浸信会。E. S. Dulin博士被选为牧师并被接受。

JONAS D. WILSON. —这位热心的基督的仆人，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他于1845年从肯塔基州的麦迪逊县移民到密苏里，并在普拉特购买地定居。他现在接近四十五岁，在公共领域服务了半个世纪，自从他来到密苏里州，见证了1000人的皈依，其中六七个人成为了福音的传道人。

威廉-哈里斯 (WILLIAM HARRIS) —莫州圣约瑟夫市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1848年6月2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是肯塔基州土地上第一位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希克曼 (Wm. Hickman) 的曾孙。他是肯塔基州土地上的第一位

浸信会传教士。他在肯塔基州的亨德森长大，在那里他学会了印刷术。

他是一名工人。1868年，在B. T. 泰勒牧师（现居密苏里州）的传教下，他皈依了基督教；同年8月，他获得了亨德森浸信会的传教许可，一个月后进入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于1874年毕业。毕业后，他立即作为牧师负责凯尔郡路易斯维尔的东浸信会，并持续了三年。然后（1877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并被任命为圣约瑟夫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在那里，他在建立和发展他所主持的机构的力量方面做了最出色的工作。

他与弗洛拉-约翰逊（Flora I. Johnson）小姐于1877年在基辅的路易斯维尔结婚，婚后喜得贵子。

作为一个传道人，哈里斯先生站在了前列；作为一个牧师，他是无人能及的。

杜林（ELIJAH SHELTON DULIN）在父亲方面，他是胡格诺家族杜隆的后代。他的母亲属于英国贵格会谢尔顿家族。E. S. 杜林于1821年1月1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波托马克河畔附近。1823年，他的父亲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那里，当我们描述的主人公9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留给他的家庭完全没有支持或收入。因此，年轻的杜林很早就开始了人生的战斗。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勤奋学习，在所有的闲暇时间里，是他早期的规则和做法。主要是通过一位基督徒母亲的影响，他被带到了基督面前，并于1839年加入了卡尔弗特圣公会。

他于1841年进入里士满学院，在那里呆了四年，在此期间只见过母亲一次，每个假期都赚到钱来支付下一学期的费用。毕业后，他被选为圣布里德学院的校长。在这里，由于在邻近的Dismal沼泽地的疟疾中过度劳累，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于是他接受了霍林斯学院的古代语言教授职位。在这个美丽的

山区呆了一年，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但他放弃了去缅甸传教的希望。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教师，他用第二年的时间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了一门特别课程。1848年8月，他在巴尔的摩被任命为牧师，次年10月来到密苏里，1849年3月在列克星敦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

他现在最值得尊敬的妻子是莎拉-R-吉尔基小姐，他于1849年8月28日与她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他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并于1850年1月1日组建了该机构。

1856年春天，他被召回莱克星顿担任牧师，并在随后的九月成为该市浸信会女子学院的院长。上届会议结束时，大约有30名学生。在杜林博士的第二年结束时，学生人数达到了286人；但确保这一结果的劳动使他崩溃了，于是他辞去了这一职务。1858年，他成为堪萨斯城浸信会教堂的牧师，然后在1859年被召到圣约瑟夫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在那里他呆了大约6年，1865年他被说服再次接受列克星敦女子学院的管理。该学院的建筑在战争期间几乎被摧毁，学校也被关闭。他不懈的努力很快就使学院恢复了以前的繁荣。在这段时间里，杜林博士一直同情威廉-朱厄尔学院，在莱克星顿时，他构思、制定并向总会提交了计划，使与该学院有关的牧师教育委员会得以成立。现在，一个更广泛的有用领域似乎已经打开，1870年，他负责哥伦比亚的斯蒂芬斯学院，在他六年的管理期间，该学院蓬勃发展，赞助人越来越多。

杜林博士于1876年搬到圣约瑟夫，成为圣约瑟夫女子学院的创始人，打算将此作为他一生工作的顶峰，对西部年轻女性进行精神和道德的培训。他拥有罕见的才能和能力来完成他的伟大工作。他在判断力和学术上都很健全，他的计划和理念高瞻远瞩，具有强烈的热情、精力和毅力，他为他的学生的培养做出了最好的规定，并激发他们对生活及其用途的高度赞赏，以及值得称赞的出人头地的雄心。杜林博士是本州最出色的传教士之一。他的布道是精

心准备的，有足够的修辞和语言技巧。

他的演讲充满了兴趣和乐趣，并以慷慨激昂的态度发表。他使一切都服从于执行福音的甜美真理，因为它们影响到人的心和生活。他以最敏锐的逻辑和热忱无畏的口才来强调这些真理，不向错误妥协。他的文学和神学能力得到了适当的学术机构的认可，被授予硕士、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杜林博士是一位善于社交、亲切、诚实、直率的绅士。在他的天性和谈话中带有强烈的幽默感，以及一颗善良、真诚的心，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并留住了他们。从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精力、毅力、正直和有用的东西，赢得了他现在令人羡慕的地位和良好的名声。

第六章。

萨林协会。

萨林浸信会，其教会位于密苏里州中部的花园里，是由以下人员组成的。

1842年，老康科德的分部在科尔县的吉利山会议厅举行会议，发现其领土已经大得不方便了，于是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将这个协会分割开来，将拉明河以上和以西的所有教会剔除，形成一个新的协会。”

1842年10月1日，为了配合康科德的上述行动，来自八个教会的信使在萨林县的Zoar教会聚会，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并取名为萨林。

教会：好望角，53个；佐尔，103个；高山，73个；希思溪，60个；尖峰，32个；草原点，22个；鱼溪，48个；普罗维登斯，在高树林，20个；总共411个成员。

组织完成后，又接收了一个新的教会，即来自佩提斯县的Long Grove教会，会员人数为24人，这使得协会的全体会员达到了435人。这些教会位于萨林县、库珀县和佩提斯县。捐款金额为8.6美元。

联合的原则。

由萨林浸信会协会通过。

1. 我们相信有一位唯一的真神和活神，在神的位格中有三位一体：父、子、圣灵。
2. 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3. 我们相信亚当的堕落，由于他的过犯，他的后代都堕落了，成为罪人。我们相信人性的败坏，以及人无力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能力恢复自己。
4. 我们相信，罪人在神面前称义，只因基督的公义归于他们，善行是信仰的果实，在称义之后，也是我们恩典状态的证据。

5. 我们相信圣徒将在恩典中坚持下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最终会失去。
6. 我们相信会有死人的复活，和普遍的审判，义人的幸福和恶人的惩罚将是永恒的。
7. 我们相信，基督的可见教会是由忠心耿耿的人组成的聚会，他们把自己交给主，也把自己交给对方，同意按照福音的计划，保持敬虔的纪律。
8.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大元首，教会的管理权在他身上。
9. 我们相信浸礼和主的圣餐是福音的条例，并且要持续到他再来。
10. 我们相信，真正的信徒是唯一的洗礼对象，而浸礼是唯一的方式。
11. 我们相信，除了正常受洗的教会成员外，没有人有权在主的餐桌前聚会。
12. 我们相信，主日应该被遵守，并被定为敬拜上帝的日子，不应该在那时做任何工作或处理世俗事务，只有虔诚和必要的工作除外。

1843年，即组织后的一年，牧师是Abner Gwinn、David、Anderson和Richard Owen，有执照传道者如下。Ephraim McDaniel, Franklin Graves和John Clark。

GOOD HOPE CHURCH—1810年，来自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移民在Arrow Rock附近建立了现在的萨林县（当时的库珀）的第一个定居点。随后，在大底河的上游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1818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卢克-威廉姆斯在威廉-约伯的家里，组织了萨林县的第一个浸信会，有10名成员，称为大底（现在的好希望教会）。

有消息称，在河上不远处进行掠夺的印第安人在同一天到达了定居点；因此，主日没有举行会议，教友们不得不去见印第安人，而妇女和儿童则在堡垒里寻求庇护。虽然记录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卢克-威廉姆斯应该一直为教会讲道，直到1820年。1825年，教会在地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同年4月，第一次在新房子里集会时，同意被称为好望角教会。这个兄弟会仍然存在，它是该州最古老的教堂，在库珀县的老康科德和霍华德县的普莱森特以西。

早期在这个教会中发生了一个显著的案例，说明了在那个时代教会纪律的严格性。我们用记录中的语言来说明。在1829年7月的会议上，“莎拉-费舍尔姐妹出现在教会面前，对针对她玩‘顶针’的报告表示完全满意”。

关于这个教会的进一步详情，见协和会的历史。见第三期，第四章。

高山教会一是在萨林县剑桥和迈阿密之间的一个叫高山的高地上组织起来的，距离河边约两英里。以下是一份来自教会手册的真实记录。

“凡是与此有关的，你们都要知道。

“托马斯-弗里斯托和托马斯-里格，联合浸信会正规按立的福音牧师，于1836年8月9日组织了——亚伯-加勒特和妻子南希-加勒特，桑顿-亚当斯和妻子玛格丽特-亚当斯，玛莎-麦克唐纳和罗伯特-Y-汤姆森和妻子露西-T-汤姆森，根据下列原则所组成的，耶稣基督的浸信会。”然后是序言、信仰摘要和教会盟约，如浸礼会通常采用的那样。

几年来，该教会一直很兴旺。1838年，威廉姆斯（A. P. Williams）成为牧师，举行了多次非常成功的聚会。教会成立十年后，它为同一县的伯特利教

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同时，现在的雷霍博特教会也部分地从它那里发展起来。高山教会曾多次尝试搬迁聚会地点和建造新的礼拜堂，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于1850年6月解散，授权Geo. Rhoades和W. W. Field处理属于教会的财产，他们奉命将所得款项交给当时的代理牧师Thos. Fristoe。

在1838年之前，托马斯-弗里斯托每月在星期五为教会讲道一次，因为他要去县城南部的佐尔教会任职。这个教会在牧师的恩赐方面成果颇丰，在其14年的历史中，曾按立理查德-欧文斯、艾伯纳-格温、丹尼尔-加内特和埃弗莱姆-麦克丹尼尔。

在不同的时期，有几个令人感兴趣的案例出现在教会面前，其中的一些说明可能对这一代人有帮助。第一件事是本教会和好望角之间的一个相当严重的困难。这个麻烦很快就传到了协会，于是教会被建议从姐妹教会那里寻求帮助。他们同意这样做，而长老Kemp Scott和A. P. Williams被选为裁判员，他们在调查后做出了以下报告。

“谨向好望角教会和高山教会的弟兄们提交你们的裁判员的以下报告。鉴于这附近的一些公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即如果需要的话，高山会堂的大门应该为学校教学而打开，由于好望角教会的成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建议高山教会的教友，为了屈尊于这些感觉和偏好，并为了和平，这对这附近教会的繁荣和幸福至关重要，建议他们在打开大门时有这样的附带条件，即，这所房子应保持不受损害，如果有一天在这所房子里教书，并因此造成任何损害，这所学校的经营者应将其修复。我们，你们的裁判员，恭敬地提交给你们，供你们通过，同时我们永远为你们的和平和繁荣祈祷。

“KEMP SCOTT. A. P. WILLIAMS, 裁判员”。

我们要提到的另一个案例：一个被排斥的成员从另一个相同信仰的教会提出入会申请，当时，“根据动议，书记员被指示写信给弗吉尼亚州的白金汉教会，以确定有色人种朱利叶斯是否能再次恢复团契”。朱利叶斯是申请加入的人。这是在1842年7月。这个案子持续了一年多，当海山教会“同意接受有色人种朱利叶斯，在他承认并讲述他的经历后”。

REHOBOTH CHURCH-由长老T. T. Fristoe和W. C. Ligon，以及执事R. Latimer、R. E. McDaniel和W. H. Graves组成的理事会，于1850年9月1日在萨林县R. Y. Thomson的家中成立。选民共有16人，即：来自伯特利教会的R. Thomson, Lucy T. Thomson, Elizabeth B. Thomson and Laura Thomson; Zoar Church, James P. Johnson and Martha Johnson; High Hill, W. W. Field, Lucy A. Field, Daniel Hickerson, Maria Hickerson, W. E. Thomson, Lucy A. Thomson and Frances A. Hickerson; Good Hope, Francis Hampton, Ann L. Hampton and Brickey S. Hampton。

1853年，教会在离马歇尔东北方向约14英里的地方，在现在的斯莱特镇以北半英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30x50英尺的砖砌教堂，用于礼拜。1879年，这座房子被拆掉，搬到了斯莱特，材料被投入到镇上最好的教堂建筑之一。1882年，J. C. Conner担任牧师，教会有85名教徒。托马斯-弗里斯托是这个教堂的第一位牧师。

萨林县希思溪教会，日期为1841年4月5日，由T. Fristoe、A. Gwinn和T. Rucker组成。30名成员签署了盟约。它位于距县城马歇尔东南16英里处。当时，格温成为他们的牧师，并在1849年建造了一座36x44的框架礼拜堂。1879年，有79名成员，L. W. Whipple是牧师。

ZOAR CHURCH.-这是该协会的老教会之一，在1842年成立。我们一直无法得到

它的任何记录。(该教会于1826年加入协和会。长老Peyton Nowlin是信使)。它位于萨林县的琼斯博罗。J. L. Tichenor是现任牧师，1880年有120名选民。

FISH CREEK. -这也是Saline协会的组成教会之一。1842年6月26日，大卫-安德森和A-格温在詹姆斯-克罗斯林的家中组织了8名成员。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教会，位于塞林县的东部。牧师有大卫-安德森、A-格温、托马斯-弗里斯托、A-霍恩和其他我们无法获得的名字。B. Harl是1881年的牧师。1880年，该教会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有250名成员；其次是好望角，有201名信徒；然后是迈阿密，有193名成员。

郡界线—佩提斯郡，位于距塞达利亚西北十八英里处。该教会于1844年3月1日成立，有12名成员。Thornton Rucker成为第一个牧师，然后是Amos Horn。教会在1845年和46年首先建造了一座原木房屋，1870年用一座34x50英尺的框架建筑取代了它，价值2500美元。1880年，该教会有113名成员，由J. G. Burgess担任其牧师。

位于佩提斯县海格罗夫的普罗维登斯教会，距离塞达利亚东北9英里，由A. P. 威廉姆斯和J. G. 伯克利组建，20名成员于1842年4月4日签署盟约。Berkley被选为牧师，任职一年，由Elias George接任。

埃利亚斯-乔治—这位弟兄有威尔士血统，在他的布道中保留了许多威尔士的火种。他早年在密苏里西南地区做了多年的传教士和牧师，后来去了俄亥俄州，八、十年前回到了密苏里，成为德卡布县梅斯维尔的牧师。他现在年事已高，但仍保留着年轻时的许多活力。

贝特希尔教堂—四十年前，塞林县在人口和耕地方面落后于许多姐妹县。在铁路和电报时代之前，当一封“来自家乡”的信要花去收信人25美分时，移

民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迅速向西流动。而那些最初勇敢面对边疆生活的人，对离开森林附近的地方感到胆怯。草原在夏天披上草和花的外衣时是可爱的，但在冬天则是荒凉和无趣的。那时，即使是坚强的心也会在它的孤独和不间断的寂静面前颤抖，分散的定居点被发现在保护小溪边的树林附近。

稀缺。

这些先驱者一般都很穷。书籍和报纸只限于少数几个受人欢迎的街区。人口是如此稀少，以至于自强不息的卫理公会巡回者和热心的坎伯兰长老会成员要走很远的路来喂养他们饥饿的羊群；这里和那里有一位浸礼会牧师照顾着人们的灵魂。在整个大草原上，没有钟声召唤人们一起做礼拜，没有教堂的尖顶指向他们的天堂；也没有人想念它们。定居者唯一的房间，在一周内起到了客厅、卧室和厨房的作用，足以容纳所有在主日参加神圣仪式的人。如果几把椅子上的木板做成的固定座位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床是一种方便的替代物。

这是一个杰出的天意，它把兰德尔-拉蒂默和R. E. 麦克丹尼尔这样的两个人吸引到同一个社区。两人都是性格果断，原则健全，言行无畏，判断力敏锐。两人都对救主的事业充满热忱，并准备好从事任何需要他们劳动的好工作。他们几乎没有完成将家人安顿在新家的任务，就提出了在附近组织浸信会教堂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迅速得到了当时协助这项工作的几位弟兄的肯定答复。

1846年，泰瑞-哈里斯长老被邀请访问附近地区，举行会议并组织教会。执事麦克丹尼尔的新谷仓被选为最方便的地方。这位有天赋的年轻牧师在那里讲道，内容为“现在存着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小小的会众听得津津有味，就像饥民对面包一样。简单的仪式和新奇的环境比昂贵的城市教堂里威严的奉献仪式更能唤起人们的认真思考。这十一个谦卑的基督

徒不受影响的诚意，他们立约为基督而活，彼此相爱，以及他们对成功没有任何疑虑的坚定信心，使所有见证者的心被强烈的情感所激荡。这个“旷野中的教会”被称为伯特利。

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威廉姆斯（A. P. Williams）长老在海山举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会议。伯特利的成员都参加了。“他们的祷告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做纪念”。朋友们，其中一些人因家庭关系而结成同盟，被发现在祈祷，教会的会议被召集，一些人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与他们联合起来。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大，很快就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继续举行聚会并在麦克丹尼尔执事家举行聚会的提议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所有的人都被邀请了，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那些日子里令人难忘的敞开心扉的热情款待。威廉姆斯先生以火热的口才和令人信服的论据向觉醒的会众宣讲了向上帝悔改和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合理教义。在这个小客厅里，日复一日地聚集着祈祷的基督徒，欢欣鼓舞的人们。

皈依者，颤抖的忏悔者和许多被唤醒的罪人，他们当时对主说，就像腓力斯对保罗的回答一样：“你去吧，等我有了方便的时候，我会叫你来的。”他们呼唤他了吗？

许多人像太监一样下到洗礼水里，然后欢欢喜喜地上路了。

当Wm. C. Ligon长老第一次作为牧师与教会见面时，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教会在拉蒂默先生家举行了会议。当时已经很晚了，当传道人到达时，会众已经全部集合完毕。有几个人在门口迎接他，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以他一贯的快速、紧张的方式进入房间，停了一下，在环视了一下拥挤的房间后，说：“让我们祈祷吧。”每个人的心都在祈祷中升起：“以色列的牧者啊，请听，你带领约瑟像羊群一样；你住在基路伯之间，请你照亮。”然后是那首美丽的

赞美诗：“来吧，圣灵，天上的鸽子，带着你所有的振奋力量”。那是一个幸福的群体。他们是一种祝福，他们受到了祝福。主把许多人加到这个圈子里。

伯特利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是在1847年建立了一座礼拜堂。第一批会众聚集在那里做礼拜时，这座房子还没有完工。临时座位的不便似乎并没有对会众的享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没有因为缺少一个优雅的讲台而干扰传道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快乐的聚会。按照伯特利长期以来的惯例，在树下铺设了丰盛的晚餐，所有的人都被诚挚地邀请来用餐，并留下来参加晚上的礼拜。（“Saline Baptist” in Central Baptist, Vol XII, No. 9.）

迈阿密浸信会教堂—威廉-M-贝尔牧师于1866年秋天在摩纳哥迈阿密的新教堂落成典礼上作了奉献布道，他在布道中对该镇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作了如下简述。

“在回顾我们过去的历史时，我非常遗憾，我们教会前五年的记录已经丢失，因此我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记忆。这个教会是由长老W. C. Ligon和R. Y. 汤普森长老于1849年11月20日成立，共有11名成员—4名男性和7名女性。长老W. C. Batchelor是组成成员之一，他为教会讲了几个月的道，后来他和他的妻子被写信解散了，去了另一个地方工作。就这样，教会在起步阶段没有牧师，也没有办法获得牧师，你们这位不值得一提的发言者（当时是有执照的）被邀请为教会讲道，并同意了。大约六个月后（在12月的会议上），我被按立为牧师，并以这一身份服务了七年多。该教会只有八个成员，而且是贫穷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成员，有一个年轻和没有经验的牧师，周围是一个不敬虔的社区，其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单单相信全能者的援助和成功，有时在一个地方，有时在另一个地方，只要有机会，我们会见面，等待他，寻求他的

面和恩惠。1851年7月，我们决定举行一系列的聚会，并邀请一位或多位牧师来协助。在指定的时间，以赛亚-利克长老（列克星敦的牧师）和爱德华-罗斯长老（多佛尔的牧师）来协助我们。我们的聚会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一个亲切的“从主的同在中得到更新的季节”，结果有40多人加入了这个小教会。从这时起，我们有了振作的季节和灵性的衰退。有许多人加入，也有许多人被解散。有些人被排除，有些人被教会的元首召集到一个更高更圣洁的团体。1858年，我辞去教职，成为牧师教育委员会的代理人，由威廉斯（A. P. Williams）长老接任，他从1858年10月起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61年10月，他拒绝连任，支持约翰-路德长老为教会讲道，直到1863年10月，他被调到另一个地方。随后的12月，威廉姆斯长老再次当选，并立即开始履行他的牧师职责，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外，他一直担任牧师至今。

“在我们1851年的复兴和聚集之后不久，人们就决定，为了我们教会的成功，绝对需要一个会议厅，这也成为那位优秀的人，E. W. Lewis执事和我之间经常交谈的话题。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虽然教会的人数大大增加，但大多数人都很穷，对建造房屋的贡献很小。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祈祷式的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做出努力。

“为此，我们起草了一份订捐文件，由E. W. Lewis和我各带100美元，开始了拉票活动。连续五天，我骑着马挨家挨户，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在神的祝福下，我得到了大约一千四百美元和一头一岁小牛的认捐。这样一来，我们不失时机地签订了房屋合同；1852年，我们被允许拥有一座整洁舒适的会堂，它的成本约为1,700美元。1854年和1855年，这所房子得到了改进，增加了百叶窗和铃铛，拆除了大大妨碍室内视线的柱子，并使屋顶能够自我支撑起来。1857年，通过重新抹灰、打底和重新粉刷，总共花费了约1,000美元，我们有了一个对教会和社区都有价值的礼拜场所。当

1861年战争爆发时，这所房子状况良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1863年夏天，这里成了一个军事哨所，我们的会堂被选为军营的所在地。有人提醒负责的官员不要将我们的会所用于军事目的，但这是徒劳的。他们立即占有了它，并在星期天将它交给有色人种使用，供他们公开礼拜。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怀着怎样的羞辱和堕落的心情离开我们自己的会堂的，就这样被强行和肆意地夺走，到我们更幸运的邻居的家里做礼拜。1864年，在驻扎在这里的联邦士兵暂时离开期间，两个亡命之徒骑马进入该镇，抢走了一些市民的几百美元，然后用火把烧了我们的房子，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房子只剩下一团燃烧的废墟”。（摘自《迈阿密浸信会手册》，第29-34页）。

1866年6月，耗资近4,000美元建造了现在的礼拜堂，是教会和社区慷慨的纪念碑。G. W. Hatcher牧师在1882年担任牧师。

马歇尔—这是塞林县的县城，有两到三千人口，位于C. & A. 铁路上。它成立于1840年，为纪念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而命名，于1870年成立。（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p. 584.）第一浸信会于1869年1月30日在该市成立，有17人签署了圣约。以下长老们参加了礼拜。W. M. Bell, J. C. Hamner, J. Kingdon, S. W. Marston and C. Ingram, and Deacons N. J. Smith. 和 J. H. Hewey. J. C. Hamner牧师被选为牧师。塔特（B. G. Tutt）牧师有效地服务了教会数年，并可能接替了汉纳先生。在塔特先生的服事下，教会从总协会的受益者成长为一个自我维持的机构，在1880年，它是萨林协会的有效机构之一，有174名选民。1881年秋天，J. C. Maple牧师成为该教会的牧师，此后他一直以其一贯的干练风格担任该职务。

盐池（SALT POND）教会，位于Saline县西南部的Elmwood附近，距离Marshall 16英里，由Amos Horn和E. Roth于1853年6月19日建立，有15个选区。这个教会的牧师有E. Roth, E. Allward, E. S. Dulin, R. E. Kirtley, John Kingdon,

S. B. Whiting 和 W. R. Painter。这是协会中强大而有活力的教会之一。

1881年5月，盐池的一些成员为在伦纳德山组织一个教会而申请信件。

MOUNT LEONARD. -该教会于1881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立。1881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盐池教会决定将组织和房屋搬到布莱克本。1881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在老地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聯合教會—伯特利教会的女兒，現年22歲，由A. P. Williams和W. M. Bell 於1860年8月18日成立，有24名成員。会议继续进行，并通过洗礼增加了16名成员。贝尔被选为牧师，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一直如此。1861年建造了一座36x50英尺的框架建筑作为礼拜堂，战后完工，价值2500美元。1863年，该教会按立R. E. Kirtley为福音事工工作。

到1848年为止，萨林协会的进展甚微，在原来的名单上增加了三个小教会，即郡界（County Line）、联合（Union）（比前面描述的那个更老的联合）和平溪的第一个教会。然而，这一年开始有迹象表明，协会采取了更加有力和积极的政策，从以下有关巡回工作的行动中可以看出。

“本会决定，我们建议组成本会的各教会在来年举行一次长期会议，以便为推进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的事业而协调行动；我们任命Wm. Thornton、Geo. Rhoades、J. W. Barksdale、Oliver Maxwell和Abner Gwinn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在我们的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传教士，并协助主持上述会议，以便将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基督徒的团契和爱中。”

1849年，Good Hope、Zoar、High Hill、Pinnacles和Fish Creek五个教会在他们的信中要求修改宪法第14条。他们要求删除上述条款中的后一条款，即：

“本会也不接受任何以传教士问题为基础的案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不对该条款进行修改。第二年，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大多数教会的要求下，该条款被删除了。在同一次会议上，各教会的使者自愿认捐了118.20美元，以维持一位传道人，他将把一半的时间用于教会，另一半用于协会的贫困地区。博伊尔、斯科特和尼夫弟兄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雇用这位传教士。

1851年，Bethel、Bethlehem和Miami教会被接纳为会员。这使会员总数增加到542人。会议建议各教会遵守每月为国外和国内传教事业祈祷。在这次会议上，协会还通过了修订后的章程，完全删除了旧章程的第14条，并在其他方面对该文书进行了修改。

贝尔（Wm. M. Bell）的名字出现在1852年的牧师名单中，当时会议在好望角教堂举行，他当时是该教堂的牧师。这一年，在贝尔弟兄的动议下，萨林协会成为该州总协会的辅助机构。本届会议的星期一是一个盛大的日子，无疑将被许多在场的人长期铭记。所有宪法上的妥协都被废除了，认真的人现在抓住了传教事业，教会和个人作出了500.15美元的认捐和现金捐助，以维持协会范围内的巡回活动，当时教会的全体成员不超过752人。在这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W. M. 贝尔牧师，他在迈阿密住了好几年了。G. W. Sands和Elias George在之前的一年中作为传道人工作了153天。

从那时起，在促进不同教派的利益方面，萨林学院一直是本州同类机构中的佼佼者之一。在威廉-朱厄尔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她向各教会的祈祷者和赞助者推荐了该机构，并以最积极和明确的语言承诺致力于牧师教育的事业。

1853年，为协会基金筹集了700多美元，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报告了受洗情况；

其中一个教会，即安提阿教会，报告的受洗人数多达23人，另外两个教会，即雷霍博特和普罗维登斯，各报告了16人。Sands, Gwinn和Gentry作为传教士旅行。1855年，郡立教会发出了以下询问。“是否应该接受来自其他教派的人在以前受洗后进入浸礼会？”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各教会，1857年协会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出于对县级教会的尊重，我们在会议记录中附上了以下内容，作为各教会对1855年的疑问的决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大致相同。

1859年的牧师：Wm. M. Bell, Thornton Rucker, Wm. Ferguson, Samuel Driskell, E. H. Burchfield, John F. Clark, W. Clark, J. Spurgeon and A. P. Williams。

执行委员会成员。E. Kirtley, 主席, W. M. Bell, 通讯秘书, Geo. Rhoades, 司库, R. E. McDaniel和J. M. Davis。

新教会加入协会的情况如下。1852年，安提阿、雷霍布斯、第一浸信会箭石和新耶路撒冷；1853年，乔治敦和盐池；1855年，南福克和科尔营；1856年，诺布诺斯特和普莱森特；1860年，联合和奥利维特山。

1860年，佐尔教会招待了该协会。来自18个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这一年在巡回传道方面花费了719.63美元，所做的全部工作天数为437天，即一个人大约工作了一年半，全年有300个工作日。

1860年的总结如下。

教会：好望角。154；Zoar, 120；Heath's Creek, 92；Fish Creek, 159；County Line, 47；Bethel, 87；Miami, 87；Antioch, 97；Rehoboth, 136；Salt Pond, 33；South Fork, 40；Otterville, 15；Mt. Pleasant, 30；Knobnoster, 33；

Pleasant Grove, 31; Providence, 95; Union, 45; Mt. Olivet, 13; 总计1314人。接受洗礼的人数为206人。所有教会中受洗人数最多的是：鱼溪教会，58人；其次是Rehoboth，41人；然后是Good Hope，23人。

牧师：W. M. Bell, J. D. Murphy, A. P. Williams, E. H. Burchfield, E. Roth, Amos Horn和W. Clark。

该协会的领地现在包括萨林县的全部，以及库珀、约翰逊和佩提斯的部分地区。在1861-1865年期间，由于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片土地，协会没有举行会议。1866年，8个教会派出了信使，在Zoar教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在给姐妹协会的信中他们说——

“在经历了六年的悲惨间隔之后，我们要尽可能地忘记这些日子，因为这是‘主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是我们看到邪恶的岁月’，我们要重新从我们离开的地方开始，从此祈祷主让他的工作向他的仆人显现，让他的荣耀向他们的孩子显现。在这些间歇和试炼的日子里，主以亲切的复兴保佑了一些教会，许多人被聚集到基督的阵营中。”

1868年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Wm. M. Bell担任主席，W. H. Wheeler担任秘书。马歇尔教会和汉斯伯勒教会提出申请，并在1869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各报告了31名成员。

1870年，传教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请注意布朗斯维尔、箭石和马歇尔是重要而有前途的地方，并提请注意这些地方的教会需要援助，当时这些教会都没有礼拜堂。

我们将以下面的证词来结束这篇简述。萨林协会现在是密苏里州同类机构中

最强大的一个。它的领土包括，如果可能的话，曾经是该县最富有的种植区，它的教会包括了该地区许多富裕和富有的农民，更不用说领先的商业和专业人员。它的教会为支持传教士和其他教派事业所做的贡献比密苏里州的任何其他协会都要大，也许除了北利伯提，他们当然不会被该机构的教会所超越。它的牧师队伍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壮年时期。以下是在1879年出版的《牧师》杂志的名单。

牧师.-W. M. Bell, D. C. Bolton, J. G. Burgess, I. B. Dotson, J. F. Clark, R. Holman, D. G. W. Hatcher, J. S. Nordyke, R. M. Reynolds, J. L. Tichenor, B. G. Tutt, J. S. Conner and W. II. Vardeman. J. S. Gashwiler, W. S. Scott, J. D. Thomason and Baldwin Harl.

在众多高效的非专业人员（平信徒）中，有T. Garnett, G. R. McDaniel, C. W. Pendleton, A. Gwinn, George Rhoades, W. W. Field, James Jones, N. J. Smith, W. L. Boyer, Thomas Lyne, C. W. Garnett, O. K. Graves, J. W. Sparks, R. C. Fisher. Fisher, James H. Huey, S. H. Kennedy, R. B. Thorp, J. A. Hawkins以及其他一些同样有价值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在福音战场上长期坚守岗位，有些人正处于他们的辉煌时期。

佩顿-诺林（PEYTON NOWLIN）——尽管他从未加入过萨林协会，但佩顿-诺林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份牧师名单的前列。当萨林县还是库珀的一部分时，他在箭石附近定居，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佩顿-诺林的父亲和母亲布莱恩和露西-诺林是弗吉尼亚州受迫害时期的浸礼会成员，1767年5月4日出生。21岁时，他离开了父母的屋檐，去了佐治亚州，在那里当了三年的学校教师。然后他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二年（1792年）他与露西-汤森小姐结婚。1797年，他移居到肯塔基州的绿河乡，在拉塞尔维

尔以南约12英里处定居。在肯塔基州定居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都表示信主，接受了洗礼，不久后成为春溪教会的成员。在他信主的四、五年后，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所在的教会发生了困难，最终导致他被排除在外。他离开教会七年了，在这期间，他一直像被开除前一样定期参加圣所的崇拜。在获得讲道许可后，他也被禁止讲道。现在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民事事务。他首先担任了行政官的职务，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1810年，他被选为洛根县的议会议员。在这期间，他作为基督徒的行为堪称楷模。最后，由于他的生活无可指责，他从前被逐出的教会派出一个委员会邀请他回来。他去了，许多人向他表示感谢，他再次被录取为成员。这大约是在1812年。在他恢复名誉后不久，他被按立为牧师；1818年春天，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在霍华德县暂时定居，第二年，他在当时的库珀县，即现在的萨林县，离箭石镇现址西南四英里处，建立了他的永久家园。他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去世。

佩顿-诺林 (Peyton Nowlin) 积极认同老康德协会的利益和早期历史。他在河的南边定居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带着教会信件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Petite Saw (Little Bottom) 的教会，他在那里传教了一段时间，但几年后，事实证明低地非常不健康，一些成员向西迁移，教会解散了，诺林长老加入了大底教会。他后来成为佐尔教会的创始人之一，该教会在1826年作为康科德协会的成员出现，有好几年他是该教会派往康科德兄弟会的信使。他从不到处旅行，而是在自己家附近和邻近的教会做大部分的布道工作。他拥有一个精力充沛、积极主动、修养良好的头脑，并且是一个具有良好商业习惯的人，他积累了一笔丰厚的财产。他的身高是5英尺10英寸，体重是225磅。他于1837年4月1日去世。当时，周六和周日是佐尔的教会聚会日，在他家举行。托马斯-弗里斯托当时是牧师。长老诺林在周日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但在讲道期间坐在火炉旁，讲道结束后，听众们唱起了赞美诗，开头是“主耶稣，我的一切在天上”，他也最衷心地加入其中。当天晚上他坐在桌前吃晚饭。他的妻子问：“你现在不躺下吗，诺林先生？”他

低下了头，但没有说话。他走到床边，躺了下来，但被发现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此后再也没有说话。他一直活到星期一晚上，当时他去世了，被埋在他家的墓地里。

诺林先生是一个坚定的预定论者，有人认为他会与反传教士一起；但他在传教问题上立场坚定，他没有发现传教问题以任何方式干扰了上帝的主权，或干扰了拣选和预定的教义。

阿伯纳-格温-威廉和艾格尼丝-格温的儿子，1801年出生在田纳西州。他的父母是弗吉尼亚人。1819年，他与父亲的家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乘平底船沿田纳西河而下，沿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而上，在萨林县的新法兰克福现址登陆，他们在该地附近定居并致力于耕种土地。艾伯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被引入了落后的森林，并被通常作为边疆生活特点的影响所包围，成为一个狂野的、没有思想的和褻渎的年轻人。1836年5月31日，他与戴安娜-麦克马汉结合结婚。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里，在一位心爱的姐妹的葬礼上，他对宗教问题产生了深切的关注。大约在这个时候，在附近举行的一次祈祷会中爆发了宗教的复兴，导致许多人信主，其中就有年轻的格温。他于1823年3月22日受洗加入大底教会的团契，立即开始劝说他的朋友和邻居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并于1826年5月获得讲道执照。他在1837年或38年的康科德协会会议上被任命为牧师。他在两位老兵罗杰斯（E. Rogers）和佩顿-诺林（Peyton Nowlin）长老的传道下接受了培训。他活到现在，看到他的十个孩子都是他早期选择的教派成员，其中九个活了下来。1858年9月5日，他结束了在这里的劳作，获得了有福的永生。在这期间，他靠自己的劳动和子女的帮助养活了家人，几乎没有从教

会得到任何报酬。他的工作主要是为萨林协会的教会服务；但他有时会去州外传教。（摘自儿子亚伯拉罕-格温（Absalom Gwinn）的笔记）。

格温先生的一位早期熟人说：“我是在1826年认识艾伯纳-格温的。他的性格是无可指责的——他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个彻头彻尾的浸信会教徒，严格遵守纪律，而且总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有良好的自然头脑，没有多少文化，非常热心，是个好的劝诫者。

“在他的讲道中，主要停留在神的怜悯、赎罪的充分性和基督为可怜的丧失世界所受的苦。在漫长的聚会中，他是一个完整的团队的核心。他在主的事业上的活动和热情有时会引起他的弟兄们的嫉妒（我常常认为），但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是萨林协会的教会的积极建设者之一”。（Geo. Rhoades提供。）

罗伯特-Y-汤姆森（ROBERT Y. THOMSON）——这位兄弟是凯伊特县人，1800年11月21日出生，大约11岁时在耶利米-瓦德曼的传教下信了教。他于1822年2月28日首次结婚，之后不久就接受了洗礼。1825年秋天，他搬到了密苏里州，次年夏天，即6月，他通过信件与大底教会结合，在该教会中担任了约10年的有效成员。1836年，他是高山教会的成员之一，1850年，他又是Rehoboth教会的成员。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826年4月9日，与Lucy T. 小姐结婚，她是Eld. 佩顿-诺林（Peyton Nowlin）的女儿，肯塔基州人，当时是萨林县的居民。她是一个有价值的女人。

汤姆森弟兄得到了高山教会的许可和按立，后者发生在1843年8月，由A. P. 威廉姆斯和理查德-欧文斯主持。他的牧师生涯主要是在萨林县的教会中度过

的（尽管在他最近的几年中，他没有积极参加牧师工作），大约持续了20年。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偏见的人，而且天生冲动，因此他有时会陷入教会的困境，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特点，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非常痛苦。他的家庭医生 J. N. Garnett 博士为他做了如下见证。

“R. Y. 汤姆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我认识他的整个过程中，他作为雷霍布斯教会的成员，在教会的建设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一点非常明显。”

我们了解到，汤姆森兄弟是在战争期间去世的，大约在1863年或64年，但他去世的确切日期或情况没有提供给我们。

RUSSEL HOLMAN. —这位杰出的、有天赋的、虔诚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和牧师，在密苏里度过了他漫长的余生，以下是W. H. McIntosh博士写的对他的悼念（发表在《阿拉巴马浸信会》上，并在《中央浸信会》上重新发表），在此我们很乐意给他一个位置。

1879年12月2日清晨，拉塞尔-霍尔曼牧师（Rev. Russel Holman, D. D.）在其位于莫桑比克马歇尔的住所去世，享年仅67岁。

作者对他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马萨诸塞州人，并在布朗大学毕业。在完成大学课程后不久，他就转身向南，并在肯塔基州的伊丽莎白镇定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去了新奥尔良，并与该市的浸信会成员建立了联系。他以安静和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但怀着对基督的爱和热忱的心，播下了种子，这些种子在后来的岁月中已经成熟，成为感恩的收获。他在浸信会早期的斗争中亲自传道，后来作为南方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的通讯秘书，他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一个当地浸信会教会的发展,该教会的雏形是由委员会培养的,他对该教会的成功一直深感兴趣。

1845年11月,在会议组织的几个月后,他被选为国内传教士委员会的通讯秘书。在这里,他健全的判断力、机智和勤奋被征用。结果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明智的。该委员会很快就被认为是向我们国家的穷人提供福音这一重要工作中的必要机构,并在教派的感情和信任中迅速成长。

1851年7月,他辞去了秘书的职务,在董事会繁荣和有用的时候离开了董事会。在他退休时,董事会在高度赞扬的决议中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

他在牧师岗位上成功地工作,直到1856年经董事会一致表决,再次被召唤担任秘书职务。他以其一贯的忠诚担任了六年的职务,当健康状况恶化时,他于1862年第二次辞去了职务。从那时起,直到过去几年内,他一直在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从事牧养工作。

作为一个传道人,霍尔曼博士很有启发性,有时还很有说服力。他衷心地接受恩典的教义,从教义中汲取实际虔诚的教训,并通过恳切地呼吁听众的良心来执行这些教义。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习惯性地、愉快地遵守着福音的精神。他在密苏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萨林郡的伯特利和雷霍博特教堂担任教职。

J. 汉普顿是亚伯和萨拉-汉普顿的儿子,1839年5月15日出生在密苏里州萨林县。他13岁时在该县的好望角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Wm. M. 贝尔牧师的洗礼。他在密苏里州的利伯提(Liberty)获得了讲道许可,同时在威廉

-朱厄尔学院 (William Jewell College) 就读，并于1874年毕业于该学院。他曾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塞勒姆教堂 (Salem Church) 担任牧师数年，并在大学期间临时担任其他几个牧师职位，还曾在密苏里州布朗斯维尔 (Brownsville) 的浸礼会教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

汉普顿兄弟在复兴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明白如何将福音传到人们的心中。“老百姓高兴地听他说话”。在伟大的日子里，几十个灵魂会站起来称他为有福之人。

他是一个有强烈冲动的人，在热烈的讨论中，这些冲动有时会使他走得比他设计的更远；但没有人看到是错误的时候会更愿意承认错误。他的依附性很强。他从未背叛过朋友。无论他有时在判断上有多大的错误，他的伙伴们总是知道他的心是在正确的地方。

汉普顿兄弟对灵魂的救赎有着强烈的热情，并认真地劝说人们与上帝和解。一句话，他是忠心的一对神忠心，对人忠心。他在主里安息。他的作品跟随他。他的记忆不会消亡；它被保存在那些在神的带领下，因他的传道而受到祝福的人的心中，也被保存在同事和大学同学的持久的敬意中，其中一位同学渴望有特权对他的价值作出这个谦卑的赞美。

1878年11月25日，J. L. 汉普顿牧师因肺炎死于莫州布朗斯维尔的家中，享年39岁6个月零10天。 (“F”, in Central Baptist.)

威廉-M-贝尔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县人。他出生于1823年7月23日，两岁时因父母去世，成为孤儿。由于是独生子，只能由他人照顾，他长大后成为一个

野蛮人，正如他所说的，“一个邪恶的年轻人”。

十四岁时，他与监护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不久后进入布恩维尔的一所私立学校。从1839年到1844年（为期5年），他先是在密苏里州克林顿的B. F. 和T. B. 华莱士先生处做干货店员，之后又在其他几家公司工作。1844年11月，他与萨林县R. E. 麦克丹尼尔法官的女儿玛丽-N. 麦克丹尼尔小姐结婚，不久后开始了农民的生活。

1846年秋天，他在现在已故的A. P. 威廉姆斯博士的讲道下信主，并接受了洗礼，此后他成为塞林县老伯特利教会的成员。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被怀疑自己是否被上帝接受的问题所淹没，但在祷告中，魔鬼离开了他，一切都好了。1848年，伯特利教会许可他讲道，并两年后的1850年11月，他被同一机构按立；W. C. Ligon和R. Y. Thomson、汤姆森组成按立长老会。在此事件之后的一个月，他被召入迈阿密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职位，1851年2月，他被选为协助W. C. Ligon在伯特利的牧师，在这一年结束时，他被选为他的继任者。他在迈阿密和伯特利一直工作到1858年，当时他辞职成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牧师教育委员会的代理人。1852年，他首次被召为好望角的牧师。

他在萨林县的教堂担任牧师，除了六年的间隔，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九年。在同一郡的联合教会，他担任了16年的牧师，中间有短暂的间隔，他在1860年协助组织了教会。1867年，他被选为鱼溪教堂的牧师，四年后拒绝连任，接受了萨林县城马歇尔的类似职位。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年。

贝尔长老在教派中担任过许多其他荣誉和有益的职务，如总协会的秘书；他还在威廉-朱厄尔学院担任过多年的理事。自1869年以来，他一直作为主持人主持萨林协会的会议；在他作为牧师的管理下，现在的好望角、鱼溪、联合和马歇尔教堂的建筑都是在他的管理下建成的。本简讯的主人公在牧师中相

当活跃，作为密苏里州几个最好的乡村教会的牧师，他正在做一项出色的工作。

JOSEPH C. MAPLE-1833年11月1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根西县。他的父亲和母亲（连同家人）于1838年春天搬到伊利诺伊州，并在皮奥里亚县定居。他在这里长大成人，信了主，并由长老W. W. T. Bly于1849年6月18日受洗，年龄为15-2岁，此后他成为该县拉马什教会的成员。他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尔特夫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完成了课程，并于1857年6月25日毕业。

1864年，他成功地参与了几个月的长期聚会。1865年1月1日，他被安排在基辅的欧文斯博罗担任牧师，在那里工作了5年多。1870年4月1日，他辞去了那里的职务，回到了密苏里，并于当年6月1日在堪萨斯城担任牧师。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然后去了Chillicothe，在那里呆了几个月，然后搬到了密苏里州的Springfield。他在这里呆了一年多，在吉拉多角浸信会最恳切的呼吁下，他访问了该市，举行了一系列聚会，导致宗教的光荣复兴，有20人加入了教会的成员。人们的兴趣很广泛，社区被感动了，教会召唤他担任教职。他的工作在这里持续了三年，当他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不久后他接受了墨西哥教会的召唤。

1878年，他被密苏里州州长任命为专员，去了欧洲。回国后，他继续在墨西哥成功地开展工作，直到1881年秋天，他辞职后不久—11月1日—就被安排在密苏里州马歇尔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

几年来，他非常有效地担任了密苏里总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在1881年10月该机构的会议上被选为助理主持人。

舒尔特夫学院在常规课程中授予他学士和硕士学位。1881年，密苏里州的威廉-朱厄尔学院和德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都授予了他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所有这些荣誉他都非常轻松和谦虚地佩戴。

他是密苏里浸信会事工的坚定成员之一。

JAMES LEWIS TICHENOR—这位受人爱戴的兄弟是肯塔基州斯宾塞县人，生于1830年3月27日，是阿拉巴马州I. T. Tichenor博士的弟弟。他长大成人，信主，受洗，并开始在他的家乡传教。他的洗礼发生在1846年10月，由Eld. 史密斯-托马斯（Smith Thomas）在泰勒维尔（Taylorsville）进行的洗礼。随后，他曾一度成为肯塔基州卡尔霍恩教会的成员，并于1858年获得该教会的传教许可。在成为上述教会的成员时，他在J. S. 科尔曼牧师的家里待了两年，科尔曼牧师给了他指导的好处，并让他免费使用他的大量图书馆。在这些年里，他在学校里教书，作为一种支持手段。他在基辅的海狸坝被任命为牧师，此后他在该州从事了大约八年的牧师工作，在海兰、纽波特和兰开斯特教堂担任牧师。

Tichenor先生于1868年移居密苏里州，在Westport担任了一个季度的牧师，并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担任Saline协会的教会牧师，其中包括Zoar和Shackelford。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63年12月与Roxie Cooper小姐结婚，当时他在肯塔基州的纽波特担任牧师，他在那里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祝福。（前妻去世后）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与L. E. Melvin夫人结婚，当时他在摩纳哥的Westport担任牧师。

他的讲道是教义性的，而且是“顽固的逻辑性”，语言清晰，但不精炼。他不是一个人“教派”的争论者，而是在所有适当的场合充分宣扬浸信会的情感；虽然他的观点是加尔文主义的，但他特别努力在他的人民中发展传教精神。

W. R. PAINTER于1838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沃伦县。他早期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密苏里州的帕尔米拉附近度过的。1856年，他信主，在威廉-卡森阁下的慷慨帮助下，他被安置在帕尔米拉的伯特利学院，在那里一直到1861年战争爆发。1860年，他在伯特利教堂被按立。他进入南军，在战争期间担任密苏里州第10步兵团的牧师。回到密苏里后，他与J. H. 路德博士一起建立了《密苏里浸信会杂志》，并在该工作中骑马游历了该州的大部分地区。1866年，他成为霍华德县查里顿和其他教会的牧师。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除了在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度过的一年和三年的病假），他一直持续到1880年。

1882年，他担任萨林县伦纳德山和布莱克本教会的牧师，一直在为主人做着崇高的工作。在他举行的聚会中，他见证了1100多人信主，并为470人施洗，大部分是在霍华德县。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70年，对象是莎拉-霍尔小姐，她在1871年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霍华德县的玛丽-休斯小姐，他于1881年与她结婚。

第七章。

麦肯 (Macon) 协会。

1843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麦肯县的Wm. Griffin执事家里成立了这个机构，由四个教会组成，是为此目的从Mount Pleasant协会解散出来的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关于这个协会的兴起的更全面的叙述，见北联会。）

教会和信使：Ten Mile:Wm. Griffin, Henry Mathews and J. G. Swinney; Mt. Tabor:Michael Moody, Michael and Charles Buster; Big Spring:Walker Austin和William Radcliff; Pleasant Hill。幼发拉底-斯特林格、本杰明-斯帕克和杰普塔-哈迪提。

除了迈克尔-穆迪和J. G. 斯温尼之外，这些老先驱们现在都不在世了。出席的长老有尤法拉特斯-斯特林格、威廉-拉德克利夫和J-G-斯温尼。会议通过了肯塔基州老坎伯兰河协会的章程和信仰条款，协会取名为“联合浸信会的泰伯山协会”。迈克尔-巴斯特被选为主持人，沃克-奥斯汀被选为书记员。征求了Bethel和Mt. Pleasant协会的信件。

1844年，詹姆斯-穆迪 (James Moody) 作为有执照的牧师加入了牧师名单。这一年的会议因来自普莱森特协会的邓肯 (Wm. Duncan)、本杰明 (Benjamin) 和泰瑞尔 (Jesse Terrill) ，以及来自伯特利协会的海克拉夫特 (P. N. Haycraft) 和史密斯 (James F. Smith) 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在这一年的秋天，协会的主要牧师幼发拉底-斯特林格 (Euphrates Stringer) 搬到了德州。他的损失让这个新利益的薄弱教会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这些教会中受到了高度评价。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劝勉能力的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复兴者。他在德克萨斯州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就搬回了肯塔基州的普拉斯基县（他在那里出生和长大），不久后就去世了。

1848年，只有大泉、十里和泰伯山这三个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约瑟夫-奥利弗出现在传道人的名单中。持证传道者包括James N. Griffin, Colby Miller和William May。来自盐河的William H. Vardeman、Mt. Pleasant的Jesse Terrill和北大河协会的Wm. Barbee作为相应的信使出席了会议。欢乐山协会的塞勒姆山教会今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这也是现在的麦肯协会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根据机构的决议，第一次为宣教而公开展示，在主日为其募捐，金额为12.5美元。在接下来的星期一，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任命了一个宣教执行委员会，通过个人和教会的特别认捐筹集了87美元，并选举J. G. Swinney在协会的贫困地区进行巡回宣教，月薪为12.5美元。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的名称也从泰伯山改为“中叉”，在这个名称下一直持续到1866年采用现在的名称“麦肯”。

1849年，威廉-拉德克利夫长老宣讲了介绍性讲道。长老J. G. Swinney说：“我记得这是这位古怪的牧师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几年后，他死了，非常突然，死于中风，变得非常虚弱和无助。他是一个头脑很好的人，有一定的教义能力，但有些投机取巧，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作用。”

毯子林教会，即现在的拉普拉塔教会，在这一年被北联合协会的信接纳为协会成员。1848年会议的积极政策仍在继续，到1852年，教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0个，有327名成员。J. G. Swinney, James Moody和Joseph Oliver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传教工作。复兴活动并不鲜见。从1849年在塞勒姆山的会议结束后，詹姆斯-穆迪和J. G. 斯温尼继续举行会议，结果是教会大量加入，使其成员增加一倍。

在1855年的会议上，一个开放式圣餐的案例打断了协会的和諧。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是Blanket Grove教会的一名长老和成员，他宣称有开放式圣餐的想法。教会考虑了他的情况，并传唤了他的证书；但他拒绝放弃这些

证书，去和其他教会联合了。

伯利恒教会。1854年，协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上述伯利恒教会的行为进行访问和调查，但她拒绝给他们任何满意的答复。1855年，该委员会报告了此案的事实，伯利恒教会因“违反了协会组织的原则”而被排除。（会议记录，1855年。）协会的这一行动解决了一直困扰各教会并造成分裂的圣餐问题。然而，在这次讨论中，弟兄们互相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协会的这次会议在非常激动的气氛中结束了，少数人声称协会对教会和穆迪弟兄的待遇很差。伯利恒教会此后从未享受过任何繁荣，几年后就灭绝了。长老穆迪研究了圣餐问题，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随后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浸信会成员；而教会普遍比以前更坚定地接受了原始教会的教义。这使麦肯协会恢复了平静。本届会议（1855年）的事务由于任命了期刊、学院、节制、圣经协会和主日学等委员会而大大增加。这时协会的全部力量是9个教会和427名成员。在这一年中，有77次洗礼表明了人们的兴趣。

1860年，在泰伯山，所有的教会都有信件和信使出席，现在已经增加到14个教会。

牧师有：詹姆斯-穆迪、约瑟夫-奥利弗、J-A-克拉克、G-C-斯帕罗、约翰-罗恩、约翰-埃斯蒂斯、J-G-斯温尼、S-K-凯勒姆（后来成为一名残废）和G-W-西蒙斯；其中只有五人在任何程度上积极从事传教。传教士报告了49天的工作和68.95美元的收入。在这次会议上，对取消章程中第六条的动议进行了讨论，内容如下。“为宣教目的捐献或拒绝捐献钱财，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该议案以多数票被否决。

该协会（今年取名为“麦肯”）于1866年9月8日在诺克斯县的岩溪教堂举行会议。它由13名成员组成——

教会—诺维蒂，15；伯利恒，19；布兰克林，86；泰伯山，109；岩溪；查里顿林，51；北福克，75；新塞勒姆，41；联合林，16；麦肯，26；塞勒姆山。167；Chariton Valley，25；Dover，；成员总数，630人；洗礼，84人。

牧师队伍中增加了以下人员。J. B. Johnson, B. F. Powers, William Johnson 和 T. M. Colwell。后者是一位积极有效的传教士，是麦肯城的牧师，麦肯城是一个铁路枢纽，是协会范围内的主要城镇。为了促进教育，协会承诺支持位于亨茨维尔的普莱森特浸信会学院。

1867年在泰伯山举行的会议之前的一年是繁荣的一年。四个教会—欢乐谷、里奇兰、埃比尼泽和熊溪—以前属于北联会，这一年经申请被加入到麦肯协会名单中。该协会现在对其传教士有些欠债，不得不呼吁各教会捐款以偿还旧债。这种情况在本州并不少见，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办事方法。一般来说，当一个教会或协会正在筹集资金以偿还旧债时，其他方面的工作却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知道教会的工作被堵塞了多年，仅仅是因为几百美元的债务。这一事实本身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教会债务的邪恶。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一规则的光荣例外（有的教会协会就很少有欠债）。

1870年的牧师：詹姆斯-穆迪、乔斯-奥利弗、詹姆斯-莫里斯、G-C-斯帕罗、J-A-克拉克、A-R-T-布朗、T-M-科威尔、M-H-阿伯特、J-伍德-桑德斯、G-D-布洛克、J-W-库克、W-约翰逊、J-罗安、E-W-威斯、R-K-巴克斯和L-D-兰金。教会总数为26个；成员总数为1,602人。

欢乐山协会邀请麦肯协会合并欢乐山学院的提议—麦肯拥有该机构一半的受托人—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最终提交给各教会。次年（1871年）该提议被接受，由此，欢乐山学院成为麦肯协会和欢乐山的学校。下列人员被

提名为理事，以填补可能出现的空缺。Stephen Conner, G. W. Saunders, R. H. Lamkin, Jas. Moody, Sr., John Vansickle, Geo. D. Brock、John A. Brown、Andrew Baker和G. C. Sparrow，而T. M. Colwell牧师成为学院的财务代理。

麦肯协会的教会共有27个，分布在麦肯、阿代尔和谢尔比县。麦肯市是麦肯县的县城，柯克斯维尔是阿代尔县的县城，也是州内一所普通学校的所在地，这两个地方都是重要中心。1879年，协会中最大的教会是友谊教会，有226名成员；其次是塞勒姆山，有215名；然后是谢尔比县的联合格罗夫，有178名；麦肯市有115名。其他教会都没有超过100人。在该届会议上，有近一半的教会（21个）进行了复兴，有179名信徒通过洗礼加入了教会。人数为1,568人。

1879年的牧师有：Allen Parks, J. C. Eckle, D. R. Evans, G. C. Sparrow, W. R. Skinner, J. F. McClellan, R. J. Mansfield, J. C. Shipp, Wm. Johnson, John Roan, G. W. Jones, E. H. Sawyer, D. D. C. N. Ray和J. G. Swinney。

1881年，该协会会议在谢尔比县的联合格罗夫举行。麦肯的牧师汤普森（Jno. H. Thompson）加入了牧师队伍。23个教会报告说，会员总数为1,401人，前一年的繁荣程度适中。L. P. Wooldridge是主持人，R. N. Leyde是书记员。

BIG SPRING CHURCH. -现在的麦肯县的第一个定居点是在1831年建立的，位于麦肯城以北4英里处，被称为Moccasinville。

1839年7月，托马斯-弗里斯托在有执照的A. T. 海特的帮助下，在本县的大泉镇组织了第一个浸礼会。它由8或9名成员组成，位于该县北部边界附近的一个街区，从现在的拉普拉塔镇向西。海特（A. T. Hite）是第一位牧师，在

教会成立后立即由弗里斯托 (Eld. 弗里斯托 (Fristoe))。该教会最初加入了欢乐山协会，之后 (1843年) 成为北联协会的成员。

BLANKET GROVE CHURCH. -1840年12月，A. T. Hite在离现在的拉普拉塔镇不远的地方组织了第二个教会，有11名成员，名为“Blanket Grove”。1868年，该教会在拉普拉塔建造了一座新的礼拜堂，从那时起，它就一直以该镇的名字称呼。A. T. Hite在最初的十个月里担任牧师，Wm. T. Barnes继任，O. P. Davis继任约两年，后来他加入了“现行改革”。戴维斯于1843年被该教会任命为牧师。

萨利姆山教堂—承载着1841年11月13日的日期。它一直是一棵多产的葡萄树。长老Wm. Duncan和Benj. Terrill出席并协助其组织了11名成员。几年来，教会在各家各户和小树林中聚会，直到1854年才建成一座框架结构。

在过去的十年里，该教堂被一座非常整洁的框架建筑所取代，该建筑比例良好，装修舒适。从一开始，教会名册上总共有394个名字。1882年，教会有210名成员，由M. F. Williams担任牧师。本杰·泰瑞尔是第一位牧师。该教会已派出两位牧师—Samuel Mays和G. D. Brock。

BETHLEHEM (现在的SUE CITY) 教会—该教会于1850年3月3日首次成立，有12名成员，位于诺克斯县的边缘，靠近现在的SUE CITY镇。有两三年时间，它似乎很繁荣；然后异端邪说悄然而至，发生了许多争执，许多人离开了教会，剩下的人进入了公开的教会，先是废除了浸信会信仰的主要条款之一，然后恢复了它，最后解散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新的组织以同样的名字生效，该组织于1869年解散，组织为苏城浸信会，有23名成员，1882年有52名成员在名单上。

ROCK CREEK CHURCH, 曾经是Macon协会的成员, 位于Knox县, 在Edina以西5英里。它于1857年5月成立, 有24名成员。J. W. Rowe是他们的牧师。

查里顿峡谷教会—1864年1月的第五个星期六, 16个人一起立约, 成立了这个教会, 并选择了Wm. Caldwell作为他们的牧师。目前教会人数为75人, 在一间25x40英尺的房子里做礼拜, 只有一半的房子是它的, 另一半属于卫理公会。W. R. Skinner在1882年担任牧师。这个社区以前的名字是查里顿谷, 来自查里顿河, 它在查里顿河附近组织起来并举行了一年或几年的会议。

MACON CITY BAPTIST CHURCH—虽然不是协会中最古老的也不是最大的, 但却是最有效的之一。1882年, 汤普森 (J. H. Thompson) 担任牧师, 该教会有103名成员。该教会对国内和国外的宣教以及圣经和主日学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贡献。

KIRKSVILLE教会—位于阿代尔县, 1879年有65名成员, 经过多年的奋斗, 现在的状况明显改善。1881年, J. C. Shipp担任牧师, 它的人数和效率都在逐渐提高。这两个教会的组织时间都没有提供给我们。

BEVIER第二浸信会教堂。— 该教会于1870年4月10日成立, 有5名成员。1882年, 它有64名成员。

FRIENDSHIP教会—曾经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 于1867年9月28日由T. M. Colwell和Joseph Oliver组织, 有55名成员, 位于麦肯东南7英里处。W. P. Elliott是1879年的牧师。约瑟夫-奥利弗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牧师。

约瑟夫-奥利弗-1804年4月1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克拉克县。他信奉宗教, 并在1823年5月加入了名为洞穴泉的浸信会教堂。奥利弗 (Wm. Oliver) 和他的父

亲以及全家人于1825年搬到密苏里并在霍华德县定居，并与距离法耶特约4英里的莫利亚山教堂（全家五口人）联合。1828年，年轻的奥利弗搬到了伦道夫县，成为多佛尔教会的成员，不久之后，他被选为写作书记，也是唱歌书记。当传教士的问题激起欢乐山协会的教会时，奥利弗先生发现自己在多佛教会是孤独的，因为教会宣布不支持“传教士和当时的机构”。他终于收到了一封信，并将他的会籍转移到亨茨维尔教会。在这里，他也被任命为教会的书记员，并且一般被派往他的协会担任信使。1843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亨茨维尔浸信会的召唤下，他被长老们按立为福音传道人。按立长老是威廉-邓肯（William Duncan）和威廉-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他举行的第一次聚会是在他自己家的附近。随后发生了复兴，二十五位信徒接受了洗礼。他在早期的劳作中持续了五、六年；长老W. Duncan, Jesse, Benjamin和J. W. Terrill以及Wm. Mansfield是他的同工。1849年，他搬到了麦肯县，认同麦肯协会的利益，在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在这里，他作为教会的牧师、传教士，在长期的聚会中，都在努力工作。他的天赋主要是劝勉性的，这使他属于我们有时称之为复兴者的行列。在他事奉期间，他为300多人施洗，为90对夫妇结婚。他于1877年8月4日去世，享年73岁3个月又20天。他的遗体于同月5日（星期日）被安放在麦肯县亚特兰大附近的泰伯山教堂的墓地。

第八章。

北方联盟和北方密苏里协会。

1843年，人们发现普莱森特-阿斯的领土。在今年的会议上，人们认为最好再

进行一次划分，因此向北的教会被划分为一个新的协会。阿代尔县的长老 A. T. Hite 和麦肯县的 Euphrates Stringer 这两位主要的牧师对边界线有不同意见，就像保罗和巴拿巴一样，分道扬镳；A. T. Hite 与阿代尔、斯凯勒和麦肯县的部分教会于 1843 年 10 月在斯凯勒县 Fabius 的教堂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称为“北联盟”。其余的教会与 Eld. 斯特林格，组织了现在的麦肯协会。（详情见上述协会的历史。）在北联合协会的组织中，有 10 或 12 个教会。（这些教会中有四、五个已经从伯特利协会中被解散了。）

阿代尔县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于 1838 年或 39 年组织起来，名字叫熊溪。这座教堂以及该州这部分地区其他早期教堂的建立情况将在接下来的简述中详细介绍。

阿基巴德-塔尔伯特-海特（ARCHIBALD TALBERT HITE）是阿代尔县浸信会的先驱传教士，他是第一个为了传福音而深入森林并在该州的这一地区寻找新定居点的人。他不仅建立了组成该县的第一批教会，而且还是北联合浸信会的父亲。

他于 1803 年 4 月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克拉克县。由于家境贫寒，他在辛劳和困苦中成长起来。年轻时，他的父亲在 1812 年的战争中入伍当了兵。在家里给小阿奇博尔德留下了许多负担，他是唯一的儿子。战争结束后，他的父亲成了酒鬼，这只会增加儿子的责任。他被迫“出租”，以帮助维持家庭的生计。在所有这些环境中，他甚至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就长大了。15 岁时，他不识字，有一天听他的雇主读赞美诗，“那可可怕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他被打动了，经过多年的挣扎和徘徊，光明落在他身上，他感到基督的存在和宽恕。这大约是在他 19 岁的时候。1824 年，现已长大成人的海特先生与彼得-肖尔的女儿结婚，她是开拓者的王子丹尼尔-布恩的孙女。他于 1825 年秋天搬到伊利诺伊州并在摩根县定居。他在这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与

浸礼会成员结合在一起。该教堂现在是斯科特县的温彻斯特，他在那里获得了传教的许可。他于1837年移民到密苏里，在麦肯县定居，在离他家不到40英里的地方没有浸信会教堂。在这期间，他的心一直被传扬福音的焦虑所困扰；但由于他早期的优势太差，所以他克制了。他经历了许多挣扎和心灵的煎熬，但最终压制住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开始了传教。但他应该怎么做呢？那些地方没有浸礼会教堂，也没有浸礼会传教士。大约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斯蒂尔医生，一位卫理公会的巡回传道人。海特参加了他在附近的聚会，结识了他，并同意陪他在查里顿河上走两周，到榆树狭道，然后向东到法比尤斯河的源头，顺着这条河流到一个叫爱丁堡的村庄，然后向南到盐河的北岔口，然后回家。在这之后不久，海特长老就自己任命了。海特自己预约了时间，大批的边疆定居者蜂拥而至听他讲道。在他事奉的早期，他在查里顿河的高处举行了一次营会，结果有大约40人信主。在1838-9年的冬天，他附近的七八个浸信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同意定期举行崇拜聚会。在接下来的七月，长老托马斯-弗里斯托（Thomas Fristoe）拜访了他们，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名为大泉的教会——密苏里州这个地区如此之北的第一个教会。会议是在海特先生家附近的小树林里举行的。弗里斯托长老立即任命他为牧师，他在会议结束时为一些信徒施了洗礼。

长老海特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在新定居的地区进行访问和讲道，聚集和喂养分散的羊群，为年轻的信徒施洗并组建新的教会。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在柯克斯维尔西北几英里处的刘易斯-康纳家组织了阿代尔县的第一个教会，并将其称为“熊溪”。前面提到的营地会议上的一些皈依者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

第二间教会是在布劳尔医生的家里成立的，取名为“高地”；同一时期在盐河还有一间教会，名为“伯特利”。这时，附近没有其他浸信会牧师，所以海特先生成为这些教会的牧师，尽管他继续在巡回传道。就这样，他工作了好几

年。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该会为这一领域拨款，海特弟兄成为该会的传教士，为期两年。一个敌人散布了关于他的坏消息，该协会撤回了对他的帮助，但他仍像以前一样继续他的工作，后来又得到了密苏里州总协会的任命，这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在所有这些为事业辛勤工作和奉献的日子里，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位勤劳和自我牺牲的妻子的补充。他的劳作一直延伸到西北部，即现在的普特南县。在这些广阔的土地上，他播下了神圣真理的种子，只有到了清算的那一天，A. T. 海特为浸信会教派在现在的阿代尔、麦肯、苏格兰、斯凯勒、普特南和沙利文等县的劳动成果才会显现。他的同工有长老Thomas Fristoe, Benjamin Terrill, P. N. Haycraft, Lewis Conner等人。

有一次，在普特南县，他在一栋私人住宅里赴约，那里只有半打女人进来听新的传道人，甚至连房子的主人也不在，正如他妻子所说，他在做一个猪圈。然而，他在礼拜结束前进来了，并请求牧师在晚上讲道，说那时的会众会更多。这被同意了。听众们被遣散了，长老们也都散去了。Hite留下来吃晚饭。此时已近下午两点，海特先生从清晨开始赶路，非常疲惫，也非常饥饿。他看到没有吃晚饭的迹象，就走到院子里，发现其中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固定在树桩上的手摇磨盘上转动，一问才知道这个男孩在磨饭吃。他拉住男孩，帮助他，很快他们就送来了一碗新鲜的饭菜作为晚餐。

我们没有关于长老的劳作的记载。海特搬到霍华德县之后，大约是1851年或52年。在上一年，他作为胡桃林教会的信使，成为普莱森特协会的成员，第二年又成为查里顿教会的成员，我们认为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1864年3月7日在非常特殊和悲伤的情况下去世。

他居住在离格拉斯哥东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在他去世前一天的下午，他的妻子（他的第二次婚姻）离开家去和一个邻居过夜，留下罗诺克的艾伦老弟

兄和丈夫一起过夜。突然，他们被广场上的噪音和一声喊叫吓了一跳：“家伙们，围住房子。”这时，一个人拿着一把拔出的左轮手枪进了屋，向海特长老要钱，他马上给了他大约13美元。这个强盗并不满足，冷血地朝他开了一枪，他在大约18个小时后死亡。应他的要求，长老Noah Flood在他的葬礼上讲道。他很平静，完全顺从，并在希望得到祝福的不朽中死去。

A. T. Hite曾在不同时期担任以下教会的牧师。大泉教堂、高地教堂、熊溪教堂、法比尤斯教堂、北联教堂、林恩格罗夫教堂、友谊教堂、普罗维登斯教堂、伯特利教堂、自由教堂、长岭教堂、布兰克教堂、糖溪教堂和新希望教堂。在他的牧师生涯中，他接受了约1300人的洗礼。

LEWIS CONNER, 一多年来，他一直被称为是“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于1816年6月6日在肯塔基州谢尔比县出生，是北密苏里州的先驱传教士。他的父亲菲利蒙-康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被送到密苏里与他的兄弟华盛顿-康纳一起生活，当时在法耶特附近。随后，他在布恩县的伊莱-巴斯先生那里学习制革行业，21岁时与布恩县的斯蒂芬执事和莎拉-威尔霍特的女儿伊丽莎白-威尔霍特结婚。婚后不久，他在菲尔丁-威尔霍特的宣讲下信主，成为伯利恒浸信会的成员，并在同一教会的许可下，立即开始劝诫罪人悔改。

1839年初，他在阿代尔县定居，距离现在的柯克斯维尔西北几英里，同年在自己的房子里建立了该县的第一座教堂，名为熊溪。他在该州的这一地区继续工作了大约9年，当时只是一名传道人，1848年回到波恩县，第二年他在那里埋葬了他年轻时的妻子，她死于肺病。他在布恩县和伦道夫县呆了几年，被布恩县的普罗维登斯教会任命为牧师，并于1851年回到阿代尔县，在此之前，他刚刚与玛丽-J-布拉德利小姐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现在他把时

间花在了阿代尔县和斯凯勒县的边疆工作上，并在许多以前不太了解浸信会原则的社区中大大帮助建立了浸信会事业。他的家乡教会授权他建立“福音站”，这些福音站后来发展成为独立的教会。在经历了许多艰苦的劳动和暴露之后，他在1854年的初冬患上了肺炎，在经历了五个星期的强烈痛苦之后，他耐心地忍受着，说一切都很好，1855年1月5日，他睡着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孩子，第二任妻子留下了三个孩子，他们都表示对基督有个人信仰。最小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刘易斯。这个好人的记忆在他那一代剩下的少数成员和他们的直系后裔心中仍然记忆犹新。

北方联盟协会的人数和效率继续增长，直到大约1861年或62年，它才停止了聚会。然而，我们没有具体的资料。现在的北密苏里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其继承者，因为它部分地占据了老北联的领域。

1855年，第十二届年会在斯凯勒县的兰开斯特举行。以下教会派出了信函和信使。Fabius, 169人; Liberty, 75人; Bethel, 35人; Providence, 71人; Bear Creek, 124人; Friendship, 32人; Mt. Pleasant, 18人; Lynn Grove, 65人; Big Creek, 18人; Mt. Salem, 27人; Elm Narrows, 19人; 共计653人。这些教会报告了137次洗礼，其中72次来自法比尤斯，38次来自熊溪。此时的牧师为W. Seamster、H. H. Parks、T. S. Myers和E. A. Pat。

该协会通过一个由康纳(W. Conner)、帕克(S. Parker)和里皮(Wm. P. Rippey)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适度地促进传福音。他们被授权从司库那里提取手头的资金数额。前一年认捐的19美元已经支付，主日募捐了15.4美元，共34.4美元用于传教。Fox River, Mount Pleasant, Wyaconda和Middle Fork协会被列入通讯员名单。

在1860年（我们的最新记录），该协会已经发展到21个教会和1067名成员。这一年有144次洗礼。1859年接纳了新教会South Fabius；1860年接纳了Fairview、Oak Grove、New Bethel、Union和Pleasant Hill教会。会议在苏格兰郡的爱丁堡举行。在以前的会议上，一项关于放弃“联合”一词，仅以浸礼会的名称为人所知的决议被否决，此事被提交给各教会；但在1860年没有提出报告，我们不知道这一提议的结果如何。

牧师有。-H. H. Parks, Wm. Seamster, E. Starbuck, G. W. Simmonds, Norman Parks, James W. Fee, L. J. Boothe, R. K. Basket, G. J. Line, A. Huckaby, B. F. Morrow, Peter Sutter, John Starkey, Wm. Rowland, B. Shoemaker and C. W. H. Bentley。

北密苏里州协会。

它实际上是老的北联合协会的适当继承者，它的历史就被放在与它的这种关系中。

北密苏里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868年9月4日在斯凯勒县的法比尤斯教会举行。来自四个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即，法比尤斯，91人；南法比尤斯，24人；欢乐谷，27人；和Bethel，7个；总共149个；所有这些教会都曾是北联盟协会的成员。

牧师。-E. Starbuck, C. Daughters, G. J. Lyne and J. L. D. Williamson。所采用的章程基本上是联合浸信会的章程，但他们去掉了“联合”这个前缀，而使用浸信会这个简单的名称。

战争使该州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教会的组织没有中断，但其中很少有任何协会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北密苏里州协会的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以下情况。

“鉴于我们了解到在本协会的范围有一些未加入协会的教会，并感到‘联合就有力量’，而且

“鉴于本机构是在信仰中组织起来的，是一个永久性组织；因此，

决议：我们衷心邀请所有这些教会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救世主的国度。

“还有以下关于另一个主题的内容。

“决议：本会建议组成本会的各教会在他们的聚会场所，以及在其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其他可能有利的地方，常年组织和维持浸信会主日学校，并配备浸信会出版协会的图书馆。”

这第一次会议的官员是主持人C. Daughters和书记员J. M. Epperson。这封通函是一份精心准备的文件，内容是“兄弟之爱—其表现对教会的繁荣至关重要”。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章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该协会的力量和人数聚集得很慢，在第五年（1873年）结束时，只有一个教会—法比尤斯—有一百多名成员。其成员为107人。人数最少的是兰开斯特，有11名成员。指定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由每个教会的一名成员组成，当时共有10个教会，410名成员。1874年，一个由“三位充满善行的弟兄”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中，“负责监督传教事务；”传教士被指示在他讲道的地方进行收款。他的工资是每天一美元。”

从1879年9月6日在斯凯勒县南法比尤斯举行的会议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为解决密苏里州中北部的巨大贫困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绝非是已经完成的工作。名册上有16个教会，其中大部分都在斯凯勒县。这16个教会中只有11个有代表。这些教会共有593名成员。牧师的匮乏似乎比教会的匮乏还要严重，整个协会中只有五位传道人，即W. A. Hatton, W. B. Shoemaker, E. Kinman, Thomas Brassfield和B. F. Ford。

1881年9月2日开始，斯凯勒县的科茨维尔接待了该协会。A. J. Alexander 牧师被列入牧师名单。名单上有11个教会，其报告的全部成员为593人。

第九章。

北方自由协会。

北自由协会于1844年4月27日在钓鱼河的中心地带成立，是该州最强大的反传教士协会。该协会成立时共有5个教会，5位传教士（其中一位是有执照的），234名教徒。组成教会有：克莱郡自由城的第二浸信会；普拉特郡的欢乐岭；雷郡里士满的第一浸信会；克莱郡的新希望；克林顿郡的小群（现在的黎巴嫩）。

1844年，该协会发表了一封由贾伯斯-肖特韦尔写的通函，详细说明了导致其组织的原因。这封信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文件，值得在这里留个位置，但它太长了。作者清楚地表明，北自由协会的教会坚持联合浸信会的原始原则，而

密苏里州西部的第一个协会——钓鱼河协会就是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上述钓鱼河兄弟会违反了自己的章程，因为它在1843年与两河（所谓）旧派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早在1841年，钓鱼河协会就开始讨伐她所谓的现代机构，建议教会“远离所有那些不断喊着‘钱、钱’的现代事物”。她对仁爱之士的偏见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一些教会对他们和他们的牧师关闭了会所的大门。（见《第三阶段》中的钓鱼河协会的历史）。

新希望教会——协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位于克雷县，距利伯提东面12或15英里，于1829年组织。Eld. 所罗门-金尼（Solomon Kinney）成为第一任牧师，两年后，教会因圣餐问题而分裂，金尼长老与自由圣餐者走在一起，只留下15名坚持最初信仰条款的成员。托马斯-瑞格（Thomas Rigg）被选为牧师，并在这一关系中持续了3年。1843年8月，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负责该教会，他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该教会有94名成员。该教会最初与钓鱼河协会联合，但在1843年被授予退会书，并与弟兄们联合起来。1881年其人数为114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T. H. Stephens牧师担任牧师。

里士满第一浸信会。从1840年11月起，该教会作为列克星敦第一浸信会的一个分支而存在，但随后被授予解除委托书，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这一事件在A. P. 威廉姆斯牧师的帮助下，于1842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完成；该组织有23名成员。所采用的信仰条款几乎与《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中规定的相同。她首先加入了蓝河协会。威廉姆斯（A. P. Williams）被选为牧师，到1844年已聚集了94名成员。1878年，该教会因当年6月经过该镇的一场破坏性旋风而失去了礼拜场所和几名成员。

该教会位于克林顿县，在县城普拉茨堡以北约10英里处，于1842年9月20日成立，由托马斯-里格、托马斯-杜内根、A. C. 布拉格和W. L. 布茨组成，共有9

名成员。长老里格是第一任牧师，继任者有富兰克林-格雷夫、J-D-威尔逊、W-C-巴彻勒、J-E-休斯、J-D-布莱克、W-H-马歇尔和W-C-巴雷特。“在她成立后，她向钓鱼河协会申请加入该机构，但被拒绝了，协会没有说明理由”。

1862年，教会举行了一次由牧师布莱克兄弟和已故Wm. Thompson主持的聚会，持续了六个星期，结果有55人加入教会。教会现在有160名成员，由D. G. Saunders担任牧师。

CLAY Co., LIBERTY, SECOND BAPTIST CHURCH - 利亚姆斯在召集这个教会方面发挥了作用。它是在1843年5月19日成立的，由拉什河教会和欢乐山教会的成员组成，共13人，位于传教士斗争的最热潮中。这个机构在钓鱼河协会的竞争中起了带头作用，并形成了北自由城。自由城第一教会比它至少早了十年，它采取了反传教的观点，继续与钓鱼河协会合作，迫使仁爱的朋友们成立了第二教会。第一教会的成员在1850年有60人，此后16年减少到36人。

第二教会成立后，威廉姆斯（A. P. Williams）被选为牧师，在他的服侍下，教会的人数和道德力量都在增长，因此，当它成立八年时，报告说有134名成员。该教会的讲坛由该州许多最重要的传教士担任，而一些主要的非专业人士也在其信徒之列。这座教堂也位于威廉-朱厄尔学院的影响之下，该学院的教师 and 许多学生都是教会的成员。在1879年，该教会有235名成员，比1844年该协会的全部成员还多一个。长老B. G. Tutt，在1882年担任牧师。

PLEASANT RIDGE CHURCH-1844年1月27日由长老A. 威廉姆斯（A. P. Williams）和海克拉夫特（P. N. Haycraft）组建，由团结浸信会的10名成员组成。”由于钓鱼河协会反对在传教事业方面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以及团结教会加入了这一反对意见，他们被诱导写信，进入了一个新的组织。”该教会位于普拉特县韦斯顿镇以东约三英里处。威廉姆斯（A. P. Williams）在组织完成后

不久被选为牧师，当教会成立九个月时，原来的10名成员已经变成了57名。威廉姆斯在牧师职位上继续工作了十年，继任者有普莱斯（Wm. Price）、托马斯（W. H. Thomas）、威廉姆斯（Isaiah T. Williams）等人。在威廉姆斯博士担任牧师的第一年，即1844年，教会建造了一座35x55英尺的砖砌教堂，该教堂在1855年被烧毁，同年重建。这一直是一个有效的机构，共有113名成员，由Eld. H. Foster牧师服务。

从其最早的历史来看，北方自由协会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进步精神，其早期的大多数牧师，如其创始人之一A. P. 威廉姆斯，以及J. D. 威尔逊、富兰克林-格雷夫斯、罗伯特-詹姆斯等人，都是具有广泛和全面观点的人，为一个充满活力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该协会所证明的那样。尽管运动的敌人曾预言，“组成这个协会的几个软弱的教会很快就会被抛弃和灭亡”，但从它的起源开始，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会员人数就增加了百分之百。他们没有被抛弃，也没有灭亡，而是从那时起成长为该州最强大的协会之一，在1881年，在把相当多的教会让给其他姐妹社区之后，他们的人数达到了50个教会，超过4000名成员。这个协会的工作细节与其他类似机构的工作细节基本相同，因此将被省略，然而，在本简述末尾，会发现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如其会议和官员的记录，以及教会的日期、地点和进展。

托马斯-里格（THOMAS RIGG）——一位辛勤的牧师和小羊群（现在的黎巴嫩）教会的牧师，于1844年9月下旬去世。他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充满了热情，是一个虔诚的人，生活堪称典范，受到他为之工作的人的高度尊敬。

1845年，该协会的牧师团由富兰克林-格雷夫、罗伯特-詹姆斯、小卢克-威廉姆斯、W-P-拉尼尔、乔纳斯-威尔逊和A-P-威廉姆斯组成。与蓝河、普拉特河和北大河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今年，该协会还成为该州总协会的辅助机构，并派A. P. 威廉姆斯、J. 肖特维尔、T. 赫恩顿、W. D. 哈贝尔和E. 斯托特作为信

使参加其下次会议。

史密斯（J. S. Smith）在1848年被选为传教士，“访问并向协会范围内的贫困教会和街区传教，并持续一整年，只要他得到支持”。

下面这封通函是在1848年根据协会的命令发表的，基本上结束了关于密苏里州西部传教士的争论。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文件，就论证的明确性和力度而言，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了消除它的明显冗余，我们将论点全文列出。

“亲爱的弟兄们。根据我们协会在上次年会的命令，我们提议供你们考虑我们的传教行动所依据的理由。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我们却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求神的帮助，并希望得到你的宽容。

“一般来说，通知只被粗略地阅读，然后就被遗忘。现在的命运会是这样吗？上帝不允许！让每一位可能收到它的弟兄姐妹拿着圣经彻底阅读它，以确定它所涉及的主题的真理，然后将它归档，供将来参考。

“1. 我们的传教行动是建立在世界将被神的知识 and 荣耀充满的信念上。这一点我们从预言中得出。神在创世纪12、3和18、18和22、18中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是预言性的。他的子孙通过他们在基督里得福（加3；16）。

“这个承诺将得到实现。父对子的承诺（诗2；7，8）也是预言性的。’你向我求，我就把异邦人给你作产业，把地的极处给你作产业。关于神的国度，有人说（诗145；13）。你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你的权柄历代长存’。还有，’他要从海到海，从河到地极，都有统治权’。也见《马太福音》8；11和《启示录》7；9。从这些和类似的预言中，我们预见到世界将被上帝的知识和荣耀充满的时期。

”2. 在完成这一荣耀的结果时，上帝将利用人类的手段。我们通过旧约和新约的声明来证明这一立场——预言性和说教性的声明。以赛亚书》49；22，23。请转过身来，阅读这段文字。这个恩典的承诺在波斯国王身上得到了部分实现，当时他们资助以斯拉和尼希米重新组织他们的国家，重建他们的城市和圣殿。但它在宣教事业中得到了更光荣的实现。

”但以理书12；4：’但以理啊，你要把话关起来，把书封起来，直到末了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走，知识也必增多。这句话除了指忠心的福音传道人的积极努力，和传教士的积极努力，还能指什么呢？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何？通过他们的工具，以及通过圣经协会的手段，知识是如何增加的。

”但让我们来看看《新约》。在我们的主诞生时，一位天上的使者宣布，大喜的消息应该传给所有的人。为此，’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作万民的见证’。上帝将利用人类的工具，这一点从他代表教会作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以及他随后的命令中得到证明，’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4，16）。救主在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也被那些代表真理作为信仰的媒介和成圣的工具的经文所证明。作为信仰的媒介，约翰说，还有许多其他的神迹确实是耶稣做的，这不是写在这本书上的，但写这些是为了让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让你们相信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同样在罗马书10；13-15（请读这段话），”他们没有听说过的人，怎么会相信他呢；没有传道人，怎么会听呢；没有人派遣，怎么会传道呢？

”3. 我们的传教行动是建立在神在我们身上的财产上的。我们是主所创造的，使徒行传17章28节；是主的旨意，赛1章2节；是主所购买的，林前6章20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他。上帝拥有他自己的东西是正确的，他应该用

他自己的东西来侍奉。

“4. 我们在使徒的榜样上找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主的委托，‘你们往普天下去传道’等等，使徒们当然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对它的一个常设的注释。他们是如何遵行的呢？让我们看看。起初，‘外邦人因着福音成为同享者，同属一个身体，与他在基督里的应许有份’（以弗所书3；4，6），这个奥秘从使徒的眼中隐藏起来，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徒11；19）。彼得最后到达约帕，在那里的异象中，他被教导要把所有的人看作是对共同的救赎感兴趣。他在这里被教导，神是不偏待人的’（使徒行传10；34，35）。

“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求彼得说明自己对外邦人的行为。他使他的辩护之光照进兄弟们的心灵，真理被发现，神也赐给外邦人悔改的生命’（徒11；18）。与此同时，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人’来到安提阿，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有许多人相信并归向主。’这些事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朵里，’看吧，巴拿巴被派去远至安提阿（使徒行传11；22）。这是教会中传教的开始。

“在巴拿巴来到安提阿不久，传教工作的呼声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认为有一个’助手’是很谨慎的，因此派人去找扫罗。整整一年，他们与教会聚集在一起，教导了許多人。”（第26节）。

“在教会增加之后，其他教师在他们中间兴起（使徒行传13；1），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可以被差派，圣灵要求他们分开，去做他所呼召他们的工作。教会听从了，在为他们接手之后，打发他们离开（第3节）。请注意一下神的旨意。耶稣委派，教会合作。我们是与他一起工作的（林后6；1）。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上帝当时的旨意，就是上帝现在的旨意？

“5. 传教士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传教士的精神对于教会与上帝在向世界传福音的伟大工作中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6. 我们发现我们的传教行动是建立在可称为福音中的格言之上的，即，‘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我们有办法得出公正的结论，无论是对国内的穷人还是国外的异教徒，我们都可以通过想象力的努力来改变他们的条件，然后问自己，我们希望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是否希望他们不努力向我们提供圣经、活生生的传道，以及基督教会的豁免权？我们不希望他们中出现反传教士或遗漏传教士。那么我们中间当然也不应该有”。

通函的其余部分专门用于回答反对意见，但我们的篇幅已满，不能再多说了。上述内容是作为指正错误做法的无可辩驳的论据提出的观点，并体现了北方自由协会在与反对派发生最大冲突时的情绪。

1849年，威廉-朱厄尔学院的位置被确定在克莱县的利伯提，在那里，北利伯提协会非常愉快地支持这项事业，详情如下。

“决定，我们对密苏里浸信会学院设在克莱县的利伯提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建议和我们的手段与发起人进行衷心合作。”(Minutes North Lib. Asso., 1849, p. 5.)

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J. D. Wilson)长老和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长老也被选为巡回牧师。威尔逊(J. D. Wilson)和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被选为巡回牧师，协会成员认购了68.50美元，以帮助他们的生活。

卢克-威廉姆斯, JR. —这位福音牧师的死亡记录在1849年的会议记录中。他

是密苏里州先锋传教士之一卢克-威廉姆斯的儿子。他接受了卡斯县长老约翰-杰克逊的洗礼，并加入了一个名为Union的教会，随后他获得了该教会的传教许可。之后他搬到了克林顿县，并被任命为牧师，但没有给出日期。

1850年，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扩大了传教计划。第二年，执行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只做了很少的工作，无法以每月20美元的价格获得一名传教士的服务，而前一年协会的行动限制了这个数额。哈蒙德弟兄工作了15天，得到了10美元的报酬。继续任命了一个新的董事会，工资被提高到每月30美元。就这样，事情一直持续到1852年，当时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结果形成了西北协会，有点像该州的总协会。通过这个机构，几年来，北方自由会做了大部分或全部的巡回工作。（见西北协会）。

1858年，协会恢复了以前的工作方法，在一个分散在整个地区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859年，这个问题得到了纠正，将董事会设在了一个中心点，即海恩斯维尔。委员会成员有：A. D. 斯通、W. L. 沃特金斯、S. G. 霍林斯沃思、斯宾塞-安德森、阿尔瓦-玛丽特、R. C. 林赛和N. S. 莱利。现在，这项工作正隆重地进行着。从上述日期开始的第二年年底，在Morris, J. D. Black和W. C. Barrett长老们的巡回劳动中，已经花费了200多美元。。

由于战争云层的厚度，1864年没有举行会议；但在1865年，33个教会中的11个教会派信使到克莱县的普罗维登斯，并恢复了协会事务。

1866年的牧师：D. Anderson, W. C. Barrett, T. W. Barrett, Asa N. Bird, Jeremiah Clay, R. N. Coffee, J. B. Christie, J. D. De Berry, F. Graves, James E. Hughes, B. F. Kenney, John Major, Thomas Montgomery, T. N.

O'Brien, E. I. Owen, Wm. Rice, N. Roberts, R. E. Searcy, Wm. H. Thomas 和 J. Yates。

弗朗克林-格雷夫斯出生于肯塔基州，于1843年迁往密苏里。同年，他加入了萨林县的高山浸信会，不久就得到了该教会的传教许可，1843年11月，他获得了一封辞职信，向西迁徙，在克莱县定居，在那里他与长老A. P. 威廉姆斯、乔纳斯-D. 威尔逊等人一起参与了反传教的争论，并参与了北自由协会的成立和早期历史。

长老托马斯-瑞格 (Thomas Rigg) 去世后，格雷夫被选为他的继任者，并一直持续到1850年，在此期间，教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员也增加了40人。1872年，他的名字从协会的会议记录中消失了，但至于他是死了还是转到另一个劳动领域，我们没有任何信息。

1866年，北方自由协会在一份关于牧师教育和学院的报告中，承诺如下。

“你们委员会的意见是，本协会及其教会应敦促北密苏里州的年轻牧师们提高智力文化水平。因为虽然属灵的恩赐和呼召是来自于主，但智力的训练是来自于受造物。虽然我们对浸信会赞助的所有学习机构都有最温柔的关怀，但我们觉得威廉-朱厄尔学院在所有机构中是最重要的。它是本州的机构，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那些为这所学院付出劳动和手段的人中，有些人现在正沉睡在死亡之中。如果我们，也就是他们的孩子，让这项事业在我们手中失败，那是对这些杰出的死者的记忆的一种侮辱。如果教派愿意，他们还可以拯救他们的学院。我们建议采取行动，而不是为学院通过冠冕堂皇的决议。行动是成功的秘诀。关于学院的财务和状况，我们请你们参考兄弟O. O. P. Moss。我们还将向你们推荐位于利伯提的利伯提女子学院，供你们积极考虑。这所学校现在由B. W. Vineyard教授管理。

“JAS. E. HUGHES, 主席。”

北自由协会拥有4000名成员，是在密苏里州西部捍卫和促进浸信会原则的灯塔和力量之源。

W. C. BARRETT—是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人，出生于1810年7月8日，虽然出身卑微，但却有着非常光荣的家世。他的祖父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名士兵，很早就开始在弗吉尼亚州定居。他皈依并开始在他的家乡传教。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送进了卫理公会—他的父母都信奉这种信仰。他对宗教的第一印象可以追溯到他四岁的时候，但直到他长大后才开始信教。虽然他的父母在卫理公会的信仰中长大，但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是一位信念最坚定的浸信会教徒，她的影响比他父母的影响更强，他成为了一名浸信会教徒。他在1835年或36年1月接受了洗礼，成为锡安山教堂的成员，该教堂属于帕克斯堡协会。巴雷特先生在他的农场上继续工作了几年，耕种土地，偶尔为邻居们的利益教教书。1845年8月16日，他被按立为牧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杰西-维特长老是按立长老会成员之一），并立即成为他所属的教会的牧师。从1848年到1855年，他作为弗吉尼亚州总协会的传教士旅行，同时他是两个教会的牧师，在他居住在家乡的最后两年，他是帕克斯堡协会的主持人。他的工作在那个州得到了主的极大祝福。

通过迈阿密的W. M. 贝尔牧师的影响，巴雷特长老于1856年移居密苏里。在克莱县定居后，他很快就作为北密苏里协会的传教士上岗。他为在克莱县、雷县和克林顿县建立浸信会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他开始在那里工作时，他发现那里的浸信会教义几乎一贫如洗。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组织或建立了该县的九或十个浸信会教会。Eld. 巴雷特是克林顿县的开拓者。他曾担任克莱县利伯提第二浸信会的牧师两年，并在密苏里城工作了三年，在那里他有一个繁荣的教会，直到战争来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连续八年的时间里，他担任北自由协会的主持人。他的七个孩子都是浸信会教派的成员，他的大儿子T. W. 巴雷特是杰斐逊市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并多次担任州参议院的牧师职务。

Eld. 巴雷特现在年事已高。他在普拉茨堡有一个愉快的家，在这个地方，他为创建和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浸信会教堂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并在那里担任了三年的牧师。他早年的朋友，连同他的父母，原来几乎都是卫理公会的成员，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浸礼会教徒。

亨瑞-麦克奎恩-理查森一本简讯的主人公是纽约州人，在麦迪逊大学接受教育，于1848年毕业。他第一年在麦迪逊的神学院学习神学，最后一年在罗切斯特学习，于1850年以该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持续了11年，开始时只有32名成员，离开时有150名成员；其中约有100人接受过他的洗礼。在汉密尔顿任职期间，他建造了一座优雅的礼拜堂，耗资12,000美元。在纽约和俄亥俄州做了两个短暂的牧师后，他于1867年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他在这里工作了近四年，期间为四十五个人施洗，加入教会的团契。他从哥伦比亚去了富尔顿，在那里做了大约两年的牧师，通过皈依和洗礼聚集了三十二名成员加入教会。

1873年春天，他搬到了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所在地利伯提，并成为该地第二浸

信会的牧师。他在这里成功地担任了牧师，直到1881年秋天，为160名信徒施洗成为教会成员。他直接从Liberty去了Maryville, Nodaway Co., Mo.，在他执教的前六个月里，大约有50人加入了该教会。

作为一名牧师，理查森长老拥有最高的资格，很少有人能比他更胜一筹；作为一名福音布道者，他平实、实用、有趣、符合圣经。1877年6月，威廉-朱厄尔学院授予他神学博士的荣誉称号。

1881年2月24日，W. H. Thomas博士在他位于普拉特县的家中去世，当时他已经74岁8个月又18天了。

他是肯塔基州的贵族子弟之一。在他15岁的时候，他承认了对弥赛亚的信仰，并在1833年与南希-威利斯小姐结婚，她是一位基督徒的“帮手”。他们养育和教育了六个女儿，她们在早期的生活中就开始沿着父亲和母亲的信仰足迹前进。在每一个研究领域，托马斯博士的调查都是批判性的和深刻的；在所有的商业事务中，他都是准确和严谨的。对他来说，“是”和“不是”都有明确的含义。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的感情深沉而温柔，但他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态度把自己的家治理得很好。但是，作为神的话语的学生和福音的传道人，托马斯博士的价值要等到最后一捆麦穗被送来时才能完全了解。在接受了通识教育之后，他在25岁那年被任命为“主教”，不久之后就进入了肯塔基州浸信会的传教领域，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五年来，有好几百人信主。1850年，他与家人一起搬到了米斯的普拉特县。他成为几个教会的牧师，证明了他作为神的话语解释者的卓越能力。他在北自由协会的范围内为灌输和提高实用基督教的标准做了很多工作。他住在卡姆登角附近。

奥利弗-佩里-莫斯-出生于梅森县的梅斯维尔，1813年9月26日，肯塔基州。他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已故莫斯博士的儿子。莫斯执事于1820年被他的父亲带到密苏里州的布恩县。他与父亲一起生活到1831年，在此期间，他在布恩县的Bonne Femme学院接受了罗伯特-S-托马斯牧师的教育，托马斯牧师是威尔堡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莫斯执事于1831年7月4日成为密苏里州克莱县的公民，直到他去世，除了从1841年到44年的三年时间，他一直居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从他来到克莱县，直到他暂时搬到圣路易斯县，他一直在利伯提从事商业活动。从1841年起，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除了担任公职或服兵役的时候，他一直从事农业生产。

他于1837年12月21日与密苏里州克莱县已故约翰-桑顿上校的女儿卡罗琳-马杰里-桑顿小姐结婚。她是他的遗属。他们没有孩子。

他具有彻底的尚武精神，并且热爱生活。1846年，他自愿参加了墨西哥战争，并被选为在克莱县组建的连队的队长。这支队伍是著名的密苏里第一骑兵团的一部分，由亚历山大-W-多尼潘上校指挥，参加了‘多尼潘远征’的所有行军和行动，“他在那次远征中以英勇和各种慷慨的军人品质获得了持久的声誉。1848年，他被选为克莱县的警长，并担任了两年的职务。

1851年3月，在密苏里州利伯提市宗教大复兴的过程中，在内森-霍尔牧师和其他人的宣讲下，他信主了，并由他心爱的朋友E. S. Dulin牧师施洗，加入了利伯提市第二浸信会的团契，这次复兴可能是利伯提市有史以来最大、最亲切的圣灵拜访。在他进入利伯提教会后的几个月内，他被选为教会的执事之

——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去世。1853年下半年或1854年初，他被选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理事，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将近30年的时间。

1865年，他被选为代表克莱县的密苏里州议会下院议员，并在其中任职一届。1868年，他再次当选为克莱县警长，并于1870年再次当选。

1879年8月，他患了瘫痪，1881年6月7日，他在完全拥有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去世。他是在对永生的喜悦希望中死去的，就像他站在“约旦河的暴风雨河岸”上，看到波浪之外，圣城的城垛沐浴在永恒的光芒中。他安息在摩纳哥自由城的新公墓里，与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

他本质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也是一个有用的人。他是一个聪明、公正和可敬的人，他在每一个需要他的岗位上工作，为他自己争光，为他所工作的人谋利。他是一个公正忠实的顾问，一个坚定不移的朋友，一个有远见的、令人钦佩的公民，一个最有爱心的、令人信赖的丈夫，认识他的人有谁不佩服和敬佩他呢？密苏里州的浸信会信徒对他有着持久的感激之情。从1844年他的妻子开始与密苏里州自由城的第二浸信会建立联系开始，直到他去世，他的钱包一直在为他们的所有伟大的教派事业服务，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在本简讯的作者看来——这个观点是基于每一次了解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莫斯执事在某个时刻的坚定和不灭的希望，威廉-朱厄尔学院要么已经不存在了，要么在其有用的事业中受到如此的遏制，以至于它的恢复需要经过多年的时间。

他热诚而热情，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除了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充满信任，他一直渴望通过一些伟大而引人注目的行动来表明他对主人事业的奉献。他在最强烈的意义上享受宗教。他是一个情人，教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明亮的、理想的少女。他的想象力很敏捷，他的想象力充满了武术形象。他

是一个真正的“十字架战士”，在思想上喜欢设想自己在“战斗的战场”中，耶稣的旗帜在他和他的同伴们的上方燃烧。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如此喜爱德华兹的那首珍贵的赞美诗《基督徒士兵》，也没有人如此感受到歌词中的战斗精神。

西北协会。

这个协会对密苏里州西部和西北部的作用就像总协会对整个州的作用一样。为西北地区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想法起源于1852年北自由协会的会议，当时就这一事业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本州西部的教会与密苏里总协会举行会议的地点相距甚远，使他们无法与该机构通信；因此，

“决议：本机构认为，在上述范围内成立一个西部浸信会组织以推进国内传教事业，将有利于密苏里州西部的宗教利益。

’决议，为促进上述目标，宜于明年11月第三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四，在莫桑比克普拉特县欢乐岭教堂召开会议。”(Minutes of North Liberty Association, 1852, pp. 5, 6.)

会议在欢乐岭举行，与上述行动一致，新的协会以“西北浸信会”的名义成立。

该机构的章程规定，它应该是总协会的辅助机构，其目标应该是提供手段，

为密苏里州西北部的贫困人口提供所传的福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与上述总协会合作，为整个州提供福音。

1853年7月，在普拉特县的欢乐谷教堂举行了第一届周年纪念活动。在出席的牧师中，我们注意到W. H. 托马斯、C. T. 哈蒙德、W. C. 学士、詹姆斯-W. 萨克里、T. 布拉德利、T. N. 奥布莱恩特、R. C. 希尔、富兰克林-格雷夫、L. 艾伦、A. P. 威廉斯、E. S. 杜林、I. T. 威廉斯和大卫-安德森的名字。

该协会在几年内相当积极地实现了它的目标，每年在传扬福音方面的花费从200美元到800美元不等；然后就不存在了。手头最新的会议记录是1856年的，当时该机构于当年10月在欢乐岭教堂举行了四周年纪念活动。会议记录中公布的牧师名单显示，当时在协会的范围内有55位牧师。

第十章。

奥萨奇河协会。

奥萨奇河协会是在1844年从多产的康科德形成的”。(Benedict’s Baptist History, p. 839.) 根据同一作者的说法，它在1848年约有500名成员，其教会位于卡姆登、普拉斯基、米勒和摩根等县。为该协会命名的奥沙河穿过其领土。它采用了联合浸信会的章程和信仰条款。

我们没有关于这个社区早期历史的进一步资料，我们最古老的会议记录是1868年的，当时它由以下人员组成——

教会：米勒县的大里奇伍德、蓝泉、联合、榆树泉和橄榄枝；马里斯县的小里奇伍德；普拉斯基县的皮斯加；卡姆登县的湿釉；以及不详的品橡树。这些教会报告的成员总数为450人。

1868年的牧师：雅各布-S-麦科姆，约翰-M-威廉姆斯和R-M-米勒。

该协会与该州的总协会完全一致，并建议她的所有牧师和教会每年为该协会的财库募捐。除此之外，还敦促各教会注意组织主日学和教会圣经班。

1869年，卡姆登县的Wet Glaze是聚会的地点。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组织了一个主日学校大会，由雅各布-S-麦考姆担任主席，大卫-麦考姆担任秘书，詹姆斯-M-布洛克曼担任财务主管。新塞勒姆(New Salem)和繁荣(Prosperity) (新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为联盟成员。财务人员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向总会捐款51.80美元，手头有22.10美元用于印刷会议记录。

第二十六届年会在米勒县的榆树泉举行，从1870年9月1日开始，当时的消息是来自九个教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一个教会只发了一封信。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新成立的教会Fair Play申请加入，经过调查，委员会根据以下理由拒绝了该申请。“该教会是由雅各布-卡普斯长老组织的，他与任何教会都没有关系，而且其他教会已经通过了不与他结为朋友的决议”。(Minutes Osage River Asso., 1870, p. 4.)

根据1870年通过的以下决议，我们得知该协会在1863年和1865年都举行了会议。

“鉴于本协会在1865年通过的关于密苏里州新宪法的决议是无用的，并冒犯了

姐妹协会。

“因此，决定我们在此撤销该决议。”并再次提出以下意见：

“鉴于本协会在1863年通过的决议，使她的一些代表感到反感。

“因此决定，我们在此撤销该决议”。(Minutes Osage River Association, 1870, p. 4.)

至于这些决议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决议外，记录中没有任何内容。

Flat Woods教会于1872年被接纳为会员，当时会议在米勒县的蓝泉举行。该协会现在有11个教会，546名成员。W. M. McCubbin, J. W. Terry和Alfred Devore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一名传教士在协会的范围内工作。上述委员会还被指示与总协会的委员会进行沟通。会议提出并回答了以下关于圣餐的问题。“浸信会是否应在其团契中保留任何实行混合圣餐的成员？”答案是：“不”。

1873年，该协会在米勒县的尤尼恩开会。锡安和史密斯河谷协会的通讯员出席了会议。混合圣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一些教会，于是采取了以下行动。

“决定，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建议弗拉特伍德教会处理托马斯-斯科特兄弟，因为他实行混合圣餐，并推行其他伤害基督教会的异端教义。”

该表显示了以下统计数据的摘要。教会的数量，12；洗礼，59；成员，585；会议记录的捐款，17.50美元；国内传教，125.35美元。根据我们掌握的最佳信息，它是在奥沙河协会的范围内容成长起来的。

理查德-米勒 (RICHARD M. MILLER) 于1815年11月3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塞维尔县，1871年4月22日去世。他大约在15岁时信奉宗教，来到密苏里后不久就加入了浸信会，并不断感到有责任在“落后地区”传扬福音，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有限的教育使他没有资格从事城镇的牧师工作。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有相当大的用处。奥沙郡的联合教会于1843年7月8日为他举行了授职仪式。约翰-伍迪牧师、约翰-艾弗里牧师和托马斯-杰克逊牧师组成了按立长老会。次年，他与聪明而虔诚的霍恩斯比小姐结婚，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将他的工作扩展到约翰逊、卡斯、米勒、马里斯和普拉斯基等县。他最终于1851年或1852年在普拉斯基县定居，那里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据点。他对神圣真理的忠实陈述很快就开始唤起了浸信会的情绪，1852年他按照原始秩序组织了一个教会。卫理公会开始让步，最后该教会消失了，整个社区都被浸礼会的情绪所渗透。

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担任该教会（普拉斯基县皮斯加）的牧师，毫不畏惧地传道，在战争结束后，人们发现该教会几乎成了废墟。但有几个人没有玷污他们的衣服，在牧师忠实的劳作下，教会很快又开始增加，不久就恢复了它以前的力量和地位。

在他死前三天，当他在农场劳动时，他被瘫痪击倒了。他的妻子发现他无助地躺在地上，几乎无话可说。病情不断加重，直到死亡将精神释放，进入安息状态。

可以说，在该州定居稀少的地区，浸信会的发展大部分都可以归功于一个没有文化但自我牺牲的牧师的忠实劳动和祈祷。上帝的子民们，他们的名字没有向世界公布，他们深挖细掘，打好了基础，我们现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们属灵锡安的墙壁。所有的荣誉都归于他们宝贵的名字！

第十一章。

维亚康达协会。

在密苏里州东北部的先驱教会和牧师们的奉献和牺牲下，浸礼会的原则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许多新的教会很早就从现在的马里昂县向北的那个地区建立起来，伯特利协会的范围也扩展到了该州的北部界限。现在，人们认为应该将该协会分开，1844年在苏格兰县Pleasant Run教堂举行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采取了以下行动。

“决议，以下教会，即，Mt. Salem, Wyaconda, Waterloo, Friendship, Dover, St. Francisville, Bear Creek and Fox River，应他们的要求，解散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协会，为此目的，在1844年10月第四个星期六之前的星期五，在Lewis县的Wyaconda教堂举行会议——Brethren A. Broadus, Jer. Taylor, B. M. Parks, T. E. Hatcher, J. H. Keach, A. H. Slaughter, A. Lafon, W. Kendrick, L. Brown, J. S. Green, W. Finley, J. F. Smith, J. Kaylor和W. Maffott出席。”(伯特利协会的会议记录，1844年)。

为了配合这一行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一次会议，新的协会由上述教会组成，为了纪念与该机构首次会面的教会，它被称为“怀康达协会”。

通过的章程如下。

“根据一系列的经验，我们，耶稣基督的浸礼会，确信有必要进行教会的联合。为了使我们的联合和共融永久化，并在我们的联合中保持和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以下计划和政府形式，保持协会的秩序。

“1. 协会由我们联盟中的教会正式选出的成员组成，并被派去代表他们参加协会。

“2. 不同教会的来信要表达他们在完整的团契中的人数，自上次聚会以来受洗、受信、被开除、被排除和死亡的人。

“3. 这样选择和召集的成员被命名为怀康达联合浸信会，’由密苏里州的各个教会组成，他们没有权力支配上帝的产业，也不能对各教会行使教会权力，也不能侵犯我们联盟中各教会的任何内部仪式。然而，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程序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个别教会的违法行为影响到我们联盟中的任何姐妹教会；可以对违法的教会进行审判，如果协会认为该教会已经偏离了正统的原则，或者在实践中变得混乱，协会应辞退该教会，并将其从联盟中删除，但是，在按照《马太福音》第18章的规定对该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之前，不得质疑协会。

“4. 协会在召开会议时，应受正规和大众的礼仪约束，他们有权为自己制定这种礼仪。

“5. 协会设主持人和书记员，由出席会议的成员选出。

“6. 任何新的教会都可以被接纳进协会。这些教会应通过信函申请，经审查后，如果发现是正统的和有秩序的，可由协会接收，并由主持人伸出友谊的右手。

“7. 本协会的每个教会都有四名成员的代表权。

“8. 协会的工作是：第一，为各教会的普遍联合提供条件；第二，在各教会之间保持不可侵犯的交流链，以达到这一理想的目的；第三，调查各教会不在协会中代表自己的原因。

“9. 在任何时候，当成员认为有必要时，可由多数成员对章程进行修改”。

该协会通过的信仰条款是《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中的内容，通常称为“新罕布什尔州信仰告白”。

WYACONDA教会—于1829年8月30日成立，根据记录，它是在现在的刘易斯县成立的第一个浸信会教会。教会起初位于拉格朗日下面一英里处，但后来搬到了现在的地方，离县城蒙蒂塞洛向东约10英里，离密西西比河边的坎顿两英里。当时有20名选民，其中一位是伊丽莎白-勒弗勒夫人—当时是坎农小姐，1871年还活着。Eld. 泰勒（Jer. Taylor）组织了该教会，并成为其第一位牧师。他的继任者是长老莫迪凯-鲍尔韦尔（Mordecai Boulware）、福奎（Fuqua）和阿-梅里尔（A. Merrill）接任。梅里尔采纳了亚历克斯-坎贝尔的观点，并在他担任牧师期间被排除在怀康达教会的团契之外。1833年，长老James M. Lillard被选为怀康达教会的牧师。利拉德（James M. Lillard）被选为牧师，他在这个职位上不间断地工作了17年。

教会于1837年首次建造了一座24x36英尺的礼拜堂，并于1856年建造了现在的建筑，40x60英尺，由砖块砌成，1871年的价值为2500美元。1861年战争爆发时，怀康达教会有240名成员。1865年修订名单时，她发现自己的人数减少到140人。她最近度过了她的半世纪，在1879年有103名成员，由J. M. Lillard担任牧师，并定期为国内和国外传教做出贡献。

吉利德教会—1833年11月23日，在老兵和先驱者杰尔-泰勒的带领下，吉利德教会在其现在的位置或附近组织起来，位于蒙蒂塞洛以南约7英里，距离拉格朗日向西约10英里。杰里-泰勒是第一位牧师，并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在他之后，J. M. Lillard和P. N. Haycraft交替担任牧师，直到1849年，约翰-罗被召来担任这一职务。吉利德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葡萄树。从她那里走出去的长老们，有J. J. Shumate, J. M. Holt 和 Elijah Hubbard。1841年，教会建造了一座木屋来做礼拜，直到1854年，一座40x50英尺的砖房取代了它的位置，价值2500美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神在吉利德的子民在繁荣和逆境中交替出现。有一次，教会经历了广泛的复兴，有120个灵魂信主。但战争的有害影响极大地影响了这个机构，最终导致了分裂。它是这种方式发生的。战争结束后，“联盟”成员决定其余的人应该承认他们的错误；但是当考验来临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不得不退出。他们这样做了，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从那时起，该教会就享有良好的繁荣。“自从分裂以来”（吉利德教会书记J. T. 华莱士弟兄说），“和平与繁荣为我们的努力加冕，我们感到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有今天。”长老教会创始人的孙子泰勒（C. S. Taylor）在1882年担任牧师，教会有114名成员。

FOX RIVER CHURCH—是克拉克县的前驱教会，于1835年5月7日成立，有10名成员，由Eld. Jer. Vardeman在县城Kahoka以东10英里的Fox River附近组织的。组成成员有：R. P. Mitchell, J. Wayland, Addison King, John M. King, Rebecca Hay, Rachael Wayland, G. K. Biggs, Ursula Floyd 和 Prudence King。

长老J. 利拉德（J. M. Lillard）担任该教会的第一任牧师，总共二十三年。

他的继任者是Andrew Broadus和C. Bush，从1862年起，T. J. Musgrove一直担任牧师。(这是1871年写的。)教会通过任命派出了以下牧师。J.

Worthington, A. Broadus, J. B. Moncrief, Samuel Nicholls, T. J. Musgrove, S. Picard, R. V. L. Wayland 和 Henry Moseley (有色人种)。

福克斯河也是教会之母。她与圣弗朗西斯维尔平分。这是在1844年之前，因为圣弗朗西斯维尔在那一年参加了怀康达协会的组织。然后蜜溪(现在的温彻斯特)教会走了，带走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这是在1849年5月。接下来，约有五分之一的成员得到信件，组成了糖溪教会。然后，亚历山大教会吸收了少量的成员。教会在一座40x60英尺的漂亮的砖房里做礼拜，价值2000至3000美元。1879年她的会员人数为109人，R. V. L. Wayland是牧师。

刘易斯县多佛教会一位于拉格朗日以西六英里和蒙特塞洛东南十二英里处，于1837年9月30日成立，有八个成员，即James M. Lillard, Martha Lillard, Geo. K. Neal, Dulcenia P. Neal, Austin Morris, Nancy Cox, Sarah Morris 和John C. Faulconer。该教会还有一座砖砌的礼拜堂，始建于1848年，面积为35x50英尺，1867年重建，价值2500美元。长老James M. Lillard是第一任牧师，任职11年，之后是长老John W. Rowe在九年的牧师生涯中。然后由霍特(James M. Holt)长老接任。James M. Holt，他在1870年仍是牧师，当时提供了这些统计数据。1879年的人数为125人。长老J. 韦伯(J. B. Weber)担任牧师职务。

BEAR CREEK CHURCH，位于克拉县，离Fairmount不远，由J. M. Lillard和P. N. Haycraft组织，有14名成员，1839年7月6日，名称为Mount Moriah。长老史密斯(Jeptha Smith)首次当选为牧师，任职五年，由琼斯(O. S. Jones)继任，任职十年。礼拜堂是砖砌的，24x36英尺，据说价值1,000美元。这个教会的名字现在没有出现在协会的会议记录中。

南岔路口教会—1843年9月，南岔路口教会由J. M. Lillard组织，只有5名成员。它的位置在刘易斯县，离蒙特塞洛向西12英里。长老Jeptha Smith首先担任教职，然后是P. N. Haycraft，他之后是J. S. Hobbs、J. W. Rowe、J. M. Holt和R. D. Truman。书记员说：“我们在1847年建造了一座木制的礼拜堂。大约在1860年，我们建了一座砖房，但没有完工。战争来了，房子被滥用了许多。战争结束后，我们发现这所房子不在中心位置，因为我们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变化。房子没有修好，现在（1871年）我们无法建造，只能在一个校舍里聚会”。这个教会的名字现在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中。

SOUTH WYACONDA CHURCH. -1847年1月16日，在克拉县Foree附近，Kahoka西南8英里处，15人聚集在一起，由长老组织成一个名为South Wyaconda的浸信会教会。并召集长老Jas. Chas V. Maddox为牧师。1852年，教会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在战争期间被烧成灰烬。1880年，教会的人数为114人，长老J. J. M. Golden为牧师。

山地教会。这是怀俄明协会的组成教会之一，应该在最后一个教会之前。它于1838年3月13日由长老Wm. Wm. Hurley和A. Broadus组织的：地点在克拉克县。1880年有101名成员，长老J. 格里菲斯（J. Griffith）为牧师。

拉格朗日教会—位于拉格朗日镇，是拉格朗日学院的所在地，1845年4月26日，由J. M. Lillard和P. N. Haycraft组成，1880年有172名成员，由Eld. B. Stark担任牧师。

SAND HILL CHURCH, -苏格兰郡，现在不在名单上，由Eld. Jer. Taylor和P. N. Haycraft于1837年10月成立。

LIBERTY CHURCH—1847年12月29日，在克拉科县Fairmount附近，在F. Smith的家里，Liberty Church成立，有22名成员。理事会由C. V. Maddox、J. W. Worthington、J. K. Ball和M. Baskett组成。长老Maddox被选为牧师。教会在一栋建于1854年的砖房中做礼拜，价值800美元。长老J. M. Golden在1880年是牧师，J. H. Bull是书记员和主日学的监督。1880年的成员总数为105人。

PROVIDENCE CHURCH. —该教会的日期是1848年1月22日，位于路易斯县Williamstown以东1.5英里处。组成成员有12人，长老J. J. W. Rowe是第一任牧师，并在此职位上工作了十年。第一座礼拜堂是一座24x32英尺的木屋，1867年被一座坚固的框架建筑所取代，花费了1,775美元。1882年，Robert Wayland担任牧师。会员总数为50人。

MIDDLE WYACONDA. —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教会由O. Jones牧师于1850年1月26日建立，有15名成员。它位于苏格兰县孟菲斯附近。琼斯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58年。战争开始时有52名成员，到1870年时减少到24人。当时该教会没有礼拜堂，现在名单上也没有它的名字。

PLEASANT RIDGE CHURCH，位于Knox County，由Eld. J. W. Rowe在1855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成立。“这个教会在反对坎贝尔主义和其他所有‘主义’方面进行了最艰难的斗争，是怀康达协会中的一个教会；前任书记员约翰·普利斯（John B. Pulis）如是说。1870年，教会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木屋里做礼拜，面积为18x22英尺，但当时正准备建造一个新的房子。长老J. W. Rowe是第一任牧师。1879年，该教会有33名成员。

MT. PLEASANT CHURCH，—罗长老在1856年9月组织了25名成员。罗长老作为第一任牧师为教会服务了五年，由杜鲁门长老接任。教会在1868年建造的价值

1200美元的整洁的框架房子里做礼拜。长老J. M. Holt在1880年担任牧师，教会有104名成员。1868年建造教会房屋时，教会位于刘易斯县，现在在那里做礼拜。

PLEASANT GROVE CHURCH. 一有一段时间，这个机构是Wyaconda协会的成员。它有以下简短的历史。1857年6月13日，该教会在苏格兰郡以西普罗维登斯的名义成立，有20名成员，由J. W. Rowe担任牧师，直到1861年4月。从这时起至1862年7月，该教会没有传教。此后，直到1863年10月，C. V. Maddox偶尔传教。从那时起一直到1865年6月，它一直闲置着，当时它和中怀康达教会一样解散了，在埃特纳镇合并。新教会成立时有43名成员。长老C. 英格拉姆（C. Ingram）在1865年10月被选为牧师。一年后，该教会解散并迁回西普罗维登斯，并以“欢乐谷教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由C. 英格拉姆担任牧师。

锡安教会—1858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八个人在距苏格兰县县城孟菲斯东北11英里的黑橡树林校舍聚会，组织成一个浸信会教会，名为锡安，长老查尔斯-马多斯（Charles Maddox）等人协助。James B. Moncrief成为第一任牧师，William Morris、William Tolton、Joshua Harvey和Phineas Inskeep接任。

教会书记亚伦-马特利（Aaron Mattley）弟兄提供了以下事实；他说：“我们的第一位牧师加入了马丁-E-格林将军领导的反叛军，并在战争期间去世。我们的第二位牧师莫里斯（Wm. Morris）加入了联邦军队，在匹兹堡登陆战役中被杀。我们的成员是团结的。我们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在彩票中赌博，也不允许跳舞；我们在爱中劳动，是为了开垦，而不是为了断绝。我们已故的牧师P. Inskeep在为我们服务时去世了，在同意每年支付他175美元的情况下，我们向他的遗孀支付了这一数额，甚至更多。我们付给我们现在的牧师托尔顿（Wm. Tolton），75美元，作为他四分之一的的时间”。这封信的日期是1870

年。

蒙蒂切洛。这里是路易斯县的县城。1863年12月5日，在詹姆斯-M-霍尔特（James M. Holt）的领导下，35名教徒在此立约并成立了浸礼会，他被选为牧师。他的继任者是T. J. Musgrove、Wm. Cleveland和J. F. Cook，直到1870年。1869年，教会耗资2500美元建造了一座32x52英尺的砖砌建筑，作为礼拜场所。1880年的成员是90人，J. M. Lillard是牧师。

自战争结束后，在怀俄明协会的范围内建立了以下教会。

1865年12月23日，克拉克县费尔蒙特，有21名成员。

刘易斯县西伯特利教会，1866年3月，成员14人；

刘易斯县坎顿教会，1866年8月11日，成员12人；J. M. Holt成为牧师，目前人数为72人，没有牧师；

刘易斯县科林斯教会，1866年10月，由P. N. Haycraft组织，成员41人，Haycraft是第一任牧师；

苏格兰县孟菲斯教会一直到最近该教会和科林斯教会都属于怀康达协会；他们现在是其他一些浸信会的成员。

孟菲斯的教会于1867年7月由A. F. Randall和J. M. Ingold组织，有12名成员。直到1870年，该教会没有牧师，也没有礼拜堂。

怀俄明协会成立时，有8个教会，共有496名成员。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

的政策。我们拥有的第一份印刷记录是1850年的，当时它已经发展到18个教会和916名成员，其领土延伸到舒勒县和苏格兰县。这时，下列牧师是各教会的代理牧师。P. N. Haycraft, Moore, J. W. Rowe, O. S. Jones, Ormsby, Samuel Nicholls, C. V. Maddox, J. M. Holt和Caleb Bush。据报告，大约有三个月的巡回劳动，其中C. 布什完成了一个半月；J. W. 罗11天，莫尔一个月。为这项劳动支付的金额为38美元。在1850年的会议结束时，手头有125. 37美元用于协会的目的。1851年从教会和个人收取的认捐金额为102. 40美元。以这种方式支付传教士的工资是怀俄明协会多年来一个惯例。以下教会作出了认捐。福克斯河，4. 70美元；熊溪，7. 00美元；南福克，7. 00美元；拉格朗日，6. 60美元；沙山，4. 00美元；南怀康达，6. 00美元；自由，10. 00美元；普罗维登斯，7. 00美元；蜜溪，3. 00美元；十英里，4. 00美元。一些个人也作出了认捐。

1850年，协会的传教事务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F. Smith, J. V. Lillard, E. Kerfoot, Ralph Smith和C. J. Brent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成员。第二年（1852年）支付了128. 46美元的流动劳务费，长老C. Bush在主持下，为教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C. Bush，在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完成了五个月的劳动，每月20美元。长老O. O. S. Jones被任命为总协会的信使。怀康会的力量和人数稳步增长，因此，在1858年（内战前的最新记录），会员总数为1, 953人，分布在刘易斯、克拉克、苏格兰和诺克斯等县的30个教会。有一个教会—迪斯梅因—在爱荷华州。吉利德是最大的教会，有217名成员；多佛是其次，有186名成员。半数以上的教会都进行了广泛的复兴活动，有469人受洗加入教会，其中87人被吉利德教会接收，48人被拉格朗日接收。

在1856年的会议上，人们采取了初步措施来建立一个学习机构，并在第二年建立了“拉格朗日男女神学院”，这是结果。这个机构发展成为现在的“拉格朗日学院”，其历史将出现在本卷的“学习机构”标题下。今年，该协会首次

公布了其牧师名单，具体如下。凯勒布-布什、威廉-约尔顿、J-B-蒙特里夫、C-V-马多克斯、奥林-S-琼斯、杰普萨-S-史密斯、约书亚-S-霍布斯、J-M-利拉德、J-W-罗、J-M-霍尔特、彼得-特纳和C-J-布伦特。

战争大大减少了这个协会的教会。根据会议记录的标题页，我们得出结论，至少有一年没有举行会议。我们判断，那是在1862年。1863年，32个教会中的13个教会在苏格兰郡的锡安教堂举行了会议。然而，除了哀叹这块土地上的苦难并祈求神的指引和保护之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在他们相应的信中，他们说。“由于主的允许，在几乎缺席多年之后，我们被允许发出这封我们的信。除了少数例外，各教会都抱怨寒冷和瘦弱；因此，我们身体的增长非常小。我们渴望看到基督在锡安作王的那一天，战争和骚乱、冲突和争斗的军队将停止他们的争斗，各地的人将培养一种爱和友谊的精神。”

虽然许多教会在内乱中失去了知名度，但忠实而幸运的人们继续作为一个团体聚会。到了1868年，会议进程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繁荣。21个教会有代表参加，其中只有3个在克拉克县，该县的教会在1866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1868年的会员总数为1,674人。

该协会一直并仍在积极支持国外和国内的宣教、教育、主日学校和一般教派的利益。1870年，就教派报纸的问题采取了如下行动。

“根据J. F. Cook的动议，协会向她的所有成员诚恳地推荐了《中央浸信会》，认为它值得他们慷慨赞助和支持，因为它是一份能干、自由和健全的教派报纸，是密苏里州浸信会的机关报。”(Minutes Wyaconda Association, 1870, p. 8.) 到了1876年，该协会又发现其范围太大，次年，主要在苏格兰县的10个教会被解散，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见Pleasant Grove Association）。这一年（1877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以下摘要。

教会。Antioch, Alexandria, Bethany, Canton, Dover, Edina, Fox River, Gregory's Landing, Gilead, Kahoka, Knox City, La Grange, Luray, Liberty, Lewiston, Middle Fabius, Monticello, Mt. Salem, Mt. Pleasant, New Prospect, Pleasant Ridge, Providence, South Fork, South Wyaconda, South Union, Shiloh, Ten Mile, Union, Winchester and Wyaconda。会员总数为2,341人；受洗人数为144人。

牧师们.....J. K. Ball, C. Bush, W. D. Cave, J. F. Cook, Collins, S. P. Firestone, J. P. Greene, J. Hobbs, E. Hubbard, J. M. Lillard, J. S. Lillard, J. A. Minter, T. J. Musgrove. Musgrove, J. R. Maupin, N. Nelson, D. B. Ray, C. N. Ray, J. W. Rowe, J. J. Shumate, Thomas Smoot, E. H. Sawyer, J. F. Suter, R. V. L. Wayland和J. Wayland。

怀康达协会现在是该州东北部的一个大型的、有影响力的浸信会团体，有一个能干的牧师和29个教会，其中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整个协会共有2220名成员。在1880年的会议上，有356.50美元的款项被用于协会的目的。

塞缪尔-尼克尔斯 (SAMUEL NICHOLLS) -1872年7月11日在密苏里州克拉克县罗伯特-沃辛顿 (Robert Worthington) 的住所去世，享年86岁，6个月零10天。死者于1786年1月1日出生在苏格兰，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去了利物浦。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在26岁时被征召为乔治王服务，并在1812年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参加了几次交战。他乘坐“约翰-韦尔斯”号船前往美国，并于1832年5月30日在费城登陆。接下来他向西移民，并于1833年在圣弗朗西斯维尔定居；在那里住了几年后，他搬到了钱伯斯堡，在那里一直住到16年前，

从那时起他就和沃辛顿先生住在一起。死者是该县最年长的人，智力和能力都很强，受到所有熟人的高度尊敬。老年使他的体力大不如前，尽管他已经失明近一年，但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痛苦，充分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解体，并以平静和顺从的态度迎接它。

他成为浸信会的成员已有多年，是浸信会真理的忠实拥护者，他最忠实地装饰着上帝救主的教义。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圣经》，他最珍惜的歌曲是锡安的歌曲。他每天在生活中的行走都是基督教的。在他患病期间，他经常谈到死亡，并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并愿意迎接死亡。他是作为十字架上的士兵而死的，充满了基督徒对从坟墓中光荣复活的希望，以及对那些爱主和侍奉主的人胜利升入安息之所的希望。

长老塞缪尔-尼克尔斯一直表现出基督徒的品格，在谦卑地奉献给他有福的主人的过程中虔诚地行走，以至于连心怀世俗的人都承认他的虔诚。他担任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已近30年。他的杰出之处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对圣经教义的透彻了解，以及生活的谦卑。

詹姆斯-M-利拉德（JAMES M. LILLARD）显然是苏格兰郡的先锋传教士，他宣讲了该郡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布道，组织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堂，并为该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受浸者进行了洗礼。他于1806年9月2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默瑟县。他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的父亲大卫-利拉德（David Lillard）是一位牧师，传讲了45年的福音。在19岁时，詹姆斯-利拉德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此后大约两年，1827年9月7日，与玛莎-考克斯小姐结婚。1832年4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次年9月在加勒廷县的十英里教堂由艾伯纳-D-兰德隆和他的父亲大卫-利拉德按立。之后的一个月（1832年10月），他移民到密苏

里，在刘易斯县定居，靠近现在的蒙特塞洛镇。该县在这一年成立，并以著名的克拉克和刘易斯探险队的梅里韦瑟-刘易斯命名，这两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是第一个穿越大陆西部的白人。(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p. 307)。

长老利拉德在他的西部新家刚刚“安顿好”，他就投身于他被任命的工作中。在他的北面或西面都没有浸信会的传教士，在他南面不到25英里的地方也没有浸信会的传教士，他有一个广阔的工作领域，他立即投入到新的定居点中，穿过许多膨胀的河流，沿着单纯的马路走了许多疲惫的英里，有时在夏天的烈日下，或面对寒风的吹拂，向贫穷的人传讲福音，喂养他主人羊群中分散的羊。他在苏格兰郡建立了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名为沙山。

在1842年和43年的冬天，他几乎连续参加复兴会，在此期间，他讲了104个昼夜的道，给285人施洗。在他近五十年的传道生涯中，他总共为3000多人施洗，并在刘易斯、克拉克、苏格兰和密苏里州东北部的其他县建立了大量的教会。他按立了二十六位牧师，三十二位牧师将他们的改变归功于他的讲道。

利拉德牧师已经活过了他的岁月，现在正等待着过生命河。虽然饱受折磨，年事已高，但他不久后主持了一次宗教仪式，其中有几个特别有趣的特点。他提供了下面的陈述，我们将用它来结束这篇简述。

“我主持的最后一次洗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和场合。它发生在1880年10月第五个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受洗者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从小就受到很大的折磨，多年来她一直在认真学习圣经。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她寻求主，发现他是一位宝贵的救主。虽然她的父母一个是长老会成员，另一个则是坎贝尔派教徒，但她希望与浸礼会联合，并希望我为她施洗。由于我的年龄和痛苦，我不得不坐在椅子上，使用一个浴槽。她的经历非常清楚，受洗后她

变得相当高兴，大声呼喊和赞美上帝”。

利拉德继续说，“我现在正在等待我的主人的旨意，渡过死亡的寒流，怀着甜蜜的期待，与那些我曾作为卑微的工具引导他们归向基督的人，以及许多我认识并一起工作的人见面。”

西岔口和其他协会。

密苏里州西北部积极有效的浸信会机构中，有一个位于戴维斯、哈里森、默瑟和格兰迪县的教会协会，这就是西福克协会。它是在1845年9月15日由两个小教会的信使和另一个小教会的信件组成的大会。Eld. 史密斯 (B. F. Smith) 为主持人，詹姆斯-威廉姆斯 (James Williams) 为书记员。

教会和信使：大河教会，26人：J. N. 和 Moses Netherton, Henry Mills, S. Pue 和 Eld. B. F. Smith; Union 教会，24：Eld. Wm. McCammon 和 J. Brown; Friendship 教会，26人，仅通过信件；成员总数为76人。选定的名称是联合浸信会的西福克协会。

1846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戴维斯县的大河教堂举行了第一个周年纪念活动，但没有任何记录，协会书上有1847年的这个记录。“1847年的会议记录在印刷厂的手中丢失了手稿”。以上是截至1848年的简要事实。

大河教堂——现在的戴维斯县的第一个定居点是在1831年建立的，靠近该县的

中心。1836年12月29日，该县由雷的一部分组成，并以肯塔基州的乔-戴维斯上校为名。摩门教徒于1836年前往那里，并在全县范围内建造了许多木屋。在大河东面的悬崖上，距离加勒廷大约三英里，他们建了一个镇子，叫钻石镇，宣称在那个地方他们找到了“老父亲亚当”的坟墓。

他们的偷窃倾向，赢得了定居者的恶感。定居者在1838年衷心合作，将他们赶出了这个地区。戴蒙德（当时有500个人口）向多尼潘上校领导的州民兵投降，摩门教徒也归还了部分被盗财产。在他们投降之前，他们已经烧毁了加勒廷镇和整个县的许多房屋”。（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当浸礼会的先驱们在密苏里州戴维斯县首次举起福音旗帜时，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

本县组织的第一个教会是1833年由七个新来的定居者组成的浸礼会教会，名为大河教会。它的位置在县城加勒廷以北约7英里处。这是西福克协会的成员之一。它一直存在到现在，由C. Nation、B. F. Smith、B. F. Wheeler、Thomas Campbell、Samuel Prewitt和Wm. Baldwin担任牧师。1879年，该教会有123名成员，牧师为J. L. Netherton。这个教会是由William Tunnage和John Stone长老组织的。

UNION CHURCH—West Fork协会的另一个成员，成立于1844年，位于Grundy县，距离Trenton西北方向8或10英里。

FRIENDSHIP教会—西福克兄弟会三个原始教会中的最后一个，现在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我们也没有它的组织日期。我们不知道它是解散了还是加入了其他协会。现在这个协会中还有一个友谊教会，它是在1876年组织的。

PILOT GROVE CHURCH. -该教会于1848年与West Fork协会联合，于1840年4月18日由9名成员组成。长老Wm. Michaels是其创始人。从这个教会走出去，组织了两个新的教会—第一个是格兰迪县的联合教会；第二个是达维斯县的联合树林。在其历史的前29年中，其历任牧师是：伊利亚-梅里尔，3年；乔纳森-史密斯，13年；以及威廉-鲍德温，13年。现在约瑟夫-伍德担任这一职务。1880年的成员为103人。

1846年，该教会建造了一座木制房屋作为礼拜场所，12年后，又建造了一座30x40英尺的框架房屋，耗资1,000美元。本教会有两位牧师被按立并派出，他们是：Wm:Wm. McCammon和Jonathan Smith；前者在1843年，后者在1845年。该机构的位置是皮洛特格罗夫教堂距离加勒廷东北12英里，就在戴维斯县的边缘。

ZOAR教会—1845年3月，Henry M. Henderson长老在哈里森县组织了一个小型浸信会教会，该教会距离县城Bethany东北20英里，靠近Cainsville镇。有七个人登记成为组成成员。它的牧师是艾拉-布莱克利、乔-伍德沃德、切斯利-伍德沃德和J-H-伯罗斯。1882年，该教会有116名信徒，在1856年首次建造的25x35英尺的框架房屋中做礼拜。她在牧师的恩赐方面硕果累累，通过接手礼派出了不少于五位传道人。1849年，艾萨克-西伊和约翰-伍德沃德，1861年，D-C-哈里森，1867年，约瑟夫-H-伯罗斯和W-R-古德尔。

该协会的其他教会的日期如下。欢乐山，第1号，1851年；欢乐山，第2号，1852年；新希望，1856年；欢乐岭，1857年；欢乐林，1855年；蓝岭，1856年；康科德，1871年；伊格维尔，1864年；摩利亚山，1862年；奥利弗，1872年；塞勒姆，1868年；联合树林，1876年；锡安，1878年；希克里溪，1879年。到1848年在格兰迪县联合教堂举行的会议为止，西福克协会已经增加到六个教会，自1845年组织以来，又增加了普罗维登斯、南大溪和皮罗格罗夫。

每个教会都指定了“联合”或“年度”会议，除了当年与协会开会的那个教会。

南大溪（现在的CRAB ORCHARD）教会—于1846年12月5日由Benj. F. Smith组织的，有8名成员，位于戴维斯县，距加勒廷西北5、6英里。本杰明-史密斯成为他们的牧师，并一直持续到1852年9月28日他去世。本杰明-惠勒

（Benjamin Wheeler）接替了他的牧师职位，在他的任期内，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该教会一直是西福克协会的成员，直到北密苏里协会—摩利亚山的前身—成立，它才成为该兄弟会的成员。在1859年，长老B. B. F. Kenny成为牧师，次年教会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并将其名称改为“蟹园”。

从1848年到1851年，协会增加了四个新教会，即Middle Fork、Mt. Pleasant、Pleasant Hill和Lick Fork；最后三个是在1851年。这使教会的数量增加到十个，其中有257名成员。1851年的牧师：B. F. Smith, W. McCammon, Thomas Campbell and J. Smith。

1853年向各教会提交了废除章程第九条的适当性。1854年，“应各教会的要求，同意删除协会章程的第9条，并插入以下内容来代替它。

“本协会与传教机构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接受和支付自愿捐款，为我们协会范围内的贫困地区提供浸礼会布道；但必须让每个成员自由选择是否捐赠，就像他认为圣经所教导的那样。”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旧的第9条是什么，宪法在修订后的这一年之前从未公布过。然而，废除旧的，并通过新的宪法第9条，肯定是对传教事业的一种妥协。

在修改章程的同一次会议上，协会开始实施一项更为积极的政策，并任命了

一个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是“筹集资金并雇用一位巡回牧师在协会
的范围内工作”。该委员会由Jno. Everly、J. B. Christie、I. N. Carson、
G. W. Green和Jno. Y. Chriswell组成。

在1855年的会议上，有四个新教会，即Freedom、Mt. Pleasant No. 2、
Gallatin和Athens，提出申请并被接纳为成员。长老Jno. Woodward和David
Stites作为巡回者，前者工作了5个月，后者工作了198天，并做出了非常令
人满意的报告。

自由教会—位于默瑟县，于1855年9月5日成立，由长老D. 1855年9月5日，由
长老D. Stites和B. Wheeler组建，共有20名成员。

MT. PLEASANT，第2号—Jno. Woodward，巡回者之一，在1852年2月成立了这个
教会，有六个成员的小团队。它位于哈里森县的高处，离爱荷华州的边界不
远。

DAVIESS县GALLATIN— 185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这个县城的教会由
R. C. Hill和Franklin Graves长老组织，当天有九个成员签署了盟约。

ATHENS CHURCH—始于1851年2月15日，由Wm. Worldley组织，有11名成员。

在大多数教会的要求下，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交给他们，宪法第九条在1858年
被废除和剔除，此后是——

“决议，本会将有一名传教士在其范围内工作。”

战前最后一次会议于1860年9月在金特里县的自由教堂举行。在让几个教会与

其他机构联合后，该协会现在有15个教会，有845名教徒。

1861年、62年和63年，协会都没有举行会议，因为当时全国都充满了政治和战争的刺激。

1864年，上次报告的15个教会中的7个教会和3个新教会派信使到Pilot Grove教会，该协会恢复了业务。现在会员人数减少到425人。在这次会议上，以下关于战争的观点被记录在案。

“鉴于我们基督教联合浸信会以联合身份举行会议，并认为在政府这个艰难的时期，所有教会机构都有责任表达他们的观点；因此，请注意

”决议，1。上帝的话语使身为美国公民的基督徒有义务忠于美国的政府。

”2. 本协会不征求也不接受来自不忠诚的协会的信件。

”3. 我们建议组成这个协会的教会，如果有不忠诚的成员，不愿意承认和请求宽恕，就把他们排除在教会的特权之外。”

1865年，该协会派J. J. Everly作为信使前往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该年在汉尼拔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它

”决议，组成协会的教会的牧师、执事和托管人，赞同并执行州大会的要求，并进行规定的宣誓。”（见另一地方的“测试誓言”的历史）。

到1870年，该协会已发展到18个教会和1,394名成员。传教士哈丁（J. H. Hardin）报告说，他进行了72天的巡回服务，并为董事会筹集了135美元。H.

Graves, S. R. Dillon, B. Robinson, J. Nordike, J. H. Hardin, William Baldwin, W. McCammon, D. C. Brown, J. A. Davis, Jonathan Smith, James C. Poe, John Woodward, J. H. Burrows, J. M. Woodward和D. C. Harrison。

我们将注意到，1873年唯一的行动是关于教育的，具体如下。

“决议，我们与北大河协会在教育运动中合作，并在此共同同意采用并将大河学院置于我们的培养下；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提名八名理事，他们将与北大河协会的理事们会面，并安排必要的事项，以实施这一教育运动。”

我们最新的会议记录是1880年的。当时有22个教会，1,791名成员。前一年有15名传教士。188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一个良好的进展，有108次洗礼。

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这位主的仆人虽然没有参与西岔口协会的组织，但与该协会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联系。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854年的协会成员中，当时他是来自Zoar教会的信使和长老他在1880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并在协会的一个或多个教会中担任牧师职务。

威廉-麦卡蒙（WILLIAM MCCAMMON）是西福克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一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他是肯塔基州克莱县人，生于1811年1月4日。他在婴儿时期就接受了洗礼，由卫理公会的父母抚养长大。大约在21岁时，他改变了信仰，在自己阅读了《圣经》并确信自己从未受洗后，他与浸礼会联合，尽管他遭到了父母和一大圈亲戚的激烈反对。

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并在现在的格兰迪定居。1837年，他与几年前肯塔基州克莱县雅各布-牛津议员的女儿罗珊娜-牛津小姐结婚。虽然他在肯塔基州信主，但在来到密苏里州后的五年里没有接受洗礼。1842年，他听说在离他家

约8英里的戴维斯县皮洛特格罗夫附近有一个浸信会聚会。那年7月他参加了聚会，发现听众在一个烟草仓里，传道人几乎讲完了他的布道。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不久后就接受了以利亚-梅里尔的洗礼，并立即开始布道。

麦卡蒙长老一直是一位自我牺牲的基督牧师。他是哈里森县Mount Pleasant教会的创始人，并担任该教会的牧师数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所谓的巡回传道，而且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几乎没有任何世俗的回报。麦卡蒙弟兄年事已高，受到人们的高度尊重。

在过去几年中，有一次他为一位教会接受的女士施洗，这让她的丈夫非常生气，他威胁要离开她，除非她愿意离开教会。麦卡蒙长老拜访了这位丈夫，并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这位被激怒的人说：“如果你能付给我15美元，我就不再谈这件事了，而且会很满意”。麦卡蒙先生付了钱，这就结束了这场麻烦。

从1849年起，麦卡蒙长老连续九年担任其协会的主持人，只有一年例外，并多次被召集去做年度布道。

十周年纪念活动于1874年9月26日开始在金特里县的芒特普莱森特教堂举行。教会的状况可以从赤贫委员会的报告中得知。他们说“在组成我们协会的十八个教会中，我们发现七个教会没有牧师，包括奥尔巴尼、格兰特城和梅斯维尔这三个县城。九个教会每月有一次布道，两个教会每月有两次布道。在没有牧师的教会中，有一两个教会偶尔有讲道。”

教会被敦促维持浸信会主日学校；主日学校大会被建议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它随后同意这样做。在教育方面，威廉-朱厄尔学院和斯蒂芬斯学院受到了高

度赞扬，前者为我们的年轻人提供了本州最好的引导，后者为我们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1875年，西福克协会的领土向北延伸至爱荷华州的边界，其教会位于金特里和沃斯县，有两个在德卡布，一个在达维斯。当时，他们在自己的范围内为传教花费了一百到两百美元。

Gentry Baptist Association.

这个协会是在1856年秋天成立的，由三个教会组成—中义、自由和友谊—为了这个目的从西叉协会解散。它的领地包括了金特里和沃斯县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这个兄弟会在1857年向西福克协会派出了信使，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那时我们就完全看不到它了。我们从西福克的会议记录中摘录了这些事实。Gentry协会的第一次年会是在Gentry县的Middle Fork教堂举行的，从1857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开始；第二次年会是在Gentry县的Island Branch教堂，1858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行。此外，在1860年，它休会，于186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金特里县的自由教堂开会。

后来的金特里协会组织于1864年，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比其前身大得多的机构。我们所掌握的该协会的最早记录是1868年，即其第四次年会，于9月12日在沃斯县的格兰特城教堂举行，会议开始。丹尼尔（J. J. Daniel）被选为主持人，皮尔斯（J. H. Pierce）为书记员。该协会当时由以下组成

教会：阿尔巴尼，55人；阿伦维尔，24人；埃伦诺拉，30人；格兰特城，85人；霍普韦尔，56人；岛支，150人；自由，10人；长支，；梅斯维尔，16

人；弗农山，86人；中叉，46人；小群，38人；小石，75人；新堡，44人；联合，45人；阿兰图斯，；欢乐谷，；教徒总数，760人，从以前聚会中受洗加入的教会。

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传教士委员会。

委员们，根据情况和筹集的资金，在一定时间内雇用一名传教士。董事会由 B. Steves, T. J. Stocton, M. Horner, Benjamin Tweedale 和 James Canaday 组成。其中一个教会曾发出这样的询问。“执事们有权利施洗吗？”但协会拒绝接受这个问题。在会议结束时，应协会的要求，成立了一个主日学校大会，由 J. J. Daniel 担任主席，I. H. Denton 担任秘书。

1870年，岛屿分堂举行了六周年庆典。现在名单上有18个教会；成员总数为1070人；年内受洗人数为73人；资金32.45美元。为总协会公开募捐了10美元，I. H. Denton 牧师被任命为该机构的信使，会员们捐献了15美元以支付他到下一个周年纪念日的费用。今年公布的牧师名单如下：E. Tuttle, D. Dyer, F. J. Leavitt, Jno. B. Dunn, A. Oiler, E. George, T. N. O’Bryant, David Stites, A. G. Cox, J. J. Daniel, I. H. Denton, J. T. Neal, P. W. Murphy, H. Miller and Hunt。

ALANTHUS 教会—该教会成立于1866年9月6日，位于金特里县城奥尔巴尼西北方向12英里处。它的组成成员有14人，他们选择了 John A. Dunn 作为他们的牧师。

ELLENORAH CHURCH. —1868年6月，Jno. W. Rowe 将21人组织到这个名字的浸信会。它位于奥尔巴尼以北约7英里处，也在金特里县。J. W. Rowe 在前八个月担任牧师。他们有一个浸信会的主日学。

HOPEWELL位于De Kalb县，距Maysville东北5英里，由T. N. O' Bryant于1866年3月31日组织了8名成员。奥布莱恩特担任了两年的牧师，由约翰-尼尔接任。

LITTLE ROCK，位于沃斯县，距县城格兰特城东南12英里，由David Stites和Thomas B. Rowlett于1857年8月17日组织，有12名成员。罗利特长老被选为他们的牧师，持续了一年，然后是大卫-斯蒂茨。

MOUNT PLEASANT.-该教会位于Gentry县，在县城以西10英里的同名镇。1869年6月20日，由J. W. Murphy和J. J. Daniel召集并组建，有四十名成员。丹尼尔被选为牧师。同年秋天，教会建造了一个框架式的会议厅。这座40x55英尺的房子，耗资3,000美元。它有一个浸信会的主日学。

奥尔巴尼以西七英里处的联合教堂，于1866年8月成立，有18名成员。A. Oiler被选为牧师，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并在此工作了近5年。

小群教会（LITTLE FLOCK CHURCH），于1854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立，有9名成员，位于离奥尔巴尼西北约8英里处。

阿伦维尔教会—位于沃斯县的阿伦维尔，于1871年成立，有11名成员，最初由P. 琼斯担任牧师。该教会在学校建筑的小教堂里聚会，或在过去几年里聚会。

该州这一部分的浸信会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考验。该县相对较新，许多人有许多想法，因此出现了许多异端邪说，浸信会不得不，而且现在也不得不，去面对和推翻它们。除此之外，浸信会中还有一些人太愿意与那些错误的人妥协。但是，尽管有种种阻挠，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密苏里浸信会印第安人宣教协会。

三四十年前，印第安人的地区就在密苏里州的边界以西，我们的许多浸礼会教友感到有必要为红种人的文明和福音化作出努力。这种感觉不断加深，直到1846年，一个协会以上述名称成立，以促进这一目的。这个机构的组织于1846年8月31日完成。所通过的章程使这个兄弟会成为美国印第安人传教协会的附属机构，该协会的总部设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它的目标是“对这个国家的原住民进行文明和福音化”。（摘自1849年会议记录中的章程，第7页。）

1849年6月8日和9日，在密苏里州莱克星顿举行了三周年纪念活动。当时的官员有：主席詹姆斯-W-瓦德尔，副主席H-华莱士和R-拉蒂莫，通讯秘书E-S-杜林，记录秘书M-F-普莱斯，财务主管Wm-B-瓦德尔。

该协会非常积极地利用各种手段，对密苏里以西和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文明教育和传教，每年用于这些目的的费用高达1000美元。这主要是一个密苏里机构，直到1854年，它退出了与美国印第安人传教会的合作，成为一个独立的协会，名称为“西部浸信会印第安人传教会”。这个机构现在寻求对西北地区印第安传教士的全部控制权，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与美国协会和传教士联盟进行协商，要求他们将西北地区的所有传教站交给它。在这个协会的主持下，支持印第安人传教的人中，最突出的可能是Jas. W. Waddell, J. J. Robinson, Dr. Doyle, Wm. Thompson, Thomas Fristoe, A. M. Lewis, D. R. Murphy, W. M. Bell, W. L. Watkins, Robt. Y. Thompson, E. S. Dulin, Wm. C. Batchelor, Dr. D. Lykins, Wm. Duvall, W. B. Waddell, T. C. Harris,

第十三章。

西达（现在的安提阿）和加斯科纳德协会。

西达协会于1848年由以下从自由协会解散的教会组成，即，雪松、库恩溪、伯特利、高草原、欢乐岭和蓝泉。会员总数为164人。我们认为，会议是在西达教会举行的，该教会是当时里弗斯地区最古老的教会，但现在是西达县，协会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此。

1850年的会议是在雪松教堂举行的。Eld. 密苏里西南地区的先驱者之一墨菲（D. R. Murphy）被选为主持人，长老（L. R. Ashworth）为书记。L. R. Ashworth 为书记员。自1848年以来，又有四个教会，即西罗亚姆、霍普韦尔、自由和熊溪，加入了这个兄弟会。全部成员只有260人。

1850年按立的牧师有：L. R. Ashworth, J. Satterfield, Obadiah Smith, D. R. Murphy, W. Cook, J. Ashcraft and James Cole。该协会通过了联合浸信会的章程，但没有在其名称中使用这一称呼。在这次会议上，她通过投票决定继续与总协会通信，并向该机构的基金捐款3.10美元。此外，会议还投票决定在雪松协会的范围内尝试支持一位巡回牧师。这些教会主要位于现在的西达县和圣克莱尔县。

这些会议的举行情况如下。1851年在圣克莱尔县的库恩溪举行了三周年纪念

会；1852年9月在雪松县的霍普韦尔；1853年在雪松县的欢乐岭；1854年8月在雪松县的高草原；1855年9月在戴德县的欢乐谷；1856年在圣克莱尔县的Bear Creeek；1857年在雪松县的安提阿；1858年，圣克莱尔县的Pleasant Spring；1860年，弗农县的Liberty。

从1850年到1860年，该协会的主持人如下。Eld. D. R. Murphy, 1 year; Eld. L. R. Ashworth, 5 years; Eld. Jno. Satterfield, 1年; U. L. Sutherland, 3年。同一时期的书记员是L. R. Ashworth, 1年; U. L. Sutherland, 6年; W. H. Trolinger, 3年。

雪松教堂—这是现在雪松县的前驱教堂，于1838年7月由希拉姆-萨维奇、威廉-萨维奇和埃利亚-威廉姆斯组织。组成成员：William Ainsworth, John Conner, Warren P. Reavis, Ezra Hamor, Jno. Long, Obadiah Smith, Lucretia Ainsworth and Keziah Hamor。第一任牧师是Eld. 萨维奇（Hiram Savage），他在这种关系中持续了两年。他的继任者是D. R. Murphy、David Stites、Thos. Smith、John Satterfield、Jno. Ford、J. B. Carrico和B. F. Lawler。

1840年，教会建造了一座30x40英尺的框架建筑作为礼拜堂，1871年又进行了重建。在教会的号召下，俄巴底亚-史密斯、L. R. 阿什沃斯和詹姆斯-约翰逊先后被按立为牧师。1861年7月，是最后一次聚会的日期，直到战争结束。长老Jno. T. Metcalf, James Cole和有执照的S. L. Smith弟兄在1866年9月举行了一次会议，重组了教会，或者说复兴了教会，教会又开始工作了。我们最新的记录是1874年的，当时的成员总数为54人，由Eld. H. Smith为牧师。

奥巴迪亚-史密斯的父亲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是肯塔基州人，后来通过收养成为密苏里人。他曾在霍华德县的麦克莱恩堡住过一段时间；然后他搬到了汉普斯特德堡。这是在1812-15年的战争期间。在那个时候，定居点被迫住在堡垒里，一部分人耕种田地，其余的人则手持枪支站在那里当守卫。父亲安德鲁-史密斯是反传教士教派的成员，在耄耋之年去世。

儿子奥巴迪亚-史密斯 (Obadiah Smith) 是肯塔基州人，出生于1806年8月6日；他在农场长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早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宗教的运动和娱乐中度过的。他于1824年与凯瑟琳-哈特曼 (Catherine Hartman) 小姐结婚，大约在同一时间由埃比尼泽-罗杰斯 (Ebenezer Rogers) 皈依并受洗加入霍华德县老普莱森特教堂的团体。他在霍华德县的老普莱森特教堂接受了埃比尼泽-罗杰斯的洗礼。

1831年，他加入了这个教会，不久之后，他就搬到了当时的边疆县西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是该县第一个成立的老西达教会的成员。在这个教会的号召下，史密斯长老被任命为牧师。史密斯被按立，长老Wm. Wm. Tatum和D. R. Murphy作为按立长老会成员。

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师工作，在雪松协会和邻近地区建立了浸信会的利益。虽然他比较年轻，但他与D. R. 墨菲、Wm. 塔特姆、L. R. 阿什沃斯、J. 赛德菲和Wm. 库克是同工。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是两到四个教会的牧师，在1857年和1959年，他作为巡回者在雪松协会旅行，无数的信徒证明了他的成功。

他有四次婚姻，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第一任妻子的妹妹。他的最后一位妻子伊丽莎-普雷斯顿在他去世时还活着。1862年，他当选为州议会议员，在那里他忠实地履行了对选民的职责。1863年4月20日，他从国会大厦登陆到他家，两

天后，他被叫到家门口，被匡特雷尔和他的游击队无情地暗杀，当时他的妻子和家里的年轻成员都在场，之后他家被抢了800美元。

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可以和平地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这位老兵D. R. 墨菲向他以前的朋友和邻居中的500多人讲了他的葬礼布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纪念他。

在1850年至1860年期间，雪松协会从10个教会发展到19个教会，会员总数为962人。在这整整一半的时间里，她的事工做出的牺牲比她的教会的私人成员要大得多。1854年，书记员U. L. Sutherland手中有7.5美元的传教基金，通过决议“在各教会之间平均分配，用于慈善目的；”之后，长老O. O. Smith, J. Ford, J. B. Carrico和L. R. Ashworth被推荐为巡回者，依靠他们传教的人获得报酬。当然，这是教会进行传教工作的一个简单方法，对成员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流动人员通常去的贫困地区，很少为牧师提供很多帮助；因此，实质上，这些人被派去“自费打仗”，这明显违反了圣经。但是，关于这件事的后续情况：1855年，上述巡回者中的三个人，即，史密斯长老、卡里科长老和库克报告说，总共有314次布道，83次洗礼，3个新教会，没有报酬。

1856年，协会决定弥补她过去的疏忽，并为巡回工作筹集了65美元的现金和认捐，长老J. J. B. Box被任命到这一领域，月薪18美元。

1859年的会议是为哀悼长老的去世而召开的。托马斯-史密斯长老是协会中最年长的牧师之一。这位主的仆人在患病四个月于1857年4月16日在密苏里州锡达县的家中去世。

托马斯-史密斯于1793年3月1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加勒特县，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和他的父亲托马斯-史密斯参议员一起搬到了家乡的巴伦县；然后在1808年搬到了田纳西州的沃伦县。此后五年，他与哈顿小姐结婚，并在1816年信奉宗教，加入了巴克斯普林浸信会。不久之后，在同一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富兰克林县，与伯特利教会结合，并于1823年被该教会按立。他在富兰克林县和邻近的几个县传教了25年，1848年他在锡达县定居，并与老锡达教会联合，他在那里的成员一直到他去世。

他在事奉中的劳作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功。他用脚和声音传道。他生命的一个伟大目标是磨灭身体的行为，使之服从于对上帝的服务。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问题。他曾有幸带领他的九个孩子下到洗礼水里。

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在世，除了最小的儿子之外，都是浸信会教派的成员。在他的死亡中，他的信仰是胜利的，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威廉姆斯（A. P. Williams）牧师作为总协会的代理人，于1857年访问了雪松协会，受到了各教会的热情接待和推荐。他的访问唤起了人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这表现在地区宣教的资金增加，今年的现金和认捐达到120美元，宣教士的工资也提高到每天1美元。

“协会中的一些牧师和教会教导混合圣餐的教条，1859年欢乐泉教会对上述教会和牧师提出了投诉，要求“协会要求上述牧师和教会停止上述做法。”随后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后在H. B. Lindsey的动议下，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严格遵守雪松协会组织时通过的关于圣餐的章程、礼仪规则和信仰条款，无论是否与其他教派有联系，都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

我们承认，这对施洗者来说是很奇怪的谈话。这绝对不是洗礼主义。此外，我们承诺，根据我们面前的上述章程等，上述文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与其他教派的联系不妨碍团契”。

宪法确实规定，“向任何慈善团体捐赠或不捐赠，都不妨碍团契”。

从1861年到1866年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议，当时来自七个教会的使者，即吉利山、红山、橄榄枝、联合、瓦布洛、安提阿和普莱森特，与雪松县的安提阿教会举行了会议。并在“安提阿联合浸信会协会”的名称下重新组织了协会。

J. M. Smith当选为永久主持人，G. Ward为书记。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283人。1867年的会议是在联合教堂举行的，当时有七个新教会加入了协会。下一次会议（1868年）是在吉利山举行的，当时通过了以下内容，政治战斧被埋葬在那里。

“决心，我们要少争吵，多祈祷，多谈耶稣和他的神圣宗教，少谈政治，培养宽容的精神。”

到目前为止，该协会已经恢复了她在战争前的人数优势。她的增长一直持续

到1872年，当时她有24个教会和1,077名成员。我们有1874年的记录，当时会员总数为936人，表明两年内减少了141人。在整个协会的领域里充满了巨大的冷漠和贫困，一些教会被不健全的教师所困扰；但值得称赞的是，协会宣布她将“严格追究其范围内的教会对属于该联盟的教会中拥有成员资格的牧师或牧师所教导的不健全教义的责任”——浸信会协会自古以来就享有这一特权。

1881年，该协会在雪松县的Hazel Dell举行，从8月26日开始。J. T. Metcalf 长老担任主持人，J. K. P. Williams为书记员。当时有17个教会和13位牧师；11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483人。

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来自肯塔基州，大约在1842年来到锡达县。他是一位老式的实践性传教士，在长期的聚会中进行访问和协助，虽然他的教育程度有限，但他很认真，很热心，在他的范围内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个农民，努力耕作，不靠教会养活自己，只在这种情况下为事工付出他所能付出的时间。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天，他还有幸为几个皈依者施洗。

威廉-库克（WILLIAM COOK）是西达县的早期定居者，有几年在西达协会的范围担任传教士，我们认为他是北卡罗来纳州人。在他开始传教之前，他是一个忠实的、自由的教友，随时准备为推动事业而做一切努力。他的家是传道人的家。他开始讲道时已是白发苍苍，但他一直忠于自己的事工，直到去世。他的工作范围覆盖了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人们总是很高兴看到和听到“老库克牧师”。他活到了很老的时候，曾经说过，从很早的时候他就有了传道的印象，并为自己没有从这些印象早点开始而感到遗憾。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死亡的说明。

加斯科纳德河协会。

这个协会位于奥扎克山脉中，在加斯科纳德河的上游，在德克萨斯、莱特和邻近的县。我们没有其成立的确切日期，但应将其定在1848年，它在那一年派长老J. Aaron和Jno. L. Springer作为信使前往自由协会，祈求与该机构进行通信。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它在该日期之前存在。

我们最早的会议记录是1868年的，当时协会在得克萨斯县的锡达布拉夫举行会议。这在扉页上被写成“第17次年会”，而如果它举行了定期会议，那就是第20次年会了，前提是该协会是在1848年成立的。如果我们记得许多协会，特别是密苏里州南部的协会，在战争期间没有举行会议，而且作为一项规则，没有举行会议的年份在随后的记录中没有编号，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

1868年，该协会由以下组成——

教会：联合教会、奥扎克教会、格拉登谷教会、布恩溪教会、春谷教会、干河教会、春溪教会、锡安山教会、友谊教会、自由教会、比利安教会、锡达布拉夫教会、皮斯加山教会、比弗溪教会、锡安山教会、小皮尼教会、欢乐山教会、罗比多教会、赫普济达教会和欢乐谷教会。最后七个是新教会。有176人受洗，总共有737名成员。

牧师们：Thos. Johnson, J. C. Boyd, W. F. Thornton, J. A. Summers, J. L. Springer, F. A. Dodson, G. P. Johnson, M. M. King, G. B. Stogsdell, W. J. Morris E. C. Dye, R. M. Reed 和 R. B. Hodges。

关于协会的这届会议，我们有一位目击者（Eld. G. Seymour）的如下叙述。

“这个协会名义上包括了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国家。它包括德克萨斯县，以及普拉斯基、拉克莱德、赖特、香农、丹特和菲尔普斯等县的部分地区。它从未对传教士、主日学校或宗教文学产生过兴趣。在最近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结果如下。关于同情和帮助密苏里州总协会的问题，7人投了赞成票，28人投了反对票，还有一些代表没有投票。关于促进和维持主日学的问题，六人赞成，十五人反对。但在一项决议上，要求所有的人利用他们所能支配的手段来了解传教士和主日学的目标。

“学校，投票是一致的，推荐《中央浸信会》和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出版物的投票也是一致的，得到了各教会的青睐。

“总的来说，这次协会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我毫不怀疑这次会议的结果将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为这个事业带来好处。在这个协会中，有许多优秀而虔诚的牧师和成员。他们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世界上伟大领域的需求，以及现在通过所使用的机构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做努力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正确理解他们自己与基督和他的事业的关系和必要性。当我们握手告别时，许多人宣布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并决心对它们进行调查。我看到了清晨的亮光——这个协会正走在通往矫正之城的路上。”

第二年（1869年）在菲尔普斯县的锡安山举行了会议，当时接收了六个新的教会，并选出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将传教士和colporteur工作的管理权交给他们。该协会现在有27个教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了对该地区的划分，然而，这一划分在几年内没有完成。在这一年里，复兴活动频繁，有147人受洗。

第六期。

1850-1860.

第一章。

熊溪协会。

1853年，盐河协会建议“划分协会的适当性”；对此，机构“建议希望形成独立组织的教会在1854年5月18日星期五与蒙哥马利县的锡安教会举行会议”，等等。大会在建议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在交换意见后，组织了联合浸信会的熊溪协会，通过了与浸信会兄弟会相一致的章程和信仰条款。次年9月，第一次年会在沃伦县的联合教堂举行，当时有9个教会派来了信件和信使，具体情况如下。联合教会、欢乐山教会、锡安教会、希望山教会、硫磺立克教会、伯利恒教会、印第安溪教会、科顿伍德教会和米德尔敦教会，位于沃伦、圣查尔斯、蒙哥马利、派克和林肯等县，在两条大河的分叉处占据了最重要的领域。成员总数为352人。所有这些教会都是从盐河协会解散的，只有Union

是来自Little Bonne Femme协会。以下是参加该组织的牧师。Lewis Duncan, W. D. Grant, Walter McQuie, Joseph Nicholls, W. H. Vardeman, J. E. Welch, 和一位有执照的R. S. Duncan。

该协会采用了一套国内传教活动的制度，使她的所有牧师都成为巡回者，要求他们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浸信会教堂的地方，尽可能多地投入时间传讲福音和建立主日学，记账并向传教委员会报告他们的工作，承诺将钱按比例分配给他们，但每人每天的收入不得超过1美元。

在原有的教堂中，最古老的是硫磺立克。

SULPHUR LICK. -该教会位于林肯县，在县城特洛伊西北八或九英里处。它是由长老Bethuel Riggs在他自己的私人房子里组织的。1823年，在他自己的私人房子里，在靠近翠微河北岔口的一个大泉眼附近，叫作硫磺立克，在现址以东四英里处，由四名成员组成，他们是：贝休尔-里格斯，南希-里格斯的妻子，阿姆斯特朗-肯尼迪和波莉的妻子。约翰-考克斯和他的妻子波莉在组织的同一天接受了里格斯长老的洗礼。

在1826年或27年，它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几年后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砖房，1856年被现在的框架建筑取代。这个教会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葡萄树，但现在却处于虚弱状态，已经过了她的半世纪。她是一个教会的祖母，在1881年只有19个成员。

MOUNT HOPE—按时间顺序接下来。该教堂位于圣查尔斯县，是该州罗马天主教的据点之一。它是由长老约瑟夫-尼克尔斯和罗布特-吉尔摩于1839年组织，有四名成员，即亨利-鲍尔、利特尔顿-科克雷尔、霍雷肖-鲍尔和詹姆斯-卡尔。多年来，这个教会以勇敢的心和稳定的手，站在一边，捍卫着以马内利

的旗帜；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它的效率并不高，许多活跃的成员在弗林特山附近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叫做欢乐山。（根据我们能得到的最佳信息，这个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名字已经从会议记录中消失了）。

ZION CHURCH-1841年3月15日成立，有5名成员，即John H. Dutton, Mary R. Dutton, Washington Graves, Mildred Graves和Jesse Watkins，他们都已经去了上面的家。长老R. Gilmore是第一任牧师，持续了六年，由Eld. 刘易斯-邓肯（Lewis Duncan），马兰-斯皮尔斯（Malan Spyres），A-C-达文波特（A. C. Davenport），W-H-瓦德曼（W. H. Vardeman）等人接任。

这个教会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很多痛苦。它的牧师瓦德曼（W. H. Vardeman）被夺走，成了政治犯；稍后，它的一些最坚定的成员被放逐或被迫离开本州，其中包括长老D. D. W. Nowlin。她在位于蒙哥马利县东部边界的一座大型框架教堂建筑中做礼拜。

联谊会—友谊浸信会是现在沃伦县的第一个教会，由长老韋爾奇（Jas. E. Welch）于1818年10月22日在Flanders Callaway的房子里成立。它持续了10或12年后解散了。1831年5月5日，在约翰-韦尔奇（John Welch）的房子里，有11名成员被组织成一个名为塞勒姆的教会，现在是玫瑰山。该教会与Cuivre协会联合，但随后因该协会的反浸信倾向而退出。大约在1840年或41年，由于教会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很大一部分成员写信加入了自由教会，该教会靠近卢特雷岛，距离约20英里。自由教会在附近建立了一个分支。该分支的成员和塞勒姆的剩余成员于1843年7月3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将他们的分歧提交给长老R. R. C. Hill和L. C. Musick，他们建议塞勒姆教会解散，上述分支的成员放弃他们的归属，共同组成一个新教会。该建议被一致接受，并在同一天组织了现在的教会，名为Union。20多年来，该教会大为兴旺。现在，它已不再那么大，也不再那么兴旺，因为它的成员已经离开，形成了其他教

会。沃伦县的莱特城教会和门罗县的艾里山是联合教会的女儿。

BETHLEHEM教会（现为FAIRVIEW），位于林肯县，于1845年成立，多年来一直在一间带土炕的木屋里做礼拜。现在，它有一个实质性的框架房屋。

MIDDLETOWN—该教会的成立日期为1851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它现在有一半的权益在一座精心建造的砖房中，是该协会中最好的教会房屋之一。

INDIAN CREEK—这可能是Bear Creek协会中最有效的教会，于1851年9月20日在Pike县Ashley以南5英里处的一个古老的原木校舍中成立，距离现在漂亮的礼拜堂只有几码远。COTTONWOOD—1852年10月成立。

山地。PLEASANT，位于High Hill以北1.5英里的美丽地方，于1853年6月由Eld.约瑟夫-尼克尔斯组建。不久之后，它建造了一座40x60英尺的框架式教堂，并为之欠下了一笔债务，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机构，但仍在努力传扬生命的道。

在适度积极的政策影响下，这九个最初的教会已经发展成21个，成员总数为1212人，是1881年协会的实力。

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讨论细节，只能补充说，熊溪协会从一开始就与教派的各种利益相联系；没有完成适当的奉献所能做到的一半。她的运作方式从来都不统一，特别是在巡回工作方面；有时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有时又没有；有时选举自己的传教士，有时又把整个事情提交给委员会；有时又选择一两个人合适的人作为传教士旅行，而第二年又完全取消了这种方法，把她所有的牧师都派出去当巡回人员。

在引进纯正信仰的努力中，该协会遇到了坚决的反对，但最顽固的莫过于罗

马天主教和路德教，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圣查尔斯县和沃伦县。

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现在在以下城镇和村庄也有教会。特洛伊、奥尔尼、新哈特福德、韦尔斯维尔、蒙哥马利市、赖特市和琼斯堡。此外，以下的教会也组成了协会的名单。Loutre, Liberty, Pleasant Hill, Hopewell, Walnut Grove 和 Mt. Gilead。

最初被按立的牧师中，现在只有两位在世，即，长老W. H. Vardeman和W. D. Grant。以下人员不时地与该协会有联系。T. T. Johnson（现已去世）、M. T. Bibb、J. H. Thomas（现已去世）、Ezekiel Kinman、D. W. Nowlin（现已去世）、J. N. Griffin和Wm. Lowrance。

1881年，她的牧师队伍中有13人被按立，4人获得许可。D. W. Graves, Isaac M. Oliver, E. D. Owen, W. D. Grant, R. E. McQuie, L. C. Musick, W. H. Vardeman, M. T. Bibb, J. D. Robinett, R. S. Duncan, A. P. Oliver, W. G. Robinson, T. Bowles和W. C. Wamble。

一些年来，熊溪协会一直是该州总协会的辅助机构。

约瑟夫-尼克尔斯（JOSEPH NICHOLLS）是熊溪协会的组成牧师之一，直到临终前都是该协会最谨慎、最有教益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789年11月8日出生在英国伍斯特郡的布洛克利镇，1815年10月21日在托特纳姆的圣潘克拉斯教堂结婚，该教堂当时是伦敦市的郊区之一。他于1830年移居美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四年；1834年搬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836年又从那里搬到沃伦县的沃伦顿。1867年失去妻子后的几年，他搬到了圣查尔斯县，在那里与他的女婿F. A. Freymuth和他的女儿一起居住，直到1872年11月8日他去世。

关于尼科尔斯长老，据说他在21岁的时候还不识字，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信了教，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奋的人，他加入了浸礼会，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最后获得了非常好的英语教育；他的内心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他开始尝试向一个垂死的世界传讲福音。他就这样在他生活的任何地方进行劳作。直到他来到圣路易斯。我听他说过，在他到达圣路易斯的时候，浸礼会的事业非常低迷，尽管这个城市当时相对较小，但他很难找到浸礼会成员做礼拜的小房子。他在那里和附近地区传教，大约两年时间，作为十字架的独立传教士。

1836年他搬到沃伦顿后，继续在邻近的穷乡僻壤从事牧师工作。他加入了靠近沃伦县东部边界的塞勒姆教会，并于1838年8月5日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Wm. Stephens和A. B. Snethen长老担任按立委员会。从那时起直到1867年，他一直积极工作，一周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他的世俗行业—木匠，以维持他的日常生计，并利用周六和周日讲道，最西边的Loutre岛。

他组建了蒙哥马利县的欢乐山教会和沃伦县的沃伦顿和莱特城教会，并为在协会范围内建立浸信会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热衷于传教事业，尤其是在异教徒中。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会从伦敦的商店和店铺里扫出的垃圾中收集别针，按其价值出售，从而为外国传教士协会筹集他所承诺的“每周一便士”。

1839年，他是Cuivre协会的成员。一项与传教士对立的措施被提出。尼科尔斯几乎独自为良心自由辩护。该措施由W. H. Vardeman夫人执笔，被协会通过了；他和在场的塞勒姆教会的其他成员都退出了，后来教会与小邦尼-菲姆协会联合起来。

尼科尔斯长老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但他是一个健全的福音布道者，是一个冷静、慎重和有逻辑的思想者。他的声音很弱，而且有些破碎，但是，通过他精心安排的、符合圣经的布道，他很少不指示和教化他的会众中的思想成员。在教义上，他是加尔文主义者。

由于他的记忆力减退和体力下降，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无法传讲福音。在他衰弱的时候，他被他忠实的女婿，圣查尔斯县的弗莱姆斯先生照顾，他亲切地照看着他，直到他去世，这一天他已经八十三岁了。

约翰和乔治-邓肯分别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约翰在弗吉尼亚州（当时是一个省）定居，而乔治则在宾夕法尼亚州定居。据信，美国所有以这个名字命名的人都是这两个人的后代。

他的父亲是詹姆斯-邓肯，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人，母亲的婚前名字是多卡斯-巴特勒，是弗吉尼亚州卡尔佩珀县斯宾塞-巴特勒的女儿。他们的生活条件一般；当时的教育条件不如现在，他在成长过程中只接受了部分普通学校的教育。但当他接近成熟时，他设法掌握了足够的英语知识，可以在学校里教书。在学校里，他就像在家里一样。通过他温和而积极的管理方式，他曾经轻松地控制了许多年轻人，其中一些人相当粗鲁，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他被任命为牧师后，他放弃了在学校的教学。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一个，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德克萨斯州的威廉-邓肯博士，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现在已经相当年迈了。

刘易斯-邓肯于1827年9月11日与弗吉尼亚州卡尔佩珀县的大卫-金纳德的小女儿哈里特-金纳德结婚。她确实是他的帮手，长达25年；她为他生了11个孩

子—8个儿子和3个女儿，他们都活到了成年和成年。他在1828年春天宣称信主并接受了洗礼。

第二年10月16日，他和他的家人—母亲和当时还是婴儿的大哥—一起出发去密苏里，大约在第二年12月中旬在那里登陆。

他在县城特洛伊附近居住了12年，并先后是以下教会的成员，即：。安提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特洛伊（现在叫沙河）和硫磺立克。

在属于第二个教会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说明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坦率。反传教士争论的序幕正在逐步展开，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搬离了教会的房子，要求得到一封退会信。一位后来成为相当著名的反传教士的弟兄站起来说。“我反对申请者在完全的团契中获得退会信，理由是他相信一般的赎罪”。

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和坦率的人，他站起来说，“主持人弟兄，我相信一般的赎罪。并完全愿意在我的信中说明我对这一学说的看法，或本案的任何事实。”

此案被延续到下一次会议，经一致同意，这封退会信被批准了，他成为Sulphur Lick教会的成员，他在该教会呆了好几年。该教会于1838年5月23日按立他为福音牧师的正式工作。按立的长老会由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长老、罗伯特-吉尔莫（Robert Gilmore）长老和埃德蒙斯（Empressi）长老组成。

1840年，他搬到了林肯县的西北部，随后成为派克县印第安溪教会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过以下教会的牧师，即，林肯县的Sulphur Lick和New Salem；蒙哥马利县的Zion；派克县的Indian Creek；和林肯县的Pleasant Grove。他活跃的牧师生涯持续了大约25年，在此期间，他忠实地履行了“喂养上帝

的羊群”的使命，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在教义方面，他属于安德鲁-富勒学派。他身体虚弱，声音很弱，在讲台上是我们听过的最慎重、最自持的演讲者之一。通过对学习的密切关注，以及对系统思考的严格生活训练，他获得了掌握任何课题的能力。他对神圣真理的概念是清晰、明确和全面的；在对称性、思想深度、逻辑安排和词语选择方面，他的讲道几乎是完美的。他的讲道对那些对圣经真理饥渴难耐的灵魂来说是真正的食物和饮料。

他是一个农民传教士，很少或根本没有说过金钱报酬。在他的时代，很少有牧师能维持生计。如果一个人领取工资，他往往被称为“金钱传教士”。我们现在的人对我们的父辈为了建立能够为我们提供舒适的牧师职位的教会所忍受和牺牲的东西知之甚少。他们消除了许多偏见，纠正了许多错误，建立了许多先例，从而为这一代的牧师准备了道路。

他的生命力逐渐衰退，当他去世时，并没有明显的疾病形式出现。在他变得太虚弱而无法坐在椅子上之后，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床边，他开始以最平静的态度谈论死亡。在这个场合，他说“如果能从这间泥土房中解脱出来，那将是一种多么大的解脱。年轻人对虚弱的老年生活的负担知之甚少。但我不会多说，以免被认为是在发牢骚。我想耐心等待我的时间。”

他的死亡就像一个即将入睡的婴儿—没有任何挣扎或颤抖。就这样，他在1872年12月15日主日睡着了，17日，他被埋葬在家族墓地，在他母亲和妻子之间。

戴维-威廉-诺林（DAVID WILLIAM NOWLIN）—浸信会牧师中最深刻的思想家

之一。

他是弗吉尼亚州皮茨韦尼亚县人，生于1812年4月11日。“该家族在弗吉尼亚州的创始人是约翰-诺林。他和他的妻子是爱尔兰人，早在1715年就是弗吉尼亚州古奇兰县的居民，享年93岁。他的儿子布莱恩-沃德-诺林，在1765年之前与露西-韦德结婚，他的儿子生了16个孩子。第十四个孩子塞缪尔，生于1784年1月11日；1808年11月8日与范尼-潘内尔结婚，她是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威廉-潘内尔的女儿，有苏格兰或英国血统。通过这次婚姻，塞缪尔-诺夫林有两个儿子，即约瑟夫-布莱恩和大卫-威廉，也就是本简讯的主角”。（摘自大女儿范尼-P-欧文斯夫人的遗书）。

在他5岁前，他的母亲去世了。然而，她给他上了许多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课，他的头脑中很早就有了自己责任的印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孩子们叫到家庭祭坛周围，和他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关于他生活的这一部分，诺林弟兄后来这样写道。“有了所有这些手段和机会，以及赐给我的恩典的努力，我生命中的头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他的心确实必须比阴间的磨石还要坚硬，谁能在没有任何印象的情况下通过所有这些。”我读了《圣经》，并隐约相信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亲自写的。我发现陪伴我父亲参加聚会，并在任何一个教友来见他时听他谈话，我感到非常高兴”。

他的父亲对他进行了通识教育。22岁时，他在库珀-谢尔顿（Cooper Shelton）的指导下学习法律，在1835-36年的会议期间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并在他的家乡获得了律师资格。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35年11月19日与本县的伊丽莎白-J-伯杰结婚。1836年秋天，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并于次年春天在蒙哥马利县的蒂维奥特定居。在开辟了一个农场后，他把时间分给了学校和法律，在他搬到密苏里州后不

久就获得了密苏里州律师资格。

1850年1月，他表明对基督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在家庭中祈祷，并经常在每周的祈祷会中领祷。他接受了长老W. H. Vardeman的洗礼，并被接纳为锡安教会的成员。

他父亲的家人希望并祈祷他能成为一名牧师。他在信主之前就有关于牧师的信念。在最近拿到的一份日期为1846年1月的旧手稿中，他记录了以下祷告。“哦！主啊，救我脱离罪恶和束缚。赐给我意愿和力量，使我能够向罪恶的世代宣扬你的福音，并在我身上，哦！上帝，使你的锡安欢欣。”

他被锡安教会召去由长老J. J. E. Welch, W. H. Vardeman and T. T. Johnson按立，在1856年被分配到牧师工作。他作为牧师在很少的教会中工作，但通常在贫困的社区保持一个或多个指定的任命，从而寻求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他的影响力在协会中无人能及。几年来，他一直是该机构的记录员，并在1862年担任了该机构的主席。

诺林是一个坚定的预定论者。他曾经讲述过以下事件。“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找到我的祖母，说：‘祖母，你是浸信会教徒，也是预定论者，但你却相信主日学、传道会等。对我来说，这似乎非常不一致。如果上帝已经预先决定要拯救选民，那么我们对这种社团有什么用呢？’她回答说：‘戴维，你只走了一半的路。上帝不仅预设了目的，而且还预设了适合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我发现我的祖母比我更像一个预定论者。”

他是一位教义上的传道人；非常认真、尖锐和有逻辑。从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来看，他不是雄辩家，而是一个健全、坚实的推理者。他的讲道很成熟，充满了圣经的真理；与其说是为了调动激情，不如说是为了说服人们的判断力，

总是能吸引听众中聪明人的注意力。

1852年6月，他早年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去世，大约三年后他再次与埃莉诺-M-亚当斯夫人结婚。

他生命中的一个考验是他在1863年作为政治犯被放逐。这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完成的，因为他的南方倾向被认为会危及联邦当局在该州的事业。南方M. E. 教会的B. H. Spencer和密苏里州琼斯堡的知名医生皮特曼博士是他被放逐的同伴。

他于1865年10月17日在蒙哥马利县的家中去世，当时他的自然寿命为54岁。

诺林先生是一个具有广泛文学修养的人，他的社交素质和谈话能力都是一流的，因此他总是作为社交圈的重要成员受到欢迎，并在他的熟人心中留下了他高尚品格的印记，这是比石柱或铜柱更珍贵和持久的纪念物。

THOMAS THORNTON JOHNSON是弗吉尼亚州Woods和Johnsons家族的后裔，他们在宗教迫害时期生活在该州，当时John Waller和Lewis Craig经常通过监狱的栅栏传教。他于1803年7月20日出生在福基尔县。十五岁时，他在斯科特县长老James Suggett的传道下信主。他也受洗加入了大十字教堂的团契。他于1828年移民到密苏里，在派克县定居。

这与马里昂、拉尔斯、林肯和蒙哥马利县一起构成了他工作的主要领域。1833年12月，他参与了派克县皮斯加山教会的组织工作；在她的召唤下，于次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并成为第一位牧师；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大约15年。1838

年或39年，在反对传教士的斗争中，他和其他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传道会，为巡回工作筹集资金。约翰逊弟兄被派去做传教士，他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祝福。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的协会（当时是盐河协会）为国内传教筹集资金，约翰逊弟兄被选为传教士，每天60美分。工资不高；但他在家里进行巡回工作，在他工作的头五年里，有四五百人信主受洗。在他的福音工作下，一些教会被建立起来，其他许多教会也得到加强。他协助组织了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米尔溪（Mill Creek）、水牛角（Buffalo Knob）、保龄球（Bowling）等教会。以及盐河协会的绿色和盐河教会；还有熊溪协会的自由、埃尔克霍恩（现在的蒙哥马利市）和梅西溪教会。在他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他积极地参与传道工作，走过许多疲惫的路程，去接触聚集在校舍里的会众，聆听他口中的福音信息。

他的讲道一般都是劝勉性的，当他处于鼎盛时期时，他的呼吁往往是压倒性的，有时几乎让整个会众流泪。在盐河协会和熊溪协会的范围内，有数百个灵魂在他的讲道下被定罪并被引向基督。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27年3月15日，与肯塔基州斯科特县乔克托学院院长索斯-亨德森牧师的女儿玛格丽特-亨德森小姐结婚。年轻的约翰逊当时是该机构的代理传教士。他的初恋情人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她于1834年去世，1836年6月15日，他与玛格丽特-安-沃森结婚，她成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她现在还活着。

1856年，他搬到蒙哥马利县，在海山附近定居，1865年从那里搬到林肯县的特鲁克斯顿，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去世。约翰逊兄弟强调他是一个学习圣经的人。考虑到他有限的教育优势，以及导致他拒绝所有普通“帮助”圣经学生的特殊观念，如注释等，约翰逊兄弟强调是一个圣经学生，以经文对照经文。他对《圣经》的精通程度很高；尽管如作者所想，他有些古怪，但总的来说，

他对《圣经》真理和基督徒责任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浸信会教徒，并谴责对他认为是使徒的先例和惯例或新约规则的每一个创新。

在健康状况恶化了一段时间后，他于1877年2月25日星期日在特鲁克斯顿的家中因肺炎去世。长老J. H. Tuttle在葬礼上讲道，他说：“做得好，忠心的仆人；”之后，他被兄弟会埋葬了。

威廉-戴维斯-格兰特（WILLIAM DAVIS GRANT）是熊溪协会的成员之一，有苏格兰人的血统，1812年7月10日出生在俄亥俄州。他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罗尔斯县，在这里和派克县，他长大成人并度过了许多年。年轻时，他学会了制革的手艺，在这样的工作中，他雇了一个人给他上拼写课。后来他偶尔去学校上课。在当学徒的时候，他周围都是一些邪恶的伙伴，他成长为一个鲁莽的年轻人。

1832年秋天，他宣称信主并加入了卫理公会，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班长，然后成为有执照的劝导员，并与长老Jesse Sitton一起旅行了一段时间。他成为圣经的忠实学生，确信浸信会原则的正确性，并在1843年与诺克斯溪的浸信会教会联合。他立即得到了许可，两年后又被同一教会按立。Wm. Hurley、A. D. Landrum和J. Bower组成按立长老会。

他是另一个“农民传教士”的例子，也许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领过薪水。他养育了一大家子人，一边拿着犁把一边研究他的讲道。他向许多上帝的穷人提供了生命之粮。在派克、林肯、圣查尔斯、沃伦和蒙哥马利等县的许多家庭中，他的名字是一个熟悉的词。在十二到十四个教会中，他担任过牧师职务，其中我们可以提到新塞勒姆、硫磺立克、科顿伍德、伯利恒、草原山、希望

山、锡安、欢乐山、韦尔斯维尔和胡桃林。在教义上，他是加尔文主义的，他的听众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传道人。虽然他已经70岁了，但他仍然在几个地方旅行和讲道。

第二章。

伯特利 (bethel) (现称西南bethel) 协会。

以下六个教会，即新拉米教会、展望教会、沙迪格罗夫教会、巴克草原教会、锡安山教会和岩泉教会，于185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Shady Grove教堂举行会议，通过了章程和信仰忏悔，并因此“组织成一个协会，名称为‘Bethel联合浸信会协会’。”章程的第十四条是这样写的。“协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可以辞退联盟中任何在原则上异端或在实践上混乱的教会；但任何教会或成员都不得因相信或颁布拣选的教义，或在基督里为所有人提供的一般规定，即基督为每个人尝到了死亡的滋味而受到质疑。”

1854年10月6日开始，在格林县锡安山教堂举行了一周年纪念活动。天鹅溪、黑豹溪和安提阿等新教会被接纳为成员，使八个教会共有311名成员，新拉米教会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牧师是：E. Wray, E. Niece, B. Walker, B. Buckner, J. Davidson和A. Stapp。

协会同意为传播福音做出努力，并为此要求各教会合作，请牧师们为宣教布道，请执事们为宣教募捐，并在下次聚会时送上。

要求与总会通信，并要求C. D. Bray弟兄写一封请愿信，并授权司库向他提供10美元赠款，通过邮件转交给总会。

这时的教会位于劳伦斯、格林、斯通和坦尼县。

1855年10月12日，组成伯特利协会第二届会议的信使们在劳伦斯县的查利贝特（以前的岩石）泉教堂开会。Eld. B. Buckner主持会议，C. D. Bray担任书记。新组建的Bethel和Hopewell教会被接纳。长老E. E. Niece被投票选举为协会范围内的巡回传道人，并被指示访问各教会，收集捐款，并向穷人传教；James M. Moore、Jesse A. Marley和Charles Byrd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他的工资，并向司库要钱来支付。会议批准了南密苏里州浸信会的组织，并指示书记员与该机构的秘书建立联系，以便成为该机构的辅助机构。教会：10个；洗礼：57个；会友：399个；新增牧师：J. T. Walker和J. H. Tatum。

在坦尼县展望教堂举行的下一届会议（1856年）上，该协会拒绝成为南密苏里大会的辅助机构，并要求各教会在下一封信中说明他们是与上述大会一起行动，还是与总协会一起行动，还是与其中任何一个一起行动。这一行动再次表明，在协会的特权方面，人们非常缺乏信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请读者参阅《钓鱼河协会》。

传教士Eld. E. Niece报告了55天的工作；41次布道；21次洗礼；从司库那里收到32.6美元，从协会那里收到2美元，剩下5.4美元的余额；表明他的工资每月只有21美元左右。长老B. B. McCord Roberts被欢迎为联合协会的信使。长老雅各布-古德（Jacob Good）被选为传教士，资金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C. D. Bray、Benj. Marley, J. M. Moore, Thos. W. Ruffin and Alfred Davidson组成。1857年，会议在劳伦斯县的巴克草原举行。执行委员会报告说，传教士工作了122天；受洗16次；建立了3个教会；应付他的余额

为32.85美元。他们忽略了普通的传教工作计划，要求协会范围内的所有牧师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向穷人传教；为传教目的募捐，等等。本届会议接收了以下新教会。欢乐谷、欢乐谷、自由和西奈山。1858年，协会在新拉米召开会议。有一个新教会，即肯顿教会，被接纳为团契。1858年，协会在新拉米召开会议，接收了一个新的教会，即肯顿教会，加入了团契。根据去年通过的传教计划，六位牧师在贫困地区劳作了185天，为此他们得到了26.55美元，即每天不到15美分。简而言之，这些牧师承担了工作的重担，而教会成员至少在宣教方面生活得很轻松。

1860年，各教会的信使在韦伯斯特县的新希望举行了七周年纪念会。教会的数量因增加了9个新的教会而增加，即，Finley Creek, Harmony No. 2, Stewart's Creek, Harmony No. 1, Galena, Beaver Creek, Pleasant Garden, Pond Creek and Pleasant Hope. 受洗人数为200人；会员人数为1,128人。在其他人中，我们注意到以下新增的牧师名单。J. K. Lacy, Wilson Seals, L. A. Smith, E. Clevenger, H. W. Herndon和E. W. Crawford。

根据记录，我们发现该协会在战争期间没有举行任何会议，直到1864年，13名信使于9月在克里斯蒂安县的锡安山教堂举行了会议，会议记录称之为“联合浸信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两天。在第二天的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以下引人注目的语言。

“我们指示伯特利协会的教会排除所有不忠诚的成员，我们不会让那些不遵守这一建议的教会有团契。”

这个建议似乎约等于法律，而自世界开始以来，浸信会协会从未被视为制定法律的机构。

长老E. Niece当选为本次会议的主持人，H. C. Nash为书记，E. Wray为司库。

1865年，各教会的成员在战争期间被大大分散了。有不少教会完全消失了，其他的教会在人数上损失很大，以至于在1865年的会议上，只有8个教会有代表，他们报告说有431名成员，而1860年有1100多人。与总协会的通信仍在继续。

1866年，与劳伦斯县的巴克草原举行了会议，当时在去年的名单上增加了7个教会，并报告有155人受洗加入。与浸信会州会议建立了联系。

该协会于1867年在克里斯蒂安县的伯特利举行会议，并且接纳五个新教会加入团契。过去的一年是奇妙的聚集之年。复兴活动几乎遍及协会是整个范围，导致459人信主和受洗。21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1240人。他们努力恢复古老的秩序，并要求牧师们就宣教问题进行福音布道，并建议各教会在下次会议上捐款。

1868年，在繁荣教会举行的1868年会议上，有六个新教会报到并被登记。他们的名字是：联合山、林木林、欢乐林、橄榄山、后橡树林和马里昂维尔第一教会，这些都是小教会。这些教会加上332名受洗者，使报告的成员人数增加到1388人。

“决定，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呼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现在团结起来，并在建立基督的国度方面一致行动。”

由于该州还有两个伯特利协会，在1869年的会议上，该协会将其名称改为“西南伯特利协会”。会议在格林县的霍普韦尔举行。

1870年，八个教会提出申请并被解散，在詹姆斯河以西形成一个协会。

1875年，该协会由18个教会组成，主要位于坦尼县和克里斯蒂安县，格林县和道格拉斯县各有一个教会；成员有691人。

第三章。

布尔博瓦和史密斯河谷协会。

协会成立于1851年。我们根据1853年9月23日在加斯科纳县Mount Pleasant教堂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会议记录的扉页，将此作为事实陈述。该协会当时由位于加斯科内德县和马里斯县的6个教会组成，即：欢乐山，45人；霍普韦尔，7人；春溪，28人；橡树林，12人；海狸溪，9人；第三溪，4人；共计105人。章程的第一和第三条如下，决定了其作为浸信会机构的特点。

“首先。本协会由我们范围内的牧师组成，并由各教会通过提交证明其合法性的信件而派出的成员组成。

“第三。任何教会都可以成为本协会的成员，只要他们在信仰上是健全的，在实践上是有秩序的，他们不会反对那些可能希望从事当时的慈善传道机构的人。”(Bourbois协会记录，1853年，第7页。)

这时协会的牧师有R. S. D. Caldwell（他是主持人）、J. Holeman、J. Miller、J. C. Dillon和L. Lacy。

我们关于这个机构的下一个信息是1865年，当时它于9月8日在奥沙县的锡安山会所举行了13周年纪念会。当时有8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克劳福德县的Brush Creek）在本届会议上被接纳为联盟成员。现在全体成员为249人。只有两个教会—Pleasant山和Lane's Prairie—报告了洗礼，前者是2个，后者是6个。

通过决议，“在各教会中推荐彼此洗脚”。

1867年9月，在加斯科纳县普莱森特教堂举行的15周年纪念会上，通过了“布尔布瓦联合浸信会”的名称。与Osage River、Union、Franklin和Gasconade River协会进行了交流。主日学校被推荐，节制和国内传教也被推荐。在该机构的前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宣布协会不会承认“没有对酗酒提出庄严抗议”的教会。欢乐山教会、友谊教会和柳树泉教会在这一年里举行了聚会并享受了光荣的复兴，新信徒总数达94人。教会的数量现在是10个，有369名信徒。

1868年，菲尔普斯县的科林斯教堂是聚会的地点。该协会以极大的诚意和热忱开始了传教工作。通过个人捐款，为传教事业筹集了131.75美元。该协会还成为“密苏里总协会的辅助机构”，长老布里格斯（Briggs）、卡尔（Carr）和尚克斯（Shanks）也加入了该协会。布里格斯（Briggs）、卡尔（Carr）和尚克斯（Shanks）长老，以及比克汉姆（Beekham）、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和戈尔曼（Gorman）弟兄被任命为下届会议的信使。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在以下记录中给出。

“自由教会、泥泉教会和新塞勒姆教会提交了入会请愿书；于是协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看看上述被排除在联合会之外的教会是否可以被接

纳到这个协会。委员会成员包括：H. Beekham, W. Southard, J. Blackwell, G. W. Sewell和James Deatherage”。在对该案进行充分调查后，提交了以下意见。

“委员会请求报告，在对泥泉、新塞勒姆和自由教会与联合会之间存在的困难进行充分和自由的调查之后，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在现有的情况下，上述教会不应该被纳入这个机构。我们向他们表达了基督徒的同情，同时我们建议他们寻求与联合会的和解。WILLIAM SOUTHARD, Chairman.”

该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长老W. M. Briggs被任命为本会和总协会的联合传教士。

1870年，被任命的牧师包括T. E. Carr, G. Stur牧师, Wm. M. Briggs, Peter Brown, J. S. Frost, Greenbury Lee, A. E. Dye, E. Moss, H. F. Odum 和 Joseph Shanks。今年的会议在Mt. Pleasant Church举行；Dry Creek、Zion Hill、Concord、Mt. Calvary和Jake's Prairie的新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现在有14个教会，590名成员。本年度受洗人数为158人，这表明复兴的精神在扩大。

到1873年的会议，即与加略山教会一起举行的会议，该协会已发展到20个教会，共有867名成员，有11位受按立的牧师和一位有执照的牧师。协会的地域包括马里斯和菲尔普斯县，以及奥萨吉、加斯科纳德和克劳福德的部分地区。霍尔曼（M. B. Holman）、史密斯（T. Smith）和邓肯（T. H. Duncan）已经加入了牧师名单。

MT. PLEASANT CHURCH——是Gasconade县和Bourbois协会的先驱机构之一，它于

1844年9月16日由8名受洗的信徒发起成立。它的位置在该县的最南端，离县城赫尔曼45英里。第一任牧师是R. S. D. Caldwell，他在教会工作了几年，由Benj. 利奇接任。1870年，该教会没有礼拜堂。1873年，教会有77名信徒，W. O. Gibson是牧师。

现在在本协会名单上的其余教会都是在战争后成立的，其中一些教会我们列举如下。康科德于1869年；干溪于1870年；迦勒底山于1870年；橄榄山于1868年；柳树泉于1866年；锡安山于1869年；安提阿于1867年。

史密斯河谷协会。

史密斯谷协会是一个小型的浸信会社区，其领土与布尔布瓦兄弟会的领土相邻，其所有的教堂都位于普拉斯基县，除了菲尔普斯的一个教堂之外，该协会于1870年秋天组织起来，其教堂以前属于加斯科纳德河协会。

我们从1874年9月10日在普拉斯基县锡安山教堂举行的四周年纪念会的会议记录中摘录了以下事实和统计数据。

教会。Antioch, 19; Berean, 63; Bethlehem, 10; Friendship, 125; Hopewell, 44; Idumea, 21; Little Flock, 20; Macedonia, 34; Mill Creek, 16; Freedom, 26; Mt. Zion, 30; Pleasant Grove, 38; Prosperity, 30; Robideaux, 26; 成员总数, 502人; 受洗人数, 70。牧师是C. Wheeler, Wm. Armstrong, M. M. King, A. Hendrix, J. M. Hibbs, T. J. Zumwalt, S. M. Page, C. A. Wilson, T. R. Lowry, M. C. Dodd, T. Jones, A. J. Fuson 和G. P. Fuson, 除了最后提到的两位, 其他都在普拉斯基县。

本协会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可从1874年会议通过的以下内容中了解。

“鉴于在浸信会兄弟中有些人倾向于以宽松的方式掌握基督教会的礼仪，有在我们的教会中产生争斗、异端和分裂的倾向，为了防范这种邪恶；因此，

“我们作为组成本协会的教会，今后将不接受任何符合圣经的洗礼，除非是由与我们具有相同福音信仰和秩序的正式任命的浸礼会牧师主持的洗礼；今后我们将不与任何直接或间接主张或容忍混合圣餐的牧师、教会或协会交往；相信这与健全的福音信仰和秩序相悖，并损害基督教会的真正团结。

“决议，我们对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协会表示同情。

“我们将对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总会给予我们的影响和帮助。

“我们建议我们的教会在他们中间组织和维持主日学，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使其成为浸信会学校。

“我们放弃了‘分离’、‘联合’和‘传教士’的称号；并同意只被称为基督的浸礼会”。

史密斯河谷协会在繁殖新教会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持了巡回传道系统；然而，主要是为了扩大和发展原有的教会，而不是扩大她的领土边界。1879年，她有358名成员，在11个教会中持有团契，其中10个在普拉斯基县。

友好教会。该教会于1858年由8名成员组成。它位于普拉斯基县，在县城韦恩斯维尔西南12英里处。Wm. Briggs是他们的牧师，直到战争结束。1869年，该教会完成了一座礼拜堂，由凿开的原木建成，面积为20x24英尺。价值150

美元。1870年，这个机构有86名成员，但在1879年减少到45人。

MT. ZION CHURCH--由M. M. King召集，于1867年10月27日在Waynesville以南12英里的Pulaski县的Cook Settlement正式成立。开始时有6名成员，1882年有25名，由M. M. King担任牧师。

罗比多教会--成立于1868年6月17日，最初有7名成员。它的位置在普拉斯基县，距县城东南约16英里。有几年时间，它在一个16英尺见方的旧木屋里做礼拜，价值20美元，然后在1875年解散了。

第四章。

密苏里中部和协和协会。

HE密苏里州中部协会是伯特利的一个分支。这是本州最古老的联谊会。它是在1859年秋天或1860年夏天成立。在1859年伯特利协会的会议上，“以下教会被解散，在铁郡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即欢乐山、大溪、欢乐林、白橡树林、糖树林、吉列山、锡安山和蝗虫林；以及长老威廉-波尔克、哈利-杨和詹姆斯-帕尔马。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哈里-杨（Harry Young）和詹姆斯-里特（James Ritter）自愿与上述教会会面，帮助他们组织成一个协会”。（1859年伯特利协会的会议记录。）这些是组成密苏里中部协会的教会，但至于确切的时间，我们无法获得信息。

新协会通过的信仰条款承认“圣约翰福音第13章中规定的洗脚是福音的条例

之一，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遵守，就像我们的主和救主传递给门徒的那样，而且所有受洗的信徒都应该在圣餐时进行洗脚。”章程的第三条是这样写的。”这样选择和召集的成员，被称为密苏里联合浸信会中央协会，由位于密苏里南部的各教会组成，他们没有权力支配上帝的产业，也没有教会的权力，也没有侵犯我们联盟中各教会的任何内部权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程序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个别教会或教会的个别成员可能犯了罪，冒犯了联盟中的任何一个姐妹教会，那么，犯了罪的教会或个人可以受到审判，并按照《马太福音》18章中规定的规则对他们的案件作出裁决。以及其他有关纪律的经文中规定的规则，对个别教会中的个人案件进行审判和裁决。”

1866年的第六次年会于10月在华盛顿县的锡安山举行。艾萨克-莱恩被选为主持人，大卫-亚当斯被选为书记。牧师是N. Adams, Isaac Lane, G. W. Bay和P. McCracken。现在有13个教会，其中5个教会今年没有发送情报。8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367人。

铁郡的欢乐谷教堂是1867年的聚会地点。七个教会被解散，“在密苏里州东南部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见协和协会）。这一年伯利恒教会报告了82次洗礼，所有的教会共举行了165次洗礼。今年整个13个教会都派出了信使，显示整个圣餐者的人数为528人。

1874年，该协会有9个教会，5位受按立的牧师，会员总数为283人。这些教会当时分散在华盛顿、铁、丹特、雷诺兹和麦迪逊等县，并与其他协会的教会有些混杂。

协和（或称康科德）协会（东南）。

人们会记得，老康德协会的密苏里协会是在1823年从欢乐山成立的，其教会位于当时的库珀县。铁郡和雷诺兹郡的康科德协会是密苏里中部协会的一个女儿，是由4个教会的信使于1867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铁郡的大溪教堂组织的，共有298名成员。这些教会是大溪、伯利恒、锡安山和朝圣者之家。牧师Isaac Lane担任主持人，E. C. Smith担任书记员。通过的名称是“协和协会—位于密苏里州东南部”。通过的章程和信仰条款是密苏里州中部的章程和条款，康科德协会就是从那里发源的。根据章程的第三条，他们被宣布为“联合浸信会”。

1868年10月，在铁郡朝圣者之息教堂举行了第一个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新展望、欢乐汇、吉乐山和糖树林教堂被加入到前一年的名单中。牧师是Isaac Lane、R. Seal和C. Warren。Isaac Lane再次当选为主持人，Thomas M. Dickson被选为书记员。与St. Francois和Franklin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1869年，会议在铁县的大溪教堂举行，从10月2日开始。高地教会被接纳为联盟的一员。与富兰克林协会的通信被取消，“因为她的章程和信仰条款被发现与协和协会的章程和信仰条款不一致”。在比较了两个协会的信仰条款后，我们发现了这个区别：康科德协会有一条，宣布“洗脚”是“福音的条例”，而富兰克林协会没有这样的条款。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就是促使康科德协会拒绝与富兰克林协会进行兄弟般的问候的差异所在。

第三次年会于1870年在雷诺兹县的伯利恒教堂举行，当时只有6个教会的使者出席。朝圣者之家和锡安山教会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为违反了联合浸信会的惯例”。

1871年，Denning Chapel、Pleasant Valley、Locust Grove、White Oak Grove、Black Oak Grove和Friendship教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被接纳加入协会，会议

在Reynolds县的Pleasant Exchange教会举行。Samuel M. Beard被选为主持人，W. M. Cotton为书记。

雷诺兹县的新展望教会在1872年招待了协会，当时前一年的官员被重新选举。布莱尔溪、联合和小藤的教会提出申请并被接纳为协会成员。这次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第一。该协会因违反‘联合浸信会信仰’而辞退尼波山教会。

“第二。我们对A. J. 万斯长老提出指控，并根据本案的证据，宣布他的证书无效，直到他无罪释放（悔改与挽回）为止。”

我们对万斯长老的案件所知不多，但我们必须说，只要该协会公布了有关此案的任何信息，对事业和被告的公正性就要求提供细节。每个人，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只要可能被置于教会的纪律之下，都有权要求这样做。当民法谴责一个罪犯时，它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教会法也不应该少做。

从1872年的表格中，我们得到了以下总结：教会。大溪教会，75个；欢乐交流会，42个；高地教会，17个；新前景教会，58个；伯利恒教会，102个；基列山教会，63个；德宁礼拜堂，24个；糖树林教会，15个；欢乐谷教会，23个；蝗虫林教会，37个；白橡树林教会，41个；黑橡树林教会，16个；友谊教会，19个；布莱尔溪教会，10个；联合教会，19个；小藤教会，13个；会员总数，574个人；洗礼，29个人；捐款，26美元。

牧师：R. Seal, S. M. Beard, C. Warren, M. W. Cotton, J. C. Asher and J. Crowley。

1874年，该协会由16个教会组成，其成员总数为584人，有6位受命的牧师。这些教会分布在雷诺兹、铁和香农县。

第五章。

自由协会。

根据先前的安排，组成联合会东部地区的教会，由他们的代表于1858年10月第三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在摩尔克县的Zoar教会召开了大会。大会通过任命Eld. R. S. Eaton为主席，J. M. Spillman为秘书。召集了不同教会的信件，并宣读了这些信件。根据动议，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协会，并通过了以下章程、信仰条款等。

采用的名称是联合浸信会的自由协会。这些教会共有26个，分布在波尔克、韦伯斯特、达拉斯、拉克莱德、希科里和格林等县，会员总数为1316人。

牧师：J. T. Wheeler, J. Randolph, J. R. Callaway, H. H. Atchley, G. B. Mitchell, I. Vernon, Isaac Ingram, D. R. Murphy, T. Pitts, W. F. Spillman, J. Burns, J. H. Wammack and R. S. Eaton。

协会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政策，让长老W. F. 斯皮尔曼和G. B. 米切尔作为巡回人员进入该领域，前者为期一年，工资为300美元，后者为期三个月，工资为85美元。与Union、Cedar和Zion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1860年在格林县锡达布拉夫举行的会议记录显示，比上一次报告增加了七个教会。报告的213次洗礼表明在这个方向上的繁荣程度很高。现在人数已经达到1,730人。长老艾萨克-英格拉姆（Isaac Ingram），作为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传教士，报告了11个月的工作，87次洗礼，2个新教会，以及在实地收集的52美元。长老D.墨菲长老（D. R. Murphy）和威廉斯长老（John W. Williams）作为志愿传教士，报告73次洗礼，1个新教堂，他们已经收集了434美元的支持。这些数字当然表明旧自由的活动程度值得效仿。

在举行下一次年会的时间之前，内战已经爆发，灵性的匮乏蔓延到这片土地。1862年有几个教会举行了会议，但成就甚微。直到1865年秋天，该协会都没有再举行会议。

“自由教会和她的牧师艾金长老（Eld. J. P. Aikin），是自由协会复兴的主要推动者。根据自由教会的号召，几位教友召开了会议，由长老J.J. Mapes为主持人，L. J. Tatum为书记员。会议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重组该协会；第二。通过一些两方之间的合作计划，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已经造成了很多感情上的疏远。大会指定在格林县的锡达布拉夫举行一次协会会议”。（L. A. Smith.的记录）

这次会议的记录摆在我们面前。它是在1865年10月举行的。八个教会派出了信使。托马斯（J. P. Thomas）为主持人，塔图姆（L. J. Tatum）为书记员；大家捐款29.15美元以支付费用，并要求书记员在会议记录中公布章程和信仰条款，他照做了。

“这次会议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从这时起，在若干年里，自由协会的精神力因许多争吵和随之而来的混乱而大大削弱。”（L. A. 史密斯的遗书）。

本届会议休会，于1866年8月在波尔克县的布莱顿教堂开会。当时似乎没有举行会议。然而，1866年9月，9个教会派出了信使，在波尔克县的Humansville举行了一次会议。9个教会中只有4个教会的代表参加了前一年的会议，1866年的记录中没有提到上述会议。

大多数人的禁忌精神很突出。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信仰忏悔书，其中第二条内容如下。

“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书面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真正）准则；它们灌输了对公民政府的严格忠诚，我们不会与那些对美国政府进行叛乱、而没有福音悔改的证据的人交朋友”。(Minutes Freedom Association, 1866, p. 5.)

在这一时期，协会的边界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困和许多荒芜的地方。从以下贫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对巨大的荒凉形成一些概念。

“1860年，我们地区有30多个教会，一般都有牧师供应。现在我们大约有17个教会正在重建中，有部分供应，条件很差，没有房子，只有五个常驻传教士；没有主日学校或圣经课。”(Minutes Freedom Association, 1866, p. 4.)

1866年的会议记录给出了以下摘要。

博利瓦、布莱顿、森特（在胡曼斯维尔）、利伯提、埃尔克顿、伊农、绿山、塞勒姆和自由教会。会员总数为429人。

牧师。-D. R. Murphy, H. J. Mapes, L. J. Tatum and J. P. 只有9.15美元的捐款用于支付费用。

1867年，协会增加了四个新的教会，当时在波尔克县的自由镇举行了会议，H. J. Mapes和James P. Aiken被任命为巡回者，在协会的范围內骑马传教。

1868年在波尔克县的伊农举行；1869年在波尔克县的中心举行；1870年在波尔克县的半路举行；1871年在达拉斯县水牛城的第一浸信会举行；1872年在波尔克县的联合格罗夫举行；1873年在波尔克县的橡树林举行；1874年在波尔克山举行。1874年在波尔克县的景山；1875年在波利瓦；1877年在达拉斯县的橄榄山；1878年在波尔克县的欢乐山；1879年在波尔克县的康科德。

由于遵循该机构历届会议的常规事务既无趣又无益，我们现在将只注意其历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特点。新教会被接纳的情况如下。1878年，伊能、达拉斯、联合和联合格罗夫；1869年，橡树林、友谊、半路和水牛；1870年，马其顿和宣教教堂。

1868年，信仰告白中关于叛乱的第二条被删除，并采用以下内容作为替代。”除非在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意志相抵触的事情上，否则应向行政长官祈祷，自觉地尊敬和服从他们。”

从1866年到1870年，牧师的名单增加了以下几位。James Schofield, Geo. W. Mitchell, J. Baker, H. C. Ayers, G. Suiter, T. Buckner, J. K. Knoble, G. W. Dooley, T. Mathew和M. K. Pitts。1870年，教会的总数为20人，会员总数为774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由协会享有和平与和谐，并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事实上，从一开始，各教会中就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里，她通过最恳切的呼吁，寻求促进浸信会主日学的发展。

一度，酒类商店问题极大地刺激了波尔克县和邻近县的人民。1874年，该协会通过决议，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贩卖酒类的行为，内容如下。

“决议：本协会举手反对将烈性酒作为饮料出售的做法，并利用一切力量制止这种做法，我们作为浸信会教徒，在任何情况下都积极地、强调地反对发放酒馆执照；请本协会的几个教会的书记向各自的教会宣读上述决议。”（自由协会会议记录，1874年，第2页）。

饮酒的程度如此之高，其明显的伤害性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协会再次就这个问题发出了声音。1877年，对这种做法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在我们的一些善良的人们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支持出售酒，并主张适度使用酒；而且，鉴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醉鬼都来自适度饮酒者的行列；而且，鉴于我们认为，适度饮酒者正在把我国许多最杰出的年轻人带入醉酒、堕落和毁灭的深渊；因此，我们建议。

“第一。告诫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成员，除了严格的医疗用途和家庭医生的建议外，要戒除使用和阻止销售酒的行为。

“第二. 要求我们的每一位牧师每年至少向他们的教会宣讲一次关于酗酒的问题”。（Minutes Freedom Association, 1877, p. 2.）由于不时地让教会与其他协会联合并建立起来，自由协会在1880年没有1870年那么多教会。她当时的实力可以从以下总结中看出：教会17个；牧师22个；会员总数1464人。它的大部分教会都在波尔克县，因此在1879年的会议上向各教会提出了将其名称改为“波尔克县协会”的适当性问题。

在她的边界，在Bolivar，坐落着西南浸信会学院，这是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学习机构，由J. R. Maupin担任院长，关于它的描述将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D. R. MURPHY—三十五年来密苏里西南地区最有用、最努力的福音传道人之
一，是田纳西州人，1802年11月24日出生在杰佛逊县。他的父亲威廉-墨菲是
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是“墨菲男孩”约瑟夫和威廉的侄子，他们在早期
弗吉尼亚浸信会的斗争中作为牧师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在早期生活中，D. R. 墨菲被邪恶的伙伴和习俗所包围，如喝酒、跳舞和玩牌，
他有一段时间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但在神圣真理的力量下，他在20岁时信
主，并于1832年9月3日与磨坊泉教会联合。在被定罪的时候，他说自己“我在
日落和天黑之间退到孤独的小树林里，当我匍匐在有罪的胸前，恳求主拯救
我的灵魂时，我看到对我的判决是公正的，并认为地狱肯定是我的厄运。我
决心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旨意。做完这一切，在我意识到之前，我
感到有什么东西以闪电般的速度在我身上闪过；我的感觉确实很奇怪，一切
都很平静，在我思考的时候，上帝永恒的爱之火在我心中燃起，我从地上跃
起，快乐而幸福。”(D. R. 墨菲的自传，第2页)。

1834年，他被按立为福音牧师，并在他的家乡花了五年时间传教。在听说了
大西南地区的巨大贫困之后，他于1839年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波尔克县。当时，
这个地区的人们大多住在小木屋里，地板上铺着木板，一边有一扇门，还有
一个木制烟囱。在许多地方，住宅之间的距离是五到十英里。在这种情况下，
长老墨菲开始了他的工作，帮助在密苏里州建立浸信会。他日夜兼程，经历
了许多孤独的时间。有一次，他几乎失去了生命。在一个寒冷、多云的冬夜，
他试图穿越一片草原，结果迷失了方向，徘徊了几个小时，遭受了极大的痛

苦，事实上，他差点被冻死。最后，在几乎准备放弃的情况下，他决定尝试大声呼喊，这引起了远处的一些狗的叫声。他在狗叫声的指引下拼命地跑，他的马在后面小跑着，终于跑到了房子里，得到了陌生人的照顾。

墨菲先生在他自愿传教的领域里，积极地工作于偏远的地方。他召集的第一个教会是波尔克县的伊农，1840年4月19日由6名成员组成，事实证明这是一棵硕果累累的葡萄树。他组织的下一个教会是同县的锡安山教会，时间是次年8月29日。在成立后的前18年里，该教会通过洗礼接收了204名成员，并任命了6名牧师。圣克莱尔县的库克里克教会是下一个，它成立于1841年7月。但我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具体情况。总的来说，墨菲先生在自由协会和毗邻协会的范围内协助组建了25到30个教会，在他在该州的服事期间，大约有3000人接受了洗礼。三十五年来，他是该州西南部浸信会讲坛上的标杆人物之一。早期，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在他的工作领域里，长期的聚会是很常见的，这些聚会通常采取营地聚会的形式，他的努力在这些聚会中很受欢迎，而且通常都很成功。从1840年开始，在那个伟大的西南地区，没有人比墨菲长老在建立浸信会事业方面做得更多。

墨菲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22年与露西-卡特小姐结婚，她为他生了六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她是个跛子，无法行走。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长老墨菲继续着他的牧师工作。墨菲像以前一样继续他的牧师工作，有五年的时间是抱着他的残疾妻子往返于马车上，同时在很大的范围内旅行传讲福音。就这样，他的工作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他不计较自己的生命，认为那应许的神是信实的。

在本简述的开头，墨菲先生被称为自愿传教士。他来到密苏里时就是这样。然而，从1852年到1855年，他是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讲师，并在短期内担任他所在地区协会的传教士；所有这些时间都只领取少量的薪水。马萨诸塞

州剑桥市的妇女传教会、伍斯特市的多尔卡协会、D. Jayne博士以及东部对西部福音事业感兴趣的其他人都为他提供了支持。我们面前有一份他从1840年到1858年的收据摘要,显示平均每年181美元,其中有一年为他支付了超过200美元的医生账单。

墨菲先生是一个比一般人更有天赋的人,慷慨大方,有热情的冲动,充满热忱,完全致力于浸信会教派的建设。

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密苏里州锡达县的L. A. Allen夫人,他于1853年结婚,在1876年还住在Humansville或附近的宅基地上。她提供了关于他1875年8月28日在家中去世的以下叙述。

“我丈夫的死是最胜利的一次死亡。他痛苦了四个月,但他很有耐心,很温顺。有八位医生被叫到他的床边,但他的情况使他们所有人的技术都感到困惑。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

‘我要回家,不再死了’。

当他伸出他那瘦弱而颤抖的手,向所有在场的人告别,并赞美上帝的救赎之爱”。就这样,他在73岁那年去世了,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玉米穗。

GEORGE MITCHELL. 本简讯的主人于1820年9月6日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在霍顿浸信会神学院接受教育,22岁时进入该学院。之后,他在爱丁堡呆了一年,为出国做准备,但在回到英国后,于1847年7月被任命为霍斯福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这位年轻的牧师带着他那颗伟大的心认真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次年10月，他与布拉德福德的塞缪尔-阿米蒂奇先生的女儿玛丽-阿米蒂奇小姐结为夫妻。在霍斯福斯，米切尔长老工作了五年。在霍斯福斯，米切尔做了五年的工，这时他接到了伊尔韦尔台的教会的一致召唤。在这里继续工作了三年后，他决定离开他的家乡，驶向新世界。

1855年初春，他离开利物浦，经过33天的愉快航行，他与家人在费城登陆。到达美国后，他立即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贝弗利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他在贝弗利继续工作了三年，然后他被召到莫桑比克圣路易斯的第四浸信会担任牧师（J. V. Schofield长老现在就是该教会的牧师）。当这个教会召唤他的时候，只有三十个成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会员人数增加了四倍，达到一百二十人。一座漂亮的礼拜堂被建立起来了。1859年5月1日，他为第四浸信会作了奉献布道。

1860年春天，他根据国内传教会的指示，来到了莫桑比克的米勒县。他不仅被派去指导人民，还被派去教导那些可能希望得到他指导的牧师。

不久，内战爆发，使他的前景变得暗淡。1860年12月2日，摩纳哥的黎巴嫩教会向他发出了召唤，他接受了召唤，并将家人带到了那里。但是，当家庭的隐蔽性受到侵犯，甚至连上帝之家不再是一个圣地时，就没有什么可以成就的了。他以前学过医，后来到了受苦受难的地方，一直带着上帝之子的福音。战争快结束时，他去了杰斐逊城，负责那里的医院。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密苏里州西南部，开始了重新组织教会的伟大工作，特别是在城镇。在这方面，他的劳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他曾是几个不同教会的牧师。

1874年1月，他辞去波利瓦教会的牧师职务，前往加利福尼亚。同年7月，他去了堪萨斯州的海瓦特。他为这个地方的教会讲了大约两年的道。他的劳作

似乎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房子得到了修缮，人数大增，人们对推进基督的国度表现出普遍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牧师。他后来被召到卡罗尔顿教会，但由于中风瘫痪而无法接受。

他在1876年的日记中写道。“今年对我来说是严峻考验的一年。瘫痪已严重威胁到我的左肺，剧烈疼痛，我很难读一章，祈祷或讲道。”

他于1879年5月27日下午4点去世，平静和安详。他的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但他的作品还活着。

第六章。

杰斐逊县协会。

1853年10月8日，来自伯利恒、斯沃辛、锡安山、卡尔维、桑迪和小梅拉梅克教会的信徒在杰斐逊县的伯利恒教堂聚会，并组织了杰斐逊县联合浸信会。James Williams长老是会议的主持人，Augustus Wiley是书记员。目前可以确定的牧师如下。詹姆斯-威廉姆斯、华盛顿-斯蒂芬斯、Wm. 麦凯、J. C. 赫德斯佩斯、沙利文-弗雷泽和Wm. H. 汉斯利。1856年，该协会于9月12日与斯沃辛教会举行会议。年度布道由Jacob Hudspeth宣讲。出席会议的人很多。来自不同教会的成员本着我们神圣宗教的真正精神上来参加工作。在接受了三个新教会之后，协会通过了许多关于传教工作、节制、主日学等方面的宝贵决议，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最和谐的状态下进行。南密苏里州浸信会的代理人，

长老H. B. Graves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讨论，并收到了25美元的现金和一些为其传教目标的认捐。星期天的听众非常多，对讲道给予了礼貌的关注。讲道结束后，大家进行了募捐，为那些同意延长服事的牧师筹集资金，金额为25美元。会议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星期五晚上。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复兴，结果有八个人信主，五个人受洗。该协会继续增长，虽然不是很快。

十六周年纪念活动在锡安山教堂举行，从1869年10月8日开始。Eld W. Stephens在开幕式上讲道，并在之后被选为主持人。最初的6个教会已经发展到17个，自1873年以来增加了以下教会。朝圣者之家、印第安溪、石泉、夏洛、大泉、黎巴嫩、新和谐、雪松山、希望井、第一教会、硫磺泉和节制团。派出统计资料参加这次会议的13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791人。长老华盛顿-斯蒂芬斯（Washington Stephens）被任命为出席在圣路易斯举行的总协会的信使，并拨款支付其费用。

主日学校和遵守主日委员会 做出了以下报告。

“鉴于所有基督徒都有义务’纪念主日，保持它的圣洁；’

“决议，我们在主日不访问和闲谈世俗的话题，通过去上帝的家，带着我们的孩子，从他的圣言中接受或给予指导，我们将努力’记住主日，保持圣洁’。

决议：本会着手组织主日学校大会。”

根据这最后一项决议，在同一天（10月9日）下午，通过了一项章程，组织了“杰斐逊县主日学大会”，作为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大会的辅助机构，并选出了一支完整的官员队伍。

长老W. Stephens当选为传教士。各教会被要求为这一目标做出贡献，会场上有成员为之认捐了80美元。

1870年，当会议在Sandy教会举行时，两个新的教会，即Oakland和First Victoria；以及来自Franklin协会的Shiloh教会被接纳为联盟，他们的使者接受了团契的权利。

1871年10月6日，该协会与斯沃辛教会举行了18周年纪念活动。锡安山和瓦莱矿区教会今年也被加入到名单中。执行委员会报告说，这一年为巡回工作收集和支出了141美元，并为前一年的传教工作支付了116.30美元。长老S. S. Frazier在外地工作了144天，接收了93人进入教会，走了2,117英里。该协会延续了发布通函的习惯。今年的一封是关于路加福音24章47节，前年（1870年）的一封是关于“洗礼的设计”，都是由长老W. Stephens写的。他是该机构的主持人。

1879年的会议记录被放在一本印刷整齐的小册子里，共14页，显示了教会的良好状况。报告了150次洗礼，名单上有22个教会，其中会员总数为1380人。这封通函是关于圣餐问题的，由Eld. J. H. Blaylock写的，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彻底的圣经论证。各委员会要报告的议题很好地说明了会议的范围，即，“节制”；“基督徒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主日学校”；“教会的组织”；“教会对牧师的责任”；“教会纪律”；“祷告”；“谁有权利传讲福音和管理教规”；“圣经阅读”；“传教行动”。

1881年，与小梅拉梅克教会举行了会议，当时有20个教会在册。有两个教会，即Pisgah和Temperance Mission，享受了复兴，前者增加了14名信徒，后者增加了10名信徒。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一老拓荒者Lewis和James Williams是杰斐逊县早期的标杆人物之一。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在该州的那个地区传扬福音，两人都被称为伯利恒教会的创始人，于1829年在杰斐逊县县城希尔斯伯勒西北约8英里处成立。直到1833年才有记录。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在最初的二十年里是他们的牧师。直到1845年，该教会一直是富兰克林协会的成员，当时它被解散了，但出于什么目的，记录没有说。一位作家说，该教会在1840年重组，当时有60名成员。1843年首次建造了一座木制房屋，约20x24英尺。1863年教会重建了一座框架房屋，26x40，花费了500美元。伯利恒是杰斐逊县协会的成员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大教会，1881年有91名成员，是协会中第三大成员。

弗朗克林县卡尔维教会，由刘易斯-威廉姆斯于1829年首次组织，有5名成员。威廉姆斯担任了三年的牧师，大卫-斯蒂茨接任；詹姆斯-威廉姆斯接任；J-M-麦考特尼接任；亨利-洛拉接任；1847年威廉-J-坎宁安接任。该教会位于杰斐逊县的边界附近，距离富兰克林县县城Union东南18英里，1854年该教会在那里花费300美元建造了一座小型框架礼拜堂。这个教会也参加了杰斐逊县协会的组织。

戴维德-斯蒂茨，是刘易斯和詹姆斯-威廉姆斯的同代人。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皮茨尔韦尼亚县，曾在1812年的战争中当过兵，前段时间搬到田纳西州的史密斯县。他很早就来到密苏里州，首先在圣路易斯县定居，在那里与萨拉-墨菲小姐结婚，随后搬到富兰克林县，不久之后，他在那里接受了非常有限的教育，开始在公众场合进行劝诫和祈祷。他的妻子教他读书，此后他开始向先驱定居者传讲福音。他在学习阅读时的学习时间，以及后来准备讲道时的学习时间，都是在白天的劳作结束后的晚上，在火盆里用一捆干树枝点燃。

在那些日子里，一百个人中不超过一个人买得起木链；他们的工具是生皮拖把和同样材料的夹板。他们的农具是铲子和带木棍的条形犁；他们的斧头是自制的，他们的马车是雪橇，他们用它来拖动木材，收集玉米和南瓜。

长老斯蒂茨通常要照顾四个教会，而他为了生计继续在他的农场上辛勤劳动。对他的大多数教会来说，他需要在星期五出发，星期一从那里到家。在边疆生活的暴露和艰辛下，他的妻子在1835年患上了可怕的疾病—肺病，她于1837年1月6日去世，留下了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从2天大到16岁。在这之后，长老斯蒂茨把孩子们分给了他的亲戚，并把全部时间用于巡回工作，从富兰克林县向南一直走到阿肯色州的边界。在他妻子长期患病期间，他欠了一屁股债，被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20美元。钱很难得到。他走了离家20英里远的地方，为他的一个朋友以10美元的价格拆了2000根铁轨，又以1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可靠的步枪，偿还了债务，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解决了费用。

1839年，他再次结婚，并被邀请为加斯科纳德县的四个教会讲道，薪水为1,200美元，但他拒绝了，因为在他以前的工作领域，人们很穷，没有能力养活一个牧师。

大约从1847年起，他在密苏里州金特里县度过了他的余生，偶尔会回到他的老家，在那里，他为他早年的朋友们感到高兴，会举行长时间的聚会，这些聚会经常有良好的效果。他的死亡发生在1858年之后。没有给出日期或情况。

LEBANON—现在是Jefferson县协会最大的教会，于1833年秋天由James Cundiff和Walter W. Tucker成立，有7名成员。它的位置在Ste. Genevieve县，距离县城Ste. Genevieve向北18英里。他们的第一位牧师是J. C. Renfro，

他继续向他们掰开生命的面包达数年之久。按照早期的习惯，教会在所谓的木屋里做了25年的礼拜，在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建造了这样的木屋。1859年，这间小屋被一个30x40英尺的框架所取代。1882年，该教会有140名成员。

SWASHING CHURCH—标明日期为1843年7月17日，由James Williams和W. Stephens组织。六个成员签署了盟约，并选择Eld. W. Stephens为牧师。他的继任者是S. F. Renfro, W. J. Weaver, Sullivan Frazier, James Williams和Wm. McKay。教会的位置离县城希尔斯伯勒东南方向九或十英里，离德索托两英里，1868年教会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价值1000美元的框架房屋。这是杰斐逊县协会最初的六个教会之一。1882年，它有86名成员，每年有一部分时间保持着浸信会的主日学。

PILGRIM' S REST—该教会由Jacob Hudspeth于1854年11月11日在杰斐逊县的Dry Creek建立，共有7名成员。William McKay成为他们的牧师。教会在1857年建造的一座整洁的框架建筑中做礼拜，价值800美元。在战争期间的三年里，没有举行任何事务性的会议，但当大炮的轰鸣声消失后，成员们就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福音的声音也像以前一样被听到。

HOPEWELL. - 1855年9月24日，该教会由W. Stephens长老创立，有7名成员。它位于华盛顿县，在波托西东北12英里处。第一任牧师是Wm. McKay，任期两年。他的继任者是S. Frazier，任职多年。1879年，该教会没有牧师，只有24名成员。他们的礼拜堂是一个框架，24x40英尺，建于1871年，花费1000美元。

CEDAR HILL CHURCH, -由W. Stephens于1856年4月18日成立，有7名成员，1882年有52名成员。它位于杰斐逊县，在县城西北14英里处。长老W. Stephens是第一任牧师。

印第安溪教堂—Franklin县，从Union向东向南20英里，于1858年3月15日成立。记录中没有给出选民的名字。大约在1860年，教会花了100美元建造了一座20英尺见方的木屋，这就是它在1871年占用的房子。托马斯-莫瑟希德（Thomas Mothershead）首先向他们传教。我们了解到，该教会从成立之初就努力奋斗了近十年，当时教会得到了复兴，产生了很多好处。

第七章。

North Missouri and Mt. Moriah associations.

由南大溪、梅斯维尔、新塞勒姆、失落溪和自由教会的信使组成的会议，于1858年5月25日在戴维斯县新塞勒姆教会举行，目的是就组建一个新的浸信会协会的适当性进行磋商。”（会议记录，第1页。）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支持这样一个组织。B. F. Kenney、J. D. Black和John Osborn被任命为起草章程的委员会，大会休会，次年七月在同一地点举行。

”1858年7月9日。

”大会根据休会时间在新塞勒姆教堂举行，当时下列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新塞勒姆、南大溪（现在的蟹园）、尼泊山和加勒廷，并通过了章程和信仰条款，完成了协会的组织。章程的第三条是这样写的。

”这个协会应称为北密苏里联合浸信会，它应是一个传教机构，但它对组成它的教会不行使任何教会权力，而只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行事。”另外，

“第8条。最年轻的按立牧师应讲授第一篇年度介绍性布道，下一个最年轻的牧师应轮流讲授，以此类推，直到每位按立牧师讲授完一篇介绍性布道，这应是本机构讲授介绍性布道的永久顺序。”

上述各教会的人数是新塞勒姆，60人；S. B. 克里克，40人；尼波山，10人；加勒廷，22人；总计132人；都在戴维斯县。

R. D. Black执事是大会的主持人，J. H. Tuttle是书记。

1858年10月1日，在戴维斯县的南大溪教堂举行了第一次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增加了一个新的教堂，即金斯敦，有47名成员。上届会议的官员再次当选。根据章程，这个由五个教会组成的新生兄弟会今年为协会和传教的目的贡献了85.25美元；此外还有8.90美元，是周日的公开募捐。

牧师.-B. F. Kenney, J. B. Christie, R. C. Hill Benj. Wheeler, J. H. Tuttle and J. D. Black.

第二次年会是1859年10月在戴维斯县加勒廷的教会举行的。“我们的通讯员B. F. Kenney说：“北密苏里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860年在南大溪教堂举行，并约定1861年在金斯敦教堂举行，但战争的阴霾和危险越来越浓，会议无法举行。协会的书记员去了南方，我们的记录全部丢失，协会也不复存在”。（我们有该协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的印刷会议记录存档）。

莫利亚山协会。

该团体占据了以前由北密苏里教会占据的相同领土，但边界大大扩大。它起

源于1869年8月在戴维斯县新塞勒姆教堂举行的北自由协会会议上的一次初步协商会议。同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Zoar教堂召开了完成协会组织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使者来自12个教会（名称见本章末尾的表格），即使不完全是北自由协会的，也大多是位于安德鲁、戴维斯、金特里和德卡布县的教会。B. F. Kenney被选为会议主持人，W. W. Stout为书记。通过的名称是摩利亚山协会，没有任何前缀，尽管章程宣布该协会将“遵守联合浸信会早已通过的联盟条款，即，宣扬基督为每个人都尝过死亡的滋味，这一点不应成为共融的障碍’。

章程中规定的协会目标是：“每年从各教会接收统计和其他信息；在困难的情况下提供建议，并征求意见。巩固联合的纽带；并采取措施为她自己范围内的贫困者提供福音传道；并促进基督国度在世界的利益”。

1870年，该协会采用了旧的《伦敦信仰告白》。委任信使前往金特里、北自由、西福克和总协会。在这次会议上，恢复了“联合浸信会”的称号，并要求各教会在其信件中如此称呼自己。

1871年在安德鲁县伯特利教堂举行的三周年纪念会上，“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合并金特里、普拉特河和摩利亚山三个协会；经过讨论，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各教会，以便明年进行汇报。然而，普拉特河教友并没有等待协会的最终行动；因为在1871年12月30日星期六，来自圣约瑟夫和其他教会的代表在安德鲁郡的伯特利教堂开会，成立了现在的圣约瑟夫协会，摩利亚山协会通过交易失去了一个教会—伯特利”。(Sam'l Weir.)

长老B. F. Kenny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一封关于圣餐问题的通函，该信被命令在会议记录中公布。

该协会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定期举行会议，没有相当程度的扩大，只是在原来的名单上增加了几个教会，偶尔将一个教会让给另一个协会；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特定会议上报告的教会数量都没有超过13个，总人数为680人。协会成立后不久，就在其范围内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而且，从其最早的历史来看，协会一直在积极同情国内传教和教派教育。在传播纯正的福音真理方面，牧师和教会遇到了非常坚决的反对。

“我们的通讯员Eld. B. F. Kenney说，“协会努力做到最好，因为它被坎贝尔主义、基督复临派和其他形式的异端和不忠所包围，其追随者偶尔举行讨论，这只是对宗教的嘲弄，激起哲学的讥讽和异教徒的嘲笑；对问题的关注毫无益处，反而颠覆了听众，这些东西我们渴望避免，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会增加更多的不虔诚”。（摘自B. F. 肯尼长老的手稿）。

我们在此对1879年的会议记录进行了总结。

教会：蟹园，54；自由，55；金特里维尔，56；霍普韦尔，29；肯尼教堂，53；自由，106；尼波山，32；摩利亚山，68；新撒冷，188；欢乐谷，36；成员总数，677人；洗礼，66人；通过信件接收，27，通过关系，4；通过信件解散，30；排除，11；死亡，7。

牧师：John Harmon, B. Wheeler, S. Weir, Jno. Ferguson, F. E. Jewell, Israel Christie, Arnold Pfister, D. C. Campbell, B. F. Kenney and T. M. S. Kenney。

摩利亚山的教会即使不完全在戴维斯县和金特里县，也大多在那里。

新萨伦教会一位于戴维斯县的维多利亚，是密苏里这一带的先驱教会之一，

1846年6月28日，由B. F. Smith和Franklin Graves长老组织，成员包括Wiley Cope, Keziah Cope, Thomas M. Sherrill, Wm. and Susan Osborn, Abner and Eliza Osborn, Elizabeth Osborn, John and Rachel Osborn, Susan E. Sherrill和John H. Orr，共12人。同年，该教会与北自由协会联合起来。从教会成立到1855年，历任牧师分别是Franklin Graves、Luke Williams, Jr.、Jno. Whitchurch、Jonas D. Wilson、David Anderson，以及F. Graves。1855年10月，B. F. Kenney应召担任牧师，一直到1871年或1972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的侄子T. M. S. Kenney被召来协助他。肯尼长老继续担任牧师，虽然他的讲道不多。John Osborn在1848年被按立为执事。（摘自布莱克（J. W. Black）的记录）。

CRAB ORCHARD CHURCH. —这个机构的简况可以在West Fork协会的历史中找到。

GENTRYVILLE—位于Gentry县，于1850年10月26日由Mathias Cline组织，有七个成员，在组织后立即举行的五天会议上，又增加了十个成员。Gentryville镇距离县城Albany以南10英里。牧师有T. R. Ferguson, B. Wheeler, David Stites, Israel Christie, E. W. Dunagan和John Ferguson。1857年，教会建造了一座30x50英尺的砖房用于做礼拜，1870年又进行了改造，价值2000美元。在内战结束前，这是一个有80名成员的强大教会；但在动乱时期，成员变得非常分散。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有些人死了，社会的普遍状况使教会从1861年到1869年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从那时起，尽管他们已经很衰弱了，但他们一直在缓慢地增长，现在有56名活跃的成员。1859年2月，该教会通过按立E. W. Dunagan从事福音事工的工作。

PLEASANT VALLEY. —这个教会的日期是1868年2月1日。它是由B. F. Kenney和B. Wheeler建立的，有六个选民，不久之后，其他选民加入。他们选择B. Wheeler

为牧师，他持续了两年，由F. E. Jewell继任。“这时的成员有30人，其中很多人是独立浸信会的成员。大约在这个时候，W. Williamson 和 Eld. Humer来到那里，在欢乐谷的同一个房子里组织了一个教会。这些人宣扬离经叛道和公开共融，自称“联合浸信会”。欢乐谷教会的大部分成员在混乱中离开，加入了威廉姆森的阿米念派和开放式圣餐派教会。”从那时起，人数就很少了。(MS. of T. E. Kinkade.)

DEACON REUBEN D. BLACK. —这位虔诚的基督徒180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1812年随父母移民到肯塔基州，然后在1824年来到密苏里州的布恩县。他信奉宗教，大约在1837年加入了哥伦比亚浸信会，并由R. S. 托马斯主持洗礼。同年，他被选为执事。1848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戴维斯县，加入了新塞勒姆教会，过着非常模范和有益的基督徒生活，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高度尊重。1877年，他搬到了卡梅伦，几年来，只要他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就会继续去新塞勒姆教堂。

本杰明-弗兰克林-肯尼——二十五年来一直是密苏里州的居民，摩利亚山协会的第一任主持人，五十多年来一直是福音牧师，1805年1月5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是相当怀疑的，但对这种理论不满意，他有一段时间非常倾向于自体论。当上帝的灵抓住他，让他看到自己的个人罪孽时，一切自义都失败了。他在21岁时信主，之后由西拉-M-诺尔(Silas M. Noel) 为他洗礼，加入大十字教堂的团契。不久之后，他开始发挥自己的天赋，并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28年，他结婚了，搬到了凯里市欧文县，并成为一名牧师。

他是新自由教会的成员，于1829年被该教会按立，该教会的按立长老会由约

翰-斯科特、约瑟夫-克劳奇和科内利斯-杜瓦尔组成。长老肯尼立即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并在肯塔基州的以下教会担任牧师：新自由教会、格林普岔路口教会、长岭教会、大十字路口教会、Long Lick教会、Buckrun教会、Elkhorn岔路口教会、Mt. Carmel教会和North Fork教会。所有这些教会都在富兰克林协会中。他还与可敬的阿布拉姆-库克（Abram Cook）共同担任过谢尔比县印第安福克教堂的牧师。

1855年（10月），他带着家人离开，在密苏里州戴维斯县定居，并成为新塞勒姆、蟹园和加勒廷教会的牧师。他现在（1879年）已经75岁了，已经讲道52年了；已经为大约1000人施洗，为大约700对夫妇结婚，虽然不能承担牧师的积极职责，但仍然能够为上帝亲爱的子民提供宝贵的服务。长老肯尼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传道人之一，无论从他的年龄还是从他对圣经解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在他长期为之工作的人群中，他备受尊敬，深受爱戴。（摘自塞缪尔-韦尔的素描）。

这位可敬的基督仆人的另一位共事者说。“在戴维斯县新塞勒姆的一个主日，使我们认识了B. F. 肯尼弟兄，他是老先驱者之一。他从肯塔基州来到这个州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有相当的才能和文化，在他的朋友中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测试宣誓的艰难时期，他忍受了考验，以良心为由拒绝签署。他曾两次被捕，本应入狱；但为了避免流血事件，他交出了保释金，人们对此非常兴奋。由于审判地点的改变，他的审判从摩纳哥的加勒廷移到了圣约瑟夫，当法律被宣布为违宪时，他被解除了担保。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通过铁路回到卡梅伦的家，走了12英里的路程，没有感到疲倦。（J. Merriam, in Central Baptist.）

自从上述简述完成后，长老B. B. F. Kenney已经去了他在高处的家。他的死亡与他的生活一样。

伊斯雷尔-克里斯蒂——这位好人多年来一直是锡安的支柱；非常虔诚，是浸信会教派的热心和坚定的成员。他是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人，1793年9月25日出生。十岁以后，他在肯塔基州度过了四十多年的生活。大约16岁时，他成为上帝改变信仰的恩典的对象，并在谢尔比县印第安福克教堂受洗，受洗者是那位著名的、忠实的上帝之子阿布拉姆-库克。1815年12月19日，他与伊丽莎白-库克小姐缔结了神圣的婚姻，后者在第二年成为一名基督徒。此时，在年轻的克里斯蒂所在的社区，社会正处于形成状态，他发现在塑造他的边疆邻居的思想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个发展良好的基督徒的要素在他的生活中非常突出，他走到哪里都会给人留下健康的道德感。1849年，他离开了他早先依恋的地方，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布坎南县，在那里，他在新塞勒姆教会的团契和劳动中度过他生命中的六年；然后他在戴维斯县安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养育了一大家子孩子，共有15个孩子，他们都成了一家之主和浸信会成员。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后代不少于40人。他的两个儿子 J. B. 和 Israel 是摩利亚山协会有价值的、备受尊敬的福音牧师。

克里斯蒂执事身材适中，眼睛深邃，面容非常和善，尤其是在谈话时很活跃。他“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有一次，本简讯的作者在克里斯蒂执事面前，对他的一个邻居使用了严厉的表达。执事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看着他，说：“不如我们谈点别的吧。”他多年来一直勤奋地学习《圣经》，对圣经教义有清晰明确的想法，这一事实甚至常常导致牧师向他寻求咨询和帮助。

他的影响是如此的强大和甜蜜，以至于在一个有他的存在和成员的祝福的教会中，几乎不可能长期存在纷争和不和。

1873年1月21日，这位备受尊敬的基督徒，在他自然生命的第80年，在耶稣里睡着了，被埋在金特里县自由教堂的墓地里。大约三年后，他年轻时的伙伴和年老时的妻子紧随其后，她被安放在他的身边，61年前，她曾向他献出了她的心和她的手。

约翰-威克利夫-布莱克一本简讯的主角现在是摩利亚山协会的成员。他是执事鲁本-布莱克的儿子，1833年2月出生于密苏里州波恩县。1848年重生，在哥伦比亚由M. M. Modisett主持洗礼。同年，他搬到戴维斯县并定居。他被新塞勒姆教会按立为牧师，应召在金特里协会担任传教士。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学校教师的职业，仍然在这项工作和传教之间分配时间。他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是一位健全的福音传道人。(Samuel Weir. MS.)

ISRAEL CHRISTIE, JR.，多年来一直是金特里和戴维斯县的活跃信徒，长期担任摩利亚山协会的书记员，也是该协会范围内的教会牧师，1828年9月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谢尔比县。他信主后，与印第安福克教会联合，并在18年接受了长老B. F. 肯尼的洗礼。1849年1月，他与Elizabeth Basket小姐结婚，同年9月移民到密苏里，成为金特里县友谊教会的成员。1854年8月26日，他和其他人获得信件并组织了自由教会，他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员。他协助组织了自由教堂、霍普韦尔教堂、欢乐谷教堂和白橡树教堂。他于1867年11月开始讲道，并于1871年2月被按立。克里斯蒂是一个勤奋、自立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传道人。他曾在新堡、自由、自由、岛支和小群教会中担任牧师的工作。1876年，他与Island Branch教会举行了为期17天的聚会，并为47名信徒进行了洗礼。

本杰明-惠勒 (BENJAMIN WHEELER) 是摩利亚山协会中最有力、最尖锐的发言

人之一。他是肯塔基州人，1807年12月8日出生，21岁时信主。他的呼召和按立是在他的家乡发生的，并在1848年完成，按立长老是摩西-弗利和伯德特-坎普组。他于1850年4月搬到密苏里，一年后定居在金特里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在该州的那一部分勤奋地工作（也许在战争期间有短暂的间隔），以建立和推进浸信会的事业；有时在牧师职位工作，然后作为巡回传教士；他的工作在拯救罪人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他现在是协会中一位忠实而有价值的牧师，曾担任过协会的主持人，精通圣经，并以“不需要羞愧的工匠”的身份处理他的课题。（摘自塞缪尔-威尔的手稿）。

萨缪尔-威尔，1833年2月7日出生在爱尔兰阿尔斯特省南郡的沃伦角。他移居美国，于1850年10月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登陆，并于1855年9月移居密苏里。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兄弟于1867年5月从巴尔的摩启程前往巴西，并于次年10月回到了密苏里州的戴维斯县。他在可敬的肯尼和保罗-麦科勒姆举行的会议上信主，并于1871年4月复活节主日在南大溪的清泉中接受洗礼。1874年9月30日，在蟹园教会的召唤下，他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他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在这里工作了一年，然后辞职，把他的成员转移到加勒廷的肯尼教堂，他偶尔为该教堂讲道两年，然后把他的成员转移到德卡布县的自由教堂，他仍然居住在那里。威尔兄弟在完善摩利亚山和西岔道协会的简况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菲尔丁-埃维尔-杰威尔——这位弟兄现在是个老人，1814年出生在肯塔基州克拉克县。大约在18岁的时候，他信主并与教会结合了。他很早就来到了密苏里，但直到1854年才开始传教。1868年，他被一个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理事会按立，几年来一直担任霍普韦尔和欢乐谷两个教会的牧师，他的人民爱戴他。（摘自塞缪尔-威尔的手稿）。

T. M. S. KENNEY— 1844年2月5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Stamping Ground。他于1856年移民到密苏里，大约在16岁时信奉宗教，并加入了普拉特县韦斯顿的浸信会，由可敬的考菲博士为他洗礼。从1864年起，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与Geo. H. Chandler，一位佣金商人，一起工作。在这里的教会中，当时在Geo. F. Pentecost的监督下，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65年，他回到密苏里，被召到戴维斯县的新塞勒姆教堂担任牧师。他于1872年3月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按立长老是长老B. F. Kenney，长老Eliffrey，长老Elias George，Robert Livingston和B. F. Goldsby。他觉得上帝特别呼召他去做这项工作，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留在该州的那个地区，一直在为自己和浸信会的教派赢得地位。

ST. 弗朗索瓦协会。

1850年10月，被黑河协会解散的五个教会在麦迪逊县聚会，组织了“圣弗朗索瓦联合浸信会协会，致力于慈善事业”。会议在卡斯托尔教堂举行。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把协会成立的目的定格在脑海中了。“仁爱的目的”。事实上，每一个这类机构都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成立—通过结合几个教会的影响，完成一个教会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除非协会为这一目的工作，否则就没有什么用处。第一次聚会的教会分散在韦恩县和麦迪逊县，可能还有一些在布林格县。

我们可以接触到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大部分印刷记录。第一次年会在麦迪逊县的小藤教堂举行，从1851年9月27日开始。韦恩县的锡安教会和布林格县的塞

勒姆教会被接纳为会员。表中列出了此时的牧师名单。C. T. Graham, W. W. Settle, J. Duncan, J. B. Wallis, A. Hughes, R. S. Eaton and S. M. Ranhoff。该协会毫不迟疑地着手为赤贫者提供传道服务。为此，她在星期日上午“任命长老Wm. Wm. W. Settle作为巡回传道人，在协会的范围內旅行，并命令他把他的旅行、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收到的捐款数额记录下来，并向本协会的下次会议报告”。与Union、Black River、Cape Girardeau和Franklin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从人数上看，最强的教会是沉溪教会，有63名成员。其次是雪松溪，有53名成员。

在小藤教堂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协会将其范围分为四个区，并任命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年度会议，要求牧师们参加这些会议，还建议每个教会派五名成员，包括执事，参加这些会议。

从1857年的会议上，一位信使，长老Wm. Wm. W. Settle，以及12美元的捐款，被送到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浸信会。在周日，人们享受了一个真正的五旬节。长老格雷厄姆、塞特尔和约翰逊以“圣灵和能力的展示”讲道，人们大受感动，灵魂呼求怜悯，一些人信主，有13人与泰伯山教会联合。这样的场面在当时的圣弗朗索瓦协会中很常见。

从1851年到1858年，牧师队伍因以下的补充而扩大了。L. D. Bennett, A. G. Twidwell, A. R. L. Meader, A. Land, T. Langly, S. Farr, W. H. Maddox, M. A. Taylor和E. J. Bunyard。

记录显示，老教会的成员在不断增加，新教会的成立也在不断增加，直到战争爆发，当时有20个教会。1861年和62年没有举行聚会。1863年有10个教会报到，在麦迪逊县的大溪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些教会在这三年中通过洗礼接受了22人，总共只有326名成员。

一旦战争的破坏性影响部分停止，该协会就开始享受比以前更大的繁荣。复兴运动席卷了整个地区，数百人信主受洗，教会成倍增加，以至于在1874年，他们有37个教会，成员超过1,400人。

为了方便起见，1876年，一个由十个或更多的教会组成的聚居区出去了，成立了韦恩县协会，这样一来，圣弗朗索瓦就只剩下十八个教会。

该协会现在是一个永久性机构，以适度的方式促进各教派企业。1878年的会议记录给了我们以下的总结。

教会。安提阿、大溪、卡斯特、肯恩溪、锡达溪、埃比尼泽、弗拉特伍德、弗雷德里克镇第一教会、史密斯维尔第一教会、山核桃林、小白水、大理石山、卡梅尔山、皮斯加山、锡安山、新前景、新塞勒姆、沙迪格罗夫、希尔文、痕溪、十二英里和白水。

牧师。-J. C. Hornby, Wm. London, II. F. Tong, L. W. Revelle, A. Twidwell, F. M. Halbrook, M. Robins, V. T. Settle, B. L. Bowman, J. F. Rudy and J. C. Hembree.

这些教会主要分布在麦迪逊和波林格两县，1878年共有1200名成员。在这届会议上，协会通过并控制了位于史密斯维尔的教育机构，关于该机构的简要介绍将在“学习机构”标题下找到。

国内宣教从一开始就得到促进，但只有少数教会为国外宣教做了任何事情。在过去的17年里，以下的牧师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家乡。C. T. Graham, L. D. Bennett, T. Langley, A. Hughes, Joseph Crowley, Samuel Farr, W. W.

Settle 和 Pinkney Graham。

几年前，她对这些条例有如下感想。

“问：主的圣餐和洗脚的仪式应该在什么时间进行？”

“回答：本机构一致决定，在我们看来，中午12点之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仪式。”（1868年的会议记录，第4页）。

在协会成立的头二十年里，有1354名信徒受洗并成为她的教会成员。这在招募方面做得很好。现在需要的是操练。仅仅招募人员并不能组成一支有效的军队。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员们需要纪律，这将使他们发展成积极的教会生活。1880年，该协会由19个教会组成，有1,094名成员。

BIG CREEK教会，是协会中最古老的，于1835年5月组织，位于Fredericktown以南约18英里处。它的礼拜场所是原木的，建于1854年，面积为24x30英尺。长老Henry McElmurry是头四年的牧师，之后的二十二年由C. T. Graham接任。1882年，该教会共有会员75人，由Wm. London担任牧师。

CASTOR CHURCH. -这个机构在日期上仅次于Big Creek。它是由Graham, Settle和Eaton长老在1845年7月组织的。现在（1880年）它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有130名成员。它位于麦迪逊县，在县城弗雷德里克镇以南14英里处。它的第一座礼拜堂建于1847年，由原木制成。它的下一个房子是一个25x36英尺的框架，建于1859年。长老H. F. Tong是这个古老社区的主教。

LITTLE VINE CHURCH，协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是在1846年5月23日组织的，有21个成员。它进入了韦恩县协会。

MARBLE HILL. —如果我们的记录是正确的，这里曾被称为达拉斯。它于1848年8月在Bollinger县组织起来。H. F. Tong在1882年担任牧师，该教会有75名成员。

FREDERICKTOWN. —我们所知道的这里的第一个教会是由长老Wm W. Settle和Silas Livermore于1870年1月组织的。教会在一个大厅里聚会，由塞特尔弟兄讲道，直到他在1871年去世，那时教会就散伙了。1872年6月，该教会由13名成员重组。此后，它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斗争，但会员人数已达31人。长老V. T. Settle，一个认真的人，在1882年担任牧师。

这个协会得到了恳切和积极的事工的祝福。他们是一个被献身的团体。在这方面，圣弗朗索瓦协会无疑与该州的任何协会一样受到青睐。我们将这些有价值的人按照他们倒下的顺序排列在这份名单中。

卡特-特伦特-格雷厄姆-这位辛勤的浸信会传教士是北卡罗来纳州或田纳西州人，生于1800年9月6日。他搬到了密苏里，早在1822年就在麦迪逊县定居，并于1827年10月与该县的艾格尼丝-亨德森小姐结婚。他是在34岁时信主的，当时他加入了圣弗朗索瓦教会，并由Eld. H. McElmurry在大溪受洗，这里离他自己的家门不远，离他家的墓地只有一百码，他死后的尸体就安放在那里。1835年，他是大溪教会的组成成员之一，不久后被该教会推举为牧师，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一直到他去世。他在边疆长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在自然禀赋方面却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在事奉中毫不妥协，反对讲台上的附属关系和开放式的圣餐，但赞成把洗脚作为一种仪式。

虽然被称为“农民传教士”，但他的事工在麦迪逊县组建和建立教会方面相当成功，在他开始传教时，那里的教会还很少。他与长老W. W. 塞特尔是同时代

人。他们在这一领域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教会“成长和繁殖”。塞特尔花了很多时间作为巡回者，格雷厄姆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教会上，一般来说他是四个教会的牧师，其中一些教会离家有25英里远。

他继续传道，直到最后，在不利和有利的情况下宣讲全部真理。这使他受到众多朋友的高度尊重。

1861年9月15日，他在家乡教堂——大溪镇——所做的最后一次布道，是他最好和最有力的努力之一。第二天他就病倒了，一直到下个月的第五天，他才放弃了生命。他的痛苦非常大，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承受了这些痛苦，经常劝说他的家人和周围聚集的许多朋友，见证一个基督徒士兵的胜利之死。就这样，南密苏里州最有用的人之一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深情的妻子和八个孩子来哀悼他的离开。

ANDERSON HUGHES，多年来一直是圣弗朗索瓦协会的牧师，1822年10月6日出生在田纳西州；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了密苏里，并在韦恩县定居。年轻时，他的性格非常和蔼可亲，因此在他众多忠实的朋友中成为备受尊敬的对象。他在20岁时信主，成为圣弗朗索瓦教会的成员，并由长老Wm. Wm. W. Settle的洗礼。1847年，他被雪松溪教会的长老W. W. W. Settle和C. T. Graham担任按立委员会。

他作为牧师适度活跃，在圣弗朗索瓦协会的范围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传道和教授声乐。他曾在吉拉多角担任过一年的牧师。我们发现他在Sinking Creek、Clark's Creek、Otter Creek和New Prospect教会进行了长期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中他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最后一个教会聚会时，他患了感冒，导

致了他最后的疾病。他真的在战斗中倒下了一被人从聚会的附近拖回家，几天后于1863年11月27日去世。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在世。（摘自Wm. E. 和 J. L. Hughes的MS. 素描）。

约瑟夫-克劳利 (JOSEPH CROWLEY)——这位兄弟是卫理公会教派的地方传教士，我们不知道他做了多长时间。大约在1860年，他接受了浸信会的信仰，并与他们结合，被授予牧师资格，做了几年的牧师，于1865年去世。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决议：本协会因长老约瑟夫-克劳利的去世而遭受巨大损失。Joseph Crowley，一位虔诚的基督牧师。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工作中得到了休息。组成这个团体的弟兄们的基督教义务是确保死者的遗孀和未成年继承人不缺乏生活上的舒适。(Minutes of St. Francois Association, 1865, pp. 4 and 5.)

威廉-W-塞特尔 (WILLIAM W. SETTLE) ——1833年与乔治-S-巴尼特 (George S. Barnett) 及其家人一起移民到密苏里，他以前是阿拉巴马州人，前一年与他的女儿萨拉结婚。他于1809年4月9日出生在田纳西州默夫里斯堡附近。童年时，他就有道德和学习的习惯。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尤其是在成熟之后，每天早起学习和阅读。抵达密苏里后，他在现在的博林格县的草溪度过了一年，并于1834年在麦迪逊县的东南部定居，不久之后他信奉宗教，他和C. T. Graham用自己的劳动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建筑非常简陋，1835年，大溪浸信会在此组织起来，Settle和Graham都成为成员。

从大溪教堂的记录中我们得知，他在1839年被按立为牧师，尽管他的儿子，韦恩县格林维尔的E. P. 塞特尔认为他被按立的时间更早。在他进入牧师行列后不久，他就被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任命为密苏里州东南部和北阿肯色州各县的传教士，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时间。在这样的工作中，他住在里普利县。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他是一个贫困的人。约翰-佩蒂特博士派人来

到里普利，把他带走，并把他安置在农场土地上，现在韦恩县皮德蒙特镇的大部分土地都在这块农场上。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他的牧师工作，在韦恩县和邻近的县为各种教会传教并建立教会。几年后，他搬到了麦迪逊县的十二英里，在开辟新农场的不利条件下，继续在每个主日讲道。在这段时间里，他得到的报酬很少；但由于勤奋和节约，他在世俗事务中得到了发展，很快就摆脱了贫困，变得很舒适。这给他的牧师生活带来了新的动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报酬，因为教会很穷，没有受过什么培训，无法支付牧师的费用。他更倾向于巡回传道工作——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他不接受牧师工作。1855年，他通过南密苏里州浸信会成为南方浸信会的传教士，大部分时间在斯托达德和邓克林县的贫困地区度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一般或巡回传道工作，并以这种方式在南密苏里州为该教派取得了许多成就，1868年，他被召到马坎德和大理石山的卡斯托尔教堂，并接受了牧师职务。1870年，他在弗雷德里克镇的戈夫厅组织了教会，并为之讲道，直至去世。

塞特尔兄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优秀的传教士，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刻苦学习接受了自由教育。他站在浸信会牧师的第一梯队中。

他二十五年来不吃肉，因为消化不良；也不能吃任何种类的水果。1870年10月，在一次严重的脑部炎症发作和部分瘫痪后，他安静地在耶稣里睡着了。

PINKNEY GRAHAM——上帝在圣弗朗索瓦协会的忠实仆人之一，于1877年7月3日在莫桑比克麦迪逊县的住所去世，他在患病约8个月后，以极大的耐心和基督徒的顺从承受了这一切。他的年龄是64岁零6个月。

格雷厄姆弟兄于1813年1月28日出生在凯尔郡的格林县。他的父母在他13岁时移民到密苏里州东南部，他在那里度过了他漫长而有用的余生，为他神圣的主人和真理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他承认对基督的信仰，并在22岁时受洗加入本县大溪浸信会的团契，他是该教会忠实的、备受尊敬和爱戴的牧师；当他被从地上的劳作中召唤到天上的奖赏时，他是圣弗朗索瓦协会的成员。从担任牧师起直到他去世，他为促进该机构的利益以及维持和促进该机构组织的事业所做的努力，不比任何人少。他是一个认真持守曾经交付给圣徒的信仰的人。他是一个忠实的、朴实的、实用的福音传道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他对受过教育的牧师的重要性印象深刻。当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以极大的感情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该州的这部分地区，浸礼会事业因缺乏受过教育的牧师而遭受如此大的痛苦，这似乎是他最悲哀的想法。

虽然我不认为他有特权与他的教友们一起参加他们的州级审议，并分享他们的理事会，以扩大和促进我们作为一个教派所从事的宗教和慈善事业，虽然他是他的协会中最年长的牧师，但没有人比我们的格雷厄姆弟兄更完全同情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好工作。

他在1857年10月第二个主日被按立为基督教牧师，并从那时起一直成功地从事牧师工作，直到他去世。

他留下了一个忠诚的妻子，五个孩子，以及许多亲戚和朋友来哀悼他们的损失。他是个好人，上帝在精神上和时间上都赐给他，而他的家人并不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为他悲伤。他没有像我们许多忠诚的牧师那样在临终时有悲惨的命运。他在死亡的悲哀时刻与他忠心耿耿的伴侣和孩子们分离，并没有因为他们在这个不友好的世界上无助，没有生活必需品而悲伤。他的孩子

们都结婚了，生活得很舒适，他年迈的伴侣在他们中间也很舒适，有很多东西可以满足她在地上的所有需求。愿主供应她所有的精神需求，直到他召唤她到她的天家。

第九章。

泰伯（Tebo）协会。

TEBO协会是蓝河的女儿，是由蓝河协会（由于其太大而）解散的教会大会组织的。这次大会于1855年9月7日在亨利县的欢乐谷教堂举行，成立了相应的协会。

教会：亨利县的Mt. Olivet, Bethlehem, Mt. Zion, Pleasant Grove和Mt. Sion（如此拼写）；本顿县的Spring Grove, Mt. Pleasant和Warsaw；以及佩蒂斯县的Elk Fork, Salem和Bethel。会员总数为489人。

牧师。-W. P. C. Caldwell, Wm. White, Wm. A. Gray, B. F. Goodwin, Peter Brown and W. P. Thompson。

长老格雷（Wm. A. Gray）是大会的主席，也是协会组织后的主持人。

该协会采用了《宗教知识百科全书》中的原则和信仰摘要，并将自己命名为“联合浸信会”。像她的母亲一样，她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正确的传教观点，等等，其语言如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组成这个协会的教会推荐维持他们的牧师的

适当性，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解决今年的贫困问题，并建议他们向下一届年会提交用于传教的捐款，我们请求允许这样做的必要性。”

在这次会议上，它提供了与萨林、蓝河和康科德协会的通信。

作为她积极进取的福音政策的产物，该协会享有巨大的繁荣，直到被战争打断，到1860年，她最初的11个教会已经增加到23个，1855年的489名成员增加到829名。她的传道人名单上还增加了长老C. C. T. Teas, A. D. Landrum, W. P. Wright, Joseph Dageley, A. J. Jackson, G. T. Gray和G. Cross。

战争对这个协会的教会造成了悲惨的破坏。1861年有几个教友在欢乐谷聚会，然后休会，直到明年才在奥利维特山聚会。1862年，这个国家正在可怕的内战祸害下呻吟着。许多好人已经倒在了赤红的战场上。在奥利维特山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没有任命任何委员会，但在周日的布道之后，会议就休会了。

1865年，四个教会给奥利维特山写信（包括这个教会），报告了98次洗礼和359名成员。人们发现各教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荒凉。但以马内利的主大力工作，到1867年在泰伯举行的会议上，许多荒废的地方都得到了重建，赞美的歌声和祈祷的声音再次被听到。在这届会议上，有九个新教会被接纳，即，Pleasant Hill, Cedar Grove, Mt. Hope, Liberty, Wright's Creek, Osage, First Baptist Church Clinton, Monigan, Mt. Gilead and Pleasant Gap。今年报告的受洗人数为337人。在同一次会议上，以下教会被从名单中删除（原因不详），即：。Spring Grove, First Warsaw, County Line, Bethel, Harmony, Hogle's Creek, Red Dirt, Mt. Hope, Deep Water, Brushy, Cold Spring, Panther Creek, New Salem and Union.

1867年的牧师：Wm. A. Gray, W. B. Lawler, B. F. Lawler, Lewis McComb, W. B. Wright, James Harvey, J. L. Briggs, Thos. Briggs, James W. Chaney, Wm. Thompson and L. M. Ingram; 执照传道人：W. F. Sibley。

1868年，该协会组织了一个地区主日学大会，设有主席、秘书和财务主管，每个教会还设有一名副主席。该大会是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大会的辅助机构，并提议在协会内照顾主日学的利益。

自上述日期以来，泰伯协会已跻身于该州同类机构中最有效率的行列。它在促进各教派的事业，如教育、主日学和出版利益、传教等方面都很积极；效率和稳定性逐年提高，1878年有32个教会，会员人数为1,874人；为在国内外传播福音和建立教会贡献力量，并有一支由16名按立牧师和4名持证牧师组成的队伍。1881年，有30个教会，1,904名成员。

克林顿第一浸信会—该教会是迄今为止协会中最重要的领域；克林顿是亨利县的县城，位于M. K. 和T. R. R. 与K. C. , M. 和M. R. R. 的交界处，1875年估计有2600名人口。该教会是在长老E. T. Brown和James Woods的共同努力下，于1866年9月16日由7名原始成员组成，在紧接着由上述牧师举行的会议上，又有13名新信徒加入。该教会在1869年建造的一座优雅的砖房中做礼拜，并在浸信会的平台上有一个繁荣的主日学。长老Houchens在1882年担任牧师，教会人数为138人。

MT. OLIVET—起源于1850年，有七个成员，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牧师—Eld. W. A. Gray。1871年，该教会在20年前建造的框架屋中做礼拜，有136名成员。1882年，它有161名成员。

PLEASANT山地教会，位于Benton县，在Warsaw以北8英里处，在1855年协会成

立前不久就已经成立了。该教会于1867年重组，约有25名成员，长老W. W. B. Lawler成为牧师。1871年，该教会在被称为“麦克法兰校舍”的地方聚会，这是一座原木建筑。1882年，该教会有36名成员。

山地教会。亨利县于1855年8月成立，有16名成员。

普罗维登斯一起初位于亨利县，距克林顿西南12英里，后来迁至日耳曼镇以南4英里处的布朗宁校舍。该教会于1859年3月1日成立，由Elds. Teas和D. Horn组成。这一直是一个母亲教会。1867年秋天，日耳曼镇的教会从这里诞生，稍后，贝茨县的安提阿教会由该教会解散的成员组成；1869年7月，又有9名成员被解散，并组织了一个新的教会，（未提供名称）。

泰伯教会。就我们的信息而言，这是泰伯协会现存的最古老的教会，于1840年10月成立。它位于亨利县利斯维尔附近。长老Daniel Briggs从1840年开始，担任了23年的牧师。教会有一座整洁的框架式礼拜堂，26x40英尺，花费800美元。

WINDSOR. -该教会可追溯至1853年10月29日。长老W. W. A. Gray是第一任牧师，继任者是Eld. A. D. Landrum。1881年，该教会有102名成员，长老R. 哈里斯（R. H. Harris）为牧师。

JAMES WOODS. -虽然在密苏里只有大约五六年的时间，这位热心的耶稣基督的牧师和虔诚的基督徒劳动者，值得在这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詹姆斯-伍兹是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县人，出生于1807年1月16日，在很年轻

的时候就信奉并加入了浸信会。在进入牧师行列之前，他是一个认真而积极的教会成员。他在该教派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是执事，我们发现他在1835年担任这一职务，但他这样工作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消息来源并不清楚。

他于1837年12月开始讲道，得到了十里南岔的正规浸信会的许可；1839年7月，他被宾夕法尼亚州的史密斯河教会呼召，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在这一关系中服务了5年，非常成功。

1845年，他感到被召唤到另一个劳动领域，于是搬到了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与帕克斯堡协会的哈里斯维尔教会联合，该协会是该州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并将该协会作为他的劳动领域，担任了18年的牧师和传教士，一半的时间用于后者，是在弗吉尼亚总协会的任命之下。无论他走到哪里，或以何种身份工作，他都非常成功。他连续12年在哈里斯维尔担任深受喜爱的牧师；有几次他被召集去主持帕克斯堡协会的会议。他在俄亥俄州门罗县劳作了三四年，为基督赢得了灵魂并建立了教会。

他充满了旅行和传讲福音的愿望，于1866年访问了密苏里州，给自己买了一匹马，走遍了该州南部的许多县，并以此身份进行了福音劳动。第二年，他搬到了亨利县，并在泰伯协会的范围内永久定居。他在密苏里州的第一次劳动，是在克林顿，结果是在该市成立了第一浸信会。在聚会结束时，有13个快乐的灵魂被他带入水中。

他在密苏里的成功工作持续了几年，1872年9月11日，他甜蜜地在耶稣里睡着了。他死于心脏病，当时只病了一个小时左右。

伍兹兄弟来到密苏里，“得到了很好的推荐”，他完全保持了他以前的声誉。在三十五年的传道生涯中，他为大约1500名皈依基督教的人施洗。

WILLIAM A. GRAY—是Tebco协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该协会的第一任主持人。多年来，他在该领域一直是一位勤奋、有用和备受尊敬的牧师。我们试图获得关于他的更全面的简况，但未能如愿。

第十章。

Union Association (Howell Co.) and others.

现在的豪威尔县的第一个定居点是1838年在豪威尔谷建立的，位于西普莱恩斯的现址。(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p. 255.) 同年6月6日，皮斯加山浸信会（该县第一个有效的此类机构）由长老W. 弗里曼 (W. P. Freeman)、詹姆斯-希尔 (James Hill) 和以利亚-里斯 (Elijah Reese) 等长老组织起来，共有8名成员。1857年秋天，该教会加入了RICHLAND ASSOCIATION。这个机构是在豪威尔县组织之前成立的，其领土包括卡特和俄勒冈县的部分地区。

GILEAD CHURCH—也是在1860年之前组织的。在该县的西南部也同样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小教会。这两个教会的成员在战争期间变得混乱，因此在豪威尔县只有一个教会（皮斯加山）在战争期间存在，在战争期间该县几乎没有人烟，战争结束时只剩下50个家庭。这就解释了教会之间的浩劫。虽然皮斯加山经受住了冲击，但从1863年到1868年，她没有举行任何聚会，原因是她的成员

很分散，而且存在政治偏见。1868年8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一些忠实的灵魂再次聚集在一起，此后，教会一直在逐步增加。

哈顿河谷协会

于1859年10月成立，由位于豪威尔和道格拉斯县的5个教会组成，其中一些教会以前属于里奇兰兄弟会。哈顿谷和里奇兰协会在战争期间都不复存在，而且正如之前所暗示的那样，许多教会都成了碎片。战斗的硝烟一过，上帝的仆人们就开始工作，把散落的碎片聚集在一起，很快就有几个教会重新开始工作了。在这项工作中最积极的牧师之一是纳撒尼尔-巴尼特牧师，他是协会中最年长的牧师，下文将详细介绍他。

1865年秋天，在原里奇兰和哈顿谷协会的范围内的六个教会，经过频繁的协商，由他们的信使开会，组织了联盟协会。包括豪威尔和俄勒冈县以及卡特县的一部分。第一次年会在俄勒冈县的新塞勒姆教堂举行。

1867年在俄勒冈县托马斯维尔与里奇兰教会举行的第二次年度会议，是一个引起一些麻烦的场合。两组信使递交了信件，声称来自迪亚尔河教会。协会最后建议双方从其他教会召集帮助，如果需要的话，就在他们内部解决这个困难。教会的麻烦起源于牧师，他和他的党派，也就是两派中比较强势的，拒绝听从协会的建议，并退出了协会。另外两个教会也效仿他们的做法，不久之后，这三个教会与三个新成立的教会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名称为伯特利。这个协会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位于阿肯色州；从未出现在密苏里机构的名单上；并且没有什么繁荣。

1869年（四周年），协会开始讨论她自己范围内的贫困问题，经过协商，她的两位牧师R. O. Tribble和Nathaniel Barnett自愿在一年内访问协会内所有

的教会和贫困点，并依靠弟兄们的慷慨解囊来支持。虽然这个提议显示了这些牧师们的奉献精神，但它在发展各教会的同类精神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联合会在其最初的章程中宣布“洗脚”是“福音的条例”。在俄勒冈县米尔克里克教堂举行的五周年纪念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并最终达成决定：“洗脚不是一项法令，而是一个范例。”在协会的这届会议上，组织了一个地区主日学大会。

1870年，该协会由18个教会组成，共有536名教徒。

ELD. WILLIAM A. FINDLEY—他于1870年秋天搬到密苏里并在联合协会的范围
内定居，在1872年的第七届年会上被选为传道人。他的具体职责是“在协会的
贫困范围内传道”。

芬德利于1832年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六岁时，他随父亲的家人搬到田纳西州，
在那里他长大成人，结婚并信主。在这个州，他也进入了牧师的行列，在戈
申浸信会的召唤下被按立。他在田纳西州做了几年成功的牧师，并在1870年
搬到了密苏里。他财产不多，家庭人口众多，以辛勤劳作作为养家糊口的手
段。他对浸信会原则坚定不移的奉献和为其辩护的热忱很快使他成为联合协
会的杰出牧师之一。他曾两次被叫去主持该机构的审议工作。他的讲道主要
是教义性的，他的主题是由一个熟练的工人处理的。愿他在密苏里所选择的
领域里，对教派有一个长期而有益的事业。

联合会于1873年与豪威尔县的豪威尔谷教会举行了会议。以下教会被授予退会信，以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即：Mill Creek, Lebanon, New Salem, Oak Grove和Pleasant Hill。Mill Creek, Lebanon, New Salem, Oak Grove和Pleasant Hill。这些教会由他们的信使于1873年10月在黎巴嫩教会召开会议，并组织了州线协会。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机构，1878年有18个教会，并有一个传道团，其中一些人是主人葡萄园里的忠实工人。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协会将一名传道人的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留在了外地。

虽然由于上述教会的解散而有所削弱，但联合协会很快就获得了她以前的人数优势，从以下1878年的总结中可以看出。

教会—贝特尔，25；桦树谷，38；中心丛林，49。Concord, 13; Cold Spring, 25; Dry Creek, 49; English Creek, 10; Howell Valley, 38; Myatt, 26; Macedonia, 26; Mt. Pleasant, 44; Mt. Pisgah, 58; Mt. Zion, No. 1, 13; Mt. Zion, No. 2, 24; Mt. Olivet, 25; New Hope, No. 1, 33; New Hope, No. 2, 67; Pleasant Hill, 32; Providence, 14; Pine Hill, 26; Richland, 38; 总共有21个教会，会员总数为687人，洗礼人数为106人。

牧师.—W.H. Goldsbury, W. A. Hunycutt, N. Barnett, W. L. Bellew, A. Tonts, G. W. Byres, H. Forrest, D. W. Epley, W. A. Findley, W. F. Cantrel, J. J. Jackson, J. A. Lee. Norton, D. Neal, J. A. Lee, R. A. Colbert, C. B. Colbert, James Sutton, W. J. Lovin, C. Bolton, W. W. Pennington and William Bobo (有色人种.)

该协会在情感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拒绝讲坛附属物、外来浸礼和开放式圣餐。

它的边界包括密苏里州豪威尔和俄勒冈县的全部,以及卡特和香农县的部分;也包括阿肯色州兰多夫和富尔顿县的一小部分。

RICH VALLEY CHURCH-1857年8月13日,由Dabney Lynch和A. J. Jones组织,有7名成员,位于Shannon县。该教会在1857年用原木建成的20英尺见方的联合屋中做礼拜。W. H. Goldsbury是第一任牧师,由Jacob Smith接任。

俄勒冈县哈蒙尼教堂,有一个18英尺见方的原木制的联合房屋,于1869年3月6日成立。

MILL CREEK. 该教会于1854年7月30日成立,有七个成员。它位于俄勒冈县,距县城Alton东南17英里。教会由J. N. Russell组建,他成为第一位牧师,两年后由R. O. Tribble接任。教堂的房子是用凿开的原木建造的,在教会成立一年后,于1866年重建,价值为75美元。

MT. NEBO CHURCH, -离俄勒冈县Alton东南六英里,1868年3月19日由John B. Brown组织,有21名成员。它于1871年6月重组,被称为“橡树林”。它有一个22x24英尺的木屋。

新希望教会,位于卡特县,离县城范布伦向西5英里,是该州该地区的先驱教会之一,于1843年12月27日成立。从1845年到1862年,它在以下地方做礼拜:一座18x22英尺的木屋。这座房子后来被联邦士兵烧毁,1866年由教会用原木重建,花费了100美元。

New hope Church, no. 2, -Howell县,于1866年9月30日由Jacob Smith成立。最初的6名成员很快就发展到了60人。该教会有一座30x50英尺的框架房屋。雅各布-史密斯是第一任牧师,随后是Wm. Goldsbury。

RICHLAND教会—位于俄勒冈县的托马斯维尔，是在战前几年组织的。在内战期间，旧的记录全部丢失，1866年8月28日，教会由纳撒尼尔-巴尼特（Nathaniel Barnett）重新组织，有18名成员，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他们的牧师。教会在一座联合屋内做礼拜，该屋由原木制成，面积为20x26英尺，价值150美元。

纳塔尼埃尔-巴尼特（NATHANIEL BARNETT）—现在是联合协会最年长的牧师，也是最辛苦的牧师之一，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1819年5月13日出生在华盛顿县。在一位寡妇母亲的照顾下，他受教育的机会相当有限。从六岁起，他就在田纳西州长大，1837年8月10日，他在该州与玛莎-S-帕蒂小姐结婚，大约一年后，他信了主。他在田纳西州度过了14年的牧师生活，1859年秋天，他移民到密苏里州，在西普莱恩斯东北8英里处的豪威尔县定居。他立即进入这个新的领域，以认真和热心的态度致力于浸信会事业的建设，前景十分看好，直到内战将他的会众分散到地球的四面八方。

在冲突期间，他和他的许多邻居一样，成为了难民，但在敌对行动停止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发现他的所有建筑物都成了灰烬，只有大约30块围栏还在。在他重建房屋和更换被拆毁的围栏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召集他工作领域内分散的教会。

除了三四年之外，他自联盟协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成为密苏里州第28届议会的候选人并当选为议员，在这一关系中，他特别关注其选民的利益，同时为整个联邦的利益工作。

巴尼特兄弟是豪威尔和邻近各县非常有用的人和牧师之一。

第十一章。

锡安和奥萨克协会。

HE锡安协会是在1855年组织的。1860年—第6次会议—10月4日在卡姆登县的Prairie Hollow教堂举行，当时由Dry Glaze、North Prairie、Liberty、Little Niangua、Deer Creek、Mount View、Zion、Prairie Hollow、New Hope、Prospect、Good Hope和New Zion教会组成，其人数为225人。其中一些教会位于达拉斯县。在战争期间，肯定有两届会议被错过；因为第九届会议是在1865年举行的；而如果协会每年都举行会议，那么这次（1865年）将是第十一届会议，而不是第九届。

1865年，Prairie Hollow再次成为聚会地点。报告的成员总数只有197人；其中五个教会没有代表。欢乐山教会在这个时候被接纳加入联盟。

1866年10月4日，卡姆登县的好望角教堂是聚会的地点，当时长老Geoffrey。Geo. Mitchell宣讲了年度布道。Eld. H. Elliott被选为主持人，Wm. S. Dennis为书记。五个教会被接收，即，Pisgah, New Hope, Oak Grove, Fountain Grove和Mt. Zion,这使成员总数增加到420人。据报道，被任命的牧师有：H. Elliott, C. L. Alexander, M. Burke, J. B. Miller和Pleasant Manes；特许牧师W. Carter。

该协会于1867年10月3日在Laclede县的Fountain Grove教堂举行了第十一届会议。下列教会被列入名单。科林斯（Corinth）、卡梅尔山（Mt. Carmel）、

马其顿(Macedonia)、波林格溪(Bollinger's Creek)、霍普韦尔(Hopewell)、联合(Union)、皮斯加山(Mount Pisgah)、熊溪(Bear Creek)、友谊(Friendship)和贝瑟尼(Bethany)。这样一来,会员总数达到了921人。(这些事实是由现任书记员J. H. Gray提供的)。

从1868年起,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橡树林教堂,拉克莱德县。

卡姆登县林溪教堂。

卡姆登县榆树林教堂。

拉克莱德县,黎巴嫩教堂。

拉克莱德县锡安教堂。

拉克莱德县山景教堂。

拉克莱德县伯利恒教堂。

卡姆登郡,好望角教堂。

卡姆登郡,联合教堂。

卡姆登县科林斯教堂。

达拉斯郡,欢乐山教堂。

拉克雷德县安提阿克教堂。

1868年,两位牧师Wm. Carter和H. H. Atchley被选为在协会范围内旅行和讲道三个月;并“组织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根据资金和情况的需要指导上述传教士的行动”。该委员会由J. 梅菲尔德、L. 卡什、J. H. 格雷、J. C. 莫罗克和C. C. 杜伦组成。流动人员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功,但教会对这一事业表现出的兴趣很小;因此,为宣教所捐献的资金非常少。事实上,有一段时间,这个协会在传教和反传教之间交替进行。1872年,一项关于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支持传教士的方法的动议被否决。在同一届会议上,尽管前一年曾敦促各教会开办主日学,但“一项建议在协会各教会范围内建立主日学的动议

被否决了”。

1873年，主日学和传教士的因素占了上风；但在1874年，达成了一个妥协，内容如下。

“鉴于本协会中的一些教会对传教士的行动感到不满意。

“因此，本协会不根据对传教事业的捐赠或不捐赠来测试与任何教会或个人的关系。”

这时，名单上有18个教会，其中14个教会寄来了信件和统计资料，显示其成员总数为545人，比六年前1868年报告的人数少了158人。好望角教会有146名成员，是最大的教会，欢乐山有8名成员，是最小的教会。

1875年，大多数教会都弥漫着巨大的精神匮乏，17个教会中只有8个教会有代表，3个教会只报告了受洗情况，其中好望角教会报告了9次，联合教会报告了20次。在1876年的会议上，一场运动开始了，并为“西南密苏里大会”的组织指定了日期。（见另一个地方的简图）。

1876年的牧师：F. Starns, Wm. Starns, Wm. C. Brown, S. H. Lane, Wm. Lane, Joseph Lane, M. Burke, S. B. Elliott, J. M. Hibbs, F. Jeffries, J. J. Burke, Wm. R. Brown, J. A. Frank, C. H. Lowry, M. Thrailkill, J. G. Lemen, J. M. Looney, D. L. Allen, G. Rogers and G. W. Mizer。

1878年，通过了以下决议。

“第一。我们建议赞助密苏里州黎巴嫩的浸信会学院，作为一个值得密苏里州

西南部人民，特别是浸信会成员赞助的机构。”

“第二. 在我们协会的范围明显需要主日学的工作，我们建议在还没有主日学的地方，教友们，特别是牧师们，迫切要求教会组织主日学和祈祷会，并通过批准和出席这些工作来鼓励他们。”

1879年，为恢复古老的秩序作出了努力，个人捐献了50美元的现金和认捐，以帮助支持一位传道人。在这种情况下，有8个教会报告为无组织的，并被命令从会议记录中删除，即，伯利恒（Bethlehem）、干釉（Dry Glaze）、平橡（Pin Oak）、山核桃园（Hickory Barrens）、欢乐山（Mt. Pleasant）、草原溪（Prairie Creek）、新自由（New Liberty）和欢乐岭（Pleasant Ridge）。这样，协会的名单上只剩下14个教会，成员总数为498人。

如果锡安协会贯彻她在1879年所做工作的精神，可以预期她会有更好的发展。

锡安教会—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是锡安教会，位于Laclede县，距离县城Lebanon以北12英里。它于1854年4月组织起来，当时C. H. Manes成为他们的牧师，这样持续了三年。大约十八年后，教会建造了一座20x30英尺的框架房屋。

现在属于这个协会的所有其他教会，我们有任何信息，都是在战后组织的。

威廉-C-惠勒—这位能干而自觉的牧师于1824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克拉克县。他于1847年结婚，并在同年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从一开始，他对上帝的奉献就是一种积极和决定性的。他已经将自己的身体、时间和才能完全

交给了上帝。他的弟兄们很快就认识到了他有用的能力，在很早的时候就呼召他在传扬有福的福音方面发挥他的恩赐，1848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

1860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先是在奥萨奇县定居，然后在普拉斯基县定居，然后搬到了斯托特兰，在那里他担任了四年浸信会教堂的受人爱戴的牧师，1875年3月11日，他在可爱的朋友中间，在他自己亲爱的家人的怀抱中，告别了人间。

长老惠勒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蔼可亲的精神，以及在牧师中的能力和奉献而特别引人注目。他早期选择的妻子和一大家子人都活了下来。（锡安协会记录，1875年，第3页）。

H. H. ATCHLEY-是田纳西州瑞亚县人。他出生于1823年。十八岁时，他在苏溪受洗，由约翰-法默牧师主持，并与田纳西州的皮斯加教会结合。二十岁时，他获得了讲道执照。1847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在拉克莱德县定居，1857年，他在那里被麦考德-罗伯茨和G-米切尔长老按立。1870年4月6日，在成功地从事了二十年的牧师工作后，他去世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是非常痛苦的，是由肺部疾病引起的，在讲道时因过度劳累和暴露而感染并加重。他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机体，热衷于行善，在生命的长河中倒下了，成为错误观念的受害者，认为福音的力量在于宣扬福音时的雷鸣般的音调。他是锡安协会的传教士，带着盔甲死去。他作为一个忠实的传道人和坚定的朋友将被长期铭记。在他在世上的最后时刻，他说出了战胜罪恶的话语，以及近在眼前的荣耀。

J. B. MILLER于1831年出生在田纳西州，16岁时信奉宗教。此后，他一直是他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最忠实的仆人。1858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在卡姆登县的联合公路上定居，就在现在斯托特兰的附近。他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高度尊重。

“1868年，他为基督放弃了一切，开始了向一个垂死的世界宣扬救恩的光荣工作。他的工作是非常热心的，许多人在他强有力的布道下承认了对基督的希望。他的性格中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受到所有人的爱戴。”1876年6月1日晚上，当他和家人在道格拉斯县干河的家里安静地睡觉时，他们突然被屋里的水位上升惊醒，这是附近爆发的洪水的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出房子，房子就被汹涌的洪流冲走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五个孩子都被淹死了。当时不在家的两个儿子还活着。住在房子里的一个年轻人逃了出来。他最后一次听到屋里的人，是米勒弟兄正在祈祷。因此我们看到，在死亡的时刻，在基督里有一个希望是多么有福的事情”。（锡安协会记录，1876年，第4页）。

JOSEPH W. LANE. —这位兄弟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去世了，时间是1877年8月，当时他是锡安协会松树教堂的牧师。他留下了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来哀悼他的损失。他出生于1837年，在密苏里州生活了大约25年，其中6年是在传道中度过的。他是一个忠实的人，深受人们喜爱。

H. 埃利奥特，锡安浸信会的成员之一，“1810年3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但主要在印第安纳州长大，在那里他加入了教会，并在19岁时开始传教，18年

后搬到了密苏里州西南部，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和传教，并为在该地区建立和维持浸信会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有一副说话和唱歌的好嗓子，是个最温顺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建立和维持教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将其转化为财富。他忠于职守，积极参加商业活动。作为浸信会教徒，他的信仰是健全的。根据他自己的计算，在他持续了大约48年的传道过程中，他大约给1000人施了洗礼。他年轻时就结婚了，养育了一个大家庭。他的遗孀和七个孩子仍然活着，他的三个儿子是浸信会的传教士。他于1877年12月16日去世，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证据，即他的信仰和希望支撑他胜利地走到了最后”。(锡安协会会议记录，1878年，第7页。)

奥萨克浸信会协会。

这个协会是在摩利亚山教堂组织的，位于赖特县，1870年10月22日。它曾经是锡安协会的一部分，它的起源主要是由于该机构（锡安协会）的教会中反对传教。奥扎克是彻底的福音派。该组织有7个教会，即：欢乐山、摩利亚山、夏洛、阴暗树林、伯大尼、联合和克拉克溪。夏洛教会在道格拉斯县；其余的都在莱特县，都在奥扎克山的中间或邻近地区。

这个协会是在宣教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在锡安协会的传教士Wm. Carter，以及C. L. Alexander、Joseph Miller、H. Elliott、H. Brazeal和W. S. Dennis的努力下成长起来。从成立之初，它就积极鼓励国内和国外的宣教，并成为主日学校和牧师教育的朋友。

1872年，第三次会议在莱特县的联合教会举行，从8月16日开始，到那时为止，

在原来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两个教会，即新希望和好泉，总共有9个教会，180名成员。在这个数字中，欢乐山教会有34名成员，是最大的；而新希望教会有9名成员，是最小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被任命，并同意立即派遣一名传道人到实地。董事会由J. G. Riden、W. C. Calhoun和Joseph H. Freeman组成。经一致同意，奥扎克协会成为总协会的辅助机构，而且我们认为，自此以后一直如此。1879年，长老L. L. Richardson作为两个机构的联合传教士被派往外地，在Ozark的范围内工作，并在这个事业中表现出他是一个忠实的工人。

1879年，该协会由16个教会组成，共有438名成员。她的按立牧师是G. B. Stogsdill, W. H. Henderson, S. W. Rutledge, T. G. Helm, Wm. Bailey, J. D. Pritchett, L. Richardson, J. J. Mitchell, J. A. Long, G. L. Burke, H. M. Elliott, W. W. Bryant, W. S. Dennis, A. Davis和J. D. Pettyjohn。

长老贝利长老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事工，与几个教会有联系。长老H. 艾略特(H. M. Elliott)在学校教书，但不怎么讲道。长老W. 丹尼斯(W. S. Dennis)是一个牲畜经销商，把牛从阿肯色州赶到北密苏里。Eld. Davis负责他的铅矿，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偶尔也会讲道。长老J. J. Mitchell已经73岁了，很少讲道。长老Pritchett有一个残疾的妻子，正在尽其所能地工作，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长老G. L. Burke是协会中最强的教义传道人之一。长老S. S. W. Rutledge是协会中活跃的牧师之一。他也在巡回传道中工作。

G. B. STOGSDELL. —奥扎克协会1881年的会议在道格拉斯县的希洛教堂举行。会议记录记载了她的一位忠实的牧师长老的去世。G. B. Stogsdell, 于1881年3月15日在德克萨斯县的住所去世。他于1826年6月26日出生在肯塔基州，1837年搬到密苏里州，在得克萨斯县定居。他在家乡皈依并加入浸礼会。1868年，他被锡达布拉夫的浸信会按立为牧师，不久被任命为该教会的牧师，并

1860-1870.

第一章。

坎溪和巴特勒协会。

坎溪协会是黑河协会的一个女儿。“五个教会，”黑河协会的现任书记员 C. B. Crumb 弟兄说，“在1857年被从这个协会解散，组成了坎溪协会。”从我们面前的记录来看，它似乎直到1861年才被组织起来。然而，它可能是在1857年或58年成立的，在战争期间有两三年没有开会。它的目标是使其教会之间的联盟和共融永久化，保持彼此之间的通信，并在上帝分配给他们的领域中进行传道和耕作的供应。它的创始人打算采取积极的政策，这一点在“坎溪联合传教士浸信会”的名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这一宗旨，它在历史的早期就开始了积极的工作。长老 Timothy Reaves 是1866年的巡回者，他在下一次会议上报告了这一年的良好工作，促成了83次洗礼和五个新教会的组

织。牧师工资不多，人们很穷；在现场只收集到53.8美元。

该协会位于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两个州的交界处，在前者的巴特勒县、卡特县和里普利县，以及后者的克莱顿县和伦道夫县涵盖了一个非常重要和庞大的领域。1867年，以下教会出现在名单上。莫州的甘溪、小群、联合、锡安山、普罗维登斯、霍普韦尔、欢乐山和洛根溪；以及好望、和谐、欢乐山、州线、白杨、悬崖和新希望，阿肯色。最后提到的八个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联合起来。

该协会非常明智地敦促发行和阅读一份教派报纸，并推荐J. H. 路德在帕尔米拉出版的《密苏里浸信会杂志》，作为该教派的报纸，值得赞助。

WILLIAM H. REAVES. —这位备受推崇的牧师最近已经去了他在上面的家，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惋惜。

“决议：本会因我们备受尊敬和爱戴的兄弟长老的去世而遭受巨大损失。他于1866年12月8日离开了人世。他在信仰的完全胜利中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人们对主日学的影响有了正确的看法，并敦促各教会在浸信会的平台上促进这一制度。

外来（婴儿）洗礼被拒绝的方式如下：其中一个教会（未提供名称）提出了以下疑问。“根据浸礼会的惯例，接受来自婴儿浸礼会、坎贝尔派或其他教派的成员，不符合我们的信仰和秩序，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经过讨论，一致回答：“不符合。”

1874年，该协会特意宣布这是她的信念。

“第一。每位牧师都有责任每季度公开募捐一次，以支持福音事业。

“第二。每个教会都有责任组织一个浸信会主日学校；以及

“第三。恳切地建议每位牧师在一年内讲授两篇或更多的传教布道。”

面对许多教会所谓的自由主义（有不少教会是有点自由主义的），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在这些问题上，基督教世界存在着一种罪恶的冷漠。

今年，即1874年，24个教会中的18个报告了57次洗礼，会员总数为632人。我们所接触到的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协会中牧师人数的信息。关于他们的事工，一位弟兄在1871年这样写道。“这个地区的人一般都很穷，没有能力为他们的牧师支付高薪。我们需要有才能的牧师来传讲圣经中的深刻教义。我们的牧师们在事业上还很年轻，但进步很快。”由于缺乏牧师，我们很多人在宗教事业上已经变得非常冷淡。为我们祈祷吧。”截至1875年（我们的最新资料），该协会已发展到22个教会，分布如下。

在密苏里州。巴特勒县的Bethel、Cane Creek、Friendship、Good Hope、Indian Creek、Liberty、Little Flock和Poplar Bluff；里普利县的Hopewell、Mt. Pleasant、Zion和Smith's Chapel；以及卡特县的新希望和Providence。在阿肯色州。克莱顿县的伯特利、欢乐山和夏洛；兰道夫县的好泉、和谐、欢乐山、史密斯教堂和佐尔。

巴特勒协会。

1867年9月7日，在贝茨县巴特勒举行的初步会议上，一个新的协会成立，称

为“西密苏里协会”。组成该协会的教会都在卡斯县和贝茨县。

同年10月，在卡斯郡的奥斯汀举行了第一次周年纪念活动。来自五个教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即：卡斯县的埃弗雷特和奥斯汀；贝茨县的巴特勒、新月山和柳枝。这些教会总共有180名成员。

I. Wilcox长老当选为主持人，W. J. Hiser长老当选为书记员和财务主管。长老S. D. Bowker和A. G. Newgent，以及堪萨斯城的E. F. Rogers弟兄被任命为协会的荣誉会员。

会议通过决议，建议浸信会设立浸信会主日学校，每季度举行一次圣餐，并与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和纽约国内传道会建立联系。

协会的第二届会议于1868年10月15日在贝茨县新月山教堂举行，开始了。只有4个教会出席，柳枝教会已不复存在。主持人和书记员与去年相同。协会成员总数为259人。A. H. Deane牧师、Jno. Smith牧师和Isaac Wilcox是这一时期的牧师。

1869年9月，西密苏里协会的三周年纪念日在贝茨县的巴特勒举行。迈阿密和阿尔托纳这两个新教会被接纳为会员。Eld. P. J. Gabriel为主持人，W. J. Hiser为书记员，J. H. Wilcox为通讯秘书。传教士委员会雇用了长老P. 埃文斯(P. H. Evans)为巡回传教士，薪金为每天1美元。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同意支付其中的300美元。这对312名会员来说是一笔好交易，实际上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因为在第二季度末，该协会拖欠传教士110.29美元的费用。一个浸信会主日学大会在州主日学大会的辅助下成立，由J. H. Wilcox担任主席，J. Popenoe担任秘书，J. P. Gabriel担任财务主管。

1870年，协会在卡斯县的埃弗雷特教堂举行会议，并接收了三个新教会，即胡桃溪、代顿和西点。加上受洗和其他方式的加入，使会员人数增加到510人，在这一年里增加了198人。为国内传道协会和出版协会进行了募捐。长老 James Lacy和A. H. Deane作为蓝河协会的对应使者出席了会议，J. Lawton 长老作为出版协会的对应使者出席了会议。J. Lawton代表出版协会。本届会议的官员有：P. H. Evans主持，J. H. Wilcox书记，W. J. Hiser通讯秘书，A. Arnett司库。（摘自《1871年会议记录》中的协会简况）。

1871年，该协会在贝茨县的迈阿密教堂举行会议。埃文斯（P. H. Evans）担任主持人，威尔考克斯（J. H. Wilcox）担任书记员，海瑟（W. J. Hiser）担任通讯秘书。1872年，该协会在贝茨县的西点镇举行会议。J. W. Sage是主持人，J. R. Pennington是书记员，Alex. 阿内特（Alex. Arnett）为财务主管。1873年，协会在贝茨县的新月山举行会议。P. H. Evans是会议主持人，J. H. Wilcox是书记员。1874年，在卡斯县的西线举行会议。J. W. Sage是会议主持人，I. R. M. Beeson是书记员。

187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将该协会的名称从西密苏里改为“巴特勒浸信会”。

传教士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如下报告。

“过去一年的特点是完全没有取得任何类似的进展。董事会的会议没有人参加。我们发现我们有45美元的债务。我们成功地筹集并支付了其中的24美元，但仍有21美元的债务。”H. QUICK，主席。

1872年的情况稍好一些。J. Howerton, J. W. Swift, J. H. Wilcox, J. K. Lacy, P. H. Evans, J. W. Sage, - Weller和J. R. Pennington是这时被按立的牧师。

从报告的受洗人数来看，有四个教会似乎得到了复兴，即巴特勒、胡桃溪、西点和新希望。

1873年，长老J. J. W. Swift和I. R. M. Beeson是协会中活跃的牧师，后者最近接替了前者在巴特勒的牧师职位，巴特勒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没有其他教会的成员超过100人。

在截至1874年9月的一年中，有大量的人通过洗礼加入教会，总共有155人。一半的教会都有复兴。当时联盟中有21个教会，共有1100名成员。协会的范围是贝茨县的大部分或全部，卡斯县的一部分，亨利县的一小部分，以及堪萨斯州的一个教会，刘易斯堡。

1881年有23个教会在名单上，当时会议在代顿浸信会举行。L. McComb是会议的主持人。据报告，这些教会的成员为1262人。

第二章。

中央（以前称为sedalia）和其他协会。

SEDALIA, “草原女王城”，密苏里州西部最繁荣的商业城镇之一，拥有15,000人口，于1859年由Geo. R. 史密斯在1859年建立的，起初叫塞德维尔，因为他的女儿萨拉，大家都叫她塞德。（Campbell’s Gazetteer of Missouri, 1875, p. 430.）

塞达利亚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在1865年由E. T. 布朗牧师组织,有25名成员。他于同年年初在该市定居,随后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建筑。在Brown先生的带领下,教会得到了发展,但在1872年,教会发现自己没有牧师。1873年,J. C. Davidson牧师被召来负责教会的牧养工作。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会众已经散去了。新牧师找到了一个有50名成员的教会,并开始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1878年,这个教会有125名成员,有大量的听众前来参加礼拜,并表示感谢。

1873年春天,礼拜堂进行了维修;增加了两个前厅、一个牧师的书房和圣经教室。讲台也进行了改造,房屋也进行了粉刷和铺纸。1876年秋天,会众购买了一架优雅的管风琴,这是该市唯一的乐器。(摘自塞达利亚民主党人报,1878年1月)。

East SEDALIA BAPTIST CHURCH. —1874年夏天,在该市东部地区建立了一座礼拜堂,是E. T. Brown牧师对主的奉献,另外还有不同的人在木材、劳动力等方面贡献了大约200美元,1874年10月8日准备好进行礼拜。当天,它被占用进行祈祷会,由E. T. 布朗牧师、妻子和女儿,以及萨利和汉娜-希尔小姐和格蒂-格里森小姐等六人组成。1874年10月11日,第一次E. T. Brown牧师讲道,内容是诗篇118; 25: “主啊,我们恳求你,现在送来繁荣”。同一天下午2点,组织了一个主日学,有大约40名学生和教师,后来人数增加,直到达到225名学生和教师。从这一天起,E. T. 布朗牧师坚持定期的主日礼拜,并有明显的主同在的迹象。

1874年10月28日,这座房子被献给了上帝的服务。当时的布道是由圣路易斯的G. J. Johnson牧师主持的。

一份免于债务的财产契约已经订立，并正式记录在案，提交给J. Letts、J. D. Crawford和E. T. Brown，作为受托人，供这个地方的浸礼会使用，如果它不再用于这种目的，那么就属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财产。1875年3月1日，George Balcom牧师主持了一系列的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3月19日，有人邀请那些持有浸信会信件的人到这里来组建教会，有11人递交了他们的信件。Geo. Balcom牧师讲了一段合适的布道，内容是《林后8:5》，“但他们自己先给了主，又按神的旨意给了我们，”他们当时就以神和浸信会的名义宣布成为浸信会，准备并授权接收成员和处理事务。几位浸信会的牧师和其他浸信会的成员出席了会议。同一天，S. H. Olmstead被选为教会的书记。

3月21日上午11点，E. T. Brown牧师在新的洗礼堂进行了第一次洗礼，他自己的女儿Mattie是第一个受洗者，其他六人随后受洗。同日下午6点，Geo. Balcom牧师代表该教派向这个新生的教会伸出了友谊之手。Balcom, Rev. J. Letts and Rev. L. W. Whipple, 伸出友谊之手，并在当晚举行了主的圣餐。（摘自塞达利亚民主党报，1878年1月）。

1875年4月17日，E. T. Brown牧师被选为第一任牧师，任职约一年，J. Letts牧师继任，继续任职一年。1877年8月，布朗先生再次被选为牧师，并恢复了牧师工作。目前（1878年）该教会的成员为88人，自其组织以来，已收到118名成员。

1866年1月6日，八个教会在塞达利亚的第一浸信会教堂聚会，在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的主持下，组织了现在的中央浸信会，当时叫塞达利亚协会。组成的教会如下。第一塞达利亚，24名成员；安提阿，103名；乔治敦，22名；南福克，35名；沃伦斯堡，19名；伯利恒，63名；联合，7名；普罗维登斯，127

名；总计400名成员。长老协会之父E. T. Brown是第一任主持人。

第二次会议于1866年10月6日在萨林县的安提阿教堂举行，当时有4个新教会被接纳为会员。伯特利教会，22人；普罗维登斯教会，32人；堪萨斯城的胡桃街教会，50人；以及本顿县的友谊教会，32人。

佩提斯县伯利恒教会在1867年10月5日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同样的教会，并有以下新增教会。霍普韦尔，44人；史密斯城，48人；榆树泉，59人。这使得该机构的人数增加到810人。

1868年，该协会于10月3日与联合教会举行会议，当时长老J. M. Robinson，即总协会的通讯秘书，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布道。德累斯顿第一浸信会经申请被接纳加入联合教会协会。执行委员会由协会中每个教会的一名成员组成；主持人和书记被任命为协会的主席和通讯秘书。会上认捐了165美元，以帮助福音在协会领域的传播。

第五届会议于1869年10月2日至4日在南岔口举行。Pleasant Green, Pleasant Point和Cornelia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

1869年的牧师：I. L. Crow, J. Gott, C. G. Gibbons, Z. Kirkpatrick, S. D. Bowker, E. H. Burchfield, I. H. Denton, L. L. L. Crow, J. Gott, C. G. Gibbons, Z. Kirkpatrick, S. D. Bowker, E. H. Burchfield, I. H. Denton, L. W. Whipple, Isaiah Spurgin, E. T. Brown, J. Letts, H. P. Thompson and B. F. Thomas。执业医师。J. Q. Bridges和F. A. Potter。

约有200美元用于协会的宣教，并为下一年认捐了160美元。堪萨斯城的Grand Avenue教会已经解散，约翰逊县的Warrensburg教会已经与蓝河协会联合，他

们的名字被命令从会议记录中删除。

1872年，会议在佩提斯县的霍普韦尔举行。联盟中的一个教会（名称未列）要求重组协会；此事被提交给一个由戈特、莱茨、波特等弟兄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后，建议将名称从Sedalia改为“中央”协会。“这样做的目的是，”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位通讯员L. W. Whipple说，“以消除从协会组织开始就存在的对它的偏见。”

1877年，南岔教堂的历史在会议记录中公布，内容如下。

SOUTH FORK CHURCH—1855年9月，由Eld. G. W. Sands 和其他十一名成员组建。长老Sands是第一任牧师。他的继任者是T. Rucker、A. Horn、E. H. Burchfield、L. W. Whipple和Isaiah Spurgin。她在教会手册上总共登记了118个名字，但死亡、搬迁和被排除在外的人数已经使之减少到36人。

在1879年，一场运动开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协会。这就是佩提斯县协会的成立。这使得佩提斯县只剩下4个教会，即，Camp Branch, East Sedalia, Olive Branch和South Fork是中央协会的成员。另外还有5个教会继续加入该机构。约翰逊县的科内利亚和欢乐点；萨林的橡树林；库珀的拉明；以及本顿县的奥兰治。

伊萨亚-斯普金（ISAIAH SPURGIN），1801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1822年他信主并加入了他家乡的阿伯特溪浸信会，信主后不久就开始讲道。在北卡罗来纳州做了21年的牧师后，他于1843年搬到了密苏里州，并于次年在佩提斯县的农场定居，他在那里去世。1855年，他是南福克教会的组成成员之一，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在这个教会工作。他的最后一个牧师职位是在南福克浸信会。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病痛之后，他于1877年8月4日去世，当时他已年届七十六岁，在福音事工上已经工作了55年。

EDWIN T. BROWN*. -181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是著名的浸信会先驱牧师Joshua Vaughan长老的孙子，12岁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大约一年后，在访问匹兹堡时，在该市的浸信会牧师Elliot博士的手中与基督一起接受洗礼而埋葬。对他来说，浸礼的现场永远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耶特学院学习了两年，在他的父母搬到弗吉尼亚州后，他在该州的雷克特学院完成了学业。在他20岁的时候，有人给他颁发了传道执照，并紧急要求他将自己奉献给福音事工。他这样做是为了呼求上帝的力量和智慧。他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841年7月4日进行的，内容是马太福音6章24节：“你们不能既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为了说明人类的伟大和尘世的财富的不稳定性，他提到了哈里森总统的死亡。在场的某些政客对他的言论感到不满，并伺机将他赶走。弟兄们帮助他逃脱，并鼓励他继续向他们布道。因此，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山区继续进行了一年多的劳作。他的第一篇讲道预示了他的生活将是什么——对上帝的毫无保留的服务。他的第一次布道也表明了他直言不讳的坦率和坚定不移的勇气。1843年5月，布朗兄弟被按立为宾夕法尼亚州康纳斯维尔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不久之后，他与宾夕法尼亚州尤尼恩镇执事布赖森的女儿伊丽莎-J-布赖森小姐结婚。布朗夫人是一位聪明而有教养的女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认真的基督徒，她的岁月里充满了祈祷和善行。她的协助对她丈夫的成功传道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他去世以后，她活着就是为了哀悼他，虽然不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仍然活着。

1844年，他搬到俄亥俄州，先后在弗农山、伍斯特和华纳担任牧师。在这些

地方，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为他的主服务。在这些重要的地方，他都把浸礼会的利益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在每一个地方，关于他的记忆都被那些被他带领进入救世主的国度并在公义的道路上得到指导的人所珍视。他高兴地回顾那些日子，珍惜那些在他为基督的工作中支持他的人的名字。

他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使他在内战的黑暗日子里离开了宁静的家，并接受了政府的服务，成为第二O. V. 骑兵队的牧师。在战争的所有危险和艰辛中，他一直陪伴着他的军团，并通过他的努力，以自我牺牲和忠诚来促进人们身体和灵魂的福利，他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信任和尊敬。

回州后，他被任命为纽约国内传道会的传教士，并于1865年来到密苏里。他在塞达利亚住了下来，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在最后的睡眠中他也在那里闭上了眼睛。在这里，他发现有几个浸信会信徒，但没有教会。他立即着手工作，组织了一个教会，并在国内传道会的帮助下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完成这项工作后，教会有条件维持下去，他就去了亨利县的县城克林顿，在那里他聚集了大量的会众，建造了密苏里州中部最好的教堂建筑之一，并使浸礼会成为该市的主要教派。在从事这项工作期间，他还重组了大量因战争而分散的教会，并协助将它们聚集成一个协会，即现在的中央协会，他是该协会的第一任主持人，他为该协会注入了非凡的传教热忱。他为出版协会的利益旅行了数年，并担任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在这项工作中，他表现出同样的能力和热忱。

但主为他安排了一个更愉快的任务。塞达利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他看到了为铁路工人的家庭提供福音特权的需要，以及为浸信会利益确保新元素的重要性，他几乎完全自费在城市东部建造了一座舒适的小教堂，并将其托管给国内传道会。他在这里无偿地工作了五年，成功地使许多铁路工人信主，这类人通常是普通恩典手段所不能及的，并聚集了一个约有一百名成

员的教会。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辞去了这个教会的牧师职务；但他爱东塞达利亚浸信会，把它作为他劳动的冠冕和他的眼睛中的瞳仁。

他的事工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事工。在38年中，他洗礼了近1900名信徒，担任了7个教会的牧师，组织了3个教会，并建造了3座教会大楼。这些都是他的纪念碑，比花岗石更持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许多宝石上，将在永生神的圣殿中永远闪耀。

1879年6月9日晚上10点，他在塞达利亚的家中因中风病去世，病程半小时。

佩蒂斯县协会。

这个协会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来自中央协会，是出于治愈该机构中的分裂和争斗的愿望，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这个兄弟会的组织会议于1879年10月24日在佩蒂斯县的平溪教堂开始举行。6个教会—伯利恒、霍普韦尔、平溪、普罗维登斯、德累斯顿和斯密顿—都参加了会议。通过选举B. T. Thomas为主持人，W. B. Baugh为秘书，James F. Spence为司库，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组织。

就导致该协会成立的动机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在导致组织新协会的动机方面存在一些误解；因此，

“决议，第一。我们谴责一切不必要的纷争和分裂。

“第二. 我们将一起努力争取和谐与和平;

“第三. 我们希望与佩提斯县的所有浸信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将福音传给本协会范围内的穷苦人。

各成员教会的人数为447人。在传教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诚意, 为此筹集了210.70美元的现金和认捐; 协会决定立即缓解佩提斯县的贫困状况, 据说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和谐协会。

佩提斯县的大多数教会于1881年12月16日在德累斯顿举行会议, 组织了和谐协会。下列教会有代表参加。德累斯顿、弗莱克里克、霍普韦尔、拉蒙特、草原格罗夫、黑兹尔戴尔、安提阿、普罗维登斯和斯密顿。这些教会, 除安提阿和霍普韦尔外, 在9月份的前一次会议上组成了佩提斯县协会。佩提斯县协会的主持人B. T. Thomas被选为和谐协会的主持人。前者的财务主管也向后者报告。正如其名称所示, 成立和谐协会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县教会之间的一些分歧。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而且比以前的感觉好得多。此外, “和谐协会”取代了佩提斯县的协会。(摘自佩提斯县协会的T. A. Wood的备忘录)。

新协会在传教和节制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非常果断的行动。

第三章。

普通浸信会和自由意志浸信会。

我们的小教会，团契、欢乐山、伯大尼和欢乐草原，于1867年9月15日在希克里县的伯大尼教堂聚会，并成立了一个具有上述名称的协会。F. M. Coy和T. Holman是牧师。4个教会的全体成员为88人。章程、礼仪规则和信仰条款与密苏里普通浸信会协会的相同。波尔克县的团契教堂被选为1868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年会的地点。

这个协会和接下来要提到的协会，是我们获得任何信息的普通浸信会在该州的唯一协会。

密苏里州普通浸信会的协会。

密苏里普通浸信会协会成立于1866年，有4个教会，如果不是完全在密苏里州的奥扎克县，也是大部分教会。根据其章程第11条，“协会对所有困难问题拥有上诉管辖权。”第12条规定，“主的圣餐应在每次年度会议上举行”。

1867年10月1日星期六，在奥扎克县的黎巴嫩山教堂举行了第一个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有6个教会。黎巴嫩山，121人；联合，58人；自由，29人；春溪，42人；欢乐山，30人；里奇伍德，14人；总共有294名成员，其中86人在过去一年中被接纳。我们可以从会议记录中找到的唯一两位牧师是主持人托马斯-诺里斯和M. C. 马丁。与肯塔基州的“普通浸信会联合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目前掌握的关于这个社区的最新记录是1870年的。那一年，它于9月在坦尼县

的凯西教堂举行会议，并增加到9个教会和352名成员。

大溪自由意志浸信会的协会。这个协会组织于1870年或71年。

我们有1872年8月23日在普拉斯基县自由教会举行的第二周年纪念会议的记录。当时它有18个教会，502名成员。这些教会位于德州、普拉斯基、菲尔普斯、香农、拉克莱德和赖特等县。

我们从其章程、信仰条款和行动中摘录了一些内容，作为将其归类为浸信会机构的最简短方法。

《章程》—“第4条。任何宣称自己是独立机构的教会都不会被接纳进本协会。

《信仰》。”第12条。意志的自由。我们相信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不可抗拒的，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

圣徒的保守。”第14条。我们相信，只有那些在圣洁的生活中坚持到底的信徒才能得到永恒的拯救”。

他们的洗礼是浸礼。主的圣餐要给所有的真信徒举行。”洗圣徒的脚是一种礼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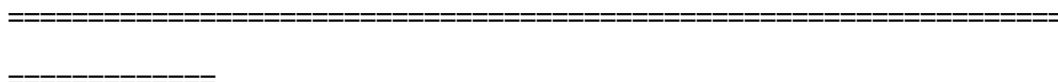
这个协会举行季度会议，有点像卫理公会，是一个半立法机构，见于以下法案。

“根据动议，我们规定受任命的牧师、有执照的人、执事和办事员有义务出席我们的协会，也有义务出席我们范围内的所有季度会议；我们还规定我们机构的教会有义务派一名平信徒代表出席他们各自地区的季度会议。”

这里有另一个有点新颖的记录。

“长老B. C. Stephens（过去一年的传道人）提交了他的报告，内容如下：行程1,128英里；访问了66个家庭；讲道53次；劝勉6次；按立牧师3次；按立执事4次；建立教会1次；主持主的圣餐4次；交通费用75美分；马蹄铁费用3美元；收到的钱1.10美元；收到的物品，一条手帕15美分；收到两块扁烟草10美分。收到的钱，1.10美元；收到的货物，一条手帕，15美分；收到两块扁烟草，10美分。”

有了上述关于该协会的原则和行动的声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情愿地在浸信会机构中给它一个位置。



第四章。

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大会

该机构于1868年8月9日在密苏里州巴黎举行的总协会会议期间成立。这一运动的理由在上述机构的以下行动中得到了阐述。

“鉴于总协会的主日学委员会未能完成其组织中所设计的工作；鉴于密苏里浸

信会主日学大会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因此，

“决议：本总会的主日学委员会在此解散”。(Minutes General Association, 1868, p. 11.)

官员。

主席。E. D. Jones, 圣路易斯。副主席。W. D. Sheppard, Lansing Burrows, J. R. Yates博士, Peter Setters, T. E. Hatcher, A. C. Avery, Z. N. Goldsbury, A. R. Levering, F. M. Ferguson。

通讯秘书。D. L. Shouse, 堪萨斯城

记录秘书。E. H. E. Jameson, 圣路易斯。

财务主管。D. H. Hickman。

执行委员会。J. H. Luther, E. W. Pattison, C. F. Mills, D. T. Morrill, W. D. Crandall, R. S. Duncan和J. W. Warder。

总代理。S. W. 马斯顿, 圣路易斯。

以下内容被作为新成立的大会的章程。

宪政。

1. 本机构的名称是：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大会。

2. 它的目标是在本州所有的教堂和贫困地区建立和改善浸信会主日学，并通过将老年人和年轻人聚集到主日学中，唤起他们对宗教教育的普遍兴趣。
3. 本会由支付20美元的终身会员、支付5美元的年度会员以及本州的浸信会牧师组成。
4. 本大会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由执行委员会召集，或在商定的时间和地点休会。
5. 本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为：主席一名，副主席九名，通讯秘书一名，记录秘书一名，财务主管一名，以及一个由七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6. 主席的职责是主持大会的所有会议，就程序问题作出决定，并履行通常属于会议主持者的其他职责。主席缺席时，可由任何一位副主席代行其职。
7. 通讯秘书有责任亲自或通过传教士秘书（由执行委员会选出）与本州所有浸信会主日学和所有辅助大会的官员通信；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其主日学的全部统计数据 and 各自组织的官员姓名，并在年会上作出正确的报告。
8. 记录秘书的职责是全面和正确地记录大会的所有会议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将其记录在册，按委员会的指示出版或不出版。
9. 财务主管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大会的所有资金，并根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命令支付这些资金。
10. 执行委员会应在大会主席的召集下举行会议，主席因其职务而成为委员会

主席。它由大会每年选出的七名教友组成，负责雇用传教士秘书，通过财务委员会接收资金，并负责大会的一般工作，有权填补空缺。

11. 浸信会主日学协会可成为本会的辅助机构，向本会捐款并向通讯秘书提供其主日学的统计资料。

12. 本章程可由出席任何年会的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改变或修订。

大会的第一次年会于8月6日、7日和8日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举行，与总会的会议有关。

主席E. D. 琼斯主持了会议。

整个州的热情被唤醒了。总代理S. W. Marston牧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完善了28个辅助性主日学大会的形成，每个大会都有其所属协会的名称。他的报告显示，他工作了338天，走了19104英里；部分帮助组织的主日学有84个；为个别主日学筹集的资金为1314.86美元。

财务人员的报告显示，收集到的金额为3,190.07美元，为促进大会的目标而花费的金额为3,516.25美元。

大会的座右铭是：“密苏里的孩子为基督”。

大会下一次会议（1870年第二次年会）在圣路易斯的第二浸信会教堂举行，从10月15日开始。这一年，大会将“在密苏里州的每个浸信会教堂中设立主

日学”作为自己的理念。在这一年里，总代理S. W. Marston牧师成为传教士秘书。他在报告中说：“在我们上次的年会中，据报告该州有28个辅助公约。从那时起，又组织了19个。现在该州53个协会中，我们有47个组织成了主日学大会”。

在提交报告时，主席E. D. Jones说，”当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两年后，根据我们的报告，这个州只有74所主日学，而今天我们的通讯秘书向我们提交了590所现有学校的实际报告，这些学校的学生、教师、工人和普遍的同情心都比以前多。在这590所学校中，它们的组织可以这样划分。1850年以前有4所；1850年至1860年有12所；1860年至1867年有27所；1868年有52所；1869年有84所；1870年有259所。许多学校没有注明组织日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其中很大一部分学校是最近建立的。

”我们的报告显示，在这些学校中，有1146份《浸礼会教师》；3200份《浸礼会教师》圣经课程；以及13,801份《青年收割者》（月刊）。

”在这一年里，分别在以下地方举行了3个研究所。列克星敦、梅肯和斯普林菲尔德。它们对所在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三次年会在克林顿举行，从1871年10月11日开始。来自各方面的捐款达到了7,549.72美元。

第四届年会在格拉斯哥举行，从1872年10月9日开始。会议由副主席Wm. M. Bell宣布开始。传教士秘书马斯顿（S. W. Marston）报告说，该州的60个地区协会中，每个协会都有一个辅助会议，或多或少地在工作。所有来源的捐款达到了5,600.84美元。其中1,993.20美元为终身会员的捐款，1,012.30美元由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提供。

我们面前有在梅肯举行的大会第五届年会（1873年）的会议记录。这一年中共花费了3,857.56美元。其中出版协会捐赠了1,028.98美元。

在这届会议上，收到了来自总协会关于合并两个机构的提议；因此，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议，我们指示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与总会指定的委员会就两个机构的合并问题进行商讨，如果他们认为这种合并会促进主日学大会和总会的效率，则完善必要的安排。”

这一合并直到1878年才最终完成，10月，大会在墨西哥县举行的总协会会议期间举行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前一年10月27日在列克星敦举行的年会中，执行委员会让M. L. Laws牧师到外地担任通讯秘书，工资为1200美元，在外地筹集。在他第一年的工作结束时，他敦促进行合并，合并的结果如上所述。

自1878年以来，M. L. Laws牧师作为密苏里浸信会总会主日学委员会的通讯秘书，在全州范围内高效工作。

SYLVESTER W. MARSTON—来自一个英国家庭的后裔；其家庭住在马斯顿摩尔的（1664年），在支持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党方面表现突出。他于1826年7月23日出生在缅因州。十六岁时，他的父亲是个皮匠，他对他说：“你可以呆在家里，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慢慢来，先去上学。如果你选择后者，你不需要指望我的任何帮助”。他决定去上学，并认为这个决定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通过努力，他完成了九年的学习课程，从帕森斯菲尔德（缅因州的学

院)开始; 然后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埃芬厄姆学院; 最后是新罕布什尔州新汉普顿的学院和神学院的四年课程, 他于1852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

1847年11月7日, 他在马萨诸塞州梅德韦 (Medway) 教书时, 在假期中接受了艾伯纳-梅森 (Abner Mason) 的洗礼,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关注牧师职责。大约两个月后, 毕业后, 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菲尔德 (Brookfield) 担任牧师, 在那里他成功地工作了两年,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 他辞职了, 并在医生的建议下在南方过冬。春天回来后, 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德尔伯勒教了两年书, 同时在新贝德福德和其他地方传教。1856年他来到西部, 在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学院和爱荷华州的伯灵顿大学任教; 1860年被召到伊利诺伊州普兰菲尔德的牧师职位。

1865年, 他在密苏里州的布恩维尔定居, 并负责布恩维尔学院的工作; 三年后, 他离开了布恩维尔。

在五年内, 浸信会主日学的数量从74所增加到603所。在他的管理下, 该州59个协会中的每个协会都组织了一个高效的主日学会议, 辅助州主日学理事会, 他是该理事会的“传教士秘书”。

从1873年10月起, 他担任了三年的总协会州传教士的职务, 1876年, 根据格兰特总统的任命, 他开始担任美国在印第安地区57000名文明印第安人的代理。他以明显的能力担任了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使他的雇主非常满意。1879年1月, 他被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任命为南方的“自由人传教会监督员”; 1881年8月, 该会任命他为西南地区的区秘书, 总部设在圣路易斯。

马斯顿博士从早年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他接受过新英格兰的沃尔什、乌法姆、史密斯和奈特等人的培训, 属于一个身体、精神和道德力量

都很强的家庭，他在讲道时彻底接受洗礼的重要表征性与正确意义，令人印象深刻，逻辑性强，在每一个真正意义上都是一个有效的人。

劳斯（M. L. LAWS）的名字在密苏里州广为人知。他于1842年8月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莫纳克县。他的父亲Wm. Laws是一名浸礼会牧师、船主和海岸贸易商。他在纽约的麦迪逊大学、哥伦比亚特区的哥伦布学院和里约热内卢的布朗大学接受教育；从后者那里他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他的信仰皈依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学院里，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人已经皈依了基督。他的虔诚很简单，堪称典范。劳斯先生怀疑他是虚伪的，并鄙视他。但这个被鄙视的犹太人的生活使劳斯先生相信了自己的邪恶，作为一个忏悔者，他寻求被他鄙视的人的祷告。劳斯先生于1869年首次加入华盛顿特区的东浸信会。

在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呆了很短的时间后，他于1870年搬到了密苏里州，并在萨林县居住。他一边教学校，一边努力为自己的牧师工作做准备。然后他开始了他的牧师职业生涯，他的进步和有用性是如此的明显，而且他的名字也被戴上了美丽的花环。

1871年，摩纳哥格拉斯哥（Glasgow）虚弱、挣扎的教会召唤他作为牧师领导他们。他在萨林县的雷霍布斯教堂被按立，然后回到格拉斯哥，开始了他的工作。当时，教会只有大约15名成员。他感到教会需要一个礼拜堂，于是立即投入到满足这一需求的看似可疑的事业中。结果是非常成功的。一座耗资12,000美元的房子连同地皮被建成并支付了费用。成员也增加到69人。

1873年3月，劳斯弟兄搬到圣路易斯，担任公园大道教堂的牧师，他在那里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1874年5月1日，健康状况的恶化迫使他辞去职务。然后他在整个夏天为中央浸信会旅行，同年9月在密苏里州的布恩维尔（Boonville）定居，担任牧师。在这里，他的工作在教会和主日学校的建设中得到了祝福。健康状况的恶化再次迫使他辞职，他离开了牧师职位，此时在博恩维尔已经为20多人施了洗礼。

1877年10月，他被任命为密苏里浸信会主日学大会的通讯秘书，在这个职位上，他表现出极大的头脑敏锐性、执行能力和灵性思维。他对神的话语的使命有着不逊于该州任何一个人的、清晰而全面的概念。在这项工作中，他赢得了密苏里浸信会的心。1881年9月，他辞去了通讯秘书的职务，接受了伊利诺伊州迪凯特的牧师职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不得不在1882年2月1日左右终止了他的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882年5月3日去世，他一直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最后的日子是对福音的真理和力量的一个美丽而有效的注释。他的胜利是光荣的。在他去世前几天，有人告诉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回答说：“我的命令还没有到来”。第二天，当他坐在他的摇椅上——他在最后的疾病中几乎四分之一的的时间都在那里休息——他的妻子坐在一边，她的父亲坐在受难者的另一边，后者在最大的痛苦中喘息着，他微笑着说：“使者现在来了，”有一个小时似乎要死去，但他再次复活了，还停留了大约12小时，期间有人听到他说：“来吧，亲爱的救主，快来吧。”5月3日凌晨3点15分左右，当守望者们温柔而忧伤地注视着一个虚弱的人与死亡的冲突被征服的崇高场景时，有人听到他说：“我现在坐上了以色列的战车；”然后他的脸变得明亮，就像天国的微笑。

劳斯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来自他家乡的弗吉尼亚-A-卢卡斯小姐，他于1866年1月与她结合，4年后她去世，留下一个孩子，一个9个月大的男婴。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872年12月。这次他娶了格特鲁德-A-泰勒小姐为妻，她是B-T-泰勒牧师的女儿。这位女士失去了亲人，很伤心，她的丈夫

在世时，她的爱很深很深。

第五章。

密苏里河谷协会。

1860年10月8日，来自十个教会的使者在卡罗尔县的卡罗尔顿召开会议，成立了密苏里河谷协会。正如会议记录中所说，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北大河协会南部边界的教会提供更大的便利”。(Missouri Baptist, Vol. I, No. 36)。

W. C. Ligon担任主持人。

教会：大溪、卡罗尔顿、飓风、麦克罗斯基溪、瓦肯达、德维特、伯利恒、小岭、乌蒂卡和伯特利。会员总数为454人。(N. G. 协会会议记录，1860年)。

第二次年会（1862年）在瓦肯达教会举行。只有六个教会送来了统计资料；没有报告洗礼；六个报告教会的人数为340人。

我们的下一个信息是1865年的信息。收到了来自伯利恒、卡罗尔顿、麦克罗伊克里克和瓦肯达教会的信件；以及来自伯特利和大溪的志愿信使；来自上述五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263人。但在这次会议上几乎没有处理任何事务。会议在McCroskie's Creek教堂举行，1866年的会议也是如此。

1867年，协会在卡罗尔顿开会。七个教会举行了复兴活动；报告了144次洗礼，

其中68次是在McCroskie's Creek。长老Bullock, Durfey, Scott和Linnville等长老作为巡回者工作，组织了三个新教会。本届会议的主日募捐为100美元现金，并有相同数额的认捐。整个会议过程表明了新的生命，以及远超以往任何一届会议的奉献。

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在战争爆发之前，只举行了一次会议，这阻碍了该机构的早期发展。在协会本届会议的前一天（9月6日），密苏里河谷浸信会主日学大会在卡罗尔顿组织召开，与协会有关。这比州浸信会主日学大会提前了一年。Lewis B. Ely是第一任主席，Curtis Bullock是通讯秘书。

1868年在乌蒂卡举行了八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有17个教会加入，其中有924名成员；受洗人数为177。执行委员会抱怨说，由于各教会缺乏合作，他们非常灰心丧气。然而，它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维持长老的工作。基恩长老在外地工作了11个月，司布真长老在外地工作了11天。司布真11天，长老14天。布洛克14天。本届会议因威廉-朱厄尔学院的Thos. Rambaut博士和林州的A. F. Martin长老出席而受到鼓舞。

锡安山教堂是1869年的聚会地点，当时的成员总数已经增长到1131人。Eld. 布洛克（C. Bullock）在国教会出版协会和本协会的共同任命下，作为牧师和传教士工作了十个月。两个新教会（普罗维登斯和飓风）成立了，许多软弱的教会通过长期的聚会得到了帮助，其中大部分教会的复兴也随之而来。

第十次年会于1870年在大溪教堂举行；L. B. Ely被选为主持人，Thos. A. Welch为书记，两人都是平信徒。现在有24个教会，会员总数为1357人；受洗人数为172人；协会收入为264.70美元。据报道，各教派的主日学几乎都处于良好状态。主日学与联盟主日学之间的差别如此明显，以至于协会敦促每个有资格的社区都应该有浸信会的主日学。

1871.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会议在瓦肯达举行。

1872年9月6日在McCroskie's Creek举行的第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出席人数并不像往常那么多，但人们对该机构的业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巡回传道工作；其收入为140.53美元。牧师教育、主日学和教派文献的主题得到了热烈和一致的支持，包括道德和物质方面。在这时，卡罗尔顿有381名成员是最大的教会；瓦肯达有139名成员，规模次之；霍普韦尔有14名成员，是该机构中最小的教会。

1873年9月，会议在Hurricane举行。除两个教会（霍普韦尔和洛克福特）外，所有教会（26个）都有代表参加。两个教会（Pleasant Grove和Pleasant Hill）已经解散了。会员总数为2042人；当年受洗人数为293人，其中133人在德威特，62人在卡罗尔顿，29人在乌蒂卡。26个教会中有23个报告有主日学，其中19个是浸信会，4个是工会，9个全年开放。

1876年的会议在卡罗尔顿举行。简要说明如下。

教会：Bethel, 80人；Bethlehem, 91；Big Creek, 113；Bridge Creek, 29；Carrollton, 362；Chapel Hill, 35；Calvary, 56；Dawn, 72；De Witt, 130；Fair View, 17；Gilead, 69；Good Hope, 40；Hopewell, 13；Hurricane, 110；McCroskie's Creek, 112；Mt. Zion, 152；McGill's Creek, 43；Mt. Hope, 7；Norborne, 64；New Salem, 51；New Haven, 16；Providence, 61；Rock Ford, 29；Union, 90；Wakenda, 201；Walnut Grove, No. 1, 43；Walnut Grove, No. 2, 134；Woolsey Grove, 40；总计2, 260人。

牧师：David Utt, E. Spurgeon, G. A. Crouch, A. J. Miller, T. W. Minnis,

S. M. Thomas, G. W. Hatcher, W. Walden, J. M. Goodson, J. L. McLeod,
D. C. Bolton and W. C. Barrett.

该协会多年来一直是该州最活跃的兄弟会之一，以随时随地的心态和有利的
手来促进许多教派的利益。她在1879年的人数是1,893人。与以前的数字相比，
这个数字的减少是由于一个或多个教会的解散，以及许多其他教会的名单的
修改造成的。在不歧视他人的情况下，我们提到以下活跃的教友的名字。

Simeon Creel, J. R. Yates, Alex. Trotter, I. O. Herndon, Archer Herndon,
S. L. Babcock, Thos. A. Welch and J. F. Brandom; 以及牧师的名字。J.
D. Murphy, F. Menafee, T. W. Minnis, C. Bullock, A. D. Axton and J.
L. McLeod.

该协会于1880年9月10日在卡罗尔县的吉利德教堂举行了会议，当时23个教会
中的19个教会派出了信使；非常和谐，各教会报告的受洗总数为169人。我们
拥有的最新记录是1881年的。这一年的会议在锡安山举行，从9月9日开始。
迈阿密的G. W. Hatcher牧师正在访问中，应邀作了开场布道；17个教会通过信
使报告了情况，还有两个教会没有报告。卡罗尔顿有347名成员，是最强大的；
瓦肯达有260人，规模次之；伊农有11名成员，规模最小。所有教会的成员总
数为1,900人。今年报告的受洗人数只有60人。

几乎所有的教堂都在卡罗尔县，有一两个在雷县，还有一个可能在查里顿县。
卡罗尔是该州最大的浸信会县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密苏里河谷协会
成员的虔诚。

卡罗尔县目前范围内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是在1819年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的约翰-斯坦德利和沃姆-特纳建立的。前者定居在卡罗尔顿现址以东，即所
谓的“Timmons' Addition”，后者定居在该镇以北，即现在由约翰-图尔先生

拥有的地方。卡罗尔顿是县城所在地，在密苏里悬崖上有一个高大而美丽的位置，可以俯瞰丰富的河底。它于1837年建成，1847年成立，1875年人口接近3000人。

关于在摩纳哥卡罗尔顿举行的第一次浸信会会议的有趣记载，见《欢乐山协会史》。卡罗尔顿浸信会—1839年8月26日在旧的木制法院大楼成立，有10名成员。以下是会议的记录。

“1839年8月26日，在摩纳哥卡罗尔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在神圣的仪式之后，本文所附姓名的弟兄和姐妹们决定将自己组成一个教会，坚持联合浸信会的原则。

“出席的牧师弟兄们有托马斯-弗里斯托、菲尔丁-威尔霍特和A-F-马丁。接着选举官员，即，B. Ely，临时书记；Wm. Freeman，主持人；John Trotter，执事。

“同意将教会协会称为‘卡罗尔顿基督浸信会’。任命Frerthren Freeman和Ely弟兄写一封信给Mt. Trotter, Creel和Ely弟兄为该协会的代表。

“同意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和周日开会。

“弟兄姐妹的名字—Wm. Freeman, John Trotter, Wm. Goodson, Benjamin Ely, W. R. Creel, Joel Curtis, Theodosia Hutchinson, Martha Ely, Mary Freeman and Elizabeth 。

“所有10人同意制定宪法和礼仪规则。休会。B. ELY，临时书记。”

A. F. Martin牧师是唯一在世的牧师，他当时在场并参与了该组织。他已年过七旬，身体强健，仍在传讲福音，并有两个儿子在服事。

在这10名成员中，只有Wm. R. Creel还在世。他住在卡罗尔顿东北几英里处，是大溪教会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第一次会议的书记员本杰明-伊利是刘易斯-B.、罗伯特-C. 和弗兰克-伊利的父亲，他们都是浸信会信仰的坚定支持者。乔尔-柯蒂斯之子约翰-J-柯蒂斯现在是瓦肯达教会的重要成员。

在组织之后的几年里，老的原木法院大楼为教会提供了一个偶尔的礼拜场所。

会议经常在附近不同地区的成员的住所举行。当时，该县只有一座礼拜堂，即卡罗尔顿西北四英里处的木屋，既用于学校又用于宗教仪式。就这样，该教派一直延续到1846年左右，当旧的砖砌法院大楼建成后。这样，他们的聚会场所就变得更加固定了。A. F. Martin牧师被选为第一任牧师，一直持续到1841年，当时William C. Ligon搬到该县并协助他工作。1844年(2月)Alvin P. Williams被选为牧师，持续了一年，由Eld. Ligon继任数年。

1848年，教会任命了一个建筑委员会，与共济会和节制之子协商，会议的结果是在公共广场的西侧建立了所谓的老浸信会教堂和共济会大厅，教会一直在那里做礼拜，直到他们现在的建筑被占用。在1880年3月这个古老的地标被火烧毁。

到了1875年，老的礼拜堂已经变得有些破旧，对会众来说太小了。同年5月，教会任命了一个执事委员会，负责征集捐款，以建造一座更加舒适的新房子。次月12日，委员会报告了6,266美元的捐款，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包括Krout, W. S. Crouch, J. M. Farris, A. M. Herndon, S. M. Kelley和Sam'l Turner，他们被指示选择场地和建造房屋，其费用不超过1000

美元，多于认购的全部金额。认购仍在继续，其增长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最乐观的人的预期。

大约在1875年8月5日破土动工，同月29日，在一大批人的见证下打下了地基。原教会唯一在世的成员W. R. Creel、第一个受洗的成员J. M. Goodson牧师、教会的牧师A. J. Miller牧师和J. H. Turner在会上发表了适当的讲话。

这座建筑是40x80英尺，以哥特式风格优雅地完成，整个建筑都有家具，有一个离下面街道135英尺的尖顶。其全部费用约为15,000美元。奉献仪式于1879年9月10日举行，参加仪式的有孟菲斯的J. R. Graves牧师，他作了布道；还有长老S. H. Ford，以及该教会的牧师A. J. Miller。（摘自发表在《卡罗尔顿民主报》第一卷第1期的简讯）。

米勒长老的前任是G. 米勒的前任是G. L. Black，他的继任者是J. D. Murphy。

1839年卡罗尔县的10个成员和一个组织，到1881年已经增加到大约20个教会和1900个成员。

1882年，卡罗尔顿浸信会有347名成员，有一所蓬勃发展的主日学校，为地区、州和外国传教士和牧师教育做出了明确的贡献，并在教派事务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大峡谷教会—1844年6月22日，八名浸礼会信徒在距卡罗尔顿东北10英里的威廉-R-克里尔家附近的詹姆斯-希尔家聚会，签署了盟约，成为“大峡谷浸礼会”。出席的牧师是约翰-库尔和约瑟夫-里夫。他们的第一位牧师是坎普-斯

科特(Kemp Scott),他与他们一起工作了11年,随后是吉奥-T-金纳德(Geo. T. Kinnaird),时间也是一样长。接着是R. P. Scott,接着是W. F. Huff,然后是J. K. Graves。1846年,教会建造了一座小木屋用来做礼拜,直到1862年它被意外地烧毁。1869年,该教堂被一座良好的框架建筑所取代,面积为33x45英尺,耗资2,000美元。

WAKENDA. -这个教会的确切日期没有给出。1854年它是北大河协会的成员,当时它有49名成员。1882年,它是该协会中仅次于最大的教会,有260名教徒。

BETHLEHEM. 这个教会大约在1854年或55年成立。它是在长老Kemp Scott的努力下成长起来的。坎普-斯科特(Kemp Scott)长老现在就长眠在该教会的墓地里。1882年,该教会有105名成员,由F. Menafee担任牧师。

MCCROSKIE' S CREEK CHURCH, 位于Carrollton以西8英里,成立日期为1855年2月4日。詹姆斯-古德森(James M. Goodson)是其创始人和第一任牧师;36人成为组成成员。三年后,古德森由Geo. T. Kinnaird接任,一年后他被召回,担任了多年的牧师职务。教会成立两年后,建起了一座35x50英尺的砖砌建筑,价值3500美元。

BETHEL教会—密苏里河谷协会的另一个成员,由James M. Goodson于1857年10月11日在Carrollton以北14英里的Coloma附近组织。James Linville是第一任牧师。教会发展迅速,在1861年有75名成员;但由于战争的到来,教会被解散了。现在的科洛马教会可能是它的继承者。

位于查里顿县的好望角教会,于1868年8月14日成立,有10名成员。这个教会现在不是协会的成员。

HURRICANE, 位于卡罗尔顿东北20英里处, 成立于1868年11月29日, 有17名成员。

GILEAD (formerly MOSS CREEK) CHURCH - 1867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成立, 有11名成员, 1882年有93名成员。

锡安山地。距卡罗尔顿西北7英里, 成立于1863年12月5日, 有8名成员。1882年, 它有128名成员。

NORBORNE, 位于Wabash, St. L. & Pac. R. R., 位于Carrollton上方10英里处, 于1870年10月25日成立, 有10名成员。1882年, 它有82名成员。

PROVIDENCE-1868年11月10日成立, 有16名成员。它位于卡罗尔顿以西15英里处, 1881年有59名成员。

WALNUT GROVE, No. 1-1868年2月29日由8名成员组成。它位于距卡罗尔顿东南8英里处, 1882年只有31名成员。

WALNUT GROVE, No. 2.-该教会位于雷县哈丁附近。1867年4月成立, 有6名成员, 目前已发展到99名成员。

J. M. GOODSON, 多年来一直是一位最勤奋的福音牧师, 他的工作遍及密苏里河谷协会的大部分地区, 出生于1811年7月15日。他在卡罗尔顿浸信会的召唤下被按立为牧师, 并为该教会在牧师职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人之一, 在他的工作领域中的良好影响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于1879

年12月2日去世。

肯普-斯科特是北大河国家的开拓者之一，被非常恰当地称为“认真的传教士”。这位耶稣基督忠实的仆人和牧师于1864年4月13日在密苏里卡罗尔县的住所去世。他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1790年6月20日出生在华盛顿县，18个月后他就失去了父亲。他的母亲多卡斯-斯科特（Dorcas Scott）以真正的基督徒英雄主义精神和少量的财力，试图为基督和有用的东西培养她的八个孩子，但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就去世了，年轻的坎普，成了孤儿，被置于一个姐夫的照顾之下，他与姐夫生活到19岁，1810年，他移民到肯塔基州的巴伦县，离猛犸洞不远处。同年5月24日，他与安娜-阿利小姐结婚，后者是浸礼会牧师大卫-阿利的女儿，后来移居密苏里，1836年在库珀县去世。

“坎普-斯科特在本县定居后不久，在长老R-佩蒂的服侍下，被深深地定罪了。他的经历，就像约翰-班扬的经历一样，是辛辣的，持续的，是的！几乎是恐惧的。但渐渐地，光照到了他身上，他清楚地看到了神如何使信基督的人成了义。1811年5月，他接受了佩蒂长老的洗礼，并与格洛弗溪的浸礼会联合。

“尽管他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但在发现了一个财富的矿井——生活的井——一个在他周围迸发着光明希望的新世界之后，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焦虑，想把它告诉别人，并试图把别人引向它。他于1815年开始布道，并在肯塔基州门罗县坎伯兰河教会的召唤下，被希拉姆-凯西、詹姆斯-费尔斯和罗伯特-诺维尔按立为福音牧师。在他被按立后的四年里，他在肯塔基州的五个不同的教会讲道，此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在没有教会的街区举行聚会。

“1824年10月，他搬到了密苏里，在库珀县定居。他成为欢乐山教会的成员，这是在布恩利克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教会，当时只是一个小团体。他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并在此工作了19年，使其拥有200多名成员。1836年7月，教会听

说他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领取了150美元的薪水，以2票之差将他排斥出局；但在随后的12月，又一致将他选回。他在库珀县一直呆到1846年12月，在此期间，他在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任命下，或多或少地服务了12个教会，并作为传教士骑行了五年。他从库珀搬到卡罗尔县，担任北大河协会的传教士约六、七年，他连续六次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从他在卡罗尔县定居时起，他就为11个教会讲道。在他事奉期间，他协助组织了20个教会，协助任命了一些牧师和执事，并为1200至1500人进行了洗礼。

“在密苏里州那个遥远的年代，坎普-斯科特是主日学校的有力倡导者，是节制协会的组织者，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对主的事业的热情也在增加，甚至到他去世时还在继续扩大。

“他养育了12个孩子，他活着的时候都看到他们成为了教会成员；有一两个人在事奉，一个是执事，都在真理中行走。

“坎普-斯科特是一位热心肠、精力充沛、能干的传教士，具有健全的神学观点和广泛的圣经知识，虽然性格非常和善，但他无畏地捍卫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的语言主要是正确的，他的表达也很自然。他生活的纯洁使他的教义具有道德力量，在众所周知的地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在自己的家庭中是一个牧师，他继续着他的社会工作的习惯。

“在他自己的屋檐下，甚至在他临终前，也是如此。但在为他这一代人服务之后，上帝让他到更高的地方去。”(A. P. 威廉姆斯博士在1864年的《西部记录》中)。

“斯科特住在库珀县时，曾一度担任杰斐逊市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并在距此约70英里的萨林县担任另一教堂的牧师。有一年，他作为对应的信使访问了离

他家约200英里的春河协会，并多次向西走到克林顿县的普拉茨堡，进行布道旅行。在他搬到卡罗尔县后，他穿越了50乘90英里的地区，在简陋的木屋里向定居者传讲福音，有时乘坐木筏穿过河道，晚上在草地上放马，而他则在一些高耸的树枝下睡觉。”(长老R. P. 斯科特的备忘录，一个儿子。)

“长老坎普-斯科特是个强壮的人，身高六英尺，有明显的特征；讲道时站得很直；开始时总是很慢，他的讲道有三分之一是引用平行的经文，以至于你会认为完全是多余的；然后，就像被他自己和他的话语所穿戴的圣经盔甲所包裹，并在所有感受到的信仰的力量中上升，他将倾诉一个命令式的呼吁，就像一个先知说话一样有权威和效力。

“内战时期，战争的浪潮在老人的脚下拍打，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被限制在自己的房子里。他选择了伯利恒教会的墓地作为他的安息之地，该教会是在他的传教下成长起来的，位于离卡罗尔顿东北方向约六英里处。

“即将到来的阴影在他身上越来越深，然而旧的热情在他心中燃烧。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安排并举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聚会，连续四天每天讲道两次，直到有人来帮助他。这次聚会持续了十天。他的十二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找到了对基督的信仰；现在，在他家的长期聚会中承认宗教信仰的七个人中，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孙子。

“他的儿子，Eld. 斯科特 (R. P. Scott) 参加了这些仪式，他要主持洗礼仪式，父亲太虚弱了，无法主持；但当这一天临近时，这位老英雄说：“这是我主持我有福的主人的仪式的最后机会，我决心要尽我的全部职责。

“当这位年老的朝圣者下到河里时，他们支撑着他弯曲的身躯。一位执事站在他身边，协助他完成仪式。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眼中仍闪烁着往日的光芒，

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以三位一体的名义为他年轻的孙子施洗。上天对这个人
和这个场景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而哭泣的证人则等待着欢迎和祝福这对父子。

“这就是他一生劳作的最后一幕。不久之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不断的
祷告得到了回应，使他能够无怨无悔地承受这严重的苦难（他死于癌症）。
当春天的阳光开始温暖空气，鸟儿的歌唱时间已经到来，早起的玫瑰花正向
光亮张开花瓣时，这位圣人在耶稣里睡着了”。（S. H. Ford博士，载于《基
督教文献库》，新编，第十一卷，第277-’9页。）

约翰-德卡特-默菲，本州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出生于弗兰克-德卡特-默菲。
1835年2月3日，在密苏里州林县，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庭以外的宗
教影响下长大，直到12岁时才听到讲道。墨菲先生是先驱者刘易斯-威廉姆斯
牧师的孙子。他是在1850年冬天开始信教的，当时他正值青春期。他听到的
讲道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讲道的直接结果是年轻的墨菲和另一个
青年信主；讲道人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墨菲先生接受了彼得-威廉姆斯牧师的
洗礼，加入了普罗维登斯浸信会的团体。此后不久，在他的弟兄们的建议下，
他开始举行宗教集会，在他16岁的时候，他讲了他的第一篇讲道。1854年2
月3日，在他自然生命的第19个年头，他在家乡的新希望教会按立为福音事
工的正式成员，由长老彼得-威廉姆斯（Peter Williams）、B. 利奇（B. Leach）
以及其他几位长老主持。他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牧师工作，持续了18个月，当
他得到萨林协会的召唤时，于1858年成为该协会的传教士。他在萨林县停留
了大约七年，在此期间，他是佐尔教会的牧师；他还在希思溪、好望角和鱼
溪教会担任过或多或少的牧师。

1865年，他成为布恩县核桃林和罗切波特教会的牧师。在这个领域他也待了

七年，并在不同时期担任吉利山、欢乐山和大立克教会的牧师；前两个教会在霍华德，最后一个教会在库珀县。在这一时期，他还做了许多巡回传道工作，并在他的所有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祝福。

1872年，他被召唤到墨西哥镇，并接受了墨西哥的牧师职位。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这个教会。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五年，在此期间，教会还清了1200美元的债务，会员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左右。1876年末，他进入德克萨斯布赖恩的牧师职位，继续工作两年，为教会增加了58名成员，其中22人接受了洗礼。1878年6月（12日），贝勒大学—Wm. Carey Crane校长，授予他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他的牧养工作于1878年8月1日在卡罗尔顿开始，在那里他一直在为主做着坚实而大量的工作。墨菲博士大约每1、2天就有一个人受洗，104人是目前一年内受洗人数最多的。在他早期的事奉中，他被扔在反传教士和坎贝尔派中间，这些人在当时经常与浸信会的人打交道。墨菲经常被迫与他们见面，被驱使着非常仔细地研究圣经，事实证明这对他有不可估量的好处，他认为这是特别的天意。1858年2月18日，他与卡尔帕尼亚-罗杰斯（Culpernia Rogers）小姐结婚。她仍然活着，祝福他的生活，并尽可能地分担他的苦难。

埃尔德·墨菲是一位作家，挥洒自如，笔法灵活。他是一个密切的、有逻辑的思考者，是一个能干的新约牧师。

格林-瓦格纳-哈奇—1846年8月5日出生在塔基的格林县，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并于1858年受洗加入他家乡的吉利山浸信会。他于1870年迁往密苏里，并在卡罗尔县定居，1872年4月被该县的锡安山教会按立为福音牧师，由G. L. 布莱

克、邓肯-H. 塞尔夫和E. 斯伯根按立。他在密苏里河谷协会的范围內担任牧师，在不同时期为锡安山教会、瓦肯达教会、麦克罗伊克里克教会、莫斯克里克教会、哈丁教会和德维特教会服务。他在Wakenda和Moss Creek各传了五年的道。1878年1月，他被安排在萨林县的迈阿密担任牧师，在那里他一直在为主做着良好而扎实的工作。

在其牧师生涯的前七年，哈奇先生讲了1,348次道，平均每年讲两百次，接受洗礼的有315人。他是一个愉快的、有娱乐性的演讲者；一个优秀的福音传道人；一个可亲的、和蔼的基督徒绅士。

CURTIS BULLOCK—在密苏里州度过了大约15年，如果不是完全在密苏里河谷协会和附近的范围内，也是大部分。他的父亲是内森-布洛克。从童年到16岁，他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孩子。从这个时候到他生命中的第22年，他有过信服的季节，那时他改变了信仰，加入了旧派长老会。随后他住在印第安纳州。从1847年到1849年，他作为美国小册子协会的讲师四处奔波。1850年，他移民到爱荷华州基奥库克县，四年后成为浸信会教徒，并于当年（1854年）9月获得传道执照，不久后，在爱荷华州布鲁克维尔和其他教会的召唤下，他被任命为牧师。他在爱荷华州一直待到1865年，大部分时间为四个教会讲道，年薪从100美元到250美元不等，后来他搬到密苏里州卡罗尔县，进入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担任传教士，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约三年，为300到400名信徒施洗。他曾在密苏里河谷协会的摩斯溪、联合、瓦肯达、大溪和其他教会担任牧师，他为这些教会的成员洗礼了许多有希望的信徒。他于1838年6月在印第安纳州与玛莎-齐格勒结婚。

第六章。

Missouri Baptist State Convention.

密苏里州浸信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在纽约的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主持下组织起来。1865年5月，在圣路易斯的北方纪念日期间，为此目的的预备会议在该市第二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书房举行。随附的上述会议记录摘录将使人们对这个新机构产生的公开动机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867年5月29日。密苏里州的浸信会牧师们，在五月的周年纪念日里，于今天下午召开会议。

G. Anderson牧师被任命为主席，C. A. Bateman牧师为秘书。

A. C. Osborn牧师提出以下序言和决议，并获得通过。

鉴于据我们所知和相信，密苏里州的浸信会各州协会在过去两年中都没有举行过会议；而且，

鉴于我们认为我们教派的利益迫切需要我们一起开会协商，并制定在本州传播福音的方法和手段：因此，

决议：请密苏里州各地忠诚的浸信会教会派他们的牧师和代表于1865年9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点在汉尼拔开会，目的是成立浸信会州会议。

圣路易斯的牧师们被要求准备一份章程等，以便在九月的会议上提交。

根据上述呼吁，大会于1865年9月29日在密苏里州汉尼拔市召开；该机构的组织结构完善，并选出了以下常设官员。

1. 本协会应称为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应是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辅助机构，并应与本教派的其他全国组织合作。

2. 本公约的目的是在整个州内促进福音的传扬和彻底的福音化。

3. 本大会由浸信会教会和协会的年度会员、终身会员和代表组成，他们为大会提供资金，并为大会的目标进行合作。

J. S. Backus牧师和E. T. Hiscox牧师作为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官方代表出席并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G. J. Johnson牧师，Dis. G. J. Johnson, Dis. Sec. Bap. 牧师也出席了会议。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Dis. Sec. 的G. J. Johnson牧师也出席了会议；Shurtleff学院的院长Daniel Read牧师也出席了会议。

以下人员组成了传教士的执行委员会。G. Anderson牧师，J. V. Schofield牧师，A. C. Osborn牧师，J. S. Gubelmann牧师，Henry Farmer牧师，S. L. Collins牧师，Wm. Hildreth, Rev. J. B. Fuller, Rev. C. A. Bateman, Rev. J. M. Johnson, Rev. B. Stevens, Rev. J. L. Johnson, Rev. J. H. Hardin, Rev. D. R. Murphy, Rev. W. D. Tucker, Rev. A. P. Rogers, Rev. J. E. Welch and Rev. Robert Harris. Welch和Robert Harris牧师；以及Thomas Pratt、E. G. Obear、D. J. Hancock、J. Barnhurst、R. Campbell、P. J. Thompson、E. W. Pattison、E. D. Jones、Wm. Jones、W. Schneider和D. A.

Winter弟兄。

可以说，大会在关于宗教贫困的报告中承认了国家新宪法中的“测试誓言”，因此，

“战前，这个州有450名浸信会牧师，750个浸信会教堂，有45,000名成员：现在，可能有50名合格的牧师，有100个教堂在举行定期聚会。”

同一份文件中提到了怀康达协会。“在叛乱之前，这个机构中有32个教会，有充足的牧师；现在这些牧师中的大多数都被新的宪法宣誓所压制。”

这就是被该州总协会以及十分之九的教派恳切反对的测试誓言，因为它违反了良心自由（这是浸礼会成员非常珍视的原则），而且在我们所写的时代之后不久，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它是违宪的。

1866年9月，大会的第二次会议在堪萨斯城的胡桃街浸信会教堂举行。在这一年里，有24名传教士在大会的主持下，由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任命，在外地工作，费用超过14,000美元。他们报告说组织了39个教会。本年度从该州收到的款项总额为16,297.19美元；其中圣路易斯捐款14,674.73美元；其中13,751.80美元用于该市的教会扩展工作。支付给传教士的14,000美元没有出现在大会司库的报告中，但似乎是直接从纽约的协会资金中支付的。

大会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于1867年9月27日在杰斐逊城举行。30名传教士在本机构和国内传道会的共同主持下工作，向他们支付了约11,000美元。在这一年中，大会收到的资金总额为11,106.65美元，其中9,140.80美元由圣路易斯浸信会联盟筹集并用于教会扩展。

在这次会议上，宣读并通过了以下文件，作为执行委员会报告的一部分。

“在我们协会的上一届年会之后不久，与州会议有关的几位教友与总协会有关的教友进行了通信，内容涉及本州浸信会教派的两派之间的问题。在这种通信的基础上，代表这两个机构的非官方弟兄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在圣路易斯举行，并在列克星敦休会。在这次休会期间，州会议的教友们接触到了许多著名的教徒以及总会的弟兄们。在那次会议上，本会的目标被清楚地证明是在本州范围内建设我们虚弱和受苦的锡安，通过收集和有效分配由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辅助关系所保证的传道工具——这项工作由一个董事会的有效机构完成，其成员分散在整个州，但其业务基地位于适当的教派中心——圣路易斯市。事实证明，州会议没有任何不可告人或自私的目的，而只是为了确保福音的传播和主的国度在密苏里的建设。这些陈述得到了尊重，显然在许多与总会有关的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好印象。

“董事会明确认为，在考虑将浸信会成员合并为一个州级组织的任何提议时——这是我们虔诚希望的结果——有三件事需要州级会议大力坚持。

“第一。继续保持与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辅助关系，以确保他们对我们作为一个综合协会的工作给予同情和帮助。

“第二。继续将理事会设在圣路易斯，作为唯一适当和最有效的运作基地。忽视这一要求，我们认为是背叛了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是一个以传福音为目的的州立组织。

“第三。明确承认浸信会的教义，即所有浸信会成员，不分种族或肤色，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我们的咨询、豁免和特权。

“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董事会认为有责任坚持董事会已经通过的原则——避免与总协会及其朋友发生一切可能的冲突,并培养有助于和平的东西。”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本州浸信会教派分裂为两个机构,其共同目标是在本州传福音,这一点应受到极大的谴责,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宗教精神,不利于救世主的国度在本州的进展;而且,“鉴于本州大会成员和总协会成员之间迄今为止的非正式磋商,给予了强烈的鼓励和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所有分歧的原因最终可能被消除;因此,

“我们在此任命A. A. Kendrick, J. E. Welch, D. J. Hancock, A. H. Burlingham, E. F. Rogers, R. H. Harris, C. Nevill, A. P. Rogers, A. C. Osborn and J. C. Bernard为本机构的委员会,与总会或该机构的类似委员会(如果指定的话)会面。伯纳德(Bernard)是本机构的一个委员会,将与总会或该机构的一个类似委员会会面,如果该委员会被任命的话,将就两个机构在董事会报告中规定并被本机构通过的基础上的联合进行磋商,并在可能的最早时间向本机构报告。”

这个委员会全部或部分参加了大会本届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列克星敦举行的总协会会议。在1867年的会议上,总协会的历史中对其结果作了一些说明。

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于1867年在杰斐逊市休会后从未召开过会议。关于它的解散,A. H. Burlingham博士在1876年汉尼拔的总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州会议在1867年和68年之间解散了。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要求什么——难道我们不要求一些条件吗?我说,‘不!让我们到总会去敲门,他们会接待我们。

我们这样做了，并得到了接待。”

就这样，州会议的短暂生涯结束了一这个机构是在战争结束时组织的，必须相信它或多或少受到了宗派情绪的影响，并被该教派数百名有影响力的人视为一个几乎半政治性的机构。大会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在此不必一一列举；但它还是通过在重要地点建立或恢复教会，以及制定措施将该州分散的非洲浸信会成员聚集到教会中，做了一些好事。

总会从未解散过（仅有一年没有开会—1864年），会议的存在立即成为教派中的一个刺激因素。这一事实被大会有影响力的成员发现后，好的建议占了上风，这个年轻的州级组织解散了，和平得到了恢复，成员们回到了他们在总协会的原位。

第七章。

中北部协会.*

本协会由位于沙利文县和普特南县的教会组成，延伸至该州的北线。本协会起源于黄溪、圣约翰、欢乐山、黎巴嫩、士麦那和小联合浸信会的信使会议，他们于1865年9月1日在摩纳哥普特南郡的联合维尔举行会议，以便进入一个联合组织。以下是章程中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机构是在什么基础上成立的。

宪政。

“第一条。本教会协会应称为“密苏里州正规浸信会中北部协会”。

“第二条 本协会仅由实质上接受下列教义的教会组成。

“神的存在和统一性；神的三位一体的存在；新旧约圣经的神圣默示，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完整和无误的规则；由于我们的第一任父母的堕落，全人类被公正地定罪，道德上完全堕落。神永恒的恩典目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赎罪的全备性；有效的呼召；因恩典而自由成义；圣徒的持久性；信徒的洗礼只需浸泡；主的圣餐是浸泡在水中的信徒所特有的特权，可以定期进入教会团契。

身体的复活和普遍的审判；圣徒的最终幸福和恶人的痛苦都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上帝的智慧生物都有义务相信上帝所说的，实践上帝所命令的，以及对一周中的第一天进行宗教纪念。

“第三条 本协会的目标是，通过通信和个人交往，促进信仰和实践的统一、友谊、感情的融洽以及在促进传教士教育和其他与锡安利益有关的目的方面的联合努力。”

“第十条。我们愉快地支持密苏里州的新宪法，并拒绝任何因其不忠而被剥夺权利的人在这个机构中的席位。”

同年（1865年）协会在沙利文县的黄溪教堂举行了它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从10月14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橄榄山）被接纳到联盟中，总共有七个教会，其总人数为224人。牧师Geo. W. Benton担任主持人，Joshua Gray担任书记员。

牧师。-J. Starkey, H. Gray, J. Gray, G. W. Benton, J. Worthington and N. H. Redding。

普特南郡欢乐山教会招待了1866年10月13日开始的二周年纪念。Mt. Pisgah, New Bethel和Hopewell教会申请加入并被接纳。星期天，为国内传道进行了公开募捐，金额为11.50美元。约书亚-格雷、约翰-斯塔基和L. G. 帕克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争取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任命一名传教士在本会范围内工作。关于期刊文献，向各教会推荐了《基督教时报和见证》、《马其顿人》和《青年收割者》。

第三届年会于1867年9月13日与普特南郡的圣约翰教会举行。新的教会被接纳，即，橡树林和联合教会。章程中认可密苏里州新宪法的第10条被删除了。争取与北大河和密苏里州东北协会；以及爱荷华州的伊甸园和福克河协会进行通信联系。大约在这个时候，协会的名称从Northern Central改成了“North Central”，正如本文开头所写的名称。

黄溪是1868年的聚会地点。彼得-赛特牧师是主持人，约书亚-格雷是书记员。指定了关于“宗教状况”、“慈善工作”和“主日学校”的委员会。美国圣经协会出版社的传教士，彼得-塞特斯(Peter Setters)，对所做的工作做了令人鼓舞的报告：服务天数311天；售出卷数467卷；授予卷数59卷；分发小册子2226页；讲道144次；发现没有圣经的家庭90个；为家庭提供圣经36个；组织教会2个；销售总额437.06美元；从教会和传教士基金收到86美元。深泉教会和锡安山教会在本届会议上被接纳为协会成员。

1869年9月3日，该协会在沙利文县的橡树林会议厅举行会议。教会信件中的普遍感叹是“冷漠、不活跃和随之而来的不结果实”。只有两个教会（Yellow Creek和Mount Zion）报告了受洗情况；前者17次，后者7次。为了使情况好

转，大家做出了认真、严肃、坚定的努力，星期六为国内传道认捐了222.50美元；在星期六，为国内传道士认捐了222.50美元；主日为美国教会协会认捐了45.50美元；为主日学工作认捐15.5美元。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年，中北浸信会主日学大会已经成立，并在这次会议上举行了它的一周年紀念。本特利（C. W. H. Bentley）是该会议的主席，彼得-塞特斯（Peter Setters）是秘书。

该协会于1870年9月2日在普特南郡的锡安山教堂举行会议，并由主持人宣布开会。经申请，Wintersville、Salem和Spring Creek教会被登记为协会成员。当时的教会总数为16个，成员为471人。在这一年里，有57次受洗。该协会投票决定“成为密苏里总协会的附属机构”，其次，该协会“决议，我们所有的传教工作都要通过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

中北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报告说，传教士进行的巡回劳动，金额为165.60美元；收集和支付的金额为150.75美元；讲道95次；劝勉56次；洗礼33次。

1871年在黄溪教会举行的会议上，一些教会为这一年里有福的复兴感到非常高兴，而另一些教会则为不结果实而哀叹。

董事会报告说，一些人的慷慨程度有了令人满意的提高，而另一些人则极度缺乏兴趣。传道人劳作了312美元，但只收到了其中的146.85美元。

第八届年会于1872年8月30日在普特南县的橄榄山举行。Union和Milan（新教会）申请并被接纳为会员。这一年有73人受洗。十九个教会中有九个报告了主日学，其中七个是浸信会学校。

普特南县的小联合教堂是1873年9月的聚会地点。

1874年9月4-5日举行的十周年纪念会的会议记录显示，总结如下。

教会小联合， 53；锡安山， 49；拉瓦娜， 34；温特斯维尔， 28；春溪， 40；士麦那， 40；深泉， 21；联合， 40；新伯特利， 28；塞勒姆， 18；圣约翰， 37；橄榄山， 27；东蝗虫， 64；欢迎之家， 66；普雷森山，（彩色）， 10；霍普韦尔， 23；皮斯加山， 53；欢乐山， 29；欢乐谷， 13；米兰， 9；普雷森山。Pleasant, (col.), 10; Hopewell, 23; Mt. Pisgah, 53; Pleasant Hill, 29; Pleasant Grove, 13; Milan, 9; Yellow Creek, 79; 总人数为761人，受洗人数为89人。

牧师: J. C. Hinton, Peter Setters, C. Woodward, A. Jackson, A. M. Green, J. E. Bondurant, Wm. H. Tuston和Green Cloyd。

会议顺利进行， P. McCollum、 W. B. Rogers、 G. R. Bondurant、 J. E. Vertrees、 W. B. Ballew、 J. W. Bolster和J. H. Snider作为访客出席。

这个协会的教会都在普特南郡和沙利文郡，只有两个除外（默瑟郡的拉瓦娜和阿代尔郡的春溪）。我们关于这个兄弟会的最新资料是1874年。

密苏里州东北部协会。

上述协会的起源如下。”1866年9月8日，摩纳哥刘易斯县多佛附近。在由来自卢雷、伯利恒、温彻斯特、锡安、费尔蒙特、高地和糖溪教会的代表组成的

会议上，门罗-英戈尔德牧师当选为主持人，J. F. Rairden为书记。

“Wyaconda协会一致投票授权这些教会自行组成一个新的协会，根据动议，决定于10月12日星期五11点在温彻斯特开会，组成一个新的协会。

“决定任命J. F. Rairden、Wm. H. Bradford、O. L. Knowlton和Thomas Gray为委员会，起草章程和程序规则。

“任命J. M. Ingold牧师撰写通函，任命J. F. Rairden牧师讲授介绍性讲道。”
休会。

“J. F. RAIRDEN, 书记。”

J. M. INGOLD, 主持人。

根据上述行动，在克拉克县的温彻斯特举行了一次大会，并于1866年10月12日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称为“密苏里州东北浸信会协会”。组成的教会是上面提到的来自怀康达协会的七个教会，以及当时新成立的纽瓦克教会。

该章程被提交并通过，其中第八条内容如下。“本协会应是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和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辅助机构”。同一文书的第7条规定“本章程可在任何年度会议上由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成员投票修改（第八届会议除外）”。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438人。牧师是Wm. Yolton, J. F. Rairden, S. G. Hunt和J. M. Ingold。J. F. Rairden是主持人，Aaron Matley是第一届会议的书记员。

这些教会大多位于克拉克县；至少有一个在诺克斯；还有一个在刘易斯县；

这个协会和怀康达协会之间的边界线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

虽然是怀康会的女儿，但密苏里州东北协会从未成功地确保与母会的通信。这无疑是由于密苏里东北协会从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得到了如此明确的鼓励，后者被该州的广大教派视为瓦解的因素（见密州浸信会州会议）。

我们拥有的密苏里州东北部协会的最新会议记录是1871年的。这些记录显示，该协会的繁荣程度不高，只有两个教会在1866年加入该组织，会员总数为532人，比开始时多了不到100人。1871年的牧师是Wiley Bunch, O. N. Collins, C. R. Stephens, J. Barker和J. C. Harvey。

这个社区大约在1872年解散，在1873年，我们发现它的大部分教会都在老怀康达协会的名单上。

J. MONROE INGOLD—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很小的时候他就搬到了印第安纳州，之后又搬到了爱荷华州。18岁时，他成为神恩的对象，皈依并加入了浸礼会，由长老科尔施洗。信主后不久，他进入爱荷华州里士满的学校学习，以期成为牧师。1864年，他来到密苏里州，在许多挫折中开始传道。但他凭着精力和决定力继续前进，于1865年11月被按立为牧师，并被任命为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牧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是个忠实而勤奋的劳动者，直到他最后一次生病。1868年7月，他得了黄疸病，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他渡过了生命河，现在正在休息，在那里，恶人永远不会搅扰。

STEPHEN G. HUNT. —以下是1869年密苏里州东北部协会会议上讣告委员会的内容。

“亨特兄弟于1813年10月7日出生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县。他在20岁时经历了宗教信仰，加入了印第安纳州拉波特县的Rolling Prairie浸信会，并接受了黑斯廷斯牧师的洗礼。1838年8月8日，他与路易莎-索尔兹伯里结婚；1845年进入牧师行列；在伊利诺伊州的桑威奇担任牧师；在那里呆了五年，他在那里播下了王国的种子，此后收获颇丰，在他当时占据的地方，有五个兴旺的教会。1850年，他负责照顾印第安纳州米德尔伯里的教会，在那里呆了三年。然后他搬到了爱荷华州的诺克斯维尔，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弱小的教会，在他服事期间，这个教会增加到了107个，并开始建造他们不久前奉献的高尚的房子。他从那里搬到了他的出生地—印第安纳州韦恩县，并负责埃尔克霍恩浸信会，他在那里帮助他的叔叔艾萨克-埃斯特尔（Isaac Estele）信主，后者进入了牧师行列。

他从那里来到密苏里，受雇于国内传道会，他的工作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组织了海兰、格林斯堡和西伯特利教会，此外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奠定了真理的基础。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为出版协会工作。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和四个孩子，还有许多其他朋友为他的损失感到悲痛；然而我们的损失就是他的收获。他是在信仰的胜利中死去的。我们只能祈祷，主啊，派更多这样的劳动者进入葡萄园。”J. F. Rairden. WM. H. BRADFORD, 委员会。”

第九章。

旧路协会。

战争开始时，自由协会由散布在七个县的33个教会组成。1865年宣布和平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这部分教会的状况是可悲的。自由会在1866年召开会议并进行了重组，并非常不明智地修改了她的“信仰告白”，宣布“对那些曾经反叛美国政府、没有福音悔改证据的人不给予团契”。（两年后，在1868年的会议上，自由协会从她的“信仰条款”中删除了这一令人厌恶的项目，这是值得称赞的）。

对此，她的一些教会不以为然，其中八个教会，即：Pisgah, New Hope, Macedonia, Mt Zion, Slagle Creek, Mt Moriah, Prospect and Hopewell, 退出了会议。退出后于1867年10月25日在Polk County的Hopewell Church举行会议，并与Bethany, Little Niangua和Fountain Grove教会一起组成“旧路协会”*。

参加该组织的教会成员总数为706人，分布在包括波尔克、达拉斯、希科里和卡姆登四个县的主要部分。该组织有必要在她的范围内接触到其他人没有或不能提供的广大贫困地区。该协会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在组织后的五年内，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协会当时由28个教会组成，包含1,488名会员。

希克里县的第一位正规浸信会牧师是长老托马斯-皮茨，和约翰-米勒组织了该县的第一个浸信会，由六名成员组成。这大约是在1843年。1879年，这些老兵中有两人还活着。玛丽-格林夫人和玛丽-B-皮茨夫人。这个先驱教会的牧师在战争之前一直是长老Thomas Pitts和James Wheeler；前者任职13年，后者任职9年。

在战争期间，该教会（我们没有了解到它的名称）被解散了，分散的成员与

埃尔克顿、莫利亚山、橡树林和霍普韦尔教会联合起来，除了后者之外，所有希科里县的教会都是如此。战争结束时，该县没有一位浸信会牧师，只有最近（1864年）迁入该县的L. J. Tatum。他立即开始为摩利亚山教会讲道，该教会有25名成员，在一个旧的木制校舍里。三年后，该教会有125名成员，并有了一座礼拜堂。大约在这个时候，在牧师工资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两位执事利用他们所有的影响力反对以薪资支持福音。争论结束时发现教会分裂了，其中一个执事死了，另一个是在老房子里做礼拜的八、十个人组成的小型反教会党的成员。保存下来的是一个由14名成员组成的小教会，名为Ebenezer，于1869年1月14日成立，1881年有25名成员，由Eld. 长老David Hitson为牧师。

1868年的第二次年会是在希科里县的莫利亚山教堂举行的。1869年，协会在卡姆登县的博林格教堂举行了会议；1870年，在波尔克县的斯莱格溪举行了会议；1871年，在达拉斯县的新希望举行了会议；1872年，在希科里县的小年瓜举行了会议。1873年在达拉斯县的Pisgah；1874年在希科里县的Pittsburg；1875年在卡姆登县的Harmony；1876年在波尔克县的Hopewell；1877年在Prairie Hollow教堂；1878年又在新希望。从1867年起，主持人是Eld. W. W. Palmer, 10 years; Eld. J. M. Russell, 3年。J. Moore, 1年；L. J. Tatum, 10年；Z. T. Strickland, 2年。

1867年的牧师：C. L. Alexander, T. Moore, Wm. W. Palmer, Wm. Godwin, A. Long, J. W. Cranfill, Isaac Ingram, L. J. Tatum, D. J. Morrow, Morris and G. Kelley。

旧路协会在1872年达到了她最大的会员人数。当时有一支庞大的牧师队伍与她的教会相联系，包括19名按立的传教士和11名有执照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各教会现在开始退出并与其他协会联合，这使得旧路协会的力量在1878年减

少到23个教会和1002名成员。

从1869年到1878年，包括10次聚会，各教会报告的受洗总数为1,237人——大大超过了目前的成员人数；从1870年到1878年，为国内传道提供了1,247.41美元。在同一时期，报告的牧师工资为3,085.62美元。宗教文献的销售额为1,208.91美元；售出的书籍数量为1,429册；捐赠的书籍为317册；90个家庭获得了《圣经》。L. J. Tatum长老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高效的传教士，在神的带领下，许多教会的成功和繁荣都归功于他的劳动。

1868年，该协会发表了以下对原始浸信会信仰的认可。

“指示书记员按顺序排列我们的信仰条款，并指示他包括有关衣薪资支持福音的信仰条款，该条款最初是由伦敦一百多个基督徒会所的长老和弟兄们（根据其信仰声明受洗）于1689年提出的，并由费城协会于1742年采用。”

上述条款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牧师的工作是不断地在他的教会中参加基督的服事，在传道和祷告中注意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必须向基督交代；他们所服事的教会有责任，不仅要给他们一切应有的尊重，而且要根据他们的能力把他们所有的好东西传达给他们（徒4：4，来13：17，提前5：17，18，加6：6）。”

我们常想，为什么这么多教会，甚至不少牧师，在支持牧师的问题上如此胆怯，因为圣经中没有任何教义比福音传道人的充分薪资支持更明确的教导。教会通常对其成员在其他信仰项目或圣经教义方面的行为非常谨慎，甚至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我们很少知道教会会因为成员习惯性地忽视帮助支付教会费用而要求他们承担责任。我们知道牧师非常认真地就洗礼、

主的圣餐、对主日的正确遵守以及影响基督徒责任的许多其他事情讲几个小时的道；但对以薪资支持福音的问题却只字未提。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漏掉了这一重大问题？为什么要求每个教会成员申请者应是一个忏悔者，对基督有信心，接受洗礼，等等，然后把这样的人留在教会多年，而他积极地忽视，而且在成千上万的情况下，甚至拒绝为支持他的牧师做出贡献。这是对基督教名声的侮辱，是对不忠行为的鼓励。这是一个旧路协会和她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教会都不敢处理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了1877年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一位牧师因反对薪资支持牧师而被禁止讲道，他谴责收取劳动报酬的牧师是“雇工”，等等。此案在1877年被提交给协会，教会的行动得到支持，此人的名字从牧师名单中删除。1878年又有了新的努力，并提出了撤销前一年的行动的动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这个动议被否决了，被罢免的牧师的朋友们也没有争取到他的复职。为什么不能像反对神圣的《圣经》中任何其他明确的诫命一样，毫不犹豫地撤销反对以薪资支持牧师的传教士的证书呢？

这个协会在其他方面也是一致的。在她的信仰告白中，她宣称她坚持圣经中关于圣徒最后坚守的旧教义。1871年，她退出了伯大尼教会的团契，因为该教会允许一个叫托马斯-摩尔的人在叛教的教义上把她的成员引入歧途，而没有努力惩戒这些人。1870年，该协会“接受了景山教会的以下询问：

“接受来自任何其他教派的成员，这些成员相信离经叛道，不经重新洗礼就公开共融，这与传教士浸信会是否一致？”答案是：“不。”

1874年的收获。

“鉴于醉酒很多时候是造成财产、健康和安宁损失的原因，并导致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在死亡中遇到痛苦，最后被上帝永远放逐；因此，

“决议，我们举起旗帜反对这种破坏灵魂的毒药作为饮料，并建议我们的牧师向他们的会众讲道，反对使用醉酒饮料作为饮料，或访问出售和饮用醉酒饮料的狂欢场所。”

该协会在其第十五届年度会议上在以下地点举行了会议

1881年8月26日，本顿县霍普韦尔。有25个教会在册，除一个教会外，其他教会都派出了信使；他们的成员总数为1,088人。用于国内传道的费用为149.20美元。J. H. Stinecipher作为传道人工作了113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届会议上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案例。来自Tebo协会的Wright's Creek教会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被接纳。除了一个成员外，投票结果是一致同意接纳她。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听取他的反对意见，并作出如下报告。

“我们，你们的委员会，被任命调查S. B. Davidson弟兄对接收Wright's Creek教会的反对意见，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S. LASWELL，主席。”
“因此，莱特溪的代表们被伸出了友谊之手，并在理事会中就座。”

第十章。

岩石草原（现为戴德县）和其他协会。

岩石草原协会于1867年10月成立，有以下教会，即，欢乐谷、Chalybeate Spring、Sinking Creek、Pleasant Hill、Liberty和Sycamore共六个教会，

约有175名成员。谢尔顿（J. D. Shelton）和乔尔-马丁（Joel Martin）是牧师；威廉-鲁阿克（William Ruark）和威廉-费舍尔（William Fisher）是持证传道人。这些教会主要位于戴德县。

二周年纪念活动于1869年9月10日开始在戴德县的沉溪教堂举行。J. D. Shelton是主持人，Preston Mitchell是书记员。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被选为下一年的传教士，在赤贫者中骑马传教，并建议各教会成为总协会的辅助机构。在这两年中，教会的数量增加到10个，会员总数达到380人；本届会议上报告了20次洗礼。

Chalybeate Spring教堂是1870年9月的聚会地点。贫困问题委员会报告说，“该协会有一半的地方缺乏浸信会的传教”。十个教会中的九个教会只派了信使参加这次聚会。

1871年，会议在戴德县的欢乐山教堂举行，从9月8日开始。坎贝尔（J. W. Campbell）做了开场布道。J. D. Shelton再次当选为主持人，Preston Mitchell为书记员。S. W. Marston牧师作为访客出席；Wm. Hildreth牧师，作为蓝河协会的通讯员，被邀请入座。

1872年9月，第五届年会在戴德县的沉溪教堂召开，当时詹姆斯-希尔讲道。他还在会上作了介绍性的布道，随后被选为主持人；书记员与去年相同。

1871年，该协会要求戴德县的教会召集一次大会，目的是成立戴德县协会，所述大会将于当年10月在上述县的锡安教堂举行。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该大会的全部内容。它可能开过会，也可能没开过会。1873年9月11日，在戴德县新友谊教堂举行的六周年纪念会上，这个问题呈现出某种不同的形式，协会的名称被改为“戴德县协会”。在改成这个名字之后，长老James S.

Buckner (当时是Dade County Association的成员之一)就开始了工作。James S. Buckner (当时本机构的牧师之一)被要求写信给戴德县的教会,要求他们在该县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协会,称为“戴德县联合浸信会协会”。

本届会议上提出的询问和采取的决议。

1. “如果一个教会不保证按其能力支付给他薪资费,那么福音牧师是否应该接受对于该教会的牧养职责?”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响起。”赞成;J. D. Shelton, W. L. Burnett, Isaac J. Wheeler, John Williamson, Minor Gentry, Stephen Blakey, William Tindall, James Kelley, W. H. Mitchell, E. Hurst, Thomas Cusick, Jas. P. Grisham, Hugh McMillen, Allen Wheeler, W. A. Dyson and James Taylor-16票;反对; Jas. S. Buckner, B. F. Meek, Jas. L. Powell, Jas. L. Allison, Lewis Hine, Lewis Redman, J. M. Marcum, C. F. Coram, Geo. Lewellen和William R. Divine-10票。

2. “决议:福音派牧师不得因其职务而成为协会会议的代表。

3. “一个教会虽然有能力和却不支持它的牧师,这样的教会有福音吗?回答:“不是!

4. “一个教会是否应该支持在其中间举行的祈祷会?回答说:“是的!

5. “基督徒参加舞会、舞蹈或游戏聚会是正确的吗?回答:“不!

6. “本会是否会在一年中雇用一名或多名传教士在她的范围内工作,并供养他们?回答:“不!

7. “我们是否应与总协会通信？”再次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9票；反对，14票。

对上述第6个问题的回答，与传教士有关，是由于大多数人对传教的半反对。总之，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存在着反传教士的因素，有时在协会的会议上部分占上风。1874年会议上的下述行动充分证实了对这一情况的看法。

“圣经中是否有传教士制度的教导？”一回答：“是的。该制度是每个教会都要维持自己的牧师；在保罗给各教会的信中有教导。

几年来，这个机构明显缺乏团结，在此期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872年，在信仰忏悔的问题上出现了情绪上的松懈。这一年，提出了以下质疑，涉及这个问题。

“岩石草原协会是否承认一个没有书面信仰条款的教会是合法组织的？”一回答：“是的！”

随后，在同一次会议上。

“决定，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建议我们的牧师在没有信仰摘要的情况下不要组织任何教会”。这项决议显然是一项妥协措施。第二年，同一问题再次被提出，并得到了这样的处理。

“协会能否在没有信仰宣言的情况下承认或持有有一个教会作为姐妹机构？”一回答：‘不能！’”

从这个时候开始，戴德县协会逐渐发展起来，支持主日学、国内传道和国外

传教，尽管没有做太多的工作。关于最后一项，她宣布她认为“根据‘委托’，我们有义务将福音传给异教徒”。

教会。Sinking Creek, 53; New Providence, 57; Concord, 30; New Friendship, 48; Liberty, 82; Pleasant Hill, 65; Mt. Pleasant, 83; Limestone, 85; Pleasant View, 37; Sharon, 30; Tabernacle, 12; Cedarville, 36; Pleasant Grove, 115; 成员总数，733人；洗礼，50人。

1877年的牧师：A. C. Bradley, J. D. Shelton, B. F. Meek, Lewis Hine, Minor Gentry and D. G. Young。

1879年，只有12个教会报告（新普罗维登斯教会退出），会员总数为704人；受洗人数为59人；有7名牧师。

1881年的会议是在锡达维尔举行的。当时有14个教会，544名成员。

内华达协会。

这是一个适度活跃的浸信会兄弟会，从其历史的开始，就一直在同情和合作。

它与各种教派、慈善和宗教事业一起运作，如国内和外国传教士、主日学、教育等等。它的教堂现在主要分布在弗农县和巴顿县，有三个在雪松县，一个在贝茨县。

内华达协会组织于1867年。我们将这一事实作为1870年9月9日至10日在马尔

马顿教堂举行的三周年纪念会议记录扉页的依据。它当时由以下教会组成，即：内华达，32个；希伯伦山，23个；橄榄枝，25个；马尔马顿，58个；奥沙谷，17个；格莱德泉，60个；自由，96个；硫磺泉，53个，在弗农县；拉马尔，31个；欢乐谷，6个；和谐，30个，在巴顿县；克林顿维尔，21个，在锡达县；总共12个教会，有452名教徒。此时被任命的牧师有：G. M. Lamkin、C. Ingram、B. W. Harmon、Jesse Johnson、James Roberson、J. B. Carrico、A. P. Rogers和C. Capron；持证传道人有：P. Richey、J. Wilhoite、G. Drummond和M. A. Wolf。

1871年9月7日至9日，该协会在弗农县的硫磺泉教堂举行了第四次年会。今年接纳了伯利恒、塞勒姆和伯特利教会，加上洗礼，会员总数增加到654人。长老G. M. Lamkin和P. J. Collop当选为总协会的使者。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目的是在协会的范围內促进这种兴趣。在1870年的会议上，对章程进行了修订，以便在协会的名称中包含“联合”这一称谓。协会之前通过的信仰告白，通常称为“新罕布什尔州信仰告白”，在1871年的会议记录中被全文公布。

哈莫尼教堂—巴顿县虽然加入该协会的时间不长，但在该州的这个地区属于较早的浸信会机构。书记员John D. Star在1869年对该教会做了如下描述。“哈莫尼教会位于拉马尔东南12英里处；有一个联合教堂和教室，现在几乎没有价值，但提议不久后在现址以南约1.5英里处建造一个新的房子。卡里科(J. B. Carrico)是第一位牧师，他在1853年组织了教会的22名成员，除了战争期间有短暂的间隔外，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除了今年的30美元外，没有任何薪水。他非常热心，但没有受过教育，并被认为有些异象。我们不‘洗圣徒的脚’，已经八个月或更长时间没有吃过主的圣餐。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祈祷会，也没有过长时间的聚会”。1879年，这个教会有48名成员，M. D. Ramey担任牧师职务。

内华达浸信会—成立于1869年。在1876年秋天或1877年初，W. J. Brown被召入教会担任教职，在接下来的协会会议上，他们报告了一次辉煌的复兴，成员总数为115人，在这一年中增加了58人。此后，布朗兄弟一直担任牧师，1879年，教会有105名成员。

1873年，内华达协会于8月9日与弗农县蒙特瓦洛的自由教会举行会议。教会的名单增加了以下几家。Pleasant Ridge, Zion, Mount Zion No. 2, Center Baptist, Little Dry Wood和Deerfield。这样一来，教会的数量增加到24个，圣餐者达到737人。在执行委员会的主持下，没有完成多少巡回工作，但在宣读了上述委员会的报告后，传教精神真正得到了复兴，教会和个人为此目的以现金和认捐的方式捐助了243.50美元。委员会提交了以下内容，作为关于节制的报告。“考虑到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是许多恶习的根源，是人类家庭最大的祸害，每年将成千上万的人带入死亡的暗河，在它的道路上发现的眼泪、痛苦和悲伤比战争、饥荒和瘟疫造成的还要多，因此我们建议教会和个别基督徒，以各种值得称赞的方式阻止销售和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这是他们唯一正确和一致的做法。”

协会的第十二届年会在奥沙谷教会举行，从1879年9月26日开始。当时有26个教会在名单上，其中4个教会没有发送情报。22个报告的成员总数为963人。

牧师。-W. J. Brown, I. L. Crow, C. Ingram, R. Richie, E. P. Burdett, M. A. Wolfe, J. B. Carrico, Jesse Johnson, W. J. Scott, J. Roberson, R. J. Terrill, J. P. Smith, T. Harvey, W. S. Willoughby, W. J. Lett, M. D. Ramey, S. D. Francis, T. B. Freeman, W. A. Wilson and G. M. Lamkin.

在写完上述简述后，我们发现了1869年的协会记录。那是它在拉马尔举行的

两周年纪念。在这次会议之前，该协会只有三个教会——内华达、拉马尔和马尔马顿。希伯伦山、欢乐谷和橄榄枝都是新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这六个教会的全部成员为133人。牧师们的名字没有给出。杰西-约翰逊（Jesse Johnson）被任命为教会牧师。

韦伯斯特协会。

来自9个教会的信使于1868年7月3日在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县的马什菲尔德召开会议，经过“成熟的讨论”，组织了一个新的协会。雅各布-古德（Jacob Good）被选为主持人，E. A. Mingus被选为书记员。组成的教会有：Mt. Zion, Fairview, Cedar Bluff, Spring Bluff, Prospect, Good Hope, Antioch, Marshfield and Good Spring。

宪法

“第1条。本协会的名称为韦伯斯特联合浸信会。

“第2条。本协会的目标是促进基督教团契，在穷人和赤贫者中传播福音，并促进和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利益。

“第3条。本协会的成员应包括来自联合浸信会正规组织的教会的牧师和代表，‘信誉良好。’”

“第4条，第三节。不得以政治测试作为加入本会的必要条件”。

协会的第一次例会于次年10月的第二和第三天举行，地点是韦伯斯特县的新展望教堂。九个教会中有八个教会参加了会议，其总人数为324人。该协会的牧师有雅各布-古德（Jacob Good）、沃马克（J. H. Wommack）、彼得-麦克拉肯（Peter McCracken）、明格斯（E. A. Mingus）、霍金斯（S. P. Hawkins）和史密斯（B. J. Smith）；执业医师约翰-阿尔福德（John Alford）。这些教会大多在韦伯斯特县和莱特县。“每个教会都被建议派一名传教士在协会的范围内传教，只要她觉得愿意支持他”。这就是当时这些原始浸礼会后裔的巡回宣教方法。与老路、锡安和奥沙河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1869年10月8日至11日，韦伯斯特县的好望角教会在其两周年紀念日上招待了该机构。新教会联合起来的情况如下。Harmony, New Salem, Pleasant Hill 和 Fellowship。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韦伯斯特协会为总协会的附属机构，并筹集了11美元，使她有资格在该机构中获得一个席位。长老Jno. Hyde, W. Letchworth, L. T. Freeman, W. Wommack and F. M. Turner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传教事业”。

新教会加入协会的情况如下。1870年新希望教会；1871年小溪教会、友谊教会、欢乐谷教会和夏洛教会；1873年亨德森教会；1874年康科德教会和圣詹姆斯教会；1875年芬利溪教会和普罗维登斯教会；1877年马什菲尔德教会和山核桃蓝教会；1878年皮斯加山教会和哈特维尔教会。1878年在册的教会总数为18个，会员总数为857人，其中不包括没有提供统计资料的山核桃树崖教会。

好泉教会的两个部分在1875年向协会发出两封信。两封信都被宣读了，之后该案被提交给一个由W. W. Oliver、T. C. Dyche、James Newton、L. J. Ellis 和I. E. Brown组成的委员会。上述委员会报告说，根据他们的判断，任何一方都不能被接纳为好泉教会，并建议双方聚在一起，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在

明年尝试发送一封信。该委员会的报告被采纳。第二年，该教会像往常一样被列入了名单。

到1877年，浸礼会的情绪已经在韦伯斯特协会的领域内广泛传播，新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在这时，浸礼会教派比其他教派更有优势。在这次会议上，人们明智地决定，为了守住他们当时所赢得的阵地，“他们必须有神圣的工作”。上帝将该州的一个地区赐给了他们，该地区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和农业资源。罗马教会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优势，并正在努力种植她的错误种子。所有这些东西，浸礼会都发现了，并为“占有土地”做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努力。

在截至1878年10月的一年中，实际支付给财库用于传教的现金为183.70美元，传教士Solomon Forrester报告说，他走了1,671英里，工作了243天，讲了205次道，有63人受洗，组织了两个新教会。1878年的牧师有：E. A. Mingus, J. G. Lemen, Thomas Foster, Jacob Good, J. H. Jackson, W. N. Crane, J. S. Bateman, S. P. Hawkins, E. W. Webb, D. F. Ellis和T. Richardson。

安提奥克教会—怀特县，不是一个古老的教会，于1866年11月5日由J. Wommack成立，当时只有5名成员。Jacob Good成为他们的牧师。几年来，该教会在一个18x20英尺的木屋里做礼拜。

位于格林县的CEDAR BLUFF教会，现在不是韦伯斯特协会的成员，于1858年9月组织了8名成员，并选择了D. R. Murphy，他是教会的父亲，担任牧师。同年，教会耗资600美元，建造了一座30x40英尺的框架会议厅。威廉斯（J. W. Williams）接替墨菲（D. R. Murphy）担任牧师；然后是沃麦克（J. H. Wommack）；在他之后是古德（Jacob Good）。

FAIRVIEW教会—于1867年3月24日成立，有8名成员，位于县城以西12英里处。同年建造了一座木制的礼拜堂，价值100美元。这个教会现在不在韦伯斯特协会的名单上。

GOOD HOPE位于韦伯斯特县，在马什菲尔德以东四英里。1882年，该教会有56名成员，由J. Good担任牧师，有一座22x42英尺的框架式礼拜堂，价值500美元，建于1862年。

GOOD SPRING CHURCH，也是在韦伯斯特县，于1866年8月成立，有17名成员，并于1869年建造了一座22x32英尺的框架式礼拜堂。J. H. Wommack是第一任牧师，由B. J. Smith接任。

MT. ZION，——一个有94名成员的教会，位于莱特县，在县城哈特维尔以西10英里，1856年8月9日成立，有16名成员。1858年，建造了一座20x24英尺的凿木礼拜堂，1865年进行了维修，当时价值150美元。Jacob Mingus是他们的第一位牧师。

雅各布-明格斯，老雅各布-明格斯的儿子，E-A-明格斯的父亲，1796年6月10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伊丽莎白镇，但从小就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除了在1812年的战争中当过两年的志愿者外，他一直和父母在一起，直到接近30岁。1823年，他与萨拉-西博特结婚，安顿了新家，并在北卡罗来纳州从事他最喜欢的工作—耕作。若干年后。他在33岁时信主，不久后进入牧师行列。他的工作主要是担任牧师。

1852年，他带着他的大家庭搬到了密苏里州的莱特县，不久之后，他被任命

为展望教会的牧师。1856年，他又成为锡安山教堂的父亲、创始人和第一任牧师。他一直担任牧师一职，直到1862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而被迫退休。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禁锢在床上，遭受着沙砾带来的强烈痛苦。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把他的儿子E. A. Mingus牧师叫到床边说，”我的儿子，照顾好教会；我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我现在正等待着离开的召唤，去往我在高处的家”。1866年6月2日，他的苦难结束了，他的灵魂飞向了”赐予它的上帝”。就这样，这位活了70年，少了8天的基督的忠实仆人的生命结束了。（由儿子E. A. Mingus提供。）

1844年6月，约翰-亚伦和乔纳森-欧文斯在马什菲尔德以东12英里处成立了普罗索普特教堂，这是韦伯斯特县浸信会的先驱之一，有8名成员。1850年，教会建造了一座礼拜堂—框架结构，20x40英尺。1866年重建，耗资800美元。第一任牧师是John Aaron，1882年Jacob Good担任牧师。L. S. Dyche修女是主日学的监督者，主日学由教会管理。

B. 史密斯（B. J. SMITH），与韦伯斯特协会的早期历史有关，是弗吉尼亚州人，1828年5月11日出生。他的职业是鞋匠，24岁时信主，大约在1860年开始传道，1868年6月20日被按立。他曾担任好泉、和谐、好望、皮斯加和春林教会的牧师。他的第一次婚姻是1853年9月3日与伊丽莎白-马克斯小姐结婚。他的第二次婚姻是1868年8月27日与帕特尼娅-韦伯结婚。以下是有关他的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某个场合，有一个人在早上离开了他——一个自称是朋友的人，承诺在下午回到同一个地方，史密斯先生要等待他回来。史密斯很快就睡着了，在梦中看到自己被包围，处于危险之中。他醒来后，解释了自己的危险，

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并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得知他的朋友(?)在两英里外的敌人营地里,正在策划抓他。他把这个梦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天意。

EZEKIEL ALFORD MINGUS—现在是韦伯斯特协会的活跃牧师之一,1829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海伍德县。十八岁时,他皈依并成为浸信会教徒。1852年,他与父亲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的莱特县,首先加入了韦伯斯特县8英里外的展望教会,并于1856年成为他家附近的锡安山教会的成员之一。他于1860年开始讲道,并于1868年被按立为牧师,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在南密苏里州建立浸信会的利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两三个教会担任牧师。他于1856年8月7日与玛丽-A-布拉德肖小姐结婚。他的妻子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1855年随父亲移民到密苏里州的莱特县。她一直是丈夫真正的帮手,也是他家的一颗硕果累累的藤蔓。

第十一章。

新的前景协会。

HIS协会开始时只有三个小教堂。在战争结束前, TWs协会凝结在一起,即: Union、New Prospect和Mt. Comfort,前两者在格林郡,后者在劳伦斯郡。这些教会的信使于1864年10月22日在新展望教会开会,并组织了上述的协会。 Eld. A. May被选为主持人, T. B. Youngblood为书记员。三位牧师出席了组织会议,他们是A. May, J. D. Shelton和Geo. Long,后者刚从阿肯色州过来

不久。我们被告知，A. May后来在纽顿县去世，但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从未能收集到任何信息。

1865年9月，第二届年会在劳伦斯县的康乐山举行。自由教会在前一年夏天组织，本届会议增加了自由教会。

第三届会议在联合教会举行，当时刚组织起来的伯特利教会联合起来。Geo. 龙长老被选为主持人，并逐年继续担任此职，直至1878年。

1867年，纽顿县的Bethel教会是聚会地点；1868年，格林县的Union Hall；1869年，Mt. Comfort教会；1870年，Mt. View教会；1871年，格林县的Prospect；1872年，格林县的Hopewell教会；1873年，波克县的Mt. Olive教会；1877年，格林县的Asher Creek；1878年，波克县的Mt. Zion；和1879年，劳伦斯县的Mt. Comfort。

关于这个协会的组织历史和第一次会议的记录，我们要感谢Eld. Geo. Long，他是该协会的主要牧师之一。我们拥有的第一份会议记录是1868年的。当时她的名称是“联合浸信会的新前景协会”。采用这一名称无疑是出于对政治上的禁忌的倾向。当然，现在所有人都会说这是错误的。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当这个标题被采用时，国家正处于可怕的内乱之中，许多事情都是在激情中完成的。无论如何，几年后，协会看到了自己的失误，并明智地进行了纠正。1870年，“联合”这个前缀被取消。

从最早的历史来看，新前景协会的进展缓慢。她的范围有些局限，“她的许多教会与其他协会的教会混杂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后来所说的那样。然而，在她的程序中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而有时在“工作计划”方面缺乏统一性。

1868年，传教士委员会被终止，1869年，该委员会被重新任命，该协会成为该州总协会的辅助机构。Geo. 龙长老作为传道人在外地工作了100多天，报告说有27人受洗，并组织了一个新教会，即费城教会，该教会在今年（1869年）被接纳为联盟。协会还通过他在巡回工作中花费了76美元。在1870年的会议上，协会任命龙长老为两个软弱的教会讲道，答应给他70美元作为他在那里的服务费。橄榄山在这次会议上与协会联合。在这一天，协会中的教会数量为9个，会员人数为298人。

从1870年到1879年，该协会取得了与过去一样的进展。她的大多数教会都很虚弱，她在帮助别人方面能做的不多，但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位不间断的传教士将他的部分时间用于荒地的建设，每年在这方面的花费在40到80美元之间。

1877年，与新萨克河协会的合并通过了上述协会的章程，同时保留了新展望的旧名称。

在过去十年的历史中，新前景协会一直在认真地促进主日学的利益。经调查，在1871年，协会范围内的所有主日学都是以“联合主日学”为基础的。人们对此非常不满，强烈要求各教会在浸信会的平台上组建学校。有一件事极大地促进了“联合主日学”的成功，也使浸信会主日学因此而受挫，那就是缺少礼拜场所，大多数教会都依赖地区学校的礼拜场所。看到这种状况的邪恶趋势，协会在1872年敦促有必要建造教堂房屋。此时，整个协会中只有三所浸信会主日学。

1879年的会议记录提出了以下摘要。

=====

=====

=====

=====

=====

=====

=====

第八期。

1870-1880.

=====

=====

第一章。

拉斐特和约翰逊，以及其他协会

以下是这个兄弟会的组织情况。1874年9月24日，密苏里州蓝河浸信会与杰克逊县的孤独杰克教会召开会议，会议同意考虑组建新协会的便利性。

“因此，由拉斐特县和约翰逊县以下教会的代表组成的大会，Aullville,

Concord, Chapel Hill, Elm Spring, Lexington, Providence, Waverly, Mt. Hope, Long Branch, Liberty, Kingsville, High Point, Center View and Mound Prairie, 于1874年10月29日与Mound Prairie教会召开会议, 并召集Henry Talbird博士主持会议, 选举B. F. McElroy担任秘书。

“大会通过投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协会”。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被选为协会的主持人和书记, M. F. Royle被选为财务主管。然后通过了一份章程, 其中第一条规定名称为“拉斐特和约翰逊协会”, “由正规浸信会教会的代表组成”。它的目标在同一文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第8条。本协会的业务应是通过一切合法手段促进: 第一。在其自身范围内传扬福音; 第二。在密苏里州以及在整个美国的一般国内传教; 第三。外国传教士; 第四。主日学; 第五。宗教和期刊文学; 第六。一般的教育事业, 以及为牧师培养可能表现出坚定虔诚的年轻人, 等等。

这个协会是彻底的传教组织。在其第一次会议上, 教会和个人对宣教的现金和认捐达433.50美元。协会的领土被划分为四个区, 执行委员会被要求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 每个区一次。教会被允许派一名成员, 但不超过两名成员参加这些季度会议。

从协会基金中拨款的方法是: 第一。帮助弱小的教会维持正常的讲道; 和第二。维持他们的巡回工作。我们毫不犹豫地说, 这就是传教事业的正确理论, 更强大、更有利的人帮助更弱小、更不利的人。

该协会第二届年会于1876年8月25日在约翰逊县皮茨维尔的伊农教堂举行。原来的14个教会现在已经增加到22个; 会员总数为1,489人。以下是更正后的名单

1876年的牧师：D. C. Bolton, A. M. Cockrel, J. S. Casterson, J. Gott, B. F. Goodwin, Amos Horne, L. M. Horne, R. H. Harris, W. C. Ligon, I. N. Newman, E. Roth, G. W. Smith, H. Talbird, D. D., C. M. Webster, F. M. West, S. B. Whiting, C. White and C. N. Wester。

这些教会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在1879年，该协会由25个教会组成，会员总数为1,991人。除科林斯外，所有的教会都在拉斐特县和约翰逊县，原来的14个教会以前属于蓝河协会。1880年有26个教会，有2,291名成员。这一年有133次洗礼。

蓝河协会的历史中已经介绍了这个兄弟会中较早的教会的情况，这里不必重复。

WILLIAM P. C. CALDWELL—1810年7月25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拉塞尔维尔。随后他搬到了考德威尔县，1832年1月，他在那里与简-S-杰克逊小姐结婚。1841年，他信奉宗教，并由詹姆斯-曼斯菲尔德（James Mansfield）为他洗礼，加入了和谐教会的团契，不久之后，他又接受了洗礼。

他进入了牧师行列。1845年，他移民到密苏里，在约翰逊县定居，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去世；他的工作领域包括密苏里河以南的相当多的县，因为他经常被不同的协会聘为传教士。他在这一领域积极工作了三十年，并将他的传教工作推进到偏远和人烟稀少的地区，他有资格被列入密苏里州的先锋传教士行列。在许多方面，考德威尔兄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性格中的每一个特征都具有积极的性质。他拥有任何灾难都无法震慑的道德勇气，以及任何不幸都无法压抑的精神活力。他精通《圣经》知识，是一位安全而能干的神谕

阐释者。虽然他是一个大胆信仰捍卫者，但他是一个温和谦逊的基督徒。他的信念坚定，是一个不妥协的浸信会教徒。他的去世使基督的事业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拥护者，使教会失去了一位最能干的顾问。在我们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的同时，让我们努力效法他的美德。（摘自《拉斐特和约翰逊协会会议记录》，1876年）。

他死于肺炎，1875年12月14日。

乔纳森-高特（JONATHAN GOTT），1820年12月2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沃伦县。他在1832年12岁时信奉了宗教，并加入了位于他出生地的普罗维登斯教会。1845年4月，他与玛丽-安-斯蒂尔结婚，同年搬到密苏里，1847年1月，与拉斐特县的Mound Prairie教会结合，在教会的要求下，他被乔治-明顿长老和E-罗斯按立为福音传道人。随后，他在约翰逊县费耶特维尔附近定居，1864年3月，他为他妻子的去世而哀悼，这位妇女的性格被基督教的罕见恩典所装饰。1869年2月，他与第二任妻子凯瑟琳-法里斯（Catharine Farris）结婚，她仍然健在。他是十个孩子的父亲，第一个妻子生了七个，最后一个妻子生了三个。1878年9月15日，他在信仰的胜利中在家中去世，享年58岁。戈特弟兄是一位恳切而成功的福音传教士。他为不同的协会担任传教士，总共约十年，在没有这样的工作时，他负责三到四个教会。他没有受过教育，但他的精神文化和指导他火热的热情，他良好的自然禀赋和对圣经的了解，部分地弥补了他的不足。因此他不仅是一个有教益的，而且是一个安全的教师。他过着认真的基督徒生活，现在从他的劳作中休息了，他的工作也跟着他。（摘自《拉斐特和约翰逊协会会议记录》，1879年）。

威廉-克莱伯恩-利根 (WILLIAM CLAIBORNE LIGON) —1877年4月13日在摩纳哥的多佛尔去世，在他儿子的住所。利根长老于1796年12月1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去世时已是八十一岁。他在18岁时由史密斯 (P. P. Smith) 长老在他的出生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 (Jamestown) 给他施洗。在他15岁的时候，年轻的利根被他的父亲安排在一家商店里，以培养他的商业生活，但在他成年后，他退出了商店，进入了戈尔戈达学院，在那里呆了两年。离开学校后不久，他与M. E. Bell小姐结婚，与她幸福地生活了大约17年。信主后，利根先生准时参加教会的所有聚会，很快就被公认为是祈祷会的领袖，并经常被要求公开解释给定的经文，他总是这样做，让听众受益。他的弟兄们认为他有责任进入牧师行列，并经常敦促他，但他觉得自己不配，没有能力，所以坚持拒绝。

最后，他的教会给他颁发了讲道许可证（在他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教会的这一行为，加上他自己对责任的信念，决定了他的未来，他立刻就把自己交给了牧师的工作。

几个月后，他被史密斯 (P. P. Smith) 和克洛普顿 (A. W. Clopton) 长老按立。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的家乡热心工作，但很快就被召到林奇堡的教会担任牧者。他还在哈瓦那山谷劳作了几年，有一次他在三周内为一百六十多人施洗。

1837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在卡罗尔县定居。三十年来，他在这个州的工作非常丰富，不是作为牧师、国内传道士，就是作为Wm. Jewell学院的代理人。在他担任牧师的教会中，我们可以提到列克星敦、多佛、里士满、卡罗尔顿以及卡罗尔、雷、拉斐特、克莱和塞林县的许多乡村教会。

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十年来，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在迅速衰弱，而且这种衰弱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显然没有疾病，只是在死亡中睡着了，正如我们深情地希望的那样，在耶稣里。

四十年来，他的灵魂之火以强烈的热度燃烧着，使身心的所有力量不断地为主人而锻炼。但火势太猛，吞噬了他的力量——火势依然存在，但破旧的身体却无法发泄火焰。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有人听到他说“如果我能够恢复我的能力，使我能够像以前那样讲道六个月，我就完全愿意去死。但是主人说过：“这就够了”。(G. W. Smith牧师在中央浸信会，1877年5月17日)。

“在早期，利根弟兄只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但通过广泛阅读，他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他熟悉《圣经》，虽然非常崇拜吉尔的学问，但他的神学是按照安德鲁-福勒的模式形成的。他拥有出色的想象力，通过研究英国的老诗人，如弥尔顿、杨和考珀，培养了他的想象力。他正确的措辞与其说是他对语言原则的熟悉，不如说是与有教养的人交往的结果。他早期对赫维的《沉思录》情有独钟，形成了一种对严密的逻辑推理者来说过于华丽的风格。当他完全自己的时候，他的描述能力是安德鲁-布罗德斯、爱德华-浸礼者或约翰-克尔所不能比拟的。他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场景是一幅幅清晰的图画，最没有修养的人看到这些图画时也不会感到轮廓混乱。他的举止优雅，声音流畅而温柔，而他的面容则表达了他内心的热情。我曾见过在结社的场合，大批的人在长篇大论下变得疲惫不堪，集会外围的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树荫下，进行杂乱无章的交谈；但当利根(W. C. Ligon)站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挤到看台周围，大多数人都站起来，听他那光芒四射的论述一小时，而他那颗平静的心却没有失去自制”。(Eld. L. A. Alderson of Atchison, Kan.)

上述内容构成了本速写的主题——Wm. C. Ligon的生活和性格中的一些主要因素。

亨利-塔尔伯特于1811年11月7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市的希尔顿黑德岛。他的家族是该州最早的定居者和最杰出的公民之一。他的祖父是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军官。他在纽约的麦迪逊大学接受教育，学习完整的大学和神学课程。当他还是个学生时，就被召唤到浸礼会教堂担任牧师；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卡洛萨（Caloosa）呆了一年，并在那里被按立从事牧师工作。然后他搬到了蒙哥马利市。

在同一州，他在那里呆了九年。在这两个牧师职位上，他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祝福，平均每年有超过100人信主和受洗。在蒙哥马利时，他被召到阿拉巴马州马里恩的霍华德学院担任神学教授，并于1852年1月迁往该地。同年10月，他的朋友谢尔曼（S. S. Sherman），法学博士，辞去了学院的院长职务，在他的建议下，塔尔伯特博士被选为院长。在他的管理下，该学院蓬勃发展。它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捐赠基金从45,000美元增长到225,000美元，此外还有79,000美元的建筑和设备。1854年，阿拉巴马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该学院几乎被各州之间的战争所瓦解。有一次，八位教授中的三位和六十二位学生自愿加入了南方军队。塔尔伯特博士是一个出生于南方和受教育的南方人，他拥护南方的事业，并于1861年以上尉军衔加入了南方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被提升为上校军衔，并组织了阿拉巴马州第41军团。在军队中，他参加了一些战斗，并得到了上级军官的信任和手下人的爱戴和钦佩。在该团服役两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完全恶化，他辞去了他的职务。战争结束后，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拒绝了校董会重开学院的提议；并接受了卡拉维尔教会的召唤，卡拉维尔是阿拉巴马州达拉斯县一个愉快的、受过高

等教育的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这里为250多人施洗，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使他们加入教会的团契。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很脆弱，并且认为他可能会从较冷的气候中得到好处，于是他离开了他所爱的、几乎崇拜他的人民，接受召唤来到肯塔基州的亨德森。在这里，他的事工再次取得了成功。他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他两年半的牧师生涯中，教会有超过100人受洗加入。

1872年，塔尔伯特博士应邀在密苏里州莱克星顿的第一浸信会担任教职。自从他负责该教会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他平均每年有二十多人受洗加入教会，他保持了他的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他事奉的整个期间，他已经为他的教会洗礼了大约两千人，并在其他牧师的洗礼中起到了作用，使更多的人改变了信仰。在九年的时间里，他曾担任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的主席，中间有一年的间隔。

自从他搬到密苏里州后，该州的弟兄们都对他表示了最高的信任和赞赏。他的个人特征非常明显。他的身高和体型中等偏上，有着迷人的外表和仁慈的表情。他彬彬有礼，举止优雅，讲话有礼貌。虽然他并不回避社交，但他致力于学习。除非有直接的邀请，或在访问他所负责的病人和穷人中，他很少允许自己有社交娱乐的乐趣，但在朋友的陪伴下，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了。他讲道时有大量的笔记。他的讲道合理而实用；他的逻辑清晰而令人信服；他的讲道表现出辛勤的学习和研究；而且他总是能保证听众的注意力。他现在是个老人，但没有任何精神衰弱的迹象。

lamine协会。

以下是该协会在1878年的会议记录中由其授权公布的简况。

“在1872年之前的几年里，库珀县和摩根县属于康科德协会的那些教会感到传教工作——主要是我们协会组织的工作——非常被忽视，而且旧协会的巨大规模使执行委员会不可能满足贫困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退出，成立一个不那么臃肿的协会，并由那些在传教工作中总是迅速行动的教会组成。为此，1872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莫尼托县的老自由教堂举行了一次初级或预备会议，该教堂位于蒂普顿西南约6英里处。在这次会议上，发布了一项呼吁，要求所有希望加入新组织的教会在1872年10月第四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在摩根县的自由教会举行代表团会议。

“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举行了拉明协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名字来自于其范围内所包含的州的主要河流。约有12个教会参加了该协会的组织，但在一两年内，该协会的教会数就增加到了20多。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拉明协会刚刚结束了第七届年会，弟兄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热情回到了自己家里。在这六年中，对宣教的兴趣一直在稳步增长，虽然有时行动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干扰，但宣教的精神正在逐渐增强。T. V. Greer长老在近四十年来一直与康科德协会有联系，他是这个机构的第一位传教士。J. E. Sims长老现在是受雇的高效传道人。弟兄格雷尔在他为协会所做的工作中非常成功——很好地打下了基础，并在教友中树立了传教的精神。

“以下是与协会会议有关的时间、地点和其他事项。

“1. 1872年，协会在摩根县自由教堂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时间是十月第四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B. G. Tutt弟兄讲了开场白；T. V. Greer是主持人；B. G. Tutt和J. V. Allee是书记员。今年报告给康科德协会的洗礼。

”2. 1873. 协会在十月第四个主日之前的星期五与摩根县的伯利恒教会举行了会议。T. V. Greer宣讲了马太福音16; 18的介绍性讲道。T. V. Greer当选为主持人; B. G. Tuttt和G. W. Hyde为书记员。受洗人数为130人。为传教士筹集了277. 5美元。

”3. 1874. 尼波山教会, 在库珀县, 十月第四个星期前的星期五。N. T. Allison的介绍性布道, 约翰福音第14章; 6. T. V. Greer, 主持人; N. T. Allison, M. L. Laws, 书记员。报告受洗情况, 65人。筹集的资金捐赠, 235. 6美元。

”4. 1875. 库珀县康科德, 十月第四个星期日的星期五。介绍性的讲道, J. C. Davidson, 以弗所5; 16. M. L. Laws, 主持人; G. W. Hyde和N. T. Allison, 书记员。报告受洗人数68人。为传教士筹集了113. 70美元。

”5. 1876. Pettis County, Flat Creek, 十月第二个周日之前的周五。介绍性讲道, M. L. Laws。主持人M. L. Laws; 书记N. T. Allison和T. V. Greer。据报告, 受洗人数为90人。为传教士筹集了275. 35美元。

”6. 1877. 库珀县奥特维尔教堂, 十月第二个星期日的星期五。介绍性的讲道, 约翰-莱茨, 使徒行传2; 42。主持人M. L. Laws; 书记员D. C. Dale和N. T. Allison。报告受洗人数109人。为传教士筹集了191. 15美元。

”7. 1878. 库珀县Pilot Grove, 十月第二个周日前的星期五。介绍性讲道, G. W. Hyde, 但以理书. 2; 31, 35。 M. L. Laws, 主持人; N. T. Allison 和 D. C. Dale, 书记员, 报告洗礼100次。为传教士筹集了209. 5美元。

“在这次会议上，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L. B. Ely为该学校筹集了310美元。协会还为外国传教士筹集了10美元；为主日学工作筹集了14美元；为印刷会议记录筹集了20.30美元；为自己的工作筹集了209.50美元；总共筹集了563.80美元，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会议的筹集。

“在这七年中，人们对圣经学校工作的兴趣越来越大。拉明圣经学校研究所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主要归功于M. L. Laws弟兄，因为他提出了该学院的运作理念——圣经学习。不是简单的主日学，而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主的话语。”

1881年，10月7日，该协会在摩根县的卡梅尔山教堂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充满了热情。大家说了很多好话，或多或少为我们教派的几乎所有事业筹集了资金。名单上的教会总数为20个，有1,434名成员。

THOMAS VINING GREER*—1813年8月13日出生于田纳西州西南浸信会学院的麦克明维尔附近。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强、冲动的天性，虽然这种天性被生活中不折不扣的虔诚和真正的基督徒奉献精神所改变，但这是他在世时的突出特征。他来到密苏里时还是个孩子，他的父母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去世了。他在大约20岁时信主，在抵制了约七年的牧师召唤后，他被按立为传道人和牧师，这是他倾注了最大心血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享受到了上帝的许多宝贵恩惠。有许多人将在另一种生活中高兴地赞美他，因为他把他们带到了救主那里。

格里尔兄弟，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但他的天赋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他能够以一种轻松温和的方式进行演讲，再加上他

的热心和热诚，使他对听众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演说家，但不以演说为目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尽管他对大众文学知之甚少。作为经文的解释者，他是安全的；作为传道人，他是雄辩的、深刻严肃的；作为牧师，他是忠实的、奉献的。他在悔改和信仰的伟大教义上特别健全，并以指出人们通过调解人获得救赎的途径为主要乐趣。

经过四十年的服事，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密苏里州中部度过的，这一服事产生了许多快乐和祝福的结果，他于1879年12月17日在库珀县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由于他作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作为一个牧师的奉献，对人类的爱和对上帝毫不动摇的信任，我把他当作一个兄弟来爱。因为他在我开始事奉时对我的父亲般的关怀，以及他对我个人福利的持续关注，我不得不以最深刻的敬意和最温柔的爱来怀念他。

ALEXANDER MACHETT. —这位兄弟于1835年11月30日出生在莫桑比克的圣查尔斯。他在摩纳哥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接受教育，于1859年毕业。然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市和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了两年，并于1861年秋天在长老会的主持下，在莫桑比克的西港开始了积极的牧师工作。他对自己的婴儿洗礼不满意，于1874年5月受浸礼并加入了西港浸信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他的工作；在浸礼会教派中被按立为牧师。詹姆斯-韦尔奇（James E. Welch）牧师主持了洗礼仪式，并作了授职布道。除了短暂的间隔，他在克莱县和杰克逊县的范围内工作了近20年，其中大约一半的时间在西港。

1875年在圣餐问题上的一些不愉快的言论给他的历史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插

曲，一直持续到1878年。然而，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失去弟兄们的关心，在最后一年，他被热烈欢迎回到他们的团契。1882年，他的工作领域是密苏里州库珀县的布恩维尔。

梅拉美克协会。

“我们，橡树山、白橡树林、十字路、小泉、弗农山和福尔克一雷诺教会，应我们的要求，在密苏里州华盛顿县的橡树山会议厅，被我们的代表从密苏里州的富兰克林协会定期解散，现在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教会协会。我们这次联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们灵魂的造就，罪人的转化和上帝的荣耀”。这就是1870年11月11日在上述地点通过的梅拉美克协会章程序言的第一段。J. R. Hamlin当选为第一次会议的主持人，M. T. Walker当选为书记。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143人。W. O. Gibson, J. R. Hamlin和H. M. Smith为牧师。私下和公开为传教士募集的现金和认捐达到了59.63美元。该协会的领地包括华盛顿和克劳福德县的大片乡村，南部是富兰克林协会的教会，北部和东北部是杰斐逊县协会的教会。在其组织之时，它是一个“巨大的贫困地区”。国内宣教委员会是这样报告的。指定了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将传教工作和雇佣一名传教士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第二次会议也于1871年9月30日在橡树山举行，当时S. W. Marston拜访了他们。应要求，他就主日学的问题发表了讲话，随后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总会的代理人R. S. D. Caldwell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诚挚地邀请入座。通过他为该机构的传教工作捐献了10美元。执行委员会已经向长老吉布森和哈姆林支付了138美元。向传道人吉布森和哈姆林支付了138美元。有五个新的教会加入了联盟，它们是：古巴第一教会、岩石教会、萨克森教会。古巴第

一教会、岩石、沙利文、新希望和岩泉。总共有11个教会和302名成员。该协会定期举行会议。1872年9月10日，在克劳福德县的古巴举行；1873年10月2日，在Fourche a Renault举行；1874年10月1日，在Cross Roads举行；1878年10月4日，在克劳福德县的Fairview举行；1879年，在Boone Creek Church举行。

在会议记录中公布的1878年的牧师名单是这样的。J. R. Hamlin, R. N. Gaugh, R. J. Gibson, Joseph Shanks, J. B. Dodd, William Kitchens, E. R. Fort and Green Bay; licentiates, Z. H. Smith and S. W. Smith。

1879年，G. Seymour、James Rose和G. M. Ashlock出现在牧师名单中。这一年的会议记录显示了以下摘要。

教会：Cross Roads, 47; Boone's Creek, 22; Lost Creek, 33; New Hope, 46; Oak Hill, 31; Fairview, 44; Oak Grove, 18; Fourche a Renault, 34; Friendship, 16; Mt. Olivet, 28; 这十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319人，年内有30次受洗。

在过去的五年里，该协会似乎失去了地位，现在的教会数量不如1871年的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以下事实外，无法从记录中进一步了解：最近，各教会在传道工作方面做得很少，在截至1879年9月的一年中，用于传教的费用总共不超过64美元，用于巡回服务，其中大部分是由传教士在实地向个人收取的。

史密斯（HIRAM M. SMITH）——十字会的老兵，也是协会组织的永久成员之一，在1878年和79年的会议之间的一年中去世。

REUBEN HARMON. —这位兄弟也在这一年去世了。他是协会中最年长的成员。

高夫 (R. N. GAUGH)，梅拉美克协会的另一位成员，1835年8月19日出生在俄亥俄州。当他一岁时，他的父亲随着摩门教的移民迁往密苏里州的杰克逊县，然后去了爱荷华州，高夫在那里受摩门教影响长大。他的父亲、高氏家族的家就在纳乌河对岸，当时正值摩门教的激荡和乔-史密斯的死亡。当摩门教徒离开纳乌时，由于当时一夫多妻制的精神在他们中间激起，高夫拒绝跟随他们。年轻的高夫在这种情况下长大，他说：“我是个邪恶的年轻人，直到我结婚后都是如此。”他结婚是在1861年6月，在华盛顿县，他成熟后不久就来到了这个地方。1861年1月，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浸礼会的人传讲福音。此后不久，他在托马斯-莫瑟希德 (Thomas Mothershead) 的宣讲下信主，并接受洗礼加入印第安溪教会的团契。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被要求担任这个教会的书记员。1871年，他被Fourche a Renault浸信会召为牧师，此后，他一直在贫困的教堂和街区传教，并在Meramec协会担任传教士，在这项工作中，他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热忱和奉献。

吉迪恩-西摩尔 (GIDEON SEYMOUR) —梅拉美克协会在世的传教士之一，塞拉和玛丽 (布朗) -西摩尔的儿子，1804年3月23日出生在纽约的乌提卡。他于1819年4月13日接受了洗礼。他在纽约州的库珀斯敦学习了铁匠技术。他主要由他的姨妈詹姆斯-库斯提斯夫人抚养；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被姨妈收养。1827年，他搬到了纽约州西部，两年后他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南希-欧文结婚，并在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定居。1832年，他因俄亥俄河的大水而失去了财产。之后他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哈里森县，一直从事他的行

业，直到1841年，他开始在学校教书，并加入了名为“Pine Run”的浸信会教会。大约两年后，他开始讲道，1846年11月2日，他被按立为诺里斯敦教会的牧师。他还在俄亥俄州的杰弗逊、塞勒姆和联盟教会，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锡安、希望山和彼得溪教会担任过牧师。1866年3月，根据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任命，他来到密苏里，成为一名传教士，此后一直在该州工作，为该州的发展贡献他的影响力，建立浸信会事业，大部分时间在南密苏里州工作，部分时间在梅拉美克协会工作，1880年他是该协会的书记员。

FOURCHE A RENAULT教会—这是目前密苏里州南部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当然也是迄今为止华盛顿县最古老的教会，于1829年1月10日成立；当时是因为开拓者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从1829年到1840年为这些原始的门徒们讲道。两名男子和四名妇女是该教会的总人数。礼拜堂是一座木屋，有风化板，20x32英尺，建于1844年，1858年重建，1870年估值为150美元。老开拓者约翰-M-佩克（John M. Peck）曾经偶尔在荒野中拜访这个教会，并为其讲道；格林、隆安等人也是如此。

白橡树园—这个教堂也是在华盛顿县，几乎可以追溯到拓荒时期。它的日期是1842年4月9日，由E. R. Fort负责管理。教会成立后不久，就建起了一座用于礼拜的木屋，并在1852年增加了框架结构，使其达到24x40英尺。1882年，该教会没有牧师。

岩泉教会于1869年成立；沙利文教会于1871年成立；岩石教会于1871年成立；弗农山教会于1870年成立；新希望教会于1871年成立；小泉教会于1870年成立；古巴教会于1871年成立；十字路教会于1870年成立。

锡安山协会。

这个协会是老的欢乐山协会的女儿。1880年10月5日，根据任命，在密苏里州霍华德县的锡安山教堂举行了一次会议，在W. Pope Yeaman的介绍性布道之后，由书记员B. F. Jackson宣读了以下函件。

“给所有可能涉及的人。你们要知道，在我们1880年9月在西洛教堂举行的例会上，以下教会，即，摩利亚山、费耶特、弗农山、格拉斯哥、伯利恒、锡安山、锡安、亚拉腊山、胡桃林、密斯佩、基列山和普莱森特，在他们各自的要求下，被批准退出本会，以便组织另一个独立的协会；愿恩典、怜悯和平与我们的姐妹教会，以及新协会成立时一起。

“根据Mt. Pleasant协会的命令。

“S. B. YANCY，书记。”上述教会以及罗切波特的教会都被登记在册，新协会通过了章程，并选举W. Pope Yeaman为主席，B. F. Jackson为书记官，作为永久官员。这个新兄弟会的宗旨在其章程中是这样规定的。

1. “本会应称为‘锡安山浸信会’。

2. “本协会的宗旨是：促进各教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友谊；促进神圣真理的传播，以及在其直接领域、密苏里州和其他地区的传教工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协会和组成本协会的各教会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通过祈祷、个人努力以及将才能和财富奉献给上帝，促进国内和国外的传教活动、主日学校工作、基督教和牧师教育，以及传播与组成本机构的各教会的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

纯宗教文献。”

来访的有G. W. Morehead, W. R. Painter, J. C. Maple, D. O. Morris, G. W. Ford, R. S. Duncan和S. B. Yancy。13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968人。捐款情况如下：州内宣教121.30美元；国外宣教22.10美元；协会宣教，现金和认捐180美元。

1881年9月13日，该协会在霍华德县的吉利山教堂举行会议。P. T. Gentry被选为主席，Thos. G. Deatherage和Thos. H. Moss担任秘书。教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9个，波恩县的伯利恒教会有242名成员，是最大的教会。据报告，有42次洗礼，各教会送来了118.40美元。

霍华德县费耶特教会，于1839年9月12日在本县范围内成立。1840年1月，Addison M. Lewis被选为牧师。1840年3月，Lucy Franklin通过信件加入教会，这是该教会的第一次加入。现在的礼拜堂，45x30英尺，是在1841年建成的。继A. M. Lewis之后，有以下几位担任牧师或临时补给。A. B. Hardy, Fielding Wilhite, A. R. Macey, W. W. Keep, T. C. Harris, Noah Flood, Wm. Thompson, B. T. F. Cake, Thos. Fristoe, S. H. Olmstead, X. X. Buckner, Y. R. Pitts, W. R. Painter, E. D. Isbell, and M. J. Breaker。这个教会的成员人数有时高达200人。1869年，有色人种成员被组建成一个独立的教会。这使当时的成员减少到45人。1881年的成员总数为69人。

格拉斯哥（GLASGOW）——这个教会最初是在老查里顿成立的，在河的上游不远的地方。组织的日期是1820年。19名成员签署了盟约，并由长老Wm. Thorp和David McLain承认他们是一个教会。Wm. Thorp和David McLain承认他们为教会。罗杰斯（Ebenezer Rogers），一个有执照的人，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成为第一个牧师。在1836年格拉斯哥市开城后的一段时间里，老查里顿教会被迁往新镇，该镇发展非常迅速，并很快吞并了位于同名河口的老查里顿。

在搬到格拉斯哥的几年后，大约四分之三的成员被分出去，组成了“新查里顿教会”，距离格拉斯哥东北方向大约五六英里。这个教会现在被称为查里顿教会，它拥有老查里顿教会的记录书，其组织可追溯到1820年。查里顿教会在一座漂亮的框架房子里做礼拜，价值可能在2000美元左右。格拉斯哥教会在大约十年前建造了一座新的砖房，花费了11,000美元。

摩利亚山—Elds. E. Rogers和Colden Williams于1823年8月30日组织了这个有12名成员的教会。它的礼拜堂是一座40x60英尺的砖房，位于Fayette西南约3.5英里处，建于1830年，几年前的价值为1000美元。它的牧师有E. Rogers, A. J. Bartee, Wm. Duncan, Wm. Thompson, B. T. F. Cake, Y. R. Pitts, W. R. Painter, E. D. Isbell和M. J. Breaker。1881年的会员人数为64人。

第二章。

愉快的小树林和其他协会。

此协会是一个新的组织，主要包括苏格兰县的教会，以前属于怀康达协会。这个新的组织起源于1877年怀康达的一项行动，当时以下教会获得了退会书，即，Pleasant Grove, Bear Creek, Harmony Grove, Indian Creek, Little Zion, Memphis, New Woodville, Richland, Zion and Bethlehem。这些教会，除熊溪教会外，都派使者到苏格兰郡的欢乐谷教会，在那里，欢乐谷浸信会于1877年9月21日成立，J. W. Kittle担任主持人，Theo. 威廉姆斯为书记员。另外两个教会，爱丁堡和埃特纳，在第一次会议上被接纳为成员，总共有11个教会，其总人数为658人。通过的章程和信仰条款与怀康达协会的相

同。

第二次会议于1878年9月20日在苏格兰郡的孟菲斯举行,当时有两个教会加入了名单,即:格林斯堡和普罗维登斯。前一年的官员被重新选举。长老来自Bethel协会的James Pulliam长老,以及来自Wyaconda协会的R. V. L. Wayland长老和Jerry Wayland长老作为访问者出席。

传教工作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长老J. 基特尔(J. W. Kittle)会长, G. T. Collins秘书, D. D. Hustead, C. Moore和E. J. Howard。主日学校工作的方法可以从以下行动中看出。

“决定组织一个主日学校委员会,由协会中每个教会的一名成员组成。以下人员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成员。A. J. Alexander, H. N. Smilling, R. Vaught, J. M. Golden, C. Scirven, I. L. Bounds, Richard Hansen, J. Johnson, J. Clark, W. P. Francis和Allen Crook。”

Wyaconda协会的长老Caleb Bush被选为访问各教会,宣讲宣教,并为此目的进行募捐。

第三届会议于1879年9月在克拉克县的熊溪教堂举行。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已经花费了125美元用于巡回传道,W. H. Pulliam作为传教士已经劳动了两个半月,每月50美元。以下是1879年记录的摘要。教会总数15个;受洗人数54人;成员总数855人;牧师3人,即J:J. W. Kittle, John Rowe和J. M. Golden。

在1879年的会议上,为国内传道筹集的现金和新的认捐总额为175.05美元。

1881年，会议在里奇兰教会举行，当时有16个教会在册，报告了781名成员，遗漏了一个没有发送统计数据的教会（熊溪）。

干福克协会。

干福克协会是加斯科纳德河协会的女儿，是由该协会派出的教会组成的，即：尼尔森支部、干福克、干福克谷、布恩溪和赫普赛德。成员总数为347人。

这些教会主要位于丹特县，奥扎克山脉从这里东西穿过，将密苏里河的水和阿肯色河的水分开。

这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机构积极进取，对浸信会教派的繁荣深感兴趣，不仅是在它自己的周边地区，而且在整个州和世界。外国传教士、国内传道士、主日学，以及其他一切美好的事业，都是由这个协会促成的。

1879年在Boone's Creek举行的会议有很多人参加，并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它当时有12位受命的牧师和5位有执照的牧师，12个教会，716名成员，显示两年内增长了百分之百。它的两个教会在德州县，一个在菲尔普斯，其余的在丹特县。

1881年9月24-26日的会议，出席者众多。16个教会参加了会议，报告了78次洗礼，共有855名成员。有18位被按立的牧师和5位有执照的牧师。

狄克逊协会。

“位于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附近的以下浸信会教会，即，Pisgah, Mount Zion, Rolla, Mt. Olivet and New Salem, 由于相信有必要

成立一个浸信会协会，以方便菲尔普斯、普拉斯基和其他邻近县的教会，并严格按照浸信会的原则组织起来，他们的代表于1874年11月6日在Pisgah浸信会教堂召开了会议。

“Eld. F. M. Mathews被选为主持人，Joseph Walker长老被选为书记。（摘自《1874年大会记录》，第1页）。

在自由交换意见之后，大会开始组织协会，并命名为“迪克逊浸信会”。

以下是通过的宪法和信仰中的两项内容，无可争议地确定了本机构的地位。

“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唯一合适的洗礼对象，由受过正规洗礼的浸信会牧师将合适的对象浸入水中，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是唯一符合圣经的洗礼。这样受洗的人是唯一有资格参加主的圣餐的人，本协会的任何教会如果接纳婴儿洗礼派或坎贝尔派进入她的教会，或允许她的成员与这些和其他异端教派进行交流，都将被视为不守规矩。”

再来。”本机构应被视为一个传教士协会，尽可能地促进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主日学、节制以及其他以向国外传播上帝之子的福音为目标的慈善事业”。

这些声明表明这个协会是一个最严格的浸信会机构，没有任何掺杂物。

第一次年会在普拉斯基县的迪克森举行，从1875年10月9日开始。Eld. F. M. Mathews再次当选为主持人，R. M. Miller, Jr. 为书记。参加大会的两个教会，即新塞勒姆和奥利维特山，今年没有代表。前者出现在1879年的会议记录中，后者，就我们的记录来看，从未签署过章程，也没有派过信使。本届会议接收了一个新教会，即马里斯县的欢乐山。

这个协会的历史是最近才开始的，我们无法详述。她忠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坚定地站在浸信会的平台上，并与她的几个微弱的教会一起，在促进传教、主日学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1879年的会议上，有十个教会出现在名单上，这表明在四年内增加了百分之百以上。从这一年（1879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得到了以下的总结。

教会—菲尔普斯县的海狸溪、科林斯、霍普韦尔、锡安山；奥沙县的锡安山；新塞勒姆、皮斯加、皮洛特诺布、罗拉和圣詹姆斯。

牧师：Joseph Walker, G. B. Lee, John J. Watts, J. C. Senne, Wm. M. Miller, J. C. Miller, T. A. Jones, H. F. Odom and R. M. Miller, Jr.；持证牧师：B. C. Cox and Christian Wecker。受洗人数为9人，会员总数为429人。

弗朗西斯-马里昂-马修斯牧师*是迪克逊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也是普拉斯基县人，生于1832年2月28日。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和听话的男孩，在年轻时就因其男子气概而引人注目。20岁时，他皈依并加入了皮斯加浸信会，当时在长老理查德-米勒的牧养下。他很快就成为主要成员之一，并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1861-65年的战争中，他在南方军队中服役四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并在这一时期保持了一贯的基督徒性格。

他于1870年8月开始正式传教，当时他应皮斯加教会的召唤被按立。马修斯是一位认真的传教士，是一位彻底的浸信会信徒，并对传教士、牧师教育和任何有助于浸信会进步的事情给予最热烈的支持。

在他短暂的牧师生涯中，他作为义务传道人做了大量工作，并作为小里奇伍德、橄榄山和皮斯加教会的牧师工作。作为一个公民、基督徒和牧师，他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

他于1855年3月11日与玛丽-凯斯小姐结婚，在他去世时，玛丽-凯斯小姐和六个孩子都在他身边，1876年3月11日，即他结婚21周年纪念日。他在身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去世时正值壮年。

詹姆斯河协会（现为劳伦斯县协会）。

1871年9月11日，在劳伦斯县皮斯加山教堂召开了一次大会，目的是组建一个新的协会。

会议第一天就通过了宪法，其第二条内容如下。

这个协会将被称为“詹姆斯河浸信会协会”。以下教会出席并加入了新的组织。Aurora, Bethel, Charity, Crain Creek, Marionville, Mt. Olivet, Mt. Pisgah, Mt. Vernon, Pleasant Ridge, Prosperity 和 Round Grove。牧师是E. Neece, H. Elliott, J. T. Wheeler, James Spain, H. C. Lollar和J. A. Land。

前一年是一个繁荣的一年，各教会报告了102次洗礼，会员总数为756人。这些教会主要分布在劳伦斯县。传教事业的全部管理，包括传教士的选择，由G. W. Brim、Harrison Neece、Laman Pruit、W. C. Smart和Reuben Poland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第二次会议于1872年9月在圆林教堂举行。H. C. Lollar在讲完开场白后再次当选为会议主持人。Pilgrim's Rest, 一个新的教会, 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根据一个新的计划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 具体如下: 任何浸信会成员只要向该委员会捐献一美元, 就可以成为一年的会员, 或者捐献五美元就可以成为终身会员。

第三届会议由15个教会的信使组成, 他们于1873年9月26日在劳伦斯县的奥利维特山集会。各委员会报告了主日学校、家庭贫困、牧师支持、教育、节制等问题。协会的成员已经增加到914人, 一年净增近百人。今年只有50次洗礼。经一致同意, 名称从詹姆斯河改为“劳伦斯县协会”。这是它现在的名字, 主要位于同名的县。

Marionville是1880年10月9日至11日的会议地点。

1881年, 该协会在朝圣者之息教堂举行会议。霍普韦尔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总共有19个教会和1, 197名成员。在这些牧师中, 我们注意到以下名单。Z. T. Eaton, Levi Allen, Isaac Stanlee, S. B. Kirby, W. S. Jones, L. E. Cannady, H. C. Lollar, F. M. Bowman, D. T. Baucum, Levi Jordan, Joel Martin, J. C. Sills 和 Hiram Helms。我们认为, 其中一些人住在邻里协会的范围內。

HENRY CLAY LOLLAR. 一本简讯的主人公于1882年在劳伦斯县的Mount Vernon担任牧师。他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 1828年9月22日出生在圣路易斯县。他受洗后成为富兰克林县卡尔维教会的成员。由于唤醒了教派教育的重要性,

最后决定在尼奥肖建立一所学习机构，董事会在1861年春天投票决定让他担任拟建学校的校长，但由于战争在即，这项事业被放弃了。皮尔斯城市学院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产物。洛拉先生从一开始就是这所学院的积极朋友，并在1882年担任其董事会主席。

1866年，他协助几个浸信会信徒在劳伦斯县城弗农山组织了一个教会，此后他一直担任教会的牧师。在他的管理下，教会一直享有良好的繁荣。他们有一个舒适的礼拜堂，这主要是通过劳拉先生的慷慨解囊而建成的。

1871年，劳伦斯县协会成立，当时他被选为主持人，多年来一直被授予相同的职位。真的可以说，“他的赞美在所有的教会中都有；”许多人称他为“受爱戴的门徒”；他是一个热情的浸信会教徒；是“曾经交付给圣徒的信仰”的无畏捍卫者。

查尔斯顿协会。

该协会是吉拉多角的一个分支，于1876年由四个小教会组成，即，Morley、New Hope、Richwoods和Sylvania，它们大部分或全部位于斯科特县的低地。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只有这四个教会组成了这个协会。他们当时的成员总数为一百四十六人。这些事实是从吉拉多角协会1876年的会议记录中摘录的。

第三届年会于1879年9月13-15日在Mississippi县的Concord教堂举行。J. G. Shearer牧师担任会议主持人，J. M. Brazeal担任书记员。在报告的九个教会中，有三个教会，即，Diehlstadt, Hopewell和New Providence是最近才

成立的。这九个教会的成员总数为239人。有两个教会只报告了洗礼情况，即Richwoods 7次，New Hope 1次。根据其章程，该协会是“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的辅助机构”，其“目标是在其范围内促进福音的传扬和神圣真理的传播”。“协会休会期间的事务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主席、秘书、司库和其他七名成员组成”。官员们必须无偿履行其职责，但秘书除外，他也可以作为总代理，并获得董事会允许的报酬。这时的牧师是I. E. 安德森、刘易斯-迪金森、J. G. 希勒、W. K. 雷恩博特和W. B. 理查森；有执照的是W. C. 达比、J. H. 韦尔奇和韦斯利-格雷戈里。

1880年9月10-12日在斯科特县的Blodgett举行了会议。现在有十个教会，情况如下。康科德，30人；莫利亚山，7人；霍普韦尔，67人；布洛吉特，18人；迪尔斯塔特，53人；莫利，46人；新希望，14人；新普罗维登斯，24人；里奇伍德，42人；西尔维尼亚，12人；总共有313人。这些教堂中有三个，其中一个在密西西比县，一个在新马德里，其余六个在斯科特县。在这一年里，有很多人通过洗礼加入教会；总共有94人。W. B. Richardson牧师作为巡回者工作了58天，州委员会的T. A. Bowman牧师也在这个领域付出了一些时间。

Shoal creek协会。

她保留了她母亲熟悉的称谓，即，“联合浸信会”。第二次年会于1873年10月在巴里郡的新希望教堂举行。Eld. D. P. Morris，老先锋之一，被选为主持人，Eld. K. Northcutt为书记。教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33个，有近1900名成员。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53次洗礼。

教会名单。Friendship, Good Hope, Beaver Springs, Prosperity, Liberty, New Hope, Washbourne Prairie, Macedonia, New Salem No. 1, Pleasant Grove, Rock Spring, Independence, Elm Spring, Cassville, Granby,

Swath's Prairie, New Salem No. 2, Neosho, Newtonia, Roaring River, Mill Creek, Concord No. 1, Enterprise, Concord No. 2, Point Pleasant, Baladan, New Site, Pleasant Hill, Rock Creek, Union Grove, Bethlehem, Antioch and Verona.

以下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团契中容纳任何教会，若它明知故犯地接受其他教会的被排斥成员，或与任何容忍它的协会有联系。”

我们的通讯员在1874年的文章中写道。“现在会员总数接近2000人，我们有大约20位牧师，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都在工作日工作以养家糊口，周日和晚上讲道；这些人都爱他们的主人和他的事业，其中一些人是这个州最古老的定居者。我可以提到莫里斯（D. P. Morris）、贝尔（James Bell）等人的名字。在这一领域的浸信会成员非常多，我认为在肖尔克里克协会的范围內，人数比所有其他教派的总和还要多。”

1876年，该协会于9月在Swar's Prairie教堂举行会议。会上报告了牧师支持、宣教和教育等议题，大家对这些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牧师支持方面，她提出了以下意见。

“我们相信神对牧师的呼召，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支持和维持我们的牧师，使他们可以有所有的时间来学习和显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我们相信，任何牧师都不应该为一个不愿意帮助他的教会服务。我们建议每个教会每月支付薪资给他们的牧师。”

该协会对各代表团表达了以下意见：“使徒和原始基督徒有一个使命要完成，

教会现在也有一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就是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神儿子的福音。”

关于外人的洗礼（婴儿洗礼），她说，“我们不会在这个机构中保留任何接受外来洗礼的教会，也不会开放或继续与任何有教会这样做的协会通信。”

报告了121次洗礼，会员总数为1,938人。

HEZEKIAH DOBBS—是密苏里州西南部的老兵之一。1851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春河协会的会议记录中，是作为麋鹿河教会的信使，第二年又作为该教会的牧师。多年来，他在麦克唐纳和邻近的地区从事传道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灵魂都归于主。从春江分治时起，他就是肖尔河协会的成员，他的讣告发表在1876年的会议记录上。他被认为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弟兄——一个好人，信仰坚定，充满圣灵。他的死亡发生在1875年或76年，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的胜利。

=====
=====

第四章。

1876年，通过密苏里州黎巴嫩的《浸信会先驱报》首次提出了组织这一公约的适当性。1876年9月21日，锡安协会与卡姆登县的联合教会举行会议，就此事采取了第一次行动。当时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即：

“我们建议锡安协会范围内的教会在下次会议上至少选出两名代表，于明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下午1点在黎巴嫩开会，目的是组织密苏里西南地区的浸礼会。

“决议，我们要求与我们有联系的姐妹协会采取类似的行动。”

根据上述决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一次庄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会议。长老约瑟夫-沃克，当时来自罗拉，被选为主席；马什菲尔德的雅各布-古德（Jacob Good）担任副主席；长老J. J. G. Lemen，秘书；以及Bro. 格雷（J. H. Gray），司库。长老古德在开幕式上宣讲了《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

大会的目标在其章程中是这样规定的。

“第2条 本会的目标是促进兄弟之爱和团契，传扬基督纯正的福音，传播圣经真理。为此目的，本会应努力促进：1. 州内宣教；2. 教派合作；3. 教派教育；4. 教派文学；5. 国内和国外宣教”。

长老James Schofield的恳求下，教会的扩展被作为会议合法工作的一部分。J. G. Lemen，大会的第一任秘书。筹集了16美元，用于黎巴嫩教会的债务。关于这个部门的工作，大会的记录说，“伟大的目标是建立重要的要点，以免它们被错误的势力所占领和把持，对整个州的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项工作非常重要。通过这项工作，西南地区的浸信会成员将说出同样的话，我们将在本州的这一部分拥有整洁而便利的礼拜场所，基督的事业将前所未有地繁荣。由此可见，它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我们伟大的传教士组织，而是要做他们永远无法为我们做的地方工作”。宪法第9条规定章程第9条规定。“本会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并准备好与密苏里浸信会总会通信和合作，或与浸信会教派的任何其他传教组织通信，其目标与本会一致。”

从一开始，大会就是一个宣教机构。许多宝贵的灵魂已经皈依，荒废的地方也被其传教士建立起来。内华达协会的查尔斯-英格拉姆（Charles Ingram）在大会的赞助下，曾一度以巡回者的身份旅行；波利瓦的海恩斯（J. W. Haynes）在传播教派文献和传播上帝的话语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在教会扩展方面，它已经帮助六个教会完成了礼拜场所，金额约为213.5美元。在过去的四年里，大会仅在宣教和教会扩展工作上就花费了600美元。自其组织以来，外来的洗礼已经绝迹，各教会和协会正在迅速成为积极的传教机构，而且这个州的教育情绪从未如此高涨。

1878年11月7日，在黎巴嫩，J. R. Maupin教授和Eld. J. G. Lemen向大会提出，大会经过反复考虑，通过了当时刚刚成立的机构。他们获得了一份宽松的章程，并捐赠了一块六英亩的美丽土地，1879年4月18日，一座漂亮的建筑奠基了，至今已经完工。

在教义上，他们是一个整体，一般来说，他们能够应对当今的错误。在这些标准制定者中，我们要提到詹姆斯-斯科菲尔德（James Schofield）长老和麦考德-罗伯茨（B. McCord Roberts）长老的名字，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大会，他们的出席和合作几乎保证了大会的成功。其他几十个人，包括牧师和私人成员，都可以列举出来，他们为浸信会情感的利益所做的奉献，足以唤起人们对大会正在耕耘的领域的福音化前景的最高期望。

韦恩县和奥萨奇协会。

1875年，人们发现圣弗朗索瓦协会的规模完全过大，其领土从东到西延伸了近百英里，不方便使用。今年9月，韦恩县的以下教会从上述协会中被解散，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即，McKenzie Creek, Philippi, Oak Grove, Good Hope,

Black River, Bethel, Lebanon, Logan's Creek, Big Lake Creek, Mt. Pleasant, Liberty Hill and Pleasant Grove。这些教会于1875年10月16日在McKenzie Creek教堂举行会议，并组织了“韦恩县浸信会协会”。各教会的成员总数为444人。出席会议的牧师有长老Isaac Lane、A. Isaac Lane, A. R. L. Meador, J. W. Wilson, J. B. Wallace, M. A. Taylor和David Sheets。

从一开始，在传教问题上就有一些不和谐，而且协会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少。在1878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些决议，对巡回牧师A. R. L. Meador的成功表示满意，也对传教士精神的增强和成员智力的增长表示满意。

E. P. Settle弟兄提出以下建议。

“我们决定接受圣弗朗索瓦协会的提议，协助在莫桑比克博林格县的史密斯维尔建立一所学习机构，由该协会任命的托管人控制。”

自1875年以来，下列教会加入了该协会。Greenville, Otter Creek, Pleasant Valley, Little Lake, Little Flock, Mount Zion, Des Arc and Mill Creek。最后五个是在1878年的会议上被接纳的。截至1878年9月6日的一年是相当繁荣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有145人受洗。当时会员总数为678人。

Meador的报告表明，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不在少数。其内容如下。

“花了118天的时间，讲了188场道，见证了56人信主，收到131.15美元。” Meador继续从事传教工作。

在这个协会中，甚至在牧师中，有人反对在协会边界以外的宣教，似乎无视大使命的条款，“你们到全世界去”，而只是将这个方向上的所有或大部分努

力限制在韦恩县。过去的所有历史表明，这一政策是一个错误。“浇灌的人自己也会被浇灌，”“有的人分散了，却又增加了”。

奥萨奇协会。

1870年，泰伯协会向五个教会发出了解散信，“目的是在奥萨奇河以南组建一个新的协会，即，Wright's Creek、Liberty First、Pleasant Hill、Prairie Grove和Hogle's Creek；”协会还进一步“任命长老W. W. A. Gray和Thomas Briggs在该年（1870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之前的星期五在圣克莱尔县赖特溪教堂会见上述教会，”并协助组织工作”。根据这一行动，上述教会开会并组织了一个协会，并采用了“奥萨奇联合浸信会协会”的名称。

组成这一新利益的教会协会位于圣克莱尔和本顿县，还有一个位于奥沙河国家的亨利。”起初，他们在供应其直接范围内的需求方面有一些小的成功希望。他们有四位受命的牧师（大部分是文盲）和一位有执照的人为他们传教；但在他们组织后的两三年内，一位渴望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物Wm. M. Love在教会中提出一项决议，宣布不与共济会和同类机构为伍。这当然产生了纷争、不和谐和分裂的收获，他们的一些教会消亡了，协会也衰落了。1876年，四个小教会，除了一个以外，都与这个协会没有关系，他们聚会并假装恢复了旧的机构。他们每年开会，自称是“奥萨奇联合浸信会”，但一般被称为“爱派”和“反梅森浸信会”。他们不被我们的教派承认为有秩序的，也无法与其他协会取得联系。他们现在（1880年）有五个教会，成员总数为170人，就供应他们贫穷的领域而言，他们相对来说什么也没做。他们中间有一些高尚的弟兄，热爱基督事业的人，但他们被偏见和他们的领袖所削弱和阻碍，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Thomas Briggs' MS. sketch.）

1870年的奥萨奇协会在精神上是反对传教的。这一事实在以下“关于国内宣

教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该报告是在1872年，即协会成立两年后做出并通过的。

“鉴于我们认为目前形式的传教士制度对我们的教派不利，造成纷争和不和；因此

“本机构决定，我们不对这项工作采取任何措施，但建议各教会松开他们牧师的手，使他们能完全投入工作；同时，各教会也要认识到他们范围内的穷人。
“W. F. PARKER，主席”。

这些弟兄们的意见可能是诚实的——我们远不能猜测他们的心思。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上述内容对传教事业来说完全是一种回避。

反对派的老论点一直自称是反对“目前的传教制度”，但最后的结论总是，这种反对派一直是真正反对传教工作本身。

第六章。

密苏里州的传教士协会。

根据许多浸信会信徒发表的呼吁，1880年11月20日在密苏里州雷县哈丁市举行了一次群众会议，以形成一个纯粹用于传教的组织基础。E. O. Hill被选为临时主席，J. B. Weber被选为临时书记员。Eld. D. B. Ray宣讲了关于传教工作的演讲，并解释了会议的目的，之后登记了以下名字。

Thos. Porterfield, P. O. Sullivan, L. M. Huffman, G. F. Frazier, J. G. Yates, E. O. Hill, G. B. Hinman, M. M. Spurlock, W. J. Rowland, Joseph Wolf, J. T. Bradley, C. N. Ray. T. Bradley, C. N. Ray, D. H. Gillaspay, D. B. Ray, H. H. Beeson, J. E. Elliott, J. B. Weber, J. O. Anderson, A. J. Green and M. A. Summers; 总共20人。

在上述日期，通过选举E. O. Hill为主席，J. B. Weber为书记，J. O. Anderson为副主席，成立了永久性组织，之后通过了章程。由于该协会的宗旨和目标可以从该文书中得到最好的了解，我们将其全文如下。

宪政。

”条款。I、名称—本机构应称为密苏里浸信会传教士协会。

” II. 任何教会或个人（浸礼会）在年会前一年向本机构捐款，都有权获得代表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教会都不得有超过五名的使者。

” III. 目标：在穷人中传扬福音。1. 通过以尽可能少的费用筹集资金，并通过只派敬虔的人到田间地头，愿意作出牺牲，把福音传给赤贫的人。2. 拥有并保持这个纯粹的宣教机构，与宣教以外的任何企业没有任何有机联系。

” IV. 传教士—本机构派出的传教士必须是正规浸信会中声誉良好的成员。

” V. Meetings. 一本会应每年开会，时间和地点由本会决定。

” VI. 本协会的官员为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和助理秘书以及财务主管。

” VII. 如何选举。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应通过非公开投票选出；司库由执行委员会选出。

” VIII. 任期。-主席或副主席不得连续两年以上担任同一职务；秘书、助理秘书和司库的当选次数不限。

” IX. 本机构应按以下方式组织。1. 成员的注册。2.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和助理秘书。

” X. 业务秩序。- 1. 神圣的服务。2. 邀请来访的教友入座。3. 听取所有愿意发言的信使的陈述，关于他们所在地区的状况和需要。4. 听取传教士的情况报告，以及每个在场的人对其直接领域的状况和需求的陈述。5. 在这样获得所有信息之后，我们将对宣教进行一般性讨论。

”XI. 在会议期间，本机构不得为除传教士以外的任何对象进行公开募捐。

”XII. 在本会年度会议之间的过渡期间，业务应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进行，该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便于处理业务，如果可行的话，还可以从本州每个地区协会的范围选出一名。

”SEC. 1. 他们应选举其主席、通讯秘书和财务主管。

”SEC. 2. 上述人数中的任何三名成员，包括主席和秘书，都是处理事务的法定人数。

”SEC. 3. 他们应在他们认为其事务需要时经常开会。

“SEC. 4. 所有交到他们手中用于传教工作的资金都应忠实地用于传教,而不是用于代理人。

“XIII. 在本机构定期会议中断的情况下, 执行委员会应有权召集会议。

“XIV. 以下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 每年由主席任命, 在同一次会议上报告。1. 关于招募。2、关于宗教活动。3. 关于业务的安排。4、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提名。5. 关于福音匮乏。6. 关于国外传教。7. 关于主日学。

“XV. 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是: 1. 以严格的经济原则任命募捐人, 以确保筹集传教士的资金。2. 在贫困地区任命并维持合适的传教士。3. 任命一名募捐人, 为外国传教士筹集资金, 并根据捐赠人的指示转交资金。4. 如果认为合适, 任命一名主日学传教士。5. 在认为可行的情况下, 将宗教活动与传教工作相结合。

“XVI. 本章程可在年度例会上由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成员投票修改, 但必须在一年前发出适当的修改通知。”

决议委员会的以下内容获得通过。”鉴于一些善良的弟兄们显然误解了这个传教士组织的目的; 因此,

“决议, 1. 我们最诚恳地否认我们有任何意图或设计来反对或阻碍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向罪人传福音的工作。

“决议, 2. 我们作为一个团体, 完全同情我们所有教派的学校和学院在给崛起的一代提供宗教教育方面的工作, 我们特别鼓励所有浸信会成员在帮助我们

的学院教育我们崛起的牧师方面增加自由度。”

执行委员会由D. H. Gillaspy、J. T. Bradley、J. B. Weber和D. B. Ray组成，D. J. Hancock担任司库。星期天，为宣教目的筹集了115美元的认捐和3.7美元的现金。

“该协会的第一次年会于1881年8月6日开始在密苏里州伦道夫县的塞勒姆山教堂举行。杰胡-罗宾逊（Jehu Robinson）牧师在被任命者缺席的情况下，讲了开幕式的道，随后被选为主席。大约有五十个人被登记为该协会的成员，并在周日由Eld. D. B. Ray主持了为传教士的募捐活动，现金和认捐金额为1,000美元。200美元已经到了司库的手中”。（摘自美国浸信会旗帜，1881年8月10日）。

密苏里浸信会女传教士协会。1876年10月，在密苏里州的汉尼拔，采取了初步措施，后来导致成立密苏里浸信会妇女传教会的永久性组织。为此目的的会议于1877年4月8日在密苏里州Liberty的第二浸信会教堂举行。该协会是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辅助机构。它的目标是争取本州的姐妹们对国外传教工作的积极同情和合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采用了一个终身会员制和教会中的地方或辅助性协会的制度。一次捐献20美元就可以成为终身会员。地方协会的主要特点是每周向教会的全体成员募集一分钱用于对外宣教。

在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以下官员。O. P. Moss夫人，主席兼财务主管；Maggie Emerson小姐，秘书；以及R. B. Semple夫人、R. S. Adkins夫人、Flora Thompson夫人和Sallie Stone小姐，董事。

第一届年会于1877年10月25日在摩纳哥的莱克星顿举行，这一天是总协会会议的第二天。据报告，当时有30多个辅助协会成立，有25个终身会员加入。

1881年，有60多个地方协会向该协会的财务主管报告，在10月21日结束的一年中，这些协会为该协会的目标捐款1,123美元。

MRS. 奥利弗-佩里-莫斯，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于1823年7月2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克莱县。她的父亲，已故的约翰-桑顿上校，是密苏里州西北部的一位杰出的先驱。她得到了精心的抚养和教育，在她成年的早期，她通过各种阅读补充了学校的学习。她从成熟期开始就密切关注《圣经》和宗教类作品的阅读。

1837年12月21日，她成为如今已故的奥利弗-佩里-莫斯上尉的妻子，并成为他忠实而深情的助手长达44年。她在A. P. 威廉姆斯博士的布道下信主，并于1844年7月7日加入密苏里州克莱县利伯提的第二浸信会，此后，她对基督的义务占据了思想的大部分，同时，她在生活的不同关系中所产生的责任也被热情地履行了。她的活动和热情使她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她在该州的浸信会中广为人知。

在总协会成立之前，她是南方浸信会国外和国内委员会在利伯提的代理人，1869年利伯提的国外传教会成立时，她被任命为会长。这是密苏里州第一个附属于南方浸信会的协会，我们认为这也是该州浸信会中第一个外国传教士协会。1876年10月，她在密苏里浸信会妇女传教会的预备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主席，次年4月，当该会的组织工作完成后，她成为该会的永久主席，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今。

O. P. MOSS. 夫人，和丈夫一直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朋友，他们最近的一项行动是向该学院赠送了大量的书籍，价值超过500美元。莫斯夫人有两个强烈的性格要素—强烈的热情和巨大的目的性。因此，她只有在一个设计变得明显不可行时才会放弃。同时，她很有女人味，以一种有说服力的礼节来推行她的计划，常常在争论失败的地方获胜。她非常情绪化，非常有同情心，本质上是浪漫的，具有活泼的想象力，希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她现在接近三十岁了，看着夕阳，不再看旭日，带着对救世主应许的坚定信念，她等待着他的召唤，进入新的耶路撒冷，没有人比她更热切地唱着“万古磐石为我裂开。让我藏在你里面。”

她总是愿意原谅或缓和，在她的历史中，很少有争执，也没有什么苦衷。她举止亲切，信息灵通，领悟力强，思想表达清晰，在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密苏里州妇女浸信会外国传教士协会

该协会是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西部妇女浸信会传道会的辅助机构。

该协会于1881年10月21日在圣路易斯第三浸信会教堂的会客厅举行会议，由西部协会的州秘书W. A. McPhail夫人担任主席，Cooper博士夫人担任记录秘书。这个新协会组织起来开展工作，采用了上述名称，并决定此后该协会与总会一起举行会议。

以下内容被采纳为章程。[这里有九条规定了协会的名称、目标、官员、他们的职责，等等。]

“II. 宗旨。本协会的目标是在本州不同的协会之间举行会议和通信，寻求获得和传授有关本州对外传教工作的最佳方法的信息，并计划一年的工作，包括安排年度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计划。”

协会接着选举了以下官员。主席：C. W. Tolfree女士，来自莫桑比克斯普林菲尔德。副主席：J. F. 库克夫人，莫桑比克拉格朗日。

记录秘书：E. M. Coggeshall女士，圣路易斯。

D. J. Hancock女士，C. C. Mallonee女士，N. C. Hudson女士，W. A. McPhail女士和A. C. Avery女士，执行委员会。

1882年10月，该协会休会，与总协会在莫桑比克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会议。

密苏里州的德国浸信会教堂。

密苏里州只有四个德国浸信会教堂；最古老的一个是在圣路易斯市，并被称为First German Baptist Church, St. 这座教堂位于第十四街和卡尔街的拐角处。它成立于1850年1月，有19名成员，一部分是荷兰人，一部分是德国人；他们当时都是第二浸信会的成员。在教会成立的同一天，其中两位弟兄被按立为福音牧师。F. W. Glatfeld用德语讲道，C. Schoemaker用荷兰语讲道。

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件令初生教会高兴的事情。一些从德国来的德国家庭刚刚组织了一个长老会，并向A. Rauschenbusch牧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老相识，路德宗牧师，当时是美国小册子协会的讲师）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成为他们的牧师。过了一段时间，劳森布什先生在访问本州时来到本市，拜访了这群长老会成员，并与他们举行了会议；但他没有与他们谈论成为他们的牧师一事，而是与他们谈论了他对圣经中浸礼方式的信念。他自己还没有接受洗礼。他们对自己的朋友和精神顾问的态度感到非常惊讶，这使他们更加虔诚地查考圣经，很快就有13个家庭的户主，共26人，离开了长老会的队伍，由C. Schoemaker牧师主持洗礼。这个数字可以被认为是莫桑比克圣路易斯德国浸信会的实际原始核心。

同年五月，出生在瑞士的E. S. Kupfer牧师在Rauschenbusch牧师的建议下，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来到圣路易斯，在德国教会中传教了大约八个月。他为一些人施洗，其中也有劳森布什牧师（A. Rauschenbusch）。根据一些旧的教会会议记录，迄今为止荷兰教会的牧师C. Schoemaker牧师成为德国教会的牧师，一直到1852年秋天。

1853年5月，韦斯特牧师（Rev. C. West）在该教会定居，并停留了大约两年时间。之后，教会似乎又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牧师，然后J. S. Gubelmann牧师成为牧师，并一直在教会工作到1868年9月。在他的领导下，现在的礼拜堂建成了。

J. C. Haselhuhn牧师，目前是北美德国浸信会期刊Der Sendbote的编辑，从1869年1月到1871年12月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从这时起至1876年6月，教会由弟兄们C. C. Roos, C. Rabe, E. Tschirch和H. Gellert领导，之后C. Ohlgart牧师成为牧师，并在此工作了三年多。

J. M. Hoefflin牧师在1882年担任牧师。教会有大约145名成员，在两个宣教站和三个主日学做着宝贵的宣教工作。教会的财产价值约为15,000美元。

拉法叶县康科迪亚的第一个德国浸信会教堂，于1851年7月13日成立。C. Kresse牧师在带领他的许多德国同胞归向基督方面发挥了作用。组织时，这个小教会有13名成员。C. Kresse牧师一直担任这个小教会的牧师，直到1864年，最近从德国来的Chr. Werner牧师负责这个教会，但只停留了几个月。此后，教会有两年时间没有牧师，1866年5月，A. Hausler牧师成为教会的牧师，并与他们一起工作到1870年4月1日。从这时起直到1872年9月，教会又由C. Kresse牧师提供服务。

1872年9月1日，C. Schoemaker牧师负责，到1882年仍然是积极的、受人爱戴的牧师，教会有122名成员。他们有一个宣教站和两所主日学。

教堂财产价值1,800美元。

密苏里州PIN-OAK CREEK的第一个德国浸信会教堂—于1855年在罗切斯特神学院德语系教授A. Rauschenbusch牧师的领导下成立。他在教会呆了三年，之后教会按立了当时他们中的A. Hoffmann为福音牧师。他一直担任牧师，直到现在（1882年），为期24年。霍夫曼牧师是一位忠诚的基督牧师。1882年，该教会有47名成员。

密苏里州拉法叶县希金斯维尔的第一个德国浸信会教堂，于1868年5月在密苏

里州康科迪亚教会当时的牧师A. 豪斯勒牧师的领导下成立。该教会在组织时有23人。A. Hausler牧师从1868年到1872年为教会服务，C. Schoemaker牧师在Concordia担任牧师时，从1872年到1877年为他们服务，之后F. W. Greife牧师被召为教会的牧师，并在1882年7月9日担任该职务。该教会有72名成员。教会财产价值1500美元。

虽然德国教会的发展似乎很缓慢，但它是一个健康的发展。如果英语教会能更积极地合作，特别是在财政援助方面，将证明是推动这一事业更迅速发展的有力手段。

第八章。

密苏里州的非洲浸信会教堂。

1818年3月，浸礼会总会的传教士佩克和韦尔奇先生在圣路易斯村为有色人种组织了一所主日学，有14名学生。为了照顾奴隶社区的感情，要求他们的主人或业主提供证书。通过采取调和的方式，获得了该镇和附近有影响力的公民的认可。在几个星期内，参加活动的人数，包括成人和儿童，平均为90至100人。他们被教导阅读并接受圣经的指导。一部分时间被用于宗教崇拜。许多人满怀希望地皈依，接受洗礼并与教会结合。不久，人们发现为这个阶层举行单独的聚会是合宜的，也是有利的。1822年，他们被组建成一个独立的分支，但仍在白人教友的监督之下。几年来，佩克（J. M. Peck）每月拜访他们，对他们的聚会进行监督，并在纪律方面指导他们。1827年，他们建起并完成了一座朴素舒适的砖房，用于做礼拜，他们得到了市民的部分帮助。

同年，他们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教会。有色人种的自由人约翰-贝里-米查姆（John Berry Meachum）成为他们的牧师，还有几个助手，他们劝说和指导人们。

“J. B. MEACHUM—出生时是个奴隶，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自由。下一步是通过劳动获得资金，并购买了他的父亲，一个奴隶，在弗吉尼亚州做浸礼会传教士。他当时是肯塔基州的居民，在那里他与一个奴隶结婚，并在那里信奉宗教。他妻子的主人搬到了密苏里，米彻姆跟着她，在1825年时带着3美元来到了圣路易斯。作为一个木匠和合作社。

他很快就有了生意，买了妻子和孩子，开始讲道，并于1825年被按立为牧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购买了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大约二十个奴隶：他再也没有卖掉他们。他的方法是让他们服役，鼓励他们养成工业和经济的习惯，当他们自己付钱后，他就把他们释放出来。1835年，他建造了一艘汽船，并为其配备了一个图书馆，使其成为一艘节制船。他当时的身价约为25,000美元。他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进取心和成就也不小。从第一非洲教会成为一个独立机构（1827年）起，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该教会有220名成员，其中约200人是奴隶。一所大型主日学校、一个节制协会、一种深沉的传教精神、奴隶人口中不常见的秩序和正确性，以及教会中严格而规范的纪律，都是他在圣路易斯艰辛和坚持不懈的劳动成果。（摘自《艾伦登记簿》，1836年，第279，’80页）。

Meachum继续担任第一非洲教会的牧师长达38年，继任者是Emanuel Cartwright, Henry Thompson, Thomas Jefferson。圣路易斯所有的有色人种浸信会都是由这个机构发展起来的。

第二有色人种浸信会一到1846年，老的第一教会已经增加到约800名成员，同年，22名成员退出教会，成立了当时被称为第二有色人种教会，但现在是在第八街有色人种浸信会的教会。这个新权益的第一任牧师是理查德-斯内特，曾为多卡-邓肯夫人所有，她是长老刘易斯-邓肯的母亲。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在1840年或之前作为奴隶被带到密苏里。一年后，安德森（J. R. Anderson）接替了他的牧师职务，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62年去世。1852年，在第八街和克里斯蒂大道的拐角处建起了现在的教堂建筑，它的第一笔费用是500美元的地皮，建筑费用是3,000美元。三年后，教会成员增加到195人，到1872年，人数达到991人。其中一个著名的成员是布鲁克斯（Wm. P. Brooks），他后来成为一名传教士，在该州的大部分地区旅行。

WILLIAM P. BROOKS于1826年12月2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埃塞克斯县，是托马斯-皮茨的财产，于1842年3月搬到密苏里。他加入了圣路易斯的第一非洲浸信会，当时在J. B. Meachum的牧养下。1864年9月，西北和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在第八街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堂成立，以“向西部各州和地区传福音”。这个机构立即任命了当时有执照的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P. Brooks）为密苏里传教士。他受命将该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召集到一起，组成教会。在随后的11月，布鲁克斯先生被按立。从他的第一次任命开始，他就开始了积极的行动，并在1865年9月组织了沃伦斯堡的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此时，在圣路易斯之外，已知的有色人种教会只存在于汉尼拔、圣约瑟夫、杰斐逊城，可能还有列克星敦。同年的冬天，布鲁克斯长老访问了布恩维尔，并成立了黑人教会。布鲁克斯访问了布恩维尔，并在该镇成立了由20名成员

组成的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1866年春天，他召集了切斯特菲尔德教会，共有25名成员。随后，在1866年7月，哥伦比亚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成立，有12名成员；同月，路易斯安那州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成立，有相同数量的信徒。1866年夏天，布鲁克斯先生组织了圣路易斯的锡安山教会，其成员主要来自第八街有色人种教会。同年夏天，蒂普顿有色人种浸信会也成立了。1866年秋天，他将罗切波特的有色人种浸信会召集到一起，1867年初春又在新伦敦组织了一个浸信会。1867年4月，他在W. R. Rothwell的协助下，成立了亨茨维尔的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长老布鲁克斯在此讲道约一年，在此期间，浸信会的人数增加了近100人，大部分是通过洗礼。接下来是墨西哥市。在长老布鲁克斯的协助下，于1867年夏天成立了本市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白人教会的牧师S. A. Beauchamp协助成立。

长老布鲁克斯继续他的传教工作，从1866年年初开始接受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任命。他这样持续到1867年年底。1868年1月，他被召到圣路易斯钱伯斯街有色人种浸信会担任教牧职务，他把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于该教会，另外四分之一的用于巡回宣教。他在钱伯斯街教堂工作了6年零9个月，然后回到了传教区，这样一直工作到1879年。

北密苏里州协会。

这是密苏里州第一个非洲浸信会的协会，于1866年9月在奇利科特成立；其目的是将该州的所有教会纳入其中。（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法获得这个新组织中的教会和牧师的名字）。

本组织的目标在其章程中是这样规定的。

“第2条：本协会的目标是在本州促进福音的传扬，以及种族的彻底福音化。”

北密苏里协会作为一个机构持续了五年，在1871年，它被分成两个区，编号为一和二；在1870年旧的北密苏里协会会议期间，在列克星敦举行了组建第二区的初步会议，当时在独立城指定了1871年9月21日的会议，当时北密苏里有色人种浸信会第二区完全组成。这个机构由密苏里河以南的所有教会或旧北密苏里教会组成，共有18个教会，2,537名成员。1878年，这个协会被拆分，形成了另一个机构，称为北密苏里州有色人种浸信会第三区。这是在1878年11月8日在吉拉多角完成的。它的领地是该州圣路易斯县以南、富兰克林县以东的所有部分。弗雷德里克镇、查尔斯顿、吉拉多角、沃尔夫岛、德克萨斯弯、伯德角、大湖和波托西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是这个协会的成员；总共有九个，144名成员。募集的资金为27美元。

北密苏里协会第1区的实力迅速增强，在1872年，即分裂后仅一年，就有42间教会。1880年发展到73个教会后，再次分为东部和西部区。

北密苏里协会东部分会于1880年9月13日在哥伦比亚成立，是在旧北密苏里协会第16届年会结束时成立的。它的地域包括舒勒、阿代尔、梅肯、伦道夫、苏格兰、诺克斯、谢尔比、门罗、奥德雷恩、波恩、卡拉威、克拉克、刘易斯、马里昂、派克、罗尔斯、林肯、沃伦、圣查尔斯、蒙哥马利、普特南和沙利文等县。

北密苏里浸信会的西北分部是在1880年9月13日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北密苏里协会会议结束时成立的，包括密苏里河以北和东部分部领土以西的所有县城。

杂项。

第一章。

传记。

EV. D. ANDERSON-出生于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1806年，他在27岁时公开接受基督的洗礼。1850年，他被由T. Ferguson、M. Cline和B. Wheeler长老组成的长老会按立。他在密苏里州西北部的教会中工作了20年，去世时是密苏里城教会的牧师。他于1870年7月5日在克莱县的巴里附近去世。

安德森先生传教的最后一年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年。虽然他的能力一般，

但他“教义健全，行为虔诚，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和敬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以下事件，说明了他的忠诚，可以在此记录下来，作为对罪人的警告。

在一次漫长的聚会中，由于他习惯于亲自对罪人讲话，他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深情地敦促他与上帝和解。“现在不行，”那年轻人说，“但是，”安德森兄弟说，“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愿意冒险。”这是这个有罪的年轻人的回答。事实证明，这是最后的邀请和最后的机会，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叫安德森兄弟来见他。他对安德森说：“安德森先生，我错过了我灵魂的救赎；我快要死了，而且迷失了。”

萨缪尔-布恩牧师是这个国家的早期拓荒者。他在密苏里还是一片荒野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五十年来一直是忠实的浸信会教徒，其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与蒙哥马利县的霍雷布山教会有联系。该教会于1833年在他家成立，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他多年来一直与Little Bonne Femme协会有联系，在该协会最黑暗的时期，通过关于传教的争论与该协会有联系。

塞缪尔-布恩是肯塔基州的先驱丹尼尔-布恩的亲戚。在他年老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了上面的奖赏。他的死亡发生在1870年。

詹姆斯-克莱顿-阿姆斯特朗，1847年11月10日生于密苏里州富兰克林县。基督徒父母的教导和影响对他以后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农场长大，在那里一直劳动到21岁，每年冬天在地区学校学习三个月。在一间铺有木板地板

和劈木长椅的木制校舍里，他奠定了自己的教育基础。1867年8月，他信主并加入了新希望浸信会。1868年10月，他进入威廉-犹大教会。由于以前缺乏优势，他不得不从预科开始学习。1874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187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在大学里主要靠指导学生寄宿俱乐部和教授一些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来维持生计。1875年6月，他接到了迈阿密浸信会的牧师召唤，并在随后的一个月被按立。1877年10月，他辞去职务，成为《中央浸信会》的编辑之一。1877年12月26日，他与迈阿密的艾玛-B-彭德尔顿小姐结婚。从1879年2月到1881年10月，他在圣路易斯的加里森大道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与他的编辑工作有关。他后来被召到墨西哥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并切断了与报纸的联系，于1882年5月1日搬到墨西哥。

纳坦-艾利斯 (NATHAN AYRES) 一是先锋旅的成员，是肯塔基州人，1808年2月22日出生。他的父母是浸信会教徒，是埃尔克霍恩岔路口的成员。九岁时，他参加了一个由长老Jer. Jer. Vardeman主持的聚会，当时他正值壮年，对罪深有感触，看到了上帝对自己的公正审判。他祈祷，寻求通过律法称义，但都失败了，最后放弃了自己，从事许多可憎的罪行。关于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做违背了光明和知识。在我看来，我几乎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他一直这样生活到15岁左右，当时在长老Wm. Rice的传道下，他重新意识到个人的罪恶感。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交到了一位完美的救主手中，并找到了灵魂的平安。不久之后，他接受了洗礼，成为埃尔克霍恩岔路口浸礼会的成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看这个“小男孩受洗”。他说：“我感到有一种愿望，一旦我有了上帝赦免之爱的证据，就想告诉别人我找到了多么亲爱的救主。我与我的同学们交谈，劝说他们悔改他们的罪”。

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他的父亲同意把他的那部分财产给他做教育。根据这一安排，他被送到了奥哈拉的伍德福德精选神学院。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天主教徒，他照例承诺不干涉他的新学生的宗教观点，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地使小艾利斯的思想产生了偏差。不需要任何评论。在他18岁之前，他就获得了法语、拉丁语和英语学科的合格教师证书。

当他还在学校时，他的教会就许可他讲道。他的牧师在晚间祷告时为他安排了一个演讲时间。由于担心被人盯上，他没有去。然而，后来，在部分克服了胆怯之后，他开始履行这一职责。

1828年秋天，他来到密苏里州，在马里昂县买了土地；然后回到肯塔基州，教了一段时间的课，并于1829年12月17日与玛丽-里奇蒙德结婚，1830年与她一起回到密苏里州。由于疟疾热的流行，他在同一年回到了肯塔基州。

他的妻子和教会的一些成员反对他的布道，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教书。1841年，他永久性地搬到了密苏里，在马里昂县西伊莱附近买下了旧的大学农场，并与他家附近的欢乐山浸信会联合。三年后，他搬到了同县的联合教会附近，他和妻子加入了该教会，他在教会的工作中变得更加积极，应教会的要求，每月有一个星期天在教会的讲坛上讲道，不久，他就接替了杰尔-泰勒的牧师职务，因为他因年事已高而辞职了。在他被选为牧师后，1847年7月，联合教会要求为他举行按立仪式，该仪式由长老Wm.，Wm. Hurley和Jer. Taylor为他举行。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他立即为他的一个女学生施洗，这个女学生在他的服事下信了主。他在马里恩教会继续担任牧师职务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教会经历了几次复兴，并有许多聚会。他还担任其他三个教会的牧师，按照惯例，他每月在周六和周日拜访这些教会，并在周一回到他的学校教室，同时监督一个大家庭的成长和农场的耕种，他在

农场里雇了一个人做工。艾尔斯先生在密苏里州东北部担任了多年的高效牧师，协助组织了一些新的教会，并按立了许多传教士和执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作为该州总协会的传教士四处奔波，并有一年时间担任该机构的通讯秘书，总部设在帕尔米拉。当时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该州被分为五个区，三个在密苏里河北侧，两个在南侧，每个区都有一名总传教士每月向通讯秘书报告。1861年战争期间，他在肯塔基州呆了一年，在那里被召唤去牧养老埃尔克霍恩教堂。

艾尔斯弟兄现在是个老人了，已经经历了74个冬天，他正满怀感激地等待过河。

MANLY J. BREAKER. —这位有天赋和才华的年轻牧师来自浸信会传教士的家庭。他的祖父是浸信会的传教士；他的父亲J. M. C. Breaker牧师，D. D.，备受尊敬，众所周知，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第一浸信会的能干的牧师。

本简讯的主人公于1850年3月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但在南卡罗来纳州长大，因为他的父亲很快就到了该州。他于1865年9月信主，由其父亲主持洗礼，并与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巴达堡浸信会联合。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沃夫德学院、莫桑比克的华盛顿大学、莫桑比克的威廉-朱厄尔学院和南方浸信会神学院接受了教育。1873年5月，他在这所学院完全毕业；不久之后，他与莫桑比克自由城的玛丽-蒂姆斯小姐结婚。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格拉斯哥，他离开格拉斯哥后担任亨茨维尔的芒特普莱森特学院的院长。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后，成为莫桑比克霍华德县费耶特浸信会的牧师，除了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度过的三个月，他一直在该教会和一些邻近的教会讲道。他为报刊写过一些文章，特别是在《中央浸信会》的编辑工作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该报的主日学部门。他的讲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说明性的；他的风格是清晰而有力的。没有人质疑他对浸信会教派利益的奉献。他完全认同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和南方浸信会的工作。作为一个神学思想家，他是独立的，除了基督，他不承认任何主人。

萨缪尔-德里斯科尔（SAMUEL DRISKOLL），1799年12月10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金汉县。他早期的宗教信仰深刻而强烈，并跟随他多年。有一次，他对罪的信念如此之重，以至于造成了疾病，需要医生的照顾，医生为他放血，但没有任何效果。情况没有好转，他搬到田纳西州，在那里他成功地部分摆脱了他的达三年之久的对罪的信念。然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格林县，在那里他只呆了四年，然后从那里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摩根县。大约在这个时候，三十五岁的他失去了两个孩子。这给他的罪孽负担增加了痛苦，并导致他自己和妻子的改变。他们同时接受了洗礼。五年来，与传道责任的信念不断进行艰苦的斗争，使德里斯科尔先生陷入了近乎绝望的精神状态。但一天晚上，主在他自己的炉边使他的灵魂充满了喜乐，他的嘴里充满了赞美。他怀疑自己第一次信主的真实性，于是由格里尔长老重新施洗，并开始讲道。他的第一次布道是在洗礼水边进行的。现在他获得了执照和按立，并继续讲道，直到他去世。他反对有偿传教，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以支持一个大家庭。

他说，上帝呼召他在偏远地区讲道，而不是对受过教育的人讲道，但据说受过教育的人对他的讲道感到高兴并从中受益。在某个公开场合，在两个受过教育的人讲完道后，据说长老Driskoll紧接着就劝诫他们。Driskoll在劝诫中表现得如此悲怆和有力，以至于所有人都为之哭泣和颤抖。还有一次，当他出乎意料地来到一大群听众面前，看到人们穿着丝绸和宽大的衣服，他看

了看自己的蓝色牛仔裤衣服，那是他自己的好妻子亲手做的，说：“这些衣服不适合这里，”然后立即离开房子，骑上马，回家。他最后的时间是平静而安详的，他像一个孩子会睡觉一样死去，时间是1870年12月27日。“死在主里的人有福了”。

约西亚-邓肯（JOSIAH DUNCAN）——这位兄弟在浸信会中担任了十三年以上的牧师。他于1808年5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是莱斯和简-邓肯的儿子。在从事日常劳动时，他信了主，不久后于1836年加入密苏里州韦恩县的格林维尔教会。他与玛格丽特-米勒小姐的婚姻发生在1834年1月。1845年，他被任命为牧师，从那时起，他在圣弗朗索瓦和姐妹协会中做了许多福音工作。“在早期的生活中，他是一个痴迷的赛马手和赌徒，但在他信主后，人们从未听说他没有用言语或行为来反映他的基督徒性格。他于1858年11月去世。（Eld. M. A. Taylor's MS.）

约西亚-邓肯是一个明显的浸信会教徒，一个认真而忠实的福音牧师。

本杰明-F-埃德沃兹博士。-1797年7月2日出生在马里兰州达内斯敦。他是本杰明-爱德华兹的儿子。本杰明-爱德华兹曾一度是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也是批准《联邦宪法》的会议成员。他被著名的美国总检察长韦特（Wm. Wirt）描述为“自然界的伟人之一”。他拥有强大的演说能力，并多次将其用于为国家服务。

爱德华兹博士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巴德斯敦定居，

他的早期生活就在那里度过。在他20岁时，他皈依了浸礼会，并与浸礼会结合在一起。从他新生活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意识到上帝呼召他去工作，于是他立即开始了积极的基督徒生活。1819年，他与肯塔基州丹维尔的威利斯-格林的女儿伊丽莎-格林小姐结婚，不久后移居密苏里州，在那里他加入了他的姐夫达夫-格林将军，并与甘布尔州长和当时的其他知名人士结识。

他在密苏里的第一次逗留时间很短；只持续了一年。然后他回到肯塔基州，在拉塞尔维尔附近安家。他在这里行医，对医学的研究占据了他早期的大部分时间。

1827年3月，他从肯塔基州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爱德华兹维尔，在那里，他作为医生的技能很快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他的坐骑离家很远，以至于需要五匹马来完成他的专业职责。就在他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人在他的客厅里组织了伊利诺伊州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该教堂庄严地承诺致力于传教事业。他还倡导并在佩克博士的帮助下，成功地组织了伊利诺伊州第一个倡导同样事业的浸信会协会。但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传教事业。他意识到受过教育的牧师的力量，因而是组织岩泉神学院的主要推动者。

他从爱德华兹维尔搬到奥尔顿，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846年，他在圣路易斯定居。他带着作为医生的巨大声誉来到这个城市，并立即开始了大量的工作。即使在这个繁忙的城市和活跃的生活中，他也不断地寻求促进浸信会事业的发展。

1849年，在淘金热的高峰期，他去了加州，待了两年，结束后，他回到圣路易斯，恢复了他的职业实践。1866年，他在柯克伍德购买了他美丽的家，搬到那里，享受乡村生活的和平与宁静。他发现这里没有浸信会教堂，于是很快就开始了组织教堂的工作。这项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完成，但最后他的

工作得到了回报，他最想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在1870年成立了现在的浸信会教堂。不久之后，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少数人的帮助下，开始建造现在的浸信会礼拜堂，这座整洁的砖砌建筑至今仍是他对上帝的热忱和对上帝事业的奉献的一个永久的纪念碑。我们意识到，他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认真、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彻底的圣经学生和一位在基督事业上认真的工人。当他身体好的时候，他在教堂或祈祷会的座位从来没有空过。

爱德华兹博士的家人包括萨拉、威利斯、本杰明、弗兰克-C和朱莉娅，他们现在和他一起安息在贝尔方丹公墓；还有科克伍德的惠特克夫人、纽约的奥斯特罗姆夫人、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的托德夫人、伊利诺斯州希尔斯伯勒的普雷斯利和德克萨斯州丹尼森的赛勒斯，他们仍在世，此外还有许多孙子。

他于1877年4月27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0岁，为浸信会和柯克伍德社区笼罩了一层悲痛的阴云。

W. L. T. EVANS. 一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和耐心的忍耐之后，这位神人于1879年5月26日在他位于伦道夫县的家中死于臃胀症。

他于1829年2月7日出生在马里兰州。他的父母是约翰-R. 和凯瑟琳-埃文斯。他早期的四年是在华盛顿市与他的姨妈艾伦-亚历山大夫人一起度过的，在那里上学。

1855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并在霍华德县的Landmark定居；然后去了米尔顿，在那里去世。

来到密苏里两年后，他信奉宗教并与卫理公会联合；三年后，由于对他的洗礼和上述教会的管理不满意，他与浸礼会联合，并接受了W. K. 伍兹长老的洗礼。不久之后，他被杰西-泰瑞尔（Jesse Terrill）和P. T. 金特里（P. T. Gentry）长老按立为牧师，并在浸信会教派中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劳苦牧师。他的名字与霍华德、伦道夫、门罗和谢尔比等县的下列教会有关，担任牧师，即弗农山、莫尼托、友谊、罗诺克、伊农、欢乐山、联合、山核桃林、橡树林、夏洛山和夏洛教会。

几年来，他作为传教士在普莱森特协会骑行传道。

埃文斯兄弟结过三次婚，他的最后一位妻子（他只活了很短的时间）是已故长老Jesse Terrill的女儿。

他是一位成功的福音牧师，在他工作的人群中享有显著的信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充满了圣灵。他所宣扬的救恩是通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对肉体没有信心，而是完全依靠神的儿子的调解。

以下是密苏里州柯克斯维尔的Jno. C. Shipp牧师为纪念埃文斯弟兄而写的颂词。

“神的这位有用的仆人去世的不幸消息，无疑会在许多人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感受。它发生在26日晚上，葬礼于次日在密苏里州门罗县的山核桃林教堂举行。我的目的不是写讣告，而是就他所拥有的卓越的能力要素说几句话。

“埃文斯长老是一位成功的福音牧师，我们认识他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人比他在其中生活、劳作和死亡的人更享有信心。没有人比他更能为善而发挥指挥性的影响。

“这种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让他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是无助的人的智慧吗？是圣洁的才能吗？不是；毫无疑问，不是。它来自于他对上帝的奉献，以及对人的真理和爱。斯温尼牧师（Rev. Jno. G. Swinney）在他的葬礼上说：“他是个好人，充满了圣灵；”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真实的。

“他相信并教导圣灵的宗教。他依靠圣灵在他自己和他人身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而不是他自己可能说或做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个真诚的信徒，相信私人 and 公共祈祷的功效。对他来说，祷告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而是神交的源泉和恩典的手段。他是一个善于祷告的人。

“在他的讲道中，他用热情而恳切的话语体现了上帝话语中的简单真理。他在生活中遭受了很多苦难，他把自己的悲伤引入到祈祷、布道和劝诫中，这使他对听众的力量增加。

“在社交方面，他很讨人喜欢，很善良，总是对每个人说好话。他培养了这种成功的因素，以便通过它为基督赢得灵魂。他爱堕落的人，他们也感到他爱他们。通过这些从神的话语中学到的成功要素，他获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信任和爱。我可以说，我个人对这位离世的神的仆人心存感激，这也许并无不妥。在我童年和青年时期认识的所有牧师中，他是第一个在我耳边落下一句话，引导我归向基督的人。正是他与那位优秀的神人皮茨牧师一起，最有力地鼓励了我传扬基督的丰盛。是他主持了按立我的理事会。是他在我刚刚挣扎着进入属灵和牧师生活时拉着我的手，我将把他的记忆铭记在心，并靠着上帝的恩典在生活中效法他的榜样。”

威廉-福卡是密苏里州的先驱传教士之一。派克县的米勒 (A. P. Miller) 先生这样评价他：“福卡是一位优秀的老式传道人，在他的时代，他的天赋高于中等水平。我于1836年在皮斯加山听他讲道。我认为他当时大约75岁了。我记得他曾是伯特利协会的成员，但后来离开了，并与反传教士的弟兄们有了联系。”

亨利-法默——在他的祖先关系中，这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主的仆人和福音的传教士是弗吉尼亚人，但出生在田纳西州。他是约翰和莎莉-法默的儿子；亨利和莎莉-法默的孙子；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县的亨利和阿吉-法默的曾孙；1809年9月17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安德森县。1833年，他信奉宗教，由田纳西州梅格斯县的丹尼尔-布里格斯 (Daniel Briggs) 主持洗礼，七年后进入牧师行列，于1840年7月18日被按立。

法默兄弟很早就来到密苏里州，在密苏里州西部和西南部旅行了数千英里，向最初的定居者和他们的后代传讲神子的福音。他在这些人中受到高度尊重，现在他的名字在这些人中几乎是一个神圣的字眼。

他于1870年1月30日去世，被安放在他的父辈身边。长老杰里迈亚-法默是他的堂兄，他提供了以下事实。亨利-法默从小就非常稳重和好学，他在农场长大，当时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然而，他确实通过努力学习和正确使用书籍，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学者；除了英语语法，他在这方面有些不足；不过，由于他经常熟悉好书，他获得了使用好语言的习惯。

他的讲道深刻而有逻辑性，有时雄辩得超出了我所听到的任何东西，使听众为之着迷。他是认真的，但不是喧闹的，而且常常是如此的怜悯和温柔，以

至于他的听众都会被融化而流泪。

他在教义方面属于安德鲁-富勒类型；信念坚定，有时几乎达到了固执的程度。他有大师的风范，但他对那些与他不同的人也很有礼貌。他从不寻求争论。他在为基督赢得灵魂方面非常成功。他的所有教会在战争爆发前一直在成长和繁荣。他与克拉琳达-简-布特小姐于1845年3月7日结婚。她和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身边。

他于1839年春天移居密苏里，并与卡斯郡的联合浸信会结合。第二年，在他被按立的时候，按立长老会由约瑟夫-怀特、沃斯利、约翰-杰克逊和约翰-法默组成。

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成为联合教会的牧师，并继续为其服务，直到他去世前不久。1842年下半年，他和托马斯-斯塔顿（Thomas A. Staton）组织了西福克教会，不久之后，他和其他人组织了杰克逊县的盆地之丘（现在的孤岛杰克）教会，他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大约在同一时间，他成为拉斐特县协和教会的牧师。他在蓝泉教会担任牧师多年，并在西港、西福克、大溪、大雪松、榆树泉、格林顿谷和哈里森维尔从事同样的工作。三十年来，他的牧师工作十分艰辛，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往往相隔20英里，而所有这都没有什么报酬，因为这个州是新的，有几年的教会实际上是传教站；一旦他们获得足够的力量，就必须建造礼拜场所。他和他的同代人就这样为其他人的进入和收获付出了劳动。现在活着的人中，很少有人能正确地理解先驱牧师的牺牲，而亨利-法默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担任牧师的十个教会都成为繁荣的机构。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施行了近2000人的洗礼。他是浸信会历史学家大卫-本尼迪克特的通讯员，并向他介绍了蓝河协会的情况。

亨利-法默是密苏里州西部浸信会牧师中最有用的人之一，他的记忆在该地区的数千人中仍然芬芳。

约瑟夫-弗洛德是肯塔基州谢尔比县人，是如今已故的诺亚-弗洛德的弟弟，生于1813年10月10日。1830年8月，他与伊丽莎-A-马杰小姐结婚。在 1846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Callaway Co.，靠近富尔顿。他在那里居住，约二十年了。1868年，他搬到了克莱县，在科尔尼附近，在那里度过了剩余的生涯。

1866年，他作为预科部的校长与威斯敏斯特学院建立了联系，1867年在斯蒂芬斯学院担任类似职务。在对主日学的奉献方面，很少有人能超过他。在卡拉威县的里奇兰教会，他是主日学的主管，并在该教会担任多年的执事。在卡尼（Kearney），他也是主日学的主管，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忠诚，他得到了回报，在他去世前，在该地光荣的复兴中，有四十个人信主，其中许多人是来自该校。

弗拉德先生在他的县里担任了几年的法院法官，并且是1861年州会议的成员，无论他在哪里任职，都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在肯塔基州，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但来到密苏里州后没有以这种方式行使。他于1878年11月14日去世，死于哮喘和心脏病，他在身后留下了一个芬芳而有福的记忆。

约翰-P. Glover. 这位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的先驱者虽然不是福音牧师，但也值得在这些简述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于1770年7月17日出生在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县。他被圣公会和天主教的影响所包围，而浸礼会教徒被轻视，受到各种侮辱，甚至是人身暴力，其中一个场景他在小时候就目睹了；但他还是参加了福音的传讲，在19岁时，上帝的恩典传到了他的心中。他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喜乐”，并通过公开承认对被埋葬和复活的救主的信仰，与神的子民结合在一起，受到谩骂和迫害。

虽然他在贫困的谷地行走，他的教育只延伸到他的母语的基础，他的才能不在平庸之上，但他觉得他已经为属灵争战而入伍；他作为基督的好士兵，全心全意为他主人的事业作出终身的努力。他唱歌，祈祷，劝说圣徒接近上帝，劝说罪人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他对一切旨在推进救世主在地球上的国度的事情都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走了几英里到波托马克河上的一个渡口，在那里，长老桑普尔（R. B. Semple）要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桑普尔在前往费城的传教士委员会会议的路上要经过这个渡口，他告诉桑普尔先生他所在地区的属灵贫困状况，并恳求他“给我们派一个传教士”。桑普尔先生听到了他的恳求，并承诺如果可能的话，将为这个贫困的地区提供福音。他确实这样做了。长老施特劳恩（Sam'l L. Straughn）被派来，他成功地进行了工作（由D. W. Nowlin在《西部观察家》第十二卷中写道）。

许多人加入了教会，其中有两个是我们主人公的孩子。在他的晚年，他曾经以巨大的快乐和喜悦来讲述这一情况。

大约在1820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并在蒙哥马利县定居，就在现在锡安会所的所在地，他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直到他去世。

他立即在家里为以色列的上帝筑起了一座祭坛，并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坚持家庭崇拜。在他的房子里成立了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浸信会，他是其中最有效的推动者之一。

他从来没有因天气太恶劣而受阻碍，以至于他不能步行去教堂聚会，尽管聚会场所离这里有四英里远，而且一半的距离是草原。他总是准备好向沮丧的人说些安慰的话，并将忏悔的灵魂指向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宗教是他的食物和饮料，是他白天和晚上的快乐。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奉献会伴随着持续的喜乐和平安，没有任何乌云来破坏或困扰。但情况并非如此。1840年，教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传教士的活动和所有类似的事业，并宣布任何可能参与或倡导这些活动的人都不再与教会有团契关系。这对这位基督的老仆人触动很大，对他虔诚的灵魂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考验。一边是他作为元老的教会，他所爱的所有成员，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血脉。另一边是他所认为的基督国度的最佳利益。他不再犹豫，而是与他的弟兄们讲道理，说服他们放弃这种自杀式的政策。他们拒绝接受他的劝告。他要求得到一封退会信，但被拒绝了。教会的一些其他成员也同样渴望获得信件；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在长老W. Hurley的建议下，教会批准了他。根据W. Hurley的建议，教会向他和其他人颁发了品德证书与退会信，其中包含了他们不满的原因的声明。他们考虑在更自由的原则下建立一个教会，而他非常高兴。

詹姆斯-N-格里芬于1809年6月12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蟹园附近，于1880年7月12日离开人世，享年71岁零两个月。格里芬长老很早就搬到了密苏里，1845年2月由作者施洗，他是我所施洗的第一个有希望的信徒。同时，我还为他的

妻子和其他一些皈依者施洗，他们在密苏里州墨西哥城下约18英里处的翠微河西岔道上的一个小木屋里组织成一个浸信会。之后，他们与其他教友联合起来，在他居住地附近成立了现在的西奎弗尔浸信会，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有益的一生，养育了一大批有趣的孩子。其中有九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一起为他的去世而哀悼。他的妻子莎拉-M-格里芬姐妹是我父亲杰里迈亚-瓦德曼长老的女儿，也是我唯一在世的姐妹。长老格里芬受洗后不久就对他主人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得到了教会的许可，不久就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当时那个极度贫困的地区的公路、树篱和小教堂里传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格里芬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健康，他被严重的咳嗽折磨了很多年。但他仍然尽其所能促进他主人的事业（由W. H. Vardeman牧师撰写，载于《中央浸信会》第十五卷第33期）。

他的门总是为牧师和来访的教友们的娱乐而敞开。他在生活中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高度尊重；如今，他已回家接受欢迎的赞美：“好，忠心的好仆人，你进入你主的喜乐”。

我在许多哀悼的朋友面前讲了他的葬礼布道，内容是那段古老而恰当的经文：“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等等。

约翰-C-赫恩顿-1782年12月1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基尔县。他的父母并不富裕，但环境舒适，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重。

大约在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接受了长老的洗礼。威廉-格林斯泰德（William Grinstead）为他施洗，他当时是长枝教会的牧师，不久后被选为该教会的执事。

他人生历史上的下一个重要事件是他与理查德和伊丽莎白-纳特的女儿爱丽丝-纳特小姐结婚。爱丽丝从小就是长老会成员，尽管结婚时她并不是基督徒。然而，没过多久，她就改变了信仰，和她丈夫一起加入了同一个教会。

事实证明，这种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他们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相互依恋，并在福音派真理的伟大原则下结合在一起，他们被最牢固的纽带捆绑在一起。婚后约20年，他一直在学校教书，在此期间，他教育了他的大多数孩子，他也没有改变他的位置或他的学校，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如此受欢迎。这和他购买的一个小农场一起构成了他家庭的支柱。

赫恩顿长老和他的妻子爱丽丝是20个孩子的父母—11个儿子和9个女儿，其中4个儿子与他们的父母成为同一教派的福音牧师。所有做出信仰告白的人都加入了浸礼会。

E1d. 赫恩顿的性格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他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他以极大的坚定性和感情来管理他的孩子们。他口中的话就是法律，是最终的，也是最后的。 . . . 他的宗教生活的特点是坚定、一致、虔诚、热心和仁慈。他有一个习惯，显示了他对孩子们的宗教训练的浓厚兴趣，那就是每一次主日他都召集他们，听他们诵读圣经，自己也加入到礼拜中。（ R. N. Herndon 牧师著，载于《弗吉尼亚浸信会牧师》第2辑，第223页）。

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以下事件。他和他的副执事（Love弟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唯一参加祷告会的男性成员，而且经常是唯一的成员；但他们并不灰心。有一次，他们单独在上帝之家聚会，并一起约定，只要生命和健康被赋予，他们将在每个主日在那里聚会，为锡安的繁荣和上帝对他们的家庭和邻居的祝福祈祷。在1828年和1829年，祝福通过长老Broadus的传道而来。在威廉-F-

布罗德斯 (William F. Broadus) 长老的讲道中，有一百多个灵魂被聚集到基督的阵营中。复兴持续了数年。不久之后，教会按立了这两位神的子民为福音事工，此前他们已在执事的职位上工作了25年。赫恩顿长老被召到威廉王子郡的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他的工作再次得到了祝福。

在上帝的旨意下，他认为他有责任搬到西部去，这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作了另一个人的担保人，他在财产上遭受了损失；此外，他认为他的孩子们会因迁往肥沃的西部而受益。然而与弟兄们和久经考验的朋友断绝关系的斗争很艰难。

但这只是为更严峻的考验做准备。他在肯塔基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和一个唯一的兄弟在一起，他被要求放弃他年轻和成熟时期的伴侣，他所有孩子的母亲，并独自追求他未来的人生朝圣之旅。她于1838年9月12日去世，对救主有坚定的依赖。

他打算去密苏里州，并怀着沉重的心情继续他的旅程，但怀着那颗坚定的心，相信主，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在密苏里州安顿下来，开始向一些贫困的教会传讲福音。但他的考验并没有结束；他很快就被叫去把他的几个孩子、仆人和其他关系人埋葬在坟墓里。他自己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他长期居住在林肯县，靠近县城特洛伊，仍在为福音工作。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他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直到1847年年底，他被呼召到高处受奖。他死的时候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平静而充分地相信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调停和赎罪才能找到救赎。他真诚地同情这个时代在国内外传播福音的伟大慈善运动，并乐于为实现这些计划贡献自己的物质。他的遗体长眠于林肯县的故居，与两个儿子詹姆斯和塞缪尔，以及一个可爱的女儿安一起等待最后的号角声。

泰瑞-C-哈里斯，本篇简讯的主人公是摩纳哥布恩郡泰瑞-哈里斯的儿子，是13个孩子中的第十个。他出生于1824年。

他从小就自然而然地非常脆弱。虽然没有看到任何固定的疾病的痕迹，但他无法从事任何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拥有俏皮和温柔的性格，在他早期的同伴中非常受欢迎。他从不使用亵渎性的语言，也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恶作剧。

泰瑞-哈里斯在年轻时就拥有非凡的灵性；六岁时他开始上学，并以不寻常的能力理解了摆在他面前的每一个问题，就像本能一样。虽然当时的学校比现在的学校差得多，但他的进步是显著的。在他13岁的时候，有人担心他会因肺病而提前衰亡；但通过适合他喜好的运动，他的健康得到了恢复。

1839年10月，他参加了在莫霍华德县吉利山举行的浸信会月度例会；在托斯-弗里斯托长老的忠实布道下，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个无助的罪人。当天晚上，他带着深深的苦恼回家，清楚地看到了人类心灵的堕落。但不久之后，他就卸下了重担；通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从罪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的灵魂得以在祂的救赎之恩和垂死之爱中欢呼。

在接下来的11月波恩县伯利恒教会的例会上，他被上帝忠实的仆人菲尔丁-威尔霍特通过经验和洗礼接受为团契成员。在场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水中的祷告。他的整个灵魂在最恳切的融化中向神圣的宝座发出呼吁和祈求，使年轻的泰瑞-哈里斯能够有资格。（X. X. Buckner，载于《密苏里浸信会》，第一卷，第37号）。

他开始在公众场合祷告，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为一名杰出的福音牧师。他开始行使公开祈祷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认可。1841年12月，教会授予他

讲道的许可，他确实这样做了，使听他讲道的人感到惊讶。此后不久，霍华德县的罗兰德-休斯（Rowland Hughes）了解到年轻的泰瑞-哈里斯未来的前景，并在一个场合亲耳听到他的声音，提议将他带入自己的家庭，完成他的教育；他这样做让所有相关人员都很满意。他在博恩维尔接受了教育，师从肯珀教授。

他年轻的外表，加上他大胆认真的态度，不懈的热忱，以及他在讲坛上雄辩和辛辣的呼吁，很快为他赢得了“小伙子传教士”的称号。他的风格强硬，有吸引力，很受欢迎；他的举止轻松而优雅；他的声音甜美而圆润。他的头脑清晰有力，思想活泼，风格多变。流畅的语言和生动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道“明亮而闪耀的光芒”。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在讲台上和在讲台下的表现，使他在教会和世界上都很受欢迎。

1843年12月，他协助组建了博恩维尔市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随后的8月，他开始作为该教堂的正式牧师为其工作。虽然年轻，但他的影响力很好，吸引了大量的会众，并很快成功地建造了一座大型的、舒适的礼拜场所。在他的服事下，教会享有高度的繁荣；通过经验和洗礼，几乎每月都有成员加入，直到他们成为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团体。

他与布恩维尔的教友们一起度过了他短暂的生命中的美好时光。这个民族深深地爱着他。泰瑞-哈里斯的名字在那些享受过这位杰出神职人员的劳动的人中仍然记忆犹新。在这一领域，他还为库珀县的大立克和尼波的教会讲过一段时间的道，经过八年的成功劳作，他离开了一个大教会，于1851年负责费耶特的会众。

1852年，他开始在莫桑比克的哥伦比亚教堂担任牧师，在那里，他以其杰出的讲道努力和基督教的绅士风度，使自己赢得了一大批钦佩的朋友和熟人。

在他担任这里的牧师期间，他也是哥伦比亚女子学院的院长。在他干练的监督下，在当时，该机构的兴旺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他代表该机构在全州拉票，提出了女性教育的要求；他的雄辩呼吁得到了自由的回应，因为在他周围聚集了125名来自全州各地的年轻女士。

1853年，他被召唤到威廉-朱厄尔学院担任英国文学的主席，但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1854年，他被要求负责乔治亚州拉格朗日的女子学院，他也没有接受。

在讲坛和教室里做了两年艰苦的工作后，他被呼召到莫桑比克列克星敦的浸信会，并接受了该教会的照顾职责。他带着新的热情和激情开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并决心与那里的神的子民共度一生。他很快就得了伤寒症，在他开始履行职责的两个月后，他被召去天上领赏。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哈里斯兄弟是该州最能干和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新约圣经的牧师，听他从神圣的书桌上发出的恳切呼吁，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天赋不凡的人。作为牧师，他善良、亲切、善于祷告；作为推理者，他清晰而有力；作为演讲者，他有力量、美丽和雄辩。由于拥有这些罕见的天赋，他在世上的所有工作都取得了成功，现在，他的工作跟着他，而他的记忆在许多人心中是芬芳的。

杰西-霍利斯（JESSE A. HOLLIS），1824年12月13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费尔菲尔德县，父母是英国人。他在12岁时就因父母去世而成为孤儿，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即使在那个年轻的时期，他就开始拥

有了他的财富,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一家商业机构获得了一个职位,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坚持不懈地在那里工作,他把这段时间的收入用于支付他在同一个城市的学校的两年的费用。在他人生的这个时期—16岁—他搬到了密西西比州的乌蒂卡,在那里从事了几年的生意。

他怀着崇高的雄心壮志,通过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为他争取到了全面的大学教育。(摘自《密苏里政治家》,转载于《中央浸信会》第二卷第28期。)

1852年7月,他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的9月,他进入肯塔基州考文顿的浸信会神学院,并一直在那里学习,直到几个月后该学院停办,他才回到密西西比州的乌蒂卡,在那里,虽然他只是一个持证传道人,而且只有29岁,但他收到了一个召唤,在他以前参加过的教会中担任牧师。1853年9月1日,他与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罗伯特·C和阿尔泽里亚·埃科尔斯的女儿阿尔泽里亚·埃科尔斯小姐结婚。他与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是小女孩,最大的十岁,与他们的母亲一起生存。

婚后不久,1854年他在密西西比州的乌蒂卡被正式任命为福音牧师。1854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杰斐逊市,在那里他一直担任浸信会的牧师,并与他的妻子一起负责一所学校。在1855年和1856年的冬天,他是州参议院的牧师。1856年,他被选为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子学院的第一任校长,并担任了5个月的职务,这时W. R. Rothwell牧师被选为院长, Hollis先生被选为助理教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1859年;在1858年和1859年期间,他是富尔顿的浸信会教堂的牧师。1859年,他应召担任密苏里州列克星敦浸信会女子学院的院长,这是密苏里州最好的学校之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863年,在此期间,他是拉斐特县Mound Prairie教会的牧师。1865年,他第二次被选为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学院的校长,并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其中,从1865年到1867年的两

年时间里，他是同一地点的浸信会教堂的牧师。

很少有死亡以更突然或更悲伤的方式降临在我们的人民身上，而且唤起的悲痛是普遍的。1870年2月1日，学院院长委员会就他的去世通过了以下一系列决议。

“鉴于上帝以他的智慧和仁慈，突然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们久负盛名、热心爱戴的校长J. A. Hollis，（他是摩纳哥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学院的院长）。

“决定，第一。J. A. Hollis校长去世，我们失去了西部最好的教育家之一；他作为教师与该机构合作了9年，作为校长合作了5年，他在这两个职位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第二. 我们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建议他们接受我们共同的父亲的保护性关怀。

“第三. 我们感到他的损失不仅是他们和我们的损失，而且是整个教会和社区的损失，他的位置不容易被填补。

“第四. 将这些决议的副本转交给我们已故朋友的遗孀，并转交给《密苏里州政治家》发表。

J. M. ROBINSON, 主席。

“WM. T. HICKMAN, 秘书。”

霍利斯校长显然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从童年开始，在没有朋友和父亲的情

况下，他勇敢地踏上了逆境的道路，直到他达到了人世间最尊贵的地位之一。但是，虽然他因其不屈不挠的天性而出类拔萃，他也因其纯洁的心灵和正直的性格而闻名。他坚定、正直、深情、虔诚，他拥有所有这些要素，这些要素在赢得人们的爱和信任的同时，也使其拥有者超越了社会的普通等级。在他生活中的所有关系中，他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他的去世使社区失去了一位有用的公民，教会失去了一位模范的、忠诚的牧师，学校失去了一位认真的、宽容的教师，家庭失去了一位慈爱的丈夫和父亲。通过他的无瑕疵的榜样，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一个指导者。他的善行很多，这些善行将在他之后继续存在。这是不完美的，因为这不是人的本性；但他对善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恶的影响。让我们埋葬他的缺点，让我们效仿他的美德。

罗伯特·希尔（ROBERT C. HILL）——以下是他的女儿哈蒂·希尔（Hattie Hill）小姐的笔下的素描。

我亲爱的父亲于1874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9点左右去世。他于1806年7月1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1832年11月4日信奉宗教；1832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罗伯逊河由约翰·加内特长老施洗，并于1833年1月获得讲道执照。1841年8月16日，应密苏里州卡拉威县霍莱布山教会的要求，他被按立从事福音事工。该按立长老会由以下教友组成，即，长老A. B. Snethen、Joseph Nicholls、Fielding Wilhite、R. S. Thomas、Wm. Stephens和Thomas Fristoe。他于1832年8月28日与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的玛丽·J·休姆结婚，1835年搬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并在密苏里州一直呆到1863年11月。然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一直呆到1867年3月。然后他于1865年春天回到了密苏里。他得了严重的胸膜肺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咳嗽的毛病，医生说最终导致了肺癆。

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比他更能与神的旨意和解。他并不惧怕死亡；但经常表示自己急于离去，与基督同在。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畅谈了他的未来前景；他说，如果是主的意愿，他愿意被抬到我们的新教堂，坐在他的摇椅上，向未信主的人再讲一次道，内容是“准备迎接你的神”。他在12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去了教堂，听T. M. Colwell弟兄讲道，在听道过程中，他衷心地赞美上帝。我们的新教堂在那一天举行了落成典礼。他对筹集资金建立教会大楼非常感兴趣——他说他想活着看到房子建好，教会在里面做礼拜——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了。他于1870年7月参加了科特林教会的组建，在他去世时还是教会的成员。他的葬礼布道是由我们敬爱的牧师约翰-哈蒙长老讲的，他被共济会兄弟会埋葬了。

他是基督的忠实仆人；是一个彻底的浸信会教徒；在密苏里州的不同地区做了大量的布道工作；是一些教会的牧师，而且从未让不愉快的天气使他离开他的约会。他很喜欢读他的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是他读的最后一章。他坐在他的摇椅上去世。他留下了一个深情的妻子，七个孩子，一个兄弟姐妹，以及一大批朋友来哀悼他的损失。然而，我们并不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伤，因为忠诚的士兵已经去接受他的冠冕了。

希尔兄弟是一位老式的传教士，对主日学和传教工作有些偏爱，也是节制（戒酒）运动的忠实朋友。战争开始时，他住在金斯敦附近。他拒绝宣誓，去了肯塔基州，在麻烦期间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有点胆小，在他去世前有几年没有讲过道。

韦德-莫斯比-杰克逊-多年来一直是密苏里州中部地区活跃的浸信会教友。他

出生于弗莱明县，（由J. M. Robinson牧师于1879年3月在《哥伦比亚先驱报》发表）。

1797年12月3日在肯塔基州出生，1879年3月22日在密苏里州霍华德县的住所去世，享年81岁3个月又19天。他留下了一位慈爱的妻子和11个孩子为他们的损失而哀悼。他是波恩的詹姆斯-哈里斯法官夫人的父亲，也是已故州长克莱伯恩-F-杰克逊的兄弟。他于1824年搬到了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并在他去世的那个农场上生活了48年。41年前，他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在密苏里州中部，没有人比W. M. 杰克逊作为一个公民和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关系中更有用、更有荣誉感。他在本州的立法大厅中代表本县，担任县法官，然后又担任了十年的地方法官。作为一个农民，他在他的县里名列前茅。作为一个基督徒，从他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他就与他的弟兄们站在一起，认真而积极地将他的智慧和手段奉献给基督的事业。多年来，他为推进密苏里州的传教工作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才智和手段，在位于费耶特的总协会传教委员会中一直担任领导职务。然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担任了十年的威廉-朱厄尔学院的理事。他还协助起草了目前的章程，并组织策划了上述学校。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推动了普莱森特学院的发展。他的头脑、心和手都参与了每一项好的工作。他几个月来一直很虚弱，在去世那天，当坐起来吃晚饭时病得很重，大约三十分钟后就去世了。几个月来，他一直静静地、平静地期待着，希望这个时刻的到来。

约翰-P. 杰西于1820年10月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坎伯兰县。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信奉宗教，加入了浸礼会，并在长老詹金斯的帮助下接受了洗礼。13岁时，他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在奥德雷恩县定居，并于1836年加入了墨西哥附近的霍普韦尔浸信会的组织。他于1848年开始讲道，并于1851年5

月被长老P. H. Steenbergen, J. N. Griffin和他的父亲William Jesse按立为牧师。

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的人；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远远超出了平庸的水平，在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传道生涯中，他是基督的一个积极和努力的仆人。1876年11月8日，他在身体虚弱的几年后去世。

理查德·琼斯（RICHARD M. JONES）。—他于1821年7月1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的卡尔佩珀县。他的父亲斯蒂芬-琼斯和母亲米尔德里德-金纳德都是弗吉尼亚人。在他六岁时，他的父亲和家人搬到了密苏里，先是在蒙哥马利县定居；理查德在那里务农。三年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林肯县。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和兄弟们继续耕种农场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母亲，并有一部分时间在当时州提供的附近学校上学。1840-41年，他在密苏里州特洛伊市的林肯学院上学。然后他在学校教了几年书。

之后，他去了肯塔基州，在列克星敦附近跟随他的叔叔约瑟夫-金纳德医生学习医学。在此期间，他皈依并加入了大卫福克浸信会，并于1845年被该教会授权使用他的天赋作为福音的传教士，他偶尔会继续这样做，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1846年，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医学系毕业，并立即在列克星敦附近开始了他的专业实践。由于劳累过度，他的健康状况不佳，1848年他去了欧洲，希望通过这种改变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同时提高他对医学科学的认识。他在欧洲呆了两年，访问了许多国家，第一个冬天在巴黎参加了医学讲座，第二个冬天在维也纳参加了另一门课程。在他的初步教育中，他已经掌握了法语

和德语，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

他回到美国，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行医，直到1856年。当时，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回到了密苏里州，在他的农场—父亲的老家—定居，希望通过乡村生活恢复健康。但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恢复健康，1858年7月28日，他把他的凡人住所换成了“上帝的建筑，不是用手造的房子，在天上是永恒的”。

在童年、青年和成年时期，他和蔼可亲，忠心耿耿，深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

威廉-梅特卡夫-琼斯有苏格兰血统。他的曾祖父在十七世纪移民到美国，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博泰特郡。小威廉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们有一个好的家庭和仆人，他们的房子总是向基督徒开放，实际上是向所有来的人开放，因为他们善良好客，基督徒的生活和经历构成了那里的共同话题。这种温暖的、持续的宗教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在他的皈依和传教中展现了它的力量。在他成年时，他和罗伯特-佩恩-琼斯的女儿伊丽莎白-沃伦-琼斯结婚了，他们的结合是一生中深沉而真诚的奉献。

他是一个有诗意的想象力的人，感情热烈，对同胞坦诚正直，性格开朗和蔼，充满了活力和能量，享受生活和世界的一切美好和魅力；因此，尽管他对上帝的话语和良心的呼吁并非无动于衷，但直到中年才被定罪。但当神的灵触及他的心时，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光明而快乐的皈依。此后，他的主题是上帝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和怜悯；他以其本性的全部热情投入其中并加以讨论。

他于1858年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派克县的西罗亚姆教会，即旧派浸信会，当时由Wm. Davis长老担任牧师；1861年，他被戴维斯、罗杰斯和莱特长老按立为该教会的牧师。

他立即开始履行他的牧师职责，同时也处理他的世俗事务——耕种和经商，像保罗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工作，以免成为弟兄们的负担。

马其顿教会、普罗维登斯教会和琼斯堡教会——都在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是他多年来固定的属灵任务。在他的管理下，这些教会的恩典和人数都在增长，马其顿和琼斯堡的教会为公众礼拜建立了大型、舒适的房屋。他在这些教会中拥有大量的会众，他和他们都非常享受聚会的日子，因为他们被兄弟般的爱联系在一起。除了正常的任命外，他还在其他许多有机会的地方讲道。

他不是一个人有争议的人，也不相信信条和教义能拯救罪人，而是觉得传扬基督和被钉死的基督是他的使命，作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认真地、雄辩地宣扬救恩的福音。

他和他的教会是翠微西罗亚协会的成员，他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并担任其他官方职务。在他事奉的晚年，在某些被称为“双种子”和“永恒的结合”的教义上出现了争论，他在遇到这些教义时都公开地大力反对。这种教义上的争论导致了协会的分裂，此后他和他的属灵伙伴停止了与该协会其他教会的通信。

他继续在上述三个教会讲道，直到最后病倒，于1878年6月25日在密苏里州蒙哥马利县的家中去世。就这样，这位神的仆人在经过十七年认真而忠实的传道工作之后，因着福音而欢欣鼓舞地走向了祂的奖赏。

他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能干的传道人，在他工作的地方捍卫真理和加强锡安。作为对他的纪念，本简讯最后摘录了琼斯堡教会在他去世后通过的纪念决议。

纪念。

“记录那位亲爱的、优秀的上帝之人Wm. M. Jones长老的死亡成为一项痛苦的责任。他于1861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此后直到他最后一次生病，一直以能力和热忱捍卫通过上帝的无偿恩典实现的伟大救赎计划。

“我们最衷心地相信并高兴地记录在案的是，通过认真捍卫他主人的事业，他对真理的热爱，他善良的天性，不受玷污的荣誉和纯洁的生活，他为教会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正直的榜样，装饰了他所宣称的教义。

“我们亲爱的弟兄因其对神圣真理的清晰观点、对其思想的认真和清晰表达、对其听众不加影响的同情以及对教会历史、其敌人和捍卫者的不寻常的熟悉而闻名。在最后，特别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中脱颖而出。

“上帝在我们中间创造了一个空白，我们都必须感受到——他的家庭、他的教会、基督的事工和世界。愿上帝赐予每个人特别需要的安慰，并兴起其他人来延续他为上帝的真理提供的见证，并收获他的劳动成果”。

(来自琼斯堡的教堂)。

JOHN T. M. JOHNSON-1876年10月4日在他位于密苏里州布恩县阿什兰的家中，

在耶稣里睡着了，享年52岁11个月。

在约翰逊兄弟的死亡中，教会和社区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性格是重生的恩典在人们心中的力量的一个美丽说明。约翰逊本质上是敏捷和热情的，但在神的恩典的影响下，成为最温顺和最谦卑的人之一。他性格中最坏的因素即使没有被抹去，也被完全压制住了，而人心中所有更高尚的本能和冲动都得到了发展、加强和确认。他同情同胞的弱点，但厌恶他们行为中所有卑鄙、刻薄或自私的东西，并鼓励所有纯洁、高尚和善良的东西。在他身上，勇气和温顺的极致相遇并和谐统一。他是上帝面前最谦卑的人之一，他完全独立于人。上帝创造的最可爱的人也不在他的崇拜之中，但他不向富人或有权势的人致意。在他的性格中，狮子的勇气、羔羊的温顺和基督徒的单纯心态愉快地融合在一起。

他的宽宏大量没有任何界限，只是缺乏放纵它的手段。没有一个丧亲或受苦的人向他申请而不得到同情和安慰，没有一个人在困境中不得到援助。他的最后一美元或最后一块面包，都免费提供给那些比他更需要的人。

他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座坚固的塔，无法撼动。他的宗教义务高于其他一切。他作为牧师的工作是忠实的、不懈的。任何普通的情况都不能阻碍他完成任务。

他的良知不允许他进行所谓的“铁面无私的宣誓”；但由于罚款和监禁的惩罚笼罩着他，他把整个事情放到了；他说：“这是神的手，我不再想它了，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其他人都退缩了”。他觉得传道是他的责任，所以从来没有询问过他的薪水；无论怎样，他也会照样传道。没有人怀疑他的诚意，他为支持福音所付出的比他传道所得到的更多。

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在教义上是健全的，在表达上是清晰的，在话语上是简洁的。他的教义虽然简单，却很优雅。他的推理平实而全面，为有学问的人提供了问题，但又适合儿童的理解。他的布道充满了福音真理，洋溢着对神和人的爱。老人爱他，年轻人敬重他，孩子们信任他，向他倾诉。这样一个人必须对罪人的救赎深感兴趣，并把锡安的繁荣放在心上。他自己也是个多灾多难的人，他认为这些都不配与他身上应显的荣耀相比。他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谦逊、谦卑、心地纯洁，对于这样的人，基督说：“他们是有福的”。（“S.”，载于《中央浸信会》，第十一卷，第四十三期。）

WILLIAM P. LANIER. 这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在死亡中早早倒下了。他从田纳西州的奥弗顿县来到密苏里，1845年在密苏里州普拉特县的欢乐谷教堂担任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我们认为他是被长老A. P. 威廉姆斯按立的。他在1845年11月（另一个说法是1845年12月）因肺热而去世，被送回了他最后的家。他的遗体现在长眠在欢乐谷教堂的墓地里，他是该教堂的第一任牧师，他在该教堂服务了短短的十个月。

埃文-罗勒（EVAN LAWLER）是一个好人，在浸信会教派中担任执事达40年之久。他于1875年10月4日在密苏里州达拉斯县去世，当时他正在探望他的女儿斯特里克兰德夫人；当时他已经76岁了。他是北卡罗来纳州人。1840年，他和妻子成为密苏里州圣克莱尔县库恩溪浸信会的组织成员，他们一直是该教会坚定的信徒，直到1861年的战争将其驱散。他们始终是他们的牧师的坚定支持者和可爱的朋友，牧师总是在他们家找到家的温暖。他们生了九个孩子，都是他们抚养长大的（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都活

到了承认为基督徒的时候。四个儿子中的三个现在是浸信会中的福音牧师。
多么丰厚的遗产啊!上帝是多么尊重他的奉献的仆人!

埃利沙-兰德斯(ELISHA LANDERS)——当这个兄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于1811年来到了密苏里州的领土,并在吉拉多角县定居。他在邻居是印第安人和最有限的文化机会中长大。他很少听到布道,直到他成年之后。1838年,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一个名为Mount Zion的浸信会教堂(我们认为是在韦恩县);六年后,他开始传教,在黑河协会做了一段时间的传教士,然后搬到了密苏里州西南部,先在春河协会的范围內定居,然后在西南伯特利协会定居。1871年,这位上帝的先驱者已经65岁了,住在巴里县。

JOHN HILL LUTHER. 一下面是J. H. Luther牧师的素描。他是德克萨斯州贝勒女子学院的院长,于1872年出现在列克星敦高加索报上。

“约翰-希尔-路德,现在是《中央浸信会》的唯一编辑,是罗得岛人。他的母亲是胡格诺族人,而他父亲的祖先则是威尔士移民中的一员。塞缪尔-路德牧师是斯旺西浸礼会的第二任牧师。

“他于1847年在布朗大学毕业。他的同学中有耶鲁学院的菲斯克博士、南卡罗来纳州的博伊斯博士和普罗维登斯的R. A. 吉尔德,他们都是杰出的作家,还有已故的本杰明-托马斯,他可能是自博德曼时代以来最杰出的东方传教士。在布朗大学时,他获得了大学英语写作奖。

“毕业后，他立即去了牛顿神学院，接受了全面的神学教育，并在18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他拒绝了几次担任牧师的北方邀请，选择了南方作为他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并立即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开设了一所古典学校。在这个州的三年里，他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但他的心却在另一个部门的工作中。他渴望专心致志地讲道。1852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在收到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区圣彼得教区教会的召唤后，他立即负责这个古老的教堂。他在这里结婚。在这里，他为自己赢得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牧师的声誉，今天在棕榈州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亲切的回忆。

“1857年，路德博士与几个家庭一起从南卡罗来纳州移民到密苏里，在堪萨斯城定居，在那里他建立了一所年轻女子神学院，内战爆发时，该学院有一百多名学生。

“他由于战争而被迫放弃了他的学校；他退休到萨林县，负责迈阿密教堂，接替已故的A. P. 威廉姆斯博士。然而，由于事态的不稳定，他又被迫寻求另一个定居点，成为帕尔米拉教会的牧师。

“正是在这个城市，他于1866年1月开始出版《密苏里浸信会杂志》，W. R. Painter牧师与几位同事在第一期印刷前获得了一千名订户。在强烈敦促路德博士从事这项危险的事业中，有威廉姆斯、巴克纳、霍利斯、希克曼和皮茨一起同工，他们现在已经安息了，还有杜林博士、罗斯威尔教授和S. A. 博尚牧师，他们还活着。路德博士当时因为没有按照政府关于牧师的要求进行宣誓就开始传教而受到束缚，主要是为了反对这种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并为浸信会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机构，才建立了这份报纸。”1868年，《密苏里浸信会杂志》和《圣路易斯浸信会记录》合并为一份报纸，成为《中央浸信

会》，该州的主要浸信会成员团结在一起，支持它作为一个联合教派的机关报纸。

“这份报纸是否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来判断：它现在已经有了第八千份，它的订阅名单每周都在稳步增加，在全国各地都被公认为是一份一流的期刊。

“它的编辑在不同时期与本州一些最优秀的编辑部门合作；但他一直是公认的首席，并以对报纸最终成功的坚定信念、不懈的精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投身于该报，而这种精神只有少数人知道。

“那些从一开始就关注他的进步的人不会怀疑他非常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他在韦兰德、西尔斯和哈克特手下接受的训练，他在事奉的早期与乔治亚州的舍伍德和坎贝尔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逊和老曼利等人的亲密关系，都在使他适应记者的各种职责。他强调自己是一个属于报社的人。

“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日报》和《波士顿旅行者》在对南卡罗来纳州会议的牧师们的描述中，谈到路德博士是一位优秀的修辞学家，一位彻底的神学家和一位“天生的编辑”。威廉-朱厄尔学院（William Jewell College）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他一直在为该学院的捐赠工作而努力。他也是Phi Beta Kappa协会的荣誉成员。

“在政治上，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他对南方的同情是彻底的；但我们怀疑自战争以来，是否有任何编辑在制作一份严格的宗教报纸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功。他对浸礼会事业的热爱胜过其他一切，为了使浸礼会的信徒在这个伟大的州成为一个整体，他的宗教同情心已经盖过了其他一切。”

在路德博士居住在圣路易斯期间，他曾在费费和卡隆德雷特担任过一段时间

的牧师职务，在他从《中央浸信会》的编辑岗位上退休后不久，他就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几年来，他成功地担任了位于独立城的贝勒女子学院的院长。他是安妮-巴格比（Anne L. Bagby）女士的荣誉父亲，她是南美洲巴西的天才和忠诚的传教士。

马修-皮尔斯-马赫尼，1852年10月出生于田纳西州普特南县，在那里长大成人，从8岁开始就生活在孤儿院。1870年初，他搬到了肯塔基州马里昂县，在那里他皈依了华盛顿山浸信会并加入了该教会。1875年1月，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并立即进入乔治敦学院。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78年，这一年的5月，他被培根溪教会按立为牧师。

他的妻子是肯塔基州马里昂县的卢-拉德克利夫小姐，他于1875年9月与她结婚。1880年6月，他搬到了密苏里州，成为林肯县特洛伊和新希望的牧师；还在派克县的埃比尼泽和印第安克里克教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他一直在那里讲道，直到1881年10月，他被选为主日学委员会的通讯秘书。

他于次年12月进入该协会工作，总部设在蒙哥马利市。

阿尔伯特-格雷戈里-米切尔（ALBERT GREGORY MITCHELL），现在还在世，还在传教，是弗吉尼亚人，阿默斯特县人，1813年4月26日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塔尔普林-米切尔是英国人的后代。

弗吉尼亚州一直是他童年、青年和成年时的家。1833年，他成为阿曼达-简-

戴维斯小姐的丈夫，他们生下了一大家子孩子。大约30岁时，他参加了他妻子的洗礼，当他看着这一幕时，他在最深刻的承认罪的信念下，不久就愉快地皈依了上帝，并通过自愿和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顺从他的命令接受洗礼，成为枫溪浸信会的成员。

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年轻的米切尔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服侍主人方面的奉献程度超过了普通人，他经常挨家挨户地举行祈祷、劝勉等聚会。他的这一生活特点被他的教会（现在是贝德福德县的科夫教会）发现，他因此被许可讲道。这一事件发生在他信主的两年后。

1845年11月，米切尔先生搬到了密苏里，并在距林肯县奥本东北方向约5英里处的一个农场定居，此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当时离他家几英里远的拉姆斯克里克浸信会。

1847年，他在这里被按立为牧师，从那时起，他就致力于乡村教会的牧养生活，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拉姆斯克里克、新希望、水牛城和米尔克里克的教会，其中后两个教会主要是他建立的。他在拉姆斯克里克教会的牧职是不寻常的之一。1850年，他第一次被召到这里任职，现在正在服侍她的第三十二个年头，将于1882年5月结束。这个教会过去和现在都是派克县最有效的机构之一，其成员中有一些是该县最有影响力的人，其中我们可以提到已故牛顿-麦克唐纳法官的名字。

长老米切尔是基督教绅士的最高类型，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熟悉他的教科书《圣经》，也是一个优秀的旧时代阐释性布道者。近四十年来，他一直一直是东密苏里州浸信会教派的标杆人物，人们对他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正在正与他第二次婚姻的妻子一起度过一个最有益的夜晚，她是海伦-卡尔小姐，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县执事詹姆斯-卡尔的女儿。他还继续为教会服务，其

中一个教会离他在圣查尔斯县文茨维尔附近的住所有四十英里。愿最高的恩典在他被召过生命河的时候支持他。

JOHN S. 马约尔—“年富力强，充满圣灵”，于1872年9月16日在密苏里州克莱县卡尼附近的家中去世，享年84岁，5个月零20天。

他于1788年3月2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卡尔佩珀县。1791年，他随父亲的家人迁往肯塔基州。在1812年的战争中，他在哈里森将军手下服役，并在H将军在西北地区的战役中担任少校军衔。1819年，他信奉宗教，加入了南本森的浸礼会，接受了Wm. Hickman长老的洗礼，不久后开始从事牧师工作。1850年，他离开肯塔基州，定居在摩纳哥的克莱县，在那里继续传教，直到被年老体弱的身体所取代。

能为这样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作证是一种荣幸。他从年轻时就堪称楷模，当他信奉宗教时，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带到了为他神圣的主人服务的事业。他的基督教历程一直是“像闪亮的光，越来越多地照耀到完美的日子”。在他的晚年，他是这一鼓舞人心的情感的活生生的例证。“如果在公义的道路上找到了他，那就是荣耀的冠冕”。他得到了极大的恩惠，看到一大群孩子在他身边成长和定居，并看到他的曾孙子们。

沃尔特·麦奎的父母是苏格兰人。他是约翰和萨利·莫斯利·麦奎的第四个儿子，生于1802年10月19日。长寿是他祖上的一个特点。

1835年，他与弗吉尼亚州弗鲁万纳县的玛丽-简-巴克斯小姐结婚。她成为11个孩子的母亲，8个儿子和3个女儿，并于1858年2月24日在她自然生命的第44年去世。

沃尔特-麦奎早在1834年就来到了密苏里，他在那一年参加了总协会的组织。

185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为他脱离浸信会的行动辩护，他在文章中说：“我做宗教信仰者30年，做浸信会教派的牧师25年”。这使他的皈依可以追溯到1829年，他开始传教的时间是1834年。

麦奎长老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虔诚之人。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在他所做的一切中似乎更认真的人。他曾担任总会的传教士多年，并在早期穿越了密苏里州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传扬福音。1834年，他作为诺克斯河教会的信使，参加了盐河协会的会议。他当时是一名传教士。当他的工作变得更加持久，并进行了大量的牧养工作时，他的工作领域主要局限于拉尔斯、派克、林肯、圣查尔斯、沃伦、蒙哥马利等县，以及马里昂、奥德雷恩和卡拉维的部分地区。以下是他在事奉结束时担任牧师的教会。林肯郡的伯利恒（现在的费尔维尤）和硫磺立克；派克郡的印第安溪；以及蒙哥马利郡的米德尔敦和蒙哥马利市（以前的埃尔克霍恩）；我们认为，最后三个教会是他帮助建立的。

他是一位朴实、认真的福音传道人。在他生命的后半段，他对教会制度和教派信仰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他在1859年退出浸信会，此后，由于上述退出，他被蒙哥马利市的浸信会正式排除。据我们所知，所有认识麦奎长老的人都对他给予了真诚的评价。麦奎在退出浸信会的动机上是真诚的，但大多数人认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在这件事之后还活了好几年，在米德尔敦附近去世。

在他二十五年的传道生涯中，他举行了大量的复兴会议，并在他的工作领域为大量皈依浸信会的信徒施洗。

约翰-E-莫尔-出生在新泽西州的萨默塞特。他的父母在他十岁的时候就移民到了伊利诺伊州。他很早就受到上帝拯救之恩的影响，在14岁时就皈依了基督，并由纽瓦尔牧师在伊利诺伊州坎顿的浸信会教堂接受了洗礼。

在与教会发生关系后不久，他就进入伊利诺斯州上奥尔顿的舒尔特夫学院，开始学习福音事工。他在这里继续学习，于1854年毕业。他喜欢传讲福音，在大学期间，他有一部分时间在教会中传讲。

1859年他去了堪萨斯州，1870年左右来到本州，在德卡布县定居。在这六年中，他一直致力于教会工作。在他去世时，他是三个教会的牧师，在这些教会中分工合作，其中一半的时间花在县城梅斯维尔的浸信会教会。

（摘自约瑟夫-C-米勒，载于《中央浸信会》第十卷第48期）。莫尔似乎意识到他在地球上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似乎被圣灵重新膏住了，他在讲坛上的工作是如此认真和充满爱心。他最后的布道将被这里的教会长久地记住。它们充满了基督和爱。

莫尔去世时已经46岁了；但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病了大约两个星期，直到他被限制在床上时还在传福音。据说脑热是带走他的原因。

作为福音的传道人，莫尔兄弟有特殊的优点。他拥有智力和道德品质的结合，使他成为一个热心有用的传道人。

1875年12月5日，本简讯的主人离开了人世，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为他哀悼。他的家在莫桑比克德卡布县的标准镇。

DAVID ORR. 在很早的时候，甚至在密苏里成为一个州之前，Eld. 大卫-奥尔就在密苏里州南部的低地劳作，在建立克罗克里克教会和其他几个教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一个有良好成就的人，在基督的事业上有很多自力更生、极大的热忱和精力。他是一名毕业生，但我们没有了解到是哪所学校。在该地区成为一个州之后不久，他就被选入立法机构，这有可能使他的心思从传扬福音的伟大工作上移开，这在他的弟兄们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长老摩西-贝利（Moses Bailey）接替他成为克罗克里克教会的牧师。

我们将在此介绍这两位弟兄的轶事，这是在事情发生时与他们相熟的人告诉我们的。贝利弟兄当时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他们进行了一次会谈，结果是关于洗礼问题的辩论。过了一段时间，争论者在一个邻居家见面，这时辩论的主题又被引入。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地为自己的一方辩护，直到最后，他们在支持各自观点的巨大热情中忘记了自己，而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奥尔在这场比赛中太强势了，就像他在口舌之争中所做的那样。过了不久，贝利弟兄放弃了这个问题，与浸礼会的人联合起来。奥尔有幸为他施洗。此后，他们一起在全国各地布道，他们之间保持着最真诚的友谊，直到奥尔弟兄去世。他们之间保持着最真诚的友谊，直到奥尔兄弟去世。

（长老威廉-波尔克（素描）《基督教文献库》，第六卷，第292页）。

乔布-鲍威尔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传道人。作为主葡萄园的工人，他是那些在密苏里州西部边界提高十字架标准的人中的一员。荒野已经变成了玫瑰花的天下；那些曾经在我们起伏的草原家园上无声地绽放着的无数花朵，就像这篇速写的主人公一样，已经成为文明浪潮中前进的先锋标志。

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致力于在俄勒冈传扬福音。在那里，他也作为那些朴素的、老式的传教士之一被人们记住，他总是准备好每一句好话和工作，为基督赢得灵魂。

鲍威尔先生的父亲是一个贵格会教徒，很早就从宾夕法尼亚州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克莱伯恩县。乔布-鲍威尔在这里出生并长大。他年轻时娶了安娜-布勒小姐，并于1826年移民到密苏里州的杰克逊县。这两个人一起和谐地度过了漫长而有益的一生，他们在死后一起长眠于俄勒冈林恩县的西奥附近。他于1873年1月在该州去世。

鲍威尔兄弟在成年后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他家乡大巴伦的浸礼会教会。

我们说过他是个文盲。他确实是这样；但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远非如此。他当然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他不懂科学，但对实验性宗教和《圣经》及浸礼会的教义非常精通。

当反传教主义像死亡的瘴气一样即将笼罩密苏里州西部的浸信会事业时，他投入了他所有的影响力，反对这种闻所未闻的异端邪说。他不寻求领导，而是与耶利米和亨利-法默、W-P-C-考德威尔、刘易斯-富兰克林、威廉-杜瓦尔等人并肩作战，他认为“向每一个受造物传福音”是正确的。

以色列的一位大能者已经倒下了一把他的盔甲放在遥远的海岸边；没有学校的磨练，但他却在做许多好事上起了作用。

托马斯-皮特斯（THOMAS PITTS）——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有关这位上帝之子的生活的事实很少。他是第一个在希克里县传讲福音的浸信会牧师。他和长老们一起在希克里县传福音。

约翰-米勒于1843年在特纳-沃什伯恩的房子里组织了该县的第一个教会，有六名成员。皮茨担任他们的牧师约17年。他现在和父辈们睡在一起。（摘自 L. J. Tatum 长老的 MS。）

JOHN W. RENSHAW——是密苏里州莫尼托县的一位优秀的教义和劝诫性传教士。他出生于1818年5月24日，于1869年5月29日去世。他在密苏里州长大。大约在24岁的时候，他信主并加入了库珀县的欢乐山浸信会，不久后开始传讲福音。他的工作领域大部分是在莫尼托县，而且大多是担任教堂的牧师。他所受的教育在英语学科方面相当公平。

威廉-赖斯兄弟1790年生于肯塔基州伍德福德县，1812年10月22日与南希-阿

诺德小姐结婚。他们两人从生命的早期都信奉宗教，并与伍德福德县的清溪浸信会联合。他们的父亲理查德-莱斯和约翰-阿诺德来自弗吉尼亚州，他们是肯塔基州的第一批定居者。他们也是Clear Creek教会的成员。

威廉-赖斯在结婚后不久就被按立为牧师，他留在肯塔基州的时候，他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祝福。1834年，他和家人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克莱县，加入了拉什溪浸信会，他的成员一直在那里，直到因传教士的设立而发生分裂。这个教会由于力量薄弱，很快就解散了，然后他加入了小浅滩教会，在那里呆了几年；但由于教会中的一些麻烦，他离开了教会，加入了卡尼浸信会，在那里他的会籍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他当时在卡尼附近的清溪参加了老浸信会的聚会。他参加了上午的礼拜，似乎和他在青春年华时一样享受。他回来参加下午的聚会，在听了赖特弟兄（老浸信会成员）的另一次震撼心灵的布道后，他似乎恢复了很多，站起身来请求允许他说几句话。得到允许后，他开始用异常清晰、有力的声音说话。

他说，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传唤；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继续谈到审判的庄严性；“但是，”他说，“如果能见到在我们面前去世的亲人，那将是一种荣耀”。他讲了四、五分钟，开始引用何西阿书13；14：“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阿，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哪，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引用并评论了前两个经节，但当他谈到另外两个经节时，他反过来说，“死亡阿，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哪，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当他整个人倒在地上时，“死亡”这个词在他的嘴唇上徘徊。他倒下后只呼吸了三、四次。有几个人冲到他身边，在那里把他的头抬起来了一会儿，然后把他抬到了户外；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死亡已经来索取它的受害者。科尔尼的耶茨医生很快就赶到了，并宣布是中风病。

他的死亡发生在1877年8月。他已经87岁了。他的遗体被抬到他的老农场，在自由城以北2.5英里处。

詹姆斯-肖菲尔德，-直到他四十二岁时，他移民到西部并在伊利诺伊州定居。在肯德尔县，他服侍了三年，在斯蒂芬森县，根据美国浸信会国内传道会的任命，他服侍了九年。在这期间，他的劳作得到了许多灵魂的皈依，他组织并协助组织了13个教会，其中几个教会他或多或少地担任了牧师。从弗里波特教会成立之时起，他就与该教会在一起，直到他离开伊利诺伊州。

他进入这个州的这个地区时，那里人烟稀少，居民主要是刚刚开始建立农场和家庭的新定居者。那一地区没有浸信会教会。在肖菲尔德兄弟逗留期间成立的13个教会中的大多数仍然存在，其中我们提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岩润、加利纳、沃伦、卡梅尔山和俄勒冈，以及威斯康星州的约克和谢尔斯堡。

1853年，受国内传道会的委托，肖菲尔德兄弟搬到了爱荷华州。他在这里生活了12年。其中九年他致力于宣教工作，并被允许见证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事业的繁荣。他在法默斯堡、麦格雷戈、罗斯维尔、阿尔卡达、草莓点、哈丁和其他地方组织了教会。从所有这些教会成立之时起，他就或多或少地在这些教会中讲道，直到他接受美国军队牧师的任命，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三年。

1867年，他从爱荷华州搬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南部，并在达拉斯县定居，他现在就住在那里。密苏里州的这一地区因南北战争而变得荒芜，人民生活贫困，人口主要由寡妇和孤儿组成，教会被解散，是传教工作的领域。肖菲尔德兄

弟把人们聚集在森林里，在那里，在大自然可能提供的舒适和便利条件下，向倾听的灵魂传讲福音。他致力于为神的子民和与他们一起参加礼拜的人建造礼拜堂的工作。他现在刚刚完成第三座房子。其中一座被人们命名为斯科菲尔德礼拜堂。自从来到这个州以来，肖菲尔德兄弟没有因为他的牧师服务而收到超过50美元的报酬。然而，在会众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他坚决主张对牧师的薪资支持。他也是牧师教育的坚定朋友。在他事奉的这些年里，他已经组织和帮助组织了四十三间教会。除了一个人的牧师职位外，他从未接替过其他人的职位，那就是已故的约翰-托尔曼牧师。他讲道的主要主题一直是，那些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救主的伟大事实最密切相关的主题，这些主题他习惯于以逻辑性和热诚的公开演讲风格来介绍。他一直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教导浸信会的独特教义，认为新约圣经中有关遵守的方式和顺序是神的权威，人无权省略或修改。

肖菲尔德长老是十八个孩子的父亲——十个儿子和八个女儿。这些都是三次不同婚姻的后代。大儿子J. V. Schofield牧师是我们的读者所熟知的圣路易斯第四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其次是美国陆军的约翰-M-肖菲尔德将军，现在在西点军校担任指挥官。Geo. W. 也在军队中，是德克萨斯州邓肯堡的指挥官；埃利沙几年前死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州议会的一个会议厅的地板塌陷。弗兰克-D. 是密苏里州达拉斯县的一名农民，查斯-B. 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B. ，毕业于西点军校，是美国米尔斯将军的副官，两个年轻人在家里陪伴他们可敬的父亲。其他儿子都已去世。但有两个女儿还活着。

这位可敬的人一生中超过数十年的时间已经硕果累累。他说，他对死亡的思考远比对生命的实现更有乐趣；然而在他的晚年，他觉得要为他主人的工作重新奉献自己，尽管他有时想象他能听到永恒的无边海洋上的波涛汹涌的声音。他作证说，他从来不知道嫉妒正在崛起的年轻牧师是什么意思。他为他们的未来感到高兴，并为他们的成功祈祷。愿上帝保佑这位老兵的晚年生活。

ADIEL SHERWOOD——虽然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可敬和杰出的仆人只在密苏里度过了他漫长而有用的生命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以下关于他的简述，这个州的浸信会历史就不会完整。他活了多少年，就有多少年是他在事奉中度过的。1879年8月18日，他平静地“睡着了”。

中央浸信会的人这样评价他，——

“阿迪尔-舍伍德于1791年10月3日出生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爱德华堡。

“他毕业于斯克内克塔迪的联合学院，师从著名的诺特博士，并在安多弗神学院毕业，在那里他是摩西-斯图尔特的学生。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乔治亚州，在自由县和附近地区传教四年。1836年，他被选为哥伦布大学的博学教授。1836年，他被选为华盛顿市哥伦布学院的语言和圣经文学教授，还被任命为该学院的总代理。他的努力使该学院免于财政破产。

1837年，舍伍德博士回到佐治亚州，被邀请并接受了默瑟大学的神圣文学和道德哲学的教授职位。在他的服侍下，在大学所在地彭菲尔德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教会。1841年7月7日，他被选为舒尔特夫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之后又在圣路易斯县的费费镇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牧师。从1846年到1849年，舍伍德博士是位于摩纳哥莱克星顿的共济会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以其高标准的学术研究和出色的管理而闻名。当时他的学生中有来自圣路易斯的A. W. Slay上校，他在谈到他的导师时，用了最热烈的赞美之词。之后，他去了吉拉多角，在那里呆了几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必须改变气候，于是他搬到了乔治亚州的格里芬，在那里呆了9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圣路易斯。在那里，加

“他在柯克伍德的三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以下内容来自坎贝尔的《佐治亚州浸信会成员》—第414页。414-’15 A. Sherwood的传记。

“1818年10月，他抵达萨凡纳，在那里讲了他的第一篇布道，并在接下来的冬天在伯克郡的韦恩斯伯勒教书。1820年3月，他在格林县的贝赛达教堂被由默瑟、里夫斯、罗伯茨和马修斯组成的长老会按立，并在1820年和1821年担任列克星敦附近的伯利恒教会的牧师。1821年5月，他与总督彼得-埃尔利的遗孀埃尔利夫人结婚。1821年6月，他和杰西-默瑟协助在格林斯博罗组织了浸信会教堂，他连续担任了11年的牧师。1823年4月，他出席了美国浸信会大会，同年夏天，他和默瑟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山谷镇的传教站。1820年和1821年，他在普拉斯基、劳伦斯和该地区的其他县担任萨瓦纳传教会的传教士。1820年10月，他成为萨勒普塔协会通过的决议的作者，这些决议导致1822年在波威尔顿成立了乔治亚浸信会。在失去第一任妻子后，他于1824年5月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赫瑞特小姐结婚。

“1827年，他负责普特南县伊顿顿学院，同时在伊顿顿、米利奇维尔和格林斯博罗的教会讲道。他在前一个地方做了十年的牧师，在那段时间里，他每个月都要骑行四十英里来回，向梅肯新成立的教会讲道。他还在他的指导下培养了一些神学学生。在1831年的佐治亚州浸信会大会上，他提出了建立神学机构的动议，这最终导致了美世大学的成立。

“他是1829年来自佐治亚州的代表，参加浸信会三年一度的大会。这一年，他与查尔斯顿的曼利博士结伴前往。1832年，他与托马斯-斯托克斯阁下一起出席了同一大会；1835年，他与杰西-默瑟一起出席了大会。他协助在费城成立了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

“在他与舒尔特夫学院联系期间，位于俄亥俄州格兰维尔的丹尼森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1852年，他在摩纳哥的吉拉尔多角担任牧师，在那里工作了五年。1857年，风湿病迫使他再次回到佐治亚州，他负责马歇尔学院，并与该学院有联系，直到被召去担任格里芬教会的牧师。他在该市居住了几年，最后离开该市前往他在布茨县的农场，1864年秋天，他在那里被联邦军队在该州的行军中打散。他和他的家人在匮乏中挣扎，直到次年9月，他们回到了莫桑比克，在圣路易斯定居。舍伍德博士喜欢文学追求和工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佐治亚州地名录》，于1827年出版。另一部作品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会》，是一部简明的作品，对所处理的问题有结论性的意义。他的《新约圣经注释》无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对浸信会文学的宝贵贡献。这部作品在纽约进行了定型，于1856年首次出版，共两卷，已经历了七个版本。

“多年来，他为全国各地的杂志、评论和其他宗教报纸撰写了大量文章，内容涉及影响人类福祉的各种主题，特别是基督事业的利益。”

再次引用《中央浸信会报》的报道：

“在1827-35年期间，他是著名的复兴主义者。据说在佐治亚州有14,000人在他开始的复兴仪式中接受了洗礼。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平实、恳切而又充满福音。作为一个作家，他言简意赅，总是一针见血。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很受他所教的人的欢迎，但在他的学生中从来都能保证良好的纪律性。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只能对他表示尊敬和爱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他是如此的谦虚和不显眼，以至于要花时间才能发现他的真正价值。恭维使他感到非常难受，当谈话涉及到自己时，他就尽快改

变话题。当像他那样有理智和学识的人公然宣扬自己的成就时，舍伍德博士却从公众的视线中退了出来，只有在被他的弟兄们逼出来时才站出来。

“49年来，他一直在宣扬基督不可测的丰富性。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没有人的舌头或笔能说出它的意义。其结果有一部分已经在他之前，有一部分将在之后。传扬基督六十九年，比成为全世界的国王还要伟大。”

老约翰-斯内森是新泽西人，1799年移民到肯塔基州，1802年与南卡罗来纳州的普鲁登斯-鲍尔斯小姐结婚。此前一年，他们都成为浸礼会成员。1809年，他们搬到了密苏里州，不久后（1810年）在蒙哥马利县卢特岛附近组织了一个浸信会教堂，这是密苏里河以北、圣查尔斯县以西的第一个任何教派的教堂。

1812年的战争几乎把卢特岛上的所有定居者都赶到了霍华德县的布恩里克堡垒，那里的定居者已经变得最强。在这里，约翰和普鲁登斯-斯内森于1812年成为欢乐山教堂的成员，这是西部和北部的第二个教堂。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了卢特的家中，随后成为霍雷山浸信会的成员，该教会当时位于卡拉威县的东部边界，距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北部约10英里。他们一直是这个教会的成员，直到他们去世，当时他已经81岁了，她71岁。

约翰-斯内森和他的妻子普鲁登丝的最大孩子是阿利亚-斯内森，也就是本期节目的主角。他于1803年8月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埃斯蒂尔县，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行为举止很有道德。大约在1822年，他高兴地皈依了信仰，加入了科茨草原上的浸礼会（我们认为是塞勒姆），并接受了先驱者刘易斯-威廉姆斯的洗礼。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内，他开始讲道，大约两年后，在

21岁时，他被威廉-科茨、亚伯拉罕-班布里奇博士和另一位现在不记得名字的人按立为牧师。

1828年，他成为卡罗琳-约翰逊小姐的丈夫，后者至今仍在此世，居住在蒙哥马利县县城丹维尔以南9英里处的老农场。

当浸信会教派中出现关于传教的冲突时，A. B. Snethen彻底摒弃了反传教士的原则，继续与正规军或传教士在一起。结婚后的几年里，他在丹维尔的莫哈斯和福尔谢医生的指导下学习医学。

从20年到25年，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教会中的传教工作和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个大家庭的责任和费用以及他的职业的不断实践迫使他放弃了所有教会的管理，由其他人来负责。

他是一个严谨的学生，阅读一切他能接触到的坚实或实用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他花了不少钱收集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家庭图书馆。

在他去世前约五年，他的一侧头部、肩部和手臂突然瘫痪，并失去了眼的视力。从这种痛苦中，他部分康复了，因此他又开始履行医生的职责。大约在1867年2月1日，他有一两天非常抱怨病痛。在这个月的第三天星期天早上，他起身坐在火堆旁，对他的一个姐妹说，他早就料到会在主日死去，他应该在那天死去；要求她不要离开他的房间，也不要因为重复他的话而惊动他的家人。他意识到他的胸部被麻痹了。

他的妻子在离开几分钟后走进房间，看到一个迅速的变化正在发生。他立即被扶到床上。他继续指示到最后，没有丝毫明显的兴奋，并在当天上午8点左右去世，没有痛苦。

埃利沙-苏顿 (ELISHA SUTTON) 于1871年6月16日在密苏里州的亨利县去世，当时正值他传教的第四年。

他于184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洛根县，小时候随父母迁往密苏里。在格雷牧师 (Rev. W. A. Gray) 的传教下，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于1866年9月23日受洗，次年获准传教。

很少有年轻人在上帝的手中，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做了这么多好事。他被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喜爱，他的布道因此变得有效，而且总是行善的手段，要么劝说罪人来到基督面前，要么鼓励基督的门徒坚守信仰。他深知自己的疾病（肺病）很快就会致命，所以在去世前几天，他与教会见面，平静地与他们告别，恳求他们继续忠心耿耿，在天堂与他相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他告诉他的母亲，耶稣前一天晚上在他的梦中遇见了他，并告诉他他的豪宅已经准备好了，他现在必须回家。白天，他在床上坐起来，用清晰而充满旋律的声音唱出了他最喜欢的歌曲的最后四句。

“我将脱下这身肉体的袍子，然后站起来
夺取永恒的奖赏。

并在通过空气时大喊。

’别了，别了，甜蜜的祈祷时刻’”。

而在晚上，肺部出血使他去天家领赏。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此生活，以便我们能在那里见到他。

WILLIAM THOMPSON—富尔顿的W. H. Burnham牧师曾在这位雄辩的美国演说家身边学习了四年，他提供了以下“对他的纪念”：*。

“威廉-汤普森大约于1820年出生在苏格兰。十六岁时，他与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国家。他的父母在华盛顿市附近定居，他在位于该地的一所文学机构学习了几年。21岁时，他回到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在那里他以兴趣和热情投入到学习中。我曾听他说过，他的一般习惯是每隔一个晚上就通宵学习，直到下一个晚上的12点；因此在48个小时里只睡6个小时。

“他二十五岁时在这所著名学府毕业，不久后就回到了美国。在这里，他在短时间内利用自己旺盛的才能研究法律。在这样的工作中，他被判定有罪，并愉快地皈依了上帝。

“从他信主的那天起，他就感觉到强烈而有力的印象，即传扬福音是他的责任，尽管他认真地挣扎，以扼杀这些印象，掩盖那呼唤他责任的无声的声音的低语。他申请并获得了律师资格，并很快开始了良好的实践。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但他从事法律职业不久就搬到了伊利诺斯州。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场不幸的事故，他一直认为这是神对他拒绝传讲福音的审判。

“他乘坐一辆火车前往离他居住地约20英里远的一个城镇，从事与他的职业有关的业务。车厢里坐满了女士，他不得不在上面坐着。当他们快速通过一个多岩石的山坡时，车辆被掀翻了，汤普森被猛地扔下山坡。他的头撞到了一块燧石的尖角上，这一击使他的头骨在靠近头顶的地方破裂了。这一不幸事故的影响伴随着他的一生，产生了周期性的精神错乱，并经常给他带来最强烈的痛苦。

“当他从事故后的疾病中恢复过来时，他认识到上帝的手在这个痛苦的天意中，警告他要去传福音。他听从了，并立即郑重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牧职上。

“他在伊利诺伊州结婚，但没享受多久他的伴侣的甜蜜时光，她就被召唤到寂静的死亡殿堂里去了。她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女儿，提醒她苦难的丈夫他所遭受的悲惨损失。

“汤普森在伊利诺伊州传教了几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他在该州也没有获得任何非常广泛或理想的声誉。他被一些不幸的情况所包围，这些情况似乎扼杀了他的精力，压制了他的能力。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教会中出现了有关奴隶制问题的困难，他决定远走他乡。他向西走。他有一些亲戚住在爱荷华州，尽管他身无分文，但他决定努力去找他们。他独自一人，步行，带着一捆衣服——他唯一的财富——用手帕捆起来，横在肩上，从伊利诺伊州南部开始到爱荷华州西南部。

“他未能完成旅行，并被困在密苏里，似乎是特殊的天意。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布恩县北部的霍金斯先生家，来了一个满脸疲惫的陌生人。他要了一杯水，然后询问霍金斯先生是否在家。当得知他不在时，这位陌生人说他很遗憾，因为他很想见到他。

“在休息了几分钟后，这个陌生人站了起来，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开始了他的旅程。然而，他还没走多远，霍金斯夫人就吩咐她的一个儿子去把他叫回来，同时说，他的长相有些吸引她的注意，使她希望他能留下来，至少能让她丈夫看到他。

“那个陌生人回来了。晚上在谈话中度过，在谈话中，陌生人告诉他们，他是浸信会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威廉-汤普森；他在到家之前得知霍金斯先生是浸信会的成员，因此他希望能见到他。”霍金斯先生傍晚才到家，他对这位旅行者的举止和谈话印象特别深刻。

“在家人退场之前，这位陌生人被邀请去祈祷。他欣然应允，认识他的人可能很容易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汤普森是如何在祈祷中倾吐自己的灵魂的。从一颗受伤和流血的心的深处涌出的话语是如此的恳切和雄辩，以至于家人被吓了一跳，并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霍金斯先生说，他一直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脸，听着祈祷者的诉说，直到“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但又不得不站起来，看着这个嘴里流淌着他从未听过的滔滔不绝的雄辩的人。当他转过身去看那个祷告的人时，看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站在他面前，注视着他的脸，而泪水正从他们的脸颊流下。

“第二天早上，霍金斯先生邀请这位陌生人在他那里呆几天，第二天晚上在他家讲道。他同意了，他们对这个人的超凡能力感到非常高兴——是的，完全惊讶——以至于他们从晚上到晚上都敦促他留下来为他们讲道。他屈服了；一场复兴爆发了；一个教会被组织起来；汤普森与住在附近的一位寡妇结婚，并在这个小教会中服务了一段时间。

“他的名声迅速扩大，他被召到霍华德县费耶特的浸信会教堂担任护理。在这里，他的会众迅速增加，主的工作在他手中兴旺起来。他在该县和周边各县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到处都能见到热心听众的大量聚会。

“我听他说，在他积极传道的这几年里，他的布道次数平均每年超过四百次。在这种过度劳作的压力下，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被说服接受了位于伦道夫县的普莱森特学院的院长职务。他在这里呆了两年，他高效的工作和审

慎的纪律，使该机构具有特色和地位。

“他被从这个岗位上召到威廉-朱厄尔学院担任院长。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严重的困境中挣扎，并且曾经因为财政困难而被迫暂停运作。但是，当人们知道汤普森担任校长时，与该机构有关的一切似乎都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捐赠基金迅速增加；该机构的声誉遍及全州；学生人数稳步增加，每一种情况都表明，当战争爆发并席卷面前的一切时，它将很快成为该州第一所，甚至是唯一一所机构。”汤普森辞职了，由于战争和当时压倒全国的财政困难，他无法通过传教获得支持，他被迫回到了法律实践。他这样做了，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他在法律界继续工作了两年，这时他被召唤到位于爱荷华州西南部的西德尼镇的一所学院担任院长。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1865年冬天因伤寒性肺炎严重发作而去世。”密苏里的浸信会成员将长期感受到他的损失。但是让我们感到安慰。我们的损失是他无限的收获。他现在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

谈到汤普森，另一位作家用以下清晰的方式描述了他的讲坛权力。

“那是在1854年的夏天，当我们从密苏里河下来时，偶然得知Wm. 汤普森牧师将在一个大型会议上讲道，该教会位于河的后面，离格拉斯哥、迈阿密和箭石大约15英里。我们非常好奇地想看到和听到他。他的名字出现在每个人的嘴边，他的名声充满了整个州。几年前，在纽约奥尔巴尼发生的一次意外，几乎使他失去了理智。这对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曾多次精神错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旅行时，会把马车放在一个地方，把马具放在另一个地方，把马放在第三个地方，这样就会在娱乐场所把自己的大衣、手表和他可能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扔掉，不管它们是属于自己的还是属于别人。这让人们议论纷纷。”当我们在Rehoboth听到他的声音时，丑闻的舌头已经停止了。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和为上帝服务的能力太明显了，试图破坏他的声誉或诋毁他

的人格是很危险的。

“到达该地后，我们发现祈祷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格拉斯哥的弗里斯托牧师负责这次会议，因为他是该教会的牧师。在那个州，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人是要被服从的。如果牧师让他讲道，他就必须讲；如果让他祈祷，就没有人可以上诉。礼拜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充满期待的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从近处和远处聚集在一起，准备参加福音战争的开幕。一群衣冠楚楚的奴隶，众多骑着马来的妇女，与那些野性十足的黝黑男人数量相当，呈现出一副浪漫而激动人心的景象。

“最后，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汤普森先生昨天生病了一恐怕他不会来了。一种失望的感觉爬上了所有人的脸。最后，弗里斯托牧师决定由一位年轻的编辑来填补空缺。抗议是徒劳的。他尽可能地提议履行职责，并以那段熟悉的经文主题为题：‘上帝禁止我在十字架上得荣耀，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一首赞美诗和祷告已经过去；最后一节已经到达；这时出现了明显的骚动，听众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Wm. 汤普森牧师已经到达并进了门。一看他的特征就知道他是那个传闻中的人。我们听说过西部的赛马，鼻孔宽大，鬃毛蓬松，耳朵耷拉着，但眼睛是灰色的，它低着头，迈着懒洋洋的步子来到赛马场，等待骑手抚摸它的背，发出起跑的指令，这时它就会显示出它的胜利特性，超过所有竞争对手。Wm. Thompson看起来就像这样。他的鼻子扁扁的，鼻孔宽宽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又粗又黑，就像女人剪的一样，方方正正的，没有品位，也不怎么讲究，他的衣服是黑色的，整洁无暇，但却是由一些对最新时尚知之甚少的诚实裁缝剪制的；他的手很细腻，他的脚很小，步伐紧张，声音清晰如钟，像笛子一样甜，像风琴的铃声一样有力。在被介绍给期待的传道人时，他起初以自己的健康状况作为不讲道的借口；但当确信不会让人们失望时，他以大师的风范站了起来，宣布他的主题与之前选择的相同。谁会忘记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的宏大：“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架，上帝禁止我夸口”。当然，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他是否是传闻中的那个人。他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方肩，在讲台上时像箭一样直。12年过去了，但那些音调仍在我们耳边回响。

“就像我们看到风悄悄地进入森林，先是掀起最上面的叶子，现在又轻轻地抚摸着树枝，力量越来越大，直到把它强大的手放在树头上，把它的脖子弯到地上；这篇精彩的论述也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他的划分令人钦佩，他的语言简单、贞洁而美丽。他用大师的手描绘了世界所荣耀的事物，然后依次衡量它们，证明它们比虚荣更轻，他转向基督，用如此充满爱意、如此欣赏、但又如此命令性的语言描绘了他的生命，使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从流淌的约旦河到散发着恶臭的十字架的形状上。最后，我们站在髑髅地前。我们早已忘记了康恩、韦尔奇和富勒，并相信我们面前的这位全神贯注的传道人还没有被告知一半。我们是否四处张望。这一幕令人震惊。西部的猎人和牧民站在那里，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脸上勾勒出十字架的痛苦。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抓住了听众的心，并以这样的例子结束：’据说，在流经你们山谷的强大河流的源头，有一个喷泉，有两条溪水从这里流过。一条向西流去，注入太平洋；另一条紧挨着我们，把它的货物倒入墨西哥湾。我曾想象过，在喷泉上有一个岩石台阶，在岩石上悬挂着一滴露珠。从东边吹来的风会把它带到哥伦比亚河上升的那部分喷泉中，它将被带到遥远的太平洋的蓝色水域中混合在一起。从西边来的风会把它带到密苏里河的喷泉部分，它就会被带到海湾。罪人，你今天就像那露珠一样挂在岩石的壁架上。从天堂之门吹来的风，在圣灵的控制下，可能会把你带到喷泉的那一部分，即流经神的宝座的那条溪流。从相反方向吹来的风将导致你的灵魂在时间和永恒中的毁灭。然后，他简要地勾勒了十字架上的痛苦和被诅咒者的痛苦。这一幕不禁让人感叹。观众们忘记了自己，敞开了目光。

“然后，他转过身来，与欢欣鼓舞的人群一起走上荣耀的闪亮台阶。我们来到宝座前；被钉十字架的人是胜利者。哦，他是如何看待的！他是多么欢迎我们，一个又一个。布道结束了一祝福在我们身上。”三天来，这一幕一直在重复。他的描述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由于他在城市的喧嚣中不被信任，他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远离喧嚣的生活。他只是一个认真的、热爱福音的、尊敬基督的新约牧师，拥有比美国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的磁力。他没有高夫的戏剧性力量，也没有比彻的力量，没有富勒的华丽外表，也没有威廉斯的文化水平。然而，他身上有一种超越他们所有人的东西，这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传道人，如果他能够存在于一个城市，他的名声将跨越海洋和大陆。我们曾经拜访过他的家，在骑行二百五十英里以确保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长期会议中提供服务之后。我们发现他住在一个整洁的木屋里，旁边有一个普通的木马厩，一个大约有50卷书的图书馆，一本希腊语圣经，以及一本旧的红色圣经作为伴侣。他的妻子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文化的女人。他的膳食包括煮熟的土豆和猪肉，面包，没有黄油，以及我们用碗喝的水。就这样，这个传教士在密苏里州生活。我们一起骑行了好几天。他是一个出色的谈话者，一个有礼貌的绅士，但他对自己谦逊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他完全没有野心，喜欢讲道，似乎意识到自己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价值。

“在密苏里州，他几乎是一个所有人钦佩的对象。每个人都爱他。每个人都站在一边，把第一的位置给了他。他优雅地接受了这一点，并且更加从容地保持了这一点。”

泰勒（THOMAS TAYLOR）——本简讯的主人公是英国人，在这个国家只呆了几年。他于1796年3月8日出生在伦敦市附近。16岁时，他皈依并成为浸信会教徒，与该教派的一个教会结合。24岁时他开始传教，作为一名牧师他忠实地履行

了自己的职责。他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教育。1859年或1860年，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登陆，并在费费教会附近定居，他加入了该教会，去世时属于该教会。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虔诚之人，信仰坚定。

1865年11月22日，他在死亡中取得了胜利，现在安葬在老费费公墓。当他在最后的痛苦挣扎中，他感叹道：“在主的眼中，他的圣徒的死亡是宝贵的”。

MARK A. TAYLOR，多年来一直是圣弗朗索瓦协会的主要牧师，后来又是韦恩县协会的牧师，1826年1月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李县，在该县生活了30年。1854年3月，他与一位沃伦小姐结婚，两年后随父亲的家人来到密苏里。他们在去德克萨斯县定居的路上，但在到达韦恩县时，他们停了几天，让他们的队伍休息，在这样暂时拖延的情况下，他们对这个州进行了一些观察，决定在这里定居。他的父亲、泰勒先生开了一家商店，卖了好几年的货，甚至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是在一片树林中的农场长大的，被要求从事非常艰苦的劳动。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他得到了45美分并购买了一本《圣经》，他把它通读了一遍又一遍。当其他男孩在玩耍和运动时，他却在读他的圣经。

1854年，他在弗吉尼亚州信奉了宗教。搬到密苏里的第二年（1857年），他被雷诺兹县的沉溪教会按立。他曾担任下沉溪、雪松溪、黎巴嫩和麦肯锡溪教会的牧师。

从他被任命为牧师（一位知情者说这发生在1860年）到他去世，即1879年10月31日，他一直积极热心地做着福音传道。他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有一颗强壮有力的心。他确实是一个“不需要羞愧的工匠”。在精神和事实上，他是一个传教士。他的观点很广泛，涵盖了整个领域——世界。他提倡牧师文化，

并为此目的向威廉-朱厄尔学院捐款。1871年，他作为圣弗朗索瓦协会的传教士旅行，薪水为260美元。在密苏里州东南部，也许没有人比长老M. A. 泰勒在通过唤醒传教士精神和建立主日学来启迪人民和建立真理的事业方面做得更多。他参与了韦恩县协会的组织工作，是协会所有工作的生命。

1876年4月，他在韦恩县城格林维尔组织了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并一直担任该教堂的牧师，直到他去世。没有其他人的去世会让韦恩县的人们如此悲痛。

他受到他所在协会的牧师们的高度敬重，确实可以被称为他们所有人的父亲。他养育了一个大家庭，并通过勤奋和节约给他们留下了舒适的环境。他在患病八天后死于肺炎，在韦恩县皮埃蒙特附近自己的家中。

奥巴迪亚-汤普金斯（OBADIAH TOMPINS），1823年1月22日出生在加拿大西部的格兰维尔县，父母也出生在加拿大，是英国后裔。他在21岁时皈依并接受洗礼。他在普通学校接受了所有高等英语教育，并于1849年开始传教，在加拿大路易斯维尔被浸礼会按立。

1867年，他来到密苏里州，在亨利县定居，此后一直在他家附近的县城传教。1868年春天，他组织了大溪教会，在前一个冬天为该教会的75名成员进行了洗礼，并担任该教会的牧师数年之久。他在科夫溪组织了浸礼会，开始时给10名成员施洗，后来又召集了现在的成员。

汤普金斯弟兄在教义和实践上都很健全，并热心地捍卫真理。

1849年，他结婚了，随后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施了洗礼。

他于1878年12月31日在密苏里州亨利县的住所去世，当时他正值56岁。

特利（LEONARD TURLEY）——派克县F. Hedges长老的妻子的父亲。他于1818年搬到密苏里州的罗尔斯县，定居在现在的新伦敦附近。他于1823年10月去世，当时大约70岁。

他是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人。40岁时，他与17岁的苏珊娜-莫顿结婚。

早年，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久后开始传教。大约在1797年，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经常讲道，巡回演讲，照顾教会。他很少呆在家里。他是瓦尔德曼、沃勒夫妇和克雷格夫妇的同事，也是各协会的主要精神领袖之一。

在他搬到密苏里后，他的职业生涯很短，但他的时间都花在了对贫困定居点的访问和布道上。在他的时代，密苏里州那一地区的许多人第一年都住在帐篷里，或者直住到第一茬庄稼收成之后。

在他的六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女儿，其中最小的女儿露辛达(Lucinda)成了长老的妻子。约翰-富兰克林-赫奇斯(John Franklin Hedges)，多年来一直是摩纳哥派克县的传教士。赫奇斯修女提供了本简短通知中所包含的事实。

长老特利是胆汁热的受害者，在那个早期时代，胆汁热有时肆虐得很可怕。他的死亡是平静而幸福的。

CASWELL COBB TIPTON. *—应罗拉浸信会的要求，我痛苦地在《中央浸信会》上宣布她已故心爱的牧师Caswell Cobb Tipton牧师的突然去世。他当时正从一个机构返回家中。（由约瑟夫-沃克牧师撰写，载于《中央浸信会》第七卷第38期）。

1872年9月5日，在马什菲尔德12英里范围内的陌生朋友家里，他因中风而倒下。

蒂普顿长老在田纳西州很有名，战后他从该州搬到罗拉。前些年，他曾作为S. B. C. 国内传教委员会的代理人四处奔波，并刚刚开始以出色的传教士、浸信会信仰和实践的能手、以及具有良好地址和礼貌的绅士闻名。他在六十二岁那年突然去世，给一个庞大而有趣的家庭和他曾担任牧师的教会蒙上了一层深深的悲痛。

为了证明他的良好地位和道德价值，还可以补充很多，但我们更应该屈服于做一切事情的主的命令。

EDWARD TOWLER. —以下内容发表在1855年3月15日的《西部观察家》上。

“长老爱德华-托勒在密苏里州马里昂县的住所去世，享年72岁。

“死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县的阿什营加入了浸礼会，1817年搬到肯塔基州，1830年搬到现在的住所。

“在这些不同的劳动领域中，他总是准备好承担一些工作；热心地倡导所有有助于促进救世主在地上的国度的目标。他从不满足于无所事事，而是在参与警告罪人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时感觉更好。

“在他最后的病痛中，他乐于与基督徒交谈，他经常说，他对那些放弃世界并将他们的信任放在耶稣身上的人感到特别感兴趣。有时他很忧郁，但他对上帝的承诺有持久的信心，“他不会让任何人空手而归”。他是一位深情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和好邻居，总是准备好为穷人的需要提供帮助。当他确定他在这里的时间很短时，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主啊，愿你的旨意得以实现”。

詹姆斯-沃克*-1820年3月29日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田纳西线附近的卑微家庭。当他大约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布-沃克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佩里县，小詹姆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少年时期。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他在卫理公会长大。

1840年，他移居到当时的克劳福德，但现在在密苏里州的菲尔普斯县，次年12月26日，他与玛格丽特-洛夫小姐结婚，她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士，她的家族多代以来都是浸信会教徒。

沃克兄弟在年轻时从事收割工作时，被一条响尾蛇咬伤。在他结婚后不久，他在身体的同一位置附近再次被同一种蛇咬伤。这第二次的咬伤似乎使他的血液中毒，以至于这个神的有价值的人在他余下的生命中显示出这种迹象。

来到密苏里后不久，他支持浸信会的事业，并与菲尔普斯县的一些原始定居

者一起组织了春溪浸信会教堂，并于1843年被任命为福音传教士。

他的私人和公共品格是无可指责的。他活着是为了行善，在他家周围许多英里的地方为许多小教会讲道，时间超过了20年。他的全部才能使他从事劝诫工作。

他和他初恋的妻子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七个孩子，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在他身后活了下来。他的遗孀仍然生活在小农场上，这是留给她和家人的唯一世俗遗产。

詹姆斯-沃克于1866年12月29日在罗拉附近的家中去世，当时他正值47岁。他的死亡方式相当令人痛心。他因之前提到的被蛇咬伤而发作。他经常掉进火里或水里，要不是有人帮忙，他就会死掉。最后一次烧伤是致命的。他当时正在他家附近给一个马车轮胎加热。由于一些意外，他一头栽进了火里，在援助到达之前，他的头部和身体的上肢被严重烧伤，在徘徊了几天后，他死了。

詹姆斯-沃克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在极度贫困中挣扎着度过了一生。现在不可能看到他是如何完成他所做的一半事情的。但上帝与他同在，这就是故事的余波。

安德森-伍兹*出生于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1778年11月18日。（作者是A. P. 威廉姆斯博士，发表在《中央浸信会》第一卷第七期上）。

他是他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他的父亲是爱尔兰后裔，积极参加了我们为自由

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在华盛顿领导的弗吉尼亚军团中担任上尉。他是一个严格的长老会成员，并以这种信仰培养了他的所有孩子。在这种教育下，安德森成长为一个有道德的年轻人。他身材很好，体重约一百七十磅；他有浅色的头发，白皙的肤色和蓝色的眼睛。

十八岁时，他的父亲把他交给一个叫卡尔的人学习铁匠的手艺。他一直跟着他，直到学会了这门手艺，然后在基辅州麦迪逊县的里士满为自己开了一家商店。在这里，他很快就建立了娴熟工匠的声誉，并因此获得了非常公平的生意。在他开始自己做生意后大约一年，即1808年5月4日，他与彼得-伍兹长老的伊丽莎白-哈里斯小姐结婚。婚后，他留在里士满从事他的行业近两年，这时他搬到了离他以前的住所约四英里的一个农场。第二年春天，他因着恩典，以一种亲切、顺从的信仰拥抱了救主。

如前所述，他从小就是一个严格的长老会教徒。在他公开表明对基督的信仰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印象，特别是在1801年大复兴的时候。但他一直在与自己的信念作斗争，直到1811年春天，他变得异常严肃。一天晚上，他参加了一个婚礼，当他要离开这个地方时，他方便与牧师一起骑马，向他表明了他的心境，并请求他为他祈祷。于是他们下了马，神的人为他祷告。不久之后，他就能在希望中欢欣鼓舞了。

他现在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阅读圣经。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长老会成员。直到他把《新约》读完第三遍，他的心才平静下来。他原本认为婴儿洗礼的教义在其中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已经通读了第三遍，但他认为也许他忽略了可能发现该教义的段落。因此，他再次阅读时特别注意寻找这个教义，但没有发现。这样仔细阅读了神的话语后，他确信自己从未按照耶稣的命令受洗。但是他该怎么做呢？他一直认为浸礼会的人是非常无知和偏执的一群人；但上帝话语的明确教导使他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圣经

不仅告诉他，他从未接受过洗礼，而且还告诉他，只有一种洗礼，而那些他曾被教导要蔑视的人就是那些坚持耶稣中的真理的人。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打算做什么，直到他加入教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在这之前从未加入过任何教会，但在一段时间前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这天晚上，他对她说，他打算与教会联合。第二天，他和他心爱的妻子确实把自己交给了上帝的子民，并在克里斯托弗-哈里斯长老的主持下与基督一起接受了洗礼。他们成为凯伊州麦迪逊县维尼福克教会的成员。

受洗后几个月，伍兹先生被选为教会的执事，并以此身份为他的弟兄们服务，直到1816年10月，他从肯塔基州搬到密苏里州，在现在的波恩县（当时的霍华德）定居。他很快在新家发现了一些分散的浸信会信徒，除了他自己和妻子之外，他还带着三个人进入了一个当时叫做伯特利的教会，也就是现在的胡桃林。在这里，他开始与教会举行祈祷会，因为他们在第一年只能偶尔有讲道。在这期间，教会的人数增加到大约一百人。

伍兹长老在这里呆了大约两年，然后他向东移动了大约20英里，进入了一个名为Little Bonne Femme的教会的组织。在这里，他非常积极地参加祷告会，偶尔也会进行一些公开演讲、劝诫等活动。1823年8月3日，他被彼得-伍兹长老、大卫-多伊尔等人按立为传道人。

从此以后，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事业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不久之后，从这个教会出来了两个群体，即塞勒姆教会和哥伦比亚教会。最后一个教会邀请他作为牧师为他们工作。他以这个身份为他们工作了几年，同时，他从他的直接责任中抽出所有的时间，在全州的贫困地区工作，从而帮助组成和建立了我们的许多教会，这些教会现在仍然兴旺发达。

在为哥伦比亚教会工作时，伍兹长老从该州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从阿肯色州

到他的家，从新马德里到堪萨斯州，把耶稣的标准带向前方，喂养基督的羊群，向罪人宣扬救恩的好消息，把他的时间、他的男子气概和他的手段用于为他的主人服务。

伍兹长老是我們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协助组织了该协会，是该协会董事会任命的第一位传教士。但由于他的时间完全被各教会垄断，他没有接受任命。

1835年10月，他搬到密苏里州门罗县巴黎附近，负责奥特溪、草原山和巴黎教会的工作。不久之后，他还为纽瓦克的教会讲道。他在这些教会工作，直到1841年10月22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之前他已经离家六个星期了。他于星期三回来。星期五，他谈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情，似乎已经在享受天堂的幸福。星期一晚上，他吐出最后一口气，在耶稣里睡着了。

只要补充一下，每个认识伍兹长老的人都会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充满了圣灵和信心”，而且通过他的传道，“有许多人归入了主”。

ANDREW BAKER-1797年7月2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县，1818年5月受洗加入该县的圣克莱尔底部教会。1837年9月30日，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凡尔赛被授予牧师资格，1860年9月移居密苏里，并在考德威尔县金斯顿附近定居，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脆弱的浸信会教会，他与该教会联合并担任牧师，直到在战争时期的意见冲突中，教会于1863年解散。现在，他继续在离金斯顿七英里的一所校舍讲道，1866年11月10日，霍普韦尔教会在那里成立。这位可敬的主的仆人在1869年还活着。

彼得-布朗，天赋异禀，1825年5月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华盛顿县。他的父母是老派的长老会成员，并在长老会信仰方面对他们的孩子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宗教训练；然而，包括彼得在内的四个孩子在表明宗教信仰后成为浸礼会成员。安德鲁，其中一个，他是一位在德克萨斯州声名显赫的牧师；另一位叫玛丽，是兰道夫县浸信会牧师M. F. 威廉姆斯的妻子；他是伦道夫县的一名浸信会牧师。

彼得-布朗在他的故乡度过了四年的童年生活——从9岁到13岁——在学校读书，并且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13岁时，他的父亲带着整个家庭搬到了密苏里，并在现在的圣克莱尔县定居。为了让小彼得留在肯塔基州的一位叔叔那里，以便他继续学习，家人提出了许多论据，但他听说密苏里的“新州”盛产鹿、火鸡和鱼，所有论据都不成立。他发现他的新家没有学校，也没有任何教堂或传教士，他成长为一个狂野而邪恶的年轻人。他非常喜欢阅读，尤其是报纸，而且他很快就成了一个相当的政治家。由于接触到的新书不多，他最后拿起了《圣经》，他对《圣经》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约瑟的历史感兴趣，他决心模仿约瑟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

大约在1843年，长老Isaiah T. Williams访问了圣克莱尔县的乡村并举行了聚会。在他的讲道下，年轻的布朗被引导到对罪的正确概念，最后通过对基督赎罪的信仰，他发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甜蜜的安宁，并立即开始对罪人的救赎感到渴望的焦虑。他确信自己应该传教，但在一段时间内抵制这种印象，直到最后这种印象像火一样烧到他的骨头上，他决定尝试一下，尽管正如他所说，他“资质很差”。他第一次讲道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一场广泛的复兴开始了，并持续了大约两年。他在1847年被长老J. T. Ricketts和W. P. C. Caldwell按立为牧师。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那里讲道了两年左右。

他曾在本顿县的霍格尔溪教会担任过几年的牧师,该教会是由安德鲁-布朗在1847年组织的。在这个教会的团契中,他为许多人施洗,直到1859年,他才停止为该教会讲道。在战争期间,该教会灭绝了,后来被重新组织起来。

1848年,彼得-布朗为亨利县的伯利恒教会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他在克林顿以南8英里处建立了一个传教站,并在那里继续宣扬福音,1853年,他将传教站搬到了4英里以内。

这一年的9月,他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聚会,结果有20人信主,此后伯利恒教会组织起来。两年内,教会成员已增至76人,并建造了一座30x40英尺的整洁的礼拜堂,他们现在就在其中做礼拜。就在上述日期之后,他协助J. T. Wheeler 牧师举行了一次聚会,结果有20多人信主,并在希克里县组织了伯利恒教会。

从1847年到1859年,他作为传教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部分时间是在蓝河协会的赞助下,从1853年到1855年是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讲师。

1863年,他周围的麻烦不断,他成了难民,并寻求安全,有时在德克萨斯州,有时在南方军中。1865年7月,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并发现他的家庭因军队的觅食队而变得贫穷。但他怀着坚定的决心,开始用自己的双手为那些依赖他的人谋取生计,一旦废除了测试誓言,他就再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巡回传道者进入战场,并在奥沙、希科里、亨利和其他县忠实地工作。从那时起到1879年,他有一部分时间是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工作的,为此他在不同时期获得了少量拨款。

彼得-布朗是一个具有良好天赋能力的人,在浸信会教派的信条和圣经教义方面有很好的表现,是一个“不需要羞愧的工匠”。

马丁-托马斯-比伯，1812年4月24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默斯特县。十岁时因父亲去世而成为孤儿，他的训练和教育完全交给了一位寡居的母亲，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女人。他在母亲主持的家庭礼拜中被定罪，不久之后，他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找到了与上帝和解的和平，并在1827年秋天加入了浸礼会，不久之后，他开始学习《圣经》，以期在教会中发挥作用；还学习他能得到的其他书籍，以便在文学上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学习都是在晚上通过当时常见的“树皮灯”进行的。他于1841年开始讲道，并决心将传道作为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业。1842年秋天，他被I. S. Tinsley. Jacob Tinsley, E. Thomas 长老们按立为牧师。

第二年春天，他搬到了西弗吉尼亚州的费耶特县，那里的人们在他之前买的土地上为他建了一座房子。这是在一个非常贫困的领域中，但许多人“欣然接受了上帝的话语”。1843年，他协助组建了费耶特维尔教会，并与其他两个教会一起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进行了15年的劳作，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弗吉尼亚州总协会的传教士。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四个教会的牧师，有时是七个教会的牧师，看到上帝的工作在他手中兴旺，他感到非常高兴。在他手下的皈依者中有他的侄子M. Bibb，他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福音牧师。在成为总协会的传教士后，他有长老埃里森（Eld. 埃里森作为合作者，他们的领域或多或少包括了尼古拉斯、费耶特、罗利、洛根、默瑟、盖尔斯和门罗等县。1854年，他被任命为模范牧师，翠贝卡协会的代表，并通过连任担任该职务，直到他离开该州。在西弗吉尼亚州居住的15年中，他平均每隔一天就讲道或劝诫一次，为700名信徒施洗，为100对夫妇结婚。

1858年，他从爱荷华州出发，搬到了密苏里。那年秋天，他在派克县的克拉

克斯维尔 (Clarksville) 登陆，并在接下来的大部分冬天里进行了长期的聚会。1859年春天，他在蒙哥马利县买了地，并在县城丹维尔西南五英里处定居；不久之后在米德镇、霍尔布山、卢特尔和团结教会从事牧养工作。他与米德镇和卢特雷的联系因战争而中断。他在团结教会工作了6年，在霍雷山教会工作了12年。此后，他在蒙哥马利市、利伯提、丹维尔、锡安，也许还有一两个地方担任过牧师职务。他连续几年担任熊溪协会的主持人，住在蒙哥马利市，在上述协会的范围内。

他有过三次婚姻。1831年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萨拉-邓肯结婚。她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被雷电击死。后来他又娶了哈丽雅特-米歇尔，她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并去世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是莎拉-M-泰勒，他有八个在世的孩子，她仍然活着为他的家庭提供祝福。这段婚姻的日子是1847年。在最后提到的孩子中，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是浸信会牧师，是摩纳哥沃伦斯堡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托马斯是医学博士，住在莫桑比克的Americus，约翰-T. 担任蒙哥马利县的学校专员，有几年时间是蒙哥马利学院的校长之一。

他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他的活动能力和许多60岁的人一样。五十五年来，他一直是浸信会成员，其中有四十三年是在事奉中。在守时方面，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更少有人能超过他，在他的牧师生涯中，他每年错过的约会不到一次。他已为近1000人施洗，并讲了4000多场道。他是一位能干的新约牧师，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被认为是东密苏里州最有用的牧师之一。

R. F. BABB-1816年10月26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劳伦斯区。他在有限的教育机会中长大，在主日学中学会了阅读。八岁后不久，他学会了祷告，然后相信基督的救赎，但由于天生胆小，他一直没有加入教会，直到1843年，他与

家乡的白杨泉教会联合，七年后进入牧师行列；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联合教会，他在那里被按立。他的第二个牧师职位是在雷伯恩溪。1853年，这两个教会都得到了广泛的复兴，前者有54名信徒，后者有34名信徒。几年后，他搬到密苏里，成为奥德雷恩县联合教会的牧师，该教会在他的管理下人数增加。长老W. W. R. Wigginton是他的同工，他在李维-巴顿的家里组织了伯利恒浸信会。这个教会（位于波恩县）在1879年有276名成员。他协助组织并建立了锡安浸信会，长老P. P. T. Gentry为同工。在密苏里州的许多中心县，他在与Wigginton, Baker, Walthall, Beswick, Tipton and Haynes. 长老们的聚会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1872年10月，他离开了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在哥伦比亚镇定居。关于他的报酬，他说：“在我的整个牧师生涯中，我所得到的传道费还不够我自己穿的”。

巴布弟兄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旧时代传道人”，属于实践性和劝诫性的，他的呼吁是针对情感而非智力。

巴纳巴斯-贝克，1817年7月26日出生在英国，年轻时受一本小册子的影响，对宗教有了深刻的印象。17岁时，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威尔士浸信会牧师Wm. Davis的洗礼。1839年，他开始讲道，他的思想从信主时起就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他于1838年6月在英国结婚。他妻子的名字叫利亚-史密斯。她是一位朴素而虔诚的英国妇女，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都是浸信会成员，现在仍在主持家庭事务。

1843年，他移居美国，不久后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定居，现在仍住在那里。1850年11月15日，他进入美国小册子协会工作，成为一名传教士，除了战争

年代，他一直如此。

1857年1月25日，他被J. A. Hollis, X. X. Buckner, P. H. Steenbergen and J. T. M. Johnson. 长老们按立为浸信会牧师。他的大部分讲道都是作为巡回传教士进行的。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做过牧师工作，以这种身份为布恩县的纳什维尔和糖溪教会以及卡拉威县的埃比尼泽教会做工。他的兄弟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博士是肯塔基州杰出的浸信会牧师。

我们认为，在密苏里州中部，没有人比巴纳巴斯-贝克在传播一般宗教文献方面做得更多。”贝克老哥“每年的访问都被成百上千的家庭视为如同在寻找圣诞节的活动时一样有把握。

J. W. BRADLEY-1879年2月13日去世，享年57岁。他于1822年2月22日出生在肯塔基州，1828年搬到密苏里州的伦道夫县，此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他在1863年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被银河浸信会(反传教士)接纳为会员，并由Eld. M. J. Sears洗礼。在这个教会中，他被按立为福音传道人，在他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范围内，他一直从事这项工作，直到1877年。在上述日期，他加入了正规浸信会的欢乐谷浸信会，他去世时是该教会的成员。

布拉德利先生随时准备为他的朋友和邻居服务，只要这与他的宗教职责不冲突。他曾担任过两届县法院的法官，此外还担任过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官方职位。

J. B. FUQUA-1822年7月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17岁时，他加入了浸信会，三年后与A. E. 史密斯小姐结婚，她是该州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有用的牧师的女儿，并很快开始传讲福音，这是他一生的工作。1853年或54年，他是吉拉多角教会的牧师，是舍伍德博士的继任者。一两年后，他搬到了圣路易斯，在那里为费费、康科德等地的教会服务了好几年。大约在1870年，他向西移到独立城附近，在那里他继续成功地工作。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一直在密西西比州工作，担任该州浸信会学院的代理；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留在圣路易斯。

他在这个城市和家人一起度过了秋季的部分时间，一有机会就讲道，然后回到密西西比州工作。他有一两次类似充血性感冒的发作，在病情稍有好转时开始回家，在该州的卡罗尔顿度过了一个主日，并在那里讲道；但另一次发作结束了他的工作，当时他在一个善良的家庭的住所Wm. Ray' s, 1877年12月12日。尸体被运到圣路易斯，15日星期六在那里举行了公开仪式，并在该县西北部的费费公墓下葬。他最后的布道主要是对年轻人说的。愿我们的天父将这种苦难圣化给哀悼的寡妇和失去亲人的孩子。他是耶稣的好仆人，死得很平静。他相信只有基督的功劳才能得到永远的救赎。他非常尊重他的资深弟兄们的意见。但他已经走了。("A. S.", in Central Baptist.)

威廉-R-格林 (WILLIAM R. GREEN) *于1879年1月25日在摩纳哥诺布诺斯特 (Knob Noster) 的家中去世，他在浸信会教派中担任牧师长达25年。他于1823年1月24日出生在田纳西州，是亨利和伊丽莎白-格林的儿子。

二十一年来，他辛勤劳作，在秋冬季节去上学。二十六岁时，他进入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的浸信会大学，那里由法学博士伊顿 (J. H. Eaton) 担任校

长。他完成了他的课程，并于1854年在该机构毕业。他先后在田纳西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和纳什维尔担任牧师，也曾在德克萨斯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密苏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生活。N. T. Allison兄弟与格林先生有多年的亲密接触，他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个高尚、诚实和有良知的人；对他来说，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男人的、正直的实践，日复一日地进入他的生活。他是一个好的传教士，是耶稣基督的忠实牧师，为这一目标付出了他所有的时间和才能。他对救赎计划的奥秘有清晰的洞察力，对上帝的主权恩典和救赎的仁慈的教义尤其透彻。尽管多年来他因从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的桥上摔下来而受到影响，经济状况也时有下降，但他从来没有一刻退缩过他在传道工作中的职责。虽然死了，但他仍在说话”。

约翰-格林哈格—这位兄弟大约于1850年在布恩县哥伦比亚附近去世。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节制者，从前有几个人用他的桃子做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把他的桃树全部砍掉。

他曾让一个人脱下手套结婚，以便使两人成为一体，他说，除非两只手都在一起，否则他无法使两人成为一体，他用两块铁的焊接来说明这一事实。

罗伯特-富尔顿-埃利斯在密苏里度过了他有用的几年。他在战斗中倒下，正值壮年，当时是密苏里州浸信会报纸《西部守望者》的副编辑，该报纸在圣路易斯出版。（作者：威廉-克劳尔博士，摘自发表在《总协会会议记录》上

的素描，1879年）。

该报的编辑（《西部守望者》第七卷第5、6期）对他作了如下评价。

“罗伯特-F-埃利斯牧师与神同在。上周五下午，当他被暂时期待在我们中间时——压倒性的消息像雷电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在他临终的时候，有一双陌生的手照顾他，把他轻轻地抬到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他于1809年10月16日出生在梅州的托普森，于1854年7月24日星期一上午在摩纳哥克拉克县的G. K. 比格斯先生的住所去世，享年45岁。夺走他的疾病是脑部炎症。比格斯弟兄写道，他在前一周的星期二早上来到他家，病得很重。立即派了一名医生，他忠实地照顾他到最后。他虽然身处陌生人之中，却得到了善良的朋友们的关注。但是最勤奋的关注也无济于事：致命的疾病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不可逆转的命令已经发出。这个沉重的打击深深地陷进了被击垮的精神。我们愿意向天父的旨意鞠躬，并保持沉默”。

R. F. 埃利斯是苏格兰人的后裔，但他的祖先有几代是美国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公理教会的牧师。他在家乡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在20岁的时候，他承认信主，并于1830年12月26日在桑格维尔的浸礼会教堂受洗成为信徒，当时他在那里从事学校教学。

以下是《西部观察家》第七卷第六期中“L.”的笔迹。

“1833年10月，他进入鲍多因学院的新生班。他在该学院继续学习了多长时间，我们没有确切的消息。1834年6月，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得知，他是马萨诸塞州牛顿的神学研究所的成员。他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古典研究课程，以及在该机构进行的神学研究课程。

“由于我们离世的兄弟的回忆录预计将出现在《浸信会纪念》中，我们省略了他日记中的更多摘录，只简要介绍了他有用的生活的后续部分。他于1838年8月毕业；在这期间，他被公开按立，几个月前他被选为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第二浸信会的教牧负责人。

“1839年4月，他与康涅狄格州伍德斯托克市的玛丽-柴尔德小姐结婚，现在，她和他们13岁的爱女—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刚刚从一个遥远的陌生人手中得知她令人心碎的死亡。

“埃利斯先生继续担任斯普林菲尔德教会受人尊敬和有用的牧师约7年，在此期间，他的牧养工作得到了教会和社区的赞赏，他们仍然热烈地怀念着他。在他的带领下，有116人受洗进入该教会的团契。

“这时，他收到了美国主日学联盟董事会的任命，作为巡回传教士和代理人，促进其慈善工作；1845年春天，他开始在密苏里州传教。在巡回宣教六个月后，他把家人从马萨诸塞州搬到了摩纳哥波恩县的哥伦比亚，并在那里继续他艰苦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直到1847年10月。之前，他被选为奥尔顿第一浸信会的牧师，10月，他搬到了这个城市，开始履行他的教区职责。他在这个教会担任了六年的牧师，得到了他所负责的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得到了其他教派的牧师和教会的尊敬，也得到了整个社区的尊重。

“埃利斯先生一直是普通教育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与其他人合作推动普通学校、学院和大学的发展。各种仁慈的宗教组织，无论是一般的还是教派性质的，都在他身上找到了忠实的拥护者。

“在埃利斯先生辞去本市的牧师职务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西部守望者》的

通讯编辑和总代理，该报在莫桑比克的圣路易斯出版。在这项巡回服务中，他面前出现了广阔的有用领域。在主日，以及在主日之间，他或多或少地向人们传讲上帝的信息；因此，成千上万的人从他的嘴里听到了基督的福音。他所考虑的旅行已经结束，他开始了回家的旅程。家里的亲人“收到的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这位疲惫不堪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在他回家的时候，他在比格斯执事的家里停了下来，抱怨生病。他的病很快就发展成了脑热，几天后，在只有短暂的意识恢复时间的情况下，他去世了。”

威廉-弗格森，佩蒂斯县人，托马斯和汉娜-弗格森的儿子，1806年10月1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巴伦县。他的父亲有苏格兰人的血统；他的母亲是著名的“墨菲男孩”的后代。

他一直和父母在农场上生活，直到22岁，1828年10月28日与多琳达-莱特结婚；不久之后，他们都皈依了基督，并加入了史密斯丛林浸礼会。他在肯塔基州一直待到1841年秋天，然后搬到了密苏里州佩蒂斯县，加入了所谓的“泥泞河畔的正规浸信会”。这个教会教导“双种子”教义，反对传教，弗格森弟兄最终离开了这个教会，并在1847年或48年成为在海格罗夫新成立的教会的成员。

他在成为High Grove的成员后不久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49年12月15日，在上述教会的召唤下，他被Elias George和J. G. Berkley按立从事福音事工的全部工作。

他不希望成为牧师，在讲道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最需要的地方。然而，他在密苏里州西部的几个教会中担任牧师。

在他们的十个孩子中，有四个已经去世—三个死于婴儿期；五个是浸信会教派的成员，所有活着的人都是一家之主。弗格森说：“在这一点上我和保罗一样。基督派我来不是为了施洗，而是为了传扬福音’”。

P. N. 海克拉夫特—1797年4月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伊丽莎白镇附近。他的父母塞缪尔和玛格丽特—海克拉夫特是弗吉尼亚人，他们于1783年或84年移民到肯塔基州。他们沿俄亥俄河而下，在比尔格拉斯河口登陆，也就是现在路易斯维尔的位置。在这里，他们生活在荒凉的森林中，遭受着野蛮人的残酷对待和边疆生活的艰辛；然而，上帝保佑他们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七个女儿的后代，他们都是浸礼会教徒，作为一个家庭圈子生活了五十四年，没有被死亡之手打破。海克拉夫特（P. N. Haycraft）是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21岁时与伊丽莎白—肯尼迪小姐结婚。大约六年后，他和他的小家庭搬到了现在的伊利诺伊州斯科特县。由于与那些受邪恶影响而使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分开，母亲早先教给他的虔诚的功课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感到个人对上帝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必要性。两年来，他痛苦地祷告，希望上帝能消除他的罪孽负担，赐予他救赎的喜悦。祷告得到了回应。关于他的皈依，海克拉夫特兄弟写道：“1831年5月，我发现主耶稣是一位全能的、自愿的救主。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拥抱了他，并立即对灵魂的救赎产生了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拯救灵魂的愿望，加上教会的呼声，被认为是对牧师的召唤，尽管海克拉夫特弟兄辩称他缺乏才能。他在1833年4月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忠实地提高了他所拥有的天赋，直到1834年8月，他接受了由长老乔纳森—斯威特、乔尔—斯威特、雅各布—巴恩斯和刘易斯—艾伦组成的长老会的审查并被正式按

立。他不再与血肉之躯进行商议，而是决心靠着上帝的恩典为灵魂工作。1835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刘易斯县，在那里他和他的基督徒妻子真正开始了辛勤的自我牺牲的生活工作。他希望对他的家人和罪人遵行神的旨意，白天在他的小农场上劳作，晚上在火光下学习，星期天在普罗维登斯似乎开路的地方讲道。在这段时间里，他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伯特利协会的范围内做传教士，该协会当时包括该州的所有东北部地区，其他时间则为总协会工作，穿过密苏里河以北的几乎所有县，以及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之间。他写道：“在1842年和43年的冬天，整个州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普遍的复兴。我在我家以南三十八英里的丘草原教会和以北六十英里的北怀康达教会以及吉利德教会讲道，我的会员在那里。那一年，密苏里州东北部的教会因受洗而增加了400人。我每个月巡视一次，每周都会进行洗礼。我穿越了宽阔的草原上，整天骑马，看不到火光，当时天气很冷，农民都被安置了。我曾穿过水会漫过马背的溪流，肩上扛着木杆打破岸边的冰块；有时还游着马，在冬天穿着湿衣服骑了一整天去迎接我的约会。”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在事奉中所承受的牺牲和艰辛；田地如此贫瘠，面积如此之大，劳动者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俗世利益被允许受到影响。协会雇用的传教士每天有50至60美分。这种情况使海格拉夫特兄弟陷入了依赖的境地。他在经济上受到影响，由于庄稼歉收，他不得不借钱并支付大笔利息来挽救他的家。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去加利福尼亚寻找黄金。”他说：“有些人，”从来没有为支持福音付出过什么，认为离开教会去淘金是很大的罪过，但我看不到有其他办法来偿还我的债务”。

1849年春天，他开始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地区，留下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养家糊口。经过五个月的牛群陆路旅行，他来到了旧金山，在那里他成功地实现了他心中的目标；第二年春天（1850年）四月的第一天，他经巴拿马地峡、新奥尔良和圣路易斯起航回家，并于6月抵达拉格朗日。关于他的到来，他说：

“我发现自己被朋友们包围了，当天晚上就被带到了我的家里，在那里我发现我的家人都很好。我对我的天父的感激和感恩之情，可以说是溢于言表。我只想，就世俗事务而言，我偿还了我的债务，此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困难”。

在密苏里州居住的三十五年中，海克拉夫特先生组建了13个教会，并协助任命了17名牧师。他在一个教会讲了十七年，在另一个教会讲了大约十五年，在另一个教会讲了八年。在离家60英里的教会讲道，他得到了16美元的报酬，在离家38英里的另一个教会讲道得到了30美元的报酬。他的劳作是为了拯救灵魂，而且是在强烈反对有偿传道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当他回顾自己七十四年的人生时，他说，我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在我看来，我已经为我的救主所成就的不多。我很快就会走全地的路了。那么，让我在这里建议牧师和教会在接收成员时更加谨慎，特别是在激动人心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古老的习惯，让候选人讲述他们在进入基督的有形教会之前所必须经历的变化方面的思想锻炼。”从四十年的事奉经验来看，这是多么及时的建议啊（作者：S. W. Marston，载于《中央浸信会》，第三卷，第44期。）

法耶特和霍华德县的人们因这位受人尊敬的先生的去世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几个月来，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有十到十二天被限制在他的房间里。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钟，他出现了短暂的咳嗽，由于太虚弱，无法排痰，大约半小时后去世了，没有喘息或挣扎。他的葬礼于星期一在浸信会教堂举行，1880年4月。

宗教仪式由Yeaman博士、W. R. Painter牧师和教会牧师M. J. Breaker牧师主持。最后一位讲道的是《启示录》14：13：“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写道：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是的，圣灵说，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劳苦中安息，他们的行为也跟着他们。”从全州各地聚集过来的大批人马，远远无法进入教堂，所以在建筑物被填满之后，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差不多。长长的、庄

严的队伍从教堂出发，前往墓地，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将尸体安葬在那里。

梅杰于1805年8月26日出生在基辅的富兰克林县。1826年，他搬到了莫桑比克的费耶特，并在此居住至今。1829年3月5日，他与伊丽莎白-迪尔 (Elizabeth Daily) 小姐结婚，在度过了半个世纪难得的爱情和奉献之后，她现在为他的离去深感悲痛。有11个孩子祝福了这段婚姻，其中7个活到了成年，4个（小塞缪尔-C-马杰阁下、A-M-马杰先生、J-R-芬德利夫人和W-C-阿兰夫人）在他们尊敬和爱戴的父亲面前幸存。

梅杰开始时是一个橱柜制造商，五十多年来在法耶特开了一家家具店。大约在1832年，他被选为治安法官，并担任这一职务13年。1840年，他被任命为公共行政官，除了在土地局担任接管人的四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在不同时期，他曾担任过费耶特市的市长。

作为一个商人，他非常刻苦，而且非常正直。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他是最忠实和最有责任感的。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的自我牺牲奉献精神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并且非常接近于实现他在工作中死去的愿望，在他死前几个小时，他还口述了一些商业信函。

作为一个公民，他始终关注社会的福利。在他的政治观点中，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他的爱国主义是纯粹而强烈的。他热爱并服务于他的国家，不是因为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这是他的国家。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慈爱、温和、体贴；在家庭这个神圣的圈子里，他的许多美德闪耀着最耀眼的光芒。1843年4月，在一次旷日持久的聚会中，他表明

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加入了费耶特浸信会。他觉得自己太长时间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职责，于是他全力以赴，弥补自己失去的时间。从此以后，推动基督的事业成为他生命的伟大目标，他高尚而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对自己的过度不信任，使他不敢去显赫的地方，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作。他丰盛的款待在整个州都是众所周知的，并受到赞赏。没有他，费耶特的教会几乎成了孤儿；而整个基督的事业，特别是密苏里浸信会总会，即他多年来担任的执行委员会的高效主席，也会失去了它最好、最真实和最强大的朋友之一。

詹姆斯-弗兰西斯-史密斯——在詹姆斯-F-史密斯牧师的讲道下，作者于1851年夏天被判有罪。多年来，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是最勤奋和最成功的人之一，是北密苏里州的成功巡回传道者。在劝诫方面，当他处于壮年时，他常常是压倒性的。现在在他的工作领域里，有数百名活跃在教会工作中的人是在他的管理下加入的。

我们从他的自传中摘录了以下事实。J. F. Smith于1811年5月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杰萨明县。他在父母的虔诚影响下长大，尽管有这些影响，他仍然生活在对上帝的悖逆之中。1833年3月7日，他与玛丽-A. 结为夫妻。她是肯塔基州的丁格尔，是爱德华-丁格尔的女儿。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搬到了密苏里，并在马里昂县定居。1835年，他和他的妻子在长老耶利米-泰勒的传道下信主。他们于当年3月受洗，并被批准加入马里恩县的小联合（现在的联合）浸信教会。他继续工作了几年，没有任何特别的迹象表明他对浸信会原则的进展有超过一般的兴趣。1841年，伯特利协会在老伯特利教堂举行会议。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变得非常活跃，在这里他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劝诫，尽管他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传道人。然而，他所在的教会（谢尔比县的锡安山），

也就是他的成员会籍所在地，在接下来的12月许可他讲道。他继续在福音方面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受到祝福，在1843年11月，他在克里斯蒂-金特里长老、约翰-H-哈特长老的帮助下，被授予福音牧师的全部权力。关于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他说：“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非常贫穷，对《圣经》的了解也很有限，而且家庭不断扩大，使我的前景不容乐观；但上帝的恩典和几个从不动摇的朋友的鼓励，使我能够坚持下去。我很快就看到并感受到了教育的必要性。对我来说，现在考虑获得教育已经太晚了，但我必须利用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来获得知识。我在马背上学习英语语法，在往返于我的约会地点时学习。我在马鞍上时读了几千页书。有一次我和我的四个孩子一起去上学。”

史密斯弟兄在密苏里州东北部和中部的浸信会讲坛上做了四十多年的有益牧师。除了在不同时期担任一些教会的牧师外，他还经常进行巡回工作，在该州的这一地区，从北部的刘易斯县到南部的沃伦县；从东部的派克县到西部的霍华德县和查里顿县，他在长期的聚会中所做的工作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已经为教会施洗了约1200名信徒，并见证了与他一起工作的牧师们所做的更多洗礼。虽然是个好的传道人，但他的长处是劝勉。

从体貌上看，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体重从220磅到240磅，有宽阔的肩膀，大头，声音像狮子。

1865年12月，当他正处于辉煌的复兴时期时，他被该镇的治安官吉姆-米切尔逮捕，并被带到威尔逊乡长面前接受初步审判。他被指控在没有政治宣誓的情况下传讲福音。威廉-比格斯自愿充当他的律师。有七名证人接受了询问，史密斯先生被要求提供1000美元的保证金，否则他就必须入狱。梅森-罗斯和阿萨-詹姆斯为他做了担保。关于此案的后序程序，他作了如下简要说明。“我在鲍林格林的下一个巡回法庭出庭。我想法官（T. J. C. Fagg）不希望我被提审；但作为浸信会成员的书记员提醒他，我还没有被传唤。于是我和其

他四个人——三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一起被带到法庭上，除了我之外，都被指控犯有偷窃罪。我的罪行是“传讲福音和施洗”。我交了保释金，准备在下次开庭时出庭，在一群律师附近坐下，其中一个人说：‘牧师，我告诉你，这很难。’是的，’我说；但这里没有帕特里克-亨利。我想到基督与犯错的人同列’，觉得比以前更接近他了。”

由于这是一份具有罕见意义的文件，我们在下面给出了对斯密弟兄的起诉书的确切记录。”密苏里州的大陪审员，被召集、宣誓并负责调查派克县的情况；在他们的宣誓下，发现在此之前，即1865年12月30日，在上述县，一位名叫James F. Smith的传教士，作为传教士浸信会的宗教信仰、教派和教义的牧师，非法传教、教义和行动。史密斯，身为传教士浸信会宗教信仰、教派和教派的牧师，在没有事先在其居住地的县法院书记员职位接受、签署和提交本州宪法规定的忠诚誓言的情况下，非法地以传教士浸信会宗教信仰、教派和教派的牧师的身份，向上述未知的陪审员宣讲、教导和行动，给一些人洗礼，所述的詹姆斯-F. 史密斯，反对本州的和平和尊严。E. P. JOHNSON，县检察官。”

在此案最终开庭审理之前，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密苏里测试誓言”案件审理，宣布其违宪，史密斯弟兄和其他一些人被解除了进一步的烦恼和费用。

威廉-H-瓦德曼，*著名的杰里迈亚-瓦德曼和妻子伊丽莎白的第十个孩子，于1816年6月2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费耶特县大卫福克浸信会所附近。在他两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因此，他的教育主要是由他的继母，即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肯塔基州伍德福德县的露西-布洛克小姐负责。1830年，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尔斯县定居，位于县城新伦敦

以西6英里处。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成年学业，在来自肯塔基州的著名教师巴特勒-W-布朗的帮助下，他在阅读、写作、英语语法、算术、地理、几何、三角学、测量和代数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1833年，在他17岁的时候，他信奉了宗教，并由他的父亲为他洗礼。他信教后，很早就有了传福音的愿望，但他的父亲是个牧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支持，他对神圣真理的认识有限，还有其他阻碍因素，使年轻的瓦尔德曼觉得一个家庭要养活两个传教士是完全不现实的。然而，借助于他父亲的图书馆，包括吉尔博士的《新约圣经注释》和其他一些可读书籍，当他不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时，他努力获取神圣的真理知识。

1842年他父亲去世后，罗尔斯县的伯特利教会由于失去了他们心爱的牧师，觉得有责任鼓励他们中的这种天赋，在执事詹姆斯-卡尔伯森的提议下，许可W. H. 瓦德曼和约翰-M. 约翰逊在巡回传道中行使他们的天赋。瓦德曼先生感到自己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在怀疑和恐惧中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斗争，不愿意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在紧迫的诱惑下，他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旅行，并在奥德雷恩县的西奎弗尔水域停了下来，那里没有浸礼会教堂，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布道。他在这里举行了一次聚会，许多人接受了洗礼。这些皈依者和分散的弟兄们希望他们在他们中间继续工作，于是向伯特利教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授予他圣职。1845年1月12日，W. H. Vardeman被分配到福音事工。

他回到他在翠湖的田地里，为一些有希望的皈依者施洗，并让他们和其他人一起组成耶稣基督的浸礼会。他们现在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教会，与其他许多人联合，主要是由长老詹姆斯-史密斯（James F. Smith）召集到王国里。詹姆斯-F-史密斯（James F. Smith）在最初组织教会的地方上方几英里处与其他许多人联合。这就是现在的West Cuivre教会。

Eld. 瓦德曼在罗尔斯县的塞勒姆继承了他可敬的父亲。他是在相当尴尬和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意识到跟随一个具有他父亲那样的讲坛能力的人有很多困难。但他还是前进了，在十年的牧师生涯中，神给了他许多事奉上的印记。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被呼召到派克县的欢乐山教堂（Mount Pleasant Church）担任牧师，他的父亲曾在那里讲道数年。他在这里只做了一年半的时间，取得了一些成功。从这个地方，他被召到主人葡萄园的另一个地方从事劳动，在那里他的劳动将获得更多的成功，在蒙哥马利、圣查尔斯、沃伦、林肯和派克等县举行长期的聚会。他在这项工作中持续了几年，大约在1850或51年开始，在这期间有许多灵魂加入了主的怀抱。

他是威廉-朱厄尔学院的代理人，他对该学院有着最大的同情，并为该学院的永久基金提供了位于蒙哥马利县的两百英亩土地。自结婚以来，他一直居住在圣查尔斯县，在农场和讲坛之间分配了一些时间。他在传道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负责完成的。他连续九年在蒙哥马利县的锡安教堂讲道，在那里他的劳作得到了灵魂的祝福，直到1863年4月23日，他被联邦当局带走，没有任何反对政府或政府中任何个人的犯罪行为，被关押在莫桑比克圣路易斯的格拉蒂特街监狱。唯一令人愉快的回忆是，他在那里60天内讲了50次道，并有幸看到和听到许多满怀希望的皈依者讲述圣灵在他们心中流下的基督之爱。

长老瓦德曼一直是宣教和对年轻的、正在崛起的牧师进行自由教育的有力倡导者。他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来维持他的脚步；但他认为教会应该支持他们的事工。

在身体和精神上，他认为自己在60岁的时候能够像以往一样从事牧师工作，而且他觉得自己决心努力坚持到最后。

JESSE B. 沃勒斯—是密苏里州南部的先驱之一，在1872年成为浸信会成员约40年。他是肯塔基州人，1799年9月4日出生在克里斯蒂安县。1820年，他移民到密苏里，13年后他信主，成为韦恩县黑河教会的成员。

1848年10月，他被约西亚-邓肯（Josiah Duncan）、N. G. 弗格森（N. G. Furguson）和执事吉奥-格雷厄姆（Geo. Graham）按立为传道人。格雷厄姆（Graham）在普莱森特教堂按立为牧师。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24年，在此期间，他监督了六个教会，其中三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死掉的教会是马尔斯山、韦伯溪和沉溪。他说，在他所有的24年工作中，他从各教会收到的钱不超过30美元，而他为慈善工作捐出的钱不少于2000美元。

他是一个农民，在战前处于舒适的环境中，但现在穷困潦倒，双目失明，只剩下他那约三百英亩的农场。

华莱士弟兄是一个受过有限文学教育的人。

B. F. LAWLER—1834年1月31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亨德森县，早年搬到密苏里州的圣克莱尔县，在那里长大。他在14岁时第一次确信自己有罪，但当他接近20岁时，这些信念更加强烈，他开始对永生抱有希望，并在22岁时接受了詹姆斯-T-惠勒牧师的洗礼。

此后四年（1860年），他被加尔文-麦克斯韦、W-R-麦克莱恩和詹姆斯-穆迪

长老按立为牧师。十六年来，除了战争期间的短暂间隔，他一直在泰伯协会
的范围内从事牧养工作；1876年，他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在塞勒姆和卡斯
特罗地区定居担任牧师。

他是埃文-劳勒执事的儿子，有两个兄弟在浸信会事奉。

乔治-C-宾汉姆 (GEORGE C. BINGHAM) —政治界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肖像
画家，他的原创性和准确性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是一个浸
信会教徒。他是亨利-V-宾汉姆的第二个儿子，1811年3月20日出生在弗吉尼
亚州的奥古斯塔县。在他7岁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搬到了莫桑比克霍华
德县的富兰克林。在早期的生活中，他表现出了绘画的天赋，并放弃了以前
从事法律职业的目的，于1837年访问了费城，并在美术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
1840年，他在华盛顿市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在那里呆了大约五年，在此期间
他建立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声誉。1845年，他回到了密苏里，此后三年，他
被选为萨林县的立法委员。在为他赢得当之无愧的名声的绘画作品中，可以
提到“Jolly Flat Boatman”、“Stump Speaking”、“County Election”，还
有华盛顿、杰斐逊、克莱的全长肖像，以及杰克逊将军和里昂将军的马术肖
像。内战期间，他担任了州财政部长的职务，并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他是一个具有优良智力的人，有广泛的智慧，而且是一个简洁的人，坚强而
有活力的作家。”“在哈丁总督执政之初，他被任命为副总长，在这个职位上
他表现得很好。”(密苏里的历史》，戴维斯和杜里，第471页)。

宾汉姆先生结过三次婚：1836年与霍华德县的伊丽莎白-哈钦森结婚；1849
年与哥伦比亚的伊丽莎-托马斯小姐结婚；第三次与堪萨斯城已故莱金斯博士
的遗孀莱金斯夫人结婚。他现在已经去世。

第二章。

教育机构。

自从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教派开始将其手段用于促进教育以来，还没有过去五年。然而，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特别是在用于教育目的的教派机构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在1872年的总协会会议上，已故的诺亚-弗拉德牧师作了如下发言。

“我在密苏里州已经呆了四十三年了。当我第一次登陆该州时，那里没有一所浸信会学校，只有一所在新教控制下的学校—老马里昂学院，属于长老会。我向一位教授公开了我的浸信会情怀，这样做招致了他的不满，而他一直没有释怀。据说现在浸礼会在美国的学校只比天主教徒少两所，而且他们在密苏里州的学校比其他教派都多。我们把以下名字放在这个名单的首位。

威廉-朱厄尔学院，*。

这所学校的建立是密苏里州浸信会成员在该州历史上的早期就感受到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的结果。这种感觉早在1833年就表现出来了。甚至在那个时候，该州的浸信会成员就已经意识到建立一所一流大学的极端重要性，在那里，他们自己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导师的指导下，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他们的总会在1843年8月25日任命Uriah Sebree, Wade M. Jackson, Roland

Hughes, Fielding Wilhoite, David Perkins, Eli Bass, Jordan O'Brien, R. E. McDaniel, Wm. Carson, G. M. Bower, Jason Harrison, James W. Waddell and I. T. Hinton为受托人，负责接受Dr. 威廉-朱厄尔提供的10,000美元用于捐赠一所由浸信会教派指导的学院，将学院的位置确定在密苏里河的15英里内，不在杰斐逊城以东，也不在格拉斯哥以西，并“采取所有其他通常和必要的行动来组织和开展一个文学机构”。1844年8月26日，总会拒绝了朱厄尔博士提出的10,000美元的提议，原因是该机构认为，在当时密苏里州浸信会教派的情况下，不可能筹集到他所要求的金额，作为他捐赠的条件；因此，被指定为受托人的人——实际上是大学组织委员会——被解散了。总会于1847年8月在布恩县的胡桃林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该州浸信会教派的许多主要先生。赞成建立学院的运动显然正在形成一个更明确的形式，并变得更有活力。总会在1847年8月26日无异议地通过了S. W. Lynd牧师提出的以下决议，即：

“关于文学机构的决议。

“决心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临时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为本州的浸信会教派建立一所学习机构，条件是该机构的捐赠和永续性可以得到保证的计划。Roland Hughes、William Carson、Wade M. Jackson、R. E. McDaniel和David Perkins被任命为该决议所设想的委员会。”

1847年任命的委员会于1848年8月26日向总协会报告。该委员会的报告实质上是为了在本州建立和资助一所大学，他们已经获得了16,936美元的捐款，而且他们相信，在他们有限的努力中，如果大力推进这项事业，最终将获得成功。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总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即

“决议，一旦临时委员会认为应该进行定位，就指示他们按照代理人被授权分

发的认购书中所表达的条件进行定位。”

同时，总会任命了前一个委员会的先生们，一个委员会也向该州的大会申请学院的特许状，并任命一个董事会。通过该委员会的代理，该州第15届大会按照密苏里州浸信会的意愿，授予了学院的特许状（该特许状于1849年2月27日由州长批准）。（会议法案》，1849年，第232页。）授予特许权的法案的标题是—“在密苏里州特许一所学院的法案”。该法案的序言开始如下。

“鉴于密苏里的联合浸信会和他们的朋友希望在该州捐赠和建立一所大学，等等。”

章程中指定的受托人如下。Tyree C. Harris, Isaac Lionberger, Jordan O’ Brian, W. C. Ligon, Robert S. Thomas, A. W. Doniphan, T. N. Thompson, W. D. Hubbell, Robert James, Samuel T. Glover, T. L. Anderson, R. F. Richmond, S. D. South. South, T. E. Hatcher, John Ellis, William Carson, David Perkins, W. M. Jackson, Roland Hughes, William Jewell, W. M. McPherson, R. E. McDaniel, John Robinson, M. F. Price, E. M. Samuel and R. R. Craig。

章程的第二节规定，学院应设在该州大多数捐赠者指定的地方，一份（或48美元）构成一票。它还规定，在选址时，捐赠者应确定学院的名称，使名称和地点的证书在其所在地县的记录员职位记录在案，此后，该名称和地点应永久固定下来，并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为人所知，就像在公司法案中具体提到的那样。章程是广泛而自由的，并赋予学院的受托人以充分的权力，以实现大学的所有目的。

在章程的第三节中，受托人以其法人身份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通过赠与、

授予、减让、转让或以其他方式，持有任何土地、房产、不动产、金钱、租金、货物或动产，无论其种类如何，现在或将来可能被授予、转让、减让或购买，以供上述学院使用。他们可以为了上述学院的利益和使用而授予、转让、分租或购买，并可以出售和处置上述土地或其任何部分，或以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上述学院的利益和繁荣的方式租赁、出租或改善。”

1848年8月26日，总协会任命的临时委员会召集捐赠者开会，会议将于Boonville举行，目的是决定学院的名称和确定其位置。捐赠者们根据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会议。出席捐赠者会议的股份数量为884股。此外，克莱县的公民还认购了7,000美元，仅用于建造建筑物；威廉-朱厄尔博士还认购了10,000美元的土地；认购总额为59,432美元。克莱县的捐赠者由亚历山大-W-多尼潘上校和詹姆斯-T-V-汤普森法官代表出席会议。几个县之间对学院位置的竞争非常激烈。克莱县的认购人数比其他任何一个县都多，但并没有构成多数票。最后，由于霍华德县的选票坚定地支持在克莱县的Liberty设立学院，地点确定后，威廉-C-利根牧师立即提出动议，将位于该地的学院命名为威廉-朱厄尔学院，以纪念可敬的威廉-朱厄尔博士。这个动议得到了多尼潘上校的支持，他发表了精彩而热烈的演讲，并得到了捐赠者会议的一致通过。朱厄尔博士随即起身，情绪非常激动，在对授予他的荣誉表示感谢后，要求会议秘书起草一份他交给学院法人的契约，将他承诺用于捐赠的土地转让给学院，这些土地包括3,951英亩，位于密苏里州的默瑟、格兰迪和沙利文县，价值10,000美元。他立即完成了这些土地的转让。随后，朱厄尔博士在他的遗嘱中，通过自愿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一笔钱给承包商建造学院大楼，给了公司不少于6,000美元。该证书根据章程，1849年8月25日，学院的位置和名称在克莱县的记录员职位备案，从此，公司的名称变成了现在的“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托管人”。

在此，我们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朱厄尔博士的生平。他于1789年1月1日出生在

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并于1800年搬到肯塔基州加勒廷县。在完成学术教育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20年，他来到密苏里州，并于1822年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定居，成为一名医生。在后一年，他加入了该地的浸礼会。没有其他人为哥伦比亚和布恩县所做的事情比他还多。为了确保在哥伦比亚建立州立大学，他捐赠了1,800美元。他曾多次担任密苏里州布恩县议会的议员，并总是因其对选民利益的认真关注而引人注目。

他是在密苏里州为浸礼会设立学院的首批倡导者之一。虔诚、耐心、精力充沛，坚韧不拔、热心公益、自由、认真、公正、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很难找到像他这样一个更高尚的人和公民的典范。1852年8月7日，他在密苏里州的利伯提去世，原因是在当月的大热天中过度曝晒而引发的疾病，当时他正在亲自监督学院大楼的建造工作。他的纪念碑是威廉-朱厄尔学院。该州第十六届大会对学院法人非常慷慨；因为根据1851年2月22日批准的一项题为“威廉-朱厄尔学院利益法”的法案，该法人的土地被免于征税。免税条款如下。

“§ 1. 威廉-朱厄尔学院现在在克莱、格伦迪、默瑟和沙利文等县拥有的所有土地及其上的改进，以及今后可能授予或捐赠给上述学院或本州任何其他学习机构的所有土地，只要上述土地为上述学院所拥有，就可以免于所有税收和评估。”(会议法案，1851年，第64页)。

在此，我们可以就该州浸信会成员在组织和管理他们的学院方面的宽广视野和宽松态度说几句话。人们会注意到，章程的序言说：“鉴于密苏里州的联合浸信会成员及其朋友渴望在该州捐赠和建立一所大学，”等等。在章程中指定的受托人中，有几个不是浸信会成员。其中一位（已去世）是卫理公会成员，后来成为长老会成员。另一位不是任何教会的信徒，他后来与基督教会结合了。后者（仍在世）是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前者也是如此，直到他于1869年去世。现在，在学院最忠实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不属于任何教会，还有

一些人在宗教信仰上不是浸礼会教徒。学院大楼所在的场地——非常漂亮——是由已故的詹姆斯-T-V-汤普森法官捐赠的，他虽然不是教会成员，但在宗教上是长老会的成员。从1853年9月到1861年6月，学院的一名成员通常是浸信会以外的某个教派的成员。这种宽广的视野和自由的态度使该州的浸信会成员在建设他们的学院的工作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董事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849年11月12日。罗兰-休斯当选为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威廉-C-利根牧师当选为第一任秘书。董事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于1850年1月1日在利伯提的浸信会教堂的地下室开设教学部门。同时，董事会选举了两位教授，组成了教职员工，即，杜林（E. S. Dulin）牧师，古代语言教授；托马斯-拉克（Thomas F. Lockett）牧师，古代语言教授。

数学。1850年2月11日，董事会选举朱厄尔博士为专员，负责监督学院大楼的建造工作。1850年5月13日，董事会下令为建筑的建造签订合同。1850年秋天，大楼的地基开始动工，到1852年8月7日，也就是朱厄尔博士去世的那一天，地基已经完成，上层建筑已经建到了大约20英尺高。朱厄尔博士以最大的警惕性来监督这项工作。除了最好的材料，他从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材料。有一次，他迫使施工人员将一堵长60英尺、高10或15英尺的墙连同其地基一起移走，并将地基从上层岩石下沉到下面坚实稳定的地层中。到1853年8月，除了南翼的房间和当时的下层小教堂的地板和抹灰，建筑已经完成。这些都是在1858年左右完成的。1880年，为了纪念密苏里州卡罗尔顿的刘易斯-B-伊利，托管人将其命名为“伊利堂”，建成了这座美丽而舒适的寄宿所。

1850年1月1日，教学在浸信会教堂的地下室开始，E. S. Dulin牧师和Thos. F. Lockett牧师构成了教师队伍。所采用的学习课程是令人钦佩和彻底的。

1850-1年的教员包括E. S. Dulin牧师、Thos. F. Lockett牧师和William M. Hunsaker牧师。后者是预科部的校长。E. S. Dulin牧师、Terry Bradley牧

师和James G. Smith牧师组成了1851-'2年度的教师队伍。布拉德利牧师是数学教授,史密斯先生是预科部的校长。杜林牧师作为教师与学院的联系于1852年6月终止。在与学院的联系中,他被正式指定为校长。

在1852年至1853年期间,教学部门只是在托管人的赞助下,他们允许特里-布拉德利牧师和乔治-S-威瑟斯作为他的助手,在托管人租用的房间里维持一所学校,并收取所有的费用作为学费。1853年夏天,哥伦比亚的Robert S. Thomas牧师被选为学院院长。同时,以下几位先生也被选举出来,他们是Terry Bradley牧师,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James Love, 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 Leonidas M. Lawson, 辅导员。这些先生组成了1853-4年的教员。1854-5年的教职员工,除了增加William P. Lamb作为预科部的校长外,其他成员与1853-'4年相同。学院的第一次毕业典礼在1855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举行。毕业班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都在世。

从1855年6月到1857年9月,由于缺乏继续教学的资金,所有部门的教学都暂停。1857年,学院的财务前景大为改观,因此在1857年9月再次开始教学,教员如下,在1857-'8年期间保持不变,即:威廉-汤普森牧师,法学博士。校长; M. W. Robinson, 古代语言和文学的兼职教授; Jno. B. Bradley, 数学、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教授; W. C. Garnett, 学术部门的负责人; 以及Grandison L. Black, 助理辅导员。汤普森校长作为讲坛演说家和优雅学者的名声,加上他迷人的举止和在本州的广泛认识,为学院带来了大量的学生。他于1857年5月19日当选为校长。

1858年至1859年期间的教员与1857年至1858年期间的教员相同,但有以下例外:设立了化学教席,并在这一年里由Jno. T. Davis当选填补; Geo. W. Rogers担任导师,代替Grandison L. Black,他已经辞职了。1859-60年度的教员组成与1858-9年度相同,但有以下例外:古代语言教授的职位由Edward

Iorwerth Owen牧师担任，法学博士。D.；Jno. T. Chandler是学术部的校长，代替W. C. Garnett，他已经辞职了；化学等课程的教席仍然空缺，Jno. T. Davis在年初前就已经辞职了。在1860-01年期间，教员的组成与1859-60年相同，但有一个例外，即：古代语言等的兼职教授职位仍然空缺，M. W. Robinson已经辞职。

1861年8月12日，董事们通过命令宣布学院的所有教学部门暂停，教职员工（包括院长）空缺，因为内战的存在导致国家的状况。严格来说，这些部门可以说一直处于暂停状态，直到1868年9月28日才正式重新开课。

1863年5月23日，受托人再次选举威廉-汤普森牧师担任院长（他于1863年10月6日辞职），并在此期间选举爱德华-I-欧文牧师、托马斯-H-斯托茨牧师和乔治-休斯担任教授；然而，由于在少数情况下，公司被允许负责工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非常小的数额，而教授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接受所有学费，这些选举意味着荣誉而不是报酬或受公司控制的影响。由于在1852-3年期间，学费可以说是在受托人的赞助下进行的，后者允许最后提到的那些先生免费使用学院的诵读室，以维持一个英语、数学和古典学校，以便在学院的教学部门定期重新开放时，年轻人可以准备进入学院。在那个时期，在可行的情况下，这些先生中的一些人在学院的教室里授课。内战的混乱，以及内战造成的捐赠的残破状况，使我们无法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1861年9月17日，在距离利伯提4英里的克莱县发生了蓝磨坊战役，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学院大楼被作为联邦军伤员的医院。1862年8月，学院的建筑和场地被联邦军队占领了几个星期，并修建了一些小战壕。这些占领并没有给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

1867年可以说是该学院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董事会决定，重新开放其教学部

门的时机即将来临。1867年6月24日，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法学博士托马斯-兰博特牧师被选为学院院长，他是一位具有最精确的学术研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对大学组织的全面了解的绅士。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校董们都在从事重组工作。在他的建议下，教学的“课程”系统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大学系统—按照弗吉尼亚大学的方法，将学习分成若干个学院。这被证明是非常有利的，很可能成为永久性的。1868年9月28日，学院重新开学，教员如下：。Thomas Rambaut牧师，院长；R. B. Semple，担任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教授；A. F. Fleet，希腊语和德语教授；John F. Lanneau，数学教授；以及James R. Eaton，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教授。加上诺曼-福克斯牧师（Rev. Norman Fox）作为教会、民间历史和英国历史的教授，1869-70年的教师队伍与1868-9年一样。1870-1年，J. H. France担任导师；除此之外，教师队伍没有变化。1871-’2年没有继续担任导师，否则教师队伍保持不变。1872年6月5日，William R. Rothwell牧师被选为圣经文学和解释学的主席。随着W. R. Rothwell牧师的加入，1872-3年度的教师队伍仍然与1871-2年度相同。1873年6月4日，John F. Lanneau辞职。1873年6月5日，A. F. Fleet也辞职了。1873年8月1日，James G. Clark被选为数学教授。1873年8月12日，A. J. Emerson牧师被选为预备部校长。Thomas Rambaut牧师于1874年1月24日辞职，Norman Fox牧师于1874年6月24日辞职。在1873-’4年期间，学院的财务状况不允许董事会在诺曼-福克斯牧师的职位上支付一名教授，托马斯-兰博特牧师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他实际履行公务，经董事会同意，他们在1873-’4年不在学院；因此，尽管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当年的目录中，但事实上，教员由以下先生组成。Rev. Wm. R. Rothwell, D. D., R. B. Semple, James R. Eaton, James G. Clark and Rev. A. J. Emerson；自1873年8月以来，他们构成了现在的教师队伍。由于教学部门工作力量的减少，需要根据情况的紧急程度在其余的教员中分担额外的工作，以及临时雇用辅导员，这一点已经完成。组成教员队伍的五位先生，以及导师们，以极大的精力、认真的态度和对学院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完成了放在他们身上的重任。自从托马斯-

兰博特辞职后，他的职责就落在了罗斯韦尔博士的身上，他是学院的主席。

1875年6月10日，W. Pope Yeaman牧师，D. D.，被选为学院的校长，他以极大的接受度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77年7月10日，他辞职。1869年也可称为学院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一年的8月7日，董事们通过命令在学院创建了名为“耶利米-瓦尔德曼神学院”的学校。该学校章程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如下。

“1. 这所学校应被称为耶利米-瓦尔德曼神学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将永远教授费城浸信会信仰告白中所展示的神恩学说，”

“4. 这所学校的资金应交给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会托管，并应与该学院的所有其他资金分开保管。”

可以看出，这所学校的资金是信托基金，学院法人是永久受托人，负责忠实地将其用于学校章程的目的。因此，公司和资金在任何时候都属于衡平法院的管辖范围。在任何利益相关者的申请下，声称公司滥用资金或其他违反宪法的行为，经适当证明，衡平法院将强制执行。因此，为了按照信托的真实意图和意义执行信托，该州的浸信会成员拥有受托人的荣誉和法律的有力武器的双重凭证。

在大学制度下，由校董会在学院创建的学校如下。I. 拉丁文学院；II. 希腊语学校；III. 数学学院；IV. 自然科学学院；V. 现代语言学院；VI. 英国历史学院；VII. 舍伍德道德哲学学院；VIII. Jeremiah Vardeman神学院。预备部为学生进入这些学校做准备。

1881年6月8日，董事会决定向全州的学院朋友发出呼吁，要求增加50,000美

元的捐赠，其具体目的是为了弥补“应急基金”的年度收益停止后出现的收入不足。从财务代理刘易斯-B-伊利的已知精力和能力来看，相信这一增长将在一年内得到保证。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仔细研究该学院捐赠的范围和性质的人，考虑到其朋友的奉献和数量，以及它在密苏里州浸信会成员感情中的深厚根基，都会最高兴地承认，该机构在未来有一切希望，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威廉-伦弗洛-罗斯威尔，从小就是密苏里人，出生于肯塔基州，父母最初来自弗吉尼亚州，有英国血统。他是密苏里州墨西哥的T. P. 罗斯威尔医学博士和密苏里州莫伯里的G. F. 罗斯威尔议员的兄弟。1854年，他从密苏里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于1853年接受了T. C. Harris牧师的洗礼，并信主。离开大学后，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并在1854年至1856年期间担任榆树岭学院的校长。1856年至1857年，他担任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女子学院（现在的斯蒂芬斯学院）院长；他后来辞去这一职务，担任位于莫桑比克亨茨维尔的普莱森特学院院长，接替著名的威廉-汤普森法学博士。1861年10月，他被按立为福音牧师，诺亚-弗拉德牧师是按立长老会成员之一，曾在亨茨维尔和随后的凯特斯维尔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在1871-2年期间，他担任了密苏里州总协会的通讯秘书职务，并在此提供了宝贵的服务。1872年，他被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董事会选为该学院的神学和道德哲学教授，1873年，他被选为学院的主席。罗斯威尔博士已经当了27年的教师，在此期间，大约有3000名青年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他的指导；在他与威廉-朱厄尔学院合作的10年中，有250名牧师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1至6年。作为一名教师，他在他的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他与兄弟会的会谈中，他总是支持和平和团结，没有人比他在教派的理事会中发挥更有力的影响。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教

义和教会政体有明确的看法，而且非常符合他所担任的职位。他致力于浸信会的教育工作，认为它与传教士和主日学的工作相协调，并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致力于牧师教育。他是教派工作的安全顾问，忠于原则，非常保守，但也很进步，紧跟时代的步伐。

罗斯韦尔先生轻松而优雅地戴上了神学博士的光荣称号，而且正值壮年。

詹姆斯-R-伊顿 (JAMES R. EATON) — 吉奥-W-伊顿的儿子，博士，1834年12月11日出生在纽约州汉密尔顿。1856年毕业于麦迪逊大学，获学士学位；1858年毕业于汉密尔顿神学院，获硕士学位。1859年，他在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市的联合大学担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兼职教授。1859年至1861年，他在位于凯基州拉塞尔维尔的伯特利学院担任古代语言教授。在战争期间，他是咨询部的主管，并负责对外交付。在纽约市邮政局工作。从1866年到1869年，他在基辅路易斯维尔公立学校的大学里担任自然科学主席；1869年，他被召唤到威廉-朱厄尔学院担任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的主席。1876年，麦迪逊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妻子是马蒂-E-卢莱特 (Mattie E. Lewright) 小姐，来自莫桑比克的Liberty，他于1872年6月6日与她结婚。

伊顿教授在其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源于他对法律的威严的深刻信念。对他来说，遵守法律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惩罚，而是因为对正确事物的忠诚需要它。他性格中的这一因素，虽然在他所做的一切中明显可见，但在学校课堂上却很突出。他完全赞同科学的发现，但不把它置于圣经之上，认为真正的科学和基督教是完全和谐的。(摘自1881年《威廉-朱厄尔学生》中的一篇素描)。

罗伯特-贝勒-辛普尔于1842年2月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由于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他早期的文学和宗教训练都是由Wm. F. Broadus博士的照顾，他是弗吉尼亚州上一代最杰出的浸信会牧师之一。在通常的“老田园学校”就读后，他继续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弗吉尼亚的高等学府学习。离开大学后不久，他于1861年4月22日应征入伍，一直服役到1865年4月10日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 C. H）投降。他在弗吉尼亚州教了几年书，1868年他被选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教授。1859年冬天，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加入浸信会，在J. A. Broadus博士的传教下，在大学上学。

詹姆斯-G-克拉克，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数学和法语教授，是弗吉尼亚人。在他的家乡，他享受着优秀的预科学校的优势，17岁时他进入了弗吉尼亚大学，在三年内从该校的大部分学校毕业。他打算从事土木工程专业，但在1857年被聘为该大学的数学助理教授，此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只有一段短暂的间隔。1858-60年，他在亚历山大寄宿学校任教，1860-1年和1865-1871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学院任数学教授，1871-73年在私立学校任教，1873年被选为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教授。1861年，他应征入伍，继续在南联盟军队中服役。在这场战争中，他在石桥炮兵部队当了一年的士兵，隶属于石墙旅，之后担任炮兵上尉，在田纳西州陆军谢瑟姆师担任军械官，从望夫山到186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投降。

James G. Clark教授，LL. D. 克拉克博士是《无穷小微积分》一书的作者。他在贝勒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浸信会教徒，是自由城第二浸信会的执事。

史蒂芬女子学院 (Stephens's female college) .

“1856年3月15日，几位热心的教友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聚会，制定了组织浸信会女校的计划，该校应设在该市。

“同一天，28位教友认购了38股，每股100美元，并将如此认捐的金额创建为未来运作的基础基金。他们把学院组织成一个股票企业，但很快就把它置于 Little Bonne Femme浸信会的赞助之下。

“1857年，密苏里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该学院，并授权其授予通常由此类机构授予的所有学位和职称。它以“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浸信会女学院”的名义成立。

“在这些开始的年代，教友们似乎知道如何获得成功。在会议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下的条目。在检查订阅名单时，发现需要美元；等等，等等。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在出席会议的馆员中分摊上述金额。正如这类机构的历史一样，有充分的机会作出崇高的努力，而且作出了崇高的奉献。

“在W. R. Rothwell、D. H. Hickman、X. X. Buckner、J. A. Hollis、Jno. T. Williams和E. S. Dulin等弟兄的有效管理下，学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直到1876

年，这一年由于院长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辞职的E. S. Dulin牧师，出现了过渡期。”(Prof. R. P. Rider's MS.)

1870年，该学院被密苏里州浸信会总会选为他们的州立女校。该教派采用这所学校的历史是这样的。在1869年密苏里浸信会总会的一次会议上，为我们的女儿们的高等教育建立一所教派学校的必要性被列为认真考虑的主题。一个委员会被任命在总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报告。

1870年，该委员会报告赞成建立这样一所学院，当时开会的代表们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时候，莫桑比克哥伦比亚的浸信会女学院的院长为此目的向协会提供了他们的建筑和场地，价值35,000美元。除了这个提议之外，在它被接受为州立学校的前提下，哥伦比亚的詹姆斯-L-斯蒂芬斯 (James L. Stephens) 慷慨地提出向学院捐赠20,000美元，以启动一个捐赠基金。这些提议被接受，浸信会女学院成为总协会的保护对象。此后，根据密苏里州议会的一项法案，该校的名称被改为斯蒂芬斯女子学院，以纪念上述基金的捐赠者”。(摘自馆长命令发布的通告)。

James L. Stephens兄弟提供了他的20,000美元的票据，在五年内支付，从到期日提取6%，直到支付。这笔钱被作为捐赠基金的核心。

协会采用这所学校的愿望是创建一个机构，该机构应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丰富，以便能够为密苏里州浸信会牧师的女儿获得自由教育提供实质性帮助。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但所有的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而对学院和我们的牧师充满希望的朋友们认为，成功只是推迟了。

1877年，学院通过选举R. P. Rider教授为院长而重组，再次开学，并从那时起获得了它在上述停学期间失去的对教派的信任和感情，现在被公认为是西部

最好的学校之一，因为它的年龄和管理的效率要求。

由斯蒂芬斯弟兄捐赠的捐赠基金被投资于哥伦比亚市，教派的热情合作将确保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最令人鼓舞的成功。从这所学校走出了一百名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仍然活着，并协助组成了密苏里州高尚的基督教妇女人数。

斯蒂芬斯学院位于美丽的内陆城市哥伦比亚，这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所在地。周围环境安静、宜人、非常健康，尤其是学院大楼的位置。它位于该市东部的一个高点上，俯瞰着一片土地。

园内有大量的森林树木，其中夹杂着常青树和鲜花。这些建筑是在1870年和71年建造或扩建的，正面有一百四十五英尺，高达一百英尺。一楼是校长职位和诵读室。二楼和三楼作为宿舍使用。暖气和通风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计划是由圣路易斯的建筑师C. B. Clarke先生构思和完成的。用来取暖的热量也被用来给每个部门通风。

这个有价值的崇高机构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在它面前。

詹姆斯-L-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学院的赞助人，1815年11月17日出生在凯尔郡的加勒德县，1819年秋天随父亲迁往摩纳哥的布恩县。他在父亲的农场里长大成人，接受了当时国内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1836年春天，他进入哥伦比亚的帕克和巴尔干货店担任店员，此后一直居住在哥伦比亚，除了在纽约市住过一年，在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住过两年，在墨西哥和莫尔登各住过一年。1843年，他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大宗生意，在三个县城经营三家干货店，一家在墨西哥，一家在富尔顿，还有一家在美国。他开创了密苏里州中

部商业中第一个彻底成功的现金系统，在主要从事商品销售的同时，他还经营着一个示范农场，二十多年来每年买卖300至500头骡子。他是该州该地区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没有人比他更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财力和劳力来建设和建立公共设施，他至少将自己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赚取的全部收入的一半用于帮助建设道路、教堂、学校等。除了向学院捐赠20,000美元外，他还预付了6,000美元，以解除该机构在以前组织下的抵押贷款，并帮助其建造建筑物；他曾一度承担了为该机构筹集50,000美元捐赠的工作，并成功地获得了该金额一半的认捐，但由于在学校从地方机构改为国家机构时没有全部认捐，因此该认捐失败。另一次，她从布恩县的公民那里普遍募捐了大约8000美元，用于扩大学院财产。这一点，再加上其他有利于该机构的善举，使总协会在1870年的会议上将他的名字授予了该机构。

1860年，他是民主党正式提名的州参议员候选人，并在与前州长哈丁的比赛中取得了令党内满意的成绩，获得了全部力量。

当时，该党处于绝对的少数派，导致他以约500票之差落败。1880年，他再次被第九参议院区提名，该区由奥德雷恩、博恩和卡拉威三个县组成，并以压倒性多数当选，反对由绿票派和共和党人组成的联合票。

斯蒂芬斯先生曾多年担任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MT. 马萨诸塞州Huntsville的Chartery学院*。

1853年，伦道夫县的公民对学习机构的需求印象深刻，并希望为自己争取利益，决定以不少于10,000美元的费用建造合适的建筑。根据Wm. A. Hall的建

议，将该机构置于Mt. Pleasant浸信会的关怀和赞助之下，一封由Wm. A. Hall、H. Austin和P. P. Ruby代表伦道夫县公民签署的说明上述建议的信被寄给了该协会并被其接受，该机构采用了该协会的名字。在这一安排下，资金得到了保证，建筑也建起来了。

1855年2月28日，获得了特许状。1857年，耗资12,500美元的建筑完工，并在Wm. Thompson牧师的带领下建立了一所拥有170名学生的学校。Thompson, LL. 校长，法学博士，J. H. Carter牧师，A. B.，数学教授和女生部校长Bettie Ragland小姐的带领下，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教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该机构由董事会正式提交给协会并被接受；协会同时承诺远程捐赠该学院25,000美元，并在两年内捐赠10,000美元，任命Noah Flood牧师立即着手确保最后一笔款项，并承诺在获得10,000美元的捐赠之前保持足够和有效的教师。W. R. Rothwell牧师接替了汤普森博士的职务，学院运行到1861年，满足了朋友们最热切的期望。罗斯韦尔校长收集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图书馆，提供了用于化学、哲学和天文目的的仪器，获得了一个相当大的矿物和化石柜，并建立了学院的声誉。

1861年的战争使学校的资源被切断，教师工资出现了580美元的赤字，由于协会无法解决，学院的托管人将其交给了罗斯威尔校长，他冒着风险，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将学院从战争的阴云中带入1866年的阳光下。

迄今为止，这所学校一直是自给自足的，或由罗斯韦尔主席的宽宏大量带至1866年，现在由于国家的贫困和不稳定状态而被削减，因此，为捐赠而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这一呼吁变得势在必行。（吉利山教会的董事会 *By Eld. S. Y. Pitts, in Central Baptist, June, 1879.）

在1866年，重点呼吁该协会赎回她过去的捐赠承诺。

Y. R. Pitts和Wade M. Jackson被任命为律师，在12个月内筹集10,000美元。第二年（1868年），在作为在Keytesville的协会，Y. R. Pitts报告说是捐赠的，余额1,660美元是在该协会会议上通过认购筹集的。

1870年，普莱森特协会希望进一步捐赠，在得知梅肯协会正在考虑在邻近县的梅肯市建立一个类似的学习机构，并且距离亨茨维尔不到30英里时，向梅肯协会提议在普莱森特学院上进行合并，并向他们提供了以下条件：第一，董事会的一半席位；第二，要求他们筹集5,000美元，与捐赠基金混合。W. R. Rothwell, Benj. Terrill, Joshua W. Terrill, W. R. Samuel和W. T. Beckelheimer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拥有自由裁量权，与梅肯协会协商。1872年，梅肯协会对自己的建设能力和喜乐山协会的建议进行了评估，通过决议同意与喜乐山协会合作建设喜乐山学院；当时喜乐山协会的委员会保证了他们在董事会中的二分之一席位，只有一个席位除外，董事会的多数席位留给了喜乐山协会。

在此期间（1869年），J. W. Terrill牧师接替了Rothwell校长。战争结束后，人们恢复了信心，时代也变得繁荣而诱人，学院与其他企业一起获得了新的生命。此外，泰瑞尔校长为学院带来了很少在一个人身上发现的优点、进取心和精力的结合，并引入了一种新的、受欢迎的和成功的教学方法，将学院带到了成功的最高点。现在出现了维修、扩建和改善的问题（因为该建筑在战争中曾被用作军营），学校的条件、赞助和成功，以及普莱森特和梅肯协会的恳切抗议，似乎要求并鼓励在这个方向立即采取行动。理事们决定进行充分的改进和增建，在主楼的外面和后面增加了两个侧翼，使房间、大厅、楼梯和壁橱的规模、布置、装饰和稳定性都能与美国任何地方的建筑媲美。加上伦道夫县的公民，特别是亨茨维尔的公民对该机构的赞助和慷慨解囊，这一点一直很明显，董事会被引导建立了一个舒适和有品位的寄宿房，三层

楼，还有一个地下室。

亨茨维尔的市民为此提供了3,000美元的现金，加上第一笔抵押贷款，以及由建筑物第二笔抵押贷款担保的3,500美元捐赠基金的贷款，它已经完工。

这些建筑和增建部分于1871年开始并完成，并产生了大量的债务。1873年，一直威胁着的财政困难淹没了整个州，一场比战争更具破坏性和破坏性的浪潮席卷了该学院。在泰瑞尔校长的领导下，又有两年时间，它勇敢地站起来，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但是，寄宿处在第一抵押下被卖掉了，由于未能带来债务，第二抵押，3,500美元的捐赠基金也失去了；杰里-金斯伯里的遗赠，2,500美元，在银行倒闭时被扫地出门，而双方由于财务窘迫未能按时还款，10,000美元的捐赠也未实现。

1876年，M. J. Breaker牧师来到该机构，像他值得尊敬的前任Rothwell一样，在黑暗的危险时刻站在它身边，并通过努力和牺牲使她继续保持高尚的精神。

直到1879年3月21日，学院因债务问题被判决，并期待着在接下来的6月执行，布雷克校长辞职，学校关闭，这是在其存在的23年中第二次——前一次是在1869年战争结束后，在罗斯韦尔校长领导下；两次都是在春季学期。欢乐山学院在她存在的二十三年里，一直由Wm. 汤普森牧师，法学博士，主持了一年；罗斯韦尔牧师，博士，主持了十二年；泰瑞尔牧师，主持了七年；布雷克牧师，主持了三年；指导了许多年轻人，培养了109名毕业生，祝福了教育事业，提升了她的社区，并证明两性共同教育是最合适、最好的教育。

欢乐山学院是生是死？这个焦虑的问题一年来一直在刺激着她的朋友们绝望

的心。她过去的历史，她现在空荡荡的墙壁，她未来的希望，都恳求不要！。

有人写信给1878年当选校长的已故加利福尼亚的A. S. Worrell牧师。他回答说“我将在十天内赶到那里”。他来了。5月27日，在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一次市民大会，宣布学院负债10,600美元，必须立即提供资金。这个消息令人振奋，情况似乎没有希望。有一个集会，朋友们颤抖但信任地说道：“学院绝不能死！”

通过债权人的让步和认购，债务减少到了4,540美元，并指定在下周四晚上举行另一次会议，当时宣布债务已减少到2,415美元；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认购了415美元，6月5日周四晚上，指定举行另一次会议，当时说还需要筹集1,130美元。这次会议是决定性的。人们在沉默中接受了这一事实，男人和女人互相看着对方认真的脸，并在小范围内交谈。有人提议休会——没有人想去——兴趣加深了——协商的人群聚集了——它来到了一个人的决定中。你可以感觉到她在栏杆上移动时龙骨的磨擦声；那个兄弟说，“是的，让它去吧，”然后学院就进入了激动人心的希望之海。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信息和对有价值的死者的纪念，应该说明与此有关的一个事实。大约20年前，伦道夫县的一位公民威利-弗格森在去世时留下了一笔被称为弗格森遗赠的遗产，由县法院控制，其利息将用于贫困和孤儿的教育。这笔总额为3,000美元的遗赠被以担保抵押的方式借给了普莱森特学院，并附有以下条件。该学院将为孤儿提供教育，金额为基金的6%的利息，县法院规定每年指定接受福利的儿童。学院的政策是作为弗格森遗赠的监护人承担这一债务。所有其他的债务都已经通过上述的认购得到了预期，毕业生、学生和学院的朋友们宣布于1878年6月27日在学院的场地上举行盛大的团聚。

1881年6月，毕业于莫桑比克拉格朗日学院的J. B. Weber教授被选为该学院的院长。

1882年7月15日上午，学院的建筑被烧成了灰烬；只留下了完整的墙壁。火灾起源于实验室，其原因完全不明。仪器、学院图书馆和校长的许多宝贵书籍，以及精美的矿物收藏，都被烧毁了。钢琴、风琴、讲坛、圣经和赞美诗书得以保存。建筑物和家具都没有保险。理事们计划重建原来的建筑，面积为71x43，有六个房间，并在早期重新开放该机构。

拉格朗日学院。

根据刘易斯县拉格朗日浸信会的建议，怀康达协会在1856年的会议上，经过成熟的讨论，投票决定“在其范围内建立一所最高级别的男女神学院”。为此任命了一些受托人，即，Ralph Smith, Geo. K. Biggs, J. A. Hay, Thos. R. Richardson和Ezra Kerfoot。James M. Lillard牧师也被任命为旅行代理，负责筹集5000美元的资金开始运作。在同一次会议上，会议决定神学院应设在协会范围内的那个点上，这样可以为建立和维持上述机构筹集最多的资金。

只有两个地方—苏格兰县的孟菲斯和刘易斯县的拉格朗日—在竞争这个位置。前者认购了7,512美元，后者认购了9,671美元；因此拉格朗日被定为神学院的所在地。

1857年4月，董事会任命托马斯-理查森和J. A. 海伊签订合同并监督合适建筑的建造。这座90x70英尺的砖房在1858年9月前已充分完工，可用于学校的低层部分，当月15日，神学院开学，教员如下。W. M. Ellis先生，校长；T. F.

Peck先生，Clara Kyle小姐和Angie Prentiss小姐，助理教师。

1859年3月12日，该机构获得了特许状，并被称为“拉格朗日男女学院”。1857年开始建造的这座漂亮的砖砌建筑直到1866年才完工，当时J. F. 库克，法学博士，成为该机构的校长。D. 成为该机构的主席。

库克校长给学院的朋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与肯塔基州的教育事业有数年的联系，并在该州的最高推荐下来到密苏里，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绅士和学者，他完全有能力填补他新当选的职位。

以下内容摘自学院的“历史素描”，发表在1880年的目录中，第21页。

“在库克博士担任校长的14年中，共有2000多名学生入学；其中约有50名福音事工的学生，150名我们牧师的子女和许多贫困学生获得了免费的学费。在这段时间里，近15,000美元被用于改善和支付建筑中的债务。除了校长之外，没有任何财务人员参与其中，而且该机构有足够的资产使其摆脱所有债务。

“每年平均收到不超过300美元的慈善部门经费；其余的由库克博士提供。

“董事会在其报告中说。

“这所学校又完成了一年的良好工作，在上届会议结束时，她送出了八名毕业生，被列入她光荣的校友名单，他们在我们周围的州以及我们自己的州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在教会为我们提供的牧师教育方面得到了祝福，在他们被安排的每一个职位上，无论是在神学院、牧师职位还是在传教士工作中，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现在，他们在追求他们的在美国和欧洲的神学院学习，并在几个州积极工作，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众所周知，超过150名学生、牧师的孩

子和我们教派的孤儿都在这个机构得到了免费的学费。这项工作有一万多美元是在没有任何捐赠援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库克校长送给本教派的礼物。在过去几年的财政困难和失败中，他一直坚定地支持这项工作，尽管他自己也负债累累，但从未忘记为上述班级提供免费学费。在去年夏天，他因严重的疾病而接近死亡，这也许是由过度的劳动引起的。

’许多最好的公立和分级学校都是由拉格朗日学院的学生教的，其中有五位是大学校长。”

JOSHUA FLOOD COOK，*—拉格朗日学院院长，1834年1月1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县。他信奉宗教，并在1846年与浸礼会联合。1850年，他来到密苏里州，与他的叔叔，即令人钦佩的诺亚-弗拉德一起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在霍华德中学教书和上学；然后进入乔治敦学院（Ky.），于1858年毕业，并于同年与苏-G-法默小姐结婚。1859年，他成为新自由女学院的院长，一直到1861年9月他南下，战争期间他一直在那里。1865年至1866年，他在凯里市的埃明斯担任牧师一职。

三十二岁时，他被选为密苏里州拉格朗日学院的院长，任期二十年，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对他来说，这些年是过度劳累和非常焦虑的几年。再也找不到比1866年秋天更不利于建立学院的时机了。这个州的悲惨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所大学的困难会使精力较少的人望而却步。

库克博士对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适应性。当他接手学院时，学院的债务达到了10,000美元。建筑物处于最糟糕的维修状态，库房里没有一美元。他在偿

还债务、建设和改善方面花费了15,000多美元，现在学院的资产足以使其摆脱所有的债务。作为一个教育家，库克博士在本州没有人比他更胜一筹，他所教育的许多不同行业的杰出人物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大学工作之外，他几乎每个主日都要讲道，而且常常是一周几次。他讲道的特点是简单、大胆和“曾经交付给圣徒的信仰”。

他停留在神学的旧辙中，对现代的进步思想不感兴趣。在智力和道德方面，他的个性是非常明显的。他有一种普遍的坦率、直率和诚实的气质。但愿他能长久地被保存下来，以进行他的好工作。

自1866年以来，REV. J. F. Cook, 11. D. 在怀俄明协会的范围内，以及在该州的其他地区，他一直积极致力于浸信会的利益。他非常优雅和谦虚地戴着法律博士的头衔，这是值得称赞的。

利辛顿浸信会女学院。

该机构成立于公元1855年。在获得特许状后，董事们立即购买了位于列克星敦被称为“老城”的那部分建筑，耗资24,000美元。花费了大约六千或八千美元用于改建和安排建筑 and 美化场地，以便使其成为教育年轻女士的合适场所。

E. S. Dulin牧师被选为校长，由于他不屈不挠的精力和明智的管理，学校从一开始就成为本州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即使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杜林博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绅士，是一位彻底的教育家，是一位最优秀的管教者，总之就是适合担任女校校长的人。他从1855年到1858年一直担

任这个职务，当时他辞职了，J. B. Budwell教授被要求占据他的位置，直到找到合适的继任者。

1859年，J. A. Hollis牧师被选为主席。他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基督教绅士，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和明智的纪律委员。在他的控制下，学院继续繁荣发展。他从1859年到1861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在战争开始时，他的学校规模很大，很繁荣，在当时尤其如此。当联邦军队来占领列克星敦时，人们一眼就看出，浸礼会女学院的建筑和共济会青年学院的建筑最适合作为驻军和医院的用途，军队的官员要求立即腾出这些建筑。因此，该州最好的两所教育机构被迫停办。

除了普莱斯将军占领列克星敦的那段短暂时间，联邦当局无可争议地拥有学院大楼，将其用作医院。但即使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这一安排也没有受到干扰。在普莱斯将军离开后，联邦军队中那些无法忍受运输的伤病员被留在了这里，联邦当局在重新占领该城市时也是如此。此后不久，他们将这些建筑改造成了虫害防治所，他们军队中的小痘病人被送到了这里。在战争的突变中，这些可怜的家伙有时被忽视了，列克星敦的市民们使他们不至于挨饿。但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骡子和马，而且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市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所需的所有燃料。恶劣的天气迫使他们砍掉无人居住的房间的窗作为柴火，并最终砍掉建筑物的窗框和门框。这也许是他们避免受冻的唯一保障。因此，战争结束后，该建筑再次被托管人占有，但发现它已经完全破旧不堪了。这一点，再加上它曾被用作害虫房的事实，使董事会不愿意将其重新用作女子学院，于是该建筑连同场地以4,000美元的可悲价格出售。这样，一个价值至少35,000美元的财产，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奉献，就被那些当权者的不良管理所摧毁。这座建筑后来被拆掉了，因为它的墙壁上有砖头。

董事会从未就这一损失提出过索赔。霍利斯先生为该建筑支付了租金，实际

上是每年1,000美元,但这笔钱被用于为密苏里州的女儿们提供更多的全面教育设备。因此,董事会请求政府向他们支付租金,在他们的代理人持有该财产的四年中,每年支付1000美元。他们被告知,该要求已被批准,但没有为其清偿拨款。这种拖延给董事会和学院的朋友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们已经捐献了多达25,000美元的资金来替换被如此不经意地破坏的财产。但是,在他们为女性教育事业自愿做出的所有牺牲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背负了4,227美元的债务。在过去的12年中,他们以10%的利率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利息——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难。迅速支付这笔公正的索赔将使董事会摆脱这一沉重的负担。它是否会被支付呢?

1864年,当学院大楼仍被用作医院时,杜林博士同意第二次成为列克星敦浸信会女学院的院长。必须为其提供其他建筑。在他的管理下,学校的繁荣,就其学生的数量而言,很快就恢复了繁荣。很快就有必要提供更多的住宿设施,于是花了11,500美元购买了现在的建筑,并花了4,300美元将其装修成学校的用途。杜林博士的职位一直保留到1870年,当时他被劝说辞职,成为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斯蒂芬斯学院的院长。

遗憾的D. H. Selph, D. D., 被选为因此而空缺的位置。他是任何一个人都能胜任的人选。

但他的健康状况完全恶化,导致他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承认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不得不于1873年提出辞职。

A. F. Fleet教授, A. M., 代替他当选。以他令人钦佩的学术能力、不懈的努力和良好的管理能力,他不可能失败。在他的整个管理期间,学院的发展越来越好,以至于不得不经常对学院的建筑进行扩建,花费了几千美元。1879年,弗利特教授辞职,在州立大学担任希腊语教授,由J. F. Lanneau教授接任,

A. M.。上帝保佑，这主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该校由一连串干练的校长主持，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非常适合女性教育工作。董事会坚信，从真正意义上讲，兰诺教授并不比他的前任逊色，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他是学院有史以来最好的校长。

约翰-弗朗西斯-兰诺于1836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1856年11月，他以全班最高荣誉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学院。他立即被任命为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福尔曼大学的数学导师，并在第二年成为自然哲学和化学的兼职教授。1861年春天，他辞去了大学的职务，加入了南军，成为汉普顿军团的骑兵队长。1862年，就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战役之后，他被调到工兵部队，军衔为中尉，并于1864年被任命为工兵队长。他受雇于里士满和弗吉尼亚州的彼得堡、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布的防御工程；在战场上为李将军、朗斯特里特等人的参谋服务；在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中，他是汉普顿骑兵军团的总工程师。1863年秋天，他被召唤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母校任教，但他拒绝了这一任命，宁愿在弗吉尼亚州服役。1864年12月，他再次被召唤到他的母校，担任数学助理教授，并接受了这一职位，但没有进入其职责范围，该机构很快就因战争的结果而关闭。

福尔曼大学于1865年恢复，兰诺教授被安排担任数学和天文学的主席。1868年，他接受了位于莫桑比克利伯蒂的威廉-朱厄尔学院的数学教授职位，并在那里工作了五年。1873年，他被任命为阿拉巴马州中央女子学院的院长，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并在该学院成功工作了六年。1879年，兰诺教授回到了密苏里，因为他被邀请担任浸信会学院的院长。

在他的有效管理下，学校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1869年，他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Louise S. Cox小姐结婚，她毕业于该地的浸信会女子学院，他目前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关于兰诺夫人，约翰-A-布罗德博士对我们曾经公正地说过，“她拥有卓越智慧和全面的文化，以及真正的淑女的精致和谦逊，并受到所有认识她的人的热烈喜爱。”

哈丁学院，莫桑比克，梅西科*。

哈丁学院还太年轻，没有历史。然而，我们将把一些可能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有帮助的事实记录在案。

以下是学院章程的摘录。“第1条。以下签署人，他们的合伙人和继承人，特此同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协会，由J. C. Maple牧师负责。以哈丁学院的名义成立，目的是在密苏里州奥德雷恩县的墨西哥市建立和延续一个教育女性的学习机构。本协会通过其公司名称，应可继承一千年的历史。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应与密苏里州的一些传教士浸信会有充分的关系。

“2. 上述机构的事务应由一个由13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应毫不迟疑地填补其机构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空缺。J. D. Murphy, William Harper, S. H. Craddock, E. J. Gibbs, Thomas Smith, Joel Guthrie, Thomas B. Hitt, James Carroll, John M. Gordon, William H. Woodward, Lewis Hord, James Callaway and Charles H. Hardin, 将暂时组成董事会。”

“第4条。本法第一条在本公司存在期间应保持不变和不可侵犯。”

“在第5条中，允许协会获得“价值100万的财产”。

哈丁的捐赠。

前州长C. H. 哈丁对学院的第一笔捐赠，金额在三万到四万美元之间，包括土地和有担保的票据，是根据以下条件进行的。

“上述哈丁学院公司的‘组织章程’第一条的条款永远不会改变。上述房地产，包括五英亩，被称为神学院场地，可用作学院建筑的场地，但只要上述学院的董事会认为合适，可将其出售，并为该目的购买其他场地。此处转让的所有其他房地产应在董事会满意的价格达成一致后迅速出售；此处转让的债务应按董事会的指示迅速收回。今天到期的债务以及出售上述房地产的总收入，应作为上述学院的永久捐赠基金来持有和维持，该基金应尽可能持续地保持利息或投资于股票；在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二，将产生的租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这里转让的任何房地产所产生的租金总收入，以及捐赠基金的任何部分付息或投资于股票所产生的利息、利润和其他收益，应加入并成为上述学院永久捐赠基金的一部分，直到该捐赠基金达到50万美元，届时上述40%应按这里的指示每年用于剩余的60%。而租金、利息和利润以及上述其他收益毛额的剩余部分（即百分之六十）应被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和董事会可能指示的其他用途。上述捐赠基金的任何部分或上述每年应计的百分之四十均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上述基金的任何部分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或当该基金的任何部分投资于股票时，也不得将股票或贷款凭证（当上述基金的任何部分有利息时）质押、抵押或以任何形式或程序对学院的任何债务、利息或负债承担责任。”

1873年6月10日，哈丁学院的董事会召开会议，并选出了永久官员。这是在巡

回法院指示“签发公司证书”后的第一次会议。同月23日，董事会再次开会并通过了以下内容。

“鉴于Charles H. Hardin和他的妻子Mary B. Hardin已于1873年6月10日向本公司提交了他们的契约，根据其中提到的某些条件和信托，对某些土地等进行转让，因此

“决议，本公司接受上述契约，并承诺在所有时间和所有细节上忠实地履行和执行其中所载的若干信托和条件及规定。”

通过墨西哥县和附近地区人民的慷慨解囊，以及该机构创始人查尔斯-哈丁（Charles H. Hardin）的进一步馈赠，很快就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来建造所需的设施，并为建筑物和校园购买额外的场地。

学院的建筑是砖制的，而且在建造时一直考虑到耐用性。主楼现在有一百英尺的正面，有四层楼高。建筑物和场地价值超过两万美元；捐赠基金包括超过两万五千美元的利息，以及未出售的债券，估计现金价值约为8,500美元。

1873年7月29日，当时在普莱森特学院的A. W. 泰瑞尔教授被选为哈丁学院的院长，他接受了这一职位，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79年大学年度结束时，健康状况不佳的他不得不辞职。在泰瑞尔教授的大部分或全部任期内，学院在他非常有效的管理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1879年7月2日的学院董事会会议上，H. T. Baird夫人当选，以填补Terrill教授辞职后的空缺。她的成功超出了学院的朋友们的最高期望值。学习课程得到了扩展，严格的纪律得到了持续执行。在贝尔德夫人担任校长的三年中，是该机构最繁荣的几年。

1882年5月，前州长哈丁向学院提供了另一份礼物，其中包括他的18,750美元的支票。这是他在已故的安德鲁-哈珀的遗产中的一部分。“捐赠的一个条件是在哈丁学院设立并维持一个道德和精神哲学的教授职位，称为安德鲁-哈珀教授职位”。

哈丁学院位于密苏里州最美丽、最健康、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周围是一个在企业和文化方面在该州首屈一指的社区；而且，就目前来看，它拥有最光明的未来。

查尔斯-亨利-哈丁是肯塔基州人，生于1820年。许多年前，他与父亲的家人一起搬到了摩纳哥的波恩县。毕业后，他学习了法律，并于1843年在富尔顿开始执业。他是全国最勤奋、最健全和最有效率的律师之一。因此，他很受欢迎，而且他的手头总是有很多业务。他于1852年被选入立法机关，并通过连任任职六年。他被任命为修订和编纂州法规的委员会成员。他还曾担任过参议院的一个或数个更多任期。在这个职位上，他是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并曾担任主席。1874年，他以40,000人的多数票当选为密苏里州州长，并通过明智的管理恢复了该州债券的信用。任期结束后，他退休回到他在密苏里州墨西哥附近的家中，由于他的基督徒的慷慨，他被所有认识他或听说过他在女性教育的伟大领域中的高尚活动的人所尊敬和爱戴。他是墨西哥教会的一员。

贝尔德夫人—是塞缪尔-E和哈里特-M-戴维斯的长子，出生在肯塔基州谢尔比

县。她在谢尔比维尔的科学山学院接受教育，大约在14岁的时候，她在长老乔治-沃勒的传道下信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杰西-K-贝尔德（Jesse K. Baird），她在大约16岁的时候与他结婚。婚礼是在W. F. Broadus和John L. Waller的主持下。他们来到密苏里州，她在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任教，在那里教了四年的精选学校。然后她搬到了克莱县的利伯提，在利伯提女子学院任教四年，与她的兄弟约翰-T-戴维斯一起担任副校长。她的下一个学校是在莫桑比克斯凯勒县的兰开斯特，之后她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担任了七年的高中教师，1873年，她从那里被召到帕尔米拉的老伯特利（现在的英格赛德）男女学院担任院长，她在那里呆了六年，然后辞职；不久之后，她被选为哈丁学院的院长，并在她的管理下，该机构在卓越和声誉方面正在增长。在帕尔米拉，（前任丈夫去世以后），她嫁给了她的第二任丈夫H. T. 贝尔德先生，他是目前她所主持的机构的高效业务经理。她和第一任丈夫生了三个孩子：科罗拉多州的D. T. 贝尔德博士、贝尔-贝尔德真女士和伊托尼亚-J. 贝尔德小姐，后两者是哈丁学院的教师。贝尔德夫人非常胜任她的终身工作，即教员和年轻女士的培训师，现在正处于她在这一职业中的有用时期。

ST. 圣约瑟夫女子学院。

从杜林博士的手稿和1877-8年的目录中，我们得到了关于这所学校的以下简明介绍。“几年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力一直被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某个地方需要一所最高等级的女子学院。圣约瑟夫的地理位置，她卓越的健康位置，她无与伦比的社会、智力和宗教优势，以及作为一个伟大的铁路中心，使她可以从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所有地方到达，使她成为这一教育事业的首选之地。因此，在1876年，为了这个目的，在圣约瑟夫购买了

辉煌的Patee House地产。这座宏伟的建筑有两百个优雅的房间、小教堂、餐厅、客厅和浴室，位于所有铁路的几个街区之内，步行即可到达。

它与几座教堂相距甚远，而且有一条街道铁路从学院通往该市所有较著名的教堂和商业区。它是大西部任何一所大学建筑都无法比拟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1876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E. S. Dulin牧师，法学博士，应邀担任该机构的主席，开启了圣约瑟夫女子学院的第一届会议。

“1877年5月，法院根据一般法案授予特许权，以成立公司。”

科学部—第二届科学部由E. S. Dulin牧师，D.D.，LL.D.担任主席；F. E. Everett夫人，E. G. Garnett夫人，M. S. Lemen小姐，C. M. Towles小姐，M. E. Vickars小姐，Prof. Geo. Lyon, Rev. S. Gertsman, Mademoiselle Albertine Eckel and Miss Sallie Thatcher担任教员。

文学院—威廉-塞伯特教授，玛丽-W-詹姆斯夫人，M-J-莫里森小姐，F-M-马歇尔小姐和M-E-维克小姐。

本届会议的学生总数为110人；来自密苏里、堪萨斯、爱荷华、伊利诺伊、科罗拉多和德克萨斯等州。

董事会由三十人组成，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的任期每年届满。他们由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密苏里州的西北浸信会和北自由浸信会；以及堪萨斯州的东北浸信会任命；各协会按比例任命。这些受托人是几个不同州的主要公民，代表各宗教派别。

整个建筑的原始成本约为120,000美元,是根据最彻底的实质性耐力原则建造的,被安装和布置成一流的风格,有足够的容量容纳无限数量的寄宿生和走读生。

该学院于1881年关闭,现在该建筑被用作酒店。

密苏里州路易斯安那州McCUNE学院 (路易斯安那浸信会学院的继承者。)

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学院成立于1869年,由N. McDannold, S. B. Ayres, Wm. Major, Addison Tinsley, A. M. Tinsley, M. M. Modisett, Hugh Allen 等人组成。

符合条件的财产是以6000美元的价格购买的,随后又以4000美元的价格进行了扩建。John T. Williams牧师,被选为第一任校长,并主持该机构四年。1873年,他辞职了,董事会选择了J. D. Biggs牧师, A. M., 作为他的继任者,他负责了两年后辞职。1875年,威廉斯先生再次被选为主席,一直到1879年,他辞职了。1879年3月,因债务缠身,财产被抵押出售,高尚的浸信会兄弟 A. J. McCune成为购买者,立即以他所花费的代价向该教派提供财产;但由于对该企业未来的成功缺乏信心,他的提议未被接受。

1880年6月, A. Slaughter教授当选为校长。次年9月,在他的管理下,第一届课程开始了,在课程结束前,来自四个不同的州和密苏里州的九个县的114名学生已经入学。

1881年6月，在新的章程下进行了重组，并制定了以下章程。

“我们这些签字人，希望在密苏里州派克县路易斯安那市建立一所学院或学习机构，也希望根据目前生效的密苏里州修订法规第10条第21章的规定成立上述学院，特此同意并通过以下协会或章程，以管理上述学院，即：

“1. 本机构的名称应为McCune学院’。

“2. 本学院的目标是在所有的科学和文学方面对年轻人进行教育，这些科学和文学通常在具有相同性质的学习机构中教授。

“3. 上述学院在学生教育和纪律方面的全部管理权，应赋予上述学院的院长，但在所有情况下，应接受上述学院董事会的全面监督和批准。

“4. 上述公司或学院的成员应在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从他们的成员中选出九人，他们应被称为上述学院的执政委员会，上述委员会的成员应任职一年或直到他们的继任者被选出并合格为止—除非根据本章程的规定因故提前被免职。

“5. 如果上述学院的成员由于任何原因未能在本条款第4条规定的时间举行年度会议，那么理事长或上述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可以在认为最好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会议，并首先向上述公司的成员发出召开上述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的通知。”

“17. 以下人员应组成第一届执政委员会，即，A. J. McCune, W. M. White, A. Slaughter, W. M. Tipton, S. B. Ayres, G. C. Merrill, A. Tinsley, Thos. McDannold 和 Wm. E. Wiatt。A. J. McCune被选为下一年度的董事会主席；

W. M. White为秘书，A. Slaughter为财务主管。”

派克县，麦库恩学院的所在地，是该州最漂亮、最美丽的城镇之一，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与主要的铁路相连；东西有芝加哥和奥尔顿铁路，南北有圣路易斯、基奥库克和西北铁路。因此，作为不断发展的大西部的城市之一，它的未来是有保证的。

这座建筑是一个通风良好、舒适的结构，位于中心位置，加上现在考虑增加的人字形屋顶，可以容纳125名寄宿生。A. Slaughter教授被保留为该机构的主席。

虽然这所学校的教派特征在章程中没有提及，但我们推测，校董会的每个成员都是浸信会成员，这一事实就足以将其定义为浸信会机构。

A. SLAUGHTER-是弗吉尼亚州拉帕汉诺克县人。他出生于1828年8月12日，年轻时与弗吉尼亚州的L. W. Abbott小姐结婚。成年后，他在西弗吉尼亚呆了几年，然后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公立学校当了一季教师。1857年，他搬到了堪萨斯州，并从那里搬到了莫桑比克的西港，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于该州局势动荡，他随后搬到惠灵顿，在那里教书直到1867年，当时他被选为密苏里州莱克星顿公立学校的校长。此后，他被召集到德克萨斯草原中学，1874年库珀县草原之家（Prairie Home）的人们捐赠了一座大型建筑给他，以便在其中开设草原家园学院。

大河学院，艾丁堡，莫尔。

由A. H. Burkeholder、H. H. Turner牧师和Wm. C. Harvey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7月15日的一份通知中提供了下面的简况。

大河学院于1859年由密苏里州的大会特许成立。John T. Witten（现居住在爱丁堡附近）和Wm. Peery（已故）是该校的创始人。这所学校取得了良好的成功，直到叛乱战争结束其作用。那时，学校的围墙内没有和平的知识追求，美国军队的士兵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间。1866年，John E. Vertrees负责管理这所私人企业的学校。1867年，附近的人们为了鼓励教师，成立了一家股票公司，并提供资本以增加其盈利。大河学院就这样持续了十年，直到1876年，爱丁堡的人们提出将财产交给北密苏里的浸信会成员。

西岔河、北大河、摩利亚山和金特里浸信会任命了一个董事会。

这些受托人在正式组织起来后，代表北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接受了这项信托。此后，利文斯顿县和林恩县的协会也加入了他们。这些受托人同意改善该财产并实现最初创始人的目的，1880年4月，该财产的所有权正式移交给他们，为北密苏里州浸信会的教育目的而持有信托。

John E. Vertrees继续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直到1879年6月，当时他辞职了，Thos. H. Storts教授被任命为校长；R. B. McVeigh教授，毕业于俄亥俄州格兰维尔的丹尼森大学，被任命为第一助理，Ella Peery小姐在女性部门工作。1879-80年是一个明显繁荣的年份。学校招收了131名学生，并建造了校长室。

在1881年6月的年度董事会会议上，设立了院长一职，并以全票通过了John E.

Vertrees当选为该职位。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开始进行捐赠工作。

奖学金和捐赠。为了开始捐赠工作，董事会通过了一项计划，以现金形式出售有限数量的奖学金，价格如下：永久奖学金，300美元；十年奖学金，150美元；五年奖学金，90美元；两年奖学金，45美元。董事会建议，在处理了足够数量的奖学金以减轻学院的负担之前，停止出售这些奖学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所有资金将以符合安全的最佳利率进行投资，而利息只用于支付教师。

相信男女同校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个机构既为男性也为女性学生建立。从事牧师工作的浸信会牧师的子女，以及准备从事牧师工作并得到其教会认可的年轻人，其学费为正常学费的一半。

爱丁堡是大河学院的所在地，位于格伦迪县西部，距特伦顿4英里，特伦顿位于芝加哥、石岛和太平洋铁路以及大瓦巴什铁路的交界处。它位于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之间的中间位置，处于大河国家的中间，因其土壤肥沃和巨大的生产力而闻名于世。整个北密苏里州都是它的支流；没有任何机构比大河学院在其朋友心中有更温暖的地位。

西南浸信会学院，密苏里州波利瓦尔。

该机构位于波尔克县的波利瓦。它位于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地理中心，由西南浸信会在1878年创建。它于1879年3月19日被特许，拥有属于一流大学的权力和特权，旨在进行男女同校教育。该校所在的县没有一家酒馆，人们的道德情感是——“永远不会有”。该校的学习课程与美国最好的大学相同。课程被严

格遵守。

J. R. Maupin牧师是第一任校长。还有七位与他有关的教员。

该章程的一个特点是，该机构的所有教师必须是浸信会教派的成员。学习传道的年轻人可以免学费。

1880年6月闭幕的这届会议很成功，共招收了137名学生。

J. R. MAUPIN—是莫桑比克斯凯勒县人，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家庭，但他出生在肯塔基州。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分级学校、芝加哥神学院和莫桑比克的拉格朗日学院接受教育。1878年，他开始创建西南浸信会学院，在这项工作中，他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功。

在拉格朗日学院时，他在S. H. 福特博士的传道下信主。这一事件发生在1873年2月，大约一年后，他开始传讲福音，并在刘易斯县的十英里教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他还在怀康达和普莱森特协会进行巡回宣讲。虽然从事大学校长的工作，但他在波尔克县的刷子林和胡曼斯维尔担任过牧师职务，在他的学生中见证了大约100人信主，此外他在教会中的努力也有300人受洗。他于1878年6月4日与毕业于基督教大学的爱丽丝-斯坦普斯小姐结婚。

密歇根州皮尔斯市浸信会学院，密歇根州皮尔斯市*。

大约二十年前，人们曾努力在密苏里州西南部建立一所浸信会的学习机构。那次运动的领导人仍然健在，他们是皮尔斯城浸信会学院的朋友之一。这个机构的临时组织是由W. S. Post博士在1877年初完成的。同年，肖尔克里克、劳伦斯县、格林县和春河协会通过了该机构，包括名称、地点、官员等，并各自任命了两名董事会成员。

1878年，除格林县外，同样的协会重新选举了他们的托管人，并认可了该企业。

1879年9月，50x60的建筑奠基铺设了三层楼高的砖墙，并为该机构颁发了执照。这座建筑是一个优雅的砖瓦结构，将花费约10,000美元，可容纳300名学生。现在（1881年7月）它正迅速接近完工。

该校于1880年10月正式开学，由C. S. Sheffield教授，A. M.担任校长。H. C. Lollar牧师担任道德哲学、圣经解释和教会历史的主席。Nellie Sheffield夫人负责音乐和艺术系。该机构目前的目标是做一个一流学院的工作。它提供学术课程、普通课程和大学预科课程。

“皮尔斯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镇，位于A. &P. R. R. 与M. C. &N. R. R. 的交界处，距圣路易斯西南约261英里。它于1871年建成，1875年的人口为1,500人。（Campbell's Gazetteer, 第306页。）

这个年轻教育机构的主席谢菲尔德教授是罗切斯特浸会大学的毕业生。他在第一届学期上招收了46名学生。

梅菲尔德-史密斯学院。

1878年2月10日，W. H. 梅菲尔德博士在H. J. 史密斯博士的协助下，在密苏里州东南部筹建了一所学习机构。博林格县的史密斯维尔被选为校址，该机构被命名为梅菲尔德-史密斯学院。它由圣弗朗索瓦浸信会拥有和控制。关于这项事业，梅菲尔德弟兄说，

“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教育利益等级很低，而且非常缺乏道德和宗教文化，需要一所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学校。靠着上帝的帮助，而不是靠我自己的勇气，我起草了一篇文章，并在30分钟内筹集了550美元。在这个时候，长老会的史密斯博士（H. J. Smith）衷心地加入了我的工作，此后他一直是学校的忠实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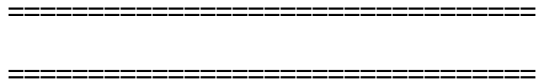
第一期课程是在史密斯博士拥有的一个大厅里进行的，入学的学生总数为22人。

1879年春天，在史密斯维尔开始建造合适的学校建筑，但由于缺乏资金，这项事业在第二年秋天暂停。经过祈祷的商议，董事会将学院设在博林格县的大理石山。此事于1880年9月29日完成，次年6月，A. M. Johnson牧师作为财务代理被派往该地。一座优秀的教学楼正在建造中，将在1882年年底前准备就绪，供人们使用，该机构的朋友们对成功充满了信心。

这所学校的目标是，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开设一门至少包括西部一流大学大一和大二课程的预备部。

圣路易斯神学院，莫桑比克，杰宁斯站。

这所学校是在1871年规划的。詹宁的继承人将位于圣路易斯郊区的一处拥有巨大自然景观的房产捐赠给了圣路易斯浸信会，条件是在浸信会的指导下建立一所为年轻女性提供高等教育的神学院。协会指定的受托人接受了这笔价值1万美元的捐赠，并邀请肯塔基州伯特利学院院长B. T. Blewett教授负责学校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在董事会的指导下，大约花费了11,000美元用于改进，神学院于1871年10月开学。学校取得了适度的成功，但缺乏合作的情况很快就开始表明，受托人承担了他们无法履行的义务。因此，出售财产成为一种必然。布莱维特教授是买主，在浸礼会的指导下，神学院被改造成一所私立学校，而且我们得知，每年的赞助者都在增加。



宗教期刊。

密苏里浸信会。

在1840年之前，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成员在该州没有出版任何宗教报纸。这一年，总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赞助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出版的《先锋与浸礼会旗》。（会议记录，第4页。）

1842年，在总协会的会议上，由该机构“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在协会的批准下尽快出版一份浸信会期刊的适宜性”。（American Baptist Register, 1852, p. 190.）同年9月，《密苏里浸信会》（Missouri Baptist）——一份月刊——从圣路易斯发行，长老Isaac T. Hinton和R. 以撒-辛顿（Isaac T.

Hinton) 和 R. S. Thomas) 担任编辑。在第一卷结束时, 即1843年8月, 密苏里浸信会委员会报告说, 该报已出版了12期, 费用为118.45美元, 截至该日, 只收到318美元, 还有100.45美元应付款。委员会还“建议继续出版该报, 为了保证每月出版两期, 应与伊利诺伊州浸信会结成联盟, 后者可自由任命伊利诺伊州部门的编辑, 并修改标题, 以包括这两个州, 或上密西西比河谷地区, 一般来说; 该报应在圣路易斯印刷。今后每月发行两次, 只要有人愿意承担财务责任; 编辑和另外两名弟兄为委员会, 以实施这一计划。”(Min. Gen. Asso. Mo., 1843, pp. 6, 7.)

1843年6月17日的旧《密苏里浸信会报》第一卷第10号, 摆在我们面前。它是一张八开的四页纸。以下是其标题页的内容。

“密苏里浸信会”, 在密苏里浸信会总协会的指导下出版。I. T. Hinton, R. S. Thomas, 编辑。圣路易斯, 1843年6月17日。第一卷, 第10号。每年预付一美元”。

合并后的报纸被称为“密苏里和伊利诺伊浸信会, 在密苏里总协会和伊利诺伊浸信会的指导下, 每月1日和15日在圣路易斯的浸信会书库出版, 每年一美元”。(Min Gen. Asso. Mo., 1843, p. 11.) 这份报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存在得很不稳定, 后来因为没有支付费用而停止了。

1845年, 密苏里总会再次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 由利兰-莱特、菲尔丁-威尔怀特、R-S-托马斯、罗兰-休斯和Wm. M. 麦克弗森组成, “为在该州出版浸信会期刊制定办法”。(Min. Gen. Asso. Mo., 1845, p. 9.) 1846年, 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很好, 另一个委员会, 由Wm. M. McPherson, Roland Hughes和Geo. 特拉斯克组成的另一个委员会被任命, 并被指示“为一份在圣路易斯出版的宗教新闻编写招股说明书”。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大约

700个订户。总会继续努力，1847年，在波恩县核桃树教堂开会时，筹集了40美元，用于发行一份标本的报纸。

西部的守望者。

1848年5月，委员会签订了一份出版这份报纸的合同，此前已经发行了上述的第一份报纸。第二期于6月6日发行，并发送给1023名订户。S. W. Lynd牧师是编辑，T. W. Ustick兄弟是出版商。委员会说“我们与乌斯蒂克兄弟就出版《西部守望者》签订了如下合同。出版商有权插入五栏广告，前1000份每份收取2美元；后250份每份收取1美元；再后250份收取75美分；超过这个数目的每份收取50美分。这一安排将持续两年，委员会承诺在今年内将订阅名单增加到至少1200份”。(Min. Gen. Asso., 1848, p. 6.)

在第一卷结束之前，《守望者》办公室被火烧毁，报纸被停刊。

“守望者基金协会。”在总协会（1849年8月在库珀县尼波山）休会的第一天，由Eld. J. M. Peck召集《西部守望者》的股东和朋友们开会，考虑其状况和前景。

“J. W. Waddell, Esq. 被选为主席，W. F. Nelson为秘书。佩克弟兄介绍了《西部守望者》的情况——它的起源、历史、需求、办公室被毁的情况，以及为恢复它并将其置于牢固的基础之上所采取的措施。

“因此，根据动议，会议决定

“决议：宜组织一个协会，以维持本州的浸信会期刊，并发行该教派可能需要的其他出版物，该协会应在已筹集的股份和捐款基础上成立。

“任命J. M. Peck、Roland Hughes和W. F. Nelson为章程委员会，并休会，待主席召集。”(Min. Gen. Asso. Mo. 1849, p. 22.)

8月26日，在预备会议的两天后，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完成了组织“守望者出版协会”。这个协会有两个目标，第一。第一，出版《西部守望者》，第二。建立一个“由联合浸信会批准的宗教书籍和小册子的存放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以每股10美元的份额筹集资金。一个由15名股东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年任命一次，管理该协会的事务。在总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一致同意将《西部守望者》的所有利益和责任移交给守望者出版协会，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西部守望者临时委员会”的建议进行的。

1851年5月，Eld. 克劳尔 (Wm. Crowell) 被选为《西部守望者》的编辑和经营者，从此他承担了出版该报的所有责任。当时的订户数量接近1,700人。几年来，该报的发行量和受欢迎程度不断增加，大约十年来一直是该州公认的浸信会报纸。1859年初，人们开始对克劳尔博士对该报的管理感到非常不满。当时有两件事使《守望者报》失去了青睐—它的外来浸入情绪和它的自由主张。

《西部守望者》迅速失去了地位，在1861年期间暂停发行。

密苏里浸信会出版协会—该机构由1859年4月16日在霍华德县查里顿会议厅举行的会议组织。

因此，宪法明确规定了这一目标。

“第2条。本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份宗教报纸，在密苏里州

倡导我们的教派原则和政体，并形成一個期刊和图书机构的核心，以满足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中央谷地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3条。任何人，只要是浸礼会的成员，地位良好，都可以成为本会的股东，只要认购50美元，其中的20%应在获得5,000美元后付给财库，等等。”

在第一次会议上，“E. S. Dulin弟兄、Noah Flood弟兄和D. H. Hickman弟兄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与《西部守望者》的编辑协商，确定是否可以购买该报纸以及以何种条件购买”。购买上述报纸的谈判持续了八或十个月，所有的提议都失败了，密苏里浸信会出版协会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名为《西部守望者》。

密苏里浸信会。

这份报纸的第一版于1860年3月3日在圣路易斯发行。T. W. Ustick是发行人，当时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S. H. Ford博士为委员会主持了三个月，1860年7月23日，他接受了编辑的职位。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份报纸继续传播给该州的浸信会家庭，同时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但最后，在1861年6月15日，被迫屈服于战争的逆境中。在该日的报纸上，有如下公告。

“致密苏里浸信会的股东和赞助人。

1861年6月10日，摩纳哥，迈阿密。“亲爱的弟兄们：—我有责任痛苦地宣布《密苏里浸信会》停刊，直到该会的年度会议（7月29日星期一举行）。董事会在第一卷的后半部分借了相当多的钱来继续办报，觉得不愿意增加债务。

董事会真诚地希望每一位有能力的股东都能参加年度会议。所有拖欠报纸费用的人请将金额转给秘书。W. M. BELL, Secretary.”

《密苏里浸信会报》的出版没有恢复。这一事实，加上《西部守望者》的失败，使密苏里的浸信会教派没有任何宗教期刊读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时期。

密苏里浸信会杂志。

1865年末，J. H. 路德和R. M. 罗德先生发布了一份招股说明书，建议在摩纳哥的帕尔米拉建立一家报纸，该报纸应表达密苏里人的情绪。浸礼会成员以新闻史上无与伦比的热情支持了这项事业，并通过呼吁发行一千份报纸来确保其成功。

《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的第一版于1866年1月8日发行，当时内战的硝烟刚刚散去。

“在敦促路德博士从事这项危险事业的先生中，有威廉姆斯、巴克纳、霍利斯、希克曼和皮茨，他们现在已经安息了，还有杜林博士、罗斯威尔教授和S. A. 博尚牧师，他们还活着。路德博士当时因为没有按照牧师的要求进行宣誓就传教而受到约束，主要是为了反对这种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并为浸信会成员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机构，才成立了这份报纸。”（摘自J. H. 路德的简介，载于《中央浸信会》第十卷第20期）。

该杂志的发行量继续增加，直到第三卷的中间部分，它被合并为记录。

这份文件起源于浸信会州会议，关于它（见另一处的简述），该机构在1865年9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定授权执行委员会在可行的最早时刻完善一些计划，以确保有一份一流的宗教周报。”

在大会下次会议（1866年9月）之前，《记录》在圣路易斯开始出版，由A. A. Kendrick牧师担任临时编辑，Chancy R. Barns担任出版商。这是一份半月刊。

中央浸信会。

这份报纸是《密苏里浸信会杂志》和《记录》的成果。当时《记录报》的总编辑A. A. Kendrick牧师提出了将这两份报纸合并的建议，从而消除了该州整个教派和谐的最大障碍。这一合并于1868年8月实现，《中央浸信会》被选为新的候选期刊的名字，以获得大众的青睞。最令人高兴的结果随之而来。浸礼会不再因党派而分裂，在我们所有的教派事业中发现了更多的活动。

“主编J. H. 路德先后得到诺曼-福克斯牧师、A. A. 肯德里克牧师和W. 波普-耶曼牧师的协助。诺曼-福克斯、A. A. 肯德里克和W. 波普-耶曼这些学者型的先生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为赋予报纸文学性做出了贡献，并使它成为整个州公认的力量。在美国，没有一家报纸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它是宗教自由的捍卫者，精神和道德文化的倡导者，以及独特的浸信会原则的捍卫者。”（摘自J. H. Luther's MS.）

合并三年半后，《中央浸信会》的发行量已达到八千份。

1875年5月，W. Pope Yeaman, D. D. 和Wiley J. Patrick牧师成为唯一的编辑，两人当时都与该报有联系，与Luther, Teasdale & Co. 合作。从这时起，《中央浸信会》由当时刚成立不久的西部浸信会出版社出版了约两年。帕特里克牧师在这一年的9月从编辑岗位上退休，让叶曼博士单独工作了一个季度。他一直担任编辑，直到1877年10月，有一部分时间是由阿伯特牧师和威廉-弗格森牧师相继协助的。当时他退休了，留下Ferguson先生作为经营者和编辑完全控制了这家企业，并由J. C. Armstrong牧师作为副编辑有效地协助了一部分时间。在弗格森先生的得力管理下，报纸摆脱了财务困境，扩大了发行范围。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弗格森先生于1882年将《中央浸信会》卖给了W. H. 威廉姆斯牧师，我们相信在他的指导下，该报将保持其良好的声誉。

WILLIAM FERGUSON. *-Rev. Wm. 弗格森于1845年7月15日出生在密苏里州的萨林县。他早年信奉宗教，由于对传扬福音的责任印象深刻，1868年他放弃了法律研究，进入朱厄尔学院，位于莫桑比克的利伯提，为传教做准备。在这里，从一开始，他就是班上的佼佼者，并获得了导师和同学们持久的爱戴和尊重。1873年毕业时，他与自由城的弗洛伦斯-M-钱德勒（Florence M. Chandler）小姐结婚，并担任莫桑比克富尔顿（Fulton）浸信会教堂的牧师。经过一年的成功工作，他被选为密苏里浸信会牧师教育协会和威廉-朱厄尔学院的财务代理，他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得非常出色。

直到1877年1月，他与W. Pope Yeaman牧师，D. D. 购买了《中央浸信会》的合作权益，1878年，他成为该报的独资经营者。在他罕见的策略和能力的管理下，报纸摆脱了财务困境，并保持在教派表现的第一等级。1882年，麦迪逊大学授予他文学硕士的学位。同年7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将《中央浸信

会》卖给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W. 哈里森-威廉姆斯牧师。（摘自“浸信会百科全书”。REV. WILLIAM FERGUSON.）

弗格森先生拥有许多标志着天生记者的资格。他有一个平衡的头脑，持有坚定的信念，并积极地维护这些信念，他还有一颗敏锐的心和广泛的同情心，这使他能够公平地权衡和处理所有涉及教会和人类的问题。这些品质，再加上不卑不亢的谦逊和和蔼可亲的态度，确保了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尊重、敬重和爱戴。

威廉-哈里森-威廉姆斯（WILLIAM HARRISON WILLIAMS）——是《中央浸信会日报》的编辑和经营者。弗吉尼亚州人。早年，他接受了小B-曼利博士的洗礼，并成为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第一浸信会的成员。这一事件发生在1854年3月。他于1861年毕业于里士满学院，同年进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并继续学习了一期课程。他在南方军队中担任牧师近四年，于1863年12月13日被按立为牧师。他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ndburg）担任牧师，持续了14个月，在此期间，他重新组织了教堂并重建了房子。1866年，他再次进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并在两期课程结束后获得了该学院“正式毕业生”的文凭。

1868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担任牧师，然后去了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在那里他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祝福，无论是在主日学还是在教会本身；前者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后者的成员也大大增加。他的下一个牧师职位是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该职位于1872年1月开始，他在那里度过了他受欢迎和有利的五年时间。从1877年11月到1882年夏天，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担任牧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因为它靠近该州的大学。在他的所有努力中，他得到了一位高尚的基督徒妻子的真诚合作，杰特博士曾经

说过：“如果我是一个小男孩，我希望有威廉姆斯夫人做我的母亲。”

关于威廉姆斯先生与中央浸信会的关系以及他与我们机构的关系，读者已经知道了。

《福特基督教文库》（Ford's christian repository）.

这是一份浸信会月刊，在圣路易斯出版，由S. H. 福特博士和他的妻子S. R. 福特夫人编辑。Repository最初成立于1852年，在基辅的路易斯维尔发行，由Jno. L. Waller和Charles D. Kirk担任编辑。在第三年开始时，福特博士与沃勒合作，并于1856年1月作为独资经营者出现。在1861年8月内战的火焰迫使其停刊之前，《Repository》享有越来越繁荣的经营状况。这本期刊的设计，正如其介绍中所说，是为了填补报纸和书籍之间的位置。

1871年7月，《福特基督教文库》第一期从圣路易斯发行，总部设在浸信会储物室。编辑当时说，“经过十年的悬而未决，这份期刊再次被送入思想和工作的世界。它试图像往年一样，占据自己独特的领域。它的目标是提供一个位置，就其主办者所知，这个位置是任何其他期刊都无法填补的。它针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其页面将充满值得保存的内容。

“它要求新闻界、牧师、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慷慨合作。由于摔倒，身体不适合从事教牧工作，编辑将把他的余生献给这项工作，在上帝的祝福下，他不用担心会不成功。”(Christian Repository, 1871, Vol. XI page 78.)

Repository是一本80页的杂志，作为浸信会月刊，它处于前列，每期都会访

问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庭。由萨利-R-福特夫人主持的⻔庭部，对普通读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和趣味。

萨缪尔-霍华德-福特，*-托马斯-霍华德-福特牧师的儿子，于1840年获得许可，通过了密苏里州立大学的课程，并于1843年在摩纳哥波恩县的小邦尼-菲姆教堂被按立。他在莫桑比克的杰斐逊市担任牧师，两年后又在圣路易斯的北方教会担任了两年的牧师；还在莫桑比克的吉拉尔多角和凯尔城的路易斯维尔的东方浸信会担任牧师。1853年，他与约翰-L-沃勒博士（Dr. John L. Waller）合作，编辑了《西部记录》和《基督教文献》。后者他仍然是编辑。（摘自《浸信会百科全书》（Cathcart's Baptist Cyclopedia）中的简述，第404页）。

他才华横溢的妻子是《格雷斯-杜鲁门》、《梦想家的盲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品的作者。（摘自“浸信会百科全书”。REV. S. H. Ford, D. D., L. D）。

战争爆发后，福特博士去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在那里讲了一段时间的道。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孟菲斯中央浸信会的牧师工作，在那里讲了七年的道，直到健康状况不佳而辞职。在该教会工作期间，他在建造一座宽敞的礼拜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花费了75,000美元。

在他的牧师任期内，他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并将成员从75人增加到450人。福特博士获得了法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他讲道时没有手稿，态度认真，口才好，在他的传道下，有数百人信主。他是一个坚定的浸信会教徒。他曾与A. Campbell、天主教会Spaulding主教和N. L. Rice博士讨论过。福特博士是一位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学者，精通一般文学，尤其熟悉罗马教派的争论。

在神学方面，他是加尔文主义者。在过去的27年里，他几乎就每一个与当代宗教问题有关的主题都写过文章。他已经60多岁了，还像以前一样积极、精力充沛、勤奋。我国各地以及英国各省和英属岛屿的浸信会成员都祝愿这位博学的《汇刊》编辑和他有教养、有才华的妻子长寿。

美国浸信会旗帜。

1875年6月1日，这份期刊以《浸信会战旗》为名，从莫桑比克的拉格朗日发出了第一期，由长老D. B. Ray担任编辑和经营者。D. B. Ray为编辑和经营者，Eld. C. N. Ray为通讯编辑。这份出版物的设计和特点在其招股说明书中作了说明，该说明书在创刊前几个月就已发出。

“鼓励征召志愿者为‘我们救恩的元帅’服务，士兵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恳求每一个人‘忍受艰难，作耶稣基督的好战士’，‘打好信心的仗’，使他能讨那拣选他作战士的主的喜悦；’向错误发动毫不妥协的战争，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所持的，并为曾经交付给圣徒的信心恳切争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乃是藉着神大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战旗”将对教会历史给予特别关注。它将证明浸礼会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唯一的基督教团体’，等等。《战旗》的历史部门旨在成为一个可靠的历史事实的仓库，每条引文都有书和页；这样任何人都可以纠正不断流传的针对浸信会的错误陈述。它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份州报纸，而是要在论战和历史神学方面占据一个世界上任何期刊都不曾占据的领域。因此，我们将在全州范围内寻求援助。一旦现金订阅量大到足以支持该报，该报就会开始发行。编辑

说：“我相信，’战旗将在许多战场上胜利飘扬，即使我已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在家中与亲人一起安息。”

1877年6月，《战旗报》和莫桑比克黎巴嫩的《浸信会先驱报》合并，并将出版职位迁至圣路易斯。合并后的报纸保留了浸信会战旗的名称。现在的名称是“美国浸信会旗帜”，于1879年7月23日被采用，并继续由Eld. D. B. Ray的管理，他是该报的最初创办人。它完全满足了朋友们作为一份“论战和历史性报纸”的期望。

DAVID B. RAY. 美国浸信会旗帜的经营者和编辑，1830年3月3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希克曼郡。1844年10月，他在15岁时信奉宗教，加入了小奥比昂浸信会，并接受了怀特长老的洗礼。几年后，他开始讲道，1856年被按立为福音牧师，立即投入这项工作。从那时起直到1870年，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都是他的工作领域，然后他与A. S. 沃雷尔博士一起成为《浸信会哨兵》的副编辑，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市工作。1873年，他搬到了密歇根州的拉格朗日，成为那里的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在这个领域他持续了七年，并于1880年搬到了圣路易斯。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入学于克林顿神学院，但健康状况不佳迫使他离开学校。此后，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神学、科学和历史。

雷博士就宗教问题进行了近四十次口头讨论。在这项工作中，他遇到了卫理公会和门徒会（通常称为坎贝尔派）中一些最出色的辩论者。在这些人中，他与西田纳西州的J. B. McCutcheon；田纳西州孟菲斯的Gilford Jones博士；肯塔基州的N. H. Lee、G. H. Hays和C. W. Miller；以及Jacob Ditzler进

行了辩论。在后者中，他遇到了密西西比州的T. W. Kaskey；肯塔基州的J. E. Myles和Samuel A. Kelley；密苏里州的J. R. Lucas博士；印第安纳州的W. B. F. Treat和Aaron Walker，以及伊利诺斯州的D. R. Lucas。这些讨论之后，往往会出现宗教的复兴，“以及他的反对者的不快”。

但这只是雷博士事奉生活中的一个内容。他做了很多我们称之为巡回工作的事情，举行了长时间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中，他比一般人更成功—事实上是非常成功。在这些聚会中，约有三千多人信主，其中约有二十五人进入牧师行列。

他是一位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坎贝尔主义教科书》于1867年出版，已经过了七个版本，为揭露这一体系的错误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他在1870年出版了《浸信会的继承》，这是一部最有用的作品，也是一本浸信会历史的手册。这本书已经是第九版了。他的《教会讨论》包含他与坎贝尔派的辩论。

他现在作为《美国浸信会旗帜》的经营者和编辑，正在做一项繁重的工作。他的家在圣路易斯，他是一个公认的有能力和有勇气的人。

雷博士在组建圣路易斯浸信会出版公司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从一开始就担任该公司的总裁。

第四章。

出版利益。

圣路易斯浸信会出版公司。

它可以非常恰当地被列入密苏里州的浸信会机构中，它的所有权属于该协会，而且它的设计和管理都是为了其工作和影响可能到达的所有州和地区的教派的利益。圣路易斯市的浸信会成员预见到并相信，像这样一个机构，永久地设在这里，设在这个大陆大峡谷的主要中心城市，不仅会证明是一个有益于在州内建立事业的机构，而且会把它扩展和加强到整个州和广阔的国家，明智地接受了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通过其在费城的董事会向圣路易斯的浸信会成员提出的建议，筹集并向该协会支付了5 000美元。这就保证了该协会在这里永久性地建立一个分支机构，用于销售该协会的出版物和一般的浸信会文献，并构成一个中心，从这里可以为密西西比河谷和其他地区开展教会和主日学工作。因此，这一领域的浸信会信徒可以被视为该机构的部分所有者，因为他们在其中拥有既得利益和受益利益。密苏里浸信会成员所做的任何一项小额投资，都不可能比这一投资对促进我们在本州和其他地区的总体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G. J. JOHNSON, D. D. —他在之前的五年中一直在该地区的另一个地方为出版协会的西部秘书服务，现在被召集到圣路易斯，除了担任该协会的慈善和传教工作的秘书之外，还被任命为其商业代理人 and 保管人，负责管理该分所。大约在1868年11月1日，圣路易斯的浸信会书库正式开业。

在公开仪式上，包括时任《普通浸信会》编辑的John H. Luther牧师、A. H. Burlingham博士和A. A. Kendrick博士以及其他当时在圣路易斯的牧师的讲话。还有四位最有声望的非专业教友，他们都曾为这项事业做出过最慷慨的贡献——但现在都很快去世了——马歇尔-布鲁顿（Marshall Brotherton）、Wm. M. McPherson、Tos. Pratt和Daniel B. Gal——出席并参与其中。中央浸信会，

总是忠实于运动，以及该领域的其他浸信会报纸，通过他们的有效宣传，为这所出版社做了广泛的广告，因此它的业务很早就开始了。然而，头四个月的销售额只有2,356.38美元；但第二年，即1869-70年，显示出巨大的增长，现在已经持续了12个月，达到24,373.75美元；第二年，32,562.83美元；下一年，32,920.96美元；然后是30,851.53美元；而下一年，即该协会的五十年或第五年，也是该分会的第五年，达到了它所达到的最大的销售额，即，\$36,140.72. 此后，持续的、日益严重的“困难时期”，以及对国家所有金融事务的压迫，极大地影响了该分支机构业务，因此，在过去五年中，其销售额没有像禧年时那么大。但该支部的物质利益仍然没有减弱。它的贸易领域一直在不断扩大，教派对它的信心，以及它对我们浸信会利益不可或缺的信念，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和加强。而且——也许对其他协会的分支机构来说，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从一开始就稳定地支付了它的费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资本，因此自开业以来，它的库存和所有有用的手段都大大增加了。

圣路易斯出版分社。

十年来，它的销售额超过30万美元，而赠款虽然主要由费城的母会发出，但在送达受益人的途中经过这个分会，仅出版物就至少有25000美元。总的来说，在其存在的头十年中，通过这个分支机构，有三分之一的浸信会文献被送出，以祝福世界。

有时，一份只需1分钱的小册子，或一本只需5分钱的小册子，就能使一个人的灵魂皈依，或使一个错误的弟子睁开眼睛，看到婴儿洗礼的错误。

价值超过325,000美元的文献以《圣经》、小册子、大大小小的装订本、图书馆、主日学报纸等形式传播出去，对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南部、肯塔基州、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并一直延伸到北部边界、太平洋、海湾，以及向东到大西洋。

但是传播圣经文献并不是这个分会和它作为中心和总部的地区所做工作的全部。十年来，通过该地区个人和教会的捐款，已经筹集了50,000美元，用于支持该协会的慈善和宣教工作，如出版物的赠款，用于教会和主日学工作。在这一数额之外，母会一直在为这项工作以及为支持秘书和收款员的工作而增加拨款，在其成立的头十年中，总共有10万美元用于这项服务。

多达二十五位牧师和主日学传教士曾在这个地区的范围内工作，从本支部接受他们的供应，并向本支部作定期报告。

约翰逊博士在出版协会工作了12年多一点，担任该协会的地区秘书，其中圣路易斯是他的总部，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他还担任过保管员，并负责分会的工作，他辞去了这些职务，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为沙特夫学院的教育机构工作；但在费城的总部，他再次与该协会联系，担任其总传教士秘书。关于他在我们这个领域的各种工作和他的有用程度，大家都很清楚。

1876年1月1日，约翰逊博士退休后，唯一被认为可以继任保管人职位的人，变成了刘易斯-E-克莱恩（Lewis E. Kline）先生。他负责该分所并主持该协会的业务，已经在他前任手下工作了七年，担任该分所的首席办事员和记账员；他一直被认为是称职和值得信赖的。在他干练的管理下，过去的六年里，业务得到了繁荣和成功的发展，业务量和业务领域都在增加。

跟随像约翰逊博士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件小事，需要罕见的商业策略；此外，

自从他退休后，确实没有地区秘书，因此没有人在这个领域；要维持业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要增加业务，但克莱恩先生证明他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没有为这种工作做通常的学院派准备，完全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通过积极、坚持不懈地严格关注业务，而且往往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人的期望；大部分时间他是做两个人的工作；总是在他的岗位上，从1871年到1877年（含）没有一天离开过商店，11年中只有23天，其中12天是由于过度工作而导致的疾病。这就是这个人对其赞助人利益的奉献；通过这些方法，他通过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圣路易斯分会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通过直截了当、公平公正的交易，他经历了风暴和火灾，没有受到任何上述影响；事实上，“由于他的历程，他是一座纪念碑和一个典范。”

他是当之无愧的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也是西部浸信会教派中最受尊敬的商人。

圣路易斯的D. T. Morrill牧师在几个月内接替Johnson博士担任地区慈善部门的秘书，负责从教会收集资金用于传教工作，但很快就回到了他喜欢的牧师工作。

在莫里尔弟兄退休后，肯塔基州鲍林格林的D. D. C. E. W. Dobbs牧师被任命。Morrill退休后，肯塔基州Bowling Green的D. D. C. E. W. Dobbs牧师被任命，他也在几周后退休了，还没有完全开始工作。从那时起，也就是1877年1月，克莱恩先生一直担任地区秘书；尽管他没有积极推动协会的这一部门的工作，但他获得了一些可观的捐赠和遗赠，因此，虽然这一部门没有得到积极的培养，但也没有完全失去作用。

“1882年5月1日，出版社搬进了新的‘浸信会总部’，位于橄榄街1109号的多里斯街区，这里离联合仓库的正北方向只有5个街区。整座建筑被克莱恩先生租下，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占据了第一层，并为其目的进行了优雅而有品位的

装修。中央浸信会的办公室在二楼前厅。在同一层楼，可以找到国内传道会秘书马斯顿（S. W. Marston）牧师的办公室；还有福特的基督教报刊社的办公室。建筑物的第三层由克莱恩先生慷慨捐赠，用于牧师会议、妇女传教会的房间等”。（摘自《福特基督教文库》，1882年6月）。

总的来说，位于圣路易斯橄榄街1109号的“浸信会总部”安排得很方便，位置也很好，适合他们的目的；来自密西西比河谷任何地方的浸信会成员都会发现参观他们的乐趣和好处。

圣路易浸信会出版公司。

1878年1月16日，大卫-雷（David B. Ray）、詹姆斯-韦伯（James B. Weber）和约翰-罗宾逊（John M. Robinson）在位于圣路易斯市的圣路易浸信会出版公司的名义下联合起来。

根据公司章程，该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从事一般图书和工作印刷业务，出版和销售图书，以及小册子、小册子和期刊。在上述协会章程的序言中，主席说：“大量的附属文献充斥着这片土地，使我们的出版公司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狭隘主义和无教会主义正在成为当今的主流。我们出版公司的设计是既不帮助也不安慰外来福音或外来教会。它将反对外来的洗礼、外来的圣餐、外来的授职和外来的讲坛。当其他人出版稀释的、混合的或歪曲的福音时，我们公司的职责是出版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国度和教规的真理、全部的真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公司的法定股本为15,000美元，分为六百股，每股25美元。除了大约2,000

美元外，这些股票现在都被认购了。

以下是当选的官员。D. B. Ray, 主席; J. M. Robinson, 副主席; J. B. Weber, 秘书兼财务主管; 这三人组成了管理业务的董事会。

1878年1月19日，该公司被正式特许，成为一个政治和法人团体，其名称如上所述。

1881年6月，该公司“购买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浸信会出版社的立体印版和全部书籍，并将其转移到摩纳哥的圣路易斯。这次购买包括南方浸信会主日学联盟的老公司格雷夫斯、马克斯和公司的标准作品，以及南方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曾经拥有的作品，还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南方浸信会出版协会曾经拥有的印版和书籍库存。”

包括上述购买，该公司现在拥有一百多本宗教和教派书籍的立体版和版权，以及大约四十个小册子的版，所有这些的原始成本超过35,000美元。包括在上述购买中的书籍库存，按零售价计算，发票金额超过12,000美元。

在公司成立的最后一年，它出版了大约6万册新书。

公司目前正在考虑进行重要的改革，其中包括将其董事会成员从3人增加到7人。

第五章。

密苏里州的“测试誓言”。

1865年1月6日，州议会在圣地亚哥举行会议。

它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

体现了“忠诚的誓言”，通常被称为“测试誓言”，它影响到所有职业和所有官职的人，包括世俗和宗教。新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如下。

“在人民根据本宪法，或根据本州的任何法律，或根据任何市政公司的任何条例或细则举行的任何选举中，任何曾与美国或其合法当局，或本州政府有武装敌对行为的人，或曾向从事这种敌对行为的人提供援助、安慰、支持或支持的人，不得被视为合格选民。或曾以任何方式支持美国的国外或国内敌人，无论是通过向他们捐款，还是通过在他们的线路上非法发送金钱、货物、信件或信息；或曾不忠诚地与这些敌人保持沟通；或曾建议或帮助任何人进入这些敌人的服务。或曾以行动或言语表示支持这些敌人的事业，或希望他们战胜美国的武器，或同情那些从事煽动或进行反美叛乱的人；或曾在非强大的强迫下，服从于所谓‘美利坚邦联’的权威，或为其服务，目的是加入上述国家或军队。或者曾经是任何与美国政府或本州政府敌对的团体、社团或组织的成员，或与之有联系；或者曾经参与针对美国忠诚居民的游击战，或参与通常被称为“bushwhacking”的掠夺行为。或曾有意和自愿地窝藏、帮助或支持任何从事这种活动的人；或曾为了逃避美国的兵役登记或征召而进入或离开本州；或者曾经为了逃避加入本州的民兵，或者为了逃避履行职责，或者为了任何其他目的，将自己登记为不忠的人，或者授权自己在任何官员面前登记为南方的同情者，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表明自己在美国政府与叛乱的斗争中不服气，或者同情那些从事这种叛乱的人；或曾在本州或美国任何

其他州或其任何领土的人民选举中投票，或在本州或美国任何其他州或其任何领土或美国之下担任公职，此后以外国人身份寻求或接受任何外国政府的保护，以确保免除本州民兵或美国军队的军事义务。这种人也不能在本州担任其授权的任何荣誉、信任或利润的职务；或成为任何公共或私人公司的官员、理事、董事、受托人或其他管理人员，现在或将来由其授权建立的公司，或在任何教育机构或任何普通或其他学校担任教授或教师；或为任何教会、宗教团体或会众持有任何不动产或其他财产。但上述有关反对美国行为的规定不适用于任何非美国公民的人，如果他在与美国交战的某个外国服役期间犯下这种行为，并且在这种行为发生后根据美国法律归化或今后可能归化的人；当这种人宣誓效忠时，下文规定的宣誓应被视为在这种意义上进行。

“第6条。上述宣誓应称为“忠诚宣誓”，其内容如下。

“我，A. B.，庄严宣誓，我非常熟悉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五年通过的密苏里州宪法第二条第三节的条款，并仔细考虑过这些条款。

我从未直接或间接做过上述条款中规定的任何行为；我一直真心实意地站在美国一边，反对美国的所有敌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我将对美国抱有真正的信心和忠诚，并将支持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将其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尽管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法令与之相反。我将尽我所能保护和捍卫美国的联邦，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有能力阻止的话，不允许联邦被瓦解和解散，也不允许其政府被摧毁或推翻；我将支持密苏里州的宪法；我的誓言没有任何心理保留或回避，并认为它对我有约束力。”

第二条的第九节部分与福音的传道人有关，内容如下。

“第9条。任何人不得承担任何州、县、市、镇或其他职位的职责，除非由人

民投票决定；在本宪法生效后60天内，任何人也不得被允许作为律师或法律顾问执业。在此之后，任何人也不得作为主教、牧师、执事、牧师、长老或任何宗教信仰、教派或教派的其他神职人员进行教学、布道或举行婚礼，除非此人事先进行了上述宣誓，并签署和存档。”（密苏里州会议日志》，1865年1月6日至4月10日，第258-260页）。

但如果没有第十四节规定的处罚，读者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这一节的内容全文如下。

“第14条。任何人在本条第七和第九节限定的时间之后，在没有进行、签署和提交上述忠诚宣誓的情况下，担任或行使其中规定的任何职务、职位、信托、专业或职能，一经定罪，将被处以不少于500美元的罚款，或在县监狱监禁不少于6个月，或同时处以上述罚款和监禁。凡是通过宣誓或假誓的方式进行上述宣誓的人，一经定罪，将被判定犯有伪证罪，并被处以不少于两年的监禁。”（《密苏里州会议日志》，1865年1月至4月，第260页。）

这就是我们的内战结束时密苏里州议会所颁布的法令。这些法案具有最严厉和最全面的特点，不仅影响到普通公民身份，而且延伸到联邦的所有官方关系，包括世俗和宗教。然而，我们将尝试对该文件的宗教特点进行简要的历史介绍。

新宪法通过后，特别是在不同的宗教派别中，出现了反对测试誓言或忠诚誓言的规定的普遍呼声。至少有十分之八的人认为，这是对辛苦买来并长期珍惜的特权—良心自由的致命一击，因此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总会以及该州的许多地区协会都公布了他们对新宪法的规定性特征的无保留的反对意见。密苏里浸信会州会议和几个地区协会赞同测试誓言，会议宣布只有那些宣誓的人才 有资格传扬福音。此时，密苏里州约有500名浸信会牧师，其中约有50

人，与教会和教会成员的比例大致相同，支持州会议和测试誓言。另一方面，该教派的八、九成人谴责誓言，认为它侵犯了美国公民在不受民事权力干扰或支配的情况下崇拜上帝的不可剥夺和受保障的权利，也违反了美国的宪法。他们认为该文书是一份迫害性的文件，并以极大的诚意和决心，以各种光荣的方式努力确保其被废除或修改。大量的牧师认为他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人”，其中有不少人是“联盟人”，从来没有敌视过美国政府，甚至没有被认为是“南方的同情者”，他们像以前一样继续传教，没有进行上述的宣誓，因此被各自地区的大陪审团起诉，其中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罪名被关进监狱里。

“战前，本州有450名浸信会牧师和750个浸信会教堂，有45000名成员；现在，也许有50名合格的牧师和100个举行定期礼拜的教堂。”(First Annual Report Missouri Baptist State Convention, 1865, p. 10.) 正是基于这一权威，我们对支持新宪法和誓言的牧师人数做出了上述陈述。

“时间将决定社会的突然震荡是否真的是上帝和人类的工作，还是魔鬼的工作，这种震荡打破了满足的农民的家庭和关系，使他们成为罪恶、流浪和压迫性竞争的猎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也将决定该会议行为的道德品质，该会议关闭了数以百计的教堂，将他们的传教士从羊群中赶走，并监禁和谋杀了正在履行其精神职责的牧师。

“那个黑暗的宣誓时期的行为是历史的一部分，党派宗教无法抹去。在华盛顿的记录中，以及在密苏里州一百个县的书记员职位中，都有痛苦的、可耻的见证，在十九世纪，在‘自由的密苏里’，人们确实为良心而受苦。说没有迫害是徒劳的，因为誓言对每个教派的人都有约束力。有一种区别，它有利于那些承认国家有权管理教会事务的人。就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有一个国家教会，一个宫廷党派，一个教派，如果你愿意的话，承认凯撒，而不是耶稣基督是宗教的头。(J. H. Luther牧师，《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第二卷第30

期的社论。)

由于没有人可以在该州担任民事职务而不进行宣誓，所以这些职务都是由绝对赞同新测试的人担任的（不过，也有一些高贵的例外）。这一事实一下子使反对宣誓的人处于某种不利地位。新宪法的特殊朋友们似乎决心要让上述文书的所有部分都得到尊重和服从；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教会信徒，则同样热心地反对其违宪和迫害的特点。后面的情况表明，在这场斗争中谁是正确的。

由于此案十分重要，我们提交一份由W. Pope Yeaman牧师，D. D. 一当时在肯塔基州一发表在《浸信会月刊》上的论点摘要，该月刊由W. Pope Yeaman和Geo. Varden编辑的《浸信会月刊》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密苏里州宪法的批评”（《浸信会月刊》，1865年，第一卷，第161-9页）。

“密苏里州的新宪法未经该州人民同意就强加给他们，这不过是在法律的掩护下对福音事工的系统压迫和迫害。该文件的精神和文字清楚地显示了其作者的性格一无知、狂热和狭隘是组成假宪法会议的人的主要特征。宪法的实际操作是对政府和社会利益的颠覆。所有组织法的设计都应该是为了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利益和幸福；但这显然不是那些因制定密苏里州新宪法而蒙羞的人的设计。它的目的是强迫社会的某种状况，并促进那些支持对该州社会地位进行彻底革命的人的利益。它承诺要做这个国家的其他宪法从未承诺过的事情，即对从事普通生活的资格进行政治测试。任何人如果不首先宣誓加入革命者的激进党，就不能从事法律工作、在学校教书或传福音。

“我们建议只注意宪法中影响基督和他的事工的部分。

“现在，宪法所要求的宣誓的性质是什么？是忠实地履行宣誓人所担任的职务

的职责吗？不是；但它的大意是，他从未有任何想法或表达任何意见与制定宪法的会议的主流情绪相冲突。抛开对密苏里圣公会的愚蠢法令的如此细微的关注，我们将以密苏里的牧师不应顺从宪法的要求而进行规定的宣誓的理由的形式提出我们的想法，并且，

“第一。因为所谓的密苏里州的宪法与美国的宪法相冲突。

“密苏里州宪法的测试誓言是一项事后的法律，因此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第1条第10款规定如下’任何州***都不得通过任何审判法案、事后法，或损害合同义务的法律。什么是事后法？一部使行为受到惩罚的法律，而这些行为在实施时并不是如此。博学的Sergent说：“在刑事案件中，事后法包括宣布一项在实施时无罪的行为为刑事或犯罪，或提高一项罪行的等级，使其大于实施时的等级，或在犯罪后增加惩罚。在Cranch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定义：’事后法是指将一个行为以一种在实施时不受惩罚的方式进行惩罚的法律’。关于这一点，肯特在他的评论中说：’这个定义因其全面简洁和精确而与众不同。

“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同情反叛美国的’人’定义为犯罪，也没有规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没有规定为叛乱的’人’提供’帮助’是一种犯罪。向美国的敌人提供物质援助和安慰是一种犯罪，’但物质援助和安慰是为进行敌对行动提供设施和资源；它不包括对参与敌对行动的’人’的人道行为；一支军队为另一支军队提供饥饿和饥荒的食物甚至是可以接受的。约翰逊的军队在向谢尔曼的军队最后投降之前，从后者那里得到了十天的口粮。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同情就是叛国”，而叛国是要受到惩罚的。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同情是叛国。对美国的叛国罪只包括对美国发动战争，或追随他们的敌人，给予他们物质援助和安慰。除非有两个证人对同一公开行为作证，否则任何人不得被判定为叛国罪。（美国宪法第3条第3款）同情不是公开的行为，也不是追随，因为

那必须是公开的行为。一个人可能会有同情心，但他对国家和法律的责任感可能会限制他不表现出这种同情心，因为这将对他的政府造成伤害。对此，人们可能会反对，密苏里州的宪法规定：“曾以行动或语言表达过他的同情。但这一措辞是如此的模糊和含糊，以至于为报复性的和腐败的法院和陪审团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决定，嘴唇的动作或眼睛的眨动是表达同情的’行为’；或者说，对政府在进行战争时的一些行为和政策表示不赞成的一句话就是支持美国的敌人，而每个法律意见未受政治偏见影响的律师都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人可能会虔诚地忠于他的政府，但却会谴责政府的一些公务人员的行为。

“密苏里州的宪法提议剥夺所有在宪法通过之前的人的权利并将其驱逐出境。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曾想过、做过或说过某些事情，而这些想法、行为或话语在发生时是不受惩罚的；即使他们以任何方式受到惩罚，也不是以上述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因此，宪法是事后制定的法律，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它们对该州的人民都没有约束力。

“2. 因为密苏里州的宪法与基督王国的法律相冲突。

“任何世俗的权力，不管是民事还是军事，都无权规定基督教事工的测试和资格。那些合法成为基督传教士的人是被他召唤来做这个工作的。他们是祂的使者。他把他们分别为圣，由他自己的人执行他自己的法律工作。如果通过民事或军事权力来干涉基督的使者，就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虽然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顺从其国家的法律，只要这些法律不与上帝的法律相冲突，但如果这些法律超越了人类的权威，侵犯了天堂的权利，那么他就没有义务顺从这些法律；事实上，如果他自愿顺从这些法律，他就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羞辱了他。因为把上帝的权威放在一边，承认人类法庭有权确定他的牧师的资格，对他来说是极其不光彩的。顺从密苏里会议的特别要求将是建立一个先

例，其实际操作是对基督王国的利益、荣耀和权威的颠覆。这等于承认制定宪法的立法机构和会议有权利对只属于基督的事物进行立法。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邪恶的人，其中许多人现在掌权，就会把它当作教会葬礼的调子来欢呼，因为在这个先例中他们会找到进一步干涉教会和牧师的许可。这种许可将被用于教会的世俗化，而国家政治地位的每一次革命都会在教会的世俗特性中产生相应的革命。

“福音的第一批传道者在升天之后，承认基督在所有与他的国度有关的事情上有最高的权威，当地上的法庭试图干涉他们履行对基督的职责时，他们大胆地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在讨论了彼得和约翰的情况后，把他们叫回他们的面前，并命令他们不要说话，也不要奉耶稣的名教导。对此，彼得回答说。在神看来，听你们的话比听神的话更合适，请你们判断；因为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使徒行传》，4；19，20。）他们继续奉耶稣的名传教。亚拿尼亚奇迹般地死后，使徒们再次被捕，被带到公会面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令你们不得奉此名传道吗？看哪，你们用你们的教义充满了耶路撒冷，打算把这人的血加在我们身上。对此，使徒们回答说：‘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使徒行传，5；28，29）犹太人的犹太公会对耶路撒冷的人民当然有同样的权威，就像最近密苏里州的会议对该州的人民一样。然而，基督的使徒们将他的权威远远凌驾于犹太公会之上。

“我们还有一个后世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圣人拒绝服从颠覆基督律法的法律。”在查理二世时期，建立了一个誓言，称为议会的誓言，‘在法案的主体中称为’效忠的誓言。希瑟林顿说，‘一种奇怪的奢侈忠诚的狂热，’像一种无法控制的流行病一样在整个王国发作。这种狂热的结果是提出了效忠的誓言，其中有以下的申明。我承认我所说的君主是这个王国的唯一最高统治者，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情况下，我将尽我最大的力量，捍卫、协助和维护国王陛

下的上述管辖权，反对所有的敌人，并且永远不拒绝国王陛下的权力和管辖权。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条款可以有双重解释。如果这些条款的含义只适用于民事事务，立约者就不会反对，但没有明确规定这种限制，第一条可能被解释为承认国王在教会事务和民事事务中的至高无上地位。

“英国议会的这一行动，虽然没有密苏里会议的行动那么大胆，但却是苏格兰教会与查理二世顾问之间斗争的开始，这场斗争在大约二十八年内没有结束，直到大约一万八千人遭受死亡、奴役、流放和监禁，仅仅是因为坚持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和国王的原则，以及他在其中的政府与民事裁判员的政府不同。加利顿的一位牧师布莱尔先生得到了以宣誓承认国王至高无上地位为条件的布道许可，他拿着文件说：“大法官大人，我不能如此不礼貌地拒绝大人给我的文件，”然后，他让文件掉在地上，又说：“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指示来管理我的事工；因为如果我接受你的指示，我就是你的大使，而不是基督的大使。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扔进了县监狱，在那里死去。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关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叫沃勒、一个叫克雷格和一个叫查尔兹的人，就在大约一个世纪前，他们在斯普茨韦尼亚县被警长抓获，并被拖到三位地方法官面前，他们被罚以一千磅烟草，两天后出庭。在法庭上，他们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提审，在他们被激烈指控后，法庭提出如果他们在一年零一天内不再在该县传教就释放他们。由于拒绝这样做，他们被送进了封闭的监狱。当他们从法庭走向监狱，穿过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街道时，他们唱起了圣歌“通往死亡的路很宽”，等等。

“这支庄严的队伍和这些自觉没有犯错的人的这种大胆无畏的行为，对所有目睹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他们为之受苦的事业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

“刘易斯-克雷格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沃勒和其他人继续在那里呆了四十三天，

并不断通过监狱的栅栏传教。有的暴徒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但都没有用。这些无畏而忠实的神的人被无条件地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忠诚宣誓”的合宪性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了检验，其裁决于1867年1月14日作出。法院的意见是由副法官菲尔德发表的，他确认了叶曼博士之前所做的论证。

在作出和公布这一决定时，该州有许多牧师被关押，等待对他们的审判。因为他们在没有进行上述宣誓的情况下传教。所有这类案件都被立即驳回，全州各地普遍欢欣鼓舞。

密苏里州的社会状况，在测试誓言的统治时期。

星室记录

在这个标题下，我们将把主要发生在1866年的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归纳起来，这些事件是在《测试誓言》生效期间发生的，说明密苏里州的社会状况是由于试图把这个“前所未有的”文件纳入联邦的基本法律而造成的。

关于星室，当时的《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编辑J. H. Luther牧师说——

星室法庭，因其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旧议会厅天花板上的镀金星星而得名，是英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法庭。早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就有人提到过它。

亨利七世的法规（1488年）规定了该法庭的管辖权。（1488年）的法规将法院的管辖权置于一个重要的基础上，任命了一位主教、一位世俗的领主和两位法官作为其官员。该法庭负责审理暴乱、伪证、治安官的不当行为等。它总是在没有陪审团协助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尽管有限制性法规，但在都铎王朝时期，它继续行使管辖权，这逐渐使它成为推翻人民自由的最可憎的工具之一。根据克拉伦登的说法，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它的权力被扩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任何国家行为或政治家的个人的不敬，都可能会受到惩罚。诉讼程序的方式通常是由总检察长提起诉讼，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由私人诉讼人提起诉讼，在其他方面类似于大法官法庭所熟悉的方式。尽管法院被认为无权宣判死刑，但罚款、监禁、鞭打、烙印和各种残害都被随意使用；而且“定罪的确定性更高，”哈勒姆说，“惩罚的严厉性更强，使它比普通的司法法庭更加可怕。”(Mo. Bap. Jour., Vol. I, No. 36.)

密苏里浸信会杂志的编辑J. H. Luther牧师今天（星期四）上午被马里昂县的警长拜访，并被要求提供1000美元的保证金，以便在明年7月的第四个星期一到巡回法庭的法官面前，回答关于在上述县居住的州教会专员手中不受约束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指控。

自从写下上述内容后，我们得知卫理公会的H. A. Bourland牧师和浸信会的James S. Green牧师被警长盯上了，他们都被要求提供类似的担保。

当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大陪审团的牺牲品，任由这样的官员摆布时，我们对未来还有什么希望？(Palmyra Spectator.)

我们通过一封私人信件得知，长老A. 威廉姆斯 (A. P. Williams) 将于上周

开始前往萨林郡的马歇尔，接受传福音的审判。长老W. W. J. Patrick的审判将于下周一在门罗县的巴黎进行。他将由来自圣路易斯的知名律师为他辩护。(Mo. Bap. Jour., Vol. I, No. 18.)

10日，戴维斯县杰出的浸信会牧师B. F. Kenny因该县激进派大陪审团对他提出的三份起诉书而被捕，罪名是在没有事先进行著名的新宪法宣誓的情况下传讲福音。肯尼先生今年61岁，担任福音传教士40年，是一个最模范的人和基督徒，也是这个国家最有学问和口才的神学家之一。逮捕他的官员的粗暴行为与指控的特征相一致。肯尼先生是在日落之后在家中被捕的，尽管他年事已高，并对这种粗暴行为提出了抗议，但他还是被迫在黑暗中骑行十英里到加勒廷。第二天早上，他被保释出来，在巡回法庭的下一届会议上为他的罪行负责。(Mo. Rep. in Mo. Bap. Jour. Vol. I, No. 18.)

刑事案件中的福音牧师。

马里昂县巡回法院的定期开庭现在正在帕尔米拉进行。刑事案件目录很多，与前几年的目录有一些不同。在这些罪犯中，有14名牧师，他们被指控在没有得到州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传讲福音。他们的名字与小偷、非法卖酒者、盗马者和通奸者的名字一起散落在案卷上。考虑到他们的罪行是由他们自己承认的，并由成千上万的人证明，他们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不仅在叛徒（所谓的）中，而且在国家教会的朋友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通过法律官员之间奇妙的一致行动和“不忠”的传教士的默许，这些案件得以继续。(Mo. Bap. Jour. Vol. I, No. 30.)

Lion兄弟从卡罗尔顿给先驱报写信。——

在本县最近举行的巡回法庭上，大陪审团召开会议，起诉了五名传教士，因

为他们没有进行大会宣誓，而且违反了大会的规定，继续传教。他们是以下教派的成员。一个改革派，一个卫理公会，三个浸信会，其中一个是你们的通讯员。我们至今没有被逮捕，也许要感谢警长的礼貌，据我所知，他已决定在不犯渎职罪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拖延。任何教派的牧师中只有少数人宣誓，而公众反对宣誓的情绪每天都在增加。因此，我们现在并不担心这些指控会带来任何非常严重的后果。(Republican, in Mo. Bap. Jour., Vol. I, No. 30.)

自由的无教会国家。

德弗林牧师告诉《戴维斯县火炬之光》，12日星期天，他来到金特里县吉斯河的会堂，目的是履行他的定期讲道的约定。他在那里没呆多久，就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命令他不要讲道，关上教堂的门，命令他离开，他照做了，以避免人身伤害。

逮捕塞尔德-瓦尔德曼——令状副本。密苏里州。

林肯郡。

密苏里州致圣查尔斯郡长：我命令你，如果Wm. Vardeman在你的县里被发现，你要把他安全地保存起来，以便在下次开庭的第一天把他带到我们巡回法庭的法官面前，这次开庭将于明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上述林肯县的特洛伊镇的法庭上开始和举行，届时你要回答密苏里州对他提出的起诉，因为他没有经过宣誓就传教。

我们上述巡回法庭的书记员亚历山大-H-马丁，于公元1866年7月1日在特洛伊的职位为你作证，并加盖了印章。A. H. MARTIN，书记员。(Mo. Bap. Jour.,

老年人的价格。

由于一些报纸散布了一个错误的谣言，我们公布了刚刚收到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的以下摘录：普赖斯兄弟因在迫害者手中受伤而死亡。

9月3日，普莱斯兄弟来到克林顿县普拉茨堡附近的锡安山教堂聚会。我听他讲了两次道，他预计还将讲道。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三四天。他对这件事的说法是这样的。在教堂发生骚乱后不久（当时有一个人被杀，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大约有十或十五个人在深夜来到他家。他发现他们决心要进屋，就打开了门。他们抓住了他，开始把他拖出房子。他要求他们如果想杀他，就在那里动手，不要把他带到朋友找不到的地方。他被强行拖到附近的树林里。然后他们开始用手枪打他，打他的头和侧面。然后他们拿起刷子打了他几下，之后他们问他——“如果我们释放你，你会离开吗？”他回答说：“我愿意。”“你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只要我能够安排好我的生意。”

他得到了两天的时间。他立即卖掉了他的小农场，离开了；当我看到他时，他预计会在克莱县的北部地区落脚。鞭打并没有严重伤害他，但手枪的击打却造成了伤害，特别是他侧面的一些伤口，他在两三个星期内都没有恢复。我见到他时，他几乎完全康复了。他认出实施暴力的人就是扰乱聚会的人，虽然他不认识他们。

普莱斯兄弟是一位具有良好讲道才能的牧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深深地被他主人的精神所浸润。听到他为基督的事业所受的苦，足以引起最深的情感。被迫害，被殴打，在午夜时分被从家人的怀抱中拖出来——都是因为他没有首先向人的权威低头而传讲基督。(Mo. Bap. Jour., Vol. I, No. 43.)

REV. SMITH CAUGHT. 先生。

最近旅居圣路易斯的大会传教士，没有获得传教资格。躲避法律的借口是他们不是常驻传教士。但奥德兰的狂热分子对宪法法律的解释并不那么宽松，这一点从门徒教会牧师约翰-史密斯牧师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他是肯塔基州的公民，已经八十二岁了。

最近，他到奥德雷恩县看望女儿，并在那里同意在主日在墨西哥市讲道。访问结束后，他正准备踏上回家的车，这时他因没有宣誓就讲道而被捕，并被迫在出庭前交纳保证金。这一切都发生在上周，除非史密斯牧师从肯塔基州赶来，在奥德雷恩县法院的下一届会议上出庭，否则他的保释金将被没收。(Mo. Bap. Jour., Vol. I, No. 22.)

亨利-劳森长老于6月17日星期日被谢尔比县的警长逮捕，原因是他在没有进行臭名昭著的测试宣誓的情况下传讲福音。这位先生在弗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做了三十七年的忠实牧师，受到他所在教会的爱戴，并受到所有高尚人士的尊重。警长在逮捕前有机会听到布道，在这位长老进入“扩大的监狱”之前，无疑还会有其他机会，因为他将在几个月后才能在那个自由和开明的郡接受审判。

逮捕雷县的浸礼会牧师。

《里士满保守报》说，12日，两位浸礼会牧师艾萨克-奥德尔和詹姆斯-杜瓦尔被带到奎森伯里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传教罪”。被告人“请求法庭驳回此案，理由是逮捕令没有指控被告人的刑事犯罪”。“法官支持该动议，并驳回了案件，”认为传教，而不是刑事犯罪，在最高程度上是值得赞扬的”。(Mo.

Bap. Jour., Vol. I, No. 26.)

又一次被捕。

Marion县Ebenezer、Pleasant Hill和Union教会的牧师Wm. Cleveland长老被要求提供金额为1000美元的保证金，以便在巡回法庭的法官面前回答不经宣誓就传教的指控。换句话说，用简单的英语来说，政府对某些教会选举牧师的行为采取了例外。这听起来就像古老的殖民时期的记录。(Mo. Bap. Jour., Vol. I, No. 22.)

一场冷血的凶杀案。

“南方卫理公会教会的塞缪尔-S. 海德利牧师，当时是斯普林菲尔德区的首席长老，于1866年7月28日在韦伯斯特县悦景教堂附近被一个恶棍击毙。他到那里去举行季度会议并重组教会，当时教会因国家的麻烦而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分散。当他到达教堂时，遇到了一伙武装人员，大约有20人，为首的，或似乎为首的是亨德森-麦克纳布”。(《密苏里的殉道》，第二卷，第428页。)关于这一悲惨事件的更全面描述，我们请读者参阅以下资料。

会议现场。

“南方卫理公会教会的会议上周在列克星敦举行了会议。列克星敦快报》这样描述会议期间目睹的一幕。

会议正在参加品格审查。主教叫了海德利 (S. S. Headlee) 的名字。会场上一片庄严的寂静。成员们哀伤地彼此对视，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另一个人承担叙述他不自然但并非不光彩的结局的悲哀任务。最后，麦克阿纳利牧师应

要求起身，走上了讲台。他简短而悲怆地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叫亨德森-麦克纳布的人是如何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试图从海德利所属的教会中夺取一座礼拜堂的；他是如何被海德利阻止了这一邪恶的企图；海德利是如何被这个亨德森-麦克纳布命令不再在那座房子里讲道的；海德利是如何仅仅把这看作是一种威胁，没有别的意思，在他下次约会时又去那地方。他是如何被麦克纳布带着几个武装人员在该地迎接，并被告知他不应该讲道；海德利是如何努力缓解这种激动情绪，并要求为他的行为接受法律的制裁；麦克纳布是如何指着那些武装人员并宣布这些人是他的法律武装队。海德利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于是获得许可在四分之三英里外的自己的土地上布道；他是如何在会众的陪伴下开始布道的，又是如何被麦克纳布的四名手下跟踪的，以及他是如何被子弹击中三次而倒下。

当讲到那天晚上十点他是如何为他的敌人祈祷，几乎是用他神圣的主人的语言来祈祷，他说：“父亲原谅他们。”这种感觉很深，深到难以言表。

在结束时，演讲者讲述了当他收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他自己的心泉被打碎了，他像婴儿一样哭了好几个小时；杀害海德利的那个人如何仍然活着并统治着，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如何很可能还用他们的血盖住他们的人格，在最后的圣餐中，每个人的嘴唇上似乎都在颤抖着一个问题：“是我！”

这已经是这个会议的第六个成员在这个国家的同一地区被谋杀了，也几乎不可能希望他是最后一个。”(Mo. Bap. Jour., Vol. I, No. 42.)

第六章。

统计表。

密苏里浸信会教徒几十年来的统计数据—密苏里浸信会教徒的统计表。下面的第一个表格显示了从1796年开始，密苏里州浸信会教派几十年来的发展。为了正确理解这个表格，读者有必要牢记两个事实。

第一点。浸礼会在密苏里州植入福音时，他们与罗马天主教會的势力发生了冲突，后者占有该地区，并禁止任何牧师在那里定居，除了那些建制派既定教會的牧师。

第二. 大约从1836年开始，正规浸信会与传教士的反对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使许多教會被拆散，几个协会被分裂。关于这场争论的大致结果，请参考表格中1836年和1846年的统计数据。

注意。密苏里州的浸礼会一度遭受到俗称“坎贝尔主义”的东西所带来了的一些麻烦。然而，与这种新教义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足够数量的教會，以至于严重干扰了教派的和谐；因此，需要在这项工作中特别注意，就像对反传教士分裂那样。

(数字统计图表略)

